

四部要集部

唐別集  
(一)

柳河東全集  
韓昌黎全集

070

中

行



四部備要集部

昌黎先生集



昌黎先生集序

朱子云此集今世本多不備近歲南  
 安軍正刊其所以去取符意杭本  
 有之無也然其所以去取符意杭本  
 本之無也然其所以去取符意杭本  
 尤尊爾本及李謝所撰往曲定而  
 雖奪亦非或類不於舉正則今  
 詞更奪校及定考之可證之同  
 是矣則雖官本出石本不取信  
 未安則雖官本出石本不取信  
 詳者其所以然者以昌黎先生後  
 焉○亦多無文字者今從之○生  
 所不方氏者不復論

門人李漢編其外郎史館撰行尚書屯田  
 或魚袋李漢編其外郎史館撰行尚書屯田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  
 父象占辭也○春秋書事詩詠書禮別其偽皆深  
 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  
 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  
 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潛  
 竊為工耳文與道素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厯  
 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  
 來或作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  
 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或無汗瀾  
 卓踔滄泲澄深賦左太冲吳都賦云○窮於長切法音玄  
 非是作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  
 鳴響而字穩耳故今定○今按二字特通但作鳴則句  
 皆放此○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  
 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

昌黎先生集 序

人自為也左氏過公○二年其自為謀時人始而驚中而  
 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  
 推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非是作可謂雄偉不常者  
 矣○嘗自今按不賞乃制云取漢書功蓋天下者不賞之  
 宗既亦嘗自今按不賞乃制云取漢書功蓋天下者不賞之  
 為用也○相言武非臣子所宜言者李亦未必敢取以  
 諸本為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或  
 隴西李漢或  
 或失字或作皆非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  
 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  
 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鱣魚文三表狀五十二  
 摠七百○其數皆不合而姑從闕本○抗本以為唐本舊  
 繁如此亦不能深考所并目錄合為四十一卷目為昌黎  
 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  
 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  
 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昌黎集敘說

宋景文公云柳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諸己蘇明允上歐陽書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東坡云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山谷與王觀復書云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又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又答洪駒父云諸文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秦少游云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

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作是也別黑白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所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

作是也鉤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辯撫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摠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

陳後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李方叔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昌黎集敘說



重校昌黎集凡例

是集 慶元間魏仲舉刊五百家註引洪興祖

樊汝霖孫汝聽韓醇劉崧祝充蔡元定諸家註

文洪辨證樊韓醇劉崧祝充蔡元定諸家註未免冗複而方崧卿

舉正 朱子校本攷異却未附入讀者病之今

以 朱子校本攷異為主而刪取諸家要語附註其

下庶讀是書者開卷曉然今舉凡例于左

一 朱子攷異凡例見于文集序首並仍其

舊

一 閣京杭蜀石本異同已見 朱子攷異

凡例今更加讎校是正頗多觀者當自

知之

一 註引經子史等事則書于攷異之上釋

音則附其下

一 小圈下今按云云者並是攷異全文

一 註引經子史書傳事為證者則入如集

中 有關繫時政及公卿拜罷月日更博

採新舊史唐登科記附益之

一 舊註引某氏云者今做 朱子離騷集

註例皆刪去惟攷異下有糾方之繆者

則存之如復志賦誰無施而有獲所辯

之類是也

一 先儒議論有關繫者隨所聞見增入如

閔己賦固哲人之細事今東坡顏樂亭

立僂傳南軒所議之類是也

一 正文或有疑字並依攷異文从口如藍

田縣丞廳壁記再進再屈口人之類是

也

一 皇朝 廟諱諸本多易本字如貞元作

正元之類非臨文不諱之義徒失古意

今例但空本字點畫若唐諱如以丙為

景以民為人之類却存古不改

一 攷異於正文本字或一字或二字並提

起今例如本字在句末即入註脚不復

重出句讀中或一兩字各有攷異並總

附於一句之下

重校昌黎集凡例





昌黎先生集目錄

門人李漢編

第一卷

賦

感二鳥賦

復志賦

閔己賦

別知賦

古詩

元和聖德詩

琴操十首

南山

謝自然

秋懷十首

江陵途中寄翰林三學士

暮行河堤上

夜歌

重雲

江漢

長安交遊者

岐山下一首

第二卷

古詩

北極贈李觀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幽懷

君子法天運

落葉

歸彭城

醉後

醉贈張秘書

同冠峽

送惠師

送靈師

縣齋有懷

合江亭

陪杜侍御遊湘西寺

岳陽樓

送文暢師

答張徹

薦士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

古風

驚驥

馬馱穀

出門

嗟哉董生行

烽火

汴州亂二首

利劍

凝凝

第三卷

古詩

河之水二首

山石

天星

沐泗交流

忽忽

鳴鴈

龍移

雉帶箭

條山蒼

贈鄭兵曹

桃源圖

東方半明

贈唐衢

貞女峽

贈侯喜

古意

八月十五夜

謁衡嶽廟

峒嶼山

永貞行

洞庭湖阻風

李花

杏花

感春四首

寒食出遊

憶昨行

第四卷

古詩

劉生

鄭羣贈簞

豐陵行

遊青龍寺贈崔補闕

贈崔立之

送區弘

三星行

剝啄行

青青水中蒲三首

孟東野失子

陸渾山火

縣齋讀書

題新竹

晚菊

落齒

哭楊兵部擬陸欽州參

苦寒

赤藤杖歌

酬崔十六少府

送侯參謀

東都遇春

感春五首

酬裴十六功曹



燕河南府秀才

送李翺

送石處士

送湖南李正字

第五卷

古詩

辛卯年雪

醉留東野

李花二首

招揚之罘

寄盧仝

酬司門盧四雲夫院長望秋作

誰氏子

河南令舍池臺

送無本師歸范陽

石鼓歌

雙鳥

贈劉師服

題炭谷湫祠堂

聽穎師彈琴

送陸暢歸江南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嘲魯連子

贈張籍

調張籍

和盧郎中雲夫寄示盤谷子歌

寄皇甫湜

病中贈張十八

雜詩

寄崔二十六立之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孟生

射訓狐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答孟郊

從仕

短燈檠歌

送劉師服

第六卷

古詩

符讀書城南

示爽

人日城南登高

病鴟

華山女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二首

路傍堠

食曲河驛

過南陽

瀧吏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答柳柳州食蝦蟇

別趙子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猛虎行

第七卷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送僧澄觀

獻山南鄭相公樊員外

和武相公詠孔雀

感春三首

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題張十八所居

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

和錢七盆池所植

記夢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朝歸

雜詩四首

讀東方朔雜事

譴瘡鬼

示兒

庭楸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至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南溪始泛三首

第八卷

聯句

城南

會合

鬪雞

納涼

秋雨

征蜀

同宿

莎柵

雨中寄孟刑部

遠遊

晚秋鄜城夜會

第九卷

律詩凡八十五首

題楚昭王廟

宿龍宮灘

義魚招張功曹

李員外寄紙筆

次同冠峽



答張十一功曹

郴州祈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郴口又贈二首

題木居士二首

晚泊江口

湘中

別盈上人

喜雪獻裴尚書

春雪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春雪聞早梅

早春雪中聞鶯

梨花下贈劉師命

和歸工部送僧約

入關詠馬

木芙蓉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榴花

井

蒲萄

峽石西泉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

詠雪贈張籍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送侯喜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酬振武胡十二大夫

和盧庫部元日朝迴

寒食直歸遇雨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題百葉桃花

春雪

戲題牡丹

盆池五首

芍藥

奉和號州劉給事三堂并序十一詠

新亭

流水

竹洞

月臺

渚亭

竹溪

北湖

花島

柳溪

西山

竹逕

荷池

稻畦

柳巷

花源

北樓

鏡潭

孤嶼

方橋

梯橋

月池

遊城南 十六首

賽神

題于賓客莊

晚春

落花

楸樹 二首

風折花枝

贈同遊

贈張十八助教

題韋氏莊

晚雨

出城

把酒

嘲少年

楸樹

遣興

第十卷

律詩 凡八十首

送李尚書赴襄陽

和席八十二韻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太安池 關

遊太平公主山莊

晚春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 三首

廣宣上人頻見過

閑遊 二首

酬馬侍郎寄酒

和侯協律詠筍

過鴻溝

送張侍郎

贈刑部馬侍郎

和裴相公女几山下作

鄆城晚飲贈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酬別留後侍郎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同李二十八野宿西界

過襄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次破石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次潼關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桃林夜賀晉公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和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

獨釣四首

枯樹

元日酬馬尚書去年元日之什

詠燈花同侯十一

租席前字

秋字

送鄭尚書赴南海

答道士寄樹雞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次鄧州界

題臨瀧寺

酬韶州張使君惠書

題秀禪師房

將至韶州寄張使君借圖經

過始興江口感懷

韶州留別張使君

量移袁州酬張韶州

次石頭驛寄王中丞

遊西林寺題蕭郎中舊堂

自袁州還京次安陸寄周隨州

題廣昌館

寄隨州周員外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題層峯驛梁

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

杏園送張徹

雨中寄張博士侯主簿

和張侍郎酬馬尚書

早春遊楊尚書林亭

奉使常山次太原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鎮州初歸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舍人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櫻桃詩

早春呈水部張員外二首

送桂州嚴大夫

酬馬僕射見寄之作

奉使鎮州酬裴司空

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

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和杜相公太清宮

第十一卷 雜著

原道

原性

原毀

原人

原鬼

行難

對禹問

雜說 四首

讀荀

讀鵬冠子

讀儀禮

讀墨子

第十二卷

雜著

獲麟解

師說

進學解

本政

守戒

圻者王承福傳

五箴 五首并序

後漢三賢贊 三首

諱辯

訟風伯

伯夷頌

第十三卷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釋言

愛直贈李君房別

張中丞傳後敘

河中府連理木頌

汴州東西水門記

燕喜亭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畫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科斗書後記

第十四卷

雜著 書

鄆州溪堂詩

猫相乳

進士策問 十三首

爭臣論

改葬服議

學生代齋郎議

稀裕議

顏子不貳過論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太學生何蕃傳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第十五卷

書

與孟東野

答竇秀才



上李尚書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

上兵部李侍郎

答尉遲生

答楊子

上襄陽于相公

啓

上鄭尚書相公

上留守鄭相公

第十六卷  
書

上宰相

後十九日復上

後二十九日復上

答侯繼

答崔立之

答李翊

重答李翊

代張籍與李浙東

答李秀才

答陳生

第十七卷  
書

上張僕射

答胡生

與于襄陽

與崔羣

與陳給事

答馮宿

與衛中行

重上張僕射

與馮宿論文

第十八卷  
書

與祠部陸員外

與鳳翔邢尚書

爲人求薦

應科目時與人

答劉正夫

答殷侍御

答陳商

與孟尚書

答呂鑿山人

答渝州李使君

第十九卷  
書

答元侍御

與鄭相公

與袁相公

與鄂州柳中丞二首  
答魏博田僕射

與華州李尚書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

序

送陸欽州詩序

送孟東野

送許鄆州

送竇從事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送齊皞下第

送陳密

送李愿歸盤谷

送牛堪

第二十卷

序

送董邵南

贈崔復州

送張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

送楊支使

送何堅

送廖道士

送王秀才

送孟秀才

送陳秀才

送王墳秀才

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

第二十一卷

序

送區冊

送張道士

送高閑上人

送殷員外

送楊少尹

送權秀才

送湖南李正字

送石處士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

送鄭尚書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

送鄭十校理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石鼎聯句序 并詩

第二十二卷

哀辭 祭文

祭田橫墓

歐陽生哀辭

題哀辭後

獨孤申叔哀辭

祭穆員外

祭郴州李使君

祭薛助教

祭虞部張員外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

祭薛中丞

祭裴太常

潮州祭神 五首

第二十三卷

祭文

袁州祭神 三首

祭柳子厚

祭湘君夫人

祭竇司業

祭侯主簿

祭竹林神

曲江祭龍

祭馬僕射

弔武侍御所畫佛

祭故陝府李司馬

祭十二兄

祭鄭夫人

祭十二郎

祭周氏姪女

祭滂

祭張給事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

祭張給事

祭女挈女

第二十四卷

碑誌

李元賓墓銘

崔評事墓銘

施先生墓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第二十五卷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銘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第二十六卷

碑誌

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

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烏氏廟碑銘

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第二十七卷

碑誌

劉統軍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袁氏先廟碑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

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

文

第二十八卷

碑誌

曹成王碑

息國夫人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第二十九卷

碑誌

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

誌

貞曜先生墓誌 盧員外撰 序 墓誌銘

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

銘

第三十卷

碑誌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相權公墓銘

平淮西碑

第三十一卷

碑誌

南海神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黃陵廟碑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

神道碑

第三十二卷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銘

柳子厚墓誌銘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第三十三卷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第三十四卷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墓誌銘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第三十五卷

碑誌

盧渾墓誌銘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韓滂墓誌銘

女挈壙銘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乳母墓銘

第三十六卷

雜文

瘞硯銘

毛穎傳

送窮文

鱷魚文

第三十七卷

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復讎狀

錢重物輕狀

第三十八卷

表狀

爲宰相公讓官表

爲宰相賀雪表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爲裴相公讓官表

爲宰相賀白龜狀



冬薦官殿脩狀

進王用碑文狀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薦樊宗師狀

舉錢徽自代狀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奏韓弘人事物狀

謝許受韓弘物狀

第三十九卷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賀冊尊號表

袁州刺史謝上表

賀皇帝即位表

賀赦表

賀冊皇太后表

賀慶雲表

舉張惟素自代狀

舉韓泰自代狀

尉國哀表

舉薦張籍狀

請上尊號表

第四十卷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

舉馬摠自代狀

賀兩表

賀太陽不虧狀

舉張正甫自代狀

袁州申使狀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黃家賊事宜狀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論淮西事宜狀

論變鹽法事宜狀

昌黎先生集目錄

昌黎先生集卷第一

賦

宋昔公云馮章增親校舊本每卷首具  
其所卷外別有目錄卷合四十一  
與卷則正合

感二鳥賦

不報時宰相趨趨買賦盧感而作公不遇  
也五月東歸趨趨買賦盧感而作公不遇  
意此見於集者矣亦謂其悲激頓挫章有騷  
人之思蘇語雖少壯氣銳發其藻章不以  
於世

貞元十一年考之作五以諸諸五月戊辰愈東歸癸  
西自潼關華陰關在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  
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鳥白鸚鵡而西者舊史德宗  
獻白鳥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某用禮記全句○  
待音使使者進於天子使使者下東西行者皆避路下西  
闕本無行字考之禮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  
記及公送溫造序當有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  
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  
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己  
不致有愧於道之非抗作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  
亦僅志其一二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皆進  
退詞者僅三十二專為選舉而言也貞元九年應宏曾  
不得名薦書方按嘉祐本各上有列字或再有借字會  
簡本非是已足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  
鳥也惟以羽毛之異有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  
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耀如此有可以諸人  
而不如鳥乎刪去故為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  
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昌黎先生集

吾何歸乎食其從之在下苟有吾將既行而後思誠不足  
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在下苟有吾將既行而後思誠不足  
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路也  
句內或亦差○今按上文反顧流涕之語推之則西路之  
乃長安不知之是此何字當為或浸漸益過潼關而坐息  
窺黃流之奔猛黃流或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  
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或  
作其非是或徒外飾焉是逞焉或余生命之湮阨會二  
鳥之不汨東西與南北楚辭汨余若將不及說恆  
十年而不居之極巨同班固或傳極以極年歲切與從竟  
窮唐上宰相書非苟從於利榮於名也與此義通○今  
絕相亦與此語意不相似或傳或作與亦非是榮時所好  
之為賢去聲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得良弼  
於宵寐由上句未有愚有在相似而脫也孰左右者為  
之先信天同而神比是漢下或食其傳沛公吾所願從  
韓謬為此先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  
而戶說曉作祗以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有  
期於下地盡求配於古人獨悵悵於無位惟得之而  
不能雖方無難矣能或作孤亦非是乃鬼神之所戲  
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天按上文之意若曰  
何者苟得古人如傅說之徒而獨悵悵於無位惟得之  
榮寵乃是鬼神之所戲耳故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  
無慕於斯類也○斯類之類字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  
時有言也○斯類之類字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  
鳥云矣若樂能一者莫如韓愈嘗有賦樂而不適則不  
復云矣若樂能一者莫如韓愈嘗有賦樂而不適則不  
以一而旋取天視下而後之世不孫不慮行道天猶取  
以老

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豈有亂其費老嗟單之心為善類  
 所憂之公不云乎非性而好發則不暇以爲感至二王  
 公難於氣得志於公職者一日志耶  
 樂而飽憂天賦下之職公者八擢進士第十年變

復志賦

并序  
 公貞元八年擢進士第十年變  
 左僕射汴州刺史晉受命遂行其公及劉宗七經月景  
 三年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劉宗七經月景

愈既從隴西公平沐州元龍十二年董晉也按晉行狀書正  
 左僕射汴州刺史晉受命遂行其公及劉宗七經月景

三年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劉宗七經月景

疾曰其有負薪之疾劉宗七經月景

負薪公病作馬賦士病曰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其辭曰

居愜愜之無解令增愜音邑憂也選良獨長思而永

歎思今獨永數乎增傷之憂豈朝食之不飽今寧冬裘

之不完美昔余之既行有知今誠坎輒而艱難易坎輒不平

音可坎辛苦作○輒當歲行之未復今從伯氏以南遷行歲

年十二歲故云歲行未復也伯氏兄稱兄會南遷州仲

荒吹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按唐地填州

巴陵縣郭璞注山海經云洞庭之漫漫按唐地填州

餘里日漫至曲江而乃息今唐治曲志縣南紀之

謾官切○漫至曲江而乃息今唐治曲志縣南紀之

連山杜詩多相如外南紀風濤類嗟日月其幾何今攜

孤葵而北旋○攜孤夫兒婦寡媿卒於伯州公從子殺

就食於江之南無方之從闕本詳無字於中原之有事今將

習今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誌方爲作焉非古是作窺前靈  
 之逸迹今作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今孰  
 知余力之不任者古人之所佩今閱時俗之所服

謂青紫其可拾如俯拾諸生曰經術苟明取青紫  
 也謂青紫其可拾如俯拾諸生曰經術苟明取青紫

以爲感志下非有擇吉日余西征今亦既造夫京師  
 京師在西故西征今亦既造夫京師

今運或遂從試於有司惟各利之都府今羌衆人之  
 所馳○所仇羌楚人發語端詞猶言四驅云羌衆人

競乘時而附勢今紛變化其難推只附勢或作射利或  
 此借乘時附勢以譏世之功全純愚以靖處今將與彼

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今顧初心而自非朝騁騫乎  
 書林今夕翹翔乎藝苑秦美新之揚班固贊戲云真姿

聘乎藝苑之園翔翔乎藝苑秦美新之揚班固贊戲云真姿  
 欲求非江諒却步以圖前今儒行篇或作楚詞朝

日之不與吾謀今至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  
 科今貞元八年曾不補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今

退將遁而窮居今退將遁而窮居今退將遁而窮居今

今貞元十一年慨余行之舒舒時憑高以迴顧今  
 涕泣下之交如之或作而交如之或作而交如之或作而

止即洛音曉音曉音曉音曉音曉音曉音曉音曉音曉音曉  
 云曉音曉音曉音曉音曉音曉音曉音曉音曉音曉音曉

所廬非幽人者易幽人真吉慶奇也詩植節避賦介  
未暮謝甘潛伏以老死今不顯著其名譽非夫子  
之洵美今吾何為乎浚之都夫子謂董晉元二都

懷惠今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今寧止乎飲  
水而求芻伏門下而默默兮空閒作下或竟歲年以康娛

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誰作又何忠  
察而自顏垂歡而愉愉兮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

此志之不脩兮愛此言之不可忘書脩近循楚云唐亦  
有誤者○今按唐人書字之誤方是也然此乃舊

內得其如斯今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  
肆志之揚揚志本多作陽陽後漢孔嵩傳云長門肆

焉貴富之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  
或作聊誦往者不可復今冀來今之可望

閱己賦公嘗佐董晉於未幾晉薨復佐成  
去來屈于洛時貞元十六年也晁無咎

昌黎先生集 一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而或獨閱其  
曷已兮未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今在隱約

而平寬魏文帝與趙雲文王約注謂隱約不遇  
務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

巷今亦足以頤神而保年字閣本無食有至聖而為之  
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為何下或有苦字○東坡

樂亭詩其序有曰昔夫何子哉蘇子曰古之賢人也必  
於其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焉人能碎千金之璧

官與于襄陽書其求朝焉夕謂韓子以三書抵李相求  
為銘而受蘇氏金其成當矣雖然退此書答李習之書

今望夫人其已遠平聲小雅還作難言易林讀遠字皆切行  
舟楫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

今勉汲汲於前脩之言騷云不量擊而正柄今固前  
也之人雖舉足以蹈道兮云蹈道字未數梁傳哀與我者

為誰眾皆捨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  
廣夫豈有蜀本也韓語蓋原此就水草以休息今恆

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非是君子有失  
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  
之人兮其焉悲焉

別知賦

湖春至邑使連來在公為賦以別道時集令御  
史言早未貞元十冬以監察御  
支邑使連來在公為賦以別道時集令御  
送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元謂年十二子公自與

多未此二地江南至貞元十周元謂年十二子公自與

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紛或好去伊

作紛或作伊紛其或寧安顯而獨裕顧陌窮而共愁

期或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為收作之或百而或

得十一皆非是陸機嘆道賦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

海陬低或作旅歸遇夫人之來使去聲將無切使關公

館而羅羞作或以索徵言於亂志前漢藝文志昔仲尼

之言發孤笑於羣憂物何深而不鏡考一作理何隱而

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下楚宜切又楚替

佳或瀾漫云以漫其半切又謔官切或作爛漫或何此歡

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轉或作交樹翁翁其相謬謂車

事而反山礮礮其相輒切或作交樹翁翁其相謬謂車

不濛濛也注前漢觀衆木之垂者或作樹翁翁其相謬謂車

膠葛由切膠葛又烏孔膠葛之垂者或作樹翁翁其相謬謂車

雲浩浩其常浮今江淹別雨浪浪其不止浪楚辭雲雲漫

其或浩或作活知來者之不可數楚辭雲雲漫

也論語朋去來無斯知來者之不可數楚辭雲雲漫

皆或非者字或作無以倚郭郭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

古詩

元和聖德詩

并序。此詩元和二年八月即憲宗  
三月年辛巳夏改元兵馬使周承全斬夏惠州

臣愈頓首再拜言有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已

來誅流茲臣右散騎常侍八月庚子為開州司馬

侍奉度支諸州刺史王叔文為開州司馬

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

遠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晦明與羣臣序立紫

宸殿陛下或無親望穆穆之光而共職業作或又在

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

可以辭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為解非是作備左傳辭皆

承用之非一固相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

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

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或作樂流以警動燕齊

用此其詩曰

皇帝即昨用昨字○今按昨字有皇帝即昨字○今按昨字

物無違拒曰賜而賜曰雨而雨曰雨而雨曰雨而雨曰雨

時賜曰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

烈朱泚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

嘻豈不在我負鄙為艱終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

旅在十或作千諸方之按此專紀德宗皇帝合擊之亂

為卒五卒為正放則今按五種百人人而十伍千兩









無或作富貧皆非是或作  
既窮既去盡逐羣茲靡有遺侶天錫皇帝履臣碩輔  
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有非是作皇  
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太后昭應  
泱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  
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  
作為歌詩以配吉甫吉甫詩之美高王作公韓奕今漢詩亦  
自以吉甫也

琴操十首 柳子厚退不能作也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史記不用孔子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 專歐本注皆云此蔡邕琴操云今按琴

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

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鬪兮無應龍求

荷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所荷蘭操者孔子歷子

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望龜山操 孔子以季栢子受齊女樂諫不從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 龜山操 龜山魯縣也詩奄有龜蒙在

哀莫余伍周公知將墮兮嗟余歸輔 周蓋公言

如神其使大歸輔其君也  
歸者皆非是余必取之  
歸者皆非是余必取之  
歸者皆非是余必取之

越裳操

命氏重九黃巽而言  
命氏重九黃巽而言  
命氏重九黃巽而言

雨之施物以華滋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  
雨之施物以華滋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  
雨之施物以華滋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

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  
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  
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

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  
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  
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

拘幽操

文王姜里作亦美里在河內  
文王姜里作亦美里在河內  
文王姜里作亦美里在河內

目窈窕兮其凝其目  
目窈窕兮其凝其目  
目窈窕兮其凝其目

今夜不見月與星有日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  
今夜不見月與星有日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  
今夜不見月與星有日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

呼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有知無知今為死為生鳴  
呼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有知無知今為死為生鳴  
呼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有知無知今為死為生鳴

岐山操

周公為大王作岐山在周  
周公為大王作岐山在周  
周公為大王作岐山在周

安可謂知文王母氏聖人無令子重自責也  
安可謂知文王母氏聖人無令子重自責也  
安可謂知文王母氏聖人無令子重自責也

我家于函是也  
我家于函是也  
我家于函是也

我于函是也  
我于函是也  
我于函是也

我于函是也  
我于函是也  
我于函是也

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  
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  
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

死傷彼岐有岨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  
死傷彼岐有岨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  
死傷彼岐有岨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

爾莫余追或爾莫余追或爾莫余追或爾莫余追  
爾莫余追或爾莫余追或爾莫余追或爾莫余追  
爾莫余追或爾莫余追或爾莫余追或爾莫余追

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  
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  
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

見逐自傷作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  
見逐自傷作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  
見逐自傷作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

父今兒寒母今兒飢兒罪當管逐兒何為兒在中野  
父今兒寒母今兒飢兒罪當管逐兒何為兒在中野  
父今兒寒母今兒飢兒罪當管逐兒何為兒在中野

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  
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  
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

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眾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  
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眾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  
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眾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

兒寧不悲兒寧不悲兒寧不悲兒寧不悲  
兒寧不悲兒寧不悲兒寧不悲兒寧不悲  
兒寧不悲兒寧不悲兒寧不悲兒寧不悲

雛朝飛操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雛雙飛感  
雛朝飛操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雛雙飛感  
雛朝飛操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雛雙飛感

之而作雛朝飛操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雛雙飛感  
之而作雛朝飛操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雛雙飛感  
之而作雛朝飛操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雛雙飛感

雛之飛于朝日羣雛孤雛意氣橫出或當東而西  
雛之飛于朝日羣雛孤雛意氣橫出或當東而西  
雛之飛于朝日羣雛孤雛意氣橫出或當東而西

當啄而飛隨飛隨飛隨飛隨飛隨飛隨飛隨飛隨飛  
當啄而飛隨飛隨飛隨飛隨飛隨飛隨飛隨飛隨飛  
當啄而飛隨飛隨飛隨飛隨飛隨飛隨飛隨飛隨飛

一妾與妃馬大下年語妃音機與維協  
一妾與妃馬大下年語妃音機與維協  
一妾與妃馬大下年語妃音機與維協

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

作子崔古今其改娶妻穆子感之而

雄鷓鴣衝枝來雌鷓鴣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

江漢水之大鷓鴣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

殘形操會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殘形

有獸維狸今我夢得之其身孔明今而頭不知

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吾聞京城南茲維羣山圍東西兩際海

團辭試提挈挂一念萬漏挂一念非是欲休諒不能

粗敘所經觀嘗昇崇丘望作常或戰戰見相湊晴明出

後角縷脈碎分繡蒸嵐相頹洞頹洞或作瀉南子頹洞

雄雞鳴賦所用皆同唐人始兼用也表裏忽通透無

昌黎先生集

風自飄簸融液煦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露數岫天

空浮脩眉選洛神賦眉宇濃綠畫新就孤樺有嶮絕

嚴巒雖律萃史又潤南面鳥嘯史劉孝標廣絕交論海浴寒鷗

類合耐究切耐音同而夏炎百木盛蔭鬱增埋覆神靈

日歎歎厥切音同而夏炎百木盛蔭鬱增埋覆神靈

冬行雖幽墨冰雪工琢鍊音寒參差相疊重剛耿陵宇宙

態頃刻異狀候已變態四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閉蓬

在西南坤位故云坤道德運太白分宅占丁戊

風氣較搜漱朱維方燒日陰霰縱騰糕切如救

聯窮俯視倒側困清漚切烏侯微瀾動水面踊躍躁

徑杜墅全蔽畢原陋徑或作非當如連巨言南山方前尋

嶺陸煩互走崎嶇上軒昂始得觀覽富行行將遂窮

蛾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



本上一山當河其水過之而曲以行通河神巨靈或以手擘開  
 其列子二子愚公欲平太行王屋二山帝自冀之南漢  
 當之作無龍斷焉瓜切嫩遠買期必售不售或作賈詩古用  
 還疑造物意固護蓄精祐力雖能排幹雷電怯呵詬  
 攀緣脫手足踏蹬抵積登茫如試矯首壻塞生恚怒  
 恚○獨音幅土地爾雅云地瑯也楚辭宋玉九辯云直  
 明○威容喪蕭爽近新迷遠舊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  
 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閱陰騷禮運龍以為壽謂激中  
 獸或作魚蝦可俯撥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  
 驚救爭銜彎環飛投棄急哺敷日維爾雅生哺敷自食  
 嘯音窳○旋歸道迴睨達枿壯復奏建或作遠廬冠全高月  
 達音窳○旋歸道迴睨達枿壯復奏建或作遠廬冠全高月  
 十二月自監察御探歷得避返初從藍田入名藍田縣  
 史請連州陽山令其履羊傳絕時天晦大雪方皆由藍  
 雍州顧盼勞頰脰其履羊傳絕時天晦大雪方皆由藍  
 有開關顧盼勞頰脰其履羊傳絕時天晦大雪方皆由藍  
 關又詩選冰雪其講陽山水以絕行江漢州中寄三  
 正月然亦過雲藍馬不前是也詩淚目苦朦瞽莊子適有  
 云雪擁藍關馬不前是也詩淚目苦朦瞽莊子適有  
 晉音淺○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寒衣步推馬音推  
 顛蹶退且復扶富蒼黃忘遐晷所矚纒左右杉簷吃  
 蒲蘇音○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始或作所非是自前  
 非是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始或作所非是自前  
 作是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始或作所非是自前  
 見可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始或作所非是自前  
 色飛生尾曰鼠鼠音似黃前低劃開闊又忽音畫  
 切爛漫堆衆皴一方觀音皆取人轉仲高而本筆飛石臺也  
 此之屬本低而堆皴一方觀音皆取人轉仲高而本筆飛石臺也  
 然山見前山最爲此句形容衆皴者非下登文諸或臨之網野領而知諸此  
 語之文爲耳此也况爲此句形容衆皴者非下登文諸或臨之網野領而知諸此

或乃衆皴之條目其語意不惟接連其文勢開闢有不可  
 豪釐相物山體方靜絕無相似之成堆則亦不爲工拙  
 難略相物山體方靜絕無相似之成堆則亦不爲工拙  
 而未有足見南山之極高矣其人與今時率或疎密工拙  
 置者已不爲此又於元韓子文氣筆力去陳常類多爲工  
 之嚴者不爲此又於元韓子文氣筆力去陳常類多爲工  
 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爲貴故其奸力去陳常類多爲工  
 如此今既定從諸本而復備論其說以曉觀者云或  
 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鬪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雉或  
 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  
 輻作或翻若船遊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筭或嶮若注灸灸○嶮音臬或錯  
 若繪畫或縹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蒼若雲運或浮  
 若波濤或碎若鋤耨或如賁育倫夏育孟賁秦之勇  
 賭勝勇前購先強勢已出後鈍頃誼譚說也詰詘詰詘  
 不屬下地音○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羸狎  
 雖遠不悖謬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釘鉅分或又如遊九  
 原墳墓包柳柩或纍若益鬻或揭若甌桓或或或或或  
 若曝鼈或頽若寢獸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若搏鷲或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或婉若藏龍或翼  
 此先後猶蟬如也虛字曰改友朋後言也按本不詳  
 按史記見神於宿留宿留海○宿音秀留音武或戾  
 落或顧若宿留宿留海○宿音秀留音武或戾  
 若仇讎或密若婚媾或儼若峨冠或翻若舞袖或戾  
 或屹若戰陣或圍若蒐狩或靡然東注或偃然北首  
 或如火熿熿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文切音分又扶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或音音音音音音  
 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或赤若禿簡禿簡也說文音音音音音音

燻若柴標切余或如龜坼兆或若卦分繇音或前橫  
若剝上剝曰剝下艮或後斷若姤上姤曰姤下乾延  
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邁嗚嗚魚闌萍越春秋魚口也下吳  
然注出頭貌○門貌公羊開之則闌落月經宿闌  
樹牆垣巖巖架庫廡音巖巖山形如巖也號令威云  
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瑩音瑩瑩上音秀敷敷花披葦蘭闌屋  
推雷音雷或作雷音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狂超超出  
猶奔蠹蠹駭不懋音駭歷已上並敘其經大哉立天地經紀  
肖營媵厥初孰開張飽俛誰勸侑創茲朴而巧戮力  
忍勞疚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呪鴻荒竟無傳功大  
莫酬莫或作誰又作嘗聞於祠官芬苾降歆嗅或  
賦依字莫或作誰又作嘗聞於祠官芬苾降歆嗅或  
其末則敘其經歷之所見焉止

謝自然詩

謝自然詩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在金山畫元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識也但聞有  
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  
愛捐凝心感魑魅下明抽切切恍惚難具言惚呼音悅  
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閒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  
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明滅作或五色光  
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天明今不立躑躅楚辭  
行路難云吞聲下屬玉不切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  
言○上直炎切下屬玉不切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  
茫茫八紘大八紘列于九州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  
影響無由緣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歎或作  
驅車領官吏吐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履同蛻蟬

楚辭濟江海兮蛟蟬夏侯登仙音說皆云神仙事灼  
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蘇山林民可入或  
只為入字不成本唐諱唐諱龜龜莫逢旃左傳宣公  
德也云云鑄鼎象龜龜能為之備使不在鼎神夏之方有  
振後世也選西京賦龜龜能為之備使不在鼎神夏之方有  
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莊駢雖篤  
更長延盡或作保狐狸野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  
為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生書因物有遷往者  
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猶可誠余言豈空文空或  
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耘  
其身體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感傷遂成詩或作味  
者宜書紳

秋懷詩十一首

秋懷詩十一首

胸前兩好樹衆葉光蕤蕤詩黍稷秋風一披拂策策  
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數  
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或作  
趨死惟一軌胡為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悴或作青青四



牆下已復生滿地後山詩牆根霜下草又寒蟬暫寂

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

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如傅子卒然問曰音蒼沒切前漢司馬相

意之我志何曼曼音犀首空好飲人史記犀首者魏

秦過梁見之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廉頗尚能

飯廉頗趙將之以讓奔魏後趙王使使視頗尚可

用使者還報曰廉頗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荏苒出

門路欲去聊自勸或作歸還閱書史或作文字浩千

萬陳跡竟誰尋先陳王之陳跡誰子六經者賤嗜非貴獻

負日之差矣詩意欲獻君食芹之美而欲進御焉丈夫

意有在存或作女子乃多怨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

上無枝上嫺嫺大嫺也詩五下無盤中蠅豈不感時

節耳目去所憎或作無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

澄秋水澄或作古或作石有蛟寒可曾惜哉不得往

豈謂吾無能

離離掛空悲感感抱虛警露泣秋樹高法或作滴

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沾謝惠連法露盈餘按王僧虔

詩靈運露沾花上露猶沾謝惠連法露盈餘按王僧虔

孔子於然流涕則對流涕尤切蟲弔寒夜永斂退就新

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表塗或作儒或汲古得脩綆也左

不具鍊岳注汲索荀子短綆名浮猶有恥味薄真自

幸庶幾遺悔尤即此是幽屏選張衡曰葛立方曰此

則陶潛歸去來辭覺今是非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方作曲室中

下幽幽乃與月吐牖固固吐一作慄喪懷若迷方浮

念劇舍梗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勉其頑王

事有朝請孟漢吳王濞使人為秋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

寒雞空在樓缺月煩屢瞰苦澀有琴具徽絃再鼓聽

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廣記古樂聲以濫

心逐時趨之低或作百蓋草書苦勉祇能暫有如乘風

船一縱不可攬不如觀文字後山詩云早年著眼

切慮丹鉛事點勘懷始與立太筆碑表王充論衡揚雄

素四異以國語常把三寸弱翰油豈必求贏餘所

要石與甌楊雄小異語也齊東野語之謂之甌西漢

通傳守儉石之祿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

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

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或讀詩盡

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

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夫或今

謂宋人且安坐是也此為答童子而自稱故其言如

詳之更事業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眾葉著樹乾空塔一片下瑋若摧瓊玕

瑋或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維南前月御曰望舒

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沈瀾歐選

陽聖石詩揮筆沈瀾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莊

注蹄流貌也沈音沈瀾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莊

東西跳梁九取此意也迷復不計遠作記為君駐塵

鞍

暮暗來客去羣鷺各收聲悠悠偃宵寂壘壘抱秋明

世累忽進慮進或作連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

念劇舍梗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勉其頑王

已盈作或詰屈避語弄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弃莊  
林布寡夫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  
赤合者而趨何也患回相奔也以天屬者追屬也夫以  
相報得此寸草榮知取足為勇晏然誰汝令作惟鮮  
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兩值遇婉變死相  
不早東坡詩云不日謂昌黎公運窮兩值遇婉變死相  
保好詩貌上音變宛下力充切變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  
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

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或作奇三  
員外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  
程李十傳自四門博士李二十六員外  
章數千言極論宮市德宗憲察御史上  
令量移江陵府法曹參軍唯皇甫持正山  
神道碑云貞元九年關中旱飢山令  
言天根本專政者惡之出早飢山令  
則江陵因言市出也故公此詩有陽山  
赴江陵則與持正之秋言合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或作泣汗漫不省識  
汗漫于九域之外注汗漫不可知之形又音與  
覆音恍如乘桴浮音晃或自疑上疏其由云或  
故下文云上疏其由當乙疏也  
所收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已休征或有司恤經費未  
免煩徵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  
子弃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史記馮諼曰朝  
顧所期物志其日暮之後掉臂不我時出衢路餓者何  
其稠作或親逢道邊死蜀作道邊之說韓公蓋兼用  
尸死且古語又有拘直如故而道邊之說韓公蓋兼用

方之此乃闕本之善而佇立久伊憂佇音憂歸  
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鉤中鉤選文賦若掛鉤本作出重  
淵之深公語原此鉤也今按韓公未必用選語况其語  
之誤而尚存其彷彿佛耳今定作此出讓字乃是中  
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為忠寧自謀上陳  
人疾苦無令絕其喉或作下陳畿甸內陳或作專根  
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蕪天子惻然感司  
空數綢繆杜佑檢校司空留切中書門下平謂言即施  
設乃反遷炎州反或作返州只作州同官盡才俊偏善  
柳與劉同為監劉夢史得時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  
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蔡愚夫詩語云退之陽山  
不能無疑故等所排耳盡才俊後偏錫於退之最善然至是  
元十餘年公與張氏年譜然後知寬夫為諫中民急為幸  
定之所辭前漢知捕兒也祝不曰方鳩切未中使臨門遺頃  
刻不得留病妹臥牀褥姊或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  
別百請不領頭操領之戶感切漢弱妻抱稚子出拜忘  
慙羞僂俛不迴顧行行詰連州朝為青雲土暮作白  
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轉春風洞庭浪出沒驚  
孤舟逾嶺到所任低顏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隨事生  
瘡疣遠地觸途異吏民似猿猴生瘡多忿恨切難  
下聖切辭舌紛嘲啣之禮記小者至於燕雀猶有稠切  
白日屋簷下雙鳴鬪鶴鶴江東即鳴鶴也又訓表錄異  
鶴力求切有蛇類兩首有蠱羣飛游遠詩吹蠱病行  
蠱李善曰吹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颺起最可畏  
蠱南錄異云蠱音具秋旬哮喘陵丘○旬音轟雷霆  
雄風曰蠱○蠱音具秋旬哮喘陵丘○旬音轟雷霆  
助光怪氣象難比倂癘疫忽潛遘十家無一瘳猜嫌



爛爛或作炎楚辭爛字叶平聲九章爛兮曾苟能行  
忠信作存或可以居夷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  
為復見贈繾繾在不諼音遠苦遠切諼音宜

長安交遊者所得志之贈孟郊長安交遊者相類皆公

長安交遊者所得志之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遇或亦各有  
以娛或作亦有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

悴且欲分賢愚

岐山下二首諸本只作一首自日暮邊火語

誰謂我有耳不聞鳳皇鳴前漢回車揭岐山下前漢回車揭

五色羽其名為鳳皇鳴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鸞丹穴

聲隨祥風窈窕相飄揚高岡阿鳳鳴和

但知時俗康自從公旦死或千載閱其光矣何事

士漢書側音釋遲待也音釋

昌黎先生集卷第一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

古詩

北極贈李觀元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貞

北極有羈羽南溟有沈鱗南溟見莊子道遙沈鱗謂鱗

變化成一身誰言道里遠不怨道里長非正陶詩云感

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李漢集序公生於大曆壬申按

與夫子親謂觀子或不同道其趨子云也

兒女態兒女非是憔悴悲賤貧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籍字文昌吳郡人嘗為

工韻張籍祭公詩用此格波瀾橫溢云云退之

韻如日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詩多從

韻類是也者當此終以協聲求之非所

韻雜用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不足或捨酒去相語去一

是復字傳寫誤爾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

自南方也欲往不得行職作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

公仕董謂懷也

思也謂懷也

之月日謂懷也

在房無學以意安改吳才老云詩用韻行今韻者古

有五無今讀者此詩後用東去趨彭城諒知有十

成皆庚疑也何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

說往往副所望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

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為常少知誠難

得純粹古已亡古一作固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為長留之

不遣去館置城西西一作園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江未或

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鱉驚夜光州家舉進士選試

繆所當試反州舉進士公為考官等馳辭對我策章句何

煒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闕相拜送

於庭之子去須臾赫流流盛名竊喜復竊歎竊喜復

慨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恆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

日正從相公喪貞元十五年高第公喪登第哀情

逢吉語愴怛難為雙如傳或作雙徒展轉在牀在空牀

切暮宿偃師西今偃師縣名徒展轉在牀在空牀

我時留妻子時乃奔或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

甘所丁驕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或其側

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妻公

軍門則此當文云日西入還走不及停按洛下洛蓋

經盟津津即孟也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

主人願少留時李元謂為河陽節延入陳壺觴卑賤不

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切呼宏平

明脫身去決若驚鳥翔黃昏次汜水汜水在河南成

音似欲過無舟航過或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

外黃志陳留郡中流上灘灘方作江東人呼水沙

恐堆為潭潭二字複出如上下句言舟航之類



不可詳驚波暗合杳星宿爭翻芒轅馬躡躡鳴或作

龍東西出陳許坡澤平茫茫○方作茫茫平云用古韻

就之也却又按別本平不應以欲用古韻之故牽挽而強

步堤岸上船拜吾兄○雲卿之子 雲卿之子○世見於

唯鳴雄音谷見集韻惟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

度推官雖水名在徐州公與孟東野書云主以公為

史讀或窻戶忽已涼○諸本多作清窻戶涼或涼

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為久辛苦多所經對食

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

觀濤江○李翱字習之公兄奔之督也李習之論性未

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為安

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方作狂風○今按方亦強

幽懷不能寫○能或行此春江潯適與佳節會士女競

神非閑關林中鳥亦知和為音○非是然今時為和音

是或恐為豈無一樽酒自酌還自吟○但悲時易失

君法天運四時可前知○可或每小人惟所遇寒暑不

可期利害有常勢取捨無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遠

憂疑 落葉送陳羽○或作落葉篇首同第

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飄終自異邂逅暫相依

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輝誰云少年別流淚各霑衣

歸彭城○彭城徐冬公作歐陽詹京詞云貞元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或作東洛非也 許謨者誰子無乃失所宜

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或作去歲東郡水洛非也

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形墀○或作丹或剗肝以為紙瀝血

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文字

少葳蕤○或作葳蕤今按葳蕤已見楚詞○葳蕤音縷 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癡○說

幽懷

狂狂勢高爵尙可求無為守一鄉○按此篇押二更字二

幽懷不能寫○能或行此春江潯適與佳節會士女競

光陰凝糲耀洲渚繁吹蕩人心○吹禮記命樂師大合樂



口不敢吐徐徐俟其熾揚也  
馬閑驚顧似羈雌晚出西射堂詩屬焉  
懷無偶也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或作相見  
本疑皆三字乘閒輒騎馬茫茫空坡遇酒即酌  
君知我為誰晉書山簡出為征南將軍鎮襄陽時有  
夕白倒接籬障散問無所知時出并州克

醉後醉客

煌煌東方星魏升紫塞外夏英公煉雲端意主肅宗也  
在御宮也煌煌東方星元九順宗時作順宗即位三月  
月立為皇帝是為皇太子入奈此眾客醉初喧或忿爭  
或作爭忿中靜雜嘲戲雜與論全語以嘲淋漓身上  
衣作淚顛倒筆下字人生如此少酒賤且勤置

醉贈張秘書

詩公五年間皆在東都也  
蓋五六年間皆在東都也

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

為此座上客性方寬容少忌好後漢孔融傳融字文舉

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上及余各能文君詩多

態度藹藹春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

古淡軒鶴避雞羣於晉書謝靈運詩見紹興王戎曰昨

學之在難羣不驚於方綺靡如以乘作昂今按此言雞羣

也又軒鶴乃與阿買不識字趙亮何人答或問阿買是

天龍之句相與云頗知書八分秦隸書今八分也書其

必其有所據而小蔡邕人上谷王次仲隸書今八分也書其

為之章分程書漢蔡邕人上谷王次仲隸書今八分也書其

倉石法謂之八分書漢蔡邕人上谷王次仲隸書今八分也書其

足張吾軍我張吾相小軍六年張亮伯詩成使之寫亦

為文俟其醺酒味既冷冽酒氣又氣氤或作煙氣或

意餘外徒續紛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  
飲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今我及數  
子固無猶與薰左氏僖公四年尚猶有一薰險語破鬼膽高  
詞媿皇墳書序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皇或作動至寶不  
雕琢或作神功謝勛耘方今向泰平宗凱承華助元  
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

同冠峽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閒晨坐聽百鳥

宿雲尚含姿朝日忽升曉羈旅感和鳴作陽和囚拘

念輕矯百鳥鳴而輕言也指潺湲淚久進橫流或作楚詞

詰曲思增繞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兒輩云不可夫

送惠師

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羈不羈者游即惠師也

不羈之士與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朋親或作同脫冠

剪頭髮頭塵或作短髮下對飛步遺蹤塵作飛或論

四明在明州名梯空上秋旻遂登天台望在天台山名

眾壑皆嶙峋上音隣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

相照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嚴且神微風

吹木石澎湃聞韶鈞音拜切澎湃夜半起下視作半夜

中夜溟波銜日輪魚龍驚踊躍叫嘯成悲辛笑或作

多賦及飽謝詩怪氣或紫赤敲磨共輪囷金鷄既騰翥

濛濛孟詵詩驚鳥軒翥而翔飛六合俄清新常聞

禹穴奇東去窺甌閩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幽蹤

窺難得聖路嗟長堙南越之謂焉迴臨瀾江濤屹起

高峨岷壯志死不息馳騰絕氣若子奔馬死指於大江發憤

餘美越春秋以爲子胥文德之神韻也有千

隔晨是非竟何有棄去非吾倫凌江詣廬嶽江廬州在

浩蕩極遊巡崔翠沒雲表波陀浸湖淪是時雨初霽

懸瀑垂天紳樹或披衣宋東野詩兩巖用天紳帶雲前

年往羅浮羅浮山名在今廣州步夏南海濬大哉陽

德盛榮茂恆留春鵬鵞墮長翻言切或作壽鵞從馬者

起起或切多誤切闔日攜青雲客多雲用青雲客李白詩探勝窮崖濱太

資翻謂富者貧謂或昨日忽不見我令訪其鄰奔波

自追及或作越把手問所因顧我却興歎我却或君寧

異於民離合自古然辭別安足珍吾聞九疑好皇

相疑在零陵營道縣其山九疑夙志今欲伸作或斑竹

啼舜婦二女以涕揮竹之盡清湘沈楚臣原史記楚

爲投上羅而死所清湘石衡山與洞庭秦在華州浮

固道所循尋嵩方抵洛在洛高歷華遂之秦在華州浮

游靡定處偶往卽通津吾言子當去子道非吾違江

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鳥或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

醉吾嫉惰遊者憐子愚且諄去矣各異趣何爲浪滯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按後漢明帝夢見金人問

送靈師此詩貞元十九年復在連州陽山作

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金色入於中是國使詩竺佛道法

圖畫其始有佛骨表也漢武故事昆邪王入救國始來

明帝時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漢武得其金哀人得置之東宮行則佛亦入日國試自

道轉延開忠二州牧魏道補謂二牧處厚白居易  
編強留費日月密席羅嬋娟昨者至林邑羅州地今使  
君數開筵逐客三四公盈懷贈蘭荃湖游泛潏沈或  
也作湘此言在湘林對漢宴非乃地溪宴駐潺湲別語不許  
出行裾動遭牽鄰州競招請書札何翻翻十月下桂  
嶺桂嶺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謂王仲舒自  
連州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占愜久能專吾徒頗  
攜被或作或作或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  
前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材調真可惜朱丹在磨  
研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韶陽李太守李高步  
陵雲煙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繒錢繒或手持南曹敘  
謂王員外仲舒也世俗志字重青瑤鐫古氣參象繫  
云所為文章無世俗志字重青瑤鐫古氣參象繫  
象前垂今按杜詩高標推太玄維舟事干謁披讀頭風  
痊作諸書及子病少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  
我病讀諸書及子病少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  
壺暢幽悵以此復留滯歸歟幾時鞭  
懸齊有懷此詩事出至是二十一年順宗  
少小尙奇偉平生足悲吃悲吃郭景純遊仙詩撫心獨  
驚切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杜詩令人幾悲吃  
章蕩曹謝濯纓起江湖綴珮雜蘭麝悠悠指長道去  
去策高駕誰爲傾國媒李延年傳漢武立日顧傾  
傾人國願自許連城價史記趙王十得楚和氏璧秦璧  
初隨計吏貢漢武元計倍計年十徵計吏侯傳也當國每  
之真士儲焉上屢入澤宮射禮記諸侯歲貢於射宮又

昌黎先生集 二

日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者所以擇免十上  
勞王國策蘇而後說秦行何能一戰霸氏二十戰而左  
至文元十年自而說博學法詞不進中第一能于京師人情  
忌殊異世路多權詐作或重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  
吟長信非罪論語子繼公治長可妻也侯生或遭罵  
在史記屈有引車士曰侯公子無忌虛左迎之贏與密  
竊屬侯從騎皆懷書出市下見其客十夜賤賤歸也銜淚  
渡清灞灞水而西入渭田谷身將老寂寞志欲死閑暇朝  
食不盈腸冬衣纒掩骼拉腰骨前枯折切軍書既頻  
召戎馬乃連跨大梁從相公從元十二年公彭城赴  
僕射徐元十五年公從元十二年公彭城赴  
多切即兩府變荒涼元十五年公從元十二年公彭城赴  
年就休假求官去東洛公或自來元或作去官來東洛  
臺始除監察御史九犯雪過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  
臺皆陪非是作詎縱青冥靶引乏姻姪雖陪形庭臣難或作  
架捐軀辰在丁貞元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公彭城赴  
詩誰言之日也易殺身建三良斃時方惜鐵鳥羽謂史  
時秦日繼公之祭名廣雅難難斃時方惜鐵鳥羽謂史  
切補音所介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  
嶺石坵天鱗毒霧恆熏晝炎風每燒夏雷威固已加  
颶勢仍相借颶風已上江陵途中寄氣象杏難測聲  
音吁可怕夷言聽未憤越俗循猶巨脣或作指摘兩  
憎嫌雖肝互猜訝難與居老子而唯音唯唯非是指摘兩  
恩未報豈謂生足藉嗣皇新繼明元帝順宗非是  
率土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斷蒿開雲扃

二九

壓頴抗風樹禾麥種滿地梨棗栽繞舍兒童稍長成  
雀鼠得驅嚇之日嫩生恣而拒物聲之嫩音而視官租  
日輸納村酒時邀迓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婢後漢  
工數錢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平隱居向不仕字  
先陟駕切○如○便○可○爾○何○用○畢○婚○嫁○平○隱○居○向○不○仕○字  
蕭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公死反也齊

合江亭

諸本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今從  
○鄉君逸初其亭三處亦用蜀本  
維○鄉君逸初其亭三處亦用蜀本  
公其政廉使中丞楊公憑委屬之遂用貞  
元所年以作此亭自陽山量移江陵道衡山  
頭即其地有朱陵洞亦謂之朱陵起於府  
散滿巖上刻

紅亭枕湘江云當或作江其方作洪○聲府而字詭也紅鮑  
蒸水會其左即蒸湘二水名○暇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

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翦林遷神祠買地費家貨

宇遂類控老郎來何暮高唱久乃和樹蘭盈九畹栽

竹逾萬个或作箇史記貨殖傳竹竿萬个古長綆汲

滄浪幽蹊下坎坳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臥初如遺

宦情終乃最郡課人生誠無幾誠或作事往悲豈奈

切或作蕭條絲歲時契闊繼庸懦也○契音擊關注勤苦

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閔窮

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閑曠勤苦勸慵

情爲余掃塵階東塵非是作命樂醉衆座窮秋感平分新

月憐半破願書巖上石勿使泥塵流泥塵或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因獻楊常

侍過諸本無兩字及因字○此自陽山北還  
揚州刺史西觀使使潭州

長沙千里平潭州也勝地猶在險況當江闊處斗起

勢匪漸一作頓非也深林高玲瓏青山上琬琰作上或路

窮臺殿闢佛事煥且儼剖竹走泉源開廊架崖廣文說

廣因嚴作廡是時秋之殘之初暑氣尚未斂羣行志

後先朋息棄拘檢作困或客堂喜空涼作風華榻有清

簾湖蔬蕘蒿芹水果剝菱芡儉音伊余夙所慕陪賞亦

云忝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掩山樓黑無月漁火燦

星點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颯古磨或作磨猶疑在波

濤怵惕夢成魘靜思屈原沈沈沈詞屈羅遠憶賈誼貶

量移江陵據過王太傅公自御史貶陽山至是椒蘭爭

妬忌專仗以經曰懷惜兮綴灌共讒詔西漢賈誼傳文帝

懷楚大弟司馬子蘭也絳灌共讒詔西漢賈誼傳文帝

諸事灌是天子以爲長沙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

灌嬰也灌是天子以爲長沙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

指摘困瑕玷因因非是珥貂藩維重應劭漢官儀曰貂

彈取其內勁揮而外溫潤曹植戴政作類分陝漢弘農

西伯分陝之地公羊曰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

也常伴鎮主之禮賢道何優奉己事苦儉大廈棟方隆

巨川棧行刻行或作繁辭○易大過棟經營誠少暇淹

宴固已歉或云歉或作繁辭○易大過棟經營誠少暇淹

留徂歲嗟荏苒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頻染弄柔翰冠

轉嶺猿鳴曙燈青睽今按方曉光不青作燈是也錄

岳陽樓別竇司直竇武直名岸幕守江陵十月曹



也對焉錫有和篇足

洞庭九州閒厥大誰與讓南雁羣崖水雁或北注何  
 奔放瀾為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  
 歸向炎風日搜攪幽怪多冗長陸機曰故音無取  
 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音放魏峨拔蒿華騰蹕較  
 健壯都賦騰越飛選吳聲音一何宏轟軻車萬兩本諸  
 所請皇車幽方定作鶴云丘葛切車聲也楊雄羽獵賦  
 帝軒轅張樂就空曠莊子黃帝張羅網音義一也本多猶疑  
 鐘響詳見元和聖德詩縞練吹組帳組或作組  
 麗陰閉感悽愴作威或朝過宜春袁州也極北  
 缺堤障作地或夜纜巴陵洲即岳州叢芮纜可傍星河  
 盡涵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瓊甕明登  
 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戢其威離騷後飛廉使奔  
 清晏息纖續飛息或作自披海賦輕屬不泓澄湛凝綠  
 物影巧相況江豚時出戲驚波忽蕩漾波或時當冬  
 之孟公承貞元年岳州隙窳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坐眇  
 難望滌濯神魂醒幽懷舒以暢主人孩童舊孩童一  
 握手乍忻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風俗通曰舊  
 上古人草居又後漢書爛漫倒家釀飲依日見何  
 開筵交履烏履烏或作爛漫道飲令人欲傾  
 家釀或作孟行無留停或作高柱送清唱中盤進橙栗  
 投擲傾脯誓歡窮悲心生婉變不能忘詩婉兮念昔  
 始讀書志欲千霸王去屠龍破千金龍才不擇行觸事  
 成碑千金之家三年技為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觸事

得讒謗前年出官由或作日以前卷上疏豈其由之  
 只意不同則此禍最無妄公卿採虛名擢拜識天仗  
 茲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作越逼側廁  
 諸將節子注云相迫也于嗟苦驚緩但懼失宜當追思  
 南渡時魚腹甘所葬流記屈原江魚腹中嚴程追風  
 帆劈箭入高浪顛沈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  
 喜剋己自懲創或刻或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  
 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耆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  
 知蠶織稚子已能餉君朔方朔妻曰歸又遺云細君  
 死君一訪此推子諸侯請其妻汲瀾小君孫芸給石行當掛其冠生

送文揚師北遊

意然公是詩有公貞元十一年為四門博士  
 在四門館後魏太和國中於詩主美之不主清晨

昔在四門館後魏太和國中於詩主美之不主清晨

有僧來謁僧見錄云歐陽文忠公嘗與僧談

其辨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談

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輒軌注語大車無端

語之戒難切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閱從求送

行詩求或屢造忍願躐今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先

生閱窮巷未得窺剗剗今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先

不其刺則而反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賀寧豁

音幾作應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

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賀寧豁

音幾作應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

斷株槩何遜詩擊豁下嵩呀宰非音呼氣上蒸也校本

貌祝氏音義未詳若飲水救渴今韻考風塵一出門

也疏鑿之疑若飲水救渴今韻考風塵一出門

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山此言出楚為謂

兩下交陰徵租聚異物異非物詭製恒巾鞅制恒或作

驚也恒幽窮共誰語作共與思想甚合噦不誠逆氣禮記

於咳月切昨來得京官陵召和元年六月自江照壁喜見

今中自泗州蘇北行岸閣驟試筆意亦居黃州蓋五年

聞已脫久馳之變行有壁見喜見不虛語也又嶺南歸

名鳥有目一翅相得乃飛得甘草必盡孔叢以遺于北方有

足見人將來必負愛壓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假

欲獸猶知此假而相報也况況安可揭丘重或作惠重

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丘重或作惠重

擔與此義同當今聖政初即謂意宗初恩澤完賊狄或完

作寬禮不賦以飛音故切不胡為不自暇

飄戾逐鷗鷗鷗雅屬似鷹尾上月如捕風音厥一名

僕射領北門魏博節度威德壓胡相公鎮幽都

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吳志後音伐大

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藜蕨余期報恩謝病老耕垆

鹿身指蓬茅逞志縱檢獨爾雅長檢揭短檢虛日檢

切如許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掘

答張徹又公為國子博士時作張徹公門下士

辱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首敘始識面自北史齊神武

見宋道日嘗聞其言後分形曹國分形自試表識

以言雜也道途綿萬里日月垂十齡謂同貞子至

丙戌十年也浚郊避兵亂貞元十五年亂唯岸連門停

也對諸字宜用傳字乃而後又諸洞庭按傳猶必重上

經義苑手秘寶文堂耳驚霆喧長躡露鳥暮夕眠風

橋結友子讓抗晉秋陸抗羊祜亦鎮抗將推橋推

之心服請師我慙丁左氏襄公差年尹公仲孫丁二庚

日進公孫我則遠尹公仲孫差年尹公仲孫丁二庚

徒敢入佳境同遂通斯建瓴屋之高上而建瓴居之高搜

奇日有富嗜善心無寧石梁平促促而長說文沙水

光冷冷乘枯摘野豔沈細抽潛腥遊寺去陟巖則詩

切陟或作登徑返穿汀巫非是緣雲竹竦竦失路

麻冥冥淫潦忽翻野平蕪眇開溟防泄夜塞懼衝

城畫扇五年離岸連居與相逢宴軍伶航秋縱兀兀獵

旦馳駒音節驅或作馬相逢宴軍伶航秋縱兀兀獵

京忽同行冬楚公詞於州從事上朝于京師賦也朝

急時促暗棹戀月留虛亭畢事驅傳馬公期正事春

之歸彭城傳若切安居守膺螢梅花灑水別宮燭驪

山醒傳此對極有風味山在昭應筆墨間錄日劉

一摻袂執袂執判子也之袂今摻所減切淚皆還雙熒皆列于眉

而望及自舉事驅馬至此皆言十六年初洛邑得  
正畢華山窮絕經音雅山絕巖晚海引袖拂天  
星日驚此迴轄金神所司刑為華西岳方主神少吳  
神拖倚白石劍攢高青磴薛躡雲梯颺颺伶俜  
行奉獨滑之貌楚詞拳踞而少傳而偏孤切選  
猛今浮雲少傳且行怖冷傳選音古  
丁切傳少傳且行怖冷傳選音古  
誠仍鑄銘公譽過華山登見國頂狂猷豸忝備列垂  
決波池辨身直與今同說文見御史獸以牛而故耳角古  
一物志北荒中惠不直與今同說文見御史獸以牛而故耳角古  
衣者聞十人爭有文不直與今同說文見御史獸以牛而故耳角古  
伏蒲愧分涇漢元帝病危云獲獨書以象其鬚髮切製  
太伏青蒲上泣涕涇漢元帝病危云獲獨書以象其鬚髮切製  
無功草瑣力摧撞筵也見東方朔客難云疊雪走商嶺飛波  
當乎哉○維絲篋也見東方朔客難云疊雪走商嶺飛波  
航洞庭下險疑墮井守官類拘囚官或荒餐茹獠蠱  
備夷別名後漢大詔據九者南夷蠹蟲毒自職冠  
○陽山時也○幽夢感相靈楚詞使湘靈鼓瑟刺史蕭著  
蔡三音老也○幽夢感相靈楚詞使湘靈鼓瑟刺史蕭著  
所信如吏人沸蝗螟點綴簿上字趨踰閣前鈴東漢  
自定者問鈴下注漢官儀曰鈴下待閣車此皆以數  
鈴音者○賴其鮑山水得以娛瞻聽紫樹雕斐臺作難  
碧流滴瓏玲映波鋪遠錦插地列長屏愁仗酸骨死  
或餘怨切○怪花醉魂馨潛苞絳實坼幽乳翠毛零或  
孔作救行五百里大赦十日一年陽山量順宗江陵二月月變  
三十莫生帝一英世至紀望日堯時落一草量階小則餘一月月

昌黎先生集 一一

變也○十莫言及一漸階羣振驚振並于飛有歐士  
羣集入學海螟蛉類子我類我之久而遂與白之  
上青蟲法曹為細腰子博也○年於公自矣螟蛉之  
鳴鹿詩則鳴呼食野之朋友也○年於公自矣螟蛉之  
耻維刺之不能使富而貧也○朋友也○年於公自矣  
建宗廟月明第急難爾微第歸亦舉進也飛飛聯鶴  
搖鶴詩以第急難爾微第歸亦舉進也飛飛聯鶴  
資音切切魚鬣欲脫背鬣欲脫背鬣欲脫背鬣欲脫背  
類方當動朝廷勤來得晤語勿憚宿寒廳  
薦士鄭東野元南公一年進士為深陽尉時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雅麗或作麗雅理或作埋  
有會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  
號選李陵與蘇武詩也東都漸瀾漫派別百川導建  
安能者七建安謂魏也東都漸瀾漫派別百川導建  
子留阮稱汝南應瑒東平劉又公幹王粲今海文入陳魯  
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閒數鮑謝日謝靈運也或  
謝通○比近最清與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搜春摘  
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錄筆墨  
唐詩由子昂始野序盛之子昂陳梓州射洪人唐高  
章盛名文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  
各臻闢與或作固本傳先聖以重輿有窮者孟  
郊不不得名獨此詩曰有窮俗孟郊蓋薦之以朋友處之  
不名也受材實雄鷲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

四三



盤硬語作縱橫委帖力排論語後因其室而殺有

所多力能陸地行舟然為少離所殺臨川云吟詩各看

數或作健行身踐規短甘辱恥媚寵媚寵孟軻

分邪正眸子看瞭眊上于瞭眊見孟子高妻杏然粹

而清精或作可以鎮浮躁酸寒溧陽尉縣名今昇州

知者誰指注競嘲傲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

有賢相謂慶愛遇均覆燾問公皆與餘慶書云再奉示

使下卒莊評以基誌考與元尹章莊與元東野佐徐州幕卒

也至而卒莊說又切况承歸與張謂建封所知登二公送

嗟悼青冥送吹嘘強箭射魯縞之前漢韓安國傳魯齊

胡為久無成使以歸期告貞元十九年建封死久矣

素為建封所知胡為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嘉在

宴西山風幕中九落日念將決焉去感物增戀嫪物也

文雲云左○縹緲也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部二春秋相

差若菜左○縹緲也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部二春秋相

太廟鼎地○縹緲也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部二春秋相

左廟鼎地○縹緲也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部二春秋相

道音上言愧無路日夜惟心禱鶴翎不天生變化在

啄菹鳥伏報切之菹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漕善善

不汲汲後時徒悔懊救死具入珍物又食醫夫用珍入

母之齊禮炮內期入珍珍謂肝熱也不如一簞犒戰或真人晉

士進王一單酒王領酒於水上與微詩公勿誚作微或愷

悌神所勞勞詩悌君子神所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公初謫陽山令元和

昔我在南時謂黃陽數君長在念搖搖不可止諷詠

日喞險喞喞沈浮口喞音顯張音喞如以膏濯衣每

漬垢逾染又如心中疾箴石非所矜常思得遊處至

死無倦厭無或地還物奇怪水鏡涵石劍水鏡一名

岸云一名射影中投人影則殺之人在荒花窮漫亂幽默

工騰閃礙目不忍窺忽忽坐昏墊書下民昏墊都念

切逢神多所祝豈志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

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孟生孟郊

野其年十一月從河南尹鄭餘慶侯氏來還索孟生

歌眠聽新詩屋角月豔豔眠或作枕雜作承閑騁舌

出辭字當按上句作已承開聘蓋謂不應此句便重

手擔字或說文云或承開聘蓋謂不應此句便重

拒捍阻城塹城阻非或作舌以余經摧挫固請發鉛王

論衡斷吏訪為西絕城雜記語鉛子墨好事常懷鉛提

息不敢占呼奴具盤殮餐作釘鉅魚菜贍人生但如

此朱紫安足僭古風

獨相本火作二意相觀詩意當在德宗後方世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日既盛矣作日或乃尚可

以生勞或作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  
適或作我皆非去奚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  
曷其而歸傷音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  
一日

鴛鴦 唐本有贈歐陽字或作鴛鴦吟示歐  
元贈歐陽公同字周泉州貞元十五  
年冬四門助教率朝正徒京關下率為國

鴛鴦誠齋 音選小難音選難音○ 渴市者何其稠力小  
苦易制價微良易酬 苦或作或作渴飲一斗水飢食一  
東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 馱驢生絕域自矜無  
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為留 借問價幾何尺視九州飢食  
嵩丘 老杜驄馬行未借問行幾何尺視九州飢食  
玉山禾 玉山名所經穆之真渴飲醴泉流禮運地問  
誰能為御 杭本借問誰能御方此曠世不可求惟  
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 駿耳之嘶西巡溫驪赤兔驂  
樂而忘歸 王良執其轡 良趙古之御者事見孟山  
到無造父挾其駟 王封之造父城善御者事見孟山  
挾此以走當作○挾今按左傳留穎考叔因言天外事穆王  
極則造化人來王敬宿于宮遂賓于西水駕入駟日升崑  
天處外事即謂崑崙帝于宮遂賓于西水駕入駟日升崑  
人愁與荒通○悅許往荒倉集呼骨恍驚駘謂駘驥  
餓死余爾羞 作餓或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  
與命通塞皆自由 馱驢不敢言低徊但垂頭人皆劣  
馱驢共以驚駘優 唱余獨與數十命不同謀寄詩同  
心子為我商聲謳 商或作高言

昌黎先生集 二

馬獸穀今士不厭糠 杜詩黎民糠餓云京師史記陳平  
時此詩及十篇書下出第春官未得志九辭佐其三  
所公輕而求得此之所重九亦難進乎燕相  
之君輕臺死得此之所重九亦難進乎燕相  
馬者曰餘粟隆冬士錦寒士不而能君之君  
者曰餘粟隆冬士錦寒士不而能君之君  
馬者曰餘粟隆冬士錦寒士不而能君之君

馬獸穀今士不厭糠 杜詩黎民糠餓云京師史記陳平  
時此詩及十篇書下出第春官未得志九辭佐其三  
所公輕而求得此之所重九亦難進乎燕相  
之君輕臺死得此之所重九亦難進乎燕相  
馬者曰餘粟隆冬士錦寒士不而能君之君  
者曰餘粟隆冬士錦寒士不而能君之君  
馬者曰餘粟隆冬士錦寒士不而能君之君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 豈敢尚幽獨與世實參差  
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 作其或開卷讀且想千載若  
相期出門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於此中息天命不  
吾欺 作命或識

嗟哉董生行 董生召南壽州安豐人董公嘗有送  
士如連不蘇志於南州此詩故敘其孝且  
天云君亦恐不見董召南州此詩故敘其孝且  
令韓老亦恐不見董召南州此詩故敘其孝且  
三百年名與淮水爾故令難居相義且  
名今在唐州界淮水爾故令難居相義且

淮水出桐栢 名今在唐州界淮水爾故令難居相義且  
名今在唐州界淮水爾故令難居相義且  
名今在唐州界淮水爾故令難居相義且  
名今在唐州界淮水爾故令難居相義且  
名今在唐州界淮水爾故令難居相義且

山東馳遙遙 名今在唐州界淮水爾故令難居相義且  
名今在唐州界淮水爾故令難居相義且  
名今在唐州界淮水爾故令難居相義且  
名今在唐州界淮水爾故令難居相義且  
名今在唐州界淮水爾故令難居相義且

悠悠千里不能休澗水出其側澗水在廬江晉史列

不能千里絕句百里入淮流者以與董生居下其可以

元時有年字縣人董生召南召或隱居行義於其中

志論語隱居以求其道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

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字非是嗟

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

樵或水而漁於非方並作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

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詩以三差我易韻以羞羞云此

字論之矣何獨於此而疑之邪差韻難可叶然殊

本無是嗟字方之反而誤作羞字耳然亦不如此

成方非是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

知字非是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

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傍徨躑

躑久不去躑躑直玉切以翼來覆待狗歸聲去嗟哉董

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

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與儔或作將

將無與儔或作誰與儔○今按上句誰將與儔或作將

而問之詞也此云無與儔各而決之詞也與儔疑

烽火患之詞也此云無與儔各而決之詞也與儔疑

全義兩都甚擾擾公詩以此作擾

登高望烽火誰謂塞塵飛王城富且樂曷不事光輝

勿言日已暮相見恐行稀願君熟念此秉燭夜中歸

我歌寧自感乃獨淚霑衣

沐州亂二首沐州自大厥後多兵劉元佐死

長源而代之子士寧代無度其將李萬榮

年時已從晉喪後八日而軍亂長代死公是

沐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如天官書天狗狀

下止地類狗漢吳楚七國反天狗健兒爭誇殺留後

後陸長源也留連屋累棟燒成灰作累累諸侯咫尺

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

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兒謂妻于昨日乘

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肯敢

嗚呼奈汝母子何

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侶寡

或作無徒持用贈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

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

俱變化歸黃泉晉雷煥得鄴城寶劍一與張華一自

平津忽為兩龍而去

擬擬貞元十五年鄭滑大水公十六年自京

似云河堤決東郡老弱隨無能為國慮者相

擬擬當世士所憂在飢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

音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洟

瀾瀾擊擊沈沈酒翁雖日陳感激寧為歡秋陰欺白日

○彈女之哀彈酒翁雖日陳感激寧為歡秋陰欺白日

古語然作欺○今按作欺固泥潦不少乾河堤決東郡

也清州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屬或作

以詰不作屬詰○今按詰以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

諫諍不作屬詰○今按詰以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

臣下更著官字語○今按爭排雲叫闐闐披腹呈琅玕

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

古詩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公於汴州年歸取其年十三年董晉

老成公於汴州年歸取其年十三年董晉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知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或

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

年不見今使我心苦采葢于山詩草蘇南

于淵按詩其釣維泉河維唐伊也我徂京

師不遠其還其或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人水後當是去徐即洛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人水後當是去徐即洛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人水後當是去徐即洛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人水後當是去徐即洛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人水後當是去徐即洛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人水後當是去徐即洛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人水後當是去徐即洛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人水後當是去徐即洛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人水後當是去徐即洛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人水後當是去徐即洛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人水後當是去徐即洛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人水後當是去徐即洛

突言為人所觀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此詩貞元十二年仲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天星宜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



嗷嗷鳴鴈鳴且飛上鴈字或作鳴鴈詩曰窮秋南去春

北歸管子桓公曰鴻鴈春去寒就暖識所依非或作處

天長地闊樓息稀風霜酸苦稻梁微鴻鴈前輩多用

毛羽或徘徊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

闊朝雲多應言辨雲矣兼作朝雲語亦差草長沙

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惠性匪他作息一

凌風一舉君謂何

龍移此詩謂南山也初在平地一日風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激或作擊雷奔

賦或作雌雄清泉百丈化為土魚鼈枯死吁可悲

原頭火燒靜兀兀唐太宗出獵詩平原無遺燎火紅音顧

聲野雉畏鷹出復沒復而射者鷹弓不肯輕發正是復

差處改作伏欲神之巧素然矣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

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

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列子善射者能將

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爾雅雉五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云云條山中在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云云條山中在

高作

贈鄭兵曹鄭或以為鄭通誠張建封節度武

樽酒相逢十載前君為壯夫我少年樽酒相逢十載

樽酒相逢十載前君為壯夫我少年樽酒相逢十載

樽酒相逢十載前君為壯夫我少年樽酒相逢十載

後我為壯夫君白首軍貞元十五年十月廿二日故為我

材與世不相當或鱗委翅無復望當今賢俊皆周行

君何為乎亦遑遑或亦獨或孟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

無過酒

桃源圖陶淵明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

神仙有無何渺茫或作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

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

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瀾入筆驅文辭文工

畫妙各臻極異境悅惚移於斯悅許骨切架巖鑿谷

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贏顛劉蹶了不聞贏顛劉

地拆天分非所恤地拆天分謂種桃處處惟開

花川原近遠烝紅霞作遠或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

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

蛇中斷喪前王漢書高祖斬蛇分爲兩道開蓋白

帝以赤帝子斬蛇道而高祖斬蛇分爲兩道開蓋白

五馬赤帝子斬蛇道而高祖斬蛇分爲兩道開蓋白

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

相饋禮數不同樽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冤清

無夢寐夜半金鷄啁晰鳴楚詞啁晰而悲鳴

輪飛出客心驚人閒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為情

輪飛出客心驚人閒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為情

輪飛出客心驚人閒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為情

輪飛出客心驚人閒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為情

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東方半明

此詩與煌煌不能親政而應宗蓋

東宮之時叔時用事相親論去此詩在天

下重望王叔時以星相親論去此詩在天

相喻東方半明以星相親論去此詩在天

更相顧忌此詩所以有星相親論去此詩在天

文疑光共此詩所以有星相親論去此詩在天

詩五所以喻殘月輝輝太白談難立誠此

更五點

贈唐衢

唐衢者讀書必哭涕謂哭時事

傷戴者讀書必哭涕謂哭時事

同其悲者也此詩貞元未作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

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函朝出開

明光受天下表疏明光殿名亮封唐舞封於虞

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故堯舜號唐舞封於虞

貞女峽在連州桂陽縣連州陽山九年冬公自

入州記秦時有女子化

江盤峽束春湍豪雷風戰鬪魚龍逃懸流轟轟射水

府一瀉百里翻雲濤漂船擺石萬瓦裂咫尺性命輕

鴻毛或作如

昌黎先生集 二

贈侯喜

喜有盛德之河南則洛水先乾度日温者

與公貞元十七年同洛水先乾度日温者

吾黨侯生字叔迫之古起也呼我持竿釣温水平明

鞭馬出都門盡日行荆棘裏温水微茫絕又流深

如車轍闊容轉蝦蟇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

我為侯生不能已盤針擊粒投泥滓到或手倦目勞方

一起暫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渡似皆疑物志水蟲博

與三蛭蟻成三物前漢一豈從蝦舉竿引線忽有得一

寸纜分鱗與鬢或作鱗今按春馬載也莊外物篇亦作

用馨則皆音通是日侯生與韓子良久歎息相看悲我

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為吾規半世遑遑就舉選

一名始得紅顏衰紅顏仙傳藍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

是非人閒事勢豈不見徒自辛苦終何為便當提攜

妻與子南入箕頰無還時箕山名頰水名頰地頰頰

由隱于箕山許叔迫君今氣方銳我言至切君勿嗤

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如詩有濕也蘇東

笑轉傳耳之魚無所杖而笑欲問去何笑曰走笑也然亦

求得大魚也蓋公語而此詩則年三歲十僮四去徐居洛方

切餘如人怨切切肯為異○粗荆是預

古意

始在慮不且耶蓋假事諷時我意於此爾

四九



文公憤越榮食位者若不知險之所能  
止至顛危夫悲夫晦哉

太華峯頭玉井蓮  
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  
○賦書勝載加音痾有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

難食緣月  
○賦書勝載加音痾有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

不蓋因復去無字遂成此謬分以諸本為讀者安得  
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是月二十四日故自南來俱往江陵至  
三李使君云轅之行謀於低回以宿留此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  
絕平沙非一作一盃相屬君當歌漢灌夫傳夫迎田蚡

能聽終淚如雨蛟龍出沒猩廳號十生九死到官所  
今之舞屬顏面古曰屬付也猶君歌聲酸辭且苦不

大辟皆除死還滌瑕垢朝清班  
正元順宗即位赦書一日行萬里是年大赦天下罪從

迴流者還滌瑕垢朝清班  
正元順宗即位赦書一日行萬里是年大赦天下罪從

得家所抑故而只量移江惟己為州家申名使家抑  
使家所抑故而只量移江惟己為州家申名使家抑

不堪說作官卑未免捶楚塵埃閉  
詩楚辭唐制參軍簿尉有過一語受答杖之難答身

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  
諸本而我詞氣抑揚頓挫正著豈篇轉換用力處使

月朔作人生由命非由他  
著抗本之異蓋掉無之復精神未詳耶一年明月今宵多月

五嶽祭秩皆三公  
此詩雲卿  
北運衡山公前八兩譚當方殘初自陽山

四方環鎮嵩當中  
四方之曰嵩居火維地荒足

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  
誰能窮老杜望巖詩云會當小當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

晦味無清風  
無清方風則雨意未已也晴字非是潛心

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  
方讀則此句為吃按若夫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

畫填青紅升階僂薦脯酒  
拜松栢一逕趨靈宮  
此退之登衡山詩云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

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  
作佳難切野香野切野  
○按字按實楚歲音義及  
○今按實楚歲音義及  
荒幸不死衣食纒足甘  
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為  
映雲墮臙按廣興賦月  
日日出貌然前入林算  
曙景景寒日生於東

峒嶼山尖神禹碑  
也到韓公派自悲謂此  
峒嶼山尖神禹碑

奇科斗拳身薙倒披  
本云嶺尾細類亦蟲之  
其頭嶺尾細類亦蟲之  
日獲金匱玉通字書徐  
峒嶼山尖神禹碑

漣而千搜萬索何處有  
永貞行病元不能出視  
宗冊為皇太子入元立

夢得作也此詩或云  
荆蠻作也此詩或云  
荒方量移江劉禹錫  
公郡意指劉禹錫

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  
北軍百萬虎與豹私黨  
情不測使司其為益  
為狐鳴鼻噪爭暑置  
睽跳頭相嫵媚笑或  
眉音夜作詔書超資越  
賄賂元臣故老不敢語  
切魯元臣故老不敢語

可數日車馬七曰衣景  
六日車馬七曰衣景  
未許庸夫干嗣皇卓犖  
祖膺圖受禪登明堂共  
用杜黃裳鄭餘慶為宰  
封郎官清要為世稱荒  
未改武陵司馬作也湖  
人憎武陵司馬作也湖

人憎武陵司馬作也湖  
未改武陵司馬作也湖  
封郎官清要為世稱荒  
用杜黃裳鄭餘慶為宰

雄魁九首史記草無毒亦作毒  
行毒也○毒音釋字亦作毒  
右使令詐難憑慎勿浪信常就就吾嘗同僚情可勝

公嘗與夢得同為御史嘗作常非是○禁寬夫詩  
話云子厚禹錫中寄三學士同官盡才俊偏善  
無與或慮語言泄傳之落仇讎云及其為永貞行  
情與勝則云數見其坦夷尚義待朋友始同也具書目  
見非妄徵嗟爾既往宜為懲

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  
自陽山徙據江陵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  
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犬雞斷四聽斷方從抗蜀  
便按此句既有總字則下此句不應糧絕誰與謀相去  
不容步險如礙山丘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男女  
喧左右飢啼但啾啾非懷北歸與何用勝羈愁雲外  
有白日寒光自悠悠能令暫開霽過是吾無求

李花贈張十一署  
元或作李有花○元和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風揉雨練雪羞  
比揉而作柔非是波濤翻空杳無涘翻翻非是君知  
此處花何似白花倒燭天夜明羣雞驚鳴官吏起金  
烏海底初飛來隋孟康詠日詩朱輝散射青霞開

照耀萬樹繁如堆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豈省曾辭  
盃會辭酒非是自從流落憂感集欲去未到先思迴  
祇今四十已如此三公時九年後日更老誰論哉力攜一  
罇獨就醉獨或作非是不忍虛擲委黃埃委或

杏花  
與前篇

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曲江滿園不可

到境唐劇諱錄世江池本秦體州開江曲中斷擊蓬為妙  
是誰也者看此寧避兩與風二年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  
至是始為陽山江陵二年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

恒泄陽氣發亂無全功全無非是作浮花浪藥鎮長  
有纒開還落瘴霧中山榴躑躅少意思樹生高三四  
尺花似山石榴或云一名山照耀黃紫徒為叢鷓鴣  
鉤鞞猿叫歇詩表記豈如此樹一來翫若在京國情  
深谷攢青楓作香或惆悵後放此萬片飄泊隨西東  
何窮今日胡為忽惆悵後放此萬片飄泊隨西東

明年更發應更好更發一作花發道人莫忘鄰家翁  
感春四首元和元年春

我所思今在何所情多地遐今徧處處東西南北皆  
欲往千江隔今萬山阻張衡往從之梁甫觀我所思  
深云在桂林欲往盡取此湘水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  
屋百鳥語三盃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奈諸本

皇天平分成四時宋玉九辯曰春氣漫誕最可悲  
氣或雜花糖林草蓋地白日座上傾天維西京賦  
絡蜂喧鳥啞留不得紅萼萬片從風吹豈如秋霜雖  
慘烈慘或作摧落老物誰惜之晉宣帝

棄不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屈屈原離  
騷二十五前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蓋離騷經  
父各一篇也二不肯鋪啜糟與醢醢或作

屈原之德於調諫之闕其感春詩云蓋與幸逢堯舜  
切支惜哉此子巧言語不到聖處寧非癡先儒云公  
於莊周司馬遷之闕其感春詩云蓋與幸逢堯舜

明四目條理品彙皆得宜平明出門暮歸舍酪酏馬  
上知爲誰作醜注見二卷歸彭城詩關杭蜀本爲誰  
此論最公知我爲誰即此義也云按公後詩有遇酒卽  
朝騎一馬出暝就一牀臥詩書漸欲拋節行久已惰  
非是作破冠敬感髮秃語誤悲齒墮孤負平生心孤  
已矣知何奈本知作如亦無可疑者荆公本奈何李  
知無可奈何本知作如亦無可疑者荆公本奈何李  
前篇之末有奈字而誤也問本亦少今按抗皆非是今  
本從長網橫江遮紫鱗獨宿荒陂射鳧雁賣納租賦  
官不嗔歸來歡笑對妻子衣食自給寧羞貧今者無  
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神閣本如此爲當方乃不  
曉畫蛇著足無處用攻齊記楚惠王使足爲是又兵  
其舍人地一爲蛇者舍人相謂之數人曰飲此先成舉  
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者及爲足非蛇也○著陟略  
而飲之或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非蛇也○著陟略  
切兩鬢雪白趨埃塵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誰  
相親數盃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百年未滿  
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補酒或富平○東坡云國史  
南之燒春杜子美詩有拋青春亦必酒名按此詩在  
江陵酒名也

寒食日出遊  
張十一院長見示病中憶花九  
元參軍元和江功曹署公法曹參軍張功曹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  
歸不忍千株雪相映邇來又見桃與梨交開紅白如  
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空展霜縑吟九詠紛紛落盡  
泥與塵不共新糴比端正桐華最晚今已繁令禮記春

見始知命憶昔與君同貶官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  
生還得一處引袖拭淚悲且慶各言生死兩追隨  
死作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張在江陵  
署判官路指鬼門幽且復是知音人曷不薦賢  
日鬼門俗號鬼門關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  
陛下聖天子嘗獨在聖下者羣臣不敢指斥囊空  
甑倒誰救之宗傳孟敏客太原留飯墜地不顧而去  
我今一食日還併有并日而食自然憂氣損天和安  
得康強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哀繫驥四足氣空橫  
繫戶孟切今朝寒食行野外綠楊而岸蒲生進作華  
宋玉庭邊不見人到荆州宋玉宅每欲輕浪參差  
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飲酒寧  
嫌餞底深桑又在江樓席上雖也題詩尚倚筆鋒勁  
窮舌端五車推筆兩說明宵故欲相就醉作故有月莫  
愁當火令非也此謂寒食未夏初故字見周禮云  
武帝亦有寒食禁火令其令但東坡嘗爲李公擇書此詩  
此言火之令耳按讀亦要當寒

憶昨來鍾之呂初吹灰  
月令仲春之月律中夾鍾二  
淮氣之端則衣而候之通其上公禮罷元侯迴  
也○官封爲說作是但云此爲荆師裴均罷元侯迴  
祀中言在野則元侯爲祀杜注其于正云然土傳而享  
句內又自公野則元侯爲祀杜注其于正云然土傳而享  
客延鄒枚梁鄒陽王枚乘漢腰金首翠光照耀絲竹迴發  
清以哀青天白日花草麗王鉞屢舉傾金疊酌詩彼金

昌黎先生集 二

元參軍元和江功曹署公法曹參軍張功曹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

歸不忍千株雪相映邇來又見桃與梨交開紅白如

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空展霜縑吟九詠紛紛落盡

泥與塵不共新糴比端正桐華最晚今已繁令禮記春

見始知命憶昔與君同貶官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

生還得一處引袖拭淚悲且慶各言生死兩追隨

死作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張在江陵

見始知命憶昔與君同貶官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  
生還得一處引袖拭淚悲且慶各言生死兩追隨  
死作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張在江陵  
署判官路指鬼門幽且復是知音人曷不薦賢  
日鬼門俗號鬼門關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  
陛下聖天子嘗獨在聖下者羣臣不敢指斥囊空  
甑倒誰救之宗傳孟敏客太原留飯墜地不顧而去  
我今一食日還併有并日而食自然憂氣損天和安  
得康強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哀繫驥四足氣空橫  
繫戶孟切今朝寒食行野外綠楊而岸蒲生進作華  
宋玉庭邊不見人到荆州宋玉宅每欲輕浪參差  
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飲酒寧  
嫌餞底深桑又在江樓席上雖也題詩尚倚筆鋒勁  
窮舌端五車推筆兩說明宵故欲相就醉作故有月莫  
愁當火令非也此謂寒食未夏初故字見周禮云  
武帝亦有寒食禁火令其令但東坡嘗爲李公擇書此詩  
此言火之令耳按讀亦要當寒

張君名聲座所屬朱六起舞先醉長松摧宿醒未

解舊店作劉伶五斗解醒左傳有宿醒字則此

屈指數日憐嬰孩危辭苦語感我耳淚落不掬何淮

湘水相瀾大帆夜劃窮高桅劉玉篇云帆船五回切竿

陽山鳥路出臨武臨公責連之江陽山令張為南柳之驛馬

拒地驅頻墮三館本按方義暗解不博雅則此但言當義

而官時馳驟遺耳墮或山路險惡故羸馬拒曉此不進被驅

必不然也○高之病回又似未踐蛇茹蠱不擇死忽有飛詔

從天來伍文未揃崖州熾

者三茲悉破碎叔三森謂既王羽窟無底幽黃能

有捕說文攝滅也伍音不記西南夷贊雖得赦宥恒愁猜近

鹿者有兩左傳來無餘于三足豔也叔登切者熊屬于似

又為驚類東海人當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驚為疑疑屬

音亦可通用也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

今君縱暑天涯吏志繼或管從署○今按張署墓投檄北

去何難哉無妄之憂勿藥喜一善自足穰千災頭輕

目朗肌骨健古劍新斲磨塵埃映銷禍散百福併從

此直至耆與給詩闕宮傳爾耆而艾者老也給魚名

須穿裁或作君當先行我待滿

窮年推山瀾伊人名語長沮桀溺謂而耕與張繻耕於

之意山下推魚取禮記月令或作推九推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

古詩

劉生詩

或無詩字  
于陽山  
貞元二十一年  
劉師命

生名師命其姓劉

自少軒輕非常儔

傳居軒輕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棄家如遺來遠遊東

走梁宋暨楊州

切瀾侯洪濤春天禹穴幽

逾橫嶺入炎州

字之誤是長怪魅炫曜堆蛟虬

猩猩游

燦體黃膏流問胡不歸良有由美酒傾水衡肥牛

又側吏切同妖歌慢舞爛不收倒心迴腸為青眸

盡綢繆

匹儀切昔鬚未生今白頭五管歷徧無賢侯

家羞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我為羅列

陳前修

環數纒周文學穰穰困倉稠

馬力優咄哉識路行勿休往取將相酬恩讎

鄭羣贈

必孔戮私山量移江陵史佐裴均江陵公自

照戴爾照而沈存中筆談亦云世畫韓家

此公因此腰腹空大為退之退之汗多之語二

說信

斬州笛竹天下知

奇攜來當畫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瑠璃

困暑濕如坐深甌遭蒸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

汗真相宜

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猶呼奴

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蝨避

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恒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

無時衰

豐陵行

羽衛煌煌一百里

七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清風飄輕雨灑

文選道見偃蹇旂旆卷以舒逾梁下坂笳鼓咽

悲切之聲也又見嶧嶼遠走女宮閭

鳥噪

禮備無贏餘設官置衛鎖嬪妓列唐制諸設嬪侍

神道尚清淨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





長蠹蠹勸君韜養待徵招不用雕琢愁肝腎牆根菊  
花好沽酒錢帛縱空衣可準暉暉簷日暖且鮮滅滅  
井梧踈更頌若漢漁陽云樹零素穎岳秋思賦盧子  
灑落高士例須憐麴孽丈夫終莫生哇吟能來取醉  
任喧呼死後賢愚俱泯泯

送區弘南歸

張籍州孟郊亦皆之句詩元公此詩有從我  
荆湘來亦皆之句詩元公此詩有從我

穆昔南征軍不歸蟲豸猿鶴伏以飛  
衆化朝盡作周昭王南征未詳本為  
庭莽翠微滂或作今夕擊中洲之宿楚  
海經冬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楚詞波  
故名九疑荒是湘記零陵營道縣九疑  
洪濤仕樞天皆奇語以此耶鏡或九疑  
人士稀事非是我遷于南日周圍讀阮

來故云來見者衆莫依係爰有區子  
觀以彛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葑菲  
以斧引以縲徽唐引杭本作斤張文慶  
詩其句脈多上四字以斧引以斤張文  
脈以上三今按此言無索所以拘罪四  
周易也徽纏乃為黑索所以拘罪四  
音墨徽音纏雖有不逮驅駢駢駢或採  
漁于磯服役不辱言不譏從我荆州來  
公自江陵召為國子博離其母妻絕因  
士弘與公俱至京師離其母妻絕因  
能自肥不道非是作子雖勤苦終何希  
魏騰蹋衆駿事鞍鞮佩服上色紫與緋  
嗟啼敬同或作敬母附書至妻寄衣開  
書拆衣淚痕

晞開書拆衣或作開城發雖不勅還情庶幾朝暮盤  
羞惻庭闈幽房無人感伊威潘安仁陸德明云或傷  
委黍後人善觀鄭氏箋云家無人在室惻然令云或  
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時若發機句矣或見吳非  
說蜃沈海底氣昇霏旁史記天官書凡海彩雉野伏  
扇輦以爾雅尾為之影皆備曰蜃氣象樓臺非是  
二句用為朝野之儀輦上揮下處子窈窕王所妃  
德威因職其能者誅薦受穢賢蒙顯戮此用其意  
韋楚注脂如柔象也潔樹業成志樹來頌頌其頌  
頌言儀然長願音好我當為子言天扉

三星行

三星行三星謂箕斗牛也公自憫其生多嘗  
也

我生之辰方今閣本之下有三字云謂斗牛與箕  
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箕二宿也宿牛不  
見服箱詩而無其牛不可以服箱言也獨有神靈無  
漿時停簸揚揚星有不好風星有不好雨孔安國云  
無時簸揚所謂有神斗也○詩維南有箕不可簸揚  
無惡聲已謹諸本謹已謹此詩今從唐本云謹如聞  
乘音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三星什伍東西陳  
星牽牛六星也四星大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剝啄行元公被讒出江陵陽山至是召還士

有謗之者故三星行云我名聲相乘除得  
少失有餘刺聚行云我名聲相乘除得  
歐陽文忠擬刺聚行云我名聲相乘除得  
復家文忠擬刺聚行云我名聲相乘除得  
百金諾云云公遠識避人欲千里駕信士  
其源故深其壘堅其壘然喜客之至干者  
而歐陽則歸老故鄉欣然喜客之至干者  
同如此辭不

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噴從者語我  
子胡為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欲不出納以埋其源空堂幽幽有  
唐杭蜀本刪云闕誤入欲不出納以埋其源空堂幽幽有  
本行蓋下語誤入欲不出納以埋其源空堂幽幽有  
結有莞○結音莞莞音九又九還切上單門以兩版叢  
書於閉宵宵深塹音其塹甚完塹或作彼寧可燻  
此不可干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  
益或作益實口我為子謀有萬其全凡今之人急名與  
官子不引去與為波瀾他文見者非一詩文與多作以  
我以注以猶與也○今按陸宣公奏議亦然如雖不  
云未審云云以否之類是也然當作與為正然如雖不  
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今去不勇其如  
後艱我謝再拜汝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諸本  
可待焉今有年從闕杭蜀本云公祭十二  
兄文其不有年從闕杭蜀本云公祭十二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孟東野失子 并序 ○東野為鄭三餘慶此詩實  
是時作也據郊集有哀幼子及杏穠詩  
其詞甚悲石君美有以觀覺少可失亂思  
而書此詩遺之物其理其實如此大蓋因思

青青水中蒲三首 按樂府亦一首今從闕本  
寄也當是婦人思夫之意文選古樂府  
飲馬長城窟行有青青河畔草長歌行  
大意與此相類其

耳退之教世弊故併因果不言然此言  
段文意乃是涅槃經中佛語退之嘗言  
者不能無所不讀矣乎魯宜所能云如此

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其  
友人昌黎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  
失子將何尤吾將上尤天女實主下人與奪一何偏  
彼或作一何偏也彼於女何有乃令蕃且延蕃繫此  
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閒上呼無時聞滴地淚到泉地  
祇為之悲瑟縮久不安乃呼大靈龜騎雲款天門問  
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吾  
懸日與月吾繫星與辰日月相啜齧星辰踣而顛吾  
不女之罪知非女由因本皆以讎不叶而誤刊也○今  
今按作緣亦通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與無  
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腹或作一一欲誰憐細腰  
不自乳抱物志細腰無雌雄之類取桑蟲或阜蠶子  
也舉族長孤鰥或作鴟梟母腦母死子始翻或作  
雅釋鳥食母○鴟處脂切不孝鳥也張與 蝮蛇生子時  
日鴟鴞食母○鴟處脂切不孝鳥也張與 蝮蛇生子時  
玉篇鴟○鴟手則斷楚詞鴟坼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  
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鴟梟蝮蛇然有子且勿喜  
無子固勿歎難音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遷下愚聞語  
感雖教無由悛大靈頓頭受即日以命還地祇謂大

靈女往告其人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崔豹古今  
名玄衣者謂之靈夢來宋元王夢見一江使神龜而使  
漁者得之龜夢來宋元王夢見一江使神龜而使  
車衣史記之龜策傳闖然入其戶頭兒三稱天之言  
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諸本陸渾山  
州新今從闕杭蜀本○皇南湜字持陸渾  
火新今從闕杭蜀本○皇南湜字持陸渾

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

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





利復怨至申而利申火死於西而怨水助汝五龍從九鯤  
溺厥邑囚之崑崙作之或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真  
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海梅一門作  
則音門詩賦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剋刑火勢之盛也

縣齋讀書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本多竹竹蕭條捐末事  
邈迤得初心哀狄醒俗耳復音如清泉潔塵襟詩  
成有共賦與非方是酒熟無孤斟青竹時默釣白雲日

幽尋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懼侵甘自守滯留愧

難任投章類編帶鄭見二十九年前左氏吳季札聘於

答逾兼金客或作盆非是齊王饋兼金百鎰而不受

報章也是也此詩當是贈與交朋望其

意皆在陽山作菊

新添南塔竹日日成清閱節已儲霜作除或黃苞猶

揜翠出欄抽五六當戶羅三四高標陵秋嚴貞色奪

春媚稀生巧補林併出疑爭地疑全或縱橫乍依行

胡郎爛漫忽無次風枝未飄吹露粉先涵淚作露或何

人可攜翫清晨空瞪視澄應切又宅耕切

少年飲酒時踊躍見菊花今來不復飲每見恒咨嗟

佇立摘滿手行行把歸家此時無與語棄置奈悲何

落齒公嘗與老成書云吾年未四十齒牙動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

餘存皆動搖存或在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

可取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一將落時懷懷恒

在己义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捨我落意與崩

山比或欲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次

第知落矣儻常歲落一或作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

空與漸亦同指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

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

云木厲各有喜莊年今日山中之木厲以不材得終其語訛

默固好嚼廢輒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莊門子

丑而誇子誇也

哭楊兵部

參字公陸欽州參○部或作曹○疑

守兵曹禮部中而云部兵員外郎出欽州

云為兵曹禮部中而云部兵員外郎出欽州

述貞云公貞乃元正儀曹柳李厚習之陸欽州

年嘗以書薦侯一喜等為參出欽州

送公嘗以書薦侯一喜等為參出欽州

公嘗以書薦侯一喜等為參出欽州

今嘗以書薦侯一喜等為參出欽州

人皆期七十皆或疑半豈蹉跎公生大厥年癸未至是

非七十有六年矣豈併出知己淚自然白髮多長

興為誰慟為誰還坐久滂沱論文與晤語

宿墳與已矣可如何復

苦寒而此詩蓋有所謂隆冬之寒

公此詩蓋有所謂隆冬之寒

而此詩蓋有所謂隆冬之寒

此詩蓋有所謂隆冬之寒

詩蓋有所謂隆冬之寒



作者

楚詞皇天平

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

四時各平分楚詞皇天平 顯頊固不廉太昊弛維綱 維綱維非是綱 畏避但守謙遂

令黃泉下萌牙天勾尖草木不復抽 百味失苦甜凶

颺攪宇宙攪或鏗 鏗刃甚割切悲廉 日月雖云尊不能

活鳥蟾五經通義 月中有兔與三義和 送日出山海經云

帝外甘泉之間有義和國有女子 日甘泉云為恒怯頻窺

規類或作類 惟炎帝持祝融炎帝其神祝融 昭二

十九年左氏云 祝融項阿嘘不相炎而我當此時 恩光

何由沾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 鑱帶子擁鍊氣寒 寒鼻

莫麟前漢不麟 君之血凍指不沾濁醜沸入喉

都賦如河 口角如銜箭箭馬口中鐵前漢將持七箸食

觸指如排籤侵鑪不覺暖 熾炭屢已添或以探湯無

所益語見不善 如燠何况續與縑虎豹僵穴中 蛟螭

死幽潛熒惑喪躔次六龍冰脫髯 晉傳玄詩願得並

頻頻芒碭大包內 陽非是作生類恐盡殲 啾啾

間雀不知已微纖舉頭仰天 鳴所願晷刻淹不如彈

射死却得親魚燐鸞皇苟不存 爾固不在占其餘蠹

動儻俱死誰恩嫌 伊我稱最靈不能 女履苦

諸本皆作安宿今唐本及蔡謝校本云 韓上文古本

汝皆作苦蓋也 言我女今說自閣本也 女指上文禽

而雀不能汝覆蓋也 義為最靈悲哀激憤 數五藏難安恬

難非是作中宵倚牆立淫 淚何漸漸漸漸 漸

天王哀無辜王或作子 惠我下顧瞻寒旒去耳 續

明日旋垂目鑿塞耳 塞旒去續 謂調和進梅鹽命書高 緯

七傳說之徒於左 右也賢能日登御黜彼傲與檢

入前簷雪霜頰銷釋土脉膏且黏豈徒蘭蕙榮施及  
艾與葉日萼行鏤鏤風條坐襜襜相如日舉帷 施之  
惟以擔楚辭張切 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厭

和虞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和元

赤藤為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 前漢西南夷傳也

識君巨聚觀逐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

重包裏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來捧贈同舍子

浮光照手欲把疑疑諸本同方獨手寫列子有手照手 疑

必斲斲 復疑之何也九公云照把則未已把之時 然矣又欲手

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蛟螭 故漁隱曰鐵柱赤藤杖倚

禁闌密或作 垣南一作雷雷 雲直雲 蒼龍掛南宮清深

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公東時分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  
十韻伊陽下或無三十韻字而有 詩意之初與崔  
陵相識於赤巖尉時日也又云府公舊同江





憲宗即位五年平夏平蜀江東赫然中如今到死

得閑處還有詩賦歌康哉庶事康哉

洛陽東風幾時來川波岸柳春全迴宮門一鎖不復

啓唐都長安以洛陽為東都故雖有九陌無塵埃策

馬上橋朝日出樓闕赤白正崔嵬孤吟屢閱莫與和

寸恨至短誰能裁

春田可耕時已催王師北討何當迴德節慶使王承

宗放車載草農事濟軍非或作戰馬苦飢誰念哉蔡州

納節舊將死是年彰義軍節起居諫議聯翻來以裴度

南府功曹召為起居舍人孟簡孔朝廷未省有遺策

肯不垂意辨與疊

前隨杜尹拜表迴杜尹謂笑言溢口何歡哈楚詞衆

哈笑也○孔丞別我適臨汝孔丞謂風骨峭峻遺塵

埃作峭峻或音容不接抵隔夜凶詎詎可相尋來四年

分司東都五年正月無疾暴卒孔戡以衛尉寺丞

此○計相尋謂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

辛夷花房忽全開將衰正盛須頻來頻頻非是清晨

輝輝燭霞日薄暮耿耿和煙埃朝明夕暗已足數况

乃滿地成摧頽迎繁送謝別有意誰肯留念少環迴

此篇言辛夷花之盛如此元微之有問韓員外辛夷

風亦莫惜此君不折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或無十塗

相公罷論道相公鄭餘慶也元和元年罷相至活

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輪府西三百里候館同魚鱗

所以候賓客之館也相公謂御史勞子去自巡是

時山水秋光景何鮮新哀鴻鳴清耳宿霧塞高旻

或曰旻天塞遺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神譬如黃金盤

照耀荆璞真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仁論語事其大

謂其仁者謂賢友其仁者謂賢友其仁者謂賢友其仁

勞苦方勞苦勞苦勞苦勞苦勞苦勞苦勞苦勞苦勞苦

也人語無用祇因循辭免期匪遠行及山春

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據詩云元和五年

吾皇紹祖烈吾皇意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國歲貢

鄉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元和四年以房

曹上言公其言作是月當登名日非是乃選二十縣

試官得鴻生頌羣儒負己材相賀簡擇精怒起簸

羽翻引吭吐鏗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

呼宏切轟此都自周公邑嘗居之文章繼名聲章物

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

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為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

還家勅妻兒具此煎魚烹柿紅蒲萄紫着果相扶策

或作芳茶出蜀門諸本茶多作茶方從潮館本云爾

茶子低取者為茶音晚取者為茶音晚取者為茶音

亦今按茶與茶音今俗人語亦由相近故與古通用也

庶以露厥誠昨聞詔書下或作權公作邦楨行春燕

攬短日冷雨澁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國遲子榮直利



切漢書側席  
遲士注待也

送李翔

翔字習之元西人貞元四月乙亥年娶公  
使表翔於其府出為州刺史蜀南節度  
都公與石洪以假妻于送之西同登去山  
故題姓名詩別

廣州萬里途山重江逶迤下危切行行何時到誰

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恒時雖云有追送或

與施譬如浮江木縱橫豈自知寧懷別時苦勿作別

後思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或姓得起字○石洪也  
書陽節度使辟置幕府公  
嘗有詩送亦其時作

長把種樹書記秦始皇紀人云避世士論語且而之

特雷開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邢州鉅常山險猶

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送湖南李正字歸或作李送李正字歸湖南

送湖南李正字歸

告來省公嘗有送焉元和五年分司  
鈞時為親王府長史自湖南從事  
東都

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鴈少江共葉葭遠

歷歷余所經陵公貞元十九年出為湖南之地蓋嘗經行

悠悠子當返孤游懷耿介旅宿夢婉婉音免婉婉下

風土稍殊音魚蝦日異飯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偃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

昌黎先生集

四





昌黎先生集卷第五

古詩

辛卯年雪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

此年春二月月寒食天陰夜飛雪崩騰相排搜達

末切又子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播旂白帝

威羽衛鬚髮振裳衣研或作上地選錄下音涉乎白霓

先啓塗為詞曰白霓嬰弗胡從以萬玉妃去聲翕翕

陵厚載諱諱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

豐年祥詩傳豐年之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

寸誠微

醉留東野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

生竝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東野前一年

如義龍鍾不羈舉之類韓子稍茲黜自慙青蒿倚長松

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驅蛋孔叢子曰蛋方有駭

走蟹得甘草必蛋以爲其假蛋馳驅亦非來必蛋也

也況士君子之欲各利者乎

不迴頭有如寸筵撞鉅鐘

野變爲龍四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

李花二首

張者十謀合之爭本公華一此下分二詩也自當春天

妙領張微矣投蘆內全而梅下詩舉此以云綺李花之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

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此豈使李不言下自

杜哀不肯道詩名獨繞百日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

正見芳意初萌牙或作芽讓傳如朱草萌奈何趁酒

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葩作枝或然爲放下雨淚

夫法胡然然無由反旆羲和車東風來吹不解顏

蒼茫夜氣生相遮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

花玄賦斥西施而不御韓語原此或斥逐強衛思

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拏女皆切或作

王如九思唐韋華洛陽園苑尤紛拏女皆切或作

作如蓋通用古書誰將平地萬堆雪將方剪刻作此連

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

投盧全月囉囉李想此云偶逢期乘雲共至玉皇家長

姬香御四羅列綺裙練脫無等差靜濯明粧有所奉

顧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

邪

招揚之采一首

柏生兩石閒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

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廐中

工畫者遂兩石為天命李常又云韓子術內輸而後之

不遠復之語非謂然後學矣

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至於思自

或作不難已馬悲罷還樂音疲振迅於鞍轡振迅或字見

七月詩傳之采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使讀書日  
 有求歸聲我令之采歸失得柏與馬或作實待或作  
 實失而舉正不收蓋其意曰失得之計觀於柏馬可  
 有見云之采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采歸入門思  
 而悲之采別我去能不思我為灑掃縣中居引水經  
 竹閒歸譁所不及何異山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  
 與魚舍食有魚矣左傳馮驩之幸先王遺文章綴緝  
 實在余禮稱獨學陋則孤獨而寡聞易貴不遠復  
 無不遠復作詩招之采晨夕抱飢渴

寄盧全

全元和六年春公為河南令作全閉門  
 不出時洛陽有留守鄭餘慶有尹李  
 素全皆往河陽幕少室謂李渤三人者皆  
 為全所不為也

玉川先生洛城裏全居洛陽自號玉川子破屋數間  
 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  
 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謂少髮  
 髮與狗奴戰也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令鄰僧乞米  
 送令非是僕忝縣尹能不恥作令一俸錢供給公私餘  
 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纒及輒掩  
 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  
 繼往謂洛水之南也在洛陽城中城北節度使南  
 石洪溫造鞍馬僕從塞閭里從或大少室山人索價高  
 為少事以諫官徵不起李渤字潛之刺志於學與仲  
 去聲兩元不以公為河南令不遺四書警說謝公言持  
 山元促又不赴公為河南令不遺四書警說謝公言持  
 始出家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  
 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三傳東高閣作三方  
 傳或作五左皆非也晉杜又殿洪並才名冠世庚翼弗

之重語人曰此獨抱遺經究終始把非是往年弄筆  
 輩宜東高閣而小異自同異自全不異自往塗猶  
 嘲同異全與馬異結交詩云全不異自往塗猶  
 不怪辭驚眾謗不已怪一作謗近來自說尋坦塗猶  
 上虛空跨綠駟盧空或作青雲綠駟今本二字皆耳  
 以弄色注穆傳猶詩時鮮重韻黃耳馬是去歲生兒名  
 添丁全有添意令與國充耘耔或耘或耔國家  
 丁口連四海十一為丁子二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  
 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就陳力  
 見論立言垂範亦足特苗裔當蒙十世宥左襄二十  
 十世豈謂貽厥無基址詩貽厥孫謀祖或作故知忠  
 宵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論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昨晚長鬚  
 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荀子無廉恥而嗜乎每騎  
 屋山下窺闕苦澁切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  
 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  
 良有以魏志文帝與吳質書云嗟我身為赤縣令操  
 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伍伯漢郡國有賊曹主  
 注北尹有賊曹據伍伯或作五百今按伍伯見古注  
 之問專者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  
 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  
 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  
 歎效尤戮僕愧前史行襄三年左氏晉侯其弟楊十亂  
 王晉樂盈過周西鄙掠之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  
 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樂  
 來贈我雙鯉魚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又盧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又有歌  
 又盧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又有歌

和贈盧四兄元日朝回又有早赴行  
香花此數詩夫考之元年進士門庫部史無  
傳以中書舍人六年秋事中所作其時公自知所  
終矣此詩元和人為秋事中所作其時公自知所  
方南令外入為職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終南曉望踞龍  
尾巖側白樂安南山公談錄龍尾道在含元倚天  
更覺青巉巉切自知短淺無所補漢孔光傳從事  
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即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詩社

鐵馬思或作思非是樂遊下矚無遠近漢宣帝神爵三  
緘或作思或作思非是樂遊下矚無遠近漢宣帝神爵三  
樂遊廟西北今呼為綠槐萍合不可芟白首寓居誰借  
問平地寸步屬雲巖一或作局雲夫吾兄有狂氣嗜

好與俗殊酸鹹日來省我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誦誦  
切女威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低抑避謗讒作賦相誦誦  
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鑄劍如嗟我小生值強

伴怯膽變勇神明鑒洞照天命鑒皆作元微之言馬坑  
跨谷終未悔為利而止真貪饒利而不游此山是為  
○貪饒之人矣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至

神誠樓頭完月不共宿餓詩或作完或上天東之句月  
下句圓也此亦同意見以其奈就缺行攢攢或作織織切  
詩石經抄女手攢攢文

誰氏子道士服子謝母河南人元和中屋山去妻著  
使月復出見道士服少尹李素素付其母公門  
而時誅之河南語至是素始歸之願往教誨李素不墓從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

昌黎先生集 五

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  
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非方皇所慕靈妃燒蕭史列  
傳秦穆公時有蕭史善吹簫居數十年吹鳳凰來止其妻  
焉公隨鳳凰飛去臺夫妻匹詰其上一又云時俗輕尋常  
力行險怪取貴任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  
矣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明太白詩朝死  
魂非是此類方見以罰一勸百政之經問政子曰賞  
奇為主大類可罰一勸百政之經問政子曰賞  
吾此詩持送似非或作以

灌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作六尺或欲將層  
級壓籬落未許波瀾量斗碩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  
不遠真可惜景或長令人吏遠趨走已有蛙龜助狼

藉名籍甚說文曰草不編根甚盛蓋古字如竹漢陸賈傳  
義以籍生此當以籍為正沿

送無本師歸范陽初即赴舉京師公嘉話云馬  
得推句云鳥宿未定不獨僧敲月下門初欲  
權長京尹右未定不獨僧敲月下門初欲  
馬長京尹右未定不獨僧敲月下門初欲

有閑天曰孟郊章叢北再生日買鳥在雲  
屬又撫云章叢北再生日買鳥在雲  
屬又撫云章叢北再生日買鳥在雲

求為一聯而不可得唐京尹劉滿時秋安  
初去為一聯而不可得唐京尹劉滿時秋安  
初去為一聯而不可得唐京尹劉滿時秋安

大去為一聯而不可得唐京尹劉滿時秋安  
大去為一聯而不可得唐京尹劉滿時秋安  
大去為一聯而不可得唐京尹劉滿時秋安

知時所集之久乃得也其日與京尹劉滿時秋安  
知時所集之久乃得也其日與京尹劉滿時秋安  
知時所集之久乃得也其日與京尹劉滿時秋安

又本島初為浮屠後乃令舉進士此云後相改  
又本島初為浮屠後乃令舉進士此云後相改  
又本島初為浮屠後乃令舉進士此云後相改

六九

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

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觀藝文嘗

低頭公使感切中巧夫為證其則與今領字自說文領

押本則作領之未詳麻領字或疑下詞顧虎字古

黃額戶則亦魚檢不領切義不飽面鮫鵬相摩宰

快一吸切徒敢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羸而楚有詞

徒鳥滅切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

往造平澹蜂蟬碎錦纈今蟬或作下句蟬或作蟬

說綠池披菡萏本爾定或花日蓋方開本刑公

皆非是唯披切菡萏華也○萎云吐葦切而家住幽都遠未識

連莖小連莖○華也○萎云吐葦切而家住幽都遠未識

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歎昌滿孔也聞文王

享之見昌氏○春秋又左氏始見洛陽春為元南六年春

陽島落桃枝綴紅慘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秋運是年

別方員外郎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秋運是年

願贈樂事西京一華記詳見上欲以金帛酬舉室常

刻以憎切七獐感攬空衢犬惡也措天地與頓撼勉

率吐歌詩尉女別後覽

石鼓歌初陽不見忠於世古鐘云石鼓文在岐陽

張生手持石鼓文張生即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

人請僊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

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

于岐陽騁雄俊有蒐狩也今岐山氏言成曰坡陽左氏

封岱勒成鑿石作鼓墮嗟哦從臣才藝成第一揀選

撰刻留山阿撰揀或作讀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

煩撓呵或作公從何處得紙本或土毫髮盡備無差

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程書所定皇

科謂科斗書魯共王斗壘字子宅得書論經方不

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字也科斗字者謂其形如斗

而誤改耳方今轉按公卿乃避重韻俗體後人重

豈免有缺畫或作快劍斫斷生蛟鼉此下皆狀石取

量唐何切○鸞翔鳳翥衆仙下選鳳翥忽飛下皆狀石取

交枝柯阿而固生碧樹或謂秦宋始皇二社金繩鐵索

古鼎躍水龍騰梭城史下秦宋始皇二社金繩鐵索

陶鼎龍少時千龍入水儒編詩不收入今福得二雅

龜鬚龍少時千龍入水儒編詩不收入今福得二雅

蛇鬚龍少時千龍入水儒編詩不收入今福得二雅

蛇鬚龍少時千龍入水儒編詩不收入今福得二雅



音或孔子西行不到秦摘星宿遺羲娥推選對  
季緒好切推利病○摘音奇秀嗟余好好古生苦晚對  
我今入觀詩又百年後日石○此歌其謂好古生苦晚對  
涕淚雙滂沱○滂沱○酒則此歌其謂好古生苦晚對  
元府為我量度掘白科○故從軍在右輔扶風謂屬  
此至寶存豈多種苞席裏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  
傳或作託依字當苞襄書句如薦諸太廟比郅鼎  
成春秋桓于太廟○鄭音告宋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  
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如切觀經鴻都尚  
填咽年漢帝元諸和儒元正五經文始置鴻都門學熹平四  
取正焉碑三體書之觀刻石及事寫者車乘日千兩填塞  
街陌事公與觀之經坐見舉國來奔波刻苔剔薛露節  
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切普禾大厦深簷與蓋覆歷久  
遠期無化中朝大官老於事作或詎肯感激徒煒燁  
阿不決之貌音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漢後  
津嗣人○至長安摩日銷月鏤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  
我義之俗書趨姿媚講偏旁王遺史云王右軍書多不  
越委媚數紙尙可博白鵝養晉王羲之求市之曰為寫  
者也○經畢龍驤而去贈繼周八代爭戰罷晉宋齊梁陳魏  
義自周而言之不啻八代統齊周隋多說今以無  
石發所而在下其泰漢魏晉元統齊周隋多說今以無  
人收拾理則那尚之氏宜甲二則那兇方今太平日無事  
柄任儒術崇上軻任郭象語如石鼓之歌止於此鳴  
如懸河○晉王行水曰郭象語如石鼓之歌止於此鳴  
呼吾意其蹉跎

雙鳥詩 蘇內翰作李太白畫像詩有曰或化者

昌黎先生集 五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州來飛飛來一鳥落城市一  
鳥集巖幽作巢或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  
口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兩鳥忽相  
逢從此恒低頭且非是得病不呻喚淚默至死休雷  
聲從天公百物須膏油自從兩鳥鳴或作聒亂雷聲  
收而方獨從唐本作聒雷聲伏收則不成文理矣  
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作化或草未有微情挑抉示  
九州蟲鼠誠微物不堪苦誅求不停兩鳥鳴日月難  
生愁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停兩鳥鳴百物皆  
旋轉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為公孔丘不  
為丘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鳴  
歌歌百鳥方從閣杭本七候之蟲鳥也蘇荆公皆錄  
亦見○今耳與七上二候初不與相也且即使果為  
皆十二候者耳與七上二候初不與相也且即使果為  
為十二候者耳與七上二候初不與相也且即使果為  
草書初字不必有也於七上二候初不與相也且即使  
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  
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於世仲塗有指老詩然公傳  
而感○子詩及東老李杜太自說畫世仲塗有指老詩然公傳  
初但公不為己無疑而近見葛氏市讀己未秋集蓋專為說孟也

七一

詳讀之

贈劉師服服或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  
多所存十餘皆兀翽或作兀翽○翽音鼻又作起抄爛飯穩送  
之合口軟嚼如牛同○翽音鼻又作起抄爛飯穩送  
提與牛同病○翽音鼻又作起抄爛飯穩送

釘栗與梨祇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齒  
莽齒與梨祇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齒  
也○翽音鼻又作起抄爛飯穩送

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贏餘  
十三比豈少遂自愧恨形於書此或作者或作此  
年耳順髮白齒落豈在當時猶有可考也耶大夫命

存百無害誰能檢點形骸外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  
之內不亦過於形骸巨縵東鈞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  
膾投竿子任海州巨縵東鈞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

題炭谷湫祠堂  
四皆見之○陸祈雨云在京北之南秋懷南  
又安志有靈母長源俗呼為炭谷宋敏求

萬生都陽明幽暗鬼所寰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閒  
不知誰為助若執造化關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

攢指石孟仰環環古樂府四角龍柱于巨靈高其捧  
靈西京賦注開其華上巨靈神之有山巨力者保此一掬慳

公龍移南天昏地無蛟龍移居於此也云列峯若  
靈西京賦注開其華上巨靈神之有山巨力者保此一掬慳

靈西京賦注開其華上巨靈神之有山巨力者保此一掬慳

靈西京賦注開其華上巨靈神之有山巨力者保此一掬慳

詩○採綠不盈一森沉固含蓄  
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

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

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

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

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

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

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

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

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

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

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

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

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窈窕所陰森

千丈強古時大蘭詩三期尺強千強少陵詩四松初 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聞頰師彈起坐在一旁傍或作 冰炭置我腸郭象莊子注喜懼戰於胃 送陸暢歸江南相見墓誌公嘗佐死湘中

舉舉江南子唐麗人為舉舉止 破風閑無主光落枕前飛山蕭玩月云起 有詠簾詠花及登蘭省遇雲內公主下降樂入擊雲樹相

相府誇映秀士羣禮記王制命曰鄉論士秀傑屬迎婦丞 青雲幹遂逐荆棘焚歲晚鴻鴈過鄉思見新文踐此

秦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分感槩 都門別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

不即報不即或永負湘中墳墓誌云漢除名徙死湘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元和七年夏

猛虎落檻坐食如孤狍本落一作如食或作貪刑公 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沒不自求騰軒僕本亦進士頗 嘗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笑隱

親交可攀援音勉 來取金紫勿久休中園魯連子魯連齊人不悉其安在有意必有所謂

魯連細而黠作兒方有似黃鶩子音囉田巴兀老蒼之 賢顧未知之耳贈張籍此詩大意以君子之慧為喜焉耳張

厭矣高拱禪鴻聲音擅 若輟一盃水作毀或獨稱唐虞

吾老著讀書諸本著作著者如高士著 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頭踏越門限

先愧赦孟子音亮 昨因有緣事上馬插手版服雜志曰笏音宋以來謂之手版唐與留君住廳食使

揀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弗初限 開祛露毫末自得 感荷君子德悅若乘朽棧日役一作朽詩有棧之車毛





寄皇甫湜

敲門驚晝睡問報陸州吏陸州吏新安乃或手把一封書上有皇

南字坼書放牀頭涕與淚垂四或作泗今本云董令升昏昏還就

枕惘惘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病中贈張十八張十八此詩謂未仕時足可借注

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窗不錫曉鼓朝安眠聽達達

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

百斛鼎筆力可獨扛龍文之鼎武王與孟說舉談舌久

不掉張餗掉三寸舌非君亮誰雙亮或扶几導之言

凡或曲節初縱攢博雅云手或作虛賦攢金鼓從手者

名也木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

見塵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傾罇與斟酌四壁

堆嬰紅女帷隔雪風照鑪釘明紅雙注謂鑪也釘

切者音江夜闌縱坐約齊橫降立田廣為高踈眉厖

勢伴高陽翁坐約齊橫降立田廣為高踈眉厖

下以距漢十餘城食其胡說江切連日挾所有形軀頓

降肛上下許匹將歸乃徐謂將歸乃徐謂連日挾所有形軀頓

在遠以送將歸乃徐謂將歸乃徐謂連日挾所有形軀頓

與可謂強為一說而謂送而歸無事乎與必為同

○往曉音鹿也迴軍與角逐軍非或斫樹收窮龐龐史困龐

○往曉音鹿也迴軍與角逐軍非或斫樹收窮龐龐史困龐

○往曉音鹿也迴軍與角逐軍非或斫樹收窮龐龐史困龐

○往曉音鹿也迴軍與角逐軍非或斫樹收窮龐龐史困龐

○往曉音鹿也迴軍與角逐軍非或斫樹收窮龐龐史困龐

猶伏下兵馬陵道左新大籍使之言且曰龐涓死於

東扶所其有難病乃縱其如殿生繼下廣之既

日扶所其有難病乃縱其如殿生繼下廣之既

乃嶺頭瀧譬如蟻垤微詎可陵峻峽賜之賜之

二則切今本獨作嶺字書未見江幸願終賜之賜之

斬拔枿與椿枿音切從此識歸處東流水淙淙

也所以綜其歸也

雜詩文選王粲曹植皆有雜詩李善謂此詩物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蟲蠹書或生

文字閒古道自愚惑或作蠢古言自包纏當今

固殊古誰與為欣歡獨攜無言子共昇崑崙頭長風

飄襟裾遂起飛高圓下視禹九州禹或一塵集豪端

邊嬉未云幾下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萬墳厭其巔

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為悲吟切陟駕淚如九

河翻指摘相告語雖還今誰親翻然大荒被髮騎

騏驎一作東坡騏驎為公潮州國策多篇騏驎此字其義

寄崔二十六立之貞元四年崔立之

西城員外丞許西城員外丞

跡兩屈奇屈奇



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唐進士皆騎驢

三十載旅食京華公與孟東野左右驚紛披詩亦曰騎驢到京國欲知薰風琴若穎王維詩兀傲皆

傲兀坐試席陶西惟節兀傲義山詩傲兀逐戎旆皆

各低面一作深叢見孤麗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座

窺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敢佳句喧眾口考官敢瑕

疵或作瑣避重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迴首卿相

位通途無佗岐或作連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

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

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貲亦避重不約此詩或用二

不獨此也斯字老翁不量分累月管其兒攬攬爭附託

巢中或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閒事翻覆不可知安有

我也左氏度劉駒驛著爪牙音灼音迷猛虎借與皮汝

頭有韁繫汝脚有索縻陷身泥溝閉誰復稟指搗不

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偶古與以遇合為耦不遇為奇

常留落不謂李廣傳衛青陰受上指以去李廣又作

數奇顏曰言廣命隻不謂合也○奇居宜切李廣又作

朝士貶得非命所旅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逼迫

走巴蠻鮑明遠詩通恩愛座上離昨來漢水頭始得

完孤羈術掛新衣裳周庚信對獨賦離昨來漢水頭始得

棄食殘糜苟無飢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還好古宦

途同險巖切虛宜每旬遺我書醉切竟歲無差池何敢

謂冬月故感窮景而此不能發又其春華耳上文諸毛乃

亦非為也今按方謂毛本及說皆為是直其詞有未足者

今略而自明以論諸毛本及說皆為是直其詞有未足者

為辨而不自明以論諸毛本及說皆為是直其詞有未足者

綵緋紅相盛衰巧能喻其誠云巧或子矜方從修名譽本

能達其意猶言工於某事崔遺我書并新篇綵緋紅相盛衰

連如列子之意深淺抽肝脾心盡勝遠詩肝開展放我

側方餐涕垂匙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寧獨迷

誤綴綴意益彌舉頭庭樹豁或頭或狂卷寒蟻迢遞

山水隔何由應填麋吹詩何人斯伯氏吹填仲氏別來

就十年君馬記驕驪驪詩驪云驪注云驪注云驪注云驪注云

音離長女當及事誰助出悅綺綺音離諸男皆秀朗

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麾推腸與感容

或以意定耳感作眉居當為容字之說也眉特能復持酒

厄我雖未耄老無下拜臺謂年七十也童老髮禿骨力

羸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浮危危云離毛維初生貌立本

羸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浮危危云離毛維初生貌立本

羸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浮危危云離毛維初生貌立本

羸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浮危危云離毛維初生貌立本

羸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浮危危云離毛維初生貌立本

羸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浮危危云離毛維初生貌立本

工兩儀蓋觀名計之利或作實按此句難曉之竊

虛名而相補之以實詎足相陪裨仁者取貪冒受祿量

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瘵罷之病記臣不幸有罷

久欲辭謝去休令衆睢唯志萬衆唯唯也漢連五行况

又嬰疹疾也或集韻作自選疾三百通自用疹丑刃切疾寧保

軀不賞賚後漢書不貲即積移切不能前死罷內實慙神

祇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

漸九歌流瀟瀟紛今水非難生今耕吾疆死也埋吾陂

作也今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之或作笑身於論墨

假見史之篇籍不夫子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

上相待安眾筆爾雅魚罔謂之罔也江東呼小龍為筆

下音卑漢朱提銀八兩為二品朱音五音提音十他

銀出銀流直一千是為銀貨二品朱音五音提音十他

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蠡斯班彪注曰蚊蠅也蛙類以股

鳴言工入之巧能使千里鯨魚中切猶能爭明月擺掉

出渺瀰漫○上再泐貌選瀰瀰中切猶能爭明月擺掉

菘菘雜藜也菘音菘菘王芻室瀰瀰中切猶能爭明月擺掉

糾結狀似環城障上垣也四隅芙蓉樹擢豔皆倚倚

鯨以興君身本作與君身狀或作與君身非是荆得公

君指崔立之而此失所逢百雁雁唐詩此與君身非是荆得公

道僂僂勵莫虧其或草木明覆載妍醜齊榮萎作醜或

願君恒御之行止雜燧燧但雜或作親或作雜燧燧非是

內則言當常御此燧燧但雜或作親或作雜燧燧非是

支當中堅裂元類熙平元乃得之法在軍下助者防僞巧今

也亦謂折產符契贈崔分故末句如此義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或五年此元

元氣蓋為森森萬木夜僵立義森森按盧詩臨乃森

轉而為森森也今為森森林寒氣負巖無風賦巨京

用尤力貌○今與壯大貌詩傳然公風多不醉用盧本語或

如白盤李公本詩少玉盤完完上天東或諸作兒克貌今

秋詩洪亦本公云古書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

忽然有物來噉之不知是何蟲如何至神物遭此狼

狽凶神異經狽無前足附狼而行星如撒沙出攢集

爭強雄非也○作撥云側手擊沙於盧詩不通公於盧語

固無文益然改此字油燈不照席是夕吐燄如長虹

者為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

言疑是蝦蟇精徑圓千里納女腹月徑千里日何處

養女百醜形把沙脚手鈍音義同作鹿誰使女解緣青

冥黃帝有四目謂黃帝用日力故常先等分帝王世紀

如己視故號黃帝四目通洪一曰李賢後漢注漢四方各

重其明瞳子是謂重瞳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偏

盲堯呼大水浸十日十日事見不惜萬國赤子魚頭

生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噉名或赤龍黑

鳥燒口熱三足鳥未詳或謂日中翊蠶倒側相撻樸焚

酣大肚遭一飽食愛食日葵葵與淋同盧舍切財日飢

腸徹死無由鳴後時食月罪當死天羅磔何處逃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李本無詩字或謂本館中

刪盧全元語耳非效玉川子月蝕詩法度

全豪放之氣盧

女形或作區或無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

地行踐臣或作區或無一寸刃可剗凶

無由有臣蹤寄殘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通丁寧附

耳莫漏洩薄命正值飛廉慵漢書春秋云風師曰飛

荆公嚼噉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為龍窟天河赤

鳥司南方尾秃翅鯖沙張翮或作翮加切鱗上

於汝頭汝口開呀呀或作不此當不正也加切牙與

改此字亦避重韻而誤也或作不此當不正也加切牙與

事不以汝驚啄蝦蟇於菴蹲於西左氏楚人謂虎為

禮有加食田豕于大助既從白帝祠又食於措

食枉於汝口插齒牙烏龜怯亦作縮頸以殼自遮

終令夸蛾扶女出夸列子帝命夸娥氏二娥作二山

官或作扶子非扶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星羅此外內外

掃除慎勿許語令啾譁併光全耀歸我月盲眼鏡淨

無纖瑕或作金瑕弊蛙拘送主府官或作按弊

其或作左氏宣公下年或作其罪已當改帝箸下腹嘗

兔操杵白玉階桂樹閑婆娑西晉高祖五月大恒娥還

宮室或作太陽有室家或作與月蓋室之與后猶也日之天

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或作下文云云或作無

耳或作多則此句乃意天感其福下所云使臣氣有知天意

意或作多則此句乃意天感其福下所云使臣氣有知天意

子雖念大傷忍殺稚或作天或還女月明安行于次盡

釋衆罪以蛙磔死元磔音實然方盧詩新史不合蓋元

說事或作初必官有所謂然也

孟生詩或作孟生詩或作孟生詩或作孟

而五或作五詩或作五詩或作五詩或作五

于詩或作于詩或作于詩或作于詩或作于

其如或作其後或作後後或作後後或作後

而野或作而野或作而野或作而野或作而

所與或作所與或作所與或作所與或作所

以所或作以所或作以所或作以所或作以

可卒或作可卒或作可卒或作可卒或作可

猶今或作猶今或作猶今或作猶今或作猶

書或作書今或作書今或作書今或作書

日或作日南或作日南或作日南或作日

華與或作華與或作華與或作華與或作華

門或作門其或作門其或作門其或作門

亦或作亦切或作亦切或作亦切或作亦

怪靡或作怪自或作怪自或作怪自或作怪

卿或作卿音或作卿音或作卿音或作卿

雲或作雲古或作雲古或作雲古或作雲

慨或作慨之或作慨之或作慨之或作慨

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嶠嶽王褒洞蕭賦嶠嶽異質忌

處羣孤芳難寄林明陳太年平屈原沙物忌聖芳人諱

孤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

禽顧我多慷慨窮簷時見臨或作採蘭起幽念南首

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或作採蘭起幽念南首

阻秦野所居吳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張建封州好

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不樓非竹實不食德馨神

所散明書委覆非譽求觀衆丘小必上泰山岑

山岑勳管天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孟必觀其瀾

言建封也溟或作滄溟皆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

獲則思返無爲久滯淫卞和試三獻懷卞和得玉

射訓狐唐五因以志備錄此一名訓狐或曰訓狐

有鳥夜飛名訓狐作名呼或矜凶挾狡誇自呼乘時陰黑

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安然大喚誰畏忘喚或作

首建鶴雀賦不肯造作百怪非無須聚鬼徵妖自朋扇

擺掉拱橋頽頽塗或作角選樂拱天質切掉徒書

切墜慈母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護雞窠雜我念乾坤

德泰大卵此惡物常動劬縱之豈即遠有害斗柄行

柱西南隅誰謂停姦計尤劇作猶或意欲唐突羲和烏

義和日中御五經通義日中御五經通義日中御五經

與咨余往射豈得已候女兩眼張睢盱而盱盱而睢盱

音難下集驚墮梁蛇走寶走○臬音澆一夫斬頸羣鷄

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爲在京師

舉頭未能對閉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

宦途竟寥落鬢髮坐差池晉陶侃曰老此也婆正坐

生頰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武仲亮高士原此也詩由字

老成文辭耕於中岳頽水之田於箕山之下此即公祭如

今便當去咄咄無自疑溫後漢出終日書陵晉史作咄咄怪

答孟郊東野集有別公詩此篇疑公所以答

規模背時利或作謀或作文字觀天巧此效東野酬

秋悲又攬切朝餐動及午夜諷恒至卯名聲暫羶

腥腸肚鎮煎燭初爪切杭本燭古心雖自鞭鞭字蓋

其後而輟世路終難拗其半於絞切去弱拒喜張臂

猛擊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噴我須敲此聯口敲霜子

厚墓下所謂落陷非也不一引手救反擣

從仕始從調七年公

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

黃昏歸私室惆悵起歎音作招棄置人間世或作事

從赤松子遊爾事古來非獨今

短燈檠歌

燈切檠字音本或作檠檠為去聲檠檠非也  
檠檠有足籜詩曰檠檠角乃看檠檠亦檠也  
檠檠有九檠檠也然白樂天詩唐有鐵本二檠檠通自  
宋諸人集尚可字致晉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

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

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

綴語言兩目眩昏頭雪白音○此時提攜當案前

擊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

珠翠高張或作朱船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

送劉師服

服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  
劉師服夜抵其居宿則與前送進科  
劉師服者劉師服其兄第中又有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明也或作晰亦高唐賦又作哲

若也○秋揚淅淅而望淅淅涼之義與哲同故今本詩上為

歷云陰氣始下雲景秋則與哲不相轉為哲也為淅

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

待持方士生為各累有似魚中鉤○中陟仲切見三卷

詩士齋財入市賣貴者恒難售○大帝每買餅所從買

豈不畏顛顛下音悴或作久憔悴音為功忌中休

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昌黎先生集卷第六

古詩

符讀書城南

城南公別墅符公之子孟東野

符公之子孟東野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與孟子規矩不能使人巧人能

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

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一同非是作由其不能學所入

遂異閭閻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提巧或作啼非少長

聚嬉戲三見公此詩與劉統軍李虛中詩亦三用傳不

殊同隊魚山谷次韻高子勉皆用公語也飛年至十二

三頭角稍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汗渠三十骨略

成掩鬱埋骨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七選張景頤

飛黃騰踏不能顧蟾蜍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或作

非是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陸唐老日退之不停絕

成其責望於諸生立館舍勉勵其行業者佛骨一而深

亦無愧矣惟符端用力於此豈有利心於吾道者佛骨一而深

所與者矣之問之何因爾或作子乃富貴利澤之所學所行

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歟金壁雖

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且詩且巧言悠悠吳且子曰魚父每不

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犁鋤本不見公與之子雖王公大

此信邪可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廬荀夫之子雖王公大

學正身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之相子孫也積文文章

豈不貴經訓乃蓄畬歲日不蓄畬原爾雅田大夫積文文章

之文章顧所用如道未爲韓退之詩曰文章豈不安貴經

訓乃蓄畬此說有可潢潦無根源水○氏潢汚行潦之

取焉○蓄畬音濫子潢潦無根源水○氏潢汚行潦之

老音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或古馬牛而襟裾行身

陷不義况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方作新涼入郊

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且夕念爲爾惜居

諸居諸謂日月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躄躄魯直嘗書

後曰或謂韓公當開元豐間大儒之過也嘗誘其

富貴榮顯濟翁景公馬下民到于今日無之稱焉

伯夷叔子齊景公馬下民到于今日無之稱焉

異趨而勸獎之功

示爽湘諸小字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

宣城去京國里數逾三千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

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牽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

座中悉親故誰肯捨汝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

名科揜衆俊作科名或州考居吏前今從府公召府公

又時賢時輩千百人孰不謂汝妍汝來江南近里閭

故依然來或作此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邊人生

但如此作得其實亦可憐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

強顏班行內是行胡耶切此詩當何實非罪愆才短難

自力懼終莫洗滌箋臨分不汝誑有路即歸田

人日城南登高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

初正候纔兆涉七氣已弄靄野浮陽暉暉水披凍

聖朝身不廢佳節古所用親交既許來子姪亦可從

作或盤蔬冬春雜罇酒清濁共令徵前事爲東漢賈

今人九篇今不傳劉貢父云唐人飲酒喜以令爲罰

謂令徵前事爲是也○令去聲所觴詠新詩送扶杖

凌圮址或作刺船犯枯葑莊子漁父言吾去江矣有

刺七亦切葑方用切蕪田梁庚肩吾詩黑米生蕪戀池羣鴨迴釋孤雲

縱人生本坦蕩坦蕩論蕪子誰使妄倥儻楚山陸陸倥

上音控下音控病鴟說文鴟為也鳥之貪惡者其性

屋東惡水溝有鴟墮鳴悲青泥揜兩翅又作洿拍

拍不得離擊之拍拍傳羣童叫相召瓦礫爭先之計校

生平事殺却理亦宜奪攘不愧恥飽滿盤天嬉晴日

占光景高風送追隨或作恣遂凌紫鳳羣肯顧鴻鵠

卑或作鸛今按紫鸛是假鸛或作鸛今者運命窮遭逢巧

九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

其危巧汝將死命或作死况第死命危或作危以清水池

朝餐輟魚肉暝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

飽入深竹叢飢來傍階基亮無責報心亮或作諒固以聽

不報我知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

子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良或作是

華山女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廣張罪福資誘

脅聽衆狎恰排浮萍櫻櫻詩洽恰舉頭千萬觀或作天

非是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

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

頰長眉青遂來昇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局不知

熒字諸本西都賦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

玉皇領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

道來繞百兩脚不停雲憲霧閣事慌惚重重翠幔深

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事七月七

問東方朔承華殿齊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上

王母使來見山海經楚詞九意蓋取此青鳥或云三

老詩不遺餘力而則華山女獨無借如也此非公

其人得委官禁耳觀其卒章濠家少年雲不察使失

甚矣屏青鳥真以神仙處之我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陸集有和湜

亡書公安園池詩後今考傳世者偶二詩或

耶不能詩拾不足以懷世公劉真或豈持

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咲而巳亮母子曰吹氣首者道

下顧肯挂牙舌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

魚定非磊落人湜也困公安公不自閑窮年枉

智思拈撫糞壤汗穢豈有臧古下只如其此字

字下開字蜀本又字下無有糞壤多字豈有其字

校下本有否年字下無有糞壤多字豈有其字

世有石本與今本同今按此詩多增足下有必字

一池水蒲葦生其閒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閑我初

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

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閑

路傍埃元和十四年春

堆堆路傍埃堆埃或拆埃皆非是一雙復一隻迎我出

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遠大或釋何

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

當迎送歸緣路高歷歷

食曲河驛驛在商鄧之間公之潮州自藍

晨及曲河驛悽然自傷情悽或羣鳥巢庭樹作鳥或乳

雀飛簷楹而我抱重罪予子萬里程親戚頓乖角作

權圖史棄縱橫下負明義重公負明義作朋○朋非是

上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何用答生成作用或由

過南陽南陽鄧州日公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

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感吾其寄餘齡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昌樂瀧溪名水端峻為瀧

君謂樂昌五里有昌山有樂石瀧瀧在縣上五里○今

樂也瀧名樂昌瀧又音雙瀧險惡不可狀唐李

船石相春撞往問瀧頭吏潮州尙幾里行當何時到

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無言只笑僕吏官何問之愚

警官居京邑一作本警如官居此何由知東吳一作京

吳遊宦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

幸無負犯日儂音農我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

安問為妾非是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

官儂嘗使往罷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

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楚之海

昌黎先生集 六

○洶洶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音胸鯉魚大於船永州生百餘及成者凡數丈食





隨侯之珠 幸無嫌怨 并作無或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  
行作寄或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湘字北堵老成元

和十四年 赴潮州作

雲昏水奔流 天水漾相圍 三江滅無口 其誰識涯圻

暮宿投民村 高處水半扉 犬雞俱上屋 不復走與飛

篙舟入其家 暝聞屋中啼 不音希哀而 問知歲常然 或

賦經終古而常然 哀此為生 微海風吹寒 晴波揚衆

星輝仰視北斗高 不知路所歸

舟行亡故道 仕或屈曲 高林閑林閑 無所有 奔流但

潺潺嗟我亦拙謀 致身落南蠻 茫然失所詣 無路何

能還

答柳州食蝦蟇 州公在潮州子厚在柳

蝦蟇雖水居 水特變形貌 下於水字或作未特異其形

皆不成 ○今按此字此說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 或

作效或雖然兩股長 然云其奈脊皴皴 ○脊皴一作背脊

跳躑雖云高意不離 淳淳有淖淖 ○淖淖或作淖淖而止

字按不應作意為是 薄音又淖音關 不鳴聲相呼 和切

無理祇取鬧 周公所不堪 灑灰垂典教 周官颺颺

死灑與酒同之 則我弃愁海濱 諸方作恆願眠不覺 切古

巨堪朋類多 作或煩沸耳作驚爆 豹音端能敗笙 磬切

仍工亂學校 雖蒙句踐禮 韓出見越王 伐吳欲人之試從

者曰奚敬於此 竟不聞報效 大戰元鼎年 漢元鼎帝

居然當鼎味 豈不辱鈞罩 余初不下喉 近亦能稍稍

常懼染蠻夷 失平生好樂 平力從唐本如此 諸本或不

好 ○今按此句未詳當關禮有所而君復何為甘食比  
養豹獵較務同俗 亦孟子魯人獵較孔子全身斯為孝

禮曰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歸之 可謂孝矣 子

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權

別趙子 趙子名德公為潮州刺史時攝海陽

我遷於揚陽 揚陽漢屬南海郡至唐為揚州治廣

嶺南古曰揚陽 君先揚陽居 揚陽去京華 其里

萬有餘莊 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 可與娛聊

心平而行高 漢成元大高王傳章 兩通詩與書 婆娑海

水南 晉陶侃為荊州刺史 將歸 顧謂君輩弄明月珠及

我遷宜春 元祐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公自潮州量移大赦

春郡也 意欲攜以俱 擺頭笑且言 不可我豈不足

歎又奚為於北 往來以紛如 是或以此非海中諸山

中幽子頗不無 相期風濤觀 已久不可渝 又嘗疑龍

蝦果誰雄 牙鬚蚌蠃魚 鱉蟲 切音蟬 盧瞿瞿以

狙狙 詩狂夫瞿瞿 注無守 識一已忘十 谷謝一作以皆

從黃謝今大同 細自殊欲一窮究 之時歲屢謝除 今子

南且北豈非亦有 圖人心未嘗同 同如傳人心之不

可一理區 宜各從所務 未用相賢 愚務或作勝相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謂李程也

益城去鄂渚 拜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

便一日耳不枉 故人書無因 帆江折 帆本云帆去

帆晨少陵詩 浦故人辭禮 闡旌節 鎮江折 十書史程元和



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為鄂州刺史而我竄逐者龍鍾  
 初得歸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  
 那可計我齒落且盡君鬢白幾何作歲或譬如親  
 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衰或譬如親  
 骨肉寧免相不可不我昔實愚憊漢書多慮見禮記  
 江娥說文卷丑不能降色辭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  
 之左傳下臣四年子犯曰臣負罪而逃君巡公其務  
 賞過制切始我亦請改事之辭氏宜之改事君夷伯  
 孤之願也桑榆儻可收失之光武陽收之異日桑榆願  
 寄相思字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為裕李神元稹也據宗閔傳裴度伐蔡初  
 李紳與元稹共白憲取士不親以實坐李德裕  
 結州刺史復為四十年舍人解此是謙及初  
 公蓋長慶初作也後此詩當是宗閔復入後  
 度引也詩意可見新舊史云宗閔復入後  
 德裕與為怨轉五年南史裴度行濬陽  
 詩話云退之宗閔與裴度行濬陽  
 贈宗閔皆略盡其書舍人所為然退之  
 自錢微後久矣李有封川之行其所謂前  
 則退之視如所識者何其明也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衰衰  
 鳳皇乳且棲四旁多長枝  
 羣鳥所託依黃鸝據其高  
 衆鳥接其卑作接或不知何山鳥羽毛有光輝飛飛擇  
 所處正得衆所希上承鳳皇恩自期永不衰中與黃  
 鸝羣不自隱其私下視衆鳥羣汝徒竟何為作羣鳥

○今按下有羣不知挾九子心默有所規或作窺規  
 字不當復出去年麥不熟挾彈汝枝葉閉汝翅不覺摧或  
 彈規我肉本公語也慎勿猜衆鳥衆鳥不足猜蜀  
 言由黃鸝黃鸝豈有之慎勿猜衆鳥衆鳥不足猜蜀  
 以猜不入韻按作疑按公此二詩皆觀古用韻古音  
 齊與先皆通雅用如詩維葉黃黃鳥于飛又則不  
 是我遺先祖于摧又是也無人語鳳皇汝屈安得知黃  
 是毗俾民不迷是也無人語鳳皇汝屈安得知黃  
 鶻得汝去婆娑弄毛衣方云謬乃有如此婆娑之甚按  
 難不從而亦不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汝豈無朋  
 友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閒幾時復能飛哀哀故山  
 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得持汝歸作能或

猛虎行

前詩類也為作此詩又謂裴度薦事在唐李德裕  
 詩四不為宗閔行也猛虎後人因樂府之其寶後  
 本云蜀李德裕題字今唐李德裕  
 不為宗閔行也猛虎後人因樂府之其寶後  
 不為宗閔行也猛虎後人因樂府之其寶後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羣行深谷閉百獸望風低  
 身食黃熊父西伯之麟或散宜生得黃熊以獻紂免  
 子食赤豹麀楚詞乘赤豹或散宜生得黃熊以獻紂免  
 視免與狸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  
 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  
 虎還孤棲孤鳴門兩旁兩或作四注云山旁本四作  
 為是山定也蓋鳥鳴從噪之出逐猴入居方諸本舊監此  
 以唐本定也蓋鳥鳴從噪之出逐猴入居方諸本舊監此  
 傳本不考此古音多又抗獨從之猴為雅易居當音上  
 狐鳴之舊本非也唯音疊似猴而大居○按詩意不盡謂  
 所歸耳則必欲倒此唯字而後失其所歸也方失其歸  
 若謂之故必欲倒此唯字而後失其所歸也方失其歸  
 非謂之故必欲倒此唯字而後失其所歸也方失其歸  
 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

昌黎先生集卷第六

慙前所爲虎坐無助死况如汝細微作坐如皆非是誰信汝爲



昌黎先生集卷第七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藍田十月雪塞關，藍田關漢時虢國公孫也。其死張籍病月，友之立之且念朋。故有詩翁壯士之句，有

山攢天嵬嵬，東相映作崔嵬。君乃寄命於其閒，秩

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賜食罷，

驂騮踴路驕，且閑華而赤。驂騮赤也，如稱多量，少鑿裁

密去聲，豈念幽桂遺，榛菅說切，菅居顏切，秦側幾欲犯

嚴出薦口，氣象碑兀未可攀。切，崖兒骨歸來，頌涕揜

關臥心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荒棘，歸來頌涕揜

張籍詩，玉切，清玉刻，佩聯玦，環穴切，古腦脂遮眼，臥壯士

不用也，乾坤惠施萬物，遂音施，獨於數子，懷偏慳朝

秋暮惜不可解，陵楚辭，長歎息，佳而增，歎後漢，遙望見春

夜切，惜子我心安得如石頑

送僧澄觀之潞觀建僧十加塔於泗州洛陽作詳

浮屠西來何施為，擾擾四海爭奔馳。構樓架閣切，星

漢誇雄鬪麗止者，誰僧伽後出淮泗上。光李邕泗州僧

期名普龍，荆中西來，龍四年前，臨發念置寺，既成，淮中宗

尤恢奇，詩恢或作恢，恢方恢奇，則此按上月，非是，勢到衆佛

淮非不可為，雄今按，避上恢，亦為恢，與字初，不專相，此流越商

胡賈脫身罪，從謝校，本今珪璧滿船，寧計資清淮，無波

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作柱，一火燒水，轉掃地，空突

兀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龍驚遁，當晝無雲，跨虛碧

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愈昔從軍，大梁

下，貞元十二年，公往來，滿屋賢豪者，屋字，見世，滿皆

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後，從徐州辟書至

州，節度使張建封，事餘紛紛，過客何由，記人言澄觀乃詩

人，又言或一座，競吟詩句，新向風長，數不可見，我欲

收斂，加冠巾，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伏詩

門，或丁打，門中，或切，如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

高類權，後漢李固，頂角，置犀，高類，古協，切，權，或作，觀

懼惜哉，已老無所及，坐晚神骨空，濟然音，臨淮太

守初到郡，遠遣州民，送音問，好奇賞，俊直難逢，作直，或

去，去為致思，從容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為詩，其末咸有見

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鄭元

和九年前，檢水部，員外郎，節度使，樊宗元

見於公薦，文奇，此詩，李肇國史補，曰，元

和以公薦，文奇，此詩，李肇國史補，曰，元

語奇，樊宗元，屏公，所以效其體，韓愈，苦，繼則

梁維西南屏，詩大邦，維屏，公，所以效其體，韓愈，苦，繼則

惟山厲水，刻屈稟生，肖勳剛，公，山，谷，樂，捷，荆，難，諧

在民物，榮公鼎，軸老，公，慶，樂，非，羣，烹，斡，力，健，屈，諧

帝咨女子，往，我，子，帝，一，作，俞，牙，燾，前，空，拂，或，切，謂，韓

字，見，楚，詞，九，敷，音，佛，音，威，風，挾，惠，氣，蓋，壤，兩，廟，拂，或，切，謂，韓

馬，下，子，廟，切，九，敷，音，佛，音，威，風，挾，惠，氣，蓋，壤，兩，廟，拂，或，切，謂，韓

使，然，今，集，子，廟，切，九，敷，音，佛，音，威，風，挾，惠，氣，蓋，壤，兩，廟，拂，或，切，謂，韓

漫，華，黑，閑，指，畫，變，悅，歛，水，華，黑，閑，指，畫，變，悅，歛，水，華，黑，閑，指，畫，變，悅，歛

誠既富而美章彙霍炳蔚君子豹變其文炳也日

延講大訓龜判錯袞黻定八年公羊傳寶者何璋判

障主日樊子坐賓署演孔刮老佛見劉秦文金春撼

王應厥臭劇蕙鬱易其臭如蘭遺我一言重踈受

惕齋慄書夔夔辭慳義卓闊牙豁拮据疾或

雷逼颶颶或與颶同屈屈訓此作或俚言紹莊屈屈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

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絕抱長思

翠角高獨聳金華煥相差坐蒙恩顧重畢命守階墀

感春三首為中和十一年三月

偶坐藤樹下暮春下旬閑藤陰已可庇落藥還漫漫

壘壘新葉大瓏瓏晚花乾青天高寥寥兩蝶飛翻翻

黃黃蕪菁花菁也桃李事已退狂風簸枯榆狼藉九

衢內狂一春序一如此汝顏安足賴作放或誰能駕飛

車飛車從風人一臂取百禽相從觀海外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建訂李

天街東西異祇命遂成游月明御溝曉作溝或蟬吟

堤樹秋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寂寥二三子作

歸騎得相收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張籍周况也籍

日薄風景曠薄一作落方云薄迫也國語今會日薄

似磨鎌田野興偶動衣冠情久厭吾生可攜手歎息

歲將淹方云淹當作淹殘也淹英之義不可通用今

題張十八所居張籍居長安西街孟東野詩

君居泥溝上溝濁萍青青諸本上句作泥濁蛙謹橋未

掃作或蟬嘒門長局音名秩後千品詩文齊六經

端來問奇字漢書劉歆子棻嘗從揚雄學為我講

聲形周禮保章氏掌教國字古文之異者一日指事二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

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盧四名汀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列御寇止其龍之珠者必遺其睡之語以目言之  
則又睡我今官閑得婆娑時自右中書舍人問言何  
無意耶睡我今官閑得婆娑時自右中書舍人問言何  
處芙蓉多未廣雅芙蓉今芙蓉木撐舟昆明度雲錦漢武  
安符三年周回四池在長脚敲兩舷叫吳歌已至浮橋  
太尉賈勳令其東坡詩脚曲兩舷是以前足扣絃引聲  
賦事○太白山高三百里名在玉亦曲江汀澄水平  
鬼插花裏玉山前却不復來山名亦曲江汀澄水平  
盃是○或有不切非我時相思不覺一迴首天門九  
扇相當開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管鸞鳳終  
日相追陪字或云絕又本無字分兩句讀非是  
奉和錢七兄曹長益池所植  
翻翻江浦荷而今生在此生今非是擢擢菰葉長芳  
根復誰徒露涵兩鮮翠作風蕩相磨倚但取主人  
知誰言益盜是詭或

記夢

亦散仙詩蓋有託調意公忤執政未遷為如右  
亦我觀能屈曲自世相安能陪從而此集神末  
可云有不能為左仰隨人之時也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東哲貧家賦且

星蒼龍角而兩畢天根亢氏見而水涸注根角也大挈攜厥

維口瀾翻所起按此句言角既所通角寅申己亥之八宿

南也天擊文四隅西則東南北為報德之維東南入宿之位

水出焉通北之維赤水為報德之維東南入宿之位

之亦邊隅百二十刻須臾閒其百刻百刻刻以星

書用也賀○今按星紀以百二十刻百刻刻以星

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先為度事見漢哀紀以星

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躡翫戲下牛召召切切神

昌黎先生集 七

完骨躑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耽  
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  
臥人多通用坡陀字又郭璞子虛賦注音婆羅故周唐  
本陀我手承類射柱座音孩隆樓傑閣磊高○音  
婆切五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  
一字難是所難此乃為詩之法也我以指撮白玉丹  
行且咀嚙行詰盤人賦與噴音義通大口前截斷第二  
句綽虛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  
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閒諸本○按此言我若屈曲從  
免之則屈曲乎猶柳下惠所安能隨女巢詩云山如  
云爾之邦安能從女巢神山曰太或作道非是蘇內  
強讀之我屈曲自世閒安能隨女巢詩云山如  
之性有氣難出世閒人亦不能云也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東內朝賀歸呈同官北長安有西內皇城在東西  
內宮在西內之罷賀南內西與慶宮在東  
東內也南內事本元宗大明宮內街南內也

薄雲蔽秋曦清雨不成泥罷賀南內街歸涼曉

淒淒非街或作街或作街或作街或作街或作街或作街

十二街非街或作街或作街或作街或作街或作街或作街

生音懸孤身無所齋三黜竟不去論三黜下惠持正士

誌公墓部公為御史宗尚書佛郎中書舍人前此詩後凡三

及右則未取潮日作前致官九列齊豈惟一身榮珮玉冠

簪犀濕蕩天門高音○混著籍朝厥妻其籍年紀名字櫛

又無町畦莊子頂切且哇戶無町畦○問之朝廷事略不

九一

知東西况於經籍深豈究端與倪君恩太山重不見

酬稗稗下田藜切所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撕作相或明

庭集孔鸞曷取於鳥驚樹以松與柏不宜閉蒿藜或

非是婉孌自媚好詩婉兮幾時不見擠貪食以志軀

舉汝愆尤以為己階梯收身歸關東期不到死迷

朝歸與前詩

峨峨進賢冠耿耿水蒼珮冠諸佩五品皆水蒼玉服

章豈不好不與德相對顧影聽其聲頰顏汗漸背漸

切子廉進之犬雞效難鳴狗盜之意君又不勇自退坐

食取其肥無堪等聾聵長風吹天墟秋日萬里曠抵

暮但昏眠不成歌慷慨當以慷慨思難行

雜詩四首樊本四首以義考之為右庶子

也故此詩及讀東方朔雜事議瘡鬼皆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

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啖下音責涼風九月到掃

不見蹤跡

鵲鳴聲楂楂鳥噪聲攫攫切爭鬪庭宇閒持身博

彈射是持或作開非黃鵠能忍飢兩翅久不擘作忍或

非蒼蒼雲海路歲晚將無獲作晚或

截檠為檠檠楚詞桂檠兮蘭檠選擊檠檠而將樂注

斲楹以為椽束蒿以代之或作小大不相權雖無風

雨災得不覆且顛解轡棄騏驥寒驢鞭使前休之曰

下絕意於神仙

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見或獨有知時鶴雖鳴不

緣身暗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居曰亞蟬不能鳴者

也雌蟬蛙龜鳴無謂閣閣祗亂人

讀東方朔雜事選之喜神仙此詩

嚴嚴王母宮下維萬仙家德嚴嚴通詩維嚴嚴音同此

當云下維萬仙家似噫欠為飄風或噫欠為飄風或

舊本說文噫欠張口氣也宋孟郊或噫欠為飄風或

非者濯手大雨沱沱乃暨子驕不加禁詞作自偷入

雷電室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謂東方朔昔為翰棹

狂車轍或作較轍字見王褒蕭賦又音李嗣登雷賦

王母聞以笑衛官助呀呀切加不知萬萬人主身埋

泥沙簸頓五山踣五音韻也流漂八維蹉流蹉或

作絃或曰吾兒可憎奈此狡獪何方朔聞不喜褫身絡

蛟蛇○龍何切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授與授同切

羣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觀睥睨處莊子雖羿逢

匹諸切睥睨音詣事在不可赦音奢與去欲不布露

言外口實諠諠或作欲不布露言或作宮王母不得已顏

噤口齋嗟嗟或作吝吝頭可其奏送以紫玉珂方朔

不懲創挾恩更矜誇詆欺欺劉天子正晝溺殿銜

敬免為庶人○今按此詩亦必有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

霞凌或作終而內傳云一日乘雲飛去攝身凌蒼

謹瘡鬼漢舊儀頤頤項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瘡鬼威

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歐泄閒不知臭穢非  
歐泄霍亂之病相屬字正作歐泄醫師加百毒醫  
毒藥以供醫事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音灸酷若  
獵火圍詛師毒口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  
交橫揮咨汝之胃出門戶何巍魏祖軒而父項未沫  
於前徽今猶未沫或作沫或作沫或作沫或作沫  
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爾祖無忝  
歸○曉他典切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爲裳  
衣白石爲門畿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降集隨九  
歌飲芳而食非贈汝以好辭出汝去莫違

示兒  
東坡云退之示兒詩云主婦治北堂  
服處威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  
帶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座中人十九持鉤  
示宗武云試吟愛玉章十五男兒香囊應  
須飽子行衛已參與游夏達十五男兒香囊應  
千第經衛已參與游夏達十五男兒香囊應  
賢聖聖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  
安第安里此屋豈爲華於我自餘非中堂高  
且新四時登牢蔬榮登以饌祭云○今以供祀而前  
意正廟碑有親登作祭字乃爲登牢蔬語前榮饌賓親  
沈氏未筆知前選安在示靈苑碑黃以翼謂不然之榮西王  
有長曲水詩序云安在示靈苑碑黃以翼謂不然之榮西王  
元櫛櫛水詩序云安在示靈苑碑黃以翼謂不然之榮西王  
謂之招集自東降自西北頭起者四垂地又謂之榮西王  
東南榮又自東降自西北頭起者四垂地又謂之榮西王  
元殿賦則有風雨榮者西說筆談未爲確論李徒暴  
宿施於上泉賦云冠婚之所於所依或作依或作庭  
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婁絡之蔓或作蔓或作庭  
卷猶者注卷春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噓

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  
山鳥旦夕鳴有類瀾谷居江賦幽巖積阻李善曰瀾  
與瀾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  
朝裾或作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非非或是不知  
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爲峨冠講唐虞或  
酒食罷無爲某製以相娛○樂色角切○唐人詩云  
某忽聞局上談也齊余朱一世局子盡倒立凡此座中  
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如莫與會本  
籍樊宗師也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麤蹀躞媚學子  
音○蹀躞屏日有徒音餅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丘  
切嗟我不修飾事與庸人俱嗟我如作我如○今按  
健而義亦自通蓋我不修飾者相應但作謙詞乃謂向使差  
如不修飾則不能致此爵位居室交遊我而盛耳然則我  
當知也所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  
無迷厥初致此而此篇所詩乃感二鳥符讀世者則已極  
八何言矣其本

庭楸止五株楸詩意與前示兒詩所云庭內無所有高  
庭楸止五株楸詩意與前示兒詩所云庭內無所有高  
之上各相鉤聯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連朝日出其  
東我常坐西偏或作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或作  
當書日在上我在中央閑字諸本刊此詩二聯字三開  
央開作中開焉以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  
求避重嶺誤矣夫以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  
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聯夜月來  
照之舊舊自生煙舊舊自生煙舊舊自生煙舊舊自生煙  
又作情帶重遭五楸牽客來尚不見肯到權門前  
少與孟郊張籍友善而顧此詩所謂也  
如僕隸焉瞪然不顧即此詩所謂也

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司馬遷答任安書未在多

少閒往既無可顧不往自可憐顧或作顧未在多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秘書至王六王

或以取與左與義之通已見前長慶四年夏

前夕雖十五月長未滿規君來晤我時來未風露渺

無涯浮雲散白石天宇開青池孤質不自憚中天為

君施翫翫夜遂久亭亭曙將披況當今夕圓又以嘉

客隨嘉佳惜無酒食樂但用歌嘲為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

李逢吉也當是長慶二年再相後作

燦燦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

上宰嚴祀事清途振華鑣圓丘峻且坦前對南山標

村樹黃復綠中田稼何鏡顧瞻想巖谷興歎倦塵囂

倦或惟彼顛瞑者非也莊子曰顧冥於富貴之地

以銷勿憚吐捉動捉或去非是為仁朝自治用靜兵

風雨調聖賢相遇少功德今宜昭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韻裴謂裴度也僕

尚書李逢吉所開長慶二年六月罷相為

公乎真愛山看山且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脚歷

略切枉語山中人句我澗側石枉或作往有來應公

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駢羅隨勢忽開坼有洞若神

剋切烏官有巖類天劃忽麥切終朝巖洞閉歌鼓燕賓

戚孰謂衡霍期衡山在奇選謝靈運詩遊當羅浮行

息必廬近在王侯宅傅氏築已卑書說築傅磻溪釣

我威明朝或作於焉傲今昔逍遙功德下不與事相撫樂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或作

字嗣宗諱懷詩近百篇其一朝六韻改平

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祗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

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調不知久不死憫憫尚誰要

富貴自繫拘貧賤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

解鑣譬如籠中鶴六翮無所搖譬如兔得蹄繫辭曰

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謔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李繁時為隨州刺史

鄴侯家多書李必封插架三萬軸一懸牙籤為人強

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

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

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

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漣水北至灤陵入滎○谷

魚矯翮逐黃鵠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

南溪始泛三首此詩在告時作絕筆於

榜舟南山下或作深上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

律有詩人句

榜音榜刺也

此詩以爲

此詩以爲

或作幽尋孰能量近遠陰沉過連樹藏昂抵橫坂石  
事隨去巖肆磨礪波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飯點  
點暮雨飄梢梢新月偃雅區區稍稍小也餘年懷無  
幾懷或作諒詳下對休日愴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  
取高蹇或作  
 南溪亦清駛或作駛洪慶善云作駛誤而無楫與舟  
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  
饋我籠中瓜龍或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  
自由幸有用餘俸置居在西疇困倉米穀滿未有旦  
夕憂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  
急投願爲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羸形可與致與或作與可  
佳觀安可擲史記秦泰山刻石文從卽此南坂下久  
聞有水石挖舟入其閒舟而方入水注○今按漢書挖溪  
流正清激隨波吾未能峻瀨作刺或作瀨瀨  
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壁柳  
松冠一作帶柳冠松方閣本柳沙無義且此兩句用  
日辰長體也○今按亭亭柳沙無義且此兩句用  
對偶亦何害方信閣本故曲焉  
之說如此帶柳冠松亦無義  
 歸時還盡夜誰謂非  
 事役

昌黎先生集卷第七







襄十四年先 敗壁刺寒月 愈 折篋嘯遺笙 桂熏霏  
 在 荆 葵 跡 微 呈 圭 或 作 星 非 下 飾 也 劍 石 猶 竦 檻 愈 獸 材  
 丹 輝 思 君 兮 履 葵 葵 履 下 飾 也 劍 石 猶 竦 檻 愈 獸 材  
 尚 挈 楹 刻 為 獸 形 或 擊 材 謂 柱 也 寶 唾 拾 未 盡 郊 玉 啼  
 墮 猶 鎗 上 飾 也 或 擊 材 謂 柱 也 寶 唾 拾 未 盡 郊 玉 啼  
 機 以 啼 泣 喻 玉 飾 也 或 擊 材 謂 柱 也 寶 唾 拾 未 盡 郊 玉 啼  
 下 鳴 意 皆 文 意 又 事 洪 乃 說 是 若 非 可 題 與 上 物 當 應 縮  
 疑 悶 豔 愈 尚 疑 曰 佳 言 臆 中 粗 燭 已 銷 繁 綠 髮 抽  
 珉 登 言 細 草 日 錄 憂 藏 佳 言 臆 中 粗 燭 已 銷 繁 綠 髮 抽  
 切 白 蛾 飛 舞 地 愈 幽 靈 落 書 榻 已 上 言 廢 墟 惟 昔  
 集 嘉 詠 吐 芳 類 鳴 嚶 窺 奇 摘 海 異 愈 恣 韻 激 天 鯨  
 腸 胃 繞 萬 象 郊 精 神 驅 五 兵 蜀 雄 李 杜 拔 愈 對 雷 車  
 未 詳 厥 力 雷 車 轟 切 呼 宏 大 句 幹 立 造 郊 元 或 對 雷 車  
 霄 崢 初 耕 切 字 芒 端 轉 寒 燠 愈 神 助 盜 孟 觥 巨 細 各  
 乘 運 愈 滄 溟 亦 騰 聲 在 昔 詩 人 吟 此 詠 之 上 工 凌 花 咀 粉  
 藥 劑 削 縷 穿 珠 櫻 綺 語 洗 晴 雪 愈 嬌 辭 呀 雜 鬻 酣 歡  
 雜 弁 珥 郊 前 或 作 墜 理 後 有 遺 簪 是 也 關 本 淳 于 髡 所 謂  
 酒 之 意 然 此 皆 形 容 詩 語 之 工 不 當 繁 價 流 金 瓊 蕊  
 茗 寫 江 調 郊 靈 運 或 作 采 菱 調 易 急 江 詩 悲 發 江 南 調 謝  
 釋 名 玉 竹 藍 亦 喜 用 江 調 蓮 以 急 江 詩 悲 發 江 南 調 謝  
 藍 田 之 玉 也 亦 喜 用 江 調 蓮 以 急 江 詩 悲 發 江 南 調 謝  
 浙 多 朝 饌 已 百 態 郊 春 醪 又 千 名 哀 匏 蹙 駛 景 愈 變  
 作 漸 折 文 帝 朝 王 明 星 歷 不 能 孟 子 所 謂 接 折 行 是 也 古  
 或 作 缺 變 烈 唱 疑 餘 晶 解 魄 不 自 主 郊 痺 肌 坐 空 瞪  
 若 子 其 後 說 文 濕 病 也 瞪 或 作 瞳 久 而 無 所 見 也 趾 板  
 援 賤 蹊 絕 愈 音 攀 炫 曜 仙 選 更 蕙 巧 競 採 笑 郊 藥 或 叢

柳 集 人 多 書 叢 作 叢 楚 詞 及 舊 本 韓 鮮 互 探 嬰 音 探  
 桑 變 忽 蕪 蔓 愈 樟 裁 浪 登 丁 木 聲 也 鮮 互 探 嬰 音 探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士 繫 華 臯 區 扶 帝 壤 愈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良 才 插 杉 榿 愈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露 神 物 郊 巨 靈 擊 華 賦 注 河 神 擁 終 儲 地 積 終 南 山  
 許 謨 壯 締 始 愈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恣 填 塞 郊 愈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益 大 聯 漢 魏 愈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輕 積 照 涵 德 鏡 郊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經 子 黃 金 滿 籥 不 如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制 盡 從 賜 郊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縹 岸 俯 規 瀛 郊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湖 嵌 費 攜 擊 郊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首 音 目 首 種 或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棠 櫟 櫛 華 楓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此 以 嘉 植 言 柳 之 屬 禮 其 植 物 宜 膏 物 懸 長 巧 紐 翠 愈  
 鄭 注 云 謂 楊 柳 之 屬 禮 其 植 物 宜 膏 物 懸 長 巧 紐 翠 愈  
 細 或 象 曲 善 攢 珩 愈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赤 五 方 亂 風 土 愈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非 菲 茸 共 舒 晴 類 招 臻 危 望 跨 飛 動 郊 音 復 或 齒 復  
 是 歷 切 詭 翼 萃 伏 衿 纓 危 望 跨 飛 動 郊 音 復 或 齒 復  
 過 委 竹 雄 枝 登 賦 本 登 春 游 轢 羅 靡 愈 音 復 或 齒 復  
 字 見 竹 雄 枝 登 賦 本 登 春 游 轢 羅 靡 愈 音 復 或 齒 復  
 隨 風 貌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燦 飄 的 爍 郊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醒 鷓 雉 翔 衣 帶 郊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文 昇 相 照 灼 愈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武 勝 屠 攬 搶 愈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鵝 肪 截 誠 嬌 應 如 在 寤 愈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頰 意 若 含 愈 音 復 或 齒 復 風 期 誰 復 賡 愈 音 復

不酬價 郊構雲有高營通波物鱗介愈如物或作勿切其相

若買養馴孔翠 郊遠苞樹蕉耕書日厥果名橘袖錫貢

其子可食選頭出交趾櫻 音名併欄鴻頭排刺芡愈

公云頭酒之謂之南楚頭之或謂之北燕謂之

亦誤 郊鵲 郊鵲 郊鵲 郊鵲 郊鵲 郊鵲 郊鵲 郊鵲

明介 郊朝冠 飄彩紵爵勳逮僮 愈守封踐忠貞戰服脫

下秀 郊朝冠 飄彩紵爵勳逮僮 愈守封踐忠貞戰服脫

愈眸光 寒發 硯館 儒養 經史 郊綴 咸 鵲 孫 甥 考 鍾 饋

瓜 賁 大 卵 愈 比 線 茹 芳 菁 海 嶽 錯 口 腹 郊 趙 燕 錫 媯

姪 選 詩 燕 趙 多 佳 人 方 言 秦 晉 謂 好 東 河 濟 之 間 謂 之 好

金 交 弟 兄 貨 至 貂 戎 市 郊 呼 傳 鸚 鵡 令 一 笑 釋 仇 恨 愈 百

免 官 評 籍 已 上 言 門 地 殺 候 肆 凌 翦 郊 籠 原 巾 置 紉 抑 橫

似 尾 其 狀 折 足 去 隄 踔 郊 莊 子 吾 以 一 足 踔 而 行 角 牛

警 怒 盤 囊 郊 乃 蓋 音 彭 躍 犬 疾 翥 鳥 愈 呀 鷹 甚 飢 窟 算

蹄 記 功 賞 郊 脚 上 林 賦 所 獲 也 脚 麟 所 謂 麟 古 曰 持 其 引 其

腦 擒 擄 振 郊 本 腦 作 腦 腦 腦 腦 腦 腦 腦 腦 腦 腦 腦 腦 腦 腦

今 按 音 猛 斃 牛 馬 樂 愈 妖 殘 梟 鴆 悍 窟 窹 尚 嗔 視 郊 箭

今 按 音 猛 斃 牛 馬 樂 愈 妖 殘 梟 鴆 悍 窟 窹 尚 嗔 視 郊 箭

今 按 音 猛 斃 牛 馬 樂 愈 妖 殘 梟 鴆 悍 窟 窹 尚 嗔 視 郊 箭

出 方 驚 押 郊 困 衝 株 枿 音 藥 掃 淨 豁 曠 曠 愈 礙 轍 棄 仍 羸 帶 觀 鋒

刃 點 郊 困 衝 株 枿 音 藥 掃 淨 豁 曠 曠 愈 礙 轍 棄 仍 羸 帶 觀 鋒

幸 選 宋 玉 高 唐 賦 馳 莘 鏡 叉 飽 活 鬱 郊 惡 嚼 噉 腥 鯖

郊 至 愈 煎 謂 之 黃 鍾 五 呂 之 屬 音 博 韻 音 征 廣 韻 歲 律 及

愈 參 差 席 香 蔓 郊 爲 爾 雅 當 蔓 蔓 蔓 蔓 蔓 蔓 蔓 蔓 蔓 蔓 蔓 蔓

靈 燔 望 高 囚 郊 龍 駕 聞 敲 颺

生 植 郊 恩 熙 完 剛 刺 字 與 同 公 紀 文 率 用 此 刻 宅 土

盡 華 族 愈 運 田 閒 強 吐 蔭 庾 森 嶺 檜 郊 塚 場 翹 祥 鴨

積 餘 健 郊 孝 思 事 嚴 妨 詩 永 言 孝 思 又 祝 祭 于 初 掘

雲 破 帶 嶼 愈 曉 釭 泥 像 對 騁 怪 愈 鐵 鐘 孤 春 鏗 上

明 鏡 郊 孟 敲 曉 釭 泥 像 對 騁 怪 愈 鐵 鐘 孤 春 鏗 上

瘰 頸 開 鳩 鷓 郊 上 瘰 頸 開 鳩 鷓 郊 上 瘰 頸 開 鳩 鷓 郊 上

非 城 音 多 足 蟲 樂 斯 蛻 甚 黑 老 蠶 蠟 愈 傳 曰 桑 蟲 者 蠟 也 毛

碎 碎 音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公 牧 牛 橋 有 花 文 杏 百 株 立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紅 網 拋 之 詩 花 文 杏 百 株 立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碎

切 於 盈 鼻 偷 困 淑 郁 愈 眼 剽 強 盯 睨 上 玉 篋 視 下 貌 是 節

切 於 盈 鼻 偷 困 淑 郁 愈 眼 剽 強 盯 睨 上 玉 篋 視 下 貌 是 節

切 於 盈 鼻 偷 困 淑 郁 愈 眼 剽 強 盯 睨 上 玉 篋 視 下 貌 是 節

飽顏色郊茲疆稱都城書鏡磬魚繭愈國史補云紙

子之用蠶繭紙紀盛播琴箏遊觀之樂人曰飭耕切

親翹魅愈浮跡侶鷗鵲腥味空奠屈郊天年徒

羨彭彭或祖天驚魂見蛇虺愈觸嗅值蝦蟇下音彭

蠶螟也幸得履中氣郊忝從拂天棖禮記士兩旁木

根歸私暫休暇愈驅明出庠止或作呢或作泥

照瓊瑩陶暄逐風乙愈博而出鮮意疎輕暢連輝

躍視舞晴蜻作蜻蛚也非是或足勝自多詰郊心貪

敵無勅始知樂名教愈景任詩趣郊焉能守磴愈

鐵論器多堅又皇甫謚復勸篇潛九淵壑然教

會合聯句郊公召為國而博士與張籍張徹孟

離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籍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

勇愈劍心知未死謝或作詩思猶孤筆郊愁去劇箭飛

謹來若泉涌徹析言多新貫折或據抱無昔壅籍念

難須動追悔易勿輕踵愈吟巴山榮岳呂角切聲○聲

多疎冗籍刺苔弔斑林博物志音柳瘴衣常腥膩蠻器

沉塚愈楚人哀記至日屈原五月筒貯米投水祭之忽

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郊爾或作示非鬼窟脫幽妖

天居覲清拱愈拱或京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恂詩

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愈嘉言寫清越瘡病失朕腫

泄潛荃愈今之促蠅日蠶注詩老獨何心江疾有

餘廬郊且愈足病詩既微我家本瀍穀灑水名也在河有

地介臯史詞韓皆南地名休跡憶沈冥峨冠慙闈

音沉今唐蜀本增洪慶善云退之家在洛陽嘗請

籍荒或作芒是此漢故傳非謂朝神鬱青綠馬飾曜珪

才誠侷儻時論方洵溶魏許拱浮淮賦滂洵溶○

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撞羣金眇若抽獨蛹愈

不絕也為之音微而伊余何所擬跛鼈詎能踊荀子

里千塊然墮岳石飄爾買巢翫○郊○買音吟龍旆垂天

衛雲韶凝禁雨祝充韓醉也周禮鍾舞上謂之雨君胡

眠安然乎非或是朝鼓聲洵洵愈

大雞昂然來小雞疎而待愈崢嶸顛盛氣日盛氣顛漢

側睨如何殆愈精光目相射愈劍戟心獨在郊既

實揚休注云顛音宏闈洗刷凝鮮彩○郊○高行若矜豪

詞陽文忠所謂韓孟○郊○高行若矜豪



取冠為胃復以距為鐵	爽塏	切	怒	羽	甚	賜	給	令	拳	記	本	尊	而	為	如	有	雲	腹	謂	抗	水	霖	再	之	再	巨		
不協然似亦未詳其說也	愈音	義訓	○警	○切	○郊	○敵	○音	○朱	○拳	○事	○神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以距為鐵	愈音	義訓	○警	○切	○郊	○敵	○音	○朱	○拳	○事	○神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以距為鐵	愈音	義訓	○警	○切	○郊	○敵	○音	○朱	○拳	○事	○神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軒尚賈餘	感收毛	始隗王	宰君看	遞嘯取	金柔氣	擢愈閃	赤登山	騰才	溫陽	孟泰	交孟	青肉	世為	傷暑	涼風	草木	典然	驚心	前心	握煩	高意	角火	不啄	施		
左成二年	自趙使	欲致士	公國和	魏劉	而長	紅驚	嶽目	又	為	懼	懼	所	所	也	忽	實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左成二年	自趙使	欲致士	公國和	魏劉	而長	紅驚	嶽目	又	為	懼	懼	所	所	也	忽	實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左成二年	自趙使	欲致士	公國和	魏劉	而長	紅驚	嶽目	又	為	懼	懼	所	所	也	忽	實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曠凝淨古畫奇駁學壁北或作切壁畫呂或作書○妻如扛

寒門史記方武杭所本謂寒門者本涼詩也顏曰今當去也

甘賦登八椽而盛夏稟然此門字音北也諸山多用此

門此故離文連絕亦乎寒又南若以字方則寒門之當用此

義然前氣為地又優不言有按後說徒是蓋字亦既非當改作

五皓若攢玉璞掃寬延鮮颺汲冷漬香穉麥詞稻案

卓篋實摘林珍盤肴饋禽敷殷動相勸勉左右加

淹留貧饑羞齷齪愈側角切濕上城南聯句已空堂喜

前耀冰槩者謂之樂音長入微然草根響先被詩情

覺感衰悲舊改工異逞新兒音微然草根響先被詩情

自將心學危簷不敢憑朽机懼傾撲机樓音電瓦青雲

路難近黃鶴足仍鋌也鋌玉篇云角切未飲淵泉立

滯叫芳葯為本葯楚也鋌玉篇云角切未飲淵泉立

屯刺直道敗邪徑拙謀傷巧詠與子昔睽離嗟余苦

飢夏尤甚瘡渴秋更數有禮疾醫○春時有痛約首疾秋

音君顏不可觀君手無由擗切女角今來沐新恩元年

國子博士庶見返鴻朴儒庠恣游息焉禮記游聖籍

鮑商推選商推萬俗危行無低徊詞九歌懷心正言

免伊啞事楚詞卜居曰將啞啞啞啞以車馬獲同驅酒

醪欣共麻敷廣韻也○口○音○說文惟憂棄營蒯公左氏傳成

為追琢愈詩道音推其章秋雨聯句在初時也高崇

文憲討宗劉元初時故也

萬木聲號呼百川氣交會

離合作離或變景明藹愈

牽懷到空山屬聽爾驚瀨愈

清湘大郊甘津澤祥禾伏潤肥荒艾愈

主人吟有歡客子歌無奈

兌愈塊北遊峽喧

天外愈葦穴何迫

枝掃鳴噦愈

徑蘭銷晚鶴愈

沛如謹吹尋一聲

咽羣籟愈

臥冷空避門衣寒屢循帶愈

繁恐凝害愈

是感焉勤吹滄愈

似二尋深二懷裏信可畏

疏決須有賴愈

卜晴將問蔡愈

驚舞將問蔡愈

酌氣醇稍疎映愈

切氣醇稍疎映愈

流揚雄反羈愈

帝鼓鎮旬磴愈

竈富粟空填膾愈史記天子遺使者虛秦俗動言  
利魯儒欲何巧深路倒羸驂弱途擁行軼也楚詞齊  
玉軼而並馳毛羽皆遭東離徒不能翾非古樂府竹  
○軒所宜切細尾何難徒翻浪洗虛空傾瀉敗藏蓋  
○徒何所宜切細尾何難徒翻浪洗虛空傾瀉敗藏蓋  
吾人猶在陳子論語衛靈公孔僅僕誠自鄒九自二  
○以下無譏焉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投首  
安得發商颺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盞  
○之混濁都賦賦缺壘戰場暫一乾賊肉行可膾愈  
劉搜心思有效抽策期稱最豈惟慮收獲亦已救顛  
沛郊禽情初肅儔礎色微收需庶幾諸我願遂止無  
已太愈詩蝶蜂無已太康毛傳

征蜀聯句 蜀元九月擒劉關以獻郊告等語與先和  
聖後詩所敘言異而意同二詩其相先和  
日王忿違傲 漢史或曰唐本關本皆作日此語左傳  
○國語曰君之使楚始日得幸君有子其過此語未易流  
余二推考入詩則自天從是地揚音雷鼓轟天殺羣  
防秦師縱橫猶愈風旗是地揚音雷鼓轟天殺羣  
車竹兵彼敏脆文○細皮起遠也說鐵刀我鎗鐵 郊刀或作  
初八○切刑神咤整旄入刑立神於二西字見國語諸號公夢之有尾  
為旄陰醜颺犀札犀甲也三千○顯夫差水翻覓紛  
偃蹇旌旗紛七發日偃蹇野頭塊塊愈前詩或作傾塊見  
切生獐競掣跌充○擗尼切耕切軋昌切癡突爭填軋渴  
鬪信逐吹回切呼嘖姦何喚嚼切癡突爭填軋渴  
切於入更呼相簸蕩音播簸交斫雙缺鑿切牛輻火發激鉉

腥血漂騰足滑愈 漂或飛猱無整陣 猱與同爾雅猱有邪  
夏江倒沸鯨鯢山搖瀆樞楔 似與同爾雅猱有邪  
○榘輸類俱切虎爪食點入迅走 中離分二三外變迷七八  
逆頸盡微索命免於解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拳拳下音轉斷臂仍孤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諸格八所切本類妖慘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察精或中矢類妖慘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多當从牙从猴屬也今本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旆亡多空杠也音旆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文身無也史記張敖傳黃高刺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渾奔肆狂動或云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或以巨音為正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蹕狙猿 音鈔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如鉤致今按上句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砲砲音奔石聲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平本作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應合一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困逾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音僮切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拆舍膽懾前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窺音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脅音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音非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文裁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子征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厚蘇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子征 愈頭恣髡鬚音苦果切擊

韻云駝駝鳴也荆公詩云夔垂切鈞聖靈閱頑巖左氏  
 爲頑四年道心不則德義之言爲經  
 音魚察下書渴雄嘯呼交解罪弔攀瞻愈戰恤時銷  
 洗劍霜夜清刮漢棧罷冪闌中道也掠江息澎汎  
 是刀暗歇宵警二語刀諸本畫炊夜乘守也或作乘陣之  
 乃綴下每入澎皆五之韻亦今可考也蓋此詩自旃亡多與  
 杠劍以之息書蓋一始去杏飛蜂正杏月出故及歸  
 字但與之月息師故一始去杏飛蜂正杏月出故及歸  
 柳嘶蛩十月息師故一始去杏飛蜂正杏月出故及歸  
 雨雲霏揚柳依蓋今此我來思廟獻繁賦級音韻樂聲  
 洞控揚柳依蓋今此我來思廟獻繁賦級音韻樂聲  
 其席以爲席蓋事天貴寶素也前漢念齒慰徽薰楚詞  
 音眉黛音梨徽視傷悼癢疴癢音繁韻云痛點切○休輸  
 任訛寢詩或寢或報力厚癸秬括如說文曰春粟不  
 與稽今物多作蘇蘇公歡鐘晨撞室宴絲曉拈作莫或  
 說文制也孟孟酬酒醪箱篋饋巾味切莫糖小臣味戎  
 經維用贊勳勳愈書女勳商獻也

自從別君來遠出遭巧譖愈斑斑落春淚浩浩浮秋  
 浸郊毛奇觀象犀羽怪見鵬鳩愈有騰飛入誼舍楚  
 殺詞吾令鸞爲媒注鸞羽可朝行多危棧輒一作梳或上  
 無理當作機字夜臥鏡驚枕郊生榮今分踰死棄昔  
 情任愈鷓鴣行參綺陌雞唱聞清禁郊山晴指高標槐  
 密驚長蔭愈直辭一以薦巧舌千皆矜郊牛粉說文曰  
 巨禁匡鼎惟說詩鼎長乃衡字雅主相譚不讀識愈  
 臣後漢相譚曰逸韻何嘈噉高名俟沽賃郊紛葩歡屢

填曠朗憂早滲愈壘明或作亮張協七命野曠明而無  
 鬱切所爲君開酒腸顛倒舞相飲郊曦光霽曙物景曜  
 鑠宵稜愈音浸儒門雖大啓茲首不敢闌切丑禁義泉  
 雖至近盜索不敢沁此無他義恐此水名出上黨外  
 燭切也七清琴試一揮白鶴叫相暗聲此後漢趙相  
 作暗本欲知心同樂雙蘭抽作絳郊聲讀趙相  
 莎柵聯句在河南谷名西○按河內南志莎柵東水  
 入昌遂谷及斷腸蓋在東必都二也公有所深野感  
 冰溪時咽絕風擺方軒舉愈此處不斷腸定知無斷  
 處郊

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孟刑部簡也考之  
 曹豈即刑部員外以復不與東野同作當  
 秋潦淹轍跡選顧延年詩周御高居限參拜愈戰國  
 王能使臣之義無拜可矣拜耿耿蓄良思遙遙仰嘉話郊一  
 長長隔歲百步遠殊界愈遠或商聽鏡清聳悶懷空  
 抑意郊非是或作高悶介切屬美君知道朕相謂曰子  
 道雲勤味逸步謝天械愈冠冕之屬吟馨鑠紛雜抱照  
 瑩疑怪郊江淹雜體詩冠冕之屬吟馨鑠紛雜抱照  
 殺愈簷瀉碎江喧街流淺溪邁郊念初相遭逢幸免  
 因媒介見孔叢子無媒介不祛煩類決癡悵與劇爬疥  
 極無已把蒲袍切則知飽也唐字今不者多或作春說  
 幽玄呼博騁雄快博伊我羽已鍛選類延有輕小車說  
 史記乃乘輶車一作車輶也選類延有輕小車說  
 已鐵所拜毛切温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誠愈誠或作戒說

已鐵所拜毛切温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誠愈誠或作戒說  
 幽玄呼博騁雄快博伊我羽已鍛選類延有輕小車說  
 史記乃乘輶車一作車輶也選類延有輕小車說  
 因媒介見孔叢子無媒介不祛煩類決癡悵與劇爬疥  
 極無已把蒲袍切則知飽也唐字今不者多或作春說  
 道雲勤味逸步謝天械愈冠冕之屬吟馨鑠紛雜抱照  
 瑩疑怪郊江淹雜體詩冠冕之屬吟馨鑠紛雜抱照  
 殺愈簷瀉碎江喧街流淺溪邁郊念初相遭逢幸免  
 因媒介見孔叢子無媒介不祛煩類決癡悵與劇爬疥  
 極無已把蒲袍切則知飽也唐字今不者多或作春說  
 幽玄呼博騁雄快博伊我羽已鍛選類延有輕小車說  
 史記乃乘輶車一作車輶也選類延有輕小車說







繫石沉新尚按楚詞上官大夫靳尚楚開弓射鵰

尚書亦作召屏神使也風伯音屏波驚戮陽侯

應劭曰屏風天神使也風伯音屏波驚戮陽侯反揚雄

古之諸侯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神曰陽侯廣泛信縹眇高

行恣浮游外患蕭蕭去中悒稍稍廖音邑振衣造雲

關跪坐陳清猷德風變讓巧仁氣銷戈矛仁或作禮和

記名聲照四海淑問無肯休外漢康衡傳如令揚乎疆

時字或作肯夫歸哉孟夫子歸去無夷猶愈楚不

作君夷猶歸去與

晚秋郾城夜會聯句度元和守門下二年七月平章裴

從軍古云樂梁劉孝義從軍樂談笑青油幕宋劉音

封上中丞梁劉孝義從軍樂談笑青油幕宋劉音

泊語蘭壯氣衰酒醒寒此三字羈客方寂歷驚鳥時落

三院長主貴陳力此三字羈客方寂歷驚鳥時落

犒輿師左傳哀七年齊侯無令與匪兼弱此諸本

千戶購首惡正封侯年詩惡諸平生恥論兵未暮不

輕諾壯未或因介未類侯年詩惡諸平生恥論兵未暮不

爵愈壯未或因介未類侯年詩惡諸平生恥論兵未暮不

切又丑略何當鑄劍戟鉅或作相與歸臺閣正封室婦

使斷津梁張翥傳見○使漢書通潛軍索林薄

險探薄人窮阻索林薄句其後曹子建七啓索林薄

羽書靖急事且插難也樹者以謂木筋羽為大沙囊

工東漢刻石未足煩刀祖插羽何作銘插羽何作銘插羽何作銘

管鑰愈國語越王勾踐屬大夫種我為日力兩矢逐天

靈誅固無終陳琳檄雲梯翔赫赫火箭著正封雷鼓揭千槍頭或作城郭

軍門宣一令廟筭建三略雷鼓揭千槍頭或作城郭

也西南夷以連竹索為橋尋以渡水是竹或作說文日當從

也西南夷以連竹索為橋尋以渡水是竹或作說文日當從

也西南夷以連竹索為橋尋以渡水是竹或作說文日當從

也西南夷以連竹索為橋尋以渡水是竹或作說文日當從

也西南夷以連竹索為橋尋以渡水是竹或作說文日當從

也西南夷以連竹索為橋尋以渡水是竹或作說文日當從

也西南夷以連竹索為橋尋以渡水是竹或作說文日當從

也西南夷以連竹索為橋尋以渡水是竹或作說文日當從

也西南夷以連竹索為橋尋以渡水是竹或作說文日當從

也西南夷以連竹索為橋尋以渡水是竹或作說文日當從

也西南夷以連竹索為橋尋以渡水是竹或作說文日當從

也西南夷以連竹索為橋尋以渡水是竹或作說文日當從

河浴駟駱 正封 東西競角逐 遠近施贈

童聚謠天殃鬼行瘡 愈漢刑支郡黜削周制閑田削周制閑田侯有

者歸之有創田侯社退無功鬼薪懲不恪 正封 歲刑帝三

以給薪宗取薪 余雖司斧鑕至情本尙丘壑且待獻俘

囚左傳獻俘囚 終當返耕獲 葉街陳鈇鉞 漢時

長安街名蠻夷邸 在其街中陳湯傳 斬到支首及桃塞

名王以下宜蠻夷邸 在其街中陳湯傳 斬到支首及桃塞

興錢罇乃下宜蠻夷邸 在其街中陳湯傳 斬到支首及桃塞

封疆天文掃寥廓 正封 天子憫瘡痍將軍禁鹵掠策

勳封龍額歸獸獲麟脚 愈獲或作獵云龍額平原隰

獲麟折其前足載持對引其獸或作騎麟脚此詩用龜射

序語解對策特義耳切詰誅敬王怒詩月令赫誅暴慢 給復

哀人瘦前漢使也產子復注云澤髮解兜牟 或通作鑿

存惟恐晚安存厚故安存之後漢馬融 洗雪不論昨

百年頻傳洗雪暮鳥已安巢香蠶看滿箔 聲明動朝

關光寵耀京洛旁午降絲綸 正封 居中以堅銳自輔

坐列珠翠高門塗粉履 切屋郭 跋朝賀書飛舉朝朝

塞路歸鞍躍愈魏闕橫雲漢 周禮乃司農治象之法關

拓中開交土境 拓武帝各元切是日號昇平隋志 昇道

行中平道日此年各作噩 愈爾雅太歲在酉曰噩元

洪赦方下究 或作武颺亦旁魄 北擢空朔漢 正封 傳班孟堅

定蠻陬 漢書不來漢 漢書不來漢 漢書不來漢

書漢書不來漢 漢書不來漢 漢書不來漢

鼎佩 華史記伊尹 鼎佩 華史記伊尹

凶門而出 漢書高祖 凶門而出 漢書高祖

嚴顯 呂氏春秋 嚴顯 呂氏春秋

表級 任秋之外 表級 任秋之外

約 愈宮或作 約 愈宮或作

列鷄驚洪鑪衣狐貉搗文揮月毫講劍淬霜鏢 正封

命衣備藻火命衣及周禮 命衣備藻火命衣及周禮

相琴瑟 兩廂鋪 相琴瑟 兩廂鋪

當音酌 五鼎調 當音酌 五鼎調

玉佩 玉佩 玉佩 玉佩

馳狀傾 馳狀傾 馳狀傾 馳狀傾

紅頰吹 紅頰吹 紅頰吹 紅頰吹

由恣歡 由恣歡 由恣歡 由恣歡

名鑪 名鑪 名鑪 名鑪

奕蘭 奕蘭 奕蘭 奕蘭

天地	也勤	各切	生過	雪下	家十	漢書	岳特	酌池	垂矩	泰山	日樂	澤上	送詳	李謫	取歡	鼓還	海賜	舊生	實熏	親交	材薦	食不	魚羔	封閑
之書	一音	惟文	過京	下收	書四	二宮	○特	池蓮	山無	曰化	樂周	○林	靈見	謫盛	歡移	還搥	賜醜	生感	熏灼	交獻	薦延	下野	羔禮	見儒
載	選	文選	索帝	新息	九篇	三為	○胡	折秋	愈云	無行	樂則	漢布	二卷	好學	日飲	從禽	醜酒	感激	灼愈	獻諛	搜一	野有	禮芒	或作
帝	歌	選	京帝	息李	馬法	名在	○岳	房院	所淮	云黃	則逆	護閑	奇心	學隆	飲漢	弓何	律何	激正	愈漢	諛說	一鸚	求伸	屬愈	煩或
臣	正	臣	與楚	或楚	長懸	在整	○登	竹	周南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辭	封	臣	戰楚	或楚	格愈	在整	○岳	三	○子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劣	徒	臣	戰楚	或楚	格愈	在整	○岳	政	○子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螢	擊	臣	戰楚	或楚	格愈	在整	○岳	宿	○子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燭	鼓	臣	戰楚	或楚	格愈	在整	○岳	楊	○子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燭	鼓	臣	戰楚	或楚	格愈	在整	○岳	三	○子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燭	鼓	臣	戰楚	或楚	格愈	在整	○岳	禮	○子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燭	鼓	臣	戰楚	或楚	格愈	在整	○岳	記	○子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燭	鼓	臣	戰楚	或楚	格愈	在整	○岳	天	○子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燭	鼓	臣	戰楚	或楚	格愈	在整	○岳	子	○子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燭	鼓	臣	戰楚	或楚	格愈	在整	○岳	無	○子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燭	鼓	臣	戰楚	或楚	格愈	在整	○岳	車	○子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燭	鼓	臣	戰楚	或楚	格愈	在整	○岳	二	○子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燭	鼓	臣	戰楚	或楚	格愈	在整	○岳	則	○子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燭	鼓	臣	戰楚	或楚	格愈	在整	○岳	歲	○子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燭	鼓	臣	戰楚	或楚	格愈	在整	○岳	文	○子	云黃	樂亂	音	六奇	通寒	漢夏	何	窮天	封為	漢或	文大	正封	伸鸚	屬愈	煩或

庶用存糟粕愈存或作等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  
 夫古莊子之糟粕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八



期銷蕩陰官想駿奔書駿奔走行看五馬入景元史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休垂絕傲千行淚錢真一作越漢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浦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郴口又贈二首

山作劍橫江寫鏡扁舟斗轉疾於飛迴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此日歸

雪颭霜翻看不分雪或雷驚電激語難聞沿涯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作涯或

題木居士二首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榦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更道符

為神詎比溝中斷莊子百年之木破為機斲比溝中也遇賞還同爨下餘後漢蔡邕有吳其燒於失性一

琴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

晚泊江口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張華博物志

雙歸蟄燕一一叫羣猿迴首那聞語空看別袖翻或

湘中風原也

猿愁魚踊水翻波或自古流傳是汨羅買羅平風

別盈上人

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迴首卽是此生長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筴從所作詩以光半入池作或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自下何曾

汗增高未覺危作或見比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

時飄袖欺梅併壓枝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卑浩蕩

乾坤合霏微物象移為祥矜大熟布澤荷平施作或

當酒換或作灑急聽窗知力去陳言詩未俗可憐無

歡聲掃路見雲披陣勢魚麗遠魚雁之陳○麗音

擁熊羆履弊行偏冷履有上無下足盡雪中門局臥

更羸安門無行路悲嘶聞病馬或作浪走

信嬌兒籠靜愁煙絕繁念衰擬鹽吟舊句

多慙失所宜



春雪

看雪乘清日一作或無人坐獨謠坐獨或拂花輕尚起

落地暖初銷已訝陵歌扇還來伴舞腰灑篁留密節

密或著柳送長條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沈存中

堆隣可掬滿樹戲成搖江浪迎濤日風毛縱獵朝弄

閑時細轉爭急忽驚飄城險疑懸布十年晉荀偃左襄

偏陽 砧寒未擣綃莫愁陰景促夜色自相鏡作色月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此詩與後梨花正詩皆

桃蹊惆悵不能過山公也後詩謂今日相逢瘴海頭是

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漢或紅豔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

春雪閉早梅元年春江陵作

梅將雪共春彩豔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妬新

誰令香滿座獨使淨無塵芳意鏡呈瑞寒光助照人

玲瓏開已偏點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真

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從將玉樹親

輕微敢自珍微或願得長輝映

早春雪中聞鶯北地春晚方聞鶯此詩蓋南

朝鷺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澁先迎氣侵寒已報人

共矜初聽早誰貴後聞頻暫囀那成曲孤鳴豈及辰

風霜徒自保桃李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為身

梨花下贈劉師命蘇魏公云當錄於古詩中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寥落梨花發今日相逢瘴海

昌黎先生集 九

頭共驚爛漫開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約工部歸登也約荆州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

擾何人更得死前休得或

入關詠馬元初元年夏入江陵召

歲老豈能充上駟取君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

何故翻驪首牽過關門妄一鳴賦望西極而驪首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閒紅露或作路闌或豔色寧相

妬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空秋節詞作辭又云關本渡晚奉木古祠空館本官渡

空秋節詞作辭又云關本渡晚空秋節詞作辭又云關本渡晚

弱節已晚今按方則古辭是蓋此詩言益蓋詩人強笑

相對言不同處而色皆美名又同故以採江奉木也如

然嘉祐此詩從頭至此非洪意定也願得勤來看無

令便逐風願得或

榴花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江公自陽山與張十一徙據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

井

買誼宅中今始見水經注云長沙縣西陶侃廟傳葛

洪山下昔曾窺葛洪在丹井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

人渴死時作或

蒲萄

新莖未徧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後或若欲滿盤

堆馬乳若或作君蜀本圖經本莫辭添竹引龍鬚

居然鱗介不能容石眼環環水一鍾聞說旱時求得

兩祗疑科斗是蛟龍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梁或作涼考之史

定盜芳聲遠移封大國新異宮尊長女易巽為

屬良人相友之父顧為河漢重泉夜梧桐半樹春龍

鞦韆非厭翟選潘岳寡婦賦龍鞦以厭翟謂以雉羽飾

秦地吹簫女史仙傳秦穆公好之弄玉時有簫湘波

鼓瑟妃屈原遠遊云二女御九佩蘭初應夢左傳鄭

己蘭曰燕姑夢天而子與奔月竟淪輝南子或作競不死之淮

園草後漢明帝女水公主主田園無復更芳菲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舍人崔羣也公元和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

未高蒸遠氣半上霧孤形赫奕當躔次虛徐度杳冥

潔雲閉路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免天問厥利維何

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煙共翳青過隅驚桂側

當午覺輪停屬思揭霞錦音燭屬追歡罄鏘餅色白

反普郡樓何處望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

禁局風臺觀滉漾作流冰砌步青熒選歐燿獨有虞

庠客無由拾落莫帝一世紀堯則有莫朔後日

詠雪贈張籍此詩或云自松篁遭挫抑以意謂

只見縱橫落只或寧知遠近來飄飆還自弄歷亂竟

誰催鐘梁書豫章王綜鳴座暖銷那怪池清失可猜劫

中初蓋底不地垤處遂成堆江劉貢父云歐陽承叔與

有先居後慢或輕多去却迴度前鋪瓦隴發本積牆

限發本或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

早值層臺砧練終宜擣階統未暇裁城寒裝裝睨晚

晚砧練計晚城上女牆作坤說反樹凍裏莓苔或裝

片片勻如翦紛紛碎若投乃禾定非燁鷓鴣音尋真

遭挫抑或作折○方云公時以柳潤事下遷疑寄必意於

糞壤獲饒培隔絕門庭遠擠排陸級纜史助買排豈

堪裨嶽鎮強欲效鹽梅隱匿瑕疵盡左氏瑣瑣包羅委

瑣該漢相如傳瑣瑣誤雞宵呃或作悟選長音

驚雀暗徘徊浩浩過三暮畢史記天官書白帝行德

悠市九垓風俗通十北以食北民日按音該天

陸死骨木華海賦其魚則橫海之玉石火炎灰書火

俱焚石厚慮填溟壑高愁撤斗魁揚子雲甘泉賦北

第七至厚慮填溟壑高愁撤斗魁揚子雲甘泉賦北

長蛇攬似標或作陵猶巨象逐友音水官夸傑黠木

氣怯胚胎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龍魚冷蟄苦虎

豹餓號哀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威貪陵布被光

肯離金疊離或作玩他事歌謠放我才狂教詩碑

硯或作五忽反與酒陪岳對蘇張說李校作

蘇來反○惟子能諳耳諸人得語哉助留風作黨勸

坐火為媒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網恢莫煩相屬和傳

示及提孩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或云王涯為舍人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平庭或作庭平

今朝躡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從或作仙

送侯喜公長慶元年有雨中寄張博士籍侯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躡塵埃如今便別長官

去直到新年衙日來官長官非是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帝女溺死東海

昌黎先生集 九

鳥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

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

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慚刺客傳不著報讎名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胡元九傳云河東

傾朝共羨龍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停社

樹諸本胡語建節武過河時趙宗儒為帥因話

持刺稱百絕非胡公敬桑梓之意閣本多出公晚

若用今語亦非胡公敬桑梓之意閣本多出公晚

關所定晚今所按方意甚善但耳言里門先下敬鄉人

子第入里門趨至家事橫飛玉盞家山曉遠蹀金珂

塞草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盧汀也

天仗宵嚴建羽旄建或作樹旄旄詩出春雲送色曉雞

號金爐香動螭頭暗唐中要曰漢柏梁殿災越巫降

兩遂作像于星以願火災亦作蟬字唐玉佩聲來雉

制起居制舍人分侍左右第作蟬字唐玉佩聲來雉

尾高唐制尾扇四舉方動雉必扇尾見儀衛志小戎服上

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難或作

身即署何須數二毛黑左僮相半選潘安仁擒秋二賦余

二春始見二十毛

寒食時看度風荆楚兩謂之寒食冬至先賢傳云太原書

俗以寒食不推焚死至時春遊事已遠風光連日直陰

昌黎先生集 一一三

兩半朝歸朝或作晴不見紅球上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  
於戰國鞠與毬同紅那論綵索飛古山或寒食日用  
即謂鞠毬毬也索飛也惟將新賜火周禮賜季春也向曙著朝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李協律荆南公曹量移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

高齋詩話云退之燕于正飛飛歌舞知誰在賓僚逐

使非宋亭池水綠荆州詩會聞宋玉宅每欲到寒

邊不出遊有宋玉庭莫志蹋芳菲

題百葉桃花如制詔時作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窗映竹見玲瓏或作嘉祐杭

本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日尚書入直

臺麻中給使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唐人任郎

官多稱仙郎白樂天所謂仙郎靜詠禁中入直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却嫌春色

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戲題牡丹殺成式西陽雜俎云前史無說牡丹

杜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初不說牡丹

則知隋朝至份州得白牡丹元稹詩牡丹

長興私第至德中馬僕射領太原各得

初猶紫少色與戎莖角多少矣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鬪輕盈陵晨併作新粧

面對客偏含不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遊蜂多思正

經營作正或近長年是事皆拋盡今日欄邊暫眼明

益池五首似童兒此真語語添水數餅一夜盆詩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

曉恰如方口釣魚時敗方或枋頭乃其地也公屬此詩與溫

李愿詩皆作方口近之小地公盤谷詩因及孟州齊川

四縣孟州東過懷州者安得至衛州之枋頭乎方說非

是

莫道益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

記來聽蕭蕭打葉聲作兩灑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蹤

影惟有魚兒作隊行作雋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作聖或一聽暗來

將伴侶不煩鳴喚鬪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纔添水數餅且待夜深明月

去試看涵泳幾多星作乘或

芍藥詔寓宜禁中作

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爍爍綠盤龍覺來獨對情驚

恐身在仙宮第幾重作情或

奉和號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

號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為亭臺島渚目其處

為三堂臣子建於開元中呂溫嘗記之謂三者明劉

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

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閒又作二十一詩以

詠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浮枕簟文或瓦影蔭

龜魚

汨汨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強交流

只或作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關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竹溪

蕩蕩溪流慢慢或梢梢岸篠長篠或穿沙碧簾淨落

水紫苞香少蘭竹詩有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前

紫苞香亦有落水語乎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當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

準或作雅俗字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為遮西望眼終是懶迴頭

竹逕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昌黎先生集 九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撼撼撼撼芳葉零

格如那似卷翻翻

稻畦

野布畦堪數野或作卦布或作圃野博局上方目也

覺初深相譯新論守邊闕趨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已秀鶴沒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

莫或作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魚鰕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白樂天皮日休詩皆自注曰昔在

池樂天皮日休詩皆自注曰昔在

者裁乃作廉范五袴之謠皆已為此音矣然讀如將

之俗體又字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齒著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月池





青幢紫蓋立童童蜀先主傳舍東南角有桑樹童江

反細雨浮煙作綵籠不得畫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

生中及童子之貌猶少陵貌得山僧

遣興作遠或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

事須着人閒比夢閒

昌黎先生集卷第九

Blank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

律詩凡八十首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

和十年十月工部尚書襄陽刺史李尚書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

蕭千里地還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寬屬

峴首客羊叔子嘗與客翫登峴花豔大堤倡地名

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和席八十二韻

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春

官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綺陌朝遊閒綾衾夜直頻

變寒前草天銷霽後塵溝聲通苑急柳色壓城勻綸

綽謀猷盛禮記王言如綸其出如綽音緝李本校謀

但漢古字嘉謀沈浮二音通也丹青步武親芳菲

含斧藻揚子吾未見斧藻其德若光景暢形神傍砌

看紅藥謝朓中書省詩巡池詠白蘋守有江南吳曲云太

汀洲探白蘋多情懷酒伴作怯或餘事作詩人倚玉難

日落江南春

昌黎先生集

十

藏拙玉或吹竽久混真

空自老江海未還身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早晚飛來入錦城

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歌童作豔聲

太安池

遊太平公主山莊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城闈

花多少處或作直到南山不屬人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

榆莢祇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空園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一紀尊名正

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

武帳虛中禁

齊謝眺舒皇立堂啓屏文秋天笳鼓歇松栢徧山鳴

威儀備吉凶

皇太后配食地日高

因山託故封

鳳飛終不返

晉張華介化日此非津事有天生神物終當合耳無復

臨長樂

暮曉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倍畫娶登秋殿禮喪服大記

漢制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容衣入夜臺記

於校龍而垂三池振容注云青黃蓋謂此也雲隨仙馭

遠風助聖情哀助非是只有朝陵日批查一暫開

帝調原陵見太后鏡

廣宣上人頻見過廣宣蜀僧元和中有詩

樓名號紅

三百六旬長擾擾作十或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懸朝土

無裨補作題為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

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窗前有幾堆

閑遊二首元和中書舍人降右庶子云

雨後來更好繞池徧青青柳花閑度竹菱葉故穿萍

江或作亂杜詩潛龍故起雲獨坐殊未厭孤斟詎能

醒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

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或作至萍蓋汗池淨藤

籠老樹新林鳥鳴訝客鳥或作兼岸竹長遮鄰子雲祇自

守雄方雲傳安帝時傳董賢用事奚事九衢塵

酬馬侍郎寄酒德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筍侯喜自也○或云公意專以譏

之首賦大抵言其吉之謂耶是時裴度

之欲討蔡逢吉引其黨令狐楚蕭俛等阻

竹亭人不到新筍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

詩或不重用韻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

愁乾屢側益對吟忘膳飲偶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溼

驕陽氣候温得時方張王莊子所謂王長其間是也

張詩皆用挾勢欲騰騫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

生猶有隙散布忽無垠詎可持籌算誰能以理言縱

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狂劇時穿壁羣強幾觸藩深

潛如避逐世一作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

園萌芽防寢大履載莫偏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短

垣身寧虞瓦礫計擬揜蘭蓀且數高無數庸知上幾

番短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密中仍節目

繁暫須迴步履要取助盤飧或作餐盤穰穰疑翻

地上○穰森森競塞門戈矛頭戢戢蛇虺首掀掀婦懦

咨料揀子序且將料簡世所希有者列兒癡謁盡髡

侯生來慰我或作詩句讀驚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

日瞰舍亦或作欲楚人言也○瞰他昆切

過鴻溝入汴過鴻溝作也漢四年劉項割鴻

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回馬

首真成一擲賭乾坤

送張侍郎張買時自兵侍為華

司徒東鎮馳書謁元和十年正月加宜武丞相西來

走馬迎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兩府元臣今轉密

一方逋寇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馬讓時征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中臺或作暫從

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闕致時康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或無奉



云在河南府西過女九山下題詩云

侍平武夫而天子詩和云

旗穿曉日雲霞雜對偶一作如華作集○今按山倚秋

空劍戟明之山慶魯云以我之族況彼雲霞鳳格敢請

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

鄆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馮或無奉字馮李謂馮宿李宗閔時以禮部並從

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閒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

飲卽是連鑣向闕時說文云鑣馬切

酬別留後侍郎命馬德為留後

為文無出相如右司馬相如也漢武帝擢謀帥難居

卻數先帥趙襄子晉公作三軍謝元歸去

雪銷溱洧動在濟南二水名西來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李正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

印綬歸台室旌旗別將壇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四面星辰著地明散燒煙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

奏自趁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鄆城辭罷過襄城頽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

里家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龜下或有神龜驛

荒山野水照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亭愁不

臺按九城志謂皇初建

李謂正封馮謂宿也

昌黎先生集 十

睡幸來相就蓋征衣

次硤石硤地裡志可考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連昌宮在河南壽

安縣詩之二十九云云疑為期皇所作而元

元和中會其之耳公從晉公平淮西回過

來道踈槐出老根高臺巨榭壓山原宮前遺老來相

問今是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張買○潼關

荆山已去華山來馮史記黃帝鑄鼎荆山下華陰

日出潼關四扇開出或作照刺史莫辭迎候遠相

公親破蔡州迴或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無此篇關下或有頭字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

相待將功德格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裴元和中十二年十一月壬戌以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

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李員外

去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

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

奉和或作晉公自蔡州入朝途中重拜云云愈因之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

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鸞鷲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

營中長懸典午非材職或作典司馬也白樂天自江

亦曰昔徵從典午出得就閑官即至公

獨釣四首或作酌坐厭親刑柄為刑部侍郎時作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

音儉羽沈知食駛或作快緝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

榆條繫從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

坐厭親刑柄偷來傍釣車坐厭方作厭坐厭與偷為一義坐厭與偷來為對亦

車為一說公詩多此體乃常用之語章蘇州云坐厭淮南

自親切又沈坐厭乃常用之語章蘇州云坐厭淮南

曲說不知極意之拙謔也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

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餅

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拆芡觜露亦染梨顛

廣信晁氏書藏印本能作遠岫重疊出寒花散亂開

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

寄託惟朝菌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論語曰夏

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檀槐之火一年

木故曰改火也未肯但空心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尙書去年蔡州元日見

寄之什馬詩十二首元日公以此詩酬之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遙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

領自是三峯不敢眠或作三峯或作三峯

而守蓋公西歸經從之或作三峯或作三峯

無說既無所當又三峯不眠亦

詠燈花同侯十一或作十一喜也雲張齋日記云

似此詩極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

黃裏排金粟或作黃裏排金粟

引沈約宋書漢制乘與翠蓋黃裏排金粟

同說疑史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翁一作

祖席四月也公時在東都無之蜀本亦然又

祖席洛橋邊親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

書寄相思處盃銜欲別前淮陽知不薄陽本作陽云用

有祖席南字隨筆以誤也終願早迴船

秋字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或作今況與故人別那堪羈

宦愁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宜春即

江山多勝遊公自題此二詩後云兩詩何

送鄭尙書赴南海鄭尙書名權

番禺軍府威番音今之廣州欲說暫停盃蓋海旗

幢出連天觀閣開衙時龍戶集龍戶探珠戶也南上

日馬人來銅柱下南蠻呼為馬留人見新史南蠻傳

風靜鷓鴣去左氏祀爰居國語海鳥日官廉蚌蛤迴  
東漢孟嘗為合貨通師子國南海中在樂奏武王臺  
武或作南越漢傳尉王事皆殊異嫌屈大才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  
洞直割乖龍左耳來探藥於華陽洞志茅山道士吳緯  
三珠戲於松下綽從失其珠又馮中化龍見三手把  
左耳中綽斷其耳而失其珠又馮中化龍見三手把  
其龍必割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漢時依上故謂降朝殊  
青為左遷藍關即秦夫境有能開落刻不  
之句公勉之學乃笑造化開花乎湘遂衆花  
二士覆盆有久小金花已發矣舉公乃碧橫  
秦嶺家何事來久雪擁藍關馬嘶不潮前途  
詩意謂家何事來久雪擁藍關馬嘶不潮前途  
句乎人冒雪今日事也乃公詢地名云西陽再  
三壁戴日事獨不載此名然云西陽再  
短亦載若按指是事言有奇術探妙之知學天  
工徐州贈族指是事言有奇術探妙之知學天  
有耶筆墨則錄云此詩豈有果有出世之學天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一作賜元和  
部待郎上表極力言愈忠願少寬假以死諫示宰相  
崔暉裴度韋度力言愈忠願少寬假以死諫示宰相  
解刺史潮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或  
於行或作豈惜一作作豈橫素嶺家何在雪擁藍關  
馬不前計擿或作擿四字皆○今按此詩於勝知汝遠來應有  
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余收爾骨焉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唐志武關在潮州自藍

田入商洛於  
武關西見作

嗟爾戎人莫慘然戎或湖湖南地近保生全地近或我  
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  
火作難眼知別後自添花商顏暮雪逢人少前漢引  
洛水至商顏下莊商山鄧鄩春泥見驛賒左威公九  
年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瀛寺

不覺離家已五千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安  
為里也或以已後千則知其非仍將衰病入瀛船潮陽  
未到吾能說先或作先聞海氣昏昏水拍天作水浪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瑞公使君惠書敘別酬  
以絕句二章尚德無每瑞公絕句十四年夏去潮

韶州南去接宣溪

兼金那足比清文那或安或百首相隨愧使君白俱是  
嶺南巡管內莫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作松或竹林莞席到僧家林或作林  
暫拳一手支頭臥作頭或還把漁竿下釣沙釣或晚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公或無端

曲江山水聞來久

界每逢佳處便開看每或亦  
過始興江口感懷韶州始興郡大曆十四年

至是貶州刺史公隨會而還時年十歲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公量移袁州故云韶州留

十年正月以論佛骨貶州十五年正月三月至袁州其

來往再逢梅柳新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摠文才

妙陳文華之入江自歎虞翻骨相屯虞翻仕吳為騎都

上獲雅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作諸小

宋威感字謨大宋初不作爭李雲後得善本始信已

奏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柳惲詩語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或

先瑞公因三字或作量移袁州張韶州先韶州詩

見四易各有義也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

鴈北秋南春南遷纔免葬江魚屈原寧葬江魚腹中

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石下石水經時

此美樂志有廟在焉上賓虞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仲舒舒也時

憑高試回首頭在豫章郡北由戀德泣作由或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

中郎有女能傳業存魏弘廬山廬山今猶有蕭

可保家今已故因話錄能中郎伯道無兒

伯道無兒偶到匡山曾住處伯道無兒

空將衰淚對煙霞煙霞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本諸

如思袁州除官還京凡多大本字方取如

地時為工部尚書與此同周員外考之君樂

重復非是方說今按諸本不曉疑之唐州字既當顛

行行指漢東左氏漢東之暫喜笑言同兩雪離江上

業葭出夢中面猶含瘴色眼已見華風歲暮難相值

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館在隨州

白水龍飛已幾春祖衡飛京賦我世偶逢遺跡問耕

人逢或上墳發掘當官路道或作何處南陽有近親宗顯

寄隨州周員外隨或作循或作

陸孟丘楊久作塵上穎楊疑及周君巢同為董孟叔度

濁水汗泥清路塵曹子建詩若濁水泥還會同制掌絲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謂建吉也諸本李相公

綸赴元和十一年正月為中書舍人而眼穿長訝雙  
魚斷中有尺素書魚耳熱何辭數爵頻後耳熱作天酒  
呼烏鳥銀燭未消窻送曙殘或作難或作金釵半醉  
座添春醉或作堅許賦梅云不獨宋廣平也知公  
不久歸鉤軸應許閑官寄病身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

任其後家亦謹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峯驛

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只作

此題驛梁下有注字與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

病扶昇沿路衆知難音昇繞墳不暇號三而子延陵季

封且號者三見禮之聞既設祭惟聞飯一盤荆楚子歲時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張籍裴度也或

贈詩馬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毛雅馬黃云今

白馬賦曰雙瞳夾鏡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

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性情且夕公歸

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日著鞭能顧我之語故有公

爾云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或作侍御無歸使字

判官趙朝半道有詔還云徹時以幽州

從張弘靖京伯未朝歸是也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

歸來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還不報半路踟泥歸還半路一作夜半○今按朝

自失威見牆生菌偏憂麥作蛾飛中述異記晉太康歲

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左傳十三年秦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

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張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國左傳魯公二

威頻旬杜預注須句在鄆之仍還少昊司三月令秋帝

少昊蓋秋主刑也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石

檢枝刑部商書故云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石

皆集門掩候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

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諸本無十八字

馮宿也只作三閣老楊於唐本云今被復本

行錄記楊大年呼沂本公為第四廡舍人言

必疑前而世遺俗自有此復等稱呼洪故本特或未

其次第之而并呈乃有關老也二字按揚三館人傳者

故事為閣老如人年

牆下春渠入禁溝或作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

長先暖流到池時更不流作見或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或無

元年七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皆危之

度田弘正以反詔軍公宣撫王廷湊皆危之

行事詳本公使鎮州吳丹已散英濟部公副

公宣撫出使蓋仲舒年二月西云梁冀于張

顏魯公使李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然考



懸汗仰皇局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此二首無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

處絕勝花柳滿，皇都春好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

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

深。

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嚴謨也

蒼蒼森八桂，杳杳鬱蒼蒼。地蒸湘南地，氣

凌瀟水濱。茲地在湘南，地闊本多樹。江作青

羅帶，東流似白紵。山如碧玉簪，劉表遺孤

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暇日言

懷見寄之作。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或以馬總為戰曹濮之作六觀察使十五年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加徐士儒風被魯邦

劉夢得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惟韜在春秋為須句

之國宜精在上奎為文宿畫野在下魯為儒邦禹貢

海岱及徐淮魯邦前漢以徐隸臨淮則徐清為公論

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窻詩選劉越石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或有

字穆宗之宣諭鎮州也衆皆危之今鎮言

出入公卒至賊營麾其衆責之庭湊聽命

所請勇奪三軍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

馬恨不身先去為飛

之史公出使鎮在二月而達吉三月始

召為兵部尚書六月始代裴度為相此

行爲其所中缺君于惡居下流天以下之

此皆謂也

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

地失嘉禾處嘉禾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作風

存蟋蟀辭晉國風有蟋蟀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頤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絕句或作壽陽驛題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

柳馬頭惟有月團團

鎮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攏或作搖弄或

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二唐語林云退之

孫子陽為子英近時壽陽驛絕句得云詩石唐見錄

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二人耶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

或作同張水部籍游曲江寄云云白舍

人樂天也長安志曲江在城南昇道坊

以其後世傳韓白無往來之曲江居非也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作春或曲江水滿

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或作

漢家舊種明光殿洛陽宮殿傳曰漢有明光殿徽音

殿前乾元殿又曰顯陽殿前櫻桃六株徽音

前並三株櫻桃詩賜

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或

作出色映銀盤寫未停或作照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謹或  
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  
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奉或無

文武成功後居為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

詩話云慶曆中丞叔未詳晏元獻為相冷使會四十  
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晏元獻為相冷使會四十  
餘萬屯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朝赴裴度會擺  
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

落遺高論雕鏤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或其

事見史記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或有裴週朝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

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閒秋臺風日迴正好看前山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逢吉也蕭氏在唐  
最盛瑀嵩華復俊

山公自是林園主真微遇凡八葉宰相嵩志  
在城南布政坊見長安志

作時巖洞幽深門盡瑣不因丞相幾人知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

六韻或作杜相公太清宮十六韻紀事陳  
元年六月拜相太清宮元皇帝廟也

未耜興姬國后稷以農事開國故云耜耜建夏家  
未耜興姬國也姬周姓云耜耜建夏家

功誠可尚於道詎為華象帝威容大仙宗寶曆賒衛

門羅戟架圖壁雜龍蛇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

真皆齒列天寶元年親幸玄元皇帝于新廟以莊子  
為玄元真容侍立左右皆朱衣朝服元陽月時之首雅

虛真人庚桑子為洞二聖亦肩差於太清宮成命石  
宗肅宗真容侍立左右皆朱衣朝服元陽月時之首雅

宗肅宗真容侍立左右皆朱衣朝服元陽月時之首雅

十月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水碧階或庭炬垢金葩紫  
極觀志倦青詞奏不諱青詞薦以酒果用唐祝也  
吹宮夜闌相如日聲噴噴音聲噴噴音聲噴噴音聲  
垂祥紛可錄俾壽浩無涯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絕瑤  
代工聲問遠書天工人攝事敬恭加語官事皎潔當  
天月歲蕤捧日霞或作蜀本唱妍酬亦麗俛仰但稱  
嗟杜無嗟公自謂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

Blank space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collection.



雜著

原道

淮南子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  
 公孫龍子孟軻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深見孟軻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誠哉是孟軻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大見孟軻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醉荀與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若荀與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分荀與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是荀與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多荀與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二荀與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章荀與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意荀與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贈荀與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公荀與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史荀與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以荀與揚雄相與論孟而後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  
 虛位也揚雄曰齊之言實德者合仁與義也而後  
 又曰吾之所謂道者無所待於仁與義也而後  
 無上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仁與義也而後  
 焉仁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仁與義也而後  
 揚雄曰齊之言實德者合仁與義也而後  
 義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仁與義也而後  
 性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仁與義也而後  
 也道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仁與義也而後  
 非也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有子有女  
 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  
 天小者非天小也非天下或井中之星所不觀也  
 星○今按韓公亦非文意于彼以煦煦為仁音調子  
 語正使用之作罪亦非文意于彼以煦煦為仁音調子  
 予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

昌黎先生集 十一

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或無其  
 非四字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  
 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  
 人之私言也者字或惟下句或有之周道衰孔子沒火  
 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或無黃字晉魏  
 梁齊方從闍杭本云南齊晉梁北齊魏隋也宋其言  
 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  
 佛墨則入于老有不入于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  
 出者奴之主乃與下文三韻皆作王○今按作入者  
 附之出者汙之附或作隆皆非是噫後之人其欲聞  
 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  
 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  
 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有師之字  
 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  
 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  
 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  
 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  
 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  
 道或無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  
 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  
 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  
 其有無通或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  
 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  
 鬱壹或作壹鬱壹當作壹鬱壹當作壹鬱壹當作壹鬱壹

平入聲通用。理與靈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今按字書壹靈吉凶在壹中不得離也。即今之儀。壹字漢書但作壹耳。故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字非是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作割或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絲或作絲麻篇內並同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不字下諸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一行語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名下或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有難字或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賣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賣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易也。其言或作之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爲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

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一作國家天下句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進上或有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或作教書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果蔬或作蔬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下或無而字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各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無也字也今按曰：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詞而曰：斯吾所謂道也，以下乃答語也。斯道也何道也，或作斯何道也。斯之道也，又或無所謂字，皆非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或問張無垢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伊尹而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傳也，伊尹得軻死湯置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湯雖難自比孟子而愈無傳則捨之矣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丘論語焉而不詳，而健於擇焉。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何而或作何其下乃答語曰：不塞





不食也宜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滅若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以其饑而人之性果善

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然見詩生民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母不憂等

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國語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

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

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

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無其字曰上之性就學而

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

制也作教或性下或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

於此何也有性字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

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此篇之言或無地擲遠甚其

言五性尤魯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會而其所以或魯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焉未盡耳

原毀說已見上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所

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

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

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

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何人也或為人字下同早或作蚤聞古之人有周

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

責於己曰為周公者今按聞本不成文理而方已

矣之誤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

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或去其下十三字

其所以為周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

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

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已於人也曰

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

矣善或作非取其一不責其二責或即其新不究其舊

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

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

是是亦足矣字或無此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不

是或今之君子則不然或無則其責人也詳其待己

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

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

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

身者已廉乎其或已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

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

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

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

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是或無之字雖然

為是者有本有原無上或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

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

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

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

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

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或無不然

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

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

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

德之行難已非此下或無世字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化或作也

原人仁或作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閒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閒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有人可上或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指下非是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乎或無日山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故或無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

原鬼

有嘯於梁本於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有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有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李石曰公聲如牛韓子謂鬼

無聲與形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或有怪或作見怪二下或有說字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一作人於形作有時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為之也無之字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反乎其非是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或或無不能無形與聲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禍福降于莘王問諸內史過對曰云周惠王十五年有神

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無作蜀粹但今按古書篇題多在後者如荀子諸賦正此類也行難貞元十孟八切公與祠部自陸參州召拜祠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務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集李作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而非非有於字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問客席嘗或作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誄之某與某可人也或或作禮記是也然詳下見禮記鄭注曰此以陸公難嘗任此引之自疑於下見禮記鄭注曰此以陸公難嘗任與誄也非罪歟皆曰然也或或作愈曰某之

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諫也有由乎抑其罪不足任而

諫之邪而任而諫或作諫先生曰否吾惡其初去聲惡不

然任與諫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

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禮記管仲遇盜取二

其所與由辟也可入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

家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夫惡求其初音烏先生

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

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

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邪而可上或有焉字先生之選

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

千百歲之閒儻有焉聖人之賢人之賢人或皆作之或并

百年作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

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無於字他日

又往坐焉坐無字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

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

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

多而缺其少乎或無其皆賢乎四字缺或作及少或

此取人之才或不全備始舉其少下或有者字○今按

其全正或不取必求全才之意而意為近但陸公此句

而不早責考之殊不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

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

邪其位字或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

也必粗且舉焉或作索之詳下粗粗切先生曰然子之言

孟軻不如日錄非是○粗粗切先生曰然子之言

對禹問孟軻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

之心以為聖人不得私於其子以害天下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

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

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

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刺一曰然則堯舜何

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

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無

者或作不得如己者非是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

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

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慮下或

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

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

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

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音朔傳諸人得大聖

然後人莫敢爭莫上或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

亂或作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

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與其傳不

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

諸或作法守非是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

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

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雜說四首或作三首其一

龍嘘氣成雲虛上或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

茫洋窮乎立閒茫上或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

化水下土汨陵谷音骨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

使爲靈也靈或从問本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  
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  
不可歟無信或作非是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  
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醫下或察其脉之病否而已

矣善計不可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

而已矣理綱下或無之字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

紀綱者脉也紀綱或作亂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

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所以問夏殷

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作傳數十王而

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

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

世或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

無事作四海或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

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字扶或作無天

○今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計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談生者談姓不知其名之稱鶴

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

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

爲乎昔之聖者聖者或作聖人其首有若牛者其

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鳥關作馬或云

其貌有若蒙俱者相也仲尼之狀如蒙俱注云方

數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脅

曼膚楚詞平脅曼膚何以肥之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

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禽下或作無獸字邪或有作也

列子包犧女媧神農夏后氏堯舜禹湯契稷皋陶  
狀貌七數皆同而有禽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  
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  
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或可問抗是怪神之

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

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

有千里下或無之字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或無駢

死於槽枥之閒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

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

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

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馬上下或脫一石字

馬也或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且或策之不以其道

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

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字下無

諸邪五字有良字關抗本皆脫其真無

讀荀下或作識也字皆作邪無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

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之道孟氏

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

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雄下或聖人之道不傳于世

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其下或有紛紛藉

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

于秦黃老于漢黃或無其存而醉者孟軻氏而止耳揚



雄氏而止耳或作夫耳無揚雄及得荀氏書於是又

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不粹時下或有字要

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抑字

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

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無字去余欲削荀氏之

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

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或無字志歟孟氏醇乎醇

于揚或作雄非是言多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退之

讀鵷冠子西漢藝文志有鵷冠子一篇其下

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爲道家者流公謂

其辨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

鵷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各九方作六云

今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云或無雜字非是其博

選篇博選一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四稽選篇一道有

人遇時授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遇字使其

一壺千金者音義同氣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

謬爲之正三十有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

有二字云或作減字

讀儀禮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隆生

王獻之禮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其或沿襲不

具在凡

十七篇

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或作然文王周公

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

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

度邪存上或無字家或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

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或無字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

讓于其閒嗚呼感哉

讀墨子墨子一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

神尚賢同鬼神非別當同世諸篇明鬼

此臨川王意謂孟子相排墨公排釋老自有

如旨曰伊川先受之或問然後讀墨之

衆便與墨子同則甚言孔子尚同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云或皆作尚

當作文志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路問魯

曰大夫練而肅禮歟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

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

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襄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

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

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

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

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

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丘列子云

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古語墨並釋突不亦及黔孟

子特以爲非中道其流不能守茅屋采椽之耳藝文志

父是以右五鬼順四時而行是士大夫射是孝親天宗祀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二

雜著

獲麟解

春爾雅曰麟屬身牛尾一角獲麟事見  
東川或以贈陸公十四年元角獲麟事見  
此文也其詞與意適則孟貞元既十投亦不  
見其有過於斯者修則於貞元既十投亦不  
則此非元詞非必為元今獲麟而作  
也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載雜出於傳  
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  
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  
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馬牛或作牛馬鹿然或作  
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  
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也或有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  
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  
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  
麟者以德不以形也下或有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  
之不祥也亦宜下或有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  
之非麟之時

師說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世不聞有  
師說者厚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狂名退  
報師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狂名退  
韓愈我余不為師之術說云第子非好必不  
師如師也學者不歸于厚師退之故子厚人  
說有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

昌黎先生集 十二

一三九

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字非此五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夫字皆非是而無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  
師之所存也或存無也字實嗟乎嗟字非是師道之不傳  
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  
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  
而恥學於師且或作非是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  
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矣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  
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  
解其惑者也非上或讀馬賦句讀音豆周禮天官  
谷和黃冕仲詩只如字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  
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  
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  
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  
似也似作類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語見中庸  
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  
不齒或作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無其可字聖  
人無常師孔子師鄭子萇弘師襄老聃師之徒  
其賢不及孔子史記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  
傳曰鄭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左氏  
音長鄉音談國名地無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左氏  
云鄉子下當有數子連二句無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左氏  
聖人今按鄉子下當有數子連二句無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左氏  
氏子所師四入而再舉鄉子問官各語故弘此上鄉子二  
鄉以下鄉之入而再舉鄉子問官各語故弘此上鄉子二  
鄉以下鄉之入而再舉鄉子問官各語故弘此上鄉子二





牛渡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  
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或作犖

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  
守正大論是弘荀卿至是文皆入字惟是舊史如此又

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選進或今先生學

而月費俸錢俸或歲靡廩粟音靡子不知耕婦不知

織乘馬從徒或從才非切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

不見斥非其幸歟此非其利哉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

之崇庫太元經也亦曰山春秋謂確乎其節之庫音卑也

己量之所稱非是量或作量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

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也楹杜求也代小之代者斬故公

本政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為太古之

之民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下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其或作有或無其字又似及字

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或遂

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

從乎居或何字或無居字我或作吾○今按何

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孽魚列切秦○

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

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

悱然非矣或悱然非二字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

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屹屹決不可暨或無後字

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

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

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怪或伏文貌而

尚忠質茫乎天運管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唐自安史亂後河南北地裂為七八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

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

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棧而外施窗窬

以待之棧或云籬也闌也字當切宅於都者知穿窬

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扇鏞以防之鏞此

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

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閒屈強或作倔○屈渠勿切而不

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野下或無而王

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而二或有不

莫大於不足爲疑下或有不爲三字○今詳文勢

材力不足者次之疑下或有不爲三字○今詳文勢

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彼之屈

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繇地則千里而與我

壤地相錯與上或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戰

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漳滏其閒又自知其不

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或作冀天下之有事以

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

不爲之備乎哉資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通曰孟

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曰孟音奔魯雞之

不期蜀雞之不支越爾雅雞伏鷄卵魯雞固能之矣

難也○按云越雞下雞也魯雞當作越雞今夫鹿之

於豹非不巍然大矣與非是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

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

在得人

巧者王承福傳以時與館宮室杜注巧人塗

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

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

夫或無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

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鋸衣食鋸具爾雅鋸謂餘

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當謂所

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

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

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

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爲宜乎各致

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本如關

似當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同

與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爲正而百官者

承君之化者也或字非是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

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

饒以嬉作捨饒一日捨饒夫饒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

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

強而有智也智上或無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

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特或相見孟

孟子道許行之言又彭更問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

嘻吾操饒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下或有一至者

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

則爲墟矣問之其鄰無之或字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

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或死上

字曰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

有而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

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不知其

己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

文不相擇其才之稱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強行可愧者

而強爲之則今參取二本文定爲知其不可將貴富難守

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或字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

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

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闕作小皆非是又吾所謂勞力者也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楊之上或有而夫入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畜或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社或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鑒或作覽或作覽今疑自鑒或當作日覽

五箴五首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或無余生三十有八年本三或作四或詳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二於字或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余方從閣杭蜀本並作于云左傳于民生之不易于勝之不可保杜注于嗚呼余乎其無知乎無乎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鳥可與言鳥或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焉或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建謂佐董晉張州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此謂爲監察御史坐論以語文垂字逆幾類歐陽公所識石公操作字多怪今悉正韓公立言本意汝不懲邪而啾啾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追謂本皆同而方乃以好怪書道字近似止字二本偶以轉寫致誤也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善方從抗蜀作悖今按二本蓋由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維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焉或作然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擘擘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賈音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及其或終莫能

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後漢三賢贊三首後漢王充符仲長統三

緒百言而敘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

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

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爲州治中自免歸歟

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

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

年七十餘乃作養生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

作憤世著論潛夫是名充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議

夫論述救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

之甚者莫大於數赦故曰今日具此語皇甫度遼聞至乃

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鷹門問鷹呼卿皇甫規

而問卿前在郡食得鷹門守者頃王符在門規素聞符

名衣徒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鷹門問鷹呼卿

生

仲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

而無雄才謂上或無仲字其後果敗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

儻敢言或作儻儻與傳合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

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字舉下或有高第

無高第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

書昌言是名著論名曰昌言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

繼西京文章或云考本傳當作才四十一終有一下或

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

公而新史則書其進士愈爲作諱辯然亦卒

愈與李賀書李上或有進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

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此公自說舉進士賀舉進士而

有爭名者毀之也今方氏乃從諸本刪去名字而以

所承故諸本亦有覺其誤者而并刪四字以從省

此文因又無之發董彥遠謂賀死元康中使棧爲禮

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也字無和而唱之同然一

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若字無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

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

丘與蔭之類是也蔭與上同音烏蔭草今賀父名晉

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各律乎父名晉

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嫌各律

本皆有此二十字或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

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

也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孔子不偏諱二名足徵曰宋

某或作期○若春秋不諱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

王劍之孫實爲昭王康王名劍曾參之父名哲曾子

不諱昔而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觀裘周之時有騏驎漢

之時有杜度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董彥遠曰騏

伯張仲景人以武帝諱謂杜度公誤用也此其子宜如

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



武帝名徹為通徹謂侯為通侯不聞又諱車轍之

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

之治為某字也或無下諱二字顏氏家訓曰相公

也蓋有自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濟勢秉饑也以詩勢秉饑世

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觸犯機以論為近代宗廟諱以

諱見上宗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作立語或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

為可邪為不可邪邪字或無邪字為可下或無凡事父母

得如會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孔子亦可以

止矣或並作邪也今世之士不務行會參周孔子

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會參周孔子亦見其

惑也夫周孔子會參卒不可勝勝周孔子會參

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

周公孔子會參者耶宦者或並

訟風伯訟或作議非是德宗貞元十九年正

北尹李實以徒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京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無之字或我知其端兮風伯是

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尺志雨邊灑

今將墜將下或有欲字風伯怒兮雲不得止賜烏之

仁兮念此下民閱其光兮不鬪其神嗟風伯兮其獨

謂何獨或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

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

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鏢之使氣

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不嗟爾風伯

今欲逃其罪又何辭或無今字又上天孔明今有紀

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作我今或天誅加兮不可

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是或作之爾

伯夷頌王荆公書與太論謂關西之類養老而

豈歸焉當是之時欲夷大公相二人之心

元歸西塗而志不淺乃死於北海豈伯夷

來死於武王耶其死耶嗚呼使伯夷

公夷之論與此相其學豈其下

說得伯夷心是類聖人說得伯夷心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

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

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

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

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巨萬世而不

顧者也力舉世非之下方有抗粹云范周文正公唐貞本無

未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舉其成也今按此

等一人而伯夷之窮天也前以等不顧又別有所指名

而故舉世非之窮天也蓋其難於如此實方氏有無

幾且以千百年之窮天也蓋其難於如此實方氏有無

泰山不足為高音粹魏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

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事見史記宋世

字武王周公聖也有聖人字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



諸侯而往攻之與或作率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

夷叔齊者伯夷姓墨名九字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謚也

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

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明下或有者字今世之所謂士者

以為不足一作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凡人沮之則自

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巨萬世之標

不顧者也準方作准又按此篇之意所謂聖人正指

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固為萬世之標準

附見其說云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二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  
行何如子產曰吾則改之其所善者吾則  
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則子產不仁之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以禮

相國下相去人未安其教與或車聲詩云用韻如此

遊于鄉之校眾口囂囂許竟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

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

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易否臧凶我於此視川不可防

言不可弭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

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下塞上聾

則六年下閣則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

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厲王

使監謗者王怒得衛巫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然或

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

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旁達或

通作於處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

人有理下或

釋言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細翰林學士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

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或無下且曰

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

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爲

而有盡字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

語然施之於此似不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此語以

也奇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

曰然曰有爲議於相國之座者曰爲或無韓愈曰相國

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或無

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

署李方叔也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

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

禮過矣或以或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

微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

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

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

則有繼注敵體也今人多用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

敵已字者非幸下或有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

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

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

敢教於言乎乎或無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

族親鮮少無拔聯之勢於今音拔不善交人無相先

相死之友於朝相禮記儒有爵位音攀無宿資蓄貨以鈞聲

勢宿資蓄貨或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

蟻以要權利反要平聲宜夫何恃而教若夫狂惑喪心

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

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

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

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

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

理或作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

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不能字

非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

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

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字見

語當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市有虎見戰

史記田茂語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伯維卷傷於讒疾而甚

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詩雅云言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

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

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會參

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非聽或作聽

世一作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

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

惑聽視或公正則不讒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

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進而或雖進而為之亦莫

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慎或無而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

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無或

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

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教宰相又教翰林其將何求必

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相國乃今或

愛直贈李君房別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為徐

此貞元六年進士公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焉可得邪焉或

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

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

不陳乎色乎或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有公下或

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

乎有其或凡在此趨公之庭此或無此字○今按議公

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

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

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

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

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之有南上或又未知人之舉

李生於彼者何辭作或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

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

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

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

惜或

張中丞傳後敘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

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者唐書列傳

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疎

略雖云史家當有過人然其大小數百

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

為太繁然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

書張籍字文昌得李翰所為張巡傳巡上或無張字

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

許遠立傳遠杭州鹽官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

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當有然或疑位本在巡上授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虞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雖難出  
變矣道亦殺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  
蚍蜉蟻子之援○雖將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  
以以國土主滅○賊將令孤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知  
滅下或有悟之字○今按悟字無理且諸本皆作語  
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  
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  
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  
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  
邪○其徒上或有而字或又疑而字說者又謂遠與巡  
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遠○非是作此  
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  
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  
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  
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  
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卒  
之無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  
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創雖欲去  
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  
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皆以全  
江淮爲巡遠之功按雖陽豈能障之哉蓋巡用兵  
若取江淮繞出其外雖陽豈能障之哉蓋巡用兵  
賊畏巡爲後患不滅巡沮遏其勢天下之不止其誰  
則不敢越過其南耳  
之功也○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  
數所拒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

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功非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府或  
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謂雙廟州大都督皆立廟雖陽遠時  
雙廟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  
於賀蘭也○或無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  
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留之具食  
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雖上非是無霽雲來時  
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  
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  
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  
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  
箭○或作曰吾歸破賊○非是作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  
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  
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  
霽字無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  
曰欲將以有爲也○欲將一字疑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  
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  
中○及其常或作嵩籍大厓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  
年六十餘矣○嵩字無下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嵩字無好  
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  
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  
讀此○久或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  
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  
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  
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  
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巡開元

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殺罪盈是賊滅亡之日

萬戶守陞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

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

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

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

兄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為真貞元初死於毫宋閑或

傳嵩有田在毫宋閑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

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其字皆非是

河府連理木頌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

司空威寧王也王頌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也

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揚也始非是

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非是訓戎奮

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

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王余抑也或作余抑王

耳方余抑三本定此○今按抑余亦重抑蓋五文以抑

于康衢頌曰

木何為今此祥洵厥美今在吾王詢非是願封植今

承固俾斯人令不忘人斯或作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無

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

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闈郭

盜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

誕實聯鎖于河作不非合或宵浮畫湛舟不潛通沈舟或作

而水門耳乃云舟用潛通則者是也今按上宣文意蓋言置鎖

○二今詳此從本疑後人云蓋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

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本皆有此

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

童噉嗥音劫衆阻兵懷懷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

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

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

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就究

盡者又見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未然其襟抱

有誤然亦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

不誤者然字矣若以為為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非

而水門耳乃云舟用潛通則者是也今按上宣文意蓋言置鎖

難方舟用方並通然未免虧疏上宣文意蓋言置鎖

難方舟用方並通然未免虧疏上宣文意蓋言置鎖

難方舟用方並通然未免虧疏上宣文意蓋言置鎖



直謂閣本為最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  
之其外耳豈能開藏一書不逾取之私本世俗但見其官  
校矣本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錯理口則如何已為可笑  
此乃復尊信之而不復問其錯理口則如何已為可笑  
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作扞或黃流  
渾渾切胡本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  
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關方本石  
信但○今按此記方氏多此石本亦未安耳據河之汙  
汙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社乃伐山石刻之日  
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燕喜亭在連州公署外即連州司  
令戶參軍亭在連州公署外即連州司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有下或  
慧下或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閉上  
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  
糞壤燔樞駢櫛或作焚詩其櫛其駢注曰木立死曰  
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音嚴窪  
者為池音姓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志歸焉乃立屋以避  
風雨寒暑避風雨既除寒暑或有禦宇或作立屋以避  
寒暑今從石本云云燥濕暑小既成愈請名之其上  
曰埃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或名上  
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謙受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塞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  
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

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蜀本如言者頌者○今杭  
按頌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此或闕者如  
疑或作州之老民非是老曰吾州之山水各天下然而無  
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  
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本無其字直其地凡  
旬宜皆傳諸是居東方直當也史或讀如字直其地凡  
本地無其人石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字部或無  
是皆非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有山字涉淅湍  
今楚州有浙江縣以浙水得名也湍亦按浙水名在鄧州  
本楚州有浙江縣以浙水得名也湍亦按浙水名在鄧州  
嶺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  
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嶺踰嶺蟻狖所家○狖或作狖  
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作瑰或宜其於山水飢聞  
而獸見也本無也字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  
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  
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  
矣遂刻石以記而石本無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豪諸本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整或作統  
理所部之吐以鎮守邦國作守贊天子施教化而又  
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觀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  
作所或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  
出書記非閱辨通敏兼人之才闕或莫宜居之然皆



不願易也字下或皆無人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  
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  
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或有所感亡之且二十年矣  
噫余之手摸也摸手或有所感亡之且二十年矣  
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本一作國絕人事而摸得  
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  
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方無之始  
嘗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  
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  
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崔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公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  
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  
書行吏抱成案諸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  
鴈驚行以進平立晚丞曰當署下或有丞字曰丞涉筆  
占位署惟謹涉或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  
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  
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或作  
且至以相警警也○數所切警將此以丞警牛刀切  
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  
肆或作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  
屈或以抗本無再進二字苑無下再字而屈元四  
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再屈苑無下再字而屈元四  
元九年僅三十二人也然無所推人恐非是或疑于傳  
俟其知者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

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  
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  
枿去牙角音枿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有然下或皆  
為吏岸下有善字云喜音許更切黃霸傳少學律令曰  
不可讀疑為丞字或說之辭類如此文丞廳故有記壞漏汚  
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  
日哦其閒有吟字或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  
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則或作嘗臨而滕王  
閣獨為第一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有瑰偉絕特  
之稱特闕是本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注或云  
序王緒作賦今中丞並無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  
而讀之以志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  
事斥守揭陽揭或無事字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  
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  
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無上或私喜幸  
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  
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方諸本皆同

施無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事當如諸本十二字而折而作  
其先公後禮既不以養饒然後請命之重尤得事入府  
亦相與如禮所願亦不若償字之穉也賞至州之七  
語意生澁適所願亦不若償字之穉也賞至州之七

西道太原王公御仲舒也舊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  
觀使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  
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上行  
字非是而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方施文  
今按下字對偶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閒或  
月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  
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  
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矣或無其歲九月人吏淡和音接公與監軍使燕于此  
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去聲酒半合辭言此屋不  
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  
在壁或作洽所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  
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烏或作胡杭苑作  
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察屬所得施於今按者蓋本  
作為自鳥而胡又自胡而訛耳大抵此篇文苑多誤

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  
級甄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前漢  
泰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不分別貌○漫莫幹切漶  
胡館反又乎質反破或作故鮮或作圭○漫見祭湘君  
甚害人也且修屋而盡易其破缺則乃新作而非修之謂  
非是故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  
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而下或無其字愈既  
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各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  
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

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  
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某或作五

愈叔父名雲侍御仕終當大厯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  
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辛丑元  
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贈太子太師平劉展于淮西  
雲碑文章冠絕世皇南持正太公神道昌碑韓君去恩碑云  
雲君好立義獨為文章官於李陵其文章妻于時而官不  
當高則公所云蓋卿孫也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  
而此則叔父擇木善八分杜子矣李潮時官禮部尚書  
書韓擇木職曹察有鄰開元以來數能八分是也今按  
禮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不問可知其人不如  
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  
丞相幕府於汴州元董丞相晉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

冰子服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  
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兩部合一卷  
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  
歸登字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  
可講依據無其字據依或作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  
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  
宜略識字下或無道字識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  
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怒寫以留愈愈字蓋得其  
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  
愈記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而下或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壘與九壘九州也有葉有年有荒不條不條作不有河

岱之閒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視邦選侯以公來

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

食孰呻孰歎孰窶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靈或作音義

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音煦摩手

拊之箴之石之箴或膊而磔之磔音格切凡公四封

既富以疆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師音石本

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葉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此

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令有平聲

讀公獨狐郁基志亦見准駭古音自與駭叶也周官

注疾雷擊鼓曰駭物駭音補駭如負其說甚詳駭

水音韻如管音宮如才老鳴音益音微如負其說甚詳駭

一語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

用切盡見今公燕谿堂實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

鳥既歌以舞其鼓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

贊稽經詠律音韻施用不差音說人用不屈谿有廣

蒞蒞而廣實切蒞也根淨水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

詩左書無我數遺音亦數此邦是麻

貓相乳貓本鱗也鱗字淘矣是說先儒或以為幾

王乎諸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

母一作其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啞啞音伊

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無下或

銜其一置于其樓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

亦異之大者也或字無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

閣抗無仁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

罪以平非或作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

行父子兄弟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

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

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亦非此或作愈時獲幸

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

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

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或並有下

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

已或無此因叙之為貓相乳說云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非一歲所作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

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

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

能悉論也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者

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

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春秋文其大

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事以殺何君漏如是則又似

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也字或書與易春秋經也聖

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

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

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

也曰機者難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

秋所也此書與易者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

何能辨之此或作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者議下或有也字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以文三王之德小人承之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文三王之德小人承之以野故商人承之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下或無之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下或無然字焉或作屬下句但疑當有一有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與無與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為治戎在詩之備秦有梅賾商魯之類足以為魯後世法故錄之以備天子禮樂故錄魯以備三類者魯後王之法此夫子取子之意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魯非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楊朱字子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後與墨子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時無其書七篇一始侵而亂之則既廓如也則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則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字非無知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

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高在方從闢杭苑作在尚無將字上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字人下或無而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蓋曰字或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大字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為誰乎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所或無之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闕下或無字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鎔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

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然也今天下九州四海其  
 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  
 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為  
 門戶多矣作加倍或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  
 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  
 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  
 有不可乎委之以非是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  
 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  
 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  
 所謂蓋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說易上或有周字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  
 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

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  
 有一悔安在其為健乎二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  
 血玄黃此下或有其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者

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字非是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有在下或

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  
 困者何也正與張中丞傳後漢而字疑當在幾字下但此

者相類恐公自有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  
 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  
 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  
 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  
 協和萬邦又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  
 懷山襄陵下人其咨當人或作民此說進士夫親九族

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  
 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

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  
 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

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  
 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

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下或有

或無已字或無已字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  
 無者德下或由漢氏已來或無已字師道日微然猶時有

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  
 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  
 雖孔子亦有師或無已字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  
 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然其  
 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埃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  
 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  
 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  
 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或有其道而不以  
 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  
 又烏足為聖人乎作鳥或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言公作此論切大之亦不願意及  
欲相之矣此論切大之亦不願意及  
而能排擊之矣此論切大之亦不願意及  
范以司職之數等公通鑑皆作爭與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州北字元宗定可以為有道

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畫

乃無所不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

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乃去進士第

行多從之學其德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

使開城名必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楊

為諫議大夫其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色字皆非是

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

心哉在或下或有草字移易或作易移初城未至京人

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議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

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

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

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無夫丁字

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不乎哉且吾

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乎上或無復出言

何不言乎哉或其非是則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

而不為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

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

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

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

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或作不為

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

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

名者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讀招為言以招人過

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為魁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也

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賜能招國門之關注招舉也

朝同列蘇林亦音魁而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



其過乎是啓之也其啓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

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

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

聞用也有心字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得其道不

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作必或致致乾乾

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有門下孔席不暇暖而

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

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

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自字者下無

也字云言天指言天之所授也自字者下無

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

文云云方說非是故下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

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

之耳目也無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

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或則兼或作身且非是賢若

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或無而惡訐以為直者

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

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國語何

之喪取而柳子厚作書以實之子厚之實選之亦猶選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喪服禮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

舉下緇也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改此

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

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

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

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

惟云總也作云一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

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無其字也江

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

以純凶况其緇者乎其字無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

公江熙以下皆莊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

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曰禮父母改葬總既

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禮禮禮禮志云田再

云脫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自

志篇之文弔而下皆孔叢子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

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也子

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亦孔叢子之

喪取而柳子厚

之實陽城也

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

經曰改葬總

喪服禮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

舉下緇也

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改此

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

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

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

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

惟云總也

作云一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

下謂服之最輕者也

以其遠故其服輕也

最輕下或無其字也

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

以純凶况其緇者乎

其字無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



至少也越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  
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蓋其墓呂氏春秋惠  
尾樂水其墓於山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  
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韓元公惠公十月  
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韓元公惠公十月  
葬諸本無故字考之左氏當有改喪事有進而無退  
引禮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  
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  
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無下或甚者拘以  
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  
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  
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  
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  
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字更下或無重  
是時非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  
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  
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  
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  
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非是子思之  
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  
葬而三月則除之啓下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未  
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或無  
非是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  
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諸本此下有貞元十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  
駿奔走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以役于其官之長不

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  
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  
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無上或以塞員填  
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  
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  
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  
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  
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  
閭所進或作進所或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  
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  
小事或無然字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  
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  
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  
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今  
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  
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  
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  
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  
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  
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盪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  
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  
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  
非此字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  
其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  
教加少或數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  
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



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

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

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若

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玄王高也詩長

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

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

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作

蓋曰或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春秋文公二蓋言

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

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

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或之神

非是又常祭甚衆陳京傳亦作衆合祭甚寡則是太

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

孰非由聖人之道由或曰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

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

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

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

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

謂過者所上或曰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

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

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

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

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

也自誠明者或無字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

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

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





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

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或作升

或無於下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或作下

或為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或作下

南人子厚作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准

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閒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

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

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

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國子太學四門又以蕃之義

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議夫元一為國子祭酒請

論留蕃或無論字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

州貞元十五年九月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

人也詹生或作生如史無載固生樂公之類甚多不

歸哀其孤而字焉杭蜀本無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

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

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建中四年十月涇

此禮反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

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

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

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

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有之乎

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

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或無下

守亦

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之中固有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  
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  
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  
本歐陽詹哀詞皆義此篇下文於後書疑當時俗語  
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  
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





二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乃或作及○今按此言其下者猶二氏之意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方本誤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作窮或作窮是也或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至乎二及乎或並作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為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其何或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

或一有己字或無然字或無非好己之字勝則無以為道若上或作所皆非是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亦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今不為虛今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關董仲舒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能字本皆作為考之信且後漢無理之論衡之不然不慮舍前漢有禮之禮記而信且後漢無理之論衡之不然不慮舍前漢有禮之禮記而乎孟子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四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五

書啓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  
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  
因被留以職事此書  
當在十六年三月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

也下文或謂予樂也今語餘並作吾各以事牽不可

合弁其於人人卷其於人書或無作他人字說見前非足

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一本而

字之處或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

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

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行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

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

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

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

本定今按上語與世相濁即是從足下之道其使

吾悲也無其字或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

殺州四日而軍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貞元

尹今按送揚少主人與吾有故建封也哀其窮居

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建封秋

幕公爲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

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也

中公上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奔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

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

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

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盡時或作時惟侍奉吉慶愈

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

年二作十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

事而與世多齟齬上所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

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不得上一凡所辛苦

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

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今又以

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公以愁憂無聊

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

而氣銳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

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書或高可以鈞爵

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或循上或有若字今

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

勤而事左非是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

之君子積道藏德道其光而不曜其光二字或作膠

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或作權猶將倒廩傾

困困一作羅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

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

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

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綢載而

往垂囊而歸管子入稱載而歸○觀苦屢切足下亮之

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

月日貞元十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

書尚書大尹閣下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

實工部尚書李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前守四門博士

選之以貞元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  
察御史以貞元十五年復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  
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  
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  
如家如閣下者或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於此  
因以復之耶抑屈身行諸聖賢所不免也今年已來  
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十九年自正月種不入土野無  
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  
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  
縮摧沮寬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  
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  
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  
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  
兩卷凡十五篇謹讀或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  
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或注建封字或作狀  
張建封字徐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  
或作皎全天馴其心音循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  
或作皎全天馴其心音循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  
今按下云屯名如唐孟元楊董作西華屯是也屯  
之役夫屯或朝行遇之迫之弗逸非或人立而拱竊  
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  
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或無此  
請試辨之免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  
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  
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  
附麗也戎闕杭本作我名下注絕句二字麗或作離

滿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  
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道  
附或無也守安阜或作革附或作安伏惟閣下股肱帝  
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  
職日切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嘉祐本如  
然方角本屬作其屬又內附折無外也嘉祐本如  
武創左而蒙化者又王褒武張德論今南郡獲白虎  
偃武而文嘉祐諸本之折二異其字定分明方言蓋白  
蜀本而按嘉祐諸本之折二異其字定分明方言蓋白  
歸我事亦不足言文若用論語之臣歸我之語則當  
義皆通用然既有記折字則入於魏之語則當從手二  
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  
念或無不惠二字文賭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  
而默默耶地亦不成文賀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蜀本注巽字或作異非是  
魏使李巽是時自江西

十二月九日元貞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  
謹上書侍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  
不足以自活應舉官凡二十年矣法曹參軍蓋承  
真元年也退之以此二十年矣法曹參軍蓋承  
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好戲因厄悲愁無所  
告語遂得窮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  
反復乎句讀躄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  
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文苑作泰  
非不類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織之為珠璣華實  
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  
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私



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  
辭鄙而義拙琴操曰繁成轡牛車下啣牛角而歌曰  
單衣纒至新長夜漫漫何時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  
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鄭蕩惡欲觀叔向從使  
之說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而言而善叔向將飲酒問  
上曰必觀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為  
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為  
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詳此本上下四句無而守○今  
守者為正必皆無之或上二句無而後二句有而  
而不可讀以為古則不淳也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  
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是歲入  
聽之之明又有振之力寧戚之歌諷明之言不發  
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  
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  
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  
采千巖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下或注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無愈白二字夫所謂文者必有諸  
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  
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  
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  
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  
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  
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  
道不足以取於今或無復出古三字吾子何其愛之異也

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  
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  
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  
今以言

答楊子書此書答揚啟之變之子也所謂遠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  
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  
知人堯舜所難辨或又嘗服宰子之誠故未敢決然  
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  
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矻矻說  
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  
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期書李七字或亦云  
足下之文遠其兄甚矣下或有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  
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  
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  
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  
內惑也莊子連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備以黃  
外拙者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  
言故具白所以下或不是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  
可也開上或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  
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  
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或注頓字公元和元年自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

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順聖樂妓天保樂詩作保或  
為併舞雄健壯妙號為孫武順聖樂妓天保樂詩作保或  
讀蔡琰胡笳辭詩與漢中夜琴南文姬中郎蕭邕之  
葉吹之也蘆移族從并與京兆書關族從以下入順  
世雄翔易時移羣從占數為京兆人書修敬於京  
光尹李實劉夢得集有代劉集代實答顧第本或  
從并為從非也○今按劉集代實答顧第本或  
其曰移族從者與與京兆書關族從以下入順  
舊婦故移書以曉之宗蓋始去其自幕府至鄧之北  
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無自字或手披

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  
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上  
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作則或及至  
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  
而自失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五情震悼也所觀  
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  
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  
公相威動乎區極區或作區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  
章言語與事相侔惲惲若雷霆錄惲惲皆作惲字小  
子聲也○丹末切與恒同莊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

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  
其理切孔子之言曰言或無之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  
有德而一有且有言也揚子雲曰有言下或商書灝灝爾  
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老如胡昔

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無  
關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知  
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孔夫馬

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子論語樂運請見韓子孔夫馬  
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  
則然下或有是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

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  
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尚書相公啓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若俯者事上之禮無者  
非感戴戰戰悚悚或作若無所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  
於左右者敢避其煩煩或作煩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  
屬吏元或連下句慶為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為  
留守外郎都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無入字○今  
官員外郎亦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竊自計較受與報  
虛丞志亦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竊自計較受與報

言有不便於己字非無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  
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  
者為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為取  
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  
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  
餽俛日日音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鴈鳩  
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風鳴鳩刺不壹也在從事獨  
賢雅以怨刺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之役使不均伏惟  
俯加憐察今無俯字錄無憐察之意已論於篇首幸甚  
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其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  
事為報答效伏或無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  
事為報答效伏或無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  
事為報答效伏或無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  
事為報答效伏或無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

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

行宜止則止當止作爾無按對上句改行字義受容

受察謂杭本無受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

君子之道或無之字今雖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

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

疎外於大君子於下或無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

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

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

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

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

此必姦人以錢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

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沈休文論此固相公所欲去

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未或無之字

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

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長下或無安得不小

致為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

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

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蹄黠

元夜陰○黠烏敢切難至詩黠不以真情狀白露左

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受私或作私受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

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

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

無一分顧藉心閣本名字在罷名字下而名字下更有

無下罷字一本或本作可自罷乃罷去○今按此句諸

本只移一名字去一罷字此杭本但增一名字倒一  
誤字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為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大  
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其類也竊意顧失大  
讀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其多誤至此云顧失大  
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  
懼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五

Blank lines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letter.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鴻詞又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元

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相趙儼買就盧邁也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也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錫之賜或作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沈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載也或作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無上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田氏開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周天子實命先史臣克作爲國能達其祖伯禽之言如爾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詩書者我二百餘字蓋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

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一應然亦無孰是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入三字則非是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或作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月十八年也或作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或與或居窮守約守或無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音陳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音陳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宮或作宅方云一畝之宮本歸行語公苗蕃誌用歸行語亦或有用宅字然謂其專用違違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恤乎左昭十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或之字或在君子下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有一字或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志或今疑志行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



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並作不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無而字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或無字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不沒於利注沒食耳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作其致或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議下或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下於其字抑又聞上之化下之或無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當併有則其字疑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或作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求下或有備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家下或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獲狄之與居音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後從方作俗與焉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聞下或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

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惟恐或作之恐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上而並無而字而復出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志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歸上或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或無敬字或無冀字千驥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強復自比為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取何我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逃或無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全字而無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教則正與下句

謂差凡故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

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

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

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

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有

其或有其字下無也字也又或作行且不息以蹈於窮

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

亦聞而見之矣或作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

救歟有之字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蒸

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

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

愈下或有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

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

耳材或作字能不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

者之爲耳四或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非

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

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

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或

使及二字非是開或作問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

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

曰其所與遊或舉於管庫禮記曰趙文子所舉

餘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

亦惟少垂憐焉有憐字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哺方一沐三捉其髮事見史記輔相下或有也字當

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

已除去無或下或有人字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

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無之字天災時變昆蟲草

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

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

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

之功又盡章章如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

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

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

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

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

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

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

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

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

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

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四海豈盡無虞

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

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

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

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

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

於百執事作如此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

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聞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道下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函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音辨寧獨如此而已喘喘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有恐字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或作無文非是愈再拜

答侯繼書

續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為考官所相書此貞元十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崔字大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一作欲致一書開足下開或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或無以書帖多用以字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難欲或意無之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或無世字○今按行擬當作復雖足下之思我無所

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或無方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此句或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我無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或無兩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我謝焉月或只作旬字或無我字

答崔立之書

進士至是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也或無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援于拔援古昔或無之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或無之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

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

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

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

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賦僕以爲可無

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或司下

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

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

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

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

優者之辭類下或有類乎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

書所謂取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

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

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

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

者競於蒙昧之中或無進者二字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

者且使生於今之世生或作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

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

以具裘葛養羈孤孤其或作完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

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

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竣工人之剖工

或工作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爲病則足事見

下轉非子則足且無使勅者再剋或則則下同誠足下

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

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非或作後

非是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爲爲

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復出爲方今天下風俗

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或無地

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

得失或無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

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若都不

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

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有所字作唐之一經垂之

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

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則也又所

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信士固信於

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下或無之字愈再拜

答李翊書翊或作翊非也真元十八年陸修

薦於僉用是其年登第此書最見其爲文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

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能如是誰不欲告

生以其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外或

非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

以知是且非邪字或作焉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字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

無於字下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或取於



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斷至於古之立

言者下或謂邪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

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

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

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

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

其難哉其觀於人下或有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

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

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

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音汨其觀

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

之說者存也並二則字下或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

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

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

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三樊汝霖云自

不觀於人元末左斯文掃地唐與貞觀開元之盛儒者其

驚而笑之笑亦排先道此所以喜者大率不入於耳而

精而神謂王荆公先生益堅終言奇未始而

老正上論歐陽書亦韓云韓子之文如長江秋大注河

是轉也老正上論歐陽書亦韓云韓子之文如長江秋大注河

愈白李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

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

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入於善非本寧有不可告而

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

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無於字非本

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

一八〇



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皆字上或無

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期到京師籍又或無得力特惟閣下心事學學角如與俗輩不同籍固

於李君友也有朋上或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

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

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之言下無數日籍益聞所

不聞不聞或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作或不復

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

無用於天下有退下或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

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

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或無

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

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並所能或

字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作十或不盲者何限李

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計

其或有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

心則能別是非是非或有非若若賜之坐而問之其

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

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無其下或

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也閣下

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

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無之字或籍慙覲再

拜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

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

其中狹隘不能苞容苞或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

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或作庸庸之衆

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

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

則如元賓焉杭本無既歿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

以然孰若今按方既歿以下與可通用故从杭本作

之聲容悅若相接讀其文辭元賓所命意於辭也

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或矣

答李秀才書李下或有師錫字或莊圖南字

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當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

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

其中狹隘不能苞容苞或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

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或作庸庸之衆

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

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

則如元賓焉杭本無既歿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

以然孰若今按方既歿以下與可通用故从杭本作

之聲容悅若相接讀其文辭元賓所命意於辭也

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或矣

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

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

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

况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歟屬愈頓首

答陳生書生下或有師錫字或莊圖南字

以信事親以書求速化之術或莊公錫字陳己

梅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難

理實如開此

昌黎先生集

十六

一八一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當無有字○今按有字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各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衆人蠢焉或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信方從闕杭本無果不至字亦無○今按此闕杭本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誠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盡其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皆上或道下有文者皆甘或作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埃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見胡甸切公時為博士也愈白

與李翱書

使至辱足下書下字或無足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

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劫元貞十五年宣武軍亂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句或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識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之下或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閑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或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以驅為正僕在京城八九年士時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下長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不得上或以僕違違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或無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無我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或無非不願為子之所云者作或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此謂張建封幕府謂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本嬉非是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非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尤字

非是吾下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  
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  
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  
一簞食一瓢飲孔子上或有昔者字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聖上或無  
之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去聲其不憂而樂  
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  
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  
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待左右當日懽喜故  
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此候按此與孟東野以自解  
書春已時盡相似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充州人貞元四年

脫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

為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

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

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

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

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無之字或抑而行之

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或忘

非是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喪或作哀或校

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

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

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所取下亦無而字下之

事上不一其事使之使下不一其力量力而任之度

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

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孟子有云今之諸

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

受教諸本皆如此則本二教字並作命方從杭蜀苑

不當作受命字今按依孟字則以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

孟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

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

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

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而愛

作而能愛而忘者字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

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

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

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

而退終或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

於愈如是也聞下或無執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

此句或有也字餘並無今從之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

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

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

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

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

如此無賢字或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則此三字

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

於己所或無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

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

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

未也或無復出伏惟哀其所不足下方有察字此

不費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

懼再拜

答胡生書或作胡直均或作鈞李肇國史

之有投書諸公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

時韓門弟子以不知也直均其後竟登貴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

懷道守義非其人不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

已斯須或作頃或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



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不悔  
 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  
 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志憂  
 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作當或夫別是非分賢  
 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  
 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有未  
 而有所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  
 可矣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生又難  
 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何  
 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作語或  
 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  
 佳或作嘉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  
 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與或作上于顧字九元貞元十  
東道郵度使

七月三日書稱守元子四門博士將仕郎守國子四  
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

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  
 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  
上或有夫字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  
達或作進

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笑而  
 不彰莫為之後雖感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  
 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  
 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  
 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  
 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感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

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  
 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  
 聞於人有矣下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抱聞枕獨本  
多作苞陳寔碑所謂苞靈囷之純是也蜀世下仍有  
出字文苑有出人字○今按韓公未必固用選語且  
作抱本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無而或卷舒不隨  
 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  
 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  
 邪或無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  
 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  
 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  
 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事見史記戰國策愈今  
 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  
 享而足也或作享或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  
 無而下或雖遇其人未暇禮焉非是則非愈之所敢  
 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通以一作與以與義  
 磊落奇偉之人磊魯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  
 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  
 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進  
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徐州時在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  
 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貞元八年八月李博俱在  
幕府公送揚餞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宜  
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西李博清河崔羣宣  
 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  
 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  
 百千輩或無百千輩三字但不知按諸本及詳耳勢豈

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見莊子宣州雖稱清涼高

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

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或無事二字思或

是皆非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

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

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

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

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無者字或僕自

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閒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

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或無所其相

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

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

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

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凡諸淺者

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或無此字至於心所仰服考

之言行而無瑕尤服或尤字皆非是窺之閫奧而

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

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

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

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

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或作

非是明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

黑於胷中耳無為上或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

之不知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善盡美抑

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

惡好惡不可不明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

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

耳或無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

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有於字或至於遐方異

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也也

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

所損益也非是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

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

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

而死旋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

何或無意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

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

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

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

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

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

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

之伊潁二水名近者尤衰憊補拜左車第二牙無故

動搖脫去左氏僖公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目視昏

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

其一鬢亦有一莖兩莖白者或無一字已白其僕

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

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

滿前能不顧念有眼字能或不作不能非是足下何

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

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

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京元慶復大縣元年中進士第  
貞十九年將京奏神祭必  
事在京遷給  
給事大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真外還  
事後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  
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  
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無下或夫位益尊則  
賤者日隔或無日字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  
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  
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各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  
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忘者  
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專上杭本有辱字  
忌者或作忌始生  
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  
容若加其新也亦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與  
下文對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屬或作屬或從文苑  
屬字也非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  
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  
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堵  
乎其言或作愚或作情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  
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  
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  
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  
首為一卷卷有標軸下或為下有文字下送孟郊序  
下或賦字非是生紙有熟紙所  
一 首生紙寫謂氏聞見錄云唐人有一生紙有熟紙所  
故不用不暇擇耳今少有人知者急不加裝飾皆有  
措字注字處無措字或急於自解而謝不能埃更寫閣  
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作意或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  
同進士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朋友道  
得字或無朋友道  
缺絕久諸本久下有矣字方從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  
無無利善始中語而決無此字耳無有相箴規磨切  
其必用僕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無有相箴規磨切  
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  
其過懷懷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音釅而今而後有  
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  
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音○囂相譬百倍音紫足下  
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  
無僕字或無居字  
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  
以獲罪於人者思下或無之字下獲字或作誤字  
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  
字或是天字更詳之  
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  
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作造或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  
作或或  
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  
作以或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  
所向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  
聞流言不信其行禮記儒行久不相見孟郊嗚呼不  
信不信其行○行下孟郊嗚呼不  
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或無  
恟許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作望或汲汲恐不  
勇切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作望或汲汲恐不  
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下或無可字然子  
下或無可字然子  
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而之說  
下或無可字然子  
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無吾字或願足  
下或無可字然子  
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  
虛也不敢忘也中行書同或作頓首與衛  
與衛中行書貞中行書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汴

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其害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

此書與之狀云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無一二或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六字無此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或謀上或無能字下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福為不幸而小人得福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為幸不幸非是為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吉而下或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石福大存乎天賢不肖存乎己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禍與福已皆存乎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作居居

是非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如蓋此而或從本職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乃得其意是也或云非至故我十五字聲韻諫不足聽者辭不足為也今作心字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身上字感心也心人字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身上字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或作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閒之事項之耳無上字或馬之與人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球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筋或作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本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為是歌後不丁為正語也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胃臆之閒作臆或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左氏昭之辭年叔昭之辭雖豈第君子神明所扶持然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或無一字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此書於徐州作

辱示初筮賦賦或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

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或何下有字而有字

得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字則人或以字

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必下或無以字

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俗下或無文字二字而

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為大好矣不有者字則人或以無則字

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或無則字

或今字然以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

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

亦以為雄書勝老子或無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

與老子爭疆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未為或其弟子

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無其字然侯之

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

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質諸

鬼神而不疑耳或作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

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

籍者年長於翱無長年字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

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幾下字或然閱其棄俗尚

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不

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意無所承恐久不談聊

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而久下非是愈再

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外下或有薦士字貞元十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

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

門牆之閒或無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

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

執事之所孜孜為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

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

之道也天下之事謂有待而為則事字為當不可遽

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

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

識或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

至而無閒疑矣或無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

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

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

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文章之尤者有侯

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進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

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

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或

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耕其

時或作其暇之時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

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或作漢西京舉進士

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

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二



述古中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  
 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温  
 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許偽或詐妄詐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  
 稱者其日已久矣或無夫字或有有章羣玉者七年庚十  
 不部侍郎章夏卿為京兆尹公所薦十人九第獨羣玉見於登科記豈有司遠嫌而黜之耶推言云章舒  
 玉也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  
 其為人賢而有材是方作行方語為贊志剛而氣和  
 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  
 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  
 家者羣玉是也無能上或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  
 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  
 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或無有字論期乎有成而後止可  
 也有沈杞者祝元十八年張菽者士第和二年弘中進  
 登科尉遲汾者汾中進士第李紳者士第會昌中進  
 相張後餘者貞中進士第李翊者翊中進士第或文  
 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  
 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或以解或問焉則以對之廣  
 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陸贄八年  
 人賈發等第二十二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亦或無  
 幸或無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  
 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蕭王郎中礎佐  
 之蕭字敬大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  
 下觀李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其餘則王  
 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  
 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如下或無至今以為

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  
 聞或然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  
 之道有與字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  
 遊謙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  
 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  
 恐懼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This section contains vertical lines, likely representing a list of names or a structured text tha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and the way the text is presented in the original document.)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尚書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詔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願遇哉下豈上或字赫赫乎沈沈乎字或無沈沈乎三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傳建於四方音轉大僕或願操一戈或願二字無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日或無假如愚者不至而賢者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或作又疏本無賢者至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得下或作待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有矣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固無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能行愈見天下之

昌黎先生集 十八

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矣字或有天下之金石不足

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或常嘗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此上或無至字不能去或無而字能下或有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或作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或無以左至為容七字皆非是懼閣下以眾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皆非其字或無以字是洪慶善年譜云公八歲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歲上辛相書出潼關因避鳳翔出潼關上刑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誤蓋長安之言五月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月百餘里潼關在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月建以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而此書岐山下等詩也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遇或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匠莊子見伯樂遇之而不顧伯樂顧馬事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字下非一日而又辱居烟煙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無

一九三二

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此字或有干字而是以冒進  
 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  
 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  
 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類相類是故終  
 始言之耳某再拜如諸本皆如此獨闕本以其如某  
 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其人為人求薦而抗本曰  
 執事其如某何則似決其為人求薦而抗本曰  
 以諸本必作執事其如某何則似決其為人求薦而抗本曰  
 首之說文意方暢恐尚足於拾遺之語故又繼以鬻馬  
 應科目時與人書元九年法詞舍人即貞

月日愈再拜愈云應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池之濱  
 大江之濱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

匹儔也匹或作此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下  
 地字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

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獮  
 獮之笑者禮記鱣祭魚選鱣鱣蓋十八九矣十或無

選矣或作年禮記鱣祭魚選鱣鱣蓋十八九矣十或無  
 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

九年其義非也八乃上律相書所謂得其者爭笑  
 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

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  
 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

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  
 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清波或作轉致之波  
 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

之者亦命也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

是以志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  
 之

答劉正夫書

正夫無名正夫者故蜀三子寬夫瑞夫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  
 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凡字

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  
 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

獨有接後輩名或有之字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  
 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

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  
 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

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爾如是  
 之語文章其變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李習之云天下

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深而不當易其後  
 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歲之童今者開閣今此非

也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  
 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

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  
 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

皆與世沈浮沈或作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  
 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難辭不工者

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能遠足下家中百  
 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

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進字無能深探而力  
 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若要若有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若上或必自於此不  
自於循常之徒也無不自或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  
用則必尚其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  
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  
顧常以此為說耳當或作顧當愈於足下忝同道而  
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  
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

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孝誠使回國則  
年此書曰八月益疑則明年元月十二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感然汗  
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  
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  
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所  
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踖踏上  
實六反下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  
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  
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  
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  
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  
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  
得休假或作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  
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近世公羊學  
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作春秋公羊傳  
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  
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繼繼若

此之至作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  
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  
其又奚辭誠作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

集唐志有商  
卷十七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且或作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  
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無立  
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  
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呂諸本皆如此方獨從關  
國語琴瑟宮鐘尚呂重者從細輕者從大○今按  
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  
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  
商宮者非謂琴瑟只和聲而大細得其中律呂也  
樂相稱耳其不可聽故大細得其中律呂也  
呂者故特取此為宮聲而不用他律呂也  
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獨以鼓瑟為工哉  
亦作瑟而乃屬下句非是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  
於求齊也齊或作非是是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  
行道於此世或下或無此字道而為文必使一世  
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  
也或上有識字或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  
不辭讓遂盡言之言下或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

歸登蕭儂州平昌人最嗜佛書與劉伯錫  
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顯遊人遂



云李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密分司孟衡吉州司馬得

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悅兼至未審入秋來眠

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

此傳之者妄也或曰無吉州二字手書云被吾兄二十四

來示三十八字但云業惠書今按獨本無此四字

潮州時元公講潮州正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

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字無與者所故自山召至州

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

子觀其與孟尚書論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

粹而排其如糟粕耳然所不為事佛取為難

先佛者所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

得因與來往要自至胸中無滯礙以為難

節太今披故多脫許失大顛中無滯礙以為難

文若此語蓋韓公之學見於全書則源委難得

用之流弊亦未見其然也以全書則源委難得

卓然不離乎道則亦僅於毛俗之間其好樂私生

其於內外無所不備其好樂私生

能自立而中無所不備其好樂私生

豈義理之足勝乎其好樂私生

其禍不學之言道者初亦不其好樂私生

因彼諸君無盡其初亦不其好樂私生

任亂者益將復羨於地矣其好樂私生

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

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

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

以其類至無自字或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

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見詩早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見左氏昭

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福或作非守道君子之所懼

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

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

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

可誣也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進平又肯令其鬼

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

且惑矣大或作非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

孟子云有子下或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

聖賢之道不明或復出聖賢之則三綱淪而九法數

切故禮樂崩而夷狄橫戶孟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

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或作古

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

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

至或作堯非有書字或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

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

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

二三尚皆或無尚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

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

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壞後之學者無所

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

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

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

而言侏離矣後漢南蠻傳衣裳殊異故愈嘗推尊孟

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蘇軾曰孟子作春秋而

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秋後亂臣賊子懼

學遂行蓋不至此也使揚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

難於申孟子配禹此言也漢氏已來氏無羣儒區區修補

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

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釋老之害過於楊

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木厲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

子居人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異也

則序人其始也一旦而歸也孟子之而愈則曰火其異也

愈則曰王易墨亂易也而愈則曰性孟子言必稱舜不編

萬鐘召之則往賢不愈及孟子可謂宰相此矣其異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

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

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作或雖滅死萬萬無

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

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

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

死罪愈再拜鄧瑀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開邪說

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類對

哉氏之徒撰大類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

答呂鑒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

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僕下或自

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

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磨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

子爲書各自名家或無書各自亂聖人之宗後生習

傳雜而不貫或作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

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或作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

耳或作耳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

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從闕本意

有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

能奇亦復幾何謂本語意已足不勝其繁矣此近世所謂古文

曲爲之辭以諛後人故不可閱本初或失疑在亦

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

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

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或無衣字

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

者或字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

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効阿俗或

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或杜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

事述或以公書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述屬公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狀下或有慕仰風味未嘗敢忘

使至連辱兩書連辱或作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

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稠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

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河南謂房式也式為河南尹其

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於下或何幸之大也愈

雖無節概知感激脫知一字疑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

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信或作伸或云

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

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疑或作止○今按謂罷字

者聖也傳曰君子埃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厭者祇

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公拜此部鄧父中史館修撰元稹

於史公以此答之此書蓋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

音甄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暗棄去棄或祿山反有

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

諸史氏非是作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抗或斥不得立

朝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

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

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應

事白或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

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

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

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

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

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愈既承命又執筆以埃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

時鄭與元尹以幣與元孟東野且來商家事即此書致謝之意誌云元九年八月丁亥孟氏卒書必是時也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興元九年三月以鄭參謀為

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不知所喻舊與

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

葬事外尚餘資今裝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

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東野無子孟氏兄弟鄭弟

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

事鄭氏兄弟東野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

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有氏字或比持服

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

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

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

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或

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山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見集中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

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

人墓誌亦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

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

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

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

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  
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或又習於吏職識時知  
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  
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  
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  
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閣下  
篋橐尚有少闕不滿之處或作置少關字猶足更  
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懼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公始自御史中丞出為鄂州刺史李元公韓日朝英謂吾千生不知

淮右殘孽一作尚守巢窟或作窟環寇之師殆且

十萬瞋目語難此用莊子語抗自以為武人不肯循

法度頹頹作氣勢胡音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

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眾而前者但日

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作月或閣下書生

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

武鼓三軍而進之作三陳師鞠旅詩鉅注云二卒將

人焉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

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徒計

而大作為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

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

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

人廣眾會集之中或無會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

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或無在  
字而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  
心徒二字又無下之字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  
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  
州之地彭義節度使管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  
飲食之惠元濟也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  
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  
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  
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  
於圖議國或作握兵之將熊羆猛虎之士文雖名說  
俱切者畏懦蹙足迫也上六莫肯杖戈為士卒  
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有能字將二州  
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  
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  
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開一愚初聞時方食  
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  
死寇角逐真或作直非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  
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  
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  
增欣悚惠下或有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兩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  
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可坐而得又或作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  
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出幸甚二字夫遠徵軍士行

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  
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  
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  
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召或必得豪勇與  
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  
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此詳見論閣下  
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可一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  
上多旨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年季安卒其子魏正始名與先是田季  
是圖其地籍其人魏正始名與先是田季  
修名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  
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  
恩改職事不任感懼今按蒙免二字今從閣本  
之恩而後職事也下文為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  
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弘正子布已附  
狀記首字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  
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  
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讓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  
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  
附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此謂求楊書記因問之  
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異滋甚謬  
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



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州又公與綸同年故曰

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又作日乍離闕庭伏計

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伏或無

最深最厚無有比者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

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待言笑東望

頌涕有兒女子之感如無兒女子所許當有女子字獨

宿直舍即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獻歎不能自禁

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

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

待不或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

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

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

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六月後以公為京兆尹魏御史大夫秋云故

臺參後以公為京兆尹魏御史大夫秋云故

臺參後以公為京兆尹魏御史大夫秋云故

臺參後以公為京兆尹魏御史大夫秋云故

臺參後以公為京兆尹魏御史大夫秋云故

臺參後以公為京兆尹魏御史大夫秋云故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

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

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

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

分道而行何况京尹九字本改定亦是以下仍

當於却不如下添洪中丞九字本改定亦是以下仍

同今文始以關疑謂唐本不用臺參已下當再出

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今按二說皆未安後說雖差

當關之文意似亦未足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有夫字

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

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福迫是實若

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

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

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狀伏惟照察照方

用○今按唐亦多帖

送陸欽州詩序陸修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

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一齋咨涕洟咸

以為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

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

所察歎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

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

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

不能咸或作或而今按莊子有周備咸之語方本得之先

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謂先上諸本有

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於是昌黎韓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作美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字諸○今按此方從闕杭本光韻下皆有兮字去下無也  
者有隔句用韻及兮句用韻而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  
韻則華光者橋類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廣歌之  
例經之華光者橋類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廣歌之  
今而去復不可用兮也韓公深於騷者則不應如此句  
蓋方所首句不常有兮也韓公深於騷者則不應如此句  
句一兮字尤為簡便但無此為例則止意創耳首  
此大惠今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  
歌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裝飾此序送孟東野序十九年與陳給事書  
 野為深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謂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  
 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作為一樂也者鬱於  
 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闕本有  
 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致非是古  
 奪作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  
 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又方從闕杭蜀本去  
 字不成文句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已再  
 者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擇其善鳴者  
 是關鍵血脈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字

無次第其謨尤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  
 以鳴假在下或有於字夔弗能以文辭鳴而無能字又  
 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  
 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  
 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說下或  
 且辭楚威王莊子蒙人梁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  
 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齊到齊到在申韓前  
 齊古慎字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  
 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  
 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  
 嘗絕也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  
 足闕本 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  
 以哀其志弛以肆唯蜀本及文鳴字浮方從諸本  
 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浮字今按此諸  
 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之謝  
 其第二第四句古今本偶皆脫一字至此四句當為之謝  
 其意之短長參差是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翼書相似  
 也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  
 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詞又本如此方從闕本以謂為  
 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無義蓋因亂而誤去將天意  
 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  
 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  
 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方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  
 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非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

仁也信會說公雖未必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  
用此語然亦偶合也  
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闕抗蜀苑則下  
當有者字更詳天下其在上也奚以善其在下也奚以  
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  
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憚然者或不釋然者然云顧命王  
祐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是

送許鄧州序

字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鄧州序仍注  
山南東道鄧州於山南為屬邑是時鄧州  
元方急公因志雍之行序以規之書自  
通於十九年公願此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其大要言  
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有也字或則道德彰而名問流  
問或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  
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無諸本  
蜀苑得之於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  
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  
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  
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  
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  
事不從謂不小人之所以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  
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  
自異為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為  
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是刺史不  
安其官作絲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  
已窮而賦愈急怒賦或作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

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刺史  
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  
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或無如是  
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  
已信而行之矣非前下或無之字今之言者其有不信  
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  
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  
之信或作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  
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

竇平貞元五年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是以下文重出越  
非越或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

海敵其陽敵一作敵鉅海上蒸也方從闕苑作敵云敵  
扣也宋書擊鉅以橫擄而漢書注又訓擄為發動蓋不  
以杖末書擊鉅以橫擄而漢書注又訓擄為發動蓋不  
而方之為物最鉅其所震蕩豈不可曉扣之謂邪闕本蓋誤  
與上句當抵對揮之意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  
殊著自古昔維一作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  
因俗既遷風氣亦隨也闕皆誤是古事故下文云唐  
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  
亦隨雪霜時降羸疫不興或疾或瀕海之饒固加於初  
瀕或瀕瀕也築文無濱字漢志湖南山又是以人之  
瀕河十郡只用瀕字加於或如非是是以人之  
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闕之諸本無復出之字方  
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詔工部侍郎趙植  
為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  
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風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  
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牟字昭周為東合東都交遊之

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  
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  
也或作我於行遠文苑如此諸本皆非是又樂貽  
周之愛其族叔父貽宗二字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  
送寶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

用上執贖招魂為四門博士用此序不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節一作又樂之尤也  
尤一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  
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

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  
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進賞五年正月詔以  
二月元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  
在貞元壬午癸未開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  
節蓋謂德宗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無  
朝始置耳

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儀二字於是總  
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

肴羞惟時醴粢序行一作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  
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本云詩

與我黍與與淮南子舍用兵者陵其與有儒一生儒或作  
與皆音餘○今按論語有此全句有儒一生儒或作

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語見家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史見

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所下或武

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  
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暉或作暉考唐宰相世系表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  
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也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

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故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  
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

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  
可得明而去也闕杭蜀苑無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

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  
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三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

敢舉也或無字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  
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皆下或

字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  
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或膚受

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  
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

不亦勤乎鳥虜猶嗚呼也古文為乎鳥虜嗚呼皆一  
嚮道所謂本皆同但嚮或作嚮嚮或作嚮嚮嚮無文

引理蓋所謂本皆同但嚮或作嚮嚮或作嚮嚮嚮無文  
作引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嚮人為嚮者音義皆

也不同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  
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

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  
有所下或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

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



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  
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無之兄或為  
時名相出藩于南齊下杭苑有鎮字閣本無之字  
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觀察使至咸朝之碩臣皆其舊  
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  
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我將  
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  
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  
若齊生者既至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文曰  
我未也則此而曰我未也不以関於有司其不亦鮮  
乎哉未至或下字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觀其  
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或曰密  
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獲下或有其字是弗利  
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  
別有五經有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願先生之張  
傳有史料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願先生之張  
之也密將以為鄉榮或無余婉乎其言遺之言曰子  
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儀字非是抑吾所見  
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  
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  
矣科寧有利不利邪並誦其習其或

送李愿歸盤谷序

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  
盤谷序而已平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  
罷因自笑曰平章且欲效此退之獨步

太行之陽有盤谷此序孟州濟原縣有石本其間小有異同

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

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

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杭下同或作桓樊氏石本關蜀

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關蜀

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於今

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

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賞文苑

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

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

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

為也天子諸本刪去上方於時者之所為也同此字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

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石坐茂樹以終日濯清

泉以自潔採於山笑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

惟適之安獨本梓樊氏石本之作與其有譽於前孰

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其與

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

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上

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下女居切又音如處穢汗

法作徵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



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可以稼今本石閣如之稼

盤之泉可濯可沿慶石閣以深復詩七月二語一韻

本意之也然此固多文以容此與泉今按公論語正解

考于亦古韻與不此泉今按公論語正解

沿今按說方當以古韻與不此泉今按公論語正解

筆張蓋未必缺裂公本筆所信之說又洪慶善云石

源然洪氏磨缺之說不全惟可洪慶善云石

者然洪氏磨缺之說不全惟可洪慶善云石

云說然洪氏磨缺之說不全惟可洪慶善云石

所窮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阻誰爭子

樂且無殃然殃方從洪本如業作彙又按此篇諸校本皆

本也○方又按此作映於自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校本皆

亦或無理未可盡信已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

以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為佳小同疑刻足石

門詳公此言最通論之南論者專以石碑之類亦如

不祥飲則食今壽而康無不足今奚所望呵禁

膏吾車今秣吾馬從子于盤今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此篇或在後卷之四門博士堯為太學生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

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

有司者去民敵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

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

司而進謝於其門者無其字或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

公不以情一無抑字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

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  
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  
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無違眾  
而求識作衆一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  
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作是堪  
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  
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也南或下有遊河北三南作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

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

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疆仁者皆愛惜

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然吾嘗聞風

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

子之行卜之也於古開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

士諸本作古所云語乃相應作吾所來歷不近之而語勢已微矣若曰吾則都無所來歷不近之而

性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卒

章乃為道其德矣以深識其不臣而亂之意故其卒

招徠之其旨微矣讀其詳而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

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

云望諸君家在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

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為我謝曰明天子在

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公此序大與送許鄆州之意

序皆言于公頓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史長

司馬下長史之在唐制每州刺

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

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有丈上或雖然幽遠

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有無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

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

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

為也復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

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有崔君以仁三字或于公之賢

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

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

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科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

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

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

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

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

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

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

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

能是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

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是舉者或遠

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

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

白之老半焉或作者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

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



作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

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

也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

也盡或以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

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

也而鎮或無而愈日待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

去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

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

矣及儀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

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

後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或以成其

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

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

者不能五字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

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

堅下本或有

何於韓同姓為近

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

博士為同道

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

不志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

南揚公又賢也

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

與其比州服揚公之令

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

鳳而聞其鳴也已

送廖道士序

廖江陵道衡山而作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

者以百數

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

而益駛

者嶺嶺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

側下別有南字皆非是

之或有氣之所窮感而不過

靈而柳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

而鬱積

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

不能獨當也

信材德之民生其閒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



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惑迷下或有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士王含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第也德宗之世次前後篇當貞元二十年云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乃上或有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或無發字不若顏氏子操瓢與簞與一云顏氏之子操瓢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事字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疑衍建中初天子嗣位歷大臣爭言事有朝字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又無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世其世或作於

送孟秀才序或注喻字元和五年刑部侍郎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邠年甚少禮甚度一作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矣或識音志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

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吾益或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疆而授之以就其志疆有非是作况其請之煩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疆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疆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

讀書以為學續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非以字或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穎川陳彤始吾見之揚湖南門下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頎然其長音頎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時公為則何信之有諸本何下有文字意斷不相承應每疑之

後見謝氏手校真本卷首用建炎正乃刪去此未有一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本定本建炎正乃刪去此未有一字初亦未曉其意始復通貫因得釋去書為讀去而後一編為有功但諸本既者不及方據疑書謂此字而復詳著其說謂云不徵於陳余下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字今其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

或作王堪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下或無為字大而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之誤然幸有他本可證方乃為引蓋草書何哉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有莊字或荀卿之書無之字或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名字或作名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弘漢書之序與此不同○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師字上或有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作余太原王墳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疾遲或作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

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詩序

南真元年任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

或作

漢卒業字見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作之音或

是語非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至若或作若至氣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統郡惟九荆南管夔忠萬澧明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之南或作南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樵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或作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屬之欲切苟在編者咸可觀也有非是作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均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在幽州劉濟幕今言率以送之蓋勉其歸使為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玉父云是年春字洪猶在江陵安得愈嘗與偕朝元年六月自道有偕朝道語詔告禮幽州藩為告哀正月檢校十一月三日某前年被之使里至每進益恭或作狹作累及郊司徒公紅旆首

鞞袴握刀左右雜佩或作狹作累及郊司徒公紅旆首

握刀右謝佩又按作不應右佩或作狹作累及郊司徒公紅旆首

矢插房左傳抽矢納舍也俯立迎道左道方從闕杭本某禮

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

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館

又如此是一句方從闕杭無之○今按此據文第

當有此句但下文云堂上堂即客階坐必東

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從方本為是上

堂即客階坐必東向階下有一本復出即客二字誠云也

不知今按復出二字古本雖正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

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

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按天寶十四年范

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

文之故云平重或出如開元今按乎若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

而無平字仍屬下句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

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

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

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

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夫或無復出東都字大其

為人佐甚忠州佐謂為幽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

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序

送區冊序

洪謂區冊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  
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為陽山初吉當在明年正月其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屬連州陸有丘陵之險虎豹

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

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篳竹之閒荒茅篳竹蜀本作荒

始至言語不通本北本又作言語不相通畫地為字

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

所為而至士或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貞元二十年

階儀觀甚偉觀或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

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見莊子徐無鬼况如斯

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字於然或有以

聞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

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樂乎字無以字下或

此本歲之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歸拜其親

拜觀酒壺既傾序以識別志識音

送張道士序公述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今按有道語似太重當且作隱

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

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或有

贈而屬愈為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

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

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

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眾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

狂童不難治平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

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或從闕

寧當不候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

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

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

處或作滿○今按伊水在嵩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即此

可通用然伊水為人所共知是語助辭如書斷狗大

風濤之句連瀾瀾亦未可知水用之而韓公亦有含

文果當作南則此却當改為瀾矣既非公家用且

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閒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

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精書字宣宗嘗云閑入對程入克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史記養由基發百中柳庖丁治牛莊子養生篇庖

病扁鵲至秦越人僚之於九莊子而兩家之難解秋之

於奕之孟于奔秋通國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樂之終

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從非是皆不造其

堂不齊其裁者也○齊音劑往時張旭善草書州吳

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怒喜

文苑作喜焉草書非是或無焉字 觀於物見山水崖

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

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

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字非是猶以此終其

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

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

錙銖情炎於中情或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

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後字無今閑師浮屠氏

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並作膠杭歐謝本不可繆侯切

義蓋同此○今按膠者黏著于物而其力之漬敗不

是為解今以下文類墮漬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不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所

下於字非是皆泊與淡相遭類墮委靡潰敗不可收

送殷員外序

韓公所見非如畫史不可知耳此自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闕無萬不問海內

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字非是無於時節貢水土百物

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宗

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

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

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法術由是殷侯循自太常博

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

行杭本無命朝之大夫莫不出錢酒半右庶子韓愈

執蓋言曰公為太子右庶子殷大夫殷侯今人適數

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持

作機入直三省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為

句絕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省不知入直何所

老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

朱下說為長之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洪慶善云

刺音慮連切樊澤之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刺促當不

當以七迹切為正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

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

送楊少尹序

野詩送少尹蓋指此二疏身見前懷此序長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闕無萬不問海內

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字非是無於時節貢水土百物

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宗

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

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

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法術由是殷侯循自太常博

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

行杭本無命朝之大夫莫不出錢酒半右庶子韓愈

執蓋言曰公為太子右庶子殷大夫殷侯今人適數

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持

作機入直三省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為

句絕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省不知入直何所

老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

朱下說為長之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洪慶善云

刺音慮連切樊澤之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刺促當不

當以七迹切為正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

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

慶中為吏部侍郎時作  
故序謂余忝在公卿後云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疏或作疎今

疎廣正字也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張或作張或作張

設俗體也音竹亮切公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况

御食飲皆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

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

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

詩訓後進因話錄云楊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

宗一旦以年滿七十日無二字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

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及闕

異也或作豈其異意邪皆非是予忝在公卿後遇病

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

幾疋或無幾人字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

否通用與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

否是或但無蹤跡否三字非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

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

愛而惜之者惜下闕白以為其都少尹白或作署

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

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

不同未可知也無不下或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

無所於歸字非是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

也作家或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

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

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

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皆無在字

昌黎先生集 二十一

伯樂之廐多良馬孫陽字伯樂秦穆公十和之匱多

美玉見韞非玉事卓犖瓌怪之士怪或宜乎遊於大

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守西元十二

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為宣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

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宣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

男為軍司馬同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

度行軍節度使為節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或

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

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和方從閣杭蜀苑作聲云晉苑

石非中宮商故文章亦謂聲也尚今進平准西表日

叢雜乖戾律呂失文章亦謂聲也尚今進平准西表日

聲之稱耳若不活方說却非是本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

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作聞或愈常觀於皇都

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

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

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歸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貞元十二年七月

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作父或曰為酒殺

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

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閒公

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貞元十五年二月晉源判

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或

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亦留此或無亦此李生自

謂東都蓋李亦分司也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

二一五



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

司錄周君獨存周君名君巢時為河南府其外則李

氏父子相與為四人子下或無相字離十三年時六

此言十三年己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二年耳幸而集處

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

於今為先輩成德作盛或李生温然為君子有若字

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

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控李生退未嘗不發媿

也或無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

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寒飢或作飢寒

而今按在乃至多字之誤書史多互用者如此則當作引

考之却當祿不足以養為字或有李生雖欲不從事於

外其勢不可得已也作止或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

最故故又為序云或作序之

送石處士序

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及

是為河陽幕府一時以嘗為退之稱道無可稱

河陽幕府之明年召為京兆昭應尉集

卒校理又明年六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元和五

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月治求士

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

生居蒿邱瀟穀之閒嵩邱山名瀟穀水名皆在洛陽

改名瀟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

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

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

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

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而東上或無而字或并無下流

兆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

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或作方

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

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鎮之地理志鎮州恒農不

耕收收蜀本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歸闕航

而今按當從諸本作歸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所出闕

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

於是讓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

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朋友闕航冠帶

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字事或

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

上東門外張下或有筵於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

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

去就為先生別真閣作其非是方從闕航本無為先

由有去就字而脫其中十二字○今按此闕航本

使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凡去就

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

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詔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

功保天子之寵命皆非是或無是字又祝曰使先

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闕本先生起拜祝

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不下或於是東都之

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

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本具於此今附本云送詩元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温處字宗輿大雅之

皆東都處士年送石洪今又送建二生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

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

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

矣難下閣杭本無謂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

特才能深藏而不市者特或作懷洛之北涯曰石生

石洪其南涯曰温生之涯即贈盧仝詩所謂水北山

人水南山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

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

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

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幕取一人焉拔

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留守鄭餘慶

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洛陽河南也政有所不通事

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處或作取士大夫之去位

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

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

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

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

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朝字無將為天子得文

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關杭蜀本無內

皆非是愈靡於茲不能自引去或無資二生以待

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本無

字之生既至或無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

下賀其或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

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焉或作

送鄭尚書序元鄭六年舉進士第入貞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

餘分四府通管經略使治廣州十二容州二

十四鎮南經略使治安南都護府治交州十一至

德元南升節度使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

府大府始至下閣杭本無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

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

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

首袴鞞迎郊莫上或有于戈切帕及既至大府帥先

入據館先字帥守屏切必鄂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

府與之為讓至一再有至字或更乃敢改服以賓主見

適位執爵皆與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

大事諮而後行或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

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

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颿與

音連又樹教切障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

黨仇或黨機毒矢以待將吏將字無撞搪呼號以相和

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把疏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也籬音維切盡

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

賈之州或作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流求毛人夷

之國夷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流求毛人夷

時一曰吉茂在百里○號音耽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

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胡夷或舶交海中若嶺南帥



之而屬余為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云鄭餘慶之子瀚本名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

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

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

次惟所用之名下或有而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

秘書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

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

卿大夫家之子第其勸耳矣

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

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

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

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

告來寧

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

且屬愈為序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

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

章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章侯美士考功顯

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章侯將

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

者豈章侯謂哉

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

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霽其容而消之也

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

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

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



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

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

漢中其有胸臆也

講六經禁中者

十及今按作以

四太波亭長

二積為通月司

君為中書舍人

李使君為諫議大夫

澤之言云景州

為起居舍人

下佐六人諸君

方以關本居

嚴謂嚴時召

不著其郡亦

或有大行於

益多則分為

石鼎聯句詩序

今茲文忠公

聯句詩序

則子喜文聯

則子喜文聯

鎮於煎是樊不師語澁則曰辭是甚草也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元來師喜巖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頭縮菌蠹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非似張本作似  
不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歎駭二子張欲以多窮  
之即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或無務欲壓道士每  
營度欲出口吻或字聲鳴益悲操筆欲書而書將下  
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  
劉把筆吾詩云或無詩字張本作劉進云其不用意  
而功益奇此從張本下四字或高吟切不可附說語  
皆侵劉侯或字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  
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  
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  
敢更論詩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下更有一  
屬上句又盡作四字此從張本下四字但喜字  
以盡爲重復而一併無盡蓋三理有所未盡而重復  
者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從諸  
及張本而方本固在其下但方本語侯劉喜劉既喜  
姓喜不當獨書名恐劉之下復侯劉喜劉既喜  
之下固善然似不若移於喜益忌之下此皆未識  
自以爲然讀者詳之○其下有人也或伏世或道士  
奮曰有然字○今按恐或有目字或伏世或道士  
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與汝就之五  
字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  
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張非是訖使或作  
之屬上句方無不字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或作  
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或就下或無字作下  
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  
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聞語能張本有子  
字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張字無不敢

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  
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問方無敢  
但存寂然二字無十三字張本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  
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  
不敢喘喘上張本斯須曙鼓動擊擊形影二子亦困遂  
坐睡或無少字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上張  
驚出方無三字即問童奴奴曰童張本作童奴天且明道士  
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  
也張無有門字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詰余  
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  
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此題無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  
聲龍頭縮菌蠹豕腹漲彭亨服外苞乾薛文中有  
暗浪驚服獅在冷足自安方從抗蜀文粹作安自足既  
此多類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彝閒妄使水火爭明大  
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  
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  
寶傾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然益  
見小器盈明曉曉無刃迹莊子曉曉然有鑿切團團  
類天成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  
雙或上爲孤髻撐諸本此下無彌明字○今按此似  
作雙上爲孤髻撐諸本此下無彌明字○今按此似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  
坑喜何當出灰炮切徐也無計離餅鑿明陋質荷斟酌  
狹中愧提擎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汗羊羹喜形模婦  
女笑度量兒童輕明徒示堅重性作不過升合盛

服師○通或作合或成或傍似廢較仰作傍或側見折軸橫

時於蚯蚓微作蒼蠅鳴以茲翻盜愆作忽茲羅

實負任使誠服師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

熱弊不與寒涼并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本諸

此字下無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上師服切鏗鏗全勝瑤

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橙去圭角浸潤

注撰也淮南平子路擢通洪本一受作牛謝張磨去圭角浸潤

著光精附也願君莫嘲諷此物方施行所四韻並又彌潤

是言不然謂軒轅高公姓彌公名蓋如以文滑稽且耳

有言彌明形要貌聲皆公人亦豈今公自謂謂耶而列法全類韓

字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即名者蓋所謙反切而法全類韓

字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即名者蓋所謙反切而法全類韓

字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即名者蓋所謙反切而法全類韓

字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即名者蓋所謙反切而法全類韓

字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即名者蓋所謙反切而法全類韓

字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即名者蓋所謙反切而法全類韓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  
 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必兩  
 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  
 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凝  
 凝然音凝其燕私善諱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  
 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  
 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公為徐州節度推官詹為國子監四門助  
 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  
 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  
 之養以來京師以或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  
 母榮也有得或作在得或無於是雖其父母之心亦  
 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  
 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  
 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或作朋雖詹  
 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  
 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誌故上或作之說或作非是以傳  
 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悲或  
 重○今披上文已連有兩哀字○詹或作其求仕與友兮  
 遠違其鄉父母之命今子奉以行友則既獲今祿實  
 不豐以志為養今何有牛羊事實既修今名譽又光  
 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今其存者長終要  
 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今藥物甚良親視或飲  
 食孔時兮所欲無妨作賦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齊  
 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推

生知死今以慰孝誠嗚呼哀哉今是亦難忘或

題哀辭後或刪此四字作題歐陽生哀辭後

僅見于此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  
 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友之字哀生之不得位  
 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  
 君喜古文或無書字或無字一作伉以吾所為合於古詰吾  
 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無字凡愈  
 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哀痛又懼其  
 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  
 文耳其志上雖然字入字下又或有則進知其義八  
 觀十一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  
 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  
 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從三本無道字  
 成矣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文或有然則吾之所  
 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  
 十書即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殯蓋貞元  
 持正有傷獨孤而公作辭哀之公甫  
 與崔羣書天好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  
 同蓋出太史公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  
 怒居何故而憐邪或作怨或作思下胡喜厚其  
 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  
 邪蒼或無抑蒼茫無端而鑿冥其閒邪寓於字死者無  
 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無  
 自或無之字而或無之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



其容此句或作如處其旁非是烏摩遠矣何日而忘或云以密吐光用古觀也

祭穆員外文

為禱呼祭穆員外文為禱呼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與直懷州河內人宜州觀察使避盜來攻之工為文侍御名想無傳

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眷如或作無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明峻或作明我鈍而頑道既

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其或作可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月

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響在手校員外郎想時亦為亞所辟留守無事多君子僚

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嘯或作歌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或作我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

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福當指復我終日以語或以或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赫

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曲或作直或皆非是懷主人王或作內閔

其私何或作直或皆非是進退之難君處之宜居非是既釋于囚於洛北運適敵近郊亞意其為人之命員盜劫輸事張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作疑當不日而

矣何日來還哭作祭郴州李使君文山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

維年月日將任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首題此詩

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元祐元年歲次景成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古

也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類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觀作或言莫交而情無由

而愈及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荒徒或作暹擧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飢

魚之短韻韻即公又魚十八媿輟瑕而舉秀埃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公在順宗救徙貞元二十一年

州樓之豁達眾管啾而並奏賦或作賦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作或輟行謀於俄頃見秋

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宿留海上史記宿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

縞紵以託心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示茲誠之不謬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



書雖椽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救承或作而見明旌之低昂明諸本此從闕本字尙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撓或作儻或作遭辱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陵作凌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託或作云詞語○今按後漢書馮衍出妻書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觀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履神乎來哉辭以為俯尚饗

祭薛助教文見公建字大願詳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丙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散墓志石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續下或有等字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靈本作河東薛君七官之靈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遠祗隔數晨笑語為別慟哭來門來或作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張季友也公同王理崔羣

人者皆與張貞元有司我期試時惟非時陸贊典貢與張貞元有司我期試時惟非時陸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

十三員外之靈文苑作元和中十年王涯本考功郎中知

制諱韓愈河節度判官京兆尹許史周考功員外

皆張季友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

之同年也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

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表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之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作於今者或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託嗣或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叙情以視諸誥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

年順宗即位俱此江陵故元道塗經涉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右庶子字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或作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意地亦君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廳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饑顛於馬下雪虐抗本作饑餓今按抗本全然不成文聖理或此也我泗君眺

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賦頂交趾項非或作

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壓呼回中作霹靂追程盲

進飄船箭激或作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作上或二

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

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

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或作復枕

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或作復枕

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或作復枕

臂敬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

我隸去○隸音君云是物不駭於乘虎取而往來寅

其徵寅或作義當○今按寅說見下條乃我預在此與

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孟蜀本首李本校作

君○今按洪謝云不發虎取之則亨矣不知得之何本也

君埃州下偕據江陵非余望者○山奇變其水清寫

泊砂倚石有遷無捨○楚詞云重華不可測衡陽放酒

熊咆虎嘯不存令章○劉勰詩長樹是也委舟湘流往

觀南嶽雲壁潭潭○雲天或穿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

角○有鹿魚詩湖旁至今有鹿角巡檢司也鉤登大點

怒頰豕狗○豕或作豕聲○狗許角切云鬪盤炙酒羣奴餘啄

走官階下首下尻高○高苦况切益下馬伏塗從事是遭

予徵博士君以使已○元和元年六月公召為國子判

官不○往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據雍首○元和

州名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於

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

關死休○生或死休非或作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

奪○或作奪計方作許奪○今按奪謂爭執不與猶今

義或本亦無權臣不愛南昌是幹○出刺處州然則刑

昌當明條謹獄氓獠戶歌○老用遷澧浦為人受瘞

善丞相南討○淮元和十六年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余辱司馬

議兵大梁○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諸軍走出洛下

哭不憑棺奠不親斂○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

望居非是○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下或作爰及

祖考紀德事功○理或作己事或作著事功作著功於

也○其功也又似可疑結從舊本文便外事蓋其德紀其事

哀哉尚饗○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謂與其子同僚必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

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某等或作胃于茂族配此

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播紳

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

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一祭薛中丞存誠也薛嘗勅淨

維年月日○和文苑作元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邢部侍郎薛公之靈公

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

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

臺○北齊號御史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

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慈之

悲具僚輿云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

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

祭裴太常文裴之諱考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  
 裴二十一兄之靈文苑作元和九年晁本月日下具  
 侍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五人朝廷之重莫過乎禮  
 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  
 君之所考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  
 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  
 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  
 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一此  
 必作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僂俛宗親檐  
 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權諸本多作龜書本多作權公  
 生無權石之儲權諸本多作龜書本多作權公  
 用無字前漢剛通揚雄傳皆只作僂貨殖傳十僂  
 顏曰僂丁濫切也方丈之食每盛於寶筵贈必固辭  
 一僂兩僂丁濫切也方丈之食每盛於寶筵贈必固辭  
 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  
 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文第三題祭城隍文第四題祭界石神  
 文第五題立題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  
 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  
 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  
 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  
 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  
 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精酒食器皿牯弊精一作機  
 音胡切猶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  
 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脩之奠祈于  
 大湖神之靈禮記今按若作時則脩當作羞服丁

反賈曰稻既穰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或無以穫蠶起  
 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  
 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  
 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下無有此字愛刺史失所職也  
 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  
 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劃雲  
 陰卷月日也忽麥切劇力支切又音劇幸身有衣口  
 得食給神役也口上或有而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  
 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笛香潔也拜庭跪坐  
 庭或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  
 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閒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  
 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  
 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字下或再出爾明神閔人之不  
 辜若饗若答饗或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  
 行蠶穀以登人不吝嗟吝或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  
 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一作侑  
 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作鑿之或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  
 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曰惟封部之  
 內山川之神克庶于人作庶或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  
 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  
 衍是神之庶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  
 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鑿之或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

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  
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  
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元題又祭仰山神文

次題首篇題曰祭城隍文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或無

同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無上或無字天降之罰以

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死或不當用又上句

因有不應重出蓋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無

無令繆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

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

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

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

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

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

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

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

年自袁召為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

故劉夢得祭子厚文云退之承命改

集又云凡子厚行候於便道其後序之

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

厚之靈維年月日文苑作維某年歲次庚子五嗟嗟

子厚而自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

夢一覺既覺同其閒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

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或為

非是犧尊青黃乃木之災見莊子之中棄天脫鬲羈

音繁玉佩瓊瑤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

自著表表愈偉表表非是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

旁觀旁非是縮袖閑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

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

天作非或嗟嗟子厚今也則亡也則臨絕之音一何

瑣瑣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

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

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子或念子永歸無復來期

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四或無此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國子祭酒未離袁州時拜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

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

官張得一此上四十四字或只作維今月日國以清

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

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或作陽今懼以謹死且虞海山

之波霧瘴毒為災以殞其命或字無舟次祠下是用有

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

帝之心去潮即袁自潮四年月今又獲位於朝復其

章綬十五年九月自袁召為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

卅年於今乃合常或有非以取言此蓋言卅年前

上文但言前歲之禱則實亦但謂之不謬也

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庇庇伏以祠宇毀頽一作

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圭味或作暗昧不圭

主與禱同音集禱氏令州里除不禱柱讀如吉

為鐘之圭陸音日舊讀為圭呂氏春秋飲食必獨不  
 潔高誘亦讀作圭此類非一今作佳由圭字訛也  
 稱靈明今或作石靈外無四垣堂陸頹落牛羊入室居  
 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諸本  
 有新于石本四舊碑斷折作斷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  
 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或無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  
 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  
 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  
 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  
 遂不復刻之此四十二字石本附祭文後諸本皆有  
 無之○今按此必公所自記故石本有之當附於  
 此方但一以關杭本關遂直刊去亦可惜也今從諸  
 字書之一

祭竇司業文竇名年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漢前作也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  
 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  
 侯以調兵戎去聲詔曰予虞汝為郎中乃令洛陽歲  
 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平澤州高平郡命副  
 儒宮副制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  
 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八年孰非翁  
 望公方從闕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弟  
 第五人常以辭雄常守中行大願二十四年登第及第  
 車羣岸常三以辭雄常守中行大願二十四年登第及第  
 為矣三刺史郎中四繼三同謂繼三同繼常  
 也為之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  
 既勸愛誘非是在麻之蓬自視雖音望君飛鴻四

十年餘事如夢中諸本皆如此關杭苑及南唐本  
 夢語周公不足夢與本之渾全今按事改當如  
 以公詩多不達也故不分宰河洛媿立竝躬俱官於學  
 以纖臨洪惠許不酬許或作詩○今按惠許謂報德  
 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  
 哀哉尚饗

祭侯主簿文此謂公喜也蜀本杜繼守非○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侏  
 為諸子有名理曰符曰爽曰慶曰慶中省進馬侏載於集而  
 孟郊張籍詩中耳致祭于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  
 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  
 困拾皆非我或為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鈞  
 于茲我或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  
 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  
 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或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  
 貴而子為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為子之方葬我方齋  
 祠作云葬或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竹林神文祭曲江龍皆其一祭竹林神其二

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  
 也時作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為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為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祀字無惠天之人不失其和按此天下或有下字係以避諱而用今字也下人又無罪何為造茲旱虐以罰也本在罰字是非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勅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腥音神于惠罰無差神于或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兩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饗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准古法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將時或作非是以以惠茲人急急如律令

祭馬僕射文

祭馬僕射文馬十名長慶二年冬自京兆尹復為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為京兆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温恭全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貞元十三年四月以朔南仲鎮滑臺時南仲不法擯坐適為從事十六年監軍使薛盈珍誅奏致為泉州司馬適彼甌閩餽飢跋躓一作飢音兀致顛而不踈切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後也抗節番禺下音愚去其螟蠹蠻越大蘇

淮蔡相臣是使義十二年十月使仍充相裴度為彰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淮西二年以裴度為彰公兼魁厥勳孰以丞相歸治留長蔡師吳元濟誅裴度後棘茨鳩鳴雀乳不見巢鴟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并侯許十三州五月以裴度為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鄭戎音運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度四年二月誅戎三月以裴度為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鄰我餘有幾度七年七月沂州軍亂裴度使王遠長慶元於河○瀾音制又居劍切惟西有虺許遠長慶元自殺三月武寧軍節度使崔羣為軍中所逐餘有或身其餘幾之語或本非是崔羣為軍中所逐餘有或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躔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左僕射守戶部尚書樂可據顧瞻衡鈞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勳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此用慶者門今按非語或本弔廬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會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武侍御所畫佛文

亦曰待御云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御史一斂其遺服櫛耳輓

于篋輓或作鑿方云鑿小囊鑿大帶也○今按儀禮中然則鑿月日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

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關

非也作也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所積善惡

受報所下環復不窮也作旋一極西之方有佛焉其

土大樂無之親戚姑能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

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慨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為是

既又逢月且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無其篋或抱

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且或無且字或本是真何益也

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乎或無於

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千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

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今

目存哲哲或丁寧今耳言忽不見今不聞見下或有

慰新魂新上或嗚呼奈何今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李漢之父葬雍王會七月卒

詳見公所誌葬世系長慶元年二月卒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

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為耕

文以為獲發憤孤身復續厥家續或作續選于吏部

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惟或作惟遂丞宗正日朝

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姑

悅喜始或作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

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

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敬之敬或尚饗

祭十二兄文公從兄也公之皇祖諱

曰俞曰有孫見於世系表及公集于此五

年六月其卒于魏州無所考其年九月葬于元

公蓋有異時謂歸葬于教男反骨本原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

于十二兄故號州司戶府君之靈或無嗚呼維我皇

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今日又

棄而先生不借居疾藥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趨

奔束制生非或作是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

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尚呼二或有

祭鄭夫人文夫人韓育之妻也公之嫂也

以文思此貞元十一年往河陽時作之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

祭于六嫂榮陽鄭氏夫人之靈維九年月日晁本貞

謹於二日或無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

歲而孤大厥五年公父仲蒙幼未知鞠我者兄李期

行狀云生三歲父在死而實維維嫂恩未亂一年亂

女七歲周禮未亂者不為初切注男八歲兄宦王官提攜

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殮疾疹水火無災

及身疹或作疹音辰診劬勞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舊史

時年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之是

集氏以南遷是也其兄大厥南方從嫂歸葬河陽復從

辛勣來歸氏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南或作

黨與自起居舍人貶紹州刺史窮荒海隅天闊百



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丹旄翩然至誠感  
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口或作  
闕杭蜀本○今按百口偕行無理當從口疑不得有  
以祭老成文亦通長人言也避地江濱家于宣州  
門口之眾耳未必實計百口也復志賦所謂春秋霜露  
值中原之有今將就食於江南是也  
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  
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宣州二年公自年在成人屢  
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頌頌或作頓頌書陳平傳  
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  
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  
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作或曰爾幼養于嫂喪服  
必以暮今其敢忘天實臨之等情嫂所生分飢而寒  
契關之老遇提我之生也愛幼之同嗚呼哀哉昔  
遠之則恩禮甚篤所供未嘗缺事誠感載非則見之  
無服今請服則小哭之為五月制察其所尚豈非先  
公可爲士大夫習之法亦云漢序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  
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十二郎文

年 月 日 十 或 九 無 日 十 五 年 五 月 文 苑 十 六 貞 日 季 父 愈 聞 汝 喪 之 七  
始 足 以 覽 者 當 自 知 之 此 爲 其 父 無 對 瀧 阿 二 所 表  
十 往 復 善 自 道 者 在 焉 其 父 無 對 瀧 阿 二 所 表  
二 卽 是 年 公 請 陽 山 年 矣 斯 文 必 蓋 公 秋 所 謂 喜 十  
吾 書 與 汝 蓋 在 元 十 又 年 云 去 年 東 野 序 往  
吾 上 卿 子 至 兄 皆 不 幸 早 世 承 先 矣 故 文 云  
死 公 乃 命 滂 歸 後 其 祖 公 及 故 文 皆 川  
會 無 子 以 老 成 爲 後 祖 公 及 故 文 皆 川  
祭 十 二 郎 文 老 成 率 府 參 軍 韓 公 愈 之 子 也 介

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  
郎之靈語雖不必存亦不可不知也今讀爾之嗚呼  
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  
會貢守韶州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  
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  
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  
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  
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  
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  
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無住上或遇汝從嫂喪  
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相下或有幕字貞  
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  
官使取汝者始行者上或有使又字吾又罷去五月張  
西歸洛陽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  
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屬上有兩圖是一將成家  
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下或作爲而吾  
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  
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  
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  
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  
搖引太史公曰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曰吾年未四  
十而視茫茫生而知之者人之史彥升論當否曰吾年未  
東波而視茫茫生而知之者人之史彥升論當否曰吾年未  
荒今俗本○今按古書如荒忽後山詩平類皆一字也  
當存之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  
者其能久存乎作或在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



而汝抱無涯之戚也作去或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疆者天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無其夢三字

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疆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非

者有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作樂或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明或作得非是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作壽或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下

矣作無或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下者無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作氣或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十或作一老成二子曰湘曰滂滂以季子出繼則湘固宜十歲也吾之子始五歲少

而疆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此或作始以為憂也憂下或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或無如字言或時語音之時○今按陸德明經典釋

言月日或無如字言或時語音之時○今按陸德明經典釋報所無月日之轉耳其不知當言月日者蓋言耿蘭之也報所無月日之轉耳其不知當言月日者蓋言耿蘭之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有蓋乎或使者妄稱以應之耳作翻一其然乎其不然乎然乎無其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

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或作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願下或有焉二字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憑上臨上或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作何或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作或盡○今按或當

祭周氏姪女文韓俞之女適四門博士周況於公為姪女元和十一年卒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周氏二十娘子之靈或無子字俞為開嫁而有子女子之慶元和三年周況登第公以纏疾中年又命不永時卒

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闕尚饗

祭滂文滂公之姪孫老成之子也元和十四年冬公移袁州滂與其兄湘皆待行是歲冬之郭南其詳見公所誌墓也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疆

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作可何思母之恩連呼以

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其李于姪女也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遺和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作靜或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為出從于人既相諧熙又暴以天神何所疵生殺滅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公之從子墓也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無御上或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佐宣武軍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貢或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臺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廈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長慶元年三月以時使微先為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增遣度使微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微為真御史弘增遣頌強佐乃濟行半道有詔以微還之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鬩府屠割或作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作刀或弓矢穰穰千萬為徒謀謹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七月

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輿魂東歸葬於或作與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挈女文元朝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南史人歌曰始與王人謂父為爹又勝斜切使汝姊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孥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或作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謹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古本或作大汝或作女通用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不數梁傳昭十九年于既生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冤我歸自南乃臨哭汝袁州和十五年九月公自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宛宛或作冤冤詩宛在逢歲之吉致汝先墓京長慶三年十月四日宛尹無驚無恐安以即路作以飲食芳甘棺輿華好作柔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碑誌

李元賓墓銘按今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

石建立於後

李觀字元賓然石本有之始來自江之東下或有食太年二十四

西人也或字無始來自江之東下或有食太年二十四

舉進士三年登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

年有書又字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作於或既斂之三日

之或字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上

馬或字原或下或葬上或有賣鄉曰慶義原曰蒿原慶義或

字或字原或下或葬上或有賣鄉曰慶義原曰蒿原慶義或

已或字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

所或字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謂其或死而不朽孰謂之

夭謂之或已或字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或

或或字作或字過或字已或字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已元賓

意或字而或字公或字濟或字本或字亦或字其或字向或字法或字之或字但或字方或字又或字云或字上或字竟或字下或字好或字韓或字氏或字

者或字究或字其或字未或字之或字見或字遂或字不或字識或字其或字說或字定或字上或字字或字謂或字志或字意或字若或字非或字此或字意或字下或字好或字韓或字氏或字

刻或字又或字是或字後或字來或字大或字之或字半或字磨或字滅或字而或字讓或字者或字不或字善或字意或字傳或字非或字此或字意或字下或字好或字韓或字氏或字

也或字可或字笑或字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安平或作平安今曾大

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文同為刑部侍郎出刺

徐相州是或作重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

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

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談諧縱譎卓詭不羈或無

此二字或作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

年君生四十七年矣七當作六之自江南應節度使

王栖曜命于鄜州既至表授右衛曹參軍實參幕

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或既去職遂家于汝州

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

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

馬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八月

出非是署為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茨茅作

陸言之字季常水為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

其字無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

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

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

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方無大斂字

喪旋葬于汝州或無作字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

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

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

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

焉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有而字

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其下或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

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或無太昌黎韓愈為之

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劉公嘉

梁予嘗與柳八韓十韓八諸施士巧聽毛詩說維上

馬則毛注失人自無善事據人山無草木之說以言

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

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或帖

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

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

者從今九年則下太學所歷官不齊矣但今再此言其在

凡十九年不離太學杭本無凡下或留或遷

祖曰相袁州宜春尉父曰焜焜切丑略豪州定遠丞

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或作鄞縣名稽縣云鄞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左氏桓九年見其後施常事孔

子以彰常史記第子桓一列無施字之繼為博士

人曰然曰續本姓施氏然志朱然字公緒封亦載其跡先

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

旨密徵箋注紛羅顛倒是非或聞先生講論如客

得歸得或卑讓臆臆如肅爾詳諱其亡應誠貌讀

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或縣曰萬年原曰神

禾高四尺者也東西南北之古者墓而不墳於

崇四尺先生墓邪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柳子厚先友記云韓會昌

起居舍人君會也子厚以焉即誤矣則以道德文學伏

一世作伏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

者張正則崔造為友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

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歷初御史

子以彰

人曰然

生之與

旨密徵

得歸

言孔揚

禾高四

崇四尺

愈之宗

起居舍

一世

者

人者



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  
在官舉其職五十四歲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

子無違德有作上或君歿訓子女得母道甚或作其後

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十六歲將合葬其

子揚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

曰愈作又或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

其往請銘焉有父下或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

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

與而祖接不得詳也有傳下或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

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

大夫士以為與古之夔臯者作大夫或且可以為相

其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

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作釋或其進退不既合

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

唯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

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洛交令四字或但言

君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夫下或無人之祖某某男三人暢申易

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富今何謬  
作貴或永貞冬至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上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王冕本作清邊郡

公諱燕奇字燕奇無奇字或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

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

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

幾二十燕奇開元二十六年生十八歲進言於其父

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作宜或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

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閒道

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

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二年或詔

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展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

兵拒之為展所敗進陷揚州昇平州云寶應二年八月  
從下河北大厓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滑州年三月  
李勉為承平軍節度使以工部尚書九年從朝于京  
師正月神功卒神功本傳云大厓二年入朝京師九年  
尚九年未可知是建中二年城汴州月建中二年城功  
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  
公復汴州貞元四年十一月李希烈陷汴州與元  
貞元二年謀歸蔡州汴州平今云十二年與諸將執以  
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  
賜繒綵有加有封下或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  
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  
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或右  
左階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自

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或無五字公結

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

難敵敵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

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

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

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

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夏禎以其年十月庚寅

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德宗

之子謹以貞元中領宣武及河東節度使卒於五月作二

或作三月或作八月或作十月皆庚寅不知孰是以上

此碑多誤不曉所以僕射田公田神功也神功以上

元二年平劉展信宿而終此作九年皆差也夫人

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

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

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

純行有字男一人或作男二一或有夫人同仁均養

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

銘曰

烈烈大夫或作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

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碑或專攻牢保危爵位

已濟既明且慎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在側或在

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斯石于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復或作稷唐世系河東人曾大父元

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

氣略敢諫諍為諫議大夫或無有字諫諍二字引正

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

公諱怡亭銘云裴虬撰李陽冰篆李善書銘在武昌

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此代宗時為

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修得之怡亭銘耶公

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貞元四年

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遷或作疾病

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千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

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頌之女頌

音男三人瑒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或作

表作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

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時寶應上時雨詩

代宗以為能將召入為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

使卒學或無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

謂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為

翰林學士或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

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養妹畜孤

甥能別而有恩或有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

於野無遺資以為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為顯姓入唐尤感支分族離各為大家此銘以家

羅謂之羅羅謂之羅蓋古音通也惟公之系德隆位

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色愉愉翼

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

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石本有河東字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字大順曾祖曰希莊撫州

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

從石本今亦從之石本首云

常侍祖同十六字方云閣本皆關惟監本與皆

不足取必此今按乃三所校專據本三本有者若非偶有

閣本皆關惟監本與皆閣本皆關惟監本與皆

十八年登第尚書禮部侍郎命君後兄據

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為文有

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為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

揖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

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貞元無及擢第三月

鳳翔留後邢君牙為鳳翔尹鳳翔軍帥武人君為作

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為笑不為變有君下後九

月九日大會射會下或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

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或無盡字能中

君執弓弩二矢指一矢以興或作按本無指一

座皆起隨之皆無射三發連三中射無的壞不可復

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

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為多拜協律郎

益棄奇與人為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

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

日疾暴卒然方著其本如此不及廿一日亦君再娶初

娶瑒邪王氏後娶京兆章氏下十二初娶以凡產四男

五女男生輒即死字或無字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

殿中侍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

合祔王夫人瑩以君下喪葬京兆某縣銘曰

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隳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章氏夫人墓誌銘本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章氏名茂或作成○今其上七

世祖父封龍門公後周驥將軍晉州總管龍門之

後世率相繼為顯官德通子會嗣上谷太守魯嗣子崇

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祕書監都無北其大王父

迢以都官郎為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

女射無僕畢為給事中為上或有畢父宰相耀卿夫

人於僕射為季女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積上

又起為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

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固或作因父上或無賢

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

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敘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

累公累卿有赫外祖或作舅非祖相我唐明歸逢其

存銘于好辭以永於聞作好埋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封道無子翁觀日月不與光壽空生衣可  
封道無子翁觀日月不與光壽空生衣可  
封道無子翁觀日月不與光壽空生衣可  
封道無子翁觀日月不與光壽空生衣可  
封道無子翁觀日月不與光壽空生衣可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

年六十五有五日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

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或無字

以下或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

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為官在登封盡寫所為詩

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或抵或作投留守數以

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飢寒死登封

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也房式乞葬己又為詩

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為我具棺留守尹為具

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為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

鄭夫人墓中嵩下或君始娶榮陽鄭氏後娶隴西李

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有子字學浮屠法不嫁

為比丘尼云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房故為官族其墓或稱世有人自太尉瑄瑄字次律以  
德行為相相玄宗肅宗天寶十五年七月文宗拜瑄  
元年卒贈太尉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為太尉  
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會祖諱玄靜尚書膳部

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玄靜父

號州司馬父諱巒或作都水使者皆名能守法公

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

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為夏子弟老為賢父兄歷十二

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

其後為整屋令施州刺史丹陽整屋施州吏民至今

思之盤山曲曰屋前棟行幸盤屋五柞宮娶榮陽鄭

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

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與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

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

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作土人初公之在施州夫人

卒焉殯于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

自興元至堂殯于伊水之南公改葬服議殯六年正

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

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為河南

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

河南為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中丞或將行作

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為尹於

是吾以為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

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子與吾兒次卿游我

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既不獲辭既

助其凡役事退又為銘云

有位有年作年或有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李素也據史李素無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下尹



或有隴西字 欽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臯山

下合伊闕或作陸渾 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功非是幣走

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於少尹將以某月日葬

不得跌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公方本則此句無若

無所承其誤明甚 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葬字

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于其外氏育

于下或以明經選主號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

丞相泌觀察陝號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

或作注非是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

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或改詹事

符縣割界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渡支田侍郎介

士擅喜怒賞罰或無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

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

命公使崇文或無不使與崇 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

即其日事已疏奏作事已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

抗已衢州飢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其如郎下或

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蘇州刺史李錡前反權將之戍諸

州者之二字刺史至欽手無敢與敵無敢字皆非是

高其上下而坎其中或作上或有作此立以為公之宮奈

鳴臯山下銘曰

本道易皆好學而文無其其次曰道樞其其次曰道

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其次曰道

二年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先是錡建腹心五人

忠處州刺史自明州各州高肅處州公至十二日

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

以義號非是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

徇及境錡適敗縛或無公脫械還走州安所敗生致

州大將張子良李奉仙等執錡素十月潤賊急卒不

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急卒一餓賊即錡將之成州作亂

以迎公耳然民字以下走死為州民天子使貴人持

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

事六年三月以河南尹事七年二月許孟容自兵部侍

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閑詣公公立之府門外

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

賊減民賦錢歲五千萬或作何讓若賊守屬上之

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

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弘泰簡州刺史作純或祖乾秀

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燮煌張

氏其舅參有大名氏下或有封西平郡公之配曰彭

城劉氏夫人有封彭城縣君五字或夫人先卒其葬

以夫人附夫人曾祖曰子女祖曰鍊皆有大大名公之

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其次曰道

本道易皆好學而文無其其次曰道樞其其次曰道

序次曰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章潛自簡州而下皆葬

何乎公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為重胤子河陽公嘗有詩及序送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

氏入夏居河南九或作七或作北或作北或作北

少王與並封北姓拓至氏又有拓拔氏初黃帝子昌意

生於故地以長跋為氏跋亦作拔或謂自云拓天而

拓音託跋謂中夏也○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

大司空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遷都洛陽河南二十

姓石氏有司空蘭陵公石猛後七世至行襄官至易

州刺史於君為會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

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為太子家令葬金

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為之銘君生七年喪其

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李翹

薦洪狀謂明經出身曾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

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方或作故

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

御史大夫建字杓真元和中侍御史建舉洪自代崔周積

為補闕大雅或作禎考周顯宗今按皆舉以讓宣

歛池之使坦與浙東使薛交牒署君從事有為字或河

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閑以幣先走廬下走下或故為

河陽得有所字或佐河陽軍為河陽節度使表洪為府

參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為第一元

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

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

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

昌黎先生集 二一十五

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

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作與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上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唐銘字或無銘字皆列之循本石本多取公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字某或作六世祖孝寬仕周有

功以公開號於鄭空考鄭名叔裕以字行仕周為大司

卿音鄭公之子孫世為大官戶部侍郎判尚書事津

子玘平玄理唐軍太子詹事封武州刺史現唯公之父

政卒雒縣丞贈號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

公真卿學太師愛之或無太師舉明經第授峽州

遠安令以讓其庶兄理或作或考地入紫閣山事從

父熊通五經登科登下或有期五經歷校書郎咸陽

尉佐郊寧軍貞元四年七月以張獻甫為邪自監察

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

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

駕部員外郎行二少或有軍字或無未新羅國君死

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

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

私號私觀官公將行曰吾天子使使海外國不足於

資或作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

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或無三字至鄭州會新羅告

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

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置化大行詔加

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

二一四七

軍司馬軍上或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

事不阿權臣字或然有直名遂號為才臣劉闢反圍梓

州詔以公為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或無詔字八月

不卒受詔者欲釋劉闢自丹為留後九月徵闢為給事中

翰廷言以丹為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誰不為李康上公

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閉守方盡力不可易將

徵還入議蜀事有請字或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

崇文元和中正月以左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崇文資若

與梓州東川節度使劉闢必使知節度事以拜晉慈隲等州

觀察防禦使是三月觀察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

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或無將行上言臣所治三

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

上以為忠或無上以為忠四字疑或公自以前有上

也字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隲屬

河東元和中二年正月以日相杜黃裳為河東使公既

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

信撫江鏡虔吉州以聚其財始教人為瓦屋取材於山召

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為估不取贏利

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

逃未復者官與為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財或作禱載

食與漿親往勸之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

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

死不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為斗門以走潦水

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既退二字

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

萬二千頃凡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

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其大下九字闕

略如是皆非是一無也字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

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若干條或下

字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

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

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答

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

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或自校書郎至為

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

自持卑一不易或在無如布衣時四字或四字娶清河

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或支或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實

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

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

或無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或無女若干人四字

事三人實由岫岫咸通中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

遺表則著實由岫岫咸通中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

原或無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宗禮即呂恭字

其子實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

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真卿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

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真卿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

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真卿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

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真卿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

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真卿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

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真卿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

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真卿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

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真卿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

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真卿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

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真卿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

銘曰

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為人或作謙  
謙矯矯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為  
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音難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  
墓中以識公墓志切式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後世為東平高之後歷漢魏晉宋齊

梁陳士大夫不絕世為東平高之後其歷漢魏晉宋齊  
子元賓父相繼為兗州刺史元賓六子儀杓祖允  
子儀杓祖允子儀杓祖允子儀杓祖允子儀杓祖允

史者曰懷師人武后時為司衛少卿懷之子構作  
稱非是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為景公  
字陸擇戶部然舊史畢誠傳乃無史部景公生抗為  
新舊史有畢構傳終於戶部尚書世系尚書抗為

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履其宗贈戶部尚書抗本  
抗作抗世系表作抗傳作抗而世系尚書生垆家破  
官職亦不同履其宗或作其宗履焉尚書生垆家破  
時垆生始四歲作七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  
誅為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

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  
垆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期經第一  
今按期上或經下當宏死垆益壯始自別為畢氏歷  
有中字或登字之類

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  
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  
或作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諸字署上或以  
死節字疑衍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  
諸字疑衍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

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  
計者五六十萬作出入錢或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  
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作請或而畢侯固如初竟

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  
一錢凡棺與墓事墓或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  
河張氏女字疑皆因下文誤入生男四人曰鎬鈺鍊  
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為比丘尼其季二人未  
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士婁銘曰  
上古愛民為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  
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  
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  
傷其穴與墳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誌

胡之氏別於陳周武王封胡公滿於明允先元或河  
東人世勤固國或作戴厥身載或籍文譜進連倫惟明  
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同州有施為去平

陽州名民思悲河東土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完後或昆  
厚完二字厚寬今按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  
母弟証秩大夫秩或作秋胡第証元和九年下又御史  
淮友韓愈司馬秩大夫秩或作秋胡第証元和九年下又御史

友韓愈司馬秩大夫秩或作秋胡第証元和九年下又御史  
無年月日故父子以誌或謂公是時為太史司馬徒  
襄陽盧丞墓誌銘或有唐

范陽盧行簡有君下或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  
郎韓愈曰吾先世載族姓書世世或作五世盧植  
漢北中郎將子字志字子道軍諮祭酒志子盧植  
子志志字子道軍諮祭酒志子盧植

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學士吾胃於源



沂錄事參軍沂下或州字五世而吾父也為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萬年二字至襄陽丞

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府下或有職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

十七殯河南河陰南或在河陰下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權為兗之金鄉令或作州先君毅而十三年夫

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年下有而字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

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汝下或有於字

銘以圖長存或作圖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今銘之變也但此篇中稱吾者皆述虛語而最後一吾

元似少分別耳和六年沂下或州字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李肇國史補云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劉下或字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

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或無是夫子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或將以日月葬妾

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或作敢以其稚子汴

見先生將賜之銘泴下或有兒字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胤下或有若字且死萬一

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或無字吾才豈不

如今人而至於死是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

字事始終而銘曰其下或有辭而辭者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閒君嘗讀書為

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

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今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

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

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或作庚午妻彭城人世有衣冠或無字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

斬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為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漢有陳蕃故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此若赦熊生于日

民卒遂家壺關壺關名屬曾大父延嗣延嗣父尚中書舍人大父含液延嗣二子舉進士第官

卒河南法曹父穎揚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貞元十一年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

卒貞元十一年後辟不肯留



後使李巽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參軍河東尉  
 其表佐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為非年四十  
 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  
 其年十二月丙寅為其月推之丙寅葬君于洛陽平陰  
 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君  
 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  
 人皆幼遺資無十金漢以前以鑑名四兩斤者十六  
 以諸史傳中或言百金者十斤金也皆無田無宮以為  
 歸無族親朋友以為依也宮或作家為依或無苗為守  
 生情生延嗣情生合液生廷義又穎穎生蕃蕃生著著  
 二年年皆相和生年合符大系中按生蕃蕃生著著  
 年蕃之長慶謂年雨於五年和二年男登皆幼自元則和  
 系表蕃之必下所謂蕃者時幼而名符即著之字云爾  
 其後子孫之盛則格如此為善者可無怠矣此天將以  
 是安施耶銘曰  
 有行以為本有文以為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  
 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與公偕分司東都卒公為字此世孫時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

州也盧從史為昭義節度使表戡為書記八從史為不

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頰發

赤頸一抑首伏氣伏或作吐方云叔孫通傳所謂伏

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

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或有

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或作意亦通則

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

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

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

君云或無者字皆上閣本有唯字或會宰相李公鎮

楊州元吉甫為淮南節度使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

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

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

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

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

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

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和元

五年四月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從史送京

衡取羅州名見孔戡與重商所縛于呼而福成敗

史官屬題不職卒為重商所縛于呼而福成敗

之理與不明先自古敗亂未始不由此遂詔贈君尚書

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

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南或有府字陰下

被元某地云唐河南府無河陰縣今君於為義若嗜

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

舉進士第有下或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

義軍帥下或有軍帥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從史自其

軍諸將代為帥其或無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

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方或是公苟留唯公之所

欲為君不得已君或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

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

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某官父某某官贈某某官

諸著作祖贈主簿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

祖官職多誤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二世此

中作員外郎著作任非即為今按此部乃其主官

此以志亦方載諸本止載二部乃其所據大

其勳者非失恐皆未足與判其是亦未始娶弘

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

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

人曰今茲歲未可以附從卜人言不附君母兄幾尚

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

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

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方從祝本



續上為天下最玄宗為蕭關令徒神為姑臧二縣今考  
 方使終功南邦大原七年正月以刺史為西觀  
 南節度使呂崇貴八月九月以刺史為西觀  
 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檢校兵部尚書  
 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字諱應字從衆冀公之  
 嫡子嗣恭二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  
 刺度州以應為度州刺史初割餘零都作縣安遠以利  
 人屬餘或作下人鑿敗灘石以平贛梗陶甓而城罷  
 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  
 于温築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上田  
 苗上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  
 廬州又甃其城人不歲苦若或作苦入為尚書職方  
 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  
 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自常州除觀察使進封襄  
 陽郡王非是作公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餼人蜀  
 關誅蜀下別出劉劉字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  
 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  
 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  
 權丞相善之鑿其說響山石州山名居宣五年以疾  
 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或字無府得錢千者八  
 十萬公之為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下或同歲熟以  
 其得收常有贏利或故在所人不病飢而官府畜  
 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左  
 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  
 第年六十七歲上或有無其字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

原夫人榮陽鄭氏附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  
 貞謀曰宜有刻也既有而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  
 丹延觀察使怒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  
 事銘曰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  
 虔洎温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或  
 民作下完上實師于其鄉鄰寇逼屈營軍響山牆屋脩  
 施不備而直作循字褒功刻表作或丞相之辭受代  
 而家叙疏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一作  
 世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或作戒于終咎伊我襄陽克  
 慎以有延昇後承或作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在  
 是經作有或以告無期博士是銘是時正為博士或本非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元和五  
 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為留後三月  
 河軍中尉吐突承璀上請發承宗官爵以承復起  
 從史委其成功承璀十月詔創奪承宗官爵以承復起  
 面藩鎮各進兵共討四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  
 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七罪即誘而縛之  
 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  
 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從下或敢違者斬於是士  
 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  
 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  
 國公重胤自昭義都知兵馬使路州左司馬拜銀青  
 大夫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  
 以廟享其或以其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  
 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尚書而先夫人無加命號



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

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守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

主于第<sub>三</sub>室<sub>同</sub>下<sub>異</sub>史<sub>記</sub>謂<sub>涇</sub>陽<sub>五</sub>帝<sub>廟</sub>同<sub>守</sub>後<sub>漢</sub>曰<sub>謂</sub>

為<sub>公</sub>廟<sub>制</sub>皆<sub>乙</sub>已<sub>升</sub>于<sub>廟</sub>烏<sub>氏</sub>著<sub>於</sub>春<sub>秋</sub>譜<sub>於</sub>世<sub>本</sub>

昭<sub>王</sub>諸<sub>侯</sub>十<sub>三</sub>年<sub>昔</sub>于<sub>庚</sub>氏<sub>名</sub>號<sub>於</sub>姓<sub>苑</sub>在<sub>莒</sub>者<sub>存</sub>氏

而<sub>好</sub>劍<sub>烏</sub>存<sub>率</sub>國<sub>人</sub>逐<sub>之</sub>在<sub>齊</sub>有<sub>餘</sub>枝<sub>鳴</sub>皆<sub>為</sub>大<sub>夫</sub>

齊<sub>人</sub>城<sub>郊</sub>有<sub>者</sub>枝<sub>鳴</sub>者<sub>為</sub>大<sub>夫</sub>本<sub>有</sub>稷<sub>左</sub>氏<sub>襄</sub>昭<sub>二</sub>十<sub>四</sub>年<sub>齊</sub>

力<sub>士</sub>任<sub>職</sub>烏<sub>枝</sub>鳴<sub>者</sub>為<sub>大</sub>夫<sub>本</sub>有<sub>稷</sub>左<sub>氏</sub>襄<sub>昭</sub>二<sub>十</sub>四<sub>年</sub>齊

披<sub>觀</sub>初<sub>氏</sub>後<sub>魏</sub>內<sub>屬</sub>代<sub>為</sub>功<sub>臣</sub>因<sub>官</sub>徙<sub>地</sub>今<sub>為</sub>張<sub>掖</sub>人

或<sub>入</sub>夷<sub>狄</sub>為<sub>君</sub>長<sub>唐</sub>初<sub>察</sub>為<sub>左</sub>武<sub>衛</sub>大<sub>將</sub>軍<sub>孫</sub>曰<sub>蒙</sub>為<sub>中</sub>郎

人<sub>其</sub>子<sub>曰</sub>令<sub>望</sub>為<sub>左</sub>領<sub>軍</sub>衛<sub>大</sub>將<sub>軍</sub>孫<sub>曰</sub>蒙<sub>為</sub>中<sub>郎</sub>

將<sub>是</sub>生<sub>贈</sub>尚<sub>書</sub>諱<sub>承</sub>址<sub>字</sub>某<sub>贈</sub>下<sub>或</sub>有<sub>工</sub>部<sub>守</sub>址<sub>或</sub>

世<sub>德</sub>潤<sub>重</sub>胤<sub>傳</sub>亦<sub>云</sub>承<sub>址</sub>子<sub>也</sub>溫<sub>洽</sub>新<sub>史</sub>承<sub>址</sub>有<sub>傳</sub>址<sub>或</sub>

武<sub>德</sub>已<sub>來</sub>始<sub>以</sub>武<sub>功</sub>為<sub>名</sub>將<sub>家</sub>開<sub>元</sub>中<sub>尚</sub>書<sub>管</sub>平<sub>盧</sub>

先<sub>鋒</sub>軍<sub>屬</sub>破<sub>奚</sub>契<sub>丹</sub>屬<sub>或</sub>作<sub>屢</sub>五<sub>〇</sub>今<sub>契</sub>丹<sub>屬</sub>亦<sub>連</sub>屬<sub>之</sub>

五<sub>章</sub>四<sub>海</sub>水<sub>從</sub>戰<sub>捺</sub>祿<sub>走</sub>可<sub>突</sub>干<sub>諸</sub>本<sub>多</sub>作<sub>突</sub>干<sub>碑</sub>定<sub>作</sub>

破<sub>於</sub>捺<sub>祿</sub>山<sub>又</sub>戰<sub>白</sub>城<sub>祿</sub>也<sub>新</sub>傳<sub>奚</sub>契<sub>丹</sub>入<sub>寇</sub>承<sub>址</sub>

徙<sub>失</sub>業<sub>馬</sub>都<sub>山</sub>海<sub>擾</sub>海<sub>上</sub>或<sub>擾</sub>至<sub>馬</sub>都<sub>山</sub>吏<sub>民</sub>逃<sub>走</sub>業<sub>汗</sub>因<sub>可</sub>突<sub>干</sub>入<sub>寇</sub>而<sub>至</sub>

然<sub>武</sub>止<sub>藝</sub>一<sub>事</sub>今<sub>按</sub>許<sub>孟</sub>容<sub>神</sub>道<sub>山</sub>碑<sub>武</sub>藝<sub>二</sub>

防<sub>不</sub>過<sub>司</sub>害<sub>者</sub>是<sub>論</sub>孟<sub>容</sub>碑<sub>刻</sub>新<sub>史</sub>孟<sub>容</sub>神<sub>道</sub>山<sub>碑</sub>武<sub>藝</sub>二

為<sub>碑</sub>誤<sub>恐</sub>考<sub>司</sub>異<sub>未</sub>見<sub>孟</sub>容<sub>碑</sub>刻<sub>新</sub>史<sub>孟</sub>容<sub>神</sub>道<sub>山</sub>碑<sub>武</sub>藝<sub>二</sub>

道<sub>壘</sub>原<sub>累</sub>石<sub>作</sub>壘<sub>綿</sub>四<sub>百</sub>里<sub>深</sub>高<sub>皆</sub>三<sub>丈</sub>寇<sub>不</sub>得<sub>進</sub>

民<sub>還</sub>其<sub>居</sub>歲<sub>罷</sub>運<sub>錢</sub>三<sub>千</sub>萬<sub>餘</sub>黑<sub>水</sub>室<sub>章</sub>以<sub>騎</sub>五<sub>千</sub>

來屬麾下名黑水室章二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

謀說史思明降思德二官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鄴郡史

然之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餘度降十思明復叛尚

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恩許碑承

兄也父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

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石嶺或作左嶺

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許碑年卽葬於

其地二子大夫為長重高季曰重元為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右領二祖紹居中郎

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

壇墟制有或作禮數備禮登方無數字登下有壇字

也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言制數既備禮亦增崇

壇况登壇又與立廟不相闕乎登以有宗廟作廟天

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按廟本文苑作左祖右孫為是

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作歎其克對無羞或

壯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

義四方其平土有迨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榮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榮陽索上鄭今

州榮陽有索水即漢高帝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

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

南有鄭懿者仕慕容垂國為其太子少保魏懿字君明

祖之鄭入唐有為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懿字君明

四世孫 於公為曾祖是生撫俗為泗之徐城令徐城

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涼州公諱儋

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李

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或謂作李謂下或有曰字稍

長能自課學課或作謀亦作自課志公用此語明左

氏春秋以進士選為太原參軍事大第 四 對直言策

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

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

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榮陽葬公解官舉五

喪為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公能

人指告其處其後為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

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

其軍以公為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閒卒用有

授司馬節度河東軍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

除其官為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

貞元十六年十月河東節度使李說卒自本軍行

使節度公之為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

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媵

嬉之大燕或作媵校講民事校講或賦施罷不俟日用能

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寬或作賦軍給以饒十七年

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為之不能

臨朝者三日能字贈尚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辛

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

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軍下或無或字或及

旁九郡百邑之鏹寡河東節度府管汾州外夷狄

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

朋遊飲酒必極醉與或為投壺博弈窮日夜若樂而不

厭者若或從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

號白雲翁令孤楚嘗為太原從事唐志有表奏各人

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屬上

樂為句又云各人魁士呂氏春秋詭始娶范陽盧

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

死仁本為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

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

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

為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嘗或作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或有下

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或有田

陽公曰自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

惠集本外說惟子家本更校韓文之

石如羅池黃陵廟碑古文類以校蓋由

本外同往安加弘正今以碑蓋印本

元初未必傳多為校讎者妄改易之乃知

元祐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元丞相吉甫李吉丞相絳李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

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

銜訓事嗣朝夕不怠○此篇或作嗣事嗣下或有于字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弘正父廷

其為滄州刺史恒州李寶臣幽州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副蓋悅承嗣與遺業可從其地及悅姦謀敗露

苦與恒同為叛父遺業可從其地及悅姦謀敗露憤鬱而卒子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

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

史臣克作為駟駟泮閱之詩○似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音格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

家服上或有能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隸字無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

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字或作博七年

十月以弘正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節度使觀察使置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始弘正

支州節度使觀察使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始弘正與季安時為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季安都高祖使平環

嗣子守義延輝延緒延安都護府司馬守義二子悅承七子年八月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

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卒懷諫自知軍務時馬使懷諫諸將憤怒咸曰於家僮吾帥也即詣其家拒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

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

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

曰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此據石本外或狎于太寧作洽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

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懷諫謂史戎愁毒莫保膏頸或作人曰田侯其德可倚謀奔

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天或作王左傳范籍戶明注順天明公語出此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疆

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于宗或作宗廟旌節有韜豹尾神旗囊兜戟纛纛或作纛纛纛纛纛

非服囊乃囊之無底者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

父追秩夏卿姬德振賢梁國是榮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左氏后緡方姬振賢謂生田弘正兵部之德族孕也

地○魏匹諸切姬之切切又音身田侯作廟相方視吐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暨暨果教也暨忌

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承或作爾爾祖思或作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爾考或作爾爾祖之思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碑誌

劉統軍碑

公書誌統軍劉昌裔墓表今又銘  
右龍武統軍劉公墓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

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軍字方無

石墓既葬元和八年十一月昌裔將反机于京舍于

墓次初或作柩有斬字或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

事會哭將退咸顧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

凡所以較德焯勤者○焯之藥切期也莫不粗完隱

卒崇終有都督之詔○焯州大都督贈日事時功以著

不可誣有以字或有太史之狀太常之狀有字或有

諡昌裔諡有諫有幽堂之銘又如即外碑刻文以顯

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

孤縱昌裔四子縱哭或無捨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

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漢高帝季弟楚陽曲之別繇公

祖遷昌裔曾祖承慶為朔州刺史巨敖為太原晉

為此邑彭城公會祖考為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

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于公身三世晉人趙德本

三言作再之別上文公祖遷太原然其碑當首

時所立世不應其世文祖遷太原然其碑當首

信也之公生而異魁顏鉅鼻幼如舒退上長好事西

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為國暗噫下鳥界切切來

告邊帥賦作可破之計楊琳為橫巴蜀靡彫起考代原

三年瀘州刺史楊子琳反昌裔說子琳公由游寄單  
專通鑑亦可考新書作楊反昌裔說子琳公由游寄單

後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已還臥民里昌裔說去過三  
蜀楊琳之亂蜀人苦之昌裔單船往說琳使以昌裔

謀德宗之始為曲環起奮筆為檄強寇氣死曲環初  
死客河朔開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

敗算成效於屈指環有許師龍貞其妻德宗異之判  
官龍環兩軍都知兵馬使其收環也時昌裔為判

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貳天子所憑蔡卒幸喪  
從府還昌裔公遂佐之蘇民軋敵或作朝多出自畫

圍我許鄂新師不卑助勤將捕○助勳急走兗又遠如  
切公為陳方或作應變為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如羊

此或云此當脫是句非也○然則行與此篇上文體整齊無  
句為韻者或說非也○然則行與此篇上文體整齊無

果或顯是也石亦屢之不足信遂至遁敗貞月辛丑  
少將王令忠將兵類陳州皆少上誠所說丙午許

營田副使少制城之破不克由是昌裔募城勿商時  
營田副使少制城之破不克由是昌裔募城勿商時

實許之半功許州陳州解州昌裔以聲駕元侯以勢自憚陳  
于六年七月少許州陳州解州昌裔以聲駕元侯以勢自憚陳

其舍命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行營討昌裔全  
天舍命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行營討昌裔全

全義不自意復入居許為軍司馬貞元十九年六月  
迎義不自意復入居許為軍司馬貞元十九年六月

馬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環職貞元十九年六月  
馬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環職貞元十九年六月

史充尚書節度使州刺棄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  
工部尚書節度使州刺棄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

射以都封大夫或作郡已○今按上句尚書未字此當作已  
射以都封大夫或作郡已○今按上句尚書未字此當作已



然此集二字通用及癸巳歲秋涌水出流過其部破

民廬室元溺居人六月微昌高漢或臣毫且疾宜即

此皆臣慙防斷不補濟民於泉作債或大臣其來允余

大罰上曰燭害害或除字本秦刻燭大臣其來允余

之思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于驛遂行

不迴六月隆熱上下歎絕楚詞或作歎絕大赤也字見

公鞭公驅去馬以輿公病日惡不能造關仆臥在宅

始憲宗惡昌商自以欲召之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

人愁苦可召也六月以東都留守韓寧代之詔昌商

還京師至長樂驛知帝意閱有加錫命為統軍龍武

因諸師私第許之無風帝意閱有加錫命為統軍龍武

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長首家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兼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偃王廟碑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

徐偃王廟碑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

徐偃王廟碑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

徐偃王廟碑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

徐偃王廟碑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

徐偃王廟碑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

一債沈其宗謂滅其族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又或

者推以上文秦用文武勝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

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

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穆王名滿左昭十二

有車行天下將焉必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日周

穆耳赤冀八駿之乘西征崑崙八駿驂同王母宴于

瑤池之上歌謳志歸穆天子傳云穆王見西王母

雲在天上歌謳志歸穆天子傳云穆王見西王母

顧見今汝比及三年將復文而野它本無實四方諸侯之

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

赤矢之瑞博物志云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

者三十六偃王江淮諸侯服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

命造父御幸于偃王到御飛廉玄長驅而歸本史記秦

一債沈其宗謂滅其族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又或

者推以上文秦用文武勝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

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

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穆王名滿左昭十二

有車行天下將焉必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日周

穆耳赤冀八駿之乘西征崑崙八駿驂同王母宴于

瑤池之上歌謳志歸穆天子傳云穆王見西王母

雲在天上歌謳志歸穆天子傳云穆王見西王母

顧見今汝比及三年將復文而野它本無實四方諸侯之

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

赤矢之瑞博物志云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

者三十六偃王江淮諸侯服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

命造父御幸于偃王到御飛廉玄長驅而歸本史記秦



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  
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

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楊二州徐楊二州即其居立先

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徐鑿字元固相屬為刺史

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

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

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

思惟本原曰故制狹樞下窄或作狹樞不足以揭虔

委靈又上傑音獨而又梁桷赤白墜剝不治陰險墜落

級夷庭木秃或作缺圖像之威黜昧就滅黜音黜藩拔

慢祥慶弗下按由義未詳姑從諸本州之羣

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衆工

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鄉咸序應或

取耿社哉耿社不言社或作社不天厲穀果完實民皆曰

諸本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鑲之于石辭

秦傑以顛徐由遜遜或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

偃王音苑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

其實幾姓歷短晉長晉或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

王當與方從諸石本姑蔑之墟太末之里今衢州

之見左傳哀公十三年越伐吳王孫彌庸自越上觀誰

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

上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

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

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

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

古誰元古或作死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暴方作常

諸本今從文追作諫刻示茫茫示或不作石方云石本如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或

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

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

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雅味於長久唯敬繫

羊豕幸有石即所謂麗牲之碑祭之日如具

著先人名跡著或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

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

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

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拓音託拔蒲

公公之所以達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

曰周樹舜後陳語或作詩或作陳公子有為大夫

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袁氏

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

見可譜或作常居陽夏陳陽夏漢世淮陽國前漢

音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或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

袁氏先廟碑袁滋履歷並詳本傳碑特其繫

誤矣又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或

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

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

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雅味於長久唯敬繫

羊豕幸有石即所謂麗牲之碑祭之日如具

著先人名跡著或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

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

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

固申儒過黃漢儒固曰此齊人言耳太后好老子安得司  
空城且書乎轅固以治詩孝景時乃鞅固曰不然夫樂  
論景帝而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乃鞅固曰不然夫樂  
武不得已而後立非受命為湯武湯武乃鞅固曰不然夫樂

懷德於身仕安後漢時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  
連魏晉紛非或作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臚  
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安字穎或

頻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  
年以大蓋薨始葬華州諱或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

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  
夫石州司馬諱知文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

曄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  
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

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  
比三世宜達而室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

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或無再出大父字有  
皆非是也歿祭在于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

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  
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

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  
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貞元十六年出刺華州金吾大

將軍貞元二年召拜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  
贊辨章便章也平章便章也仍持節將蜀滑襄荆貞元

謂大孝詩曰有詩文字其志又垂顯刻烈或作以教無忘可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或連作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  
任德忍不錮人或忍作思漢明帝時安為河南尹則未

望幸相下則希安也或安作左傳陳有世所不為方高則  
士驥固司徒袁安也或安作漢出兩姓也或姓也今按袁公集

古四世孫用老袁長碑亦或碑亦漢後出兩姓也或姓也今按袁公集

厥後五公重尊安章又碑亦漢後出兩姓也或姓也今按袁公集

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  
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

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  
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把或作或作祀或作數以立廟或

其筵肆肆建業或維袁之廟孝孫之為順勢即宜以詠  
以龜以平其蟻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

進室親登鑿劍或作肩驕胎胎太牢則也禮記其體  
屬折九個儀禮屬折九個儀禮屬折九個儀禮屬折九個儀禮

維會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  
非本曷思刻詩牲繫或作維以告之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房公之死及葬誌皆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為

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  
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于茲父乘中宗大

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掃耳染或作亦樂

也○今按播而通切字 不學以能始為鳳翔府參軍

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

弄以事觀字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理

治衛晏使嶺南黜陟柳冕等一月遣黜陟使洪經

下晏使 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士大喜還進昭應主

簿道或裴胃領湖南表公為佐國元司業裴胃為湖

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胃或作胃非是累功

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胃使事為上介上聞

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辨激絕

容州經略使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為舉以為

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無州下或

死要約晉切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

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為義朋非是在容九年

遷領桂州元為和八年四月使以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

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除

憲宗州遣中使持詔賜私得官使者重賜即先

之五日已得詔使持詔賜私得官使者重賜即先

坐使者至京師貶州長史始詔五帝怒殺中使啓未

乃建其口言帝既殺建章并黜啓事以疾卒官年五十

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况公其孫公初為吏

亦以門庇佐使于南衛冕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

容服功緒卓殊氓獠循業切張維不順隨中使失

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非公君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

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

道碑文或無尚書以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順宗今天

子之舅應宗 太師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父曰

子顏生順宗后生憲宗憲宗元和元年贈太師用

祖曰贈得元和元年贈太師用曾祖曰恩敬元和元

年贈元和元年前朝太后南宮大喪外氏自外高王

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冊登公師事載之史高祖上或

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至王傳次即用也於是特拜

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詹事特或未三月因遷大詹

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國于太原益掌廐苑之事

公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歲餘超居上班官尊職大

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敏持以禮法不挾不矜實接

士大夫高下中度無上下或與官者事滋久愈謹與或

其股肱以從司馬○今按致也詩者定爾功國語贊

是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仍

初仍或作如初方從館杭本作附○今按仍即遷左

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選進不專為恩下

或有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三月十一

豐陵葬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罷

朝二日為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壬申葬于萬

年縣落女原作落女或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郡夫人

有子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姊塔京兆尹李脩

或當作脩考舊謂太子右庶子韓愈曰子以文常銘賢

公卿作常或今不可以辭應曰諾而為銘曰

有嶠氏國實出炎軒按史記軒轅黃帝娶西陵之

生黃帝曰昌意有嶠古嶠音嶠又音嶠氏

蜀塗莘擊陽史記黃帝之為蜀塗莘擊禹之

玄孫顛帝蓋聖德立為帝是為顛

山季歷娶太任蓋聖德立為帝是為顛

如詩曰命此文王蓋聖德立為帝是為顛

氏之仲女王季蓋聖德立為帝是為顛

正妃之門孰豐其川蓋聖德立為帝是為顛

後之官封繼繼蓋聖德立為帝是為顛

季天子吾甥蓋聖德立為帝是為顛

后哀猶新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茲石久載攸存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碑誌

曹成王碑曹成王碑造語法于雲也選之性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永隆元年十月朔坐與

王從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二子俊通謀降封零陵

梁武復封臯自南還詔停位封衛神龍初以僕子臯

二年復封臯自南還詔停位封衛神龍初以僕子臯

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

伍得閒走蜀從天子無蜀從二字或天子念之自都水

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衛下或轉貳國子秘書水監

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痛自字或委己於

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

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斬或作

非是漸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

史行刺死無弔交或作皆○今按唐云交駁物藥交下

民交走死無弔交或作皆○今按唐云交駁物藥交下

存濟者今云爾王及州不解衣下令培鎖擴門音割

擴苦一作橫切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字下或十有

奏報升秩少府官或無報十府下或有監字時大饑

頭乞活數千人命曰莫大焉於是開倉賑粟命若我

之答以優詔就自劾少府監與平袁賊合元人袁昇反

兼州別駕部告無事兼州別駕部告無事

與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此之四月與晁預卒仍徒秘書

今兩委左降而得處州別駕又不應行州事疑則於本地望而

不諸事又云還復有無事則謂官節則前此州事亦承為真刺

勢長觀真于衡作鎮法成令脩治出張施施或作聲

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或無于衡史字大厥十二

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來詩上施中施有麻將

國良往戎界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盧使將

疑亦以碑語其則馬說今馬說亦古語新史所載

人作或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帥

則屏兵投孤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

差或作孤疑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

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切情或作在方云集續得逆

亦謂得貽不敵動則此用傳字為正史盡降其軍太

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建中二年二月山南東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取下有

而或本無之目與力結切契語結切字本傳通俗文曰莫多節目謂之與力結切契語結切字本傳通俗而有之今按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

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無以下或上初即位謂應以四科募天下士元初元年四月試博通墳典建於教化科才識

宏遠兼任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中第益困久之聞金

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李惟簡應宗時為金吾衛士或無年字乃踏門告曰踏或作路天下奇男子王適願

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去聲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

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曹參軍充

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元和六年五月鳳翔節度使州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

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弘農胡縣有闕鄉西

後轉聚為吳園注云字本從吳其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

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師疾或無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

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

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今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

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下或有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

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

百金為媼謝諾許白翁許諾或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作大或

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跡幸而聽我行其謀作或翁望見文書銜袖或作果信

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淮南子柱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取此意牛佩玉長裾長或不利走趨

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非或作願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夫人馬暢之妻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為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馬

部尚書之夫人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或序

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或下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閑

之德為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千或作十四入門而媪御皆喜既饋而公姑

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為婦為母莫不法式天資  
仁恕左右騰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  
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憚無下或字未嘗見聲氣元  
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  
有六九年正月癸酉附于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  
祖孝友以類作下諸本有教守丞孝友嗣類本或孝  
友繼祖公嘗誌其墓新舊傳謂少府監者馬暢也暢  
名則方說得之仍當更今按馬少府監誌云君諱繼  
連名考之則又疑仍當是而少府監誌云君諱繼  
者乃言祖或能繼北平承少誌傳本補友似之也表  
而并著其不可疑如姑此云本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  
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  
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恒胡登出為辨強乃匪婦能淑哉  
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或母作有事賓祭  
酒食祇飭協于尊章畏我侍側傳章或作卑漢廣川王  
舅姑也作卑非是畏我侍側傳章或作卑漢廣川王  
畏我或作我之亦未安或疑長當作慰及嗣內事亦  
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上先  
其歸或作夫先其歸或作夫先其歸其室有上先  
銘壺葬是收道詩室家之壺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  
顯拓拔世虛注乃冲八世孫父憚河南温縣尉娶  
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  
年少長或無少字以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  
今世命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

勝衰死王相或去聲王斟酌推人壽天貴賤利不利  
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或作關  
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  
取卒然失之忽卒千星官麻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  
士及第虛中登第十一年試書判入等補祕書正字下或書  
有省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  
尹闕尉佐水陸運事貞尹十六年陸運使奏疏授  
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為運佐如初元和二年  
十一月以故相宰相武公衡之出劍南元和二年  
西川節度使奏奪為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今諸葛  
陰御史裏行李虛中在焉其碑表有觀察使推官監  
察御史裏行李虛中在焉其碑表有觀察使推官監  
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  
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為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  
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  
陽縣距其祖灑池令府君僑墓十里灑池縣名史記  
子龍池。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  
為鄭之榮澤尉嘗或作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既去  
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榮澤之妻子  
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為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  
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為供給教養者及由蜀  
來輦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  
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祕方能以  
水銀為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  
受韓愈退之謂或作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  
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有三年字君既歿愈

追占其夢曰山者良良為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  
 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  
 御史大夫羣之女羣字戴初范陽人貞元十與君合  
 德親戚無退一言疑無字在退下或男三人長曰初  
 協律律或無協字或疑次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  
 九人銘曰  
 不羸其躬以尚其後人再羸或不羸惟後之成義同此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或作泣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

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告葬期人持母喪在東都徵銘下或

尹故相餘慶元初三月西道節度使閏月八月是歲閏

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人持母喪在東都徵銘下或

愈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

孟氏賻入或且來商家事與鄭餘慶書云再奉示問

皆緣孟家事又云樊宗師在東都經書云再奉示問

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

野父庭珩彬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

季鄴鄂而卒先生生六七年天寶十端序則見長而

愈驚則有法涵而揉之足或作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

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鉢心廉而利傷地荀子不苟篇

衛文鍼時○切居刃迎縷解作物鉤章棘句拾擢胃

腎胃腎也廣韻引周書師乃指音指指神施鬼設閉見層出

唯其大斂於詞而與世抹撥本云字採撥從闕杭南唐

未殺災異傳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時開先生者

曰開或吾既擠而與之矣作擠或其猶足存邪年幾五

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

貞元十二年五月十四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下

或有以字迎侍溧上溧陽有積水郊開往坐水旁裴

回賦詩曹務多廢令白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

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一月以鄭餘慶為河南尹水

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陸下或有轉年而故相鄭公尹

陸轉運使李麴分司判官與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

門內或無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元和九

興元或無字次子闕鄉大理評事王君墓誌暴疾卒

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鄴郡皆在江南鄴

縣湖屬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

東其先人墓左宗師樊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而供

無祀有以侯字或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

有光或無古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者本無賢如

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待或

非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幾道於

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自給事九年九月

使觀察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荷維出不訾或無維執不荷或作持

也或思不稱意也惟前漢書訾讀與贊同顏師古注

也節南山云不贊則贊也鄭氏注二義訾若曰不荷

於所倚也東野以貧出仕其詩銘意如不荷卒曰維

以昌其詩昌其詩也昌其詩也昌其詩也昌其詩也

不昌身如飽腹飽盡還腹飽云老不衰却懷安所之

公謂東野昌其志詩而氣自隨養之塞如昌地孟志

讀之東野詩有未足當韓

唐故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陽南洛常州刺史贈禮部侍

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常州刺史之子明憲公躬

孝踐行篤實而辨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舊史公

貞元開文士稱高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徒欲自振

代於一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十二

年四月二十日卒年與其兄朗用晦畜於伯父氏

朗育於伯父泥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

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十元  
年二與同來舉進士時郁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  
詔文書舍人知制誥望臨一時作望或登君於門歸以  
其子或妻授奉禮郎楊於陵為華州署君鎮國軍  
判官奏授協律郎本無奉禮至朋遊益附華問彌  
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議兼茂明於禮用科  
中第三辛酉二年兼職史館修撰四年遷右補闕  
為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修撰四年遷右補闕  
詔中貴人承瓘切罪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  
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眾君  
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  
郎為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  
嫌自列元和五年九月德與同平章事改尚書考功  
員外郎復史館職乃有此佳與故辭翰苑相高選世族  
故也因拜為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院事七年  
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  
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元和八年德與罷相一  
九年以疾罷尋遷秘書少監元和九年改以疾辭內即  
閑于郊謂屏居野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與歸  
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本有上下五字並無繫年四  
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曰天官始十歲傳云賢  
府喪父始十歲此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  
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  
孝公鼻之承孫承孫字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胤慶  
配良是似是宜上句言風慶而似配良而宜也方似  
非以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  
之甘泉鄉家塋憲公墓側作家或將以五月壬申窆

切謂愈日子知吾第久久知或作友與敢屬以銘銘曰  
於古風褻順而裏方此下或音乎衣領之在外者  
此三不應首句也○為三布谷此又音博有不擢其章其剛  
不傷戴美世令言戴或前人之笑而世其令德也而年  
再不贏惟後之成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張府君卒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  
四病卒東都明年字或作月兄子塗與其弟庚揆  
等庚揆或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  
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或曰無叔父且死  
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張目方從抗傳長久目張  
目熱脈然此恐當從抗本為正○後漢方知古有吾  
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為  
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為  
禮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千萬永訣八字或有末名  
日月與封作日月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元貞  
八年與公同年其上世有嵩者當宇文時為車騎大  
將軍鄜城太守卒葬河北諡曰忠公至孝權閒五世  
矣孝權大父諱孝先或作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  
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抗本史下無孝權蓋尚小母  
曰太原縣君卒出繼君字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柏  
三年而後歸選為河南府文學或無去官徐州使拜  
章請為判官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張使授協律郎孝  
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即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

昌黎先生集 二十九

徐使死元和元年卒十月孝權疾即日已試判入高等授

鄆縣尉古切明年故相趙宗儒鎮荆南以孝權為

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真御史明年分司東臺

轉殿中侍御史按皇甫氏子母病不待走京師求試

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

皇甫媪何疾媪母老稱也漢書常從銜未決皇甫母

病果死得解還留司虞部員外郎東都也孝權為人

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疑疑有立力疑魚與孝權

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為銘此下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

墓誌銘儀一檢校上有金紫光祿大夫字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

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為太原晉陽令再世

宦北方宦或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

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或作論疑避諱而改

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為兒時重遲不戲遲

音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千邊

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

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為虐唐史

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閒建中中曲環

招起之按新傳曲環方攻為環檄李納建中二年七

子納自稱留後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

惑氣懈恒謂成德節度使李惟岳環封妻其本德宗

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屬宋州擊

李希烈陳州城下崇暉元年閏十月李希烈遣將劉

環領陳許軍公因為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

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

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說或作況所以能

擒誅叛將擒或作檢昌高密計斬之當作擒為抗拒

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

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

何為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

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

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為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

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為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

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李公

亦屠嘉下車拜中丞相從車下謝益還愧其吏公所

謂人語出此耳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

不何問何或作阿漢賈誼傳大誦大何衛綰傳不執

云問過秦論云誰人何人也雜亦此義封彭城郡開國

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

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

人拜疏請去職即罪詔還京師始昌裔代說為節度

謝天子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  
 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  
 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某下或有上爲  
 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有中字  
 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  
 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  
 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  
 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使非或作爲淮南  
 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  
 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楚辭厲而  
爽人謂爽敗曰我銘不亡後人之慶慶讀若荒離騷  
樂沈存中云古人謂梁如慶字多與章字協韻孝  
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梁農夫之慶是也集韻並入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

碑誌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其第中行字... 年公此誌自與其第中行別下至可解

君諱某字某... 唯陳言之務去者所謂

子某或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某或作增按元和姓

衡中立墓誌中立字退之非之玄也北家世習儒學

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

為事或疑此與字當作以詳之樂弛置自便或

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中元九年續聞成宗唯服任

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

賞或音射又音世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

燻為黃金刀切可餌以不死今於若巧我我即去

遂踰嶺阨塞也切於草切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

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

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

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

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元八年四月以從之帥坐事

免降歲七月少卿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

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十二歲為

南節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

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某或作元和

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附先塋

伊關縣伊國鄉高都村於時中行為尚書兵部郎無

某縣某鄉某村諸本作於時中行為尚書兵部郎無

於字即下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 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音古賈脫外累自貴珍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張君元十九年公與... 其墓之意可謂厚矣

君諱署字某河閒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

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留邑秦并天下

以宋亦有留故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開元十二月初

置十道採訪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

史郇或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

博學宏詞為校書郎署貞元二年自京兆武功尉拜監

察御史為幸臣所讒幸臣李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

人俱為縣令南方年冬三人俱為監察御史貞元九年

題詳見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順宗元二十一年正月

公俱量半歲管管奏君為判官路怒為容管經略使

移江陵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貞元二十

判官署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貞元二十

李勣為京兆尹表諸曹白事不敢平視共食公堂

署為府司錄參軍諸曹白事不敢平視共食公堂

抑首促促就哺歡揖起趨去無敢闌語且促或作日

之促本或作促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或辦

疑闕本或作促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或辦

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為鳳翔尹鳳翔月龍右

帥他遷元四年三月使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

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

棘棘不阿二字阿或作梳今按歐公嘗疑此上增有

脫其不理異氏以何本校也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  
 黨不訴殺牛誠無不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  
 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  
 一皆禁督立絕祥二字或有事字或無視使通經吏與  
 諸生之旁大郡史或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  
 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絲六千  
 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  
 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  
 州門叫謹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  
 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  
 法疑必有脫誤或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  
 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作史或十日不得毫毛罪  
 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  
 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  
 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  
 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閉竟閉門死年  
 六十門或無開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  
 庶子韓愈送昔或作者李遷赴襄陽愈前與君為御史  
 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以而唯其  
 頌頌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一本上有唐

贈尚書左僕射同三司檢校戶部尚書

鎮傳誌所載

公諱惟簡或作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

臣本范陽太傅初姓張氏故范陽張鐵高畜之為蕭  
 宗時舉恆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  
 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賢臣有日字  
 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志以偽極陽節  
 度使成德軍節度使仍統其河東節度使李雲以忠  
 太傅薨建中二年正月公兄弟讓嗣實臣推岳惟岳  
 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惟岳  
 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德宗拘惟岳  
 何甚客省防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  
 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鬪乃  
 至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岳將赴難謀於鄭  
 其行曰克能入勸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死  
 行在及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帝見太子諭德  
 封賊類軍將軍從軍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  
 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盤屋西盤屋音屬鳳翔  
 元少尹墓誌與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作何曰臣以  
 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史當作王之號元  
 從功臣四月詔奉天隨從將軍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  
 將軍居北軍衛居或作為衛或作御軍久乃加御史大  
 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  
 書改為左金吾衛有長上萬國俊者屬本作上今  
 按長上蓋衛卒之號猶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憚莫  
 敢治及公為金吾與平人日久聞李將軍為人公平  
 庶能直吾屈即齎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  
 以地還與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

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爲鳳

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五月以惟簡爲

吏不得息公以爲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算邊將當承

上旨謹條教非或作務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

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鑄鈔

鈕鑄詩博乃錢鑄注田器也鈔大鑄也鈔鈔鈔鈔

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

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

司空光顏李光顏邠寧節度使尙書劍劍郭俱來朝上爲

之燕三殿唐麟德殿有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音

既事勅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或無今

年老斥外任斥或作許不勝慕戀願得死或字下天子

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計

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尙書左僕射以其年

十一月景申丙申作景葬萬年鳳樓原萬年下或夫

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鑄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

賢有法度賢下或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

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

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

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

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或

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

宜銘法或無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與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

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

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此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

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無八月或作七月夫人天水

趙氏附焉其子逞迺巡遇述遷造或無述字與公塔

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

書文出二字或有是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

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

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或河下

麟臺正字垂拱元年二月改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

陽冀氏令官字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

節槩作勳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卽吏

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

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

趙贊爲度支使建中三年五月戶部侍郎判度支人薦公爲

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

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或無貶字或無

就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

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

貴除獻陵令祖陵高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

為業以自給教授子弟自給字子第或作第子貞

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

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

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

有徒字或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

大熟麥一莖兩穗閭里歌舞之或無考功以聞遷尚

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異有公字異時主鹽

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作丞或由是退公為鳳翔少

尹異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

年老能自祗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

門以德與同中書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

於權權江漢閒國也權故城在南昌周衰入楚為權氏

楚武王使闢繻尹權後因氏焉楚滅徙素而居天

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翼字陽

位拜給事翼力後為右僕射封安丘公翼有大臣之言

不從堅遂四世孫榮平涼公文誕翼子宣襄事

儀同三司郿城郡公榮子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

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焯或平涼會孫諱倓文誕子

尉無符子倓無符成都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

蘇源明相善源明京北武功臣初名頊字卒官羽林

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臯

以忠孝致大名臯字士縣天寶末安祿山為河北按

死奉其母南去及渡江祿

山起居舍人及疾辭李

江淮委卑節行改著作

四十四年卒於潤州年

五年九月相其後以吏

月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書文公道以禮以或作

知變四聲知或四歲能

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

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

博士貞元初江西觀察

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

轉起居舍人貞元十年

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

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

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

人典

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

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

人典

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

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

人典

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

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

人典

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

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

人典

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

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

人典

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

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

人典

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



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貢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

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

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

士明經在得人不足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

賓客貞元二十一年六月轉戶部侍郎元和初歷兵部

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元和五年德興同平章事

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五年德興同平章事

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

助與後或作子或無此類是也維匡調娛

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

尚書為東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

陳不以露布或以無不字復拜太常十月九年

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或無

先是不出德與諸下刑部與侍郎劉伯勉代考定復為

奏請行用從之其在山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

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

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痛或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

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某年某月日

有某字或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

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

于顛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

敢言者者字顛音迪顛下有或在字公將留守東都有時字

為上言曰于字或顛之罪既贖不竟宜因賜寬詔上

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顛以不憂死空同平章事于顛

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路支梁正言求鎮正言詐漸露

敏索其路不得誘其叔蘇服謝建福等皆門請罪八年七月

王傳仍絕朝調敏友等雷州孝友等皆門請罪八年七月

德興將留守之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

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

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病或無

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或無多銘卿大夫功德

然其為家不視簿書或觀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

號為名臣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十

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然服喪來有請璩字大圭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或滅楚徙秦嬴劉之閒甘泉

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符安同聲翼諫曰臣聞天子

度道安毀形踐土不宜行繼神與皇極之扶貞孝之

生鳳鳥不至或世爵位豈多半塗以稅作已壽考豈

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

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作祖或作師或流連六官謂

戶禮兵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為或

焉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其或作人今按作共

永厥垂絕乃與上文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

平淮西碑并序○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

平彰義軍節度使裴度還朝以功授刑部尚書

先仍詔撰平淮西碑其詞多叙裴度事時

碑辭不實詔令裴公濟李愬入蔡中愬

帝意故載諸將不取首鼠遂能以度意能

歸文功昌於指縱者也帝亦重武公之心銘  
 詔也此蔡文功見之文成世固自有之  
 韓與碑三長相攀進矣有句東斯有文  
 昌光詩云載西碑不特論而文陳無已  
 曰龍圖孫公銘之士喜論西遊詩兩聖  
 德詩於韓文公李商隱與碑義出元聖  
 天蓋子神武委彼何人商與義詩兩聖  
 五雪十列聖封狼生法何人商與義詩兩聖  
 度平賦長死利神牙扶日可應帝相聖相  
 曹陰外郎慘筆天隨王行蔡軍司馬通聖  
 比萬思不繼帝日汝蔡軍司馬通聖  
 能宜為辭合帝拜稽首且舞不刻畫  
 公當仁自坐有閣不手舞且舞不刻畫  
 破體書在紙清聖再拜清廟丹筆詩曰  
 愈味手負上詠靈龜功書之碑高文  
 字少如大石相磨治其私長斯文百尺  
 倒者少入天相磨治其私長斯文百尺  
 無其時器存其人肝磨治其私長斯文百尺  
 五短相攀進願書萬本類萬不過口角流  
 以右為封禪玉檢七明堂三代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閒蕭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瘳○詩以藁茶豆切  
 草也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  
 文武皇帝和三年正月受尊號元既受羣臣朝乃考

圖數貢數色無阻切字。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  
 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  
 走率職或無字明年平夏度貞元八年八月夏元  
 張承全月兵馬之使又明年平夏度貞元八年八月夏元  
 擒劉闢自留後下元方有西年九月東元貞元八年八月夏元  
 既方圍梓州則和年十將子鎮海川及他郡也○劉闢  
 江東李元反和年十將子鎮海川及他郡也○劉闢  
 遂定易定茂元昭和年十將子鎮海川及他郡也○劉闢  
 衛澶相六元昭和年十將子鎮海川及他郡也○劉闢  
 淵○澶音于州和年十將子鎮海川及他郡也○劉闢  
 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元濟  
 刺入月義節度使吳少陽表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元濟  
 燒舞陽犯葉襄城葉與上襄城等字洪云非是謂以動東  
 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臣外苑無外字○杭  
 非獨此句也若作外臣則當朝臣自朝之臣贊我二  
 同蔡不為無助又非獨此一臣也則當朝臣自朝之臣贊我二  
 臣之謀者而不可言則此乃謂唯武人衡之度下二所謂人贊我二  
 者得之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餘年于或作  
 傳三姓四將使德貞元二年四月以忠奇十西或作  
 少希烈所逐為三姓貞元二年四月以忠奇十西或作  
 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  
 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併或牢不可  
 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  
 何敢不力天是或無何字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不  
 或有曰光顏汝為陳許帥元光九年十月武節度使  
 固字管陳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  
 許二州

將之元光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道軍討元... 有河陽懷今益以汝使為重... 往討之諸軍都統九日弘汝以卒... 軍之通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淮南... 日道古汝其觀察鄂岳使李愬... 愬汝帥唐鄧隨倉庫李愬為唐... 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 宣月察上遣度汝行營曰度惟汝... 子中書侍郎年同平章度為以賞... 汝其以節都統諸軍節度使... 有遂發之諸師左語未必晉然... 云都統必引軍則左語未必晉... 從引也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 宣慰因留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 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或無服... 字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 百神策軍十二年八月從度赴...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元... 汝化行送之御通曰御史子閱... 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

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其字無顏胤武合攻其北... 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 八戰降萬三千有卒或再入申破其外城... 賊將輒釋不殺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 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四月... 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 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降卒... 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 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 者十九歸或無悉縱之斬元濟京師... 安兩門受淮西之獨柳元濟冊功弘... 射帥山南東道充制柳元濟冊功弘... 房國公使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 公國公武以散騎常侍帥廊坊丹延... 史考非是道古昌碑合不復言大夫... 侍字可考丞相度京師道封晉國... 志亦道可考丞相度京師道封晉國... 字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 門光侍儀平觀察使兼西州刺史... 仍賜大夫柱國前封晉國公食邑... 而以其副摠

為工部尚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馬德檢按工部尚書為蔡州刺史彰節度使  
 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或無  
 以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或  
 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在方作居云唐人  
 政書曰居我其周從是論於今按方說非是亦崇極  
 而圯河北悍驕魏安史既平燕趙河南附起謂汴蔡之  
 者四聖不宥肅代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成以兵夫  
 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  
 不歎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百隸怠官或作忘帝時  
 繼位宗憲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  
 取山東吳蜀或作出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  
 自以為強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茲鄰  
 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六月李衡道率刺客元衝突  
 之出射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或作臣莫若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及非是以訖天誅乃  
 敕顏胤懋武古通威統於弘謂弘統弘各奏汝功或  
 非是走三方分攻古即上所言文通戰其東北五月萬  
 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元和十年九月破賊黨  
 於時軍士蠹蠹既翦陵雲元和十一年九月蔡卒大  
 窘勝之邵陵又作蕭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  
 望復入或作復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  
 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  
 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頰蔡城書問頰  
 息肆與無休其壘千里疆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  
 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釋其或蔡之  
 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

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賜以或作始時蔡人禁不  
 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  
 而起左殮右粥或作眠殮或作餐今傳云祭餐也  
 史記餐未及下咽祭未及下咽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餐  
 則餐字亦有義公祭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餐  
 同以衣對餐為之擇人以收餘德收或選吏賜牛教  
 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  
 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  
 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古即凡叛有數聲勢相  
 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或作兄  
 奔走偕來或作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  
 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  
 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  
 淮蔡或作淮四夷畢來力知切至也還也左氏遂開  
 明堂坐以治之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碑誌

南海神廟碑

持節循州刺史袁守其首云使持節袁州刺史陳諫撰使并築額公後云昌黎集類多諸外惟南海碑不詳者以石刻入家多有故也石楊與刊公使遷者今注于蘇內翰書移楊康公使遷者今注于蘇內翰書移楊不從故蘇詩云鼓舞之南人遊戲於斯東文談出奇偉鼓舞之南人遊戲於斯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為祝融太芒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

亦見養生雜書然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強

矣書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

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載正月

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祝號祭式與次俱昇

海廣潤王北海廣澤王冊詔也別一祭各以五郊迎

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

備禮兼冊制祭其祭儀七月元時因其故廟易而新

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

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

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南為五嶺

府而嶺南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

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

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作或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

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蠶豆

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石本恭供從神不

顧享盲風怪雨或謂秘閣本首月令盲風至注疾風

怪山海經符陽之山多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

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天寶十二載七月使定

公此作耶○殿所謂詩豈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

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褻至州

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

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

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唐制岳瀆以上祝版御署附

傳無之欲增也官上某字石本無之或有且字然石

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兩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

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

夕載鳴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凡利切

連李善言景古優切屬本若蠶星是纒五鼓既作牽牛

正中文言立夏行事正此時也公乃盛服執笏以

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

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作其或海之百靈祕怪慌

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或作恍蛇地或作驚

延音闔廟旋臚音祥慶送颿與帆旗纛旄麾飛揚瞻

藹鏡鼓嘲轟高管噉諫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

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石本



作祝○今按祝當作祀其理甚明或疑誤刻今改以諸本風災燬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同祀本皆又廣廟宮而大之

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備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蓋艾歌詠始公

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

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貨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廿有方誤作二十三或作八萬賦金之州耗

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巧之作正加西南守長之俸西南或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

注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賈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

失時嫁下方有者石本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

耳矣或無耳字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陰或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右或惟明天子

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

神人具依此今按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也

處州孔子廟碑此篇方从石本碑記不載年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為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而社方無而字句上方

皆而非字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

杜牧云謂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公作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

而壇耳謂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文宣王南面千配享謂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

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

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作無如或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或以作已

孔夫或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碑太史曰歐陽

而州縣莫不祭之夫由之此為盛其德之報雖然韓與歐其尊夫論之心則一也歐以氏曰孟子之文

德莫如孟子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

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鄭侯李繁至官侯必致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

夏十人像或作命顏其餘六十子有二生或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

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公羊高毛萇玄伏勝高韓生董生揚雄等伏生即伏勝之禮而無孟軻荀况能言禮見漢儒林傳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

其人又為置講堂字下置或作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或作奠古者士日釋奠於

菜為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義

其略 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  
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

曰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庫下又音神不以宇  
生師所處作生或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  
有常不誠用勸揭元哲音揭又音竭又有師之尊  
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  
俾不感忘作或或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  
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

此篇方石本首云羅池神史部厚

侍郎期紫金魚袋沈中書舍人史  
館修撰陳管勳使太常寺協律郎  
上柱國陳防先鋒建武郎正議大夫  
朝議郎陳防先鋒建武郎正議大夫  
日左衛長史孫季雄建武郎正議大夫  
試左衛長史孫季雄建武郎正議大夫  
羅池碑後慶元二年二月正書  
宗實錄後慶元二年二月正書  
史部沈亦未舍月愈運是長部時愈未為  
二君者謨與此碑其書以南年蓋  
傳元公而新神史其傳子厚實無蓋  
是元公而新神史其傳子厚實無蓋  
羅池碑後慶元二年二月正書  
宗實錄後慶元二年二月正書  
史部沈亦未舍月愈運是長部時愈未為  
二君者謨與此碑其書以南年蓋  
傳元公而新神史其傳子厚實無蓋  
是元公而新神史其傳子厚實無蓋  
羅池碑後慶元二年二月正書  
宗實錄後慶元二年二月正書  
史部沈亦未舍月愈運是長部時愈未為  
二君者謨與此碑其書以南年蓋  
傳元公而新神史其傳子厚實無蓋  
是元公而新神史其傳子厚實無蓋

奮下或有曰字○今按宜有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  
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  
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  
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  
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  
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  
有新船步或作步柳下厚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  
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  
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  
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  
治使端正卷道或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  
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書或謂曰吾棄於  
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  
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元和十四年三月孟秋辛  
卯長慶三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  
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  
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  
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  
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福禍或  
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  
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  
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蕉下或有子字雜肴蔬今進侯堂侯之  
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  
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嘔以笑鵝之山兮柳之

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  
 獲吟兮秋鶴與飛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  
 此石與兩字則詞勢刻作團團後蘇軾改之長良可見  
 無亦石一本證也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令  
 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  
 今高無乾杭稔充羨兮○就音庚徐徒蛇蛟結蟠我  
 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欽于世

黃陵廟碑

全篇方出石本曾子開曰湘水出  
 以入洞庭黃陵廟在湘陰縣北八十里  
 里或云在岳州題云湘陰縣北八十里  
 書兵部侍郎上柱國期紫金魚袋韓愈  
 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兼御史中丞  
 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  
 歐陽公集古錄云黃陵廟碑首言湘自

湘旁有廟曰黃陵旁即龍策傳言江旁老入也自古  
 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或無此字

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  
 景升之立表字景升東漢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

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  
 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

始見史記秦劉向鄭立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  
 九謂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

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  
 及或當作返據下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石本唐書

多然下文揭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考小水或作小君

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

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謂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  
 子有為字或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  
 其正自得稱君也或無二字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  
 昇道南方以死昇或作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  
 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康元年書汲郡人  
 以竹簡寫之起夏殿至魏哀王帝王之沒皆曰陟昇  
 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  
 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  
 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南下如言舜  
 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  
 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溺下或  
 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  
 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  
 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湖或作湘非元和十四  
 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  
 之揭陽揭陽地理志南海郡有唐為揭州厲毒所聚懼  
 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  
 拜國子祭酒元和十四年九月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使  
 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楸腐瓦於刺史王  
 堪刺史王堪上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  
 故善與上或有本無之○今按此合有謂曰巧我一碑  
 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  
 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

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

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王仲舒為連州

陽山仲舒觀察江西修滕王閣記今誌其  
既為作燕喜亭記  
墓又書碑誌作傳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為姬姓或無之字周靈王

為庶人時入號曰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文十

成父獲其弟曰榮如子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

隱士烈東漢有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後漢徵居太原霸

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鄉或曰有公其君子鄉人

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暎古限歷御

史屬三院止尚書郎三院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

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

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

字弘中蜀作諱弘中字某後墓志同○今按上句已

之存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

名公皆折官位輩行切下浪願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

拾遺方正直言極諫科月仲舒拾遺與陽城合過裴

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或無而

有直字又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

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或無字遷禮部考功吏

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伏或在

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

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或無字由此貶連州司

戶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弘中移夔州司馬又移

荆南因佐其節度事或無字為參謀或無字度得五

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

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

直其寃由是出為峽州刺史峽或作歙支轉廬州未

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

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

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顯或事具聞就加金紫轉

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或有

政成為天下守之最或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

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

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

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閒哉上若未棄臣宜

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或無利俾治之當不

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元和十五年六

使委罷權酷錢九千萬作十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

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

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或無足字代

罷軍之息錢息上或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

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廩有於字或人享於田廬

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

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

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長慶

二月葬河南葬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

又請詩以揭之仲舒七子初哲貞弘泰復泗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味陋

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

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

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  
 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各有直有諷辨遏堅懇聖或作  
 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  
 翔于郎署憲于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于權  
 以直友冤敵撼控握竟遭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  
 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暘以醒暘或坦之  
 敞之必絕其徑凌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  
 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  
 其實籍或俾統于洪逋滯攸除茲訛革風祛蔽于目  
 釋負于躬方乎所部乎或禁絕浮屠風雨順易航稻  
 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謳或維德維續志于斯  
 息勞虛位而埃奄忽酒滔滔或維德維續志于斯  
 石日遠彌高方云此銘有笑王公不用韻末章三語  
石二句難自韻而未句高  
字仍與勞蹈韻叶非有異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銘韓弘新史有傳多取碑詞傳聞有缺處其統公為非軍司馬也

韓姬姓以國氏傳語唐或為韓姓今按以國氏春秋曲沃桓叔之子萬食其先有自穎川徙陽夏者音假

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秦滅韓以其地為太康郡陽夏隋改其地為太康

之韓新舊史皆言弘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

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沐之

閒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校或作又似作不與人校為是更詳之鉅上或無為字或無

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

徒玄佐復出夫人字有功建中貞元之閒有於字或

宣武軍帥有汴宋毫穎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

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倨自將備或作

同不縱為子弟華靡邀放事縱或作出入敬恭軍中皆

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

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有將字或悉識其材鄙怯

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欲切屬之諸

老將皆自以為不及或無司徒卒貞元八年二月去為

宋南城將十二月卒年四月以其子士寧代為使九年

州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

逸淮死劉卒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

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有肉下或今見在人莫如韓甥

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

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

武軍節度使懷弘事逸淮為都長厚共請為後環

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或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

而吳少誠反或無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潛之以陳

歸沐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

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

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薶而髮櫛之幾盡苗薶而髮

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命

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讎呶叫號于城郭

者或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上

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上

為帥或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無上或或告曰

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

應為下或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鞮

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

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元和

十月以田弘正李師道使來告曰東平師李師古卒

道代之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或其

非是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

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

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兵以或是師道懼不

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元和十

行營都統使西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

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

延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

延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

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

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

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

匹五十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

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沐初公下或

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無恒字

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

贊元經體元字非是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

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元和十五年正月又除

河中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六月以公攝冢宰元和十五年

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長慶三年請罷元和十五年

守司徒兼中書令長慶三年請罷元和十五年

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或作年十八

或考新舊史定今本贈太尉賜布粟或作布賜米

千石賜下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

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

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

官肅元早死或作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

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

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閒為己不利卑身佞辭或

畢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

釣誘以閒染我先事候情至既或作既至非是不

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

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

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為

于時第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

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

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畛非是

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

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或無自為故無敢犯

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獮居劔切將得其人眾乃一惕惕

切與德同詩不尚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梟

意宗命正我字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壩

為地前漢坐侵壩壩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

居其閒為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胸睨胸

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幽蔡先鄆鉏三年

陪孰扶陪或作倚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許公

賚何如或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  
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  
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上謂公  
讓太宰養安蒲坂元和十五年六月萬邦絕等有弟有  
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拔春秋傳振引音並  
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

得序子厚集曰書來厚曰哀哉若人之不  
誌其墓且以書來厚曰哀哉若人之不  
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混於文章少  
推許亦以選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或無拓封濟

陰公慶字更與河東解人仕周曾伯祖奭為唐宰相

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高或作中

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

不能媚權貴失御史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權左衛

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無與字或子厚少精敏無不

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然

見頭角又士減切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

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非是此下或有藍田尉三字

今見不嘗重出文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或今出入

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角切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

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

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

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或

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

○今按方本得疏微之體本則幾乎屬詞三

字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州上或有承字貞元年入

戶參軍元九月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黨居閑

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淡

而自肆於山水閒水或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

借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

史既至數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

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

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

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

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

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

有法度可觀柳按至廣州寄二子詩云莫辱其召至

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

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

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

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

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白或作

刺字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

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

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

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窞不一

引手救反擠之有而字或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

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

風亦可以少媿矣無以上或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

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

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作死材不

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道上有或使子厚在臺省時自

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

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時有或能下復出解字皆非是然

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

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力或以力而無

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

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

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作十月五日子厚有

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

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行立有節槩立然諾下

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人或作可性謹慎

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焉或字逮其死不

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下既且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

銘李道古曹成王阜之子公嘗銘曹成王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古道古復古其先王明以

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臯諱

字非是有功建中貞元閒以多才能行賞誅為

各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閒無

成王字切公以進士舉及第貞元五年獻文與三十卷

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遷擢

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睦州刺史

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貞元

十月黔中觀察使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貞元十

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

正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

水銀為不死藥薦之泌或作黃經云新舊史泌以故

起閭閻氓為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

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東都

某縣其年或作某年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

絃絃或並絃為進士學舉或作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

州牧鄭公音云叔裕五世孫叔裕字孝寬京北杜陵

卒贈雍父士佺且緣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葑白芷其

嘗為京兆尹左散騎常侍為尹今夫人韋氏無子

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附

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或無用古今禮至

公宗室子生而貴富字非是能學問以中科取名譽

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其尚有封太宗也尚非是謂當公弟兄

而第未續又亡其遷于南年及始衰誰黜不復作難

而以喪歸海豐彌萬里于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



君諱羣公或在江陵與鄭羣同官詩有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

假封襄城公者鄭律中封襄城公魏大子孫因稱以自

別此下有君其季也此有則不應重出曾祖匡時晉

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

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有君字

吏部考功所試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鄂縣尉拜監察

御史佐鄂岳使京兆府屬裴均之為江陵貞元十九年

使均字君齊河東聞喜人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

之徵也年四月召均為尚書左僕射遷虞部員外郎

均鎮襄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以君為襄府左司

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和元

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

史遷祠部郎中方字非是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

願行君顯行字或無方字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

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楊州遇疾居月餘居或無以

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君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

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

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音辨不為翕翕熱亦不

為崖岸斬絕之行新或作然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達

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

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

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

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

女肇京兆人父大原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

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儻詞或

宗儻或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

餘男二人女四人一作四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

曰再鳴以文進塗關再鳴謂進士及佐三府治藹厥蹟

江三府謂鄂岳郎官郡守愈著白一作官中洞然渾樸絕瑕

謫作璞或甲子一終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薛成

公諱戎字元夫為神道碑而公誌其墓公嘗其上祖懿為晉安西將軍實

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汾陰河中

貴二入實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

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續純絢維繪皆有各位其

最季諱縑為河南令以卒縑或作縑世河南有子四

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

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故人丹戎皆有名蹟其達者四

人浙東觀察使放江西觀察使公於倫次為中子仁

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閒不以事

自累為貴成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常州刺

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字無日字州客至多莫

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



李衡為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貞元八年二月年四  
 十餘始脫褐衣為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  
 相代衡為江西公因留佐映治貞元八年六月以桂  
 代衡鎮江西召衡為給事中映表留之桂映卒貞  
 元八年七月映或作始屬下文非是映卒貞  
 元八年七月映或作始屬下文非是映卒貞  
 卒戎復歸陽羨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  
 自佐詔以公與冕福建觀察使表戎為判官冕為  
 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  
 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遇  
 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為泉州別駕冕意欲  
 除摠附上意為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數曰公乃以是  
 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為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囚公  
 於浮圖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  
 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冕卒間濟美代冕  
 使又副使事於浙東府又副使浙東轉侍御史元  
 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愛給事於朝因拜刑  
 外郎員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  
 大為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  
 東觀察使某年或作元和四年此不當復出年號  
 銘亦無書除授月日者或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  
 本非是史下方無兼字或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  
 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  
 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  
 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疎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  
 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卒上  
 病奏至或無此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  
 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或以其年十一月庚  
 申葬于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其明

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  
 卒子男二人曰沂或表作沂世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  
 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  
 令河南與薛為代河南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  
 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之故字疑當在上文公其  
 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  
 不以事累或作不僂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  
 以自寶或寶與壽叶寶或作貴古不能百年  
 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此處為空白欄位，可能為原書留白或待續內容。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

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今無前鄜坊節

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是坊或作州非

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

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劉文佐之甥

事皇姑齊國太夫人太夫人私母劉蕭恭誠至奉養

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有為字其事

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

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

受節居藩為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

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

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有起上或辭以羸毀

不任即命又加喻勉固不變有守下或天子嗟歎之長

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北山夫人人生二子

長曰肅元為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

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元和姓纂云翟黃帝之後璜顯

於魏魏璜佐以佐文侯高陵相漢漢成帝時翟方義

以家酬也翟義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

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

東公非是子在鄜時地其口止於鄜衍於是作鄜時

祭白帝今之鄜為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  
州蓋取名於此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作其或文駟雕軒往來有  
燁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厥  
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公書有送竇平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京兆金城人六代祖敬遠

嘗封西河公大夫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作世

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

部尚書尚書於大厥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

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孝謹厚重又作孝愛

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部字元和五

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

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寶八年生於天長慶二年二月丙

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

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

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一遲岐山下詩見及公

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于時公舅袁高為

給事中高字元初為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

實未嘗以干有司嘗有字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

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

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

盧從史貞元二十年八月昭義重公不遣奏進官

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偽疾經年舉歸東都舉昇車

春秋下舉命封夏后之德從史卒敗死元和五年  
 祀前漢皇后舉馬重卒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  
 縛送京師兵馬州司重卒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  
 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貞元二年九月  
 東都留守奏後佐留守司徒餘慶元和五年六月  
 東都留守奏歷六府五公元和五年六月  
 判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  
 言者或無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茲易險賢不肖  
 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郎  
 官令守令謂守法冷也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  
 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溫舒傳過者謂之妖言益  
 明上下之分益字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  
 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十四年中進行大原水部員  
 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處士隱居毗  
 夏貞元十六年十月吏部侍郎章自吏部郎中拜御  
 史中丞元稹專舉羣代己為御史中丞同平出帥黔容以  
 卒元和三年十月代己為御史中丞同平出帥黔容以  
 府庫為推官貞元三年二月事移鎮浙西以庠為副  
 使副使宣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鞏亦進士元和友  
 登第以御史佐淄青府平盧淄青節度使表鞏平為  
 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善文或好學  
 好古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下少  
 字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公三大  
 少生至是年十五故云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  
 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  
 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為氏后相后緡方版

逃歸自龍居生少康少康二氏子曰聖愕旋河犢引比史  
 扞曰龍居用於而衛將西見趙水洋洋乎河間不濟  
 此命相嬰撥漢納孔軌相或帝發武帝太后好黃老嬰  
 蓋謂撥漢家黃老道家言此云撥漢納孔子之道後去觀津  
 而家求陵而觀音西遙遙厥緒夫子是承史何昌寓為  
 笑曰遙遙華音西遙遙厥緒夫子是承史何昌寓為  
 詩孔哀質于幽刻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五世曰幾本  
 岑父五子如珪如珪子岑父事唐為尚書左丞長慶二  
 左丞尚書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無三字或天子以為禮  
 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請老詔幾以禮部  
 尚書致仕優詔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韓字謂  
 笑如漢徵士故事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韓字謂  
 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有留公字或曰吾敢要君吾  
 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  
 宜去方詔古者無至字云則引事今大夫年至矣恐  
 未必然今按洪引事今大夫年至矣恐  
 本乙君吾不致補耳即君下御愈又曰古  
 少一吾字不致補耳即君下御愈又曰古  
 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  
 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  
 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  
 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數曰公於是乎賢  
 遠於人於是或作是於音明日奏疏曰臣與孔  
 幾同在南省數與相見下相非是音幾字此不宜有上  
 辨音幾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或作平直年纔七

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  
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  
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  
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建中元年佐三府官至  
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  
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  
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  
俸坐職上獄無尹字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鞠狀李京  
正北尹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  
拜右丞或作拜左丞知右丞事論左丞除中丞長慶  
二年還自廣州乃為左丞耳新舊史殘傳皆誤南海  
碑石本復字蓋也而山谷本於為尚書左丞之上蜀  
又誤謂長慶為再除也陳齊之授去拜右丞三丞皆  
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  
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  
千人奏疏罷之州改華州刺史或在罷海物之下華  
也新史亦可攷下邳令管外按小兒○今按唐會要  
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謂之獵外按唐會要  
特恩恣橫郡邑煩擾元和中九年裴寰為使下邳令  
相武人佞文供饋使者歸乃謂寰有慢言上大怒其  
順宗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  
刺史為大理卿音圭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  
夫嶺南節度等使詠元平帝謂裴度曰嶺南節度使  
雜職對安在是為朕求度約以取足境內諸州  
貨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  
稅與水岸○疲丁定切石始至有閩貨之燕犀珠磊  
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作財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  
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或無

字有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  
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貨  
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公一禁之四字  
有隨公吏有之字或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  
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有察字  
非是自贖欠不黃或叛或從容桂二管楊吳桂管  
網諸使裴利其虞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  
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武定非是作用事者  
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願或作公屢言遠人急之  
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  
獸耳散字下或有焉字無而散字或焉字在但可自計  
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  
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  
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元和十四年十  
都護李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或  
非是嶺南驀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  
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  
歲常自行見本或作自常非是事官吏刻石為詩美  
之作詩或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  
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  
年而為尚書左丞會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  
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  
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  
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温質四門博士温孺温憲  
温裕世系表云四子皆从温非也○今按上文長子  
嫡庶為異耶然非要切不必強解以皆明經女子長嫁



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戢  
戰音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為少府  
監南慶元年正月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  
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河陰縣名先公僕射墓之  
左銘曰

孔世世八十世或非三十此銘皆以四言為句作三吾  
見其孫白而長身自非是寡笑與言其尚類也或作  
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  
公墓誌銘或有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

公諱仲舒字弘中并州人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  
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  
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  
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或無復  
真外下或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或已  
無郎字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或已  
前見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或已  
改或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  
治文書或有事宜文字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  
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  
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  
中丞至則奏罷摧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或與民

或作巧貧民方云諸本以後語誤入釀戶非盡貧民  
但今按非直除酒推蓋與民共之也又罷軍吏官債  
得自釀非直除酒推蓋與民共之也又罷軍吏官債  
五千萬悉焚簿文書或無又出庫錢二千萬以巧貧  
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禁學  
重今按其文非是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不應  
但行無本可謂不理通暢矣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  
浮屠老子象或無以其詐巧漁利  
奪編人之產或無以其詐巧漁利  
吏約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  
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或無吏部已用薛尚書  
代之矣左丞薛尚書十一月以尚書長慶三年十一月  
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  
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  
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  
非王其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  
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  
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  
知二或作及盡力直友人之屈友人之屈又或無被讒而出元和  
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或無公居五年  
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  
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  
宜或無制字或無今按下文無制字神道碑周知俗之病  
脫漏不或無疑當有或無字或無今按下文無制字神道碑周知俗之病  
不抹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為文



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疎比部

員外郎或無諱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或作襄

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或作工公先

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或無公娶其舅女有子

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

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

書刑部員外郎或無或作循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或作文者或愛人

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

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或有或作中之

史漢功臣傳末總計其功皆以今按方說非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或有

君諱繼祖有二義謂之素繁組事見國史補司徒贈

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北平王少府監贈太子少傅

諱暢之子生二子長勳次繼祖氏生四歲以門功拜

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

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

師貢一窮不自存不或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

馬前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年罷岳韓奉朝請京師

况公之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

飢賜食與衣食上方無賜字是今按無賜字即召二

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

也姆抱幼子立側儀禮婦年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

婦道人者若今時豆乳母眉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

雪可念殿中君也方云畫胡麥切左思嬌女詩眉目

王丞相於青疎臺中觀有如雨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

黃魯直亦嘗用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

谷或無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

碧梧善或鶯鵲鳴時能守其業者也恭或非是作幼子娟

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又苗鄉切稱其家兒

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公貞元八年去而東游哭北平

王於客舍十一年五月公卒後十五年吾爲尚書

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時分府此見當

卒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凡十和五年暢又十餘年至今

哭少監焉繼祖初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

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今按此篇末兩三句

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是以道乙居字

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可證姑闕以俟知者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敵漫傳之聞諸父

之應對橫從無難○從子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

吾為汝得師曰語或作語或無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

邑員外尉選魯公真卿第其所試文上等為文下試書

比以書判拔萃此或無選為萬年尉為華州錄事參軍

爭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

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

令辱我愧其吏公此文與劉昌裔誌皆用此或無復

我三字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所無拜

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

為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或無者是與其故故得用

改拜陝府左司馬中陝號節度使衛公又喜曰是官無

以疾卒春秋七十三蓋或無正月十八日也○今按正月

知日辰所直而非歲名則為日名而在月下○今按是方公

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

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立暉有功中宗

時長慶四年六月玄暉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神龍

宗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

三女邠為澄城主簿其嫡激廓城令有微下或放芮城

尉漢監察御史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陸光潘

皆進士第潘大野初為禮侍○潘所及皆進士及

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

千里漢韓氏壻也故子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

廟或作其○今按唐會要禮官議戶部尚書準四

代祖所立私廟子孫官卑其祠久廢今損官三品準

得令立廟故云此後廟祀也然唐制封非古而本廟立

相為表裏略唯蘇魏公嘗議立廟與襲爵之法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

銘也誌不出弘陽府監御史其帥張弘微

張君各徹字某以進士在元和中進士第累官至苑陽府

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元或作

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云常疑牛宰相三為字或作今宰

如執是未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

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

久今新收臣又始至總請去位三月以總為太平軍

節度使張弘微為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

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仍乃或至數

日軍亂怒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

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歷卅或

作無我事下或有無罪二字長慶元年七月張宗元

亂囚節度使張弘微於闕門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

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

得脫免歸或無字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

或與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此下

以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鵂語新史書微事大出此語其書屬賦改錄爲飽則不若公語且有來筆此語則不若公語且有來筆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異惡其言不忍聞或在長上則或有之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恭使以幣請之苑陽苑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三年

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卽自視衣褥薄厚或作節時其飲食而七筴進養之或無養字○今按養食忠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嘗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食忠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嘗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海者勝雄黃出武銅山塊方寸明微如雞冠佳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劇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之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

曰某銘曰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

昌黎先生集 三十四

也謂說見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也謂說見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折或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謂說見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也謂說見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也謂說見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

###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其上黨人曾大父夔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以宰相延嗣殆庶生如蘭

汝州司馬承王府別駕世系表作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河南或作宛陽其族

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先夫人夫人人生能配其賢

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其年明

昌黎韓愈爲之誌而無之字又或作爲其字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

德門乃克或作光肅其爲禮下句禮方作禮容方說非

是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煥煥其哀介介其

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劬家厥問愈劬其三女有從二男

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

外孫作累累或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既壽而

昌黎先生集 三〇五



康既備而成不歎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石銘或作韻叶已見溪堂詩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參軍李翺之書

著自爲其皇祖實錄其行治之祖習之書窮之實錄終日先祖有美而不知所明也知而不傳德不仁也雖欲傳而文章不足以及稱頌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爲之傳焉意期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或作八月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

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開封縣某里後開封字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或誌其世曰

其詞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作有或司空之後二世

爲刺史清淵侯源西涼王名翻字玄感晉安帝時自後文時封清淵侯齊都督青州刺史延實子彬襲祖爵世恐誤神子延實州刺史延實子彬襲祖爵

刺史子桃枝襲封齊州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世一作桃枝

軍詔子楚金參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或無其夫人事其妙如事其姑或姊其於

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無刺上或

史嚴正晦也刺將去官民相率謹誦手瓦石胥其出擊

之盛氣胥之入又廉頗傳胥後史註胥猶頌也太后刺

曰是何敢爾或無爾字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

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有禮下或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或作日山山谷李謝以古本定與期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

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或變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字五後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州刺史鎮湖南八年徙鎮江西召爲給事中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或曰光無固字甚文觀期實錄亦可見其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云云

處士盧君墓誌銘公前銘盧君夫人茲又銘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粹

之粹或作率。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

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胎娶苗氏太師讀書學文皆不待強

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

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或孟下

又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其

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學或作

大學博士頓丘李于一本余兄孫女婿也或無年四

十八元于大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

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

以進士元和中第十年四十為鄂岳從事十一年岳觀察古

比四年病益急乃死乃柳泌說已見前其法以鉛滿一

鼎柳泌按中為空實以水銀實以或蓋封四際燒

為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

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感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

者不說相或字無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

七公以為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

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

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

此其人皆有各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

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顛或摧而為火射竅

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茵或常作

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

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

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

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

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其有訊之曰前

所服藥誤方且下之有之字下則平矣病二歲竟

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肉方

○今按古書肉或作字乃安今雜南子及內經靈樞尚存  
此體疑此別本害字非是金吾以柳泌得罪食必藥五十  
及死無死字皆非是金吾以柳泌得罪食必藥五十  
死海上此可以為誠者也斲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

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  
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  
減節鹽醢以濟百味濟或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  
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  
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  
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  
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  
已孔叢夫雜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為出二侍女竟  
不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斃疏黃邪又後山  
嗟我行亦云韓子作誌還此耳  
白笑未竟人復吁正謂此耳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碑誌

盧渾墓誌銘

渾河南法曹參軍第... 盧渾墓誌銘

前汝父母右汝兄... 汝從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韓氏自魏安... 韓府君墓誌銘

素嘗為桂州刺史... 韓府君墓誌銘

安定桓王五世孫... 長史化行南方

考世系表李太白... 長史化行南方

而能官警為楊州... 長史化行南方

上元元年二月... 長史化行南方

顧省其家後大衙... 長史化行南方

公過公與小民狎... 長史化行南方

曰錄事言是圓實... 長史化行南方

陽令破豪家水碾... 長史化行南方

之孫司錄君之子... 長史化行南方

通關本無而強老... 長史化行南方

十七元或娶京兆... 長史化行南方

皆幼或無字曰... 韓氏墓誌銘

史墓西有葬下... 韓氏墓誌銘

凡兆于茲唯其... 韓氏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 韓氏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 韓氏墓誌銘

諱雲卿之孫開... 韓氏墓誌銘

三男況次開封... 韓氏墓誌銘

縱不治資業喜... 韓氏墓誌銘

卒開封從父弟... 韓氏墓誌銘

於開封界中教... 韓氏墓誌銘

延潭州長沙令... 韓氏墓誌銘

兵曹參軍況立... 韓氏墓誌銘

一女年二十七... 韓氏墓誌銘

從父愈於時為... 韓氏墓誌銘

父其曾孫者曾... 韓氏墓誌銘

之兄子為從祖... 韓氏墓誌銘

但云從父弟也... 韓氏墓誌銘

不取本去第字... 韓氏墓誌銘

夫失少婦喪子... 韓氏墓誌銘

韓滂墓誌銘... 韓氏墓誌銘

湘大里宜春... 韓氏墓誌銘

表復未誤夫也... 韓氏墓誌銘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九世祖也滂父老

成厚謹以文為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

季也其祖諱介為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

百川老成老成為伯父起居舍人某後或無復出老

字起居有德行言詞為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

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或無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

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倍與背同

無假之人邪或無得字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

且踰年懼無以為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為賀羣輩來

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為人亦然詞或無文字

妻公妻高平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

何

女挈壙銘

元十四年以刑部侍郎諫佛

女挈壙銘骨柩上意出焉潮州女挈壙道死商

少秋官書二切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

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或無可一掃刮絕去

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或無女挈年十二病在席病或

無或作在病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與致走道作父撼頭

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層峯或即瘞道南山下

五年愈為京兆尹字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

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有葬上或女挈

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有和字其發而歸在長

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盧君夫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

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

充明經或無宰相休懷曾姪孫出郟氏今按郟

若千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

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

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

九子一母得或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侔身茲其

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與或作親老之或切

乳母李徐州人李氏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

作為下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特大年三年公生

人李憐不忍弃去有氏字視保益謹遂

未及兩周也



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見下  
其字徐下或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  
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作二或時節慶賀輒率婦  
孫列拜進壽飾下或有受字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  
月十八日疾卒疾或作病或無疾卒三日葬河南縣  
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  
爲銘語或誌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雜文

瘞硯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元公與元賓皆貞  
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  
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此下或有間役者  
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  
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  
棄斯非作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毛穎傳公作此傳當時有非之者張籍書所  
為柳之言曰識下人者近以獨情是豈有識者  
其後又答揚下人者近以獨情是豈有識者  
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足下所非持韓今  
文數百言有知前聖不裁必罪併也云云則  
此公傳似太其尤高筆子下厚有讀毛穎傳後  
二見柳集

毛穎者中山人也今定州名其先明眎禮記免佐禹

治東方土句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

治方所卯地死為十二神

治方所卯地死為十二神

治方所卯地死為十二神

治方所卯地死為十二神

治方所卯地死為十二神

治方所卯地死為十二神

治方所卯地死為十二神

治方所卯地死為十二神

治方所卯地死為十二神

治方所卯地死為十二神

萬出名曰猶○猶芳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  
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兩子見淮騎蟾蜍入月其後代

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或下或東郭三

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宋鵲大厲字林曰音

大獵以懼楚也此固寓言然亦不伐楚所當大

庶長與軍尉字非是右以連山筮之法周禮三易之得天

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

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跣居○夫獨取其鬣簡牘是

資天下其同書素其遂兼諸侯乎所筮詞皆用古韻詩

靡所止居古牙居通管與資亦然云崔豹古今注

也公豈筆以有所自董○生許各與書灑叶皆今北也

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下或作毫同是載穎而歸獻

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

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或曰字無日見親寵任事

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

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

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

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

所使自秦皇帝有始字或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下

李有中車府令高車高令中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

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

不洩雖有後字或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

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

程石量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大不得休慮石百二十斤

程石量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大不得休慮石百二十斤

程石量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大不得休慮石百二十斤

程石量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大不得休慮石百二十斤

程石量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大不得休慮石百二十斤

程石量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大不得休慮石百二十斤

程石量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大不得休慮石百二十斤

也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  
 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  
 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  
 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  
 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或上嘻笑曰  
 嘻或作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  
 喜非是中書君或作而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  
 今不中書邪或作而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  
 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  
 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  
 所謂魯衛毛聃者也左氏傳二十四戰國時有毛公  
 毛遂原趙人客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  
 為蕃昌或字無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  
 將軍拔中山之豪非或作毫始皇封諸管城作諸或世遂  
 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見或  
 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素真少  
 恩哉

下邳侯華傳

韓文公校果無趙此篇不類退劉龍圖傳  
 韓文公校果無趙此篇不類退劉龍圖傳  
 韓文公校果無趙此篇不類退劉龍圖傳

送窮文

然楚文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此時若  
 然楚文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此時若  
 然楚文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此時若

物焉為之故託於鬼諱彼窮我者車船  
 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  
 卒歸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  
 車縛草為船載糶與糶糶與糶糶與糶糶與糶糶與糶

久上教二切牛繫軛下引帆上橋橋下橋下  
 橋音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

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  
 新駕塵曠風廓音霍又與雷爭先子無底滯之尤

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  
 聲若嘯若啼善歛嘔歔歔許勿切切毛髮盡豎竦肩

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  
 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

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  
 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

學四年朝壑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  
 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

必夫子信讒有閒於子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艱  
 臭香微切糶糶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

知可數已不已與與同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  
 既露敢不迴避迴避或曲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

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六或作三非是朋在十去五  
 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或作手覆羹結切轉

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或作語言無味者皆  
 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名上一字或矯矯亢亢惡圓喜方

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或作傲數與名摘抉

杳微決切扶於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文曰

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

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憂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

我離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訛能

使我迷人莫能閉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

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跟偃仆抵掌

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

我令去小點大癡淮南子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

而大癡洪興補自曰全點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

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雖非是

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粃

天下知子誰過於子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

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

延之上座或作入成式或作入成式或作入

成者皆祖公之意或作入成式或作入成式或作入

鱷魚文鱷魚或作鱷鱷魚或作鱷鱷魚或作鱷

維年月日或作維維年月日或作維維年月日或作維

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

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刃以除

蟲蛇惡物爲民害者列新書作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

薄不能遠有或無字則江漢之閒尚皆棄之以與蠻

夷楚越蠻字無字則江漢之閒尚皆棄之以與蠻

漢海或作闕去京師萬里或作闕去京師萬里

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今字闕本在四海之外六合

之內皆撫而有之沉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懸

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

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

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睥然方睥然方

目恐有脫誤或當疑當或當疑當或當疑當或當

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漢薛宜傳亢字長雄

從心或作見見或作見見或作見見或作見見或作

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或無潮之州大海在其

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

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



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  
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  
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與冥或無冥字刺史  
則選材技吏民或無吏字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  
盡殺乃止其無悔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行狀 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

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

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支度中或無

會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

右散騎常侍父伯夏皇贈尚書左僕射

嘗一本有皇任開州新蒲縣主簿九字公

增修者不一二爾司馬溫公考異以其

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選叙其為相時

狀書亦可稱也談載云董晉行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

皇帝居原州肅宗幸原州十月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

為文任翰林之選聞既下或有召見拜秘書省校書

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

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

馬崔圓為楊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

史貞元二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為淮以軍事

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

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

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及立可敦

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月兵部侍郎

李涵如回紇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壇取回紇力

焉奏晉為判官約我為市馬市字絕句方以馬字屬上句而

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乎一涵懼不

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爾信有力焉吾

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與或作公為

為爾賜或作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

也無至或五字而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

故字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

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下

其字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

大國兩舉或作舉兩此用莊子盜跖自迴紇歸拜司

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

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德宗以大行

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

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擇才俊有威風始公

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盡或九日又為中丞朝

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

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

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四年中

祭酒十二月以晉為國子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

助亂人大恐有心字或公既至恒州恒州即

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

上如梁州光與元元年三月李懷懷光所率皆朔方兵

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

下無與敵與上或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

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

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

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或無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有罪於字或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之或有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貞元二年七月以晉為尚書左丞被黜復以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五年正月以晉為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或以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復出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或作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九月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疾上或有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

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年以晉守兵部尚書東都尚書省東都畿汝州防禦使入謝上語問曰晏謝下或有還字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州或無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由字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厯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或無敗也逐之萬榮為節度一年度下或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章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至字非是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及或遂逆以入及郟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無或字初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

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懼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  
下文皆衍○今披士寧萬樂專命繼繼也若夫士卒則  
圖己而後加厚焉尋上文未見其惜費而薄士卒之  
推也况以下文甚明方說誤矣至萬榮如士寧志及  
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  
驕不能禦寧字非是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麻  
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  
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日  
萬榮惟恭每加厚焉尋上文未見其惜費而薄士卒之  
二樂惟恭每加厚焉尋上文未見其惜費而薄士卒之  
之罷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  
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  
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  
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  
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朝廷以晉仁柔多可  
因循故亂兵粗安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  
許度為人仇稅軍中惡之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  
白鶴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實或作民蒼鳥舊本  
多作蒼鳥家語蒼鳥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  
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  
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  
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  
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  
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  
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或無斂於行之四日汴州亂  
是乙酉兵亂源為宣武軍節度使故君子以公為知人  
作督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郭  
闡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

昌黎先生集 三十七

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  
集作其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  
非是妾媵不飲酒不詔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  
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  
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  
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  
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澹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  
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溪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  
大理評事澹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漢  
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為大理評事五字謹具  
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伏或無并牒太常議所諡牒  
史館請垂編錄謹狀狀或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穎等  
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或無薦字盧  
復黃殿記公既已薦喜於盧汝州十後  
一年喜登第說可謂知己矣  
進士侯喜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  
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或無  
字知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  
薦之於主司或有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  
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揜卷長數長或去年愈從調選  
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或作迺遣坎軻  
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絕下五  
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

三一九

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  
王公下或有大字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  
字或有貴人字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  
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  
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  
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  
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過於大賢乃可  
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乃下或  
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  
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  
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  
曰士為知己者死司馬遷答任安書不其然乎不其  
然乎或無護出四字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  
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  
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  
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禮部貢舉七月戊午以開輔士抗疏論  
登科記曰非朝首蓋未為御史時也按  
此疏而上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  
選舉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  
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  
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  
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  
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上

或無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  
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  
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  
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  
詞曰人失職歟公羊傳五年曰大雩者何旱祭也  
一與民失職與以休莊云君親之南郊自責日政不  
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  
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  
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  
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  
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  
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  
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  
取公孫弘或無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  
銷珍旱災王化或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  
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  
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禮部貢舉七月戊午以開輔士抗疏論  
登科記曰非朝首蓋未為御史時也按  
此疏而上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  
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  
之閒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  
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



錢寒餒道塗作餓或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或謂復德宗十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推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今按腹內謂應納而未納者嘗見國初語如今言名猶有此也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或字無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懣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貞元十九年公為四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準六典唐六典十卷開元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已下或作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從字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充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取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廩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廩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資廩

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少嘗誌殷中

君諱某字某諱某或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為趙氏其先本嬴姓伯益後伯益生大廉大廉四世孫去周事晉自立為諸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時字破秦軍闕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號四世孫王與子惠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奢擊秦大破秦軍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為荊令前或燕王

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羅藝十子世北雲陽人隋稱幽州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唐武德二年歸國詔封為燕郡王賜姓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玉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諡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

長子也集二長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十四

年閏五月以使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

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

用物弓甲資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作喜或超拜

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

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

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

二十五日作十或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

暢上印綬求追贈一作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

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

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

河南元氏封穎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

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陳國無子

陳國無子或愛君與少府如己生其薨也君與少府

喪之猶實生己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

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

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

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軍敷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

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

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撥其大

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蜀本此狀為父報仇殺六年九月富平

罪初復仇殺入固有典以其申冤請

罪視死如歸自請公門發於天性志在

決杖節本無配流循州於是經特從職方員

外郎韓愈獻議云公於時未為史官

憲宗紀刑法志新已具載本舊書史書傳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按新史所書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

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端上或

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

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

父讎見於春秋公羊傳定四年父不見於禮記

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讎如之何子曰寢苫枕

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又見諸子史不可勝

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下無

或有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

乖先王之訓而字無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

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

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

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將或而經術之

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

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

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

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

姓之相殺者也殺者字或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

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

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

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

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

所誅為官下或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

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無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律字謹議

錢重物輕狀

唐史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加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日困未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兩稅而充官議曰今宜使天下兩稅

推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云云此狀大率與於陵議合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作陳錢

重物輕為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

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

為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

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

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

錢愈貴也無而錢或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縣

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絲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

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

租賦草粟下或悉以聽之則人益農豐或作錢益輕穀

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

銅為器皿四字無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

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

出五嶺下或嶺有複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

以買賣者皆坐死坐字無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

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

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扶或作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表狀

為宰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二月戊辰尚書右丞韋質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

庸品欲切之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己慙覲他典手

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

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前漢公孫

而緣飾以儒雅事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

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

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

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

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

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

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

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畧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

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

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

補於理有妨於賢况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

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

甚或有複出四字

為宰相賀雪表時武元衛張弘靖章質

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  
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  
臣等職在變和慙無效用觀斯慶澤寔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而吉甫以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錄在十年夏也此部即中史館修撰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

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

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

聖之姿早處儲副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二

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

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貞元十四年正月其所聞

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

推功原大或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

脩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

卷云未周悉令臣重脩臣與脩撰左拾遺沈傳師直

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

勅脩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

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

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

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

文字鄙陋實懼塵玷或作實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  
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脩撰  
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  
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怨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



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  
初德宗幸奉天倉卒開順宗書儻所論著尙未周詳  
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  
謹奏

為裴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為表

待考功郎中知制誥代為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御史論權倖語反忤旨出為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帥四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拜中受恩益大顧己益輕輕大或作愈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迫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或作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重或作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厥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元和九年於防虞幾至斃陪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刃俱

首三進斷靴刺背裂中單又傷恩私曲被性命獲全  
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汗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以刺烹要湯高宗登傅說於版築孟于傳說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望之說刀兮遺文王而得奉注云望屠於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離騷齊威之謳歌兮齊桓聞以飯牛叩角而商歌相客卿用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事集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  
一作表據表言伏蔡事當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元和十年以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會平淮西得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  
止或作旨今玉

公委議亦可考陸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  
下同○今按陸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  
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語曰藏文仲居蔡注云蔡  
龜為名家語漆雕憑曰藏氏有守蔡者龜也今始入賊  
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  
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

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  
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觀嘉瑞無任抃躍之  
至

冬薦官殿脩狀

御書無冬官字公書有春秋  
疑即脩也狀十二御史太常博士元  
十一年冬作回鑄年公送其副宗士  
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  
為果因公之矣而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  
察御史殿脩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史在

城者諸本有停字無使字或無停字方引宋委常參

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

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

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

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王用字師柔德宗舅李修其  
碑十一和十一  
年十一月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

尚書王用神道碑文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脩或作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

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

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

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或作其王用男所

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

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劉公善接天下

某官某乙

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某王  
用男人事物其義所歸  
使墓中人所得者與君  
云云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愈言今日品官  
某官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

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

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

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

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

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  
餘處後又薦之於故相袁滋謂伏聞  
位尚有不關員今又以此相薦於朝謂知賢  
所稱道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

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尚書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

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

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以任以事今左

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

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元和中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  
部郎起之集考之  
吳郡人尚書郎起之集考之  
自代凡六人為刑部舉錢徽為袁州舉  
韓泰為祭酒舉張惟岳為兵部舉張正甫  
為京兆尹舉馬讓為兵部舉張正甫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正月常參官授



至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伏盜於通化坊刺殺宰相使王承宗六月盜首  
而免京師大孟容謂見妻死數日未獲賊  
兵部侍郎許孟容謂見妻死數日未獲賊  
橫尸路隅而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  
詔京官至是獲賊而令之不信也  
所以以狀論列其號令之不信也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

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

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

四分之內已得其三一作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

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

平等官左士則士平皆王武俊之子張晟等士平則

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有內字或尚未賜給羣

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

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

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

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

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

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法一作由承宗何故而賜誅

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

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

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

或無之况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

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

號令指麾以圖功利况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不續

以下同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

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易定六州致張茂

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易定六州致張茂

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易定六州致張茂

可謂赫赫巍巍光昭前後矣此由天授有能高於陛下者

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

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道或作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

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

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

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

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

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

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素人以

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

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

意上引秦孝公周成王事故此以未有不信而能  
成大功引之不可不謂亦不復礙殊為無理今  
不問可否直行之則去事正亦不復礙殊為無理今  
足而臣於告賊之人告捕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  
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  
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僻憲之罪而收其懇款誠  
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  
惶誠恐

論佛骨表

新舊史皆載於本傳先是鳳翔  
則文佛指骨至一節其法三十年內有  
三押宮乃送佛祠王香公士迎走使杜英奇  
崔為刑部侍郎威鳳上諸貴皆帝大怒欲殺  
州刺史與相疑年進公此表為言乃殿所  
西宿也亦見錄云無識聖州矣此表豈宿  
鳳期法門寺迎佛骨意宗中韓退四年自  
十歲年五迎其骨入禁中韓退四年自  
月期送佛骨日迎其骨入禁中韓退四年自  
者以來事年不承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伏以或作臣伏自  
後漢時流入中國流新史始上古未嘗有也昔  
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一少昊在位八  
十年年百歲或作顓頊在位七十九年九十八歲  
之世紀非也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  
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或作一十八歲帝  
舜及禹年皆百歲新史舜下有世紀之文字以  
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此時天下  
三書字今無然此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

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  
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九十九年新舊史無  
今從新舊史方本俱下三字年字本無推其年數四字周  
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  
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作至或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  
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或無其後  
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  
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作九歲前後三度  
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史作新舊止  
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  
佛求福乃更得禍更或作乃反乃由此觀之佛不足事  
亦可知矣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當時羣臣材識不  
除之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有司當時羣臣材識不  
遠史材識新舊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史作新舊古今之宜  
推闡聖明以救斯弊聖明聖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無許字新舊史創上或臣常以為高祖之  
志必行於陛下之手當新舊史作今縱未能即行豈  
可恣之轉令盛也轉新字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  
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音與昇又令諸寺遞迎供  
養如新舊史作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  
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史作豐人樂新舊人  
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或無安  
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  
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

一心敬信云上新史或無皆字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何人新史作無皆字命何人新史作無皆字指本頂上無故新舊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做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少作幼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傷風敗俗傳笑四方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不言新道不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感眾也餘豈宜令入宮禁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茱祓除不祥王卒楚人使公親觀之巫以桃茱先公殯楚人悔之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茱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取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臣某言臣以狂妄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怒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剝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治平具字無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踈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限待之一如畿甸之閒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

皆經月作經書史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音難計

程期作期新舊颶風鱉魚遇切患禍不測州南近

界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

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

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懣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

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新舊史苟非陛下哀

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

許許書史無所表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

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

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

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

閒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乎新舊史

有天下作大新史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

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復舊史武剋

不剛孽臣姦緣孽或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

父死子代以祖以孫繼一作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

不朝六七十年史不貢不朝不貢四聖傳序以至陛下

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

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史新舊大字之

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

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

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

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以轉愈具著顯庸明示

得意使承永年代服我成烈史年下或無代字當此

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上或有之而

臣負罪嬰疊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

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閒窮思畢精以贖罪過

是非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

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公時在潮州奉表陳賀尊號之

平古者皇帝自開元奉表陳賀尊號之

名而稱皇帝高宗中宗憲皇帝聖文皇帝

所帝使其後子孫因之以加諸故人事范祖禹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耄等

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

於來代或作陳請懇至于再于三陳請懇至于再

情款懇倒載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

今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元和十四年七月聖

中文神法天天人合慶作欣日月揚光環海之閒作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長上或

字無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

之謂神妙第而或作經緯天地之謂文裁定禍亂之謂

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

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

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



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  
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  
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刻寇盜字懸清夷可謂戡  
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  
矣國內無饑寒無內字或四夷皆朝貢無上或可謂道  
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  
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議或有講字或撰泰山梁父之  
儀撰下或按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  
肆觀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一作假息海隅  
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  
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爲比與或銜酸  
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迨彷徨之至或仿作  
惶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史或無刺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怒臣愚  
直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不加罪自刑部  
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  
元和十四年七月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  
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  
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  
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  
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  
獎用掌誥西掖元和九年十二月司刑南宮元和十二年  
公爲刑部侍郎顯榮頻煩稱效寂蕤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  
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  
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穆宗即位公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或無三虔奉  
遺詔昭升大位升或作承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天地神  
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  
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爲天所相  
爲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  
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不續當中興之昌運  
爰自主鬯春宮齒寶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  
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  
老幼或至垂泣或作舉用俊又流竄茲邪帝即位之  
學士段文昌杜元鎮沈傳師李肇侍讀薛放日召翰林  
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既幸臣皇甫鎛爲崖州司  
軍參 雖虞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奇譚教  
建伯奮仲堪叔舒陳叔虎仲熊叔豹季經十六相  
左傳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咥君臣相  
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  
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  
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  
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守制或作解不獲奔走稱慶  
闕庭無任欣歡踴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  
者咸蒙除罪或無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  
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  
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  
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



懼刑政之或差憐繆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  
訛之益茲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  
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  
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  
忽逢曠蕩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  
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  
聞

賀冊皇太后表 穆宗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  
冊之繫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  
冊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  
明聖繼繼鴻休華胥寶贊於軒圖 帝王世紀華  
文母

有光於周道 文母太如詩  
亦古文母 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  
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  
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  
賀闕廷 賀或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云  
公時為袁州刺史以表圖無賀云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  
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  
五色光華不可偏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  
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  
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  
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  
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 陵或故黃帝因之以紀事

左氏昭十七年黃帝以雲紀故以名官也 虞舜由  
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名官也

之而作歌 尚書大傳曰俊以百工相和而歌對  
雲帝乃倡之曰勳雲爛兮禮樂今按  
季夏六月土王用事 王或正其日景成亦主於土  
今按  
四月之月土王用事 各推之十六日云  
西師所居  
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  
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履載道光軒虞嗣位之  
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 或以微  
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  
之慶抃躍欣幸 欣一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  
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寬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  
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  
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國子監 公自袁州召為  
國子祭酒舉以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  
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  
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  
資序已深 序或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  
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舉奉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泰永貞元  
年十一月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  
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  
實早登科第 貞元泰登第 亦更臺省 貞元中泰舉遷往

元坐王叔文之賊既漳州刺史馬

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為治官吏慙懼不敢為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為允當謹錄奏聞

慰國哀表 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刺袁州奉慰表稱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頌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狀  
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狀  
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狀  
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狀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請上尊號表 或有國子監字元和十五年九月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脩先王之道粗有

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無經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定幽都長慶元年三月幽州節度使清潤北嶽警閭神鬼受職幽州節度使外辭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脩貢職章亥所步山海經云禹使大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或作清寧哀天下之繆寔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堯誅九嬰龍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行或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

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

誠惶誠恐

某方本無臣下大字

舉章顛自代狀

尚書兵部

長慶元年七月祭廟

除兵部侍郎舉顛自代○顛語豈切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章顛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

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

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

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

顛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拜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十

表狀

論孔

致仕狀或無孔幾字公嘗誌孔尚書  
公嘗言尚書七十有三留去官  
曰吾負二宜去尚書顯子信期日奏  
之狀也時長慶三年所論

某官某

右臣與孔幾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賦無幾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幾上疏求致仕故往看幾幾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幾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下或有曰字致事或作致仕○今按禮記作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幾幸無疾疹音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承職事亦極清簡若幾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幾尚未得退幾獨何人得遂其願其或然人皆求進幾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領字蒙陛下厚恩苟有

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時數自天平軍節度使方入為戶部尚書京兆府自代長慶三年也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

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

閒或無近者至所以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

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

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兩表北公尹京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憫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或雷豐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狀蜀表公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長慶元年九月十二日

庚辰今月一日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閉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己脩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及至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



不違慶孰為大臣管忝京尹親親殊祥欣感之誠實

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

狀下或有謹奏字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公兩為兵部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正甫自同州刺史入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

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

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備更

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作志甘貧苦節

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

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

袁州申使狀

王黃州書荅丁晉公書云選之

刺史皆曰故陳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

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頻奉文牒

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

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李習之狀公行日其

生為學官日使會諸生徒多奔走驚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

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  
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  
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  
人不足以擬其新受官  
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  
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黃家賊自貞元十一年黃洞

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剿討之德宗

不許遣中入招諭不從自是賊服不常

起長慶初又有賊承慶黃少慶黃昌

入壽祭酒以近賊外事詳故以是移事

十餘年也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臣伏以去年一作右其州雖與

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

諸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

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

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

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

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

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

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有時字本無遠慮深謀

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

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

用兵已來已經二年或無上下已字前後所奏殺獲計

不下一二萬人或無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

依舊足明欺罔朝廷豈容兩管因此凋弊因或作內

殺傷疾患或作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



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自或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或作至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素或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併或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一此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伏或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或無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元和十六年穆宗即赦其罪戾遣一即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或呼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或有

其作處理得宜作或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狀皆良人男女等狀方無等字云云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此是非是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或原其本

良人男女準律計備折直一時放免計上或原其本

未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

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

文寶虧政理袁州至小尙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

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

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

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

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或無狀字吳少陽初為彰

中元或度自立憲宗還奏兵可用與宰相意

不合既而盜殺幸相傷中丞不克上進淮

西事宜謂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

失計相宜左其破賊立而待然由是當

公皆如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

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於或奉

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耗於其後

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餉或作餉非是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

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待下或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不足上必取或作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閒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感陛下之聽下或陛下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新乃然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承繼皆一義○今按此蓋當時俗體如此故公狀中用之不欲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背叛或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懼難便前進或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或下或有指字非是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

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或無充字○今按上下文勢合有行字或無行字給上行或下更合有營字其理甚明今無補足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統一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有兵字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為四道或分字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或作設○本非是一敵國方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四或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

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作近或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廉非是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然或則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

伐或作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或作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或作今忽自為狂勃侵掠或作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或作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或作無命字或作節下或策以伐其交世今按李德裕之討澤潞已言用此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為戶部令以富國強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說

白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此可見者十大毫吏長如夏日東城曰此必小人也按柳氏家訓平叔後以賊敗窮失官錢四以此終是宜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司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為使

無益也下若字或作令或有又宰相者無又者二字或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為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別無一條當有一件字此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

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由二字所今臣計其新

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

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

也無上文字或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文有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祇或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或用或作每用十文者官與

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

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閒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

然付腳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

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無錢字或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尚或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

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作謂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土農工商道士僧尼并

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土農工商道士僧尼并



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  
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  
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  
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勢恐來字上更  
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  
自糶鹽即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  
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  
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  
權鹽國或糶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則是天下  
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  
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  
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  
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  
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  
債逃亡之患者舉債或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  
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  
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  
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  
月率當十斤三百是或作三百六十足云或六文十  
當十斤則三百六十斤止也或作每斤已當三十六文十  
叔所定鹽價一斤三十文或作每斤已當三十六文十  
費多者一月或至三十文或作每斤已當三十六文十  
難領計也故此上其文或作每斤已當三十六文十  
或說刪去足改作是而屬下句當依新法實價與舊  
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  
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  
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

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  
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  
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  
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  
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  
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眾多況絹之貴  
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  
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  
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  
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  
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與字平叔  
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  
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能為也  
人之非前意也非或無百姓貧家食鹽至少小或作或有  
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鹽字辦與不  
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或作  
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  
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  
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礎切對以求影庇請令所  
在官吏嚴加防察作訪或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  
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權或作  
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此  
今當補足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為人  
把錢捉店看守莊礎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作何或



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  
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或作也

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類今亦補足行此策後兩市軍

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

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

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

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

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

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  
奏聞伏聽勅旨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十

朱子編昌黎先生傳目錄

新書本傳

文錄序

記舊本韓文後

潮州韓文公廟碑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  
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  
德終秘書郎李公作自文公父仲卿去縣人刻石頌  
云昌黎先生世居南陽其先自文公父仲卿去縣人刻石頌  
漢書地理志南陽郡南陽縣其先自文公父仲卿去縣人刻石頌  
昌黎先生世居南陽其先自文公父仲卿去縣人刻石頌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

生里屢使亦則從所津骨之城孟陽引發而見說固仲王安川蘇  
於也遷公若又居謂北于故使州之與董直公獨所親卿茂成生城  
河方徙派所耳舊則則公其地二道以世以撰川生司守晉  
中又引不果謂言可據在公之南漢台以不之陽諸年之生均後  
承孔舍昌劉曉則此東為河陽歸為建隋其論審考則均於  
樂武其黎悉者則東河陽歸為建隋其論審考則均於  
永之世則彭是與家內韓河孟中二陽韓乃皆環復不世嘗  
樂說所其城時昌本南墓陽張內河內今之據復不世嘗  
循亦去緒李黎之數內籍墓內河內今之據復不世嘗  
韓董士陽悉之韓則說公女河之郡唐懷而方卿會自春出  
文氏而已出族異必說公女河之郡唐懷而方卿會自春出  
卿而遠靡頗派以獨詩李陽縣顯州公方卿會自春出  
其王指數西盛而地得云銘韓入慶自春出  
其輕御世者故以而舊亦氏陽秋於南尋  
為為為後然爾自後公塋日世陽秋於南尋  
已公卿又設之稱嘗詩盟歸居三以

昌黎先生集傳

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序李愈生

僂武則其無世可系雖有不新可知者然南嶺之可為河內愈生

先宗小宗夏之五宗清居以舍韓父兄最元高載又官宗大

卒韓氏復志別業葬會河陽文食焉元高載又官宗大

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愈自知讀

始則專復志之於講習正非食訓九年無所好學言於成

心則專復志之於講習正非食訓九年無所好學言於成

八年庚午申有登進士府第連時理年木二類七年已至京

詩科名記在云博餘仰古學宏願自振獨孤外主書司史水

游文銳士多論鄭公學慶宏願自振獨孤外主書司史水

九間故相意尚博餘仰古學慶宏願自振獨孤外主書司史水

成武有過省論未詳學是生考功濟濟諸郎書序方書是與

見宏詞下立文詳學是生考功濟濟諸郎書序方書是與

過潼關有文詳學是生考功濟濟諸郎書序方書是與

遊鳳翔有文詳學是生考功濟濟諸郎書序方書是與

大定月為誤此年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

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沐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

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

行年七歲公晉拜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

用進士墓董公晉拜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

皆一後命年公晉拜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

十公入而命年公晉拜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

故之入而命年公晉拜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

狀罷無狀考盛師四裕有云宗士禪補為補微博無送汝云文封此已秋見辰狀上陽度強還亂從奇文又尺二三四誌命下本  
謂博前墓為稱至為門齒十怒怒野乃為雲詩士所李州十在卒不辭孟春徐建推建盟喪  
臣士官碑識其此今十士權癸陽山馬崔也載人奇洛為歸盤喜辛與徐建書題書正節論年協之記園中己年丁之鑑十平若疑年節  
非別以只在長五十五時停楊癸山乘羣是豈別與邑博今谷狀已衛軍封史李及回度晨有律于水而己年丁之鑑十平若疑年節  
朝還文官此年已選兵未曹公陸年有愛在民生多以其姓字之市德  
官也投選論又矣蓋罷舉公博狀陸年有愛在民生多以其姓字之市德  
月是贊發年不實公博狀陸年有愛在民生多以其姓字之市德  
受歲於四耳可錄自士苗飲州十  
俸七李門不曉此貞末氏修六  
錢月實博知也實元受墓修六  
可公似士何方越五御詩自  
以猶若還故攻之年史及博  
考任不盈而唐不從之上與士  
也博得察罷制餘命李京監  
罷士已御罷凡力清書京察  
免乞者史而復官此復愈稱書御  
由停固此還以書來來前書史  
不選書行四及京京守神時譜洪

贈自食編分臺謂及又州及亭州峽河曹永法序謝到公之無雖片闕章禍語皆惡而正論道詩被數臣免方時之十年備屈不可  
崔江出年司中兼五有湘及文南參貞曹法序謝到公之無雖片闕章禍語皆惡而正論道詩被數臣免方時之十年備屈不可  
立陵濬也之中篋送別中調時衡有湘及文南參貞曹法序謝到公之無雖片闕章禍語皆惡而正論道詩被數臣免方時之十年備屈不可  
之召夜公都評之序孟實諸衡有湘及文南參貞曹法序謝到公之無雖片闕章禍語皆惡而正論道詩被數臣免方時之十年備屈不可  
送拜歸年則辦云唯岳詩者記見皆順洪答諸同以韋其類類  
文國贈三歲為真御在二澤赴泛自兩至云十愈位歷亮映九始於  
榻子張十有真御在二澤赴泛自兩至云十愈位歷亮映九始於  
詩士一九寅洪史徐十唱江桐衡及秋公五為二官書知真年未上  
城還鄭其朔譜時和有和陵庭至湘於今贈察甲云弘送峽未為耳  
南朝羣春改云元則李中風陪詩法春功所大一燕八張官及象  
聯有鞏猶元貞和初權知國子博士所表詩岳寺江  
句豐答在和一初權知國子博士所表詩岳寺江  
及陵張江時年其鞏猶元貞和初權知國子博士所表詩岳寺江  
祭行徽陵憲丙國子博士所表詩岳寺江  
十游諸有宗成國子博士所表詩岳寺江  
二青詩李即正年人學詩湘有祭難署陸五月改江陵  
兄龍六花位月博士所表詩岳寺江









如我原所道計之方難不附能無程病子然曰自韓愈于亦近以來能知此者士  
 人罪後非人無計此加向之必絕有已疑人云而止天呼下極然  
 而其非密放竊步曲章委句適紙精能之至人神出耀天呼下極然  
 非尚友作古者今邪無異端以歸云先生之作心無圓聖無之方  
 權尚友作古者今邪無異端以歸云先生之作心無圓聖無之方  
 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至是歸云先生之作心無圓聖無之方  
 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  
 襄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  
 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  
 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閱深與孟軻揚  
 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  
 已多存矣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  
 語之愈篤未嘗一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指  
 死有官此其家從不置己資雖微交弱待己如我賦負誠不  
 鉅人以談笑碑又歌云內外博學志氣凌厲呼可親謂以仁君  
 意誌云公洞明引給不口內皆講評致弱志氣凌厲呼可親謂以仁君  
 言先大體神道碑引云考合有傳大疑正文武會同其先  
 多孤女而邱其家嫂鄭喪為服茶以報厚行狀通論氣  
 第子愈官顯稍謝道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  
 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韓門  
 不可載蓋不後為法然而也譜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  
 公之及平陰謹守所禮法凶異無我信○今篤按至此死事不可  
 遺重命喪葬無余如崇禮俗於死夷生○浮此圖○荒日荒日  
 達中識生遊南莊佳句安舒南情公又休罷兩祭月同詩遊有詠  
 慨無城池南上詩即長安城始泛晨三意是也亦不又上詩遊有詠  
 公以請下見先疾入城謂莊樂矣明年罷兩祭月同詩遊有詠  
 如某疎不食於何而禁且位後為終年出幸伯不五失節矣  
 其疎不食於何而禁且位後為終年出幸伯不五失節矣

獨愈而己其不日若無所見安能由荀與揚也後辨焉  
 不獨愈而己其不日若無所見安能由荀與揚也後辨焉  
 可得易若其然也古之學曰修德而晚已年有之德則言見不  
 未至能故其然也古之學曰修德而晚已年有之德則言見不  
 然又非言其然也古之學曰修德而晚已年有之德則言見不  
 語又非言其然也古之學曰修德而晚已年有之德則言見不  
 之所論則此所謂謂之極是然得傳之言此何所見於前若人  
 之書去則陳詩有曰折衷而事之其亦自論之體其先具於  
 真大去則陳詩有曰折衷而事之其亦自論之體其先具於  
 為得大去則陳詩有曰折衷而事之其亦自論之體其先具於  
 心道知其用之於周王折衷而事之其亦自論之體其先具於  
 身知其用之於周王折衷而事之其亦自論之體其先具於  
 知深而後行其於周王折衷而事之其亦自論之體其先具於  
 如深而後行其於周王折衷而事之其亦自論之體其先具於  
 識者位矣但王公雖此能言此則其字之序與或決取內外  
 得佛之為若得者庶幾之則有分乎公之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錘俚混  
 弁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釀涵  
 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  
 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刊以樸刻為  
 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  
 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騫別驅汪  
 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  
 況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  
 拂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為怪神  
 佛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貽而復奮始  
 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揚墨去孔子才二  
 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



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燦燦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于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

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奔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



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拜皇甫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南七里

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考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鉤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鶻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昌黎先生集傳

昌黎先生外集目錄

第一卷

明水賦

芍藥歌

海水

贈崔立之

贈河陽李大夫

苦寒歌

請遷玄宗廟議

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與大顛師書

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第四卷

通解

擇言解

鄂人對

河南府同官記

記宜城驛

題李生壁

第五卷

除崔戶部侍郎制

祭董相公文

祭石君文

祭房君文

高君仙硯銘

高君畫贊

潮州請置鄉校牒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第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第二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第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第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第五

昌黎先生外集目錄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據諸本外集卷第一...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明水

賦以出周禮... 明水...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精故求其本也...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夏祭或作祭...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於有生於無...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珠浦見太守...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不應周尚反...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昌黎先生集 外一

故有說非是...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明水之道殺牛之祭...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雖辭魏葉之名實處...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之露宮...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受向之月...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騰精兔影...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然而象的爾而呈...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感應鶴鳴...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則通鶴鳴...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或作麻令...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芍藥歌...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夫時日...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大人庭中開好花...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笑無言習君子...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嬌癡婢子無靈性...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一睇紅作睡...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海水水下或有詩字意謂當世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興豈貞元及第後歸江

作南時耶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鄧林事見列子風波一蕩薄魚鳥

不可依海水鏡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

各不同海有吞舟鯨吳都賦云鄧有垂天鵬莊子見苟

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

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泠池我

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

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或作不我鱗日已大我羽日

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此篇從文苑公與立之唱和最多少府有寄崔而此詩乃見於外集又有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子桑苦寒或作寒且考莊

哀歌坐空屋房或作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

且思寒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

不疑好事漆園吏莊子嘗為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

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

困吾友復何為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會無子輿

事空賦子桑詩或無此二句與金石交詩有文韻楊羽叔

贈河陽李大夫疑為李元德宗初為河陽

四年隨伯兄希運李惟岳田悅樂崇義

朱文之既相屬李惟岳田悅樂崇義

公嘗自言十三而能文恐或然也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能或未未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豈不有陽春節歲

率其周或作歲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

慎勿出暗風暖景明年日年非是

贈同遊者正見

請遷立宗廟議蜀本舊志或無廟字非是舊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於士皆有廟天子

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尚書至觀德十荀卿

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無廟字

亦或作事五代或作事七世祭五則知天子上祭七廟

代或作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

法周之文太宗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

之後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

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應或作造有區夏義同

周之武王也字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

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

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

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藏太廟中或下或有從祀

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議



詩之序議

三器論此三篇蜀本刪去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上賈滑州書

史云賈耽以貞元二年改軍節度使此篇從蜀苑書稱第九年而貞元六年也公三年而貞元六年也公三年而貞元六年也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術或又惟古執贄之禮

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贄首下同而喻所

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

降則鏗然鳴或無既字山海經云豐山有九蓋氣之

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或無

書云生七歲而讀書十五而能文二十有五而擢第

是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合

和發英作和華作唐德元臣或作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

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

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

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僕或作僮逆伏以小子之文

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

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或作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

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或作上考功宏詞首虞部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

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

之所甚鄙行或無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

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

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

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或知其人上既

以自咎或以又數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任

目有上或華實不兼作必疑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

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

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

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言不

不云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

之中其二入者其或無固所傳聞矣有則上或華實兼者

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果或下其一人者則莫之聞

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

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

偶然故不可變非或作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

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或無譽字

字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

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

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

未上或天意有又乎或無夫乎或天竟欲事于謁欲夫上或則

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於或徒學爲佞則患言訥詞

直卒事不成有或於投刺於或徒學爲佞則患言訥詞

終日其或方本或卒或則或徒學爲佞則患言訥詞

厚意此語不當以如似終而今皆則以表記蓋誤而不以本作

是如皆以而爲如按家人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右樂

府艾如張亦實而易而張泣人通如為義而攻古之李遠字文  
 選乃如也實用易而張泣人通如為義而攻古之李遠字文  
 望義而失惟也實用易而張泣人通如為義而攻古之李遠字文  
 靡之蓋不以德明論當時此方之言又而如古之李遠字文  
 而董言室以而然也然則此方之言又而如古之李遠字文  
 借而董言室以而然也然則此方之言又而如古之李遠字文  
 說今董言室以而然也然則此方之言又而如古之李遠字文  
 作中一董言室以而然也然則此方之言又而如古之李遠字文  
 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也夫古之人四  
 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  
 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又曰夫今之人  
 務利而遺道或無夫建其學其問則棄其業而役役於  
 致官而已得一各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  
 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  
 昏死而遂亡或愈今二十有六矣今年下或有距古  
 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豈始字或有行之以  
 不息要之以至死不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  
 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道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  
 事以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如或今所病者在於  
 窮約無備屋賃僕之資無緇袍糲食之給屬○糲音末  
 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  
 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執事下或無也字無  
 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或作色言語  
 色顏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耳或作故盡暴其  
 所志不敢以默作默或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

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下或有也字獲侍之  
 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庶下或作無幸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疑非  
 與少室李拾遺書此篇疑非  
 初戶部侍郎李元宗時尚書少府監元宗書  
 薦之詔部侍郎李元宗時尚書少府監元宗書  
 屬羊遣使特以右拾遺李元宗時尚書少府監元宗書  
 君然臣不難使位三節旌節濟所買鐘已屬謝羊昔  
 其乎言不始拜洛陽家東都韓公朝書云無能忘履已羊  
 未嘗書史為洛陽家東都韓公朝書云無能忘履已羊  
 書集難考不史為洛陽家東都韓公朝書云無能忘履已羊  
 年之起文亦為未見之載正其史也然公朝書云無能忘履已羊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  
 拾遺公遺公篇內並同作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  
 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  
 之事悉謀事或作士大小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  
 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  
 凡所施者無不得宜書者或凡所出者或凡所勤儉之  
 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新書或作勤儉之  
 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於愈或作請問先生世非  
 太平之運歟書作無世非太平世或作請問先生世非  
 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千紀之茲不戰而拘纍  
 疆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  
 自視若不成人或作是時非若上或海之所環無一夫  
 甲而兵者作或若此時也未有字或拾遺公不疾起

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  
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或無足  
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  
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  
綴威德之有闕遺或作遺闕利加於時或無利加  
作加於新書或無作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傾刻以冀或無  
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  
必繼以行或無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  
辭少就多或無則或作即新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  
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  
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無使字也或無  
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  
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或無庶人必望審察  
而遠思之或無下或有長守或無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  
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

館修撰官書曰今乃見公書言私心甚厚與  
劉秀才書及論辨皆不見公書不肯任作史  
云復論柳所見即此書也李漢正史  
收之拾遺文無所見即此書也李漢正史  
之外問豈以其審為退子厚所論史  
歟或謂張子審為退子厚所論史  
書言之其說不有入禍退之與天映似厚  
不專曰此亦過之說得未盡處想其意亦  
宜為子厚所失之泥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或韓愈白劉君下某月辱問  
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衰賤  
大法春秋已備之矣或謂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

則善惡自見或復出實錄二字然此尚非淺陋偷情  
者所能就況衰賤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  
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或無氏  
而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氏死其弟  
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或無司馬遷作史記刑誅  
國司馬遷作史記刑誅或無漢書元帝二年李陵  
下選班固瘐死或無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  
作樂或也今本誤非是或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  
以承為任蜀後為觀令史遺言葬洛陽壽傳其志  
不歸葬竟王隱謗退死家作隨字為處所斥與初官  
于家歸死習鑿齒無一足鑿齒字居里崔浩范曄  
赤誅後漢書君伯深後魏夷其族書三魏收天絕伯收  
十家後漢書君伯深後魏夷其族書三魏收天絕伯收  
主後魏平書反為伏赤之作文帝元魏收天絕伯收  
卷北周大象初撰關東風俗傳三十足下所稱吳兢  
二梁周天寶八載卒於恒五王傳史亦不聞身貴而今  
其後有聞也或無今其字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  
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  
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無之字或立功名跨越  
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或無  
顧史之闕額司馬遷傳卒意也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  
自敦率無此二字或無今按此二字恐有脫誤或宰相  
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無他字或哀其老窮齟齬無所  
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  
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或無就下或賤不敢逆  
威指行且謀引去或無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隴西公董晉  
郡節度使治汴州俱文珍為監軍公董晉  
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以送

十三時貞元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漢書音義曰留本鄭邑後

州屯兵十萬連地四州陳留所併故曰陳留今屬

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

當藩垣屏翰之任屏翰或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

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

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俱

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

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危疑或天子

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

相國隴西公欽錢於青門之外或無青字謂功德皆

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開冲天鵬翅闊報國

劍鉞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東省補言其蘭

養親也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或無字序曰人固無字

行語行語至人固無字序曰人固無字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或無進字令縱釋氏

之秀者又善為文有又上或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

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

下或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或令縱從而為

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中

人字風下有古下或有乘閑致密或無此四字促席接

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或作士人浩浩乎不窮惜惜

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為釋氏之子也其

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

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鵠秀才序送路鵠贈別二序語意無倫

贈別序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直諫表論顧威狀種

決非公文據抗本之有外集者表狀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通解

洪慶善曰通解釋言解駁人對或云皆少作陳齊之云通解之乎者也下皆未於正集然亦趙德文錄中所載當知其

文為公也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他下或有人字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亂或此句疑有脫誤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地非是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為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焉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為之師也為下之或作焉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就下或有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忠或有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忠或有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或以字無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服或作伏且以字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或作強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為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百千萬年或無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功上或有而字嚮令三師恥獨行慕

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為作用能夏

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必曰和光

而同塵和光而同塵或安用餓為若然者天下之人

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仗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

為哉是則或則無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無

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

也有通上或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

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

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將欲齊之者其不

猶粉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或無其字或無不且令

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

亦知其不能也或無亦字也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

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無一字或豈不由聖可慕而

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或無作邪下今按恐上

邪邪一作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

病矣一作夫古人之進修或作中或幾乎聖人今之

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通

同如聖人或同字疑衍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

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為通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達於道可燔可炙可鎔

可甄以利乎生物或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或

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或及其導而不防反為

患矣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達於道可化可令

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

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作陷或

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

亦鮮矣過下或有失字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

言歟其為慎而甚於水火言上或無其

鄂人對遺新史孝友傳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

鄂有以孝為旌門者疑為字疑衍又乃本其自於鄂人

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

聞其上按尹謂京北尹上俾聚土以旌其門其字無

勿輸賦以為後勸作欲為或鄂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

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無止字無愈下

十二字新史作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孝○今按是

字或夫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

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聖賢或是不

幸因而致死此句下有字疑是○今按則毀傷滅絕之

罪有歸矣作滅絕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

道苟或作乎字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足

為異乎足字無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

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

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謂之當作於以是而

死者乃旌表門閭表下或爵祿其子孫斯為勸已

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

矧非是或作其不膏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

河南府同官記或無府字記謂承貞元年愈

承貞元年貞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

軍量移江陵法曹參軍公獲事河東公裴江陵節度使

元大曆十五年正月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或作烈

非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

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有吏字或官闕一人將補必

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

相者無三時二字方無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盛

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范陽字子玄於汜水主

簿汜水名前漢渡兵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榮陽

鄭公餘慶字居業榮陽人下相國上方無故字今按

也誤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儒宗

今字秉文鄧州人相國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

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相國字仲蘇州人故考之一本

是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

貞元九年五月遷自左丞同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

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

去汜水為監察御史史傳述之貞元十四年西道府

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為湖州司馬貞元

貞元八年八月復以尚書左丞同平章事貞元五年

罷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為

或作中至貞元十二年七月罷自顧公去登封為

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貞元

十六年五月以少連為京兆尹守十八我公去府為長  
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  
節度使均去府為長水尉史傳述之貞元十九年自  
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有布字  
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  
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會均  
祖行儉作帥南荆作帥或厥聞休顯音問武志既揚文  
教亦熙亦或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  
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  
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或無官職字分  
而無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忠無也字而有亦字有  
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或有字於  
焉書既五年謂元和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  
庭中有于字或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時或出藩  
大邦開府漢南射元和三九年四月庚寅出為荆南召為右僕  
使漢水之南謂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六月餘慶  
自工部尚書為東都留守史傳述之獨見公此趙公  
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唐宗憲鄭檢校吏漢南地  
以吏部尚書鎮江陵元和三年宗憲檢校吏漢南地  
連七州山南東道管房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  
守之官居禁省中無守下或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  
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  
三公同時及裴鄭趙三公故云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  
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宣城驛

王廟詩云丘園繡目衣冠盡城郭連雲  
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聞茅屋祭

此昭王與  
昭王與

此驛置在古宣城內王或長吳遷於宜城即宜城驛東  
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昭字無有靈異至今人莫汲二十  
二年初置十道探訪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  
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難喝  
是飲者亡恙也更號韓公井驛前水傳是白起堰  
西山下澗灌此城壞懷或脫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  
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臭陂上或有蛟害人漁者避之  
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昭字無有舊時高木萬株  
多不得其名始或作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于  
太傅軒帥襄陽陽字無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  
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  
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  
王居也後或作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當  
是王朝內之所也城或作城多甃可為書硯自小城  
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  
節行甄氏父子節義見公答元侍御書其子逢以  
學行為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

李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或作邳非是洪  
和中屬泗元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  
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  
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  
為交何其近古人也近於字或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  
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  
丘非或作州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  
相如之故文清泠池文雅臺商丘脩竹園微子廟皆  
也之客久立於廟陞閣或作廟下陞閣悲那頌之不

作於是者已久類之或有毫城類所都也其祀成湯之

類以微子奉周之太師以考父為首商龍西李翹太原

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涯或音預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舊史云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云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云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云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云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

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和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

從容禮樂之閒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

學士歷中書舍人及貳儀曹升擢惟允邁茲令德

賦均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難或作盛擇才均

賦均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難或作盛擇才均

祭董相公文

董公名晉祭下或有汴州字三公至而飲既飲而行於公與一日公從吏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

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

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

支使監察御史裏行上顙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校書

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平

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斂

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

坤神作蕃昌生物昌生或作有假有因天睽唐邦錫之

元臣肫肫元臣肫肫元臣肫肫元臣肫肫元臣肫肫元臣

不威不赫不威不赫不威不赫不威不赫不威不赫

相作初訐謨實勤出若無辭嗜德之聞帝念東

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

迺去厥疾迺施厥膏不知其勞

厥亂維舊維舊維舊維舊維舊維舊維舊維舊維舊

孔醜公其來矣為民父母

其愚既變既從執云其初

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佐天子

公既來止或作既來至止或作公東人以完公既沒

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闢其郭填道歡呼公來之

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肴在盛嗚呼

我公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

祭石君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

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學

士之靈

見人之不幸見命不或如命或作不事顧讓以圖就

功如何奄忽永喪其躬

強親子孩妻姪

任客葬素原孤寡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

祭房君文

祭房君文

祭房君文



維某年月日愈謹遺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或無雜某字愈作某嗚呼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作於此或無日字於一嗚呼君迺子為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有君上或尙鑿

高君仙硯銘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

君家其昌應曰賜石謂賜石有迹言其跡堅利朱新

此仲謂銘平聲本

高君畫讚此篇從屬本錄之今按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瑳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東坡潮州廟記謂始潮之民至于今號稱易治此即公諸置鄉校之意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齊上或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或無則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閉百十年開或作不聞有業成貢於玉庭

試於有司者貢試下或並無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或未嘗聞鹿鳴之歌與耳字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或作耳又或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

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師下或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或無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與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舉本事或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

直諫表說見第

論顧威狀上同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未合

元殿受朝元或光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

疾不能朝德宗為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

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

知所為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含元殿至日蓋甚四

能侍德宗謂成皆待醫藥獨上臥病之二十三日上知

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

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緩服見百寮二十

六日即位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滿疑之企

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復出伾字王叔文山陰以

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

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

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

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

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

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

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

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下詔

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

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為副使宗正卿李紆

為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為鹵簿使或無

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或以喪期之數以日

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罔或

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

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

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為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

書侍郎平章事臣鄧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

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

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

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

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

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

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

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親聖

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為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

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

望為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

詔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罷之 己酉易定節

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無使

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卯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

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待郎史作尚書右丞初

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

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為相 乙卯

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圓鐘

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

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

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俟附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

曰謂下或有詞一通字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

或作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

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踏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尙從

優貸俾佐遠藩實詔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作或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

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

木貸麥苗以應官貸或無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

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原或

是非陵轍公卿已下作或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

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繯市里譴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壬戌史洪慶善云制殿中丞皇

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伋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云以侍書得幸於上則

此當爲是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綱爲中書

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

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七

順宗實錄卷第二禮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  
 二月二十四日味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  
 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  
 體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  
 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  
 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下或有  
 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為  
 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  
 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閤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  
 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  
 高下者其與論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  
 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  
 名為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  
 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  
 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  
 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或  
 得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  
 有死或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  
 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  
 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  
 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  
 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地與字恐  
 者是本文後改作割地而傳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  
 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

皆為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  
 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  
 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  
 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  
 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  
 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  
 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奏或至即位遂推而  
 行之人情大悅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  
 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  
 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  
 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遂非是謂  
 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  
 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為副兵部郎中  
 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  
 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為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  
 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為翰林學士 壬  
 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為吉州刺史前戶部待  
 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為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  
 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  
 臯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  
 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  
 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叙用至是人情大悅而  
 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有於下或而卒於遷所士君子  
 惜之 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  
 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謹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  
 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

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為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  
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  
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  
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  
言也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  
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  
如故作賜如故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  
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  
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無籍字杜佑雅有  
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  
而除之為副以專之作除已擬書以戶部尚書判度支  
王紹為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為御史中丞武  
元衡為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史在  
臺至元衡為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  
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  
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或字門下  
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  
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  
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  
章事章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  
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  
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其孝友溫恭慈  
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  
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繼  
丕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  
棗威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為皇太子改名某仍

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  
為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  
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  
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  
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  
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赦與乃版切竟起  
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  
以待有鄭字或有報者云叔文索飯宰相已與之同餐  
閣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或無字非是畏懼叔文執誼  
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  
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  
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叔文執誼等  
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七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八

順宗實錄卷第三起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繼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為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夕雨乃止迫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為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不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味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為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

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為郡王寧寬有察實 癸酉當作贈 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為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厯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江東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為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子薦以秘書少監持節為使還久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時字恐誤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 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或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收或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佐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為笑至是觀察閩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可或 五月己巳無史作戊辰以杭州刺史韓皋為尚書左丞左或 辛未史作己巳



初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職在外成書是  
元和中其子太僕丞元藏之  
以襄州為襄府被元藏志  
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郡和襄國志當作襄陽大徒臨漢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八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九

順宗實錄卷第四建中六月

六月乙亥乙或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章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某或若與其三川與其某當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尚有以字至聞士諤士或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為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川州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厯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各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

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勳所逐勳或自勳擁兵繼掠繼或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虜掠金銀婦女等或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固或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桶橋渦口音勇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元和元年當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踐尋而裴垫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大厯八年及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作一日或非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

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功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矣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贊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驕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異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異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異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異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以武當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焉請司馬溫公云贊傳曰德宗殺參贊有力焉按贊贊焉請令長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觀轉爲所賣

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贊解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贊有隙遂以己意猜之史官不悅者因歸罪於贊耳唐小說云贊參所寵青乃上清者參死沒入掖庭因言陸贊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聖參此說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與舊史同說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贊同職姦巧佻薄與贊不相能知贊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贊短宰相趙璟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所取彈延齡事告延齡談戰通鑑作譏或作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延齡得罪此但論裴滂充等而上文不言其所言事者皆言其屈作多贊以得罪之由蓋脫漏也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贊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贊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贊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溫公云凡爲宰相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贊居忠州過蒙容養苟備職官關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

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或作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作想或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非或作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密二字或作并容或作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今按此也今當削去譏之者將四字城揣知其意輒疆與酒疆與坐字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長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贊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卽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直言作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

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無字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蔕吏縱求得城家作繼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觀觀察使數請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己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或按非是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與弟貧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音與昇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

歸第。伾曰：諸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摠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卽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誼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卽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章臯、裴垍、嚴綬等，殘表增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尙解王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悉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詔或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尙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尙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十

順宗實錄卷第五起八月 至山陵 盡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社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繼不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給 今從史而天祐匪降匪史疾恙無廖今或作弗 今從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圖惟懷 史作惟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慈史孝友之德愛敬之誠愛敬 或作敬愛 今從史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

承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為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廖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十 一字史無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承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 又下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

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或作禮 位或作禮亦宜之良娣可冊為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叔文越州人以暮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閒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為上言某可為將某可為相幸異日用之密結章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相善按史王仲舒下更有韋成季三字今詳下文 韋成季字則此處當有此三字亦脫漏也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為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為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讎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為相其常所交結或作常 或作嘗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至字無日夜羣聚伾以待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

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廖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

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上皆字或有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

先死按杜詩用作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歔流涕音希歔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

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

之命既令苑希朝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

中人尙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

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

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

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

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

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

己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

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約非是蓋欲曲成兄弟爾弟爾作事當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惶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貞史作太上皇於興慶宮受

朝賀皇帝率百僚奉至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

文曰維永貞二年元非是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

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

夷疆名之極疆非是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

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感

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

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歷承九聖之耿光昭

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執誼京

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政有慶裕格天

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

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

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

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

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

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夏味屬膺大

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各位幸各已達或以豈可

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

圖今天下幸安皆審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執報君親

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

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祿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  
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  
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  
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或作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  
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  
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  
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卽敦清靜逮乎近  
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  
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  
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  
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  
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  
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繼而承之不可躉闕以日  
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  
十五日大祥五或作非是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  
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  
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  
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  
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旬邑疲  
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况漢魏二文  
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  
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  
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居非是布告天下明知  
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諡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  
帝廟曰順宗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十



昌黎先生遺文目錄

聯句

有所思

遣興

贈劔客李園

遺詩

同寶章尋劉尊師不遇

春雪

贈族姪

嘲軒睡 六首

晝月

贈張徐州莫辭酒

辭唱歌

知音者誠希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潭州泊船呈諸公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

外少室張道士

池上絮

書

答侯生問論語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

銘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

皇帝即位賀諸道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

潮州謝孔大夫

疏

憲宗崩慰諸道

題名

長安慈恩塔

洛北惠林寺

謁少室李渤

福先塔寺

嵩山先封宮

迂杜兼

華嶽

昌黎先生遺文目錄





昌黎先生集遺文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此下三聯句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  
年光坐晚晚春淚銷顏容  
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  
望天上石別劍水中龍愈

遣興聯句

說見上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  
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  
忘愈常恐金石契斷為相思  
賜平生無百歲岐路  
有四方愈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  
驚蹄顧控秣逸翻遺稻梁  
愈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  
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  
愈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鏖  
愈窺窺知卷舒孔顏識行藏  
愈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  
郊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  
愈

贈劍客李園聯句

上同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  
郊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  
氳愈照海鑠幽怪滿空敵異氛  
郊山磨電奔奔水淬龍蜃蜃  
愈太一裝以寶列仙篆其文  
郊可用懾百神豈唯壯三軍  
愈有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  
郊風胡久已死此劍將誰分  
愈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勳  
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閒雲  
愈

遺詩

同竇

車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此詩得於五寶琳琳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陽令寶琳河南令韋執中以訪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  
還隨躡蹻來訪馭風襟  
韻人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

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

集今按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正諸本所無者今悉存之已上並有遺文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  
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  
越喜飛排障胡愁厚蓋砂  
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  
暝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  
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

徐州有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曾中  
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  
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  
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  
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徐  
戎蕭條資用盡落門巷空  
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悵  
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  
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  
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  
期吾語非佞當為佐時雍

嘲軒睡

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皆非也獨嘲軒二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  
頑颺吹肥脂坑谷相鬼磊  
雄哮乍咽絕每發壯益倍  
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  
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  
木枕卜字裂鏡面生疥癩  
仁吾欲責真宰 尋風搜耳  
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  
明飛御皆惰怠乍如彭與  
黥呼冤受菹醢又如圈中  
虎號瘡兼吼餒雖令伶倫  
吹苦韻難可改雖令巫咸  
招冤爽難復在何山有靈  
藥療此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  
吾嘗聞其聲深慮五藏損  
黃河弄瀆瀑梗澀連拙斂  
南帝初奮槌一竅洩混沌

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儺北海之帝忽中央之帝  
混沌相與甚善儺與忽謀殺混沌之儺曰人皆有七  
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書曰然忽長引萬丈不  
可付謂言絕於斯繼出方衰衰幽幽寸喉中草木森  
萃萼付草木叢生也盜賊雖狡兇亡竟敢窺闥鴻蒙  
摠合雜詭誦騁戾狼乍如鬪啾啾忽若怨懇懇賦形  
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埋其源惟有土一番

畫月

玉盃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白藏蛙縮  
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  
敢侮戲讞盜視汝目警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  
上紅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  
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

非諸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  
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癡  
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透隨復遣慳慳者贈金不皺眉  
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雌君心豈無取君豈是女兒  
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  
乍可阻君意豔歌難可爲

知音者

誠希古詩不怨歌者但傷知音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携手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  
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

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韜朝鼓矜凌起山齋酪酏眠  
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  
朝飧思共飯夜宿憶同氈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聞嘈嘈聞浪春樓堞驚風破竹篙  
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

外少室張道士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爲逢桃樹相料  
理音聊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爲將纖質凌清  
鏡濕却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

按此文恐非公作今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  
張籍祭詩集注洪慶善  
書之說者甚多今世所傳如宰子書或以  
三月作書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  
敢死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沂子之回之  
取之者皆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  
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  
誠是也苟有僞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  
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  
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  
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

微故或去聖一閒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為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

銘下或有注并序字○今按此篇不類非公銘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

今公刪去無疑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本有之以附職耕董晉行狀亦可攷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蒂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末由拜賀但增馳

昌黎先生集 遺文

戀謹奉狀不宣某再拜或無此三字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蘇渥或乙此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某或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亦其家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己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尙未到官窮州使寶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特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

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已下並方本所載

韓愈退之李翺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于温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絃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附公跋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王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章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

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迂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尙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錄爲十卷此文雖未必盡出公手然筆削之嚴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昌黎先生集遺文



東吳陳景雲

李序

教人自爲注 韓子作樊宗師墓銘云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序所謂教人自爲者正訓以詞必己出耳爲當如字讀注與音並非注論語十卷 張水部祭韓子詩魯論未訖注手跡猶微茫則此云十卷者乃未成之書也今所傳論語筆解出後人僞託

目錄

祭文中祭虞部張員外後脫祭河南張員外一題 又祭滂文後衍祭張給事一題

卷首宋莒公語

馮元諡章靖以博洽稱宋史有傳莒公雅重之故校韓集特從馮本

感二鳥賦 觸白日之隆景

景古影字時方仲夏故曰隆景 雖家到而戶說 二句指光範上書

不遇事離騷衆不可戶說今孰云察余之中情公語本此或作戶曉者非 篇末注引歐公語 結句明云無羨斯類而歐公乃以不過羨二鳥光榮

議之非篤論也 復志賦 將就食於江南 注全採洪譜之文但多貞元元年四字按歐陽詹哀辭云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則非至貞元元年始避地江左也此四字當刪去

閱己賦 題注 公之去徐在府主未薨之前外集

有題李生壁文可證非因府喪而罷也 本傳有才高數黜官語蓋謂貞元末由御史黜官至元和初自謫籍召爲博士久之又從省郎下遷也此賦作於貞元中在公從事使府之後未除朝官之前晁說失之 咸通本乃咸通中中書舍人令狐澄藏本第五卷寄崔立之詩視物隔襪襪下注引澄本卽此本也

別知賦 題注

按公與崔羣書貞元十八年也書云僕自少至今從事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則公之取友天下當自貞元二年入都之歲始也是賦作於二十年歲行猶未滿兩周故曰將也注非知來者二句 言此別之後良友既不可以頻得而遷客又未離謫地故申之以掩郭郭云云也舊注解來者未切蔓引論語尤可削 斯百一而爲收文粹作斯一旦而爲仇 按爾雅釋詁云仇匹也詩與子同仇一旦爲仇猶言傾蓋如故也似作仇字其義獨長而諸本未採

元和聖德詩 題注

按序云臣曰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親望穆穆之光則此詩必非分教東都時作也 所在麻列 按麻南宋初蜀人韓仲韶本作森朱子之說蓋暗與舊本合特偶未採及耳

然太白夢游仙姥詩仙之人兮列如麻則作麻列亦似有據 分卒禁禦注神策京師行營 按師當作西 區外句注鎮州常山縣 按縣當作郡

滌濯剗磻句注 詩勿翦韓詩作勿剗見經典釋文此注所本

南山詩 海浴寒鵬燭注 或作鸞之鸞當作鸞

爛熳堆衆皴注 朱子言此蜀本之誤者當謂嘉

祐中蘇溥刊本上言方從蜀人韓仲韶本則南宋

初臨邛韓醇所刊本也蓋石墓之注雖出於韓而

字之從皴則嘉祐蜀本已然故特分別言之耳又

沈元用名晦錢塘人崇寧六年進士第一人宣和

中嘗刊韓柳集後入金曾再應舉登第歸朝歷官

徽猷閣學士

將歸操 題注聞殺鳴犢作 鳴上當從蜀本增竇

字 狄之水兮注與清水合沛瀆 按沛當作沛

別鵠操 題注 鵠與鶴本一字古人皆通用

秋懷詩 題注 按詩乃元和初自江陵掾召爲國

子博士時作行狀云時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

職處公有爭先者構飛語公恐及難求分司東都

是詩中有云學堂日無事蓋方官國子也又云南

山見高稜則猶未赴東都也至語穿心兵諸語其

在已聞飛語後歟更以釋言篇參證公元和元年

六月進見相國鄭公後數日卽有爲讒於相國之

座者則是秋正公憂讒畏譏時也 彼時何卒卒

注 司馬相如當作司馬遷 汲古得修綆注

莊子外篇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荀語本之注自當

引莊

赴江陵途中 將疑斷還不注 蔡說非誤洪譜自

疎耳方氏增考年譜辨之詳矣按公岳陽樓詩云

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茲猜畏彈射斥逐恣欺

誑又祭張署文云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

有舌如刀皆斥王韋之黨非謂李實也苕溪一條

當刪 昨者京師至 京師當從蜀本作京使

岐山下二首 題注 據唐史程昔範敬宗初官拾

遺爲宰相李逢吉私人名在八關十六子之列則

昔範乃名非字也

北極贈李觀注 題下注已見前卷重雲篇此複出

當刪

此日足可惜 假道盟津注卽盟津也 盟當作孟

東西出陳許 東西當從宋閩本作東南 按公

始至徐徐帥館之睢上至秋方辟爲從事詳見與

東野書中注家自失採遂誤以爲初至卽授幕職

也此詩乃未爲從事時故作喜張之來有連延三

十日晨坐達五更之語若已入使院則方晨入暮

歸安得此閒適耶合全篇細讀之舊注之疎益見

矣 淮之水舒舒 時送籍返和州故有淮水楚

山二句和隸淮南又楚地也

醉贈張秘書 性情方浩浩 東坡文見客舉杯徐

引則吾胸中爲之浩浩焉又題畫詩聚蚊金谷是

何人皆本公詩語法言淵騫篇貨殖曰蚊此蚊字

所本 阿買不識字注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

按或問下脫魯直二字此必其子姪小字句乃韓

仲韶注旣引趙說此注複出當刪

送靈師 臯盧叱回旋注 按晉史劉毅擲得雉大

喜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舊注刪改本文殊晦澀

不可解又誤晉作宋 千尋墮幽泉注尋或作潯

按潯與尋同兩潯字並當作潯見說文 開忠

二州牧 按開牧未詳忠牧蓋謂李吉甫也吉甫以貞元中自郎署左官於外及在忠州又六年不遷故曰失職是詩作於貞元二十年而二牧之贈僧詩則又在前觀下昨者句可知矣 落落王員外注 戶部當作吏部

懸齋有懷 風雨靈臺夜 謂官四門博士也漢光

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 誰爲傾國媒注 李延年傳漢武帝歌 按傳當作侍 何能一戰

霸注 按公馬少監誌云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後五六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則貢在京師者乃未成進士以前事至登第後上宰相書則自稱前鄉貢進士矣此注貢於京師四字當削 何

用畢婚嫁注後漢向平字子平 按上平字當作長

合江亭 范石湖驂鸞錄曰合江亭今名綠淨閣取

韓詩綠淨不可唾句蓋石湖赴桂林時過此而目觀其懸勝也 邦君實王佐句宋本下注故相齊

映所作老郎一聯下注字文郎中炫又增其制君侯一聯下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楊公中丞奏黜

之朝廷遂用鄒君此考異所謂篇內三處注文也按此三條定公自注之文刊本誤以爲出於後人

而削之題下注亦止採二條尙遺其一 字文炫官終刑部郎德宗欲復用盧杞炫時爲拾遺與同

陪杜侍御游湘西寺 題注湘西觀察使 按湘西

當作湖南 指摘困瑕垢 按公自陽山遇赦僅

量移江陵法曹蓋本道廉使楊憑故抑之贈張功曹詩所謂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荆蠻是也時韋王之勢方熾憑之抑公乃迎合權貴意耳詩中椒蘭絳灌自斥韋王而指摘瑕垢蓋謂使家之抑也

岳陽樓 朝過宜春口注 按公是時方自潭抵岳

以趨荆南不應過袁州之境觀下夜纜巴陵洲句則宜春口蓋在岳州之南乃洞庭中小洲渚名也

注承洪譜之誤 擢拜識天仗 謂御史之擢也 唐制三院御史有缺悉由御史大夫及中丞薦授

貞元之季御史臺久不除大夫皆中丞專其事公之入臺時李汶爲中丞蓋由汶薦也時同官中各

最著者如柳宗元劉禹錫李程張署等俱汶所薦故宗元祭汶文云慎擇寮吏必薪之楚斯篤論矣

時公先貶官於外故不預祭耳惜史逸汶傳而薦公事尤失傳當以宗元祭文及新史王播傳參考

自可得之 但懼失宜當 當謂奏當也奏當見漢書師古注當謂處其罪時公量移江陵法曹故

云爾言惟恐司刑而不得其平也 送文暢 昔在四門館注 按博士上衍國子二字

觀題下注自明 少小學城闕 按詩子衿刺學校廢也少小句蓋言此僧少嘗爲士耳注未明悉

僕射領北門 謂河東帥嚴綬也注承洪譜之誤唐以太原爲北門屢見於史田季安時鎮魏博

不當言北門至宋都大梁始以魏地爲北門如寇萊公鎮魏自言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是也洪說失

之又唐河東帥府兼統蕃部觀公作鄭儋墓誌可見故繼以威德壓胡羯之句

答張徹 日月垂十齡 按公此詩發端云首敘始

識面而其下以浚郊避亂睢岸連居為識面之始

則知公與徹邂逅在貞元十五年己卯去汴居徐

之日至丙戌凡八年故曰垂十齡也若從丙子訖

元和改元之歲已踰十載與詩語不符矣 淚皆

還雙熒注 按公詩敘朝正畢與徹相別惟畢事

驅傳馬二聯言已歸彭城而徹留長安省選以下

四句又另敘十七年以後事公赴省謁選者再至

十八年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省選遠投足者謂

此也公謁選入都復與徹相聚及公得官而徹方

下第且有遠適故繼以塵祛淚皆二語皆惜別之

詞舊注通指為十六年事非也 漸階羣振鷺注

按揚雄劇秦美新云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

漸階又韓詩振鷺篇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

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言文王之辟雍學士皆潔

白之人則漸階句語本揚子而義取韓詩蓋與下

句並切太學言之也又注引法言釋螟蛉是矣而

肖之矣下刪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十字則學

誨之義晦矣

薦士 妥帖力排冪 妥帖二字本陸士衡文賦

使以歸期告 按公薦東野於鄭餘慶當在元和

初若貞元十九年餘慶方在郴州貶所不得有此

薦也 感物增戀嫺注聲韻云姻嫺說文云固也

按韻當作類姻固二字並當作姻

古風 題注 貞元之季人主方瀆貨外吏多培克

以事進奉有稅外方圓之目科率日多民力重困

公詩殆以是時作史記平準書云告緡獄興商賈

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

篇末四語意蓋本此

嗟哉董生行 生祥下瑞無時期 按時當從宋閩

本作休

汴州亂 題注 首章意乃公羊子所云下無方伯

次篇則上無天子也

利劍 題注 按此詩歲月無可考詳味詩意似為

疾讒而作與汴州事無涉又孟東野送公從軍詩

中有行為孤劍咏句疑指此詩從軍蓋公初赴汴

幕時也

汴泗交流 東坡文彭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

泗為池 此詩張僕射有和篇其末云韓生許我

為斯藝勸我徐驅作安計不知戎事竟何成且媿

吾人一言惠蓋擊毬之事雖不為即止亦深以公

言為有當也

鳴雁 公在徐幕時有與李習之書云僕於此豈以

為大相知乎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違憂懷

惠即有病求息意

桃源圖 題注 武陵太守當是竇常常兄弟五人

並以詩擅名有聯珠集行世元和十年常為朗州

刺史朗州唐武陵郡之官寄劉夢得詩柳子厚和

之見柳集中韓有岳陽樓別竇司直庠詩及竇司

業牟墓誌二人皆常之弟常之刺朗亦見牟誌又



朗州至宋因避聖祖諱改爲鼎州 南宮先生疑是盧虞部汀韓盧倡和甚多詳見本集臨邛韓本題下注必與一即官賡和廖本改郎官爲禮部郎非也尙書諸曹唐代統稱南宮蓋猶云南省不專指禮部如和虞部赤藤杖詩稱虞部爲南宮卽其證也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滌瑕蕩垢 按揚雄文滌

瑕蕩穢 謁衡岳 廟令老人 按唐制五岳四瀆令各一人

正九品上掌祭祀此廟令蓋謂衡岳廟中令也

古意 題注 據宋建安魏本自公縣齋有懷以下

皆樊氏澤之語又自仲尼悲麟至微沈子幾晦哉

悉樊氏引沈顏登華旨之文也此下更有按公諸

詩及國史補所云公實如此初無佗旨也四語蓋

顏自詫得詩微旨而樊氏深不然之故力辨其非

廖瑩中昧於文義輒刪樊說四句全失其本意矣

顏吳郡人傳師之孫唐末進士仕吳爲翰林學士

登華旨篇文苑文粹並載

憶昨行 陽山鳥道出臨武注 按江南乃湖南之

誤又連屬廣南此宋制也唐則郴連並隸湖南

宋朱新仲猗覺寮雜志云韓詩驛馬距地驅頻墮

蜀人謂立地爲拒地立地者不容少休意按蜀人

方言如土鏗岸漑之類屢見杜詩蓋少陵久寓蜀

地故旅中所咏卽用土人語耳韓子陽山之行路

不由蜀何故忽採方言入詩乎漢書甘延壽傳跋

距注云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而能拔取之拒地之

拒殆與距同夫人以手據地可曰距則馬以足踈

徐廣史記注據與據地亦可言拒矣韓子時從臨

武踰嶺南出經鳥道之險驛馬力疲足倦據地不

前策之而猶不能升故曰驅頻墮正取虺墮義也

近者三姦悉破碎 按三姦斥區叔文執誼李

軌法言注謂三桓陳恒王莽也故公永貞行云天

位未許庸夫干蓋直以窺覲神器之罪坐諸人又

篇中侯景九錫語其意亦同後人讀至此亦不能

無嘻其甚矣之疑也 君當先行我待滿 按公

詩意方欲與張君結隱嵩洛間所謂君當先行者

卽蒙上投檄北去言之耳此與寒食出游詩皆敘

張方有邕管之辟並未及雍掾之除蓋此時張之

新命尙未下也注誤 從此直到耆與鮒注 詩

中耆字別本有作者故有闕宮以下十三字注

今正文既作者此注當削 昨者宋本作昨日則

以下八句似謂是歲八月朔順宗內禪之赦及細

考之非也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計旬餘卽可達

郴州功曹以是月十四日在郴聞赦理或有之但

觀州家申各使家抑句時使府駐潭州自郴申潭

文移往復其事豈一二日可了乎則作昨日自誤

也又洪譜亦謂此指憲宗受禪之赦不知憲宗受

禪無赦至踰年改元始頒赦耳其考尤踈

劉生詩 倒心回腸爲青眸 按青眸卽指上歌舞

之人公感春詩云豔姬踏舞筵青眸刺劍戟可以

互證倒心回腸言劉生自成意移耳爲當讀去聲

且注不引宋玉高唐賦感心動耳回腸傷氣之文



而舉司馬遷書既屬蔓引至採阮籍青眼事尤誤

鄭羣贈簞 首句注

按笛當作簞蘄州貢簞見唐

史地理志故曰天下知

游青龍寺贈崔補闕 去歲羈帆注 按注乃採樊

氏語而江陵下刪原文埃命於湘中一句則與本

句湘水不相關矣 年少 按補闕十七登第少

公八歲元和初列官諫署年方踰壯故有年少得

途句

贈崔立之評事 題注 按公答崔立之書首稱斯

立足下蓋字斯立而名立之也注誤 勿嫌法官

未登朝 立之貞元中登第後復中詞科初授校

書郎秩滿除畿尉當時相傳畿尉有六道入為御

史評事京尉者有佛道仙道人道之分見崔琬御

史臺記京尉即赤尉謂長安萬年二赤縣也勿嫌

法官二句蓋言立之自畿尉召入止遷評事不得

御史但比赤尉尚有仙凡之異耳蓋除御史則登

朝為常參官矣唐常參官一名登朝官 本卷後

有酬崔十六少府攝伊陽尉乃別是一人非斯立

也斯立行二十六亦見韓詩與少府之行異又少

府以赤尉攝伊陽令未嘗為伊陽尉伊陽為畿縣

非赤縣注全誤 錢帛縱空衣可準 唐百官月

俸多給錢帛縱空謂官閒祿薄也 據據井梧注

潘岳秋思賦 按思當作興

哭楊兵部 題注 知當作刺知州之置自宋始唐

按如下脫避舍二字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 題注 按詩意言己新居洛

下而崔以赤尉繼至遂與鄰居則公與崔相識在

元和二年分教東都後非自江陵召入時也河南

洛陽二赤縣皆在東都郭下崔之攝伊陽蓋以赤

尉權畿令也

送侯參謀 題注 按公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至

是已三載詩云幸同學省官又云東司絕教授蓋

與侯並為分司官也已而公除都官郎分司如前

而侯則往應河中之辟注未明曉 人馬何躡騰

注馬逝也 按逝當作壯

感春第三首 放車載草農事濟 按時討王承宗

於恒州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河南尹房式以

凶旱人貧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放車載草指此

事也 起居諫議注 按裴度為河南功曹西川

節度使武元衡奏辟掌書記尋自蜀召為起居舍

人非從河南入也注仍洪譜之誤方氏增考已辨

之矣

送李翺 題注 四年正月己酉 按下文是月有

乙未丁酉則其前不合有己酉當是乙酉之誤

送石處士 常山險猶恃 按公送石處士序云方

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恒州成德軍治所也時方

討成德帥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統行營兵駐邢

軍久無功故有鉅鹿師欲老二句邢州唐亦稱鉅

鹿郡屬昭義軍先是承璀兵深入成德境為承宗

所挫故退屯於邢當石洪赴河陽時尚未有洗雪

赤藤杖歌 滇王掃宮避使者注當如避道之避

承宗詔故曰去去事方急也注引赦承宗事誤  
招楊之采 食有肉與魚注馮謹遷之幸舍 按當

作遷馮謹幸舍

寄廬全 獨抱遺經究終始 按晁氏讀書志唐廬

全春秋摘微四卷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  
所不載獨抱遺經句殆指是書言之惜其不傳也



韓集點勘卷之二

東吳陳景雲

石鼓歌 歌中叙元和初為博士嘗告祭酒以石鼓

所在勸其移置太學惜未之從故有中朝大官二

句歐公集古錄云石鼓在今鳳翔孔子廟先時散

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按餘慶帥鳳翔在元和

九年乃韓子作詩後事竊因歐公之言詳考之知

韓公前此所告之祭酒即餘慶也公為博士之歲

餘慶以故相為祭酒故曰中朝大官餘慶為祭酒

三月旋拜尹洛之命意其蒞官日淺故公所請未

及施行耶至遷鎮鳳翔即有移置孔廟事蓋理公

前語也然則石鼓之得久存於世不至銷蝕埋沒

如公詩所歎者固出自鄭相收拾之力而亦公在

太學有以啟之耳先儒作石鼓考者如王厚之鄭

漁仲諸公皆援據該博而初不言鳳翔移置事自

公發其端故表而出之

題炭谷湫祠堂 匣裏雌雄鳥 按鳥當作劍

送陸暢歸江南 各以能詩聞注 唐史公主傳無

雲陽主疑非雲安即岐陽之誤暢長慶初入江西

廉使王仲舒幕府至太和末以前鳳翔少尹預誅

鄭注事見唐史

送劉師服 師服歸後復入京師元和十二年駙馬

都尉于季友坐居喪宴飲得罪師服以與同飲答

四十流連州貽持令各二句惜其不能誦之終身

乃至犯刑而辱親也

調張籍 刺手拔鯨牙 按刺手當與送窮文握手

覆羹同義注誤

寄崔立之 首句注 按西城謂寓都城西耳詩中

明言客居京城也藍田在都城東南不當言西雪

後寄崔丞詩云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興南望愁羣

山尤可證也注非 不敢振眼窺注 前說是送

窮文握手覆羹可證詩話一條當削 視物隔襪

襪 下注澄字謂唐人令狐澄本即上文姚令威

所據唐本是也詳見方氏舉正澄桂管廉使定之

孫相國楚之從孫附見舊史楚傳乾符中歷中書

舍人別見新史藝文志又舊史楚傳後附子綯及

孫滿偶滿下衍一澄字新史世系表及藝文志遂

誤以澄為楚之孫綯之子方氏亦沿其誤澄所著

有貞陵遺事見新志又嘗書其從祖楚白樓賦見

趙氏金石錄 咎責塞兩儀注 乃魏道輔語然

福不盈皆禍溢於世此班固賓戲之文又魏人章

疏所本道輔語猶未詳也 觀名計之利注 按

觀之名計之利莊子雜篇中語朱子偶失記耳

月蝕詩 按玉川月蝕詩洪景廬言指宦官吐突承

瓘用事見容齋續筆其說為長

孟生詩 宵默咸池音 按蘇子容詩孟郊篇什况

咸池自注云唐人題孟郊詩三百篇為咸池集取

退之詩義又劉貢父詩話亦云孟有集號咸池僅

三百篇至宋次道跋東野詩却云蜀人蹇濟用退

之贈郊句纂成咸池二卷一百八十篇與蘇劉之

說不同未詳孰是 無為久滯淫 按國語底著

淫滯賈逵注淫久也此蓋倒用與上參差同

示爽 強顏班行內注 按題下注近之觀各科二

聯乃已登科入使府者則詩當作於長慶中非元和間知制誥時也後注與前相戾又凡列朝班者皆可云在班行內非典誥之稱後說尤無據

贈別元十八 題注 按樊說是特語猶未詳白序

作於元和十二年正裴行立帥桂時大林寺在江州廬山元十八嘗構溪亭於山之東南見樂天詩

又樂天有送元十八出廬山從事南海詩蓋同游大林後尋赴嶺外使幕矣本從事桂林而云南海者殆以桂林亦嶺南五管之一故可通稱耶 英

英桂林伯注 按伯謂九州之伯左傳云五侯九伯是也注未分曉 已覽贈子篇注 按注說是

也柳序稱元生之為學恢博而貫統韓贈詩第五篇即申言序意耳但考子厚送僧浩初序云近李

生礎自東都至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云云退之在東都送李生還湖南乃元和四年事則見柳

送元序必更在其前見序與貶潮相去已踰十載不當止云想風采三年疑三年二字傳錄有誤柳

序作於永州方送元生為湖嶺之游其栖止廬山蓋南游迴棹後事也 疑疑桂林伯注 按歐陽

生哀辭云容貌巍巍然此句蓋亦稱其容貌之莊至史記其德巍巍乃五帝本紀中稱帝譽語若引

以頌美臣下不倫甚矣 別趙子 婆娑句注 王衍當作王愆期事詳晉史

陶侃鎮荆時衍死久矣 除官赴闕 溢城去鄂渚 陸游入蜀記云自江州

至鄂州七百里泝流雖曰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詩云溢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按通典尋陽西南到江夏六百里江夏鄂州理所

南山有高樹 題注 下篇非為李宗閔作方氏辨之甚詳語見下篇題下此注及下篇三字與後篇當是為宗閔作句並當削詩話尤贅

猛虎行 出逐猴入居 按猴方本作推朱子辨之然猴字亦竊疑未安蓋猴非虎敵明甚若入居其穴乃廟虎牙而餒之肉耳虎何憚而不敢歸穴乎

猴推二字俱傳錄有誤 奉酬盧給事 按東坡謝賜御書詩云袖有驪珠三十四蓋化公此詩二語為一也證以坡詩方說之

誤益明 南內賀朝歸 按唐南內興慶宮非人主正衙朝賀地據新史穆宗母郭太后居興慶宮朔望三朝穆

宗率百官詣宮門上壽則此南內朝賀乃朝太后也此詩疑公在穆宗朝除京兆尹與中丞李紳爭

臺參後作唐人以中丞居風憲多呼為法吏詩云法吏多少年磨淬出圭角法吏自指中丞也又皇

甫湜作公墓誌其中叙爭臺參事斥紳為佞臣有鑿其銜之語詩所謂圭角始猶誌之言銜均指紳

之得君勢盛也據寶錄京尹之除在長慶二年六月其復除兵部侍郎則是冬十月觀篇首秋曦句

則詩以秋日作正臺府不協移牒紛然時也 致官九列齊 舊注以此詩為公官庶子日作非也

官庶子在元和中朝南內乃長慶間事前後了不



相涉又自舍人改庶子乃自要職徒閒官非貶也

此詩蓋作於貶潮還朝後三黜謂為御史郎官及

刑部侍郎時凡三黜官耳况明言致官九列齊庶

子之官不得齊於九列則注說之誤益明矣 著

籍朝厥妻 命婦亦入朝太后注未明悉

雜詩 題注 按第七卷雜詩題下注公時為右庶

子元和十一年作與譴瘞鬼題下注元和十三年

為刑部侍郎時作二說皆未有確據又第十卷中

閒游題下語亦然皆當削

譴瘞鬼 出汝去莫違 按出當從宋閩本作咄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辟如兔得蹄注 按得兔

而志蹄本莊子語王弼周易略例引之繫辭無此

文

城南聯句 禮鼠拱而立注 按文子曰聖人師拱

鼠制禮故曰禮鼠杜詩野鼠拱亂穴又注陸機當

作陸璣 浙玉炊香粳 注說是折稊見內則尤

古浙作折之明證蓋浙與浙亦音異而義同耳又

魏文之文當作武 趙燕錫媼姪注 按娥字說

文云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秦晉謂好曰姪娥

此注倒其文據漢書姪娥武帝所置後宮位號顏

師古注美好貌釋韓詩姪字顏注可與說文兼引

運田閒疆吐 按周禮以疆予任吐鄭注疆予

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疆吐本此

納涼聯句 掃寬延鮮飗 按此下脫注一條誤刊

入後秋兩聯句 填隍儼密脩注 玉篇密脩健也蓋言

填隍士之奮力 戰恤時銷洗 恤當從宋蜀本

作血

兩中寄孟刑部 按舊史簡自倉部員外郎遷司封

郎中新史所謂佗曹乃司封非刑部蓋自戶曹遷

吏曹故曰佗曹也又韓子誌李千墓文中稱簡為

工部尚書簡歷此官亦未見於史蓋與不著其除

刑部同則史之所略多矣 鬪場再鳴先 按再

鳴者謂幾道登第後又擢詞科也鄭羣墓銘中有

再鳴以文句與此語意正同

遠游聯句 題注 按注謂遠游即東野役於江南

時其說似是而非蓋役於江南乃赴溧陽尉任役

謂吏役也遠游在初春而歸期訂晚秋豈有赴官

而春去秋還者又詩中歷叙吳楚諸地蓋時將為

湖嶺之游故云爾觀東野集中有過彭澤次沅湘

及連州吟諸詩殆皆此游作亦可略見游跡之遠

矣 取之詎灼灼 按取之劉貢父詩話作前知

為是

鄆城聯句 此年名作盟注 按元和二年當作十

二年 宮娃分綽約注 按風俗通當作通俗文

親交獻謔 按謔廣韻蘇奏切怒言也與下

噓字義相反不應連用宋杭蜀本皆作諛又與上

句詔字意複亦恐非是疑屢字之訛屢辭見國語

又唐書李藩傳王仲舒與同舍郎置酒邀賓為俳

說屢語相狎獻屢噓者殆亦同此耳 五符朝恒

岱 按五岳獨言朝恒岱者因二岳在恒鄆二州

境時王承宗李師道皆未納土故也 雪下收新

息注 詩以晚秋作至雪夜入蔡乃是冬十月事  
注不當引

又魚招張功曹 題注 按詩作於貞元二十年春  
至陽山後乃俟新命於衡陽前一年也祭李郴州  
文中叙投魚詩事在俟新命之先而謝郴州寄  
紙筆詩又在投魚詩之前謝詩有虞卿正著書  
句蓋方在謫居故云爾益可証是詩為陽山時作  
公以是冬與張署會宿界上而又魚在春故有思  
我友憶同僚之語而招之來邑也舊注非

木居士 按題木居士詩洪譜不繫某年然譜以郴  
州祈雨及郴州諸詩並繫之乙酉而木居士廟在  
衡州屬邑公自郴赴衡嘗憩其地故留題云爾是  
時羣邪之勢猶盛正公佗詩所謂怪文未揃時也  
二詩蓋專指怪文言之柳子厚既坐怪文黨譴逐  
後與人書追叙怪文始末云素卑賤暴起領事射  
利求進者填門排戶誦公詩而論其世正可引柳  
以注韓也 次篇前二句申言怪文寒微暴貴出  
自糞土而驟升雲霄也當二人勢盛時其黨互相  
推獎有伊傅管葛之目伊傅殆指怪文而管葛則  
劉柳輩標榜之詞也後二句殆深斥當時之大言  
夸飾謂二人可伯仲伊呂之流歟怪文既揃後三  
十餘年而夢得作子劉子自傳猶盛稱其才謂有  
遠祖景略風是直取燼餘之木復雕畫之也  
喜雪 授簡慕前規注謝靈運雪賦 按靈運當作

惠連 入關咏馬 題注 舊注誤方氏舉正亦以此詩為

元和改元西歸日作亦誤也公元和中自河南令  
入為職方員外郎因前過華州時見華陰令柳澗  
事上疏論之坐是下遷博士公詩疑緣此而作華  
州乃入潼關孔道也公先以言事遠謫迴翔久之  
方有省郎之召乃復以抗直左官宜不能無繫於  
中故以馬之一鳴輒斥自比耶若從江陵還朝時  
公年未踰強仕不應有歲晚力微之慨矣 樊澤  
之曰歲晚力微不應鳴也其說是蓋不應鳴而鳴  
斯為妄矣 唐人詩文中凡止稱關者皆謂潼關  
至藍田武關則必繫關名以別之即公集中亦然  
可參考也 李林甫欲絕言路有立仗馬一鳴輒  
斥語事見本傳一鳴二字本此

梁國公主挽歌 移封大國新 按公主始封普寧  
元和中徙永昌及薨追封梁國自郡封進國封故  
云爾 龍輜非厭翟 按周王姬下嫁車服下王  
后一等乘厭翟車見詩鄭箋歷代因之唐制亦爾  
觀新史趙國公主傳可見

和崔舍人咏月 重門限禁局 按崔時以翰林學  
士兼舍人方供奉禁闥故有重門句然舍人內直  
亦在禁中公掌制日嘗有仙郎宿禁中語  
咏雪贈張籍 紛紛碎若梭 按梭有乃禾素回二  
音此當從素回切廣韻曰擊也如從乃禾切不惟  
乖韻義亦不協矣

酬王二舍人雪中見寄 按題下注皆方氏語其說  
良是至涯為舍人本傳略之二語初疑其未諦按  
王適誌文云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考二人本傳

皆止以郎官知制誥未嘗官舍人而誌文與詩題云爾者蓋唐代凡知制誥官例得稱舍人以制誥本舍人典之而以佗官兼知即職與之同故亦得稱之如劉夢得哭郁詩亦稱舍人此尤可證然韓集中祭虞部張員外文苑英華詳具年月日下并列同祭姓名六人首云中書舍人王涯次云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未嘗以二人俱掌外制並稱舍人則方云涯爲舍人而本傳略之者其說亦是也 韓子赴江陵途中有寄贈王二十補闕詩即涯也又有次石頭驛寄王十中丞詩則仲舒也二王姓同行異即見本集至王璠呼涯爲二十兄又別見唐史 涯傳無爲舍人事而仲舒官舍人詳見碑誌及史傳或本題下誤注仲舒蓋由此又柳子厚集中稱仲舒爲舍人詩自注而仲舒除此官在子厚歿後此又知制誥得稱舍人之一証也 送侯喜 如今便別長官去 按一官之長曰長官 漢孔氏書傳及鄭氏詩箋中皆有此稱其來久矣 奉和盧四兄元日朝回 戎服上趨承北極 按唐制朝日百官班定金吾將軍先出班報平安戎服句謂此

送李六協律 宋諸本題下皆注翔字殆因韓子代張籍上李浙東書中有李協律翔故耳然翔之行七非六也即見本集與楊子書此誤正與以王舍人爲仲舒同

贈張十八助教 題注 按四門國子兩署也博士助教兩官也注合而言之殆近聲邊鹿鹿邊聲矣

和席八韻 題注 按席謙與杜子美同時名見杜集與韓子相去殊遠又謙本道士注家之謬有如此者直當削去何必存而辨之 公時與夔同掌外制故有倚玉一聯或作市誤也及公貶潮而夔猶在右掖公之謫詞即夔所草

廣宣上人頻見過 按廣宣以詩召入供奉內道場有集名紅樓皆應制之作緣此頗怙恩挾勢干謁公卿嘗私傳禁中語於韋右丞賈之賈之叱而出之公詩意亦猶是也

太安池 舊注疑太安池即安樂公主定昆池其說近之下公主當年一絕即咏太安池耳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諸本無之爲是唐本太安池下注闕字殆偶逸是詩也據雍錄定昆池在長安西南十五里故有臺樹壓城闌句又朝野僉載言定昆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尤可作第二聯注 或疑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當繫是詩後下注闕字亦可通

閑游 子雲祇自守注安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按安當作哀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題注 遺老即謂開元遺老時上距開元六十年當日遺民宜尚有存者如元微之連昌宮詞亦借宮邊老人立言是也詩意蓋謂昔年父老幸值元和中興皆欣欣復見太平之盛惟安樂而思終庶克紹開元之治免蹈天寶之覆轍耳宮雖置於顯慶而開寶間車駕幸東都屢駐此宮故公詩云爾舊注皆未得其解

昌黎先生集 勘二

四一二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 中興遺史紹興元年三月張浚自陝西回蜀宣司幹官郭弈有詩云秦山去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回蓋改韓詩以諷浚富平喪師事是可採入拊掌錄也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題注 按淮西之平裴度以宰相督戰李商隱韓碑詩所謂腰懸相印作都統是也舊注以韓弘當之誤

桃林夜賀晉公 題注 按桃林在潼關東詩蓋作於次潼關前上都統詩中冠蓋相望句即謂在桃林遇銜詔西來者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韓子從晉公還都後擢刑部侍郎叙平蔡功也同時幕僚如馮宿李宗閔皆遷官獨正封不得例遷且反奉分司之命是必有托其進者故腹聯云爾正封後歷中書舍人有詩名牡丹一篇尤為時傳誦見松牕雜錄

元日酬蔡州馬尚書 按蔡州疑當作華州舊史憲宗紀十三年十一月以華州刺史令狐楚充河陽節度使十四年三月以華州刺史馬總充鄆濮曹等州觀察使則總之除華州當即在十三年冬紀偶略之而本傳云十四年自忠武改華州四字蓋三字之誤耳四年元日總正在華公於都下酬其去年元日在蔡所寄詩故中有三峯之語

答道士寄樹雞 龍城雲仙二錄新舊史藝文志皆無之洪容齋力斥龍城錄為妄書而云或以為劉無言所著至朱子語類及張邦基墨莊漫錄中

則謂二錄皆王銍性之偽撰按無言名燾湖州人元祐三年進士有文譽東坡嘗和其詩銍亦北宋末名士陸放翁深推其記問該洽而生平好撰偽書欺世識者嗤之則洪張二說似朱張尤為得實矣容齋又嘗言孔傳續白氏六帖採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載雲仙錄諸事自穢其書雲仙錄 按孔帖兼載二錄而容齋獨舉雲仙蓋偶遺其一要之此二錄皆底下惡書也注家不辨而俱引之殆亦穢韓子之詩矣

左遷至藍田關 雲橫秦嶺 按班固西都賦曰於是晞秦嶺通典云在藍田界

次鄧州界 早晚王師收海嶽 按海嶽之地皆在鄧州時鄧寇將平故云爾先是淮西甫平即有赦令公亦冀平鄧之後當例降德音可遂因此內移耳詩以初春作因有雷雨句及仲春而海岳收矣緣降赦在秋故至冬始自潮移袁也

晚次宣溪 題注 此赴潮過韶作公以是春三月至潮安得入夏尚在韶乎注非

題秀禪師房 按題驛梁詩題云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時方為嚴程所迫塗中山水皆未暇游眺故後日移袁過韶寄詩韶守有欲借圖經開看佳處之語則到僧家把漁竿必非赴潮時事定量移後過其地而留題也後詩題下注尚未考及此

韶州留別張端公 江總虞翻 按南史江總傳梁元帝徵為始興內史始興即韶州以江比張蓋用當州故事又吳志虞翻傳孫權徙翻交州裴注引



翻別傳有自恨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歿海隅諸語公自以直諫謫潮與翻之徙交同又潮州地亦漢交郡所轄故以翻自比舊注未明

游西林寺 題注 魏弘下脫簡字白樂天游大林寺序可證弘簡卒貞元末有墓誌在柳子厚集其游廬山蓋攝官江州刺史時也又長慶初有樞密內臣魏弘簡乃姓名偶同者

自袁州還京 歲暮難相值一聯 按公以冬日次安陸歲已暮矣然未聯又非專言時序也韓詩歲聿其暮薛君章句曰暮晚也謂君年歲已晚詩意本此蓋公早歲與隨州同佐汴幕是時舊寮多逝僅存二人故深喜晚晚相值之難耳合後寄隨州詩觀之義益明矣

雨中寄張博士 歲晚偏蕭瑟 按觀雷頰以下三句則時非冬日可知兼觀白樂天和篇中有葉濕蠶病語蓋苦雨在初夏明矣落句歲晚之義與寄周隨州馬僕射二詩中歲暮歲晏同楚辭及年歲之未晏兮正公所本也

奉和張侍郎 再領須句國注 按衍鄆之二字東平郡名須昌其屬邑唐之鄆州即晉東平郡也通典云鄆州古須句國似尤簡宜當採之 仍遷少昊司 馬總始以檢校禮部尚書鎮天平及召入未至復令還鎮加檢校刑部尚書故有是句司寇秋官秋月其帝少昊故云爾又天平屬邑曲阜本少昊之墟此句蓋雙關再鎮天平意注未明悉早春與張十八博士 題注 令狐澄本作三弟亦

非楊嗣復行六非三也見白樂天集嗣復後入相唐史有傳澄生長貴胄而於近時宰輔亦偶未悉其行次足知考訂之難此諱行錄之可資採證也

送桂州嚴大夫 飛鸞不假驂 按驂鸞二字本江淹別賦至苑至能帥桂林著驂鸞錄則又取韓詩語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題注 按遇本作遑避高宗嫌名易之非誤

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二年略宋志七年其書出於唐季新史藝文志作諱行諱本字非或





韓集點勘卷之三

東吳陳景雲

原道 題注 按東坡云云亦伊川語誤以為蘇說

自蜀本韓仲韶注始及後閩中魏仲舉五百家注

本已削之此復採入何也

行難 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 按越州乃浙東

治所觀察使領之李習之陸欽州述云由侍御史

入為祠部員外郎蓋自浙東使府御史召為省郎

師說 題注 按柳子厚誌文云衡湘以南為進士

皆以子厚為師則當時學者之宗仰感矣何云人

不歸之耶且言子厚因學者不歸己而歸韓故有

答章嚴二書其說尤鄙陋當削 授之書而習其

句讀注 按周禮天官宮正注讀字陸氏釋文云

戚如字徐音豆戚謂梁戚袞徐謂晉徐邈也山谷

蓋從戚讀非以意創又陸氏列戚於徐前則亦以

其讀為長故公羊序中句讀字不音以此賦文選留賦注投

進學解 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注 按此文作於

職方左遷後史傳甚明似無可疑而方本以時易

年其說尚有未安蓋此句乃伏後三年博士之根

作年為是此弟子雖假設之辭然唐時國子生亦

有久在學舍者如何蕃入太學二十餘年陽城論

諸生以歸省是也 行雖脩而不顯於眾注 按

泊字與顯字義絕不相近恐是白之誤蓋誤白作

泊後又轉訛為泊耳 荀卿守正 按守正新史

文粹並作宗王東坡荀卿論言卿明王道述禮樂

則作宗王似較守正尤精切非訛也 欲進其稀

苓 按稀苓即莊子所謂豕苓音義云一名猪苓

藥草名也方回猪矢之說妄矣

諱辨 與賀爭名注 按董說是也元稹為禮部在

長慶初賀前卒久矣 律文三條皆本禮經故即

引鄭氏原注釋之下文云考之於經質之於律謂

此 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 按治乃高宗廟諱

而此文及平淮西碑俱不避蓋德宗祔廟之年高

宗已祧矣文與碑皆作於後已祧不諱禮也 注

傳有五皓之稱 傳當作博見楚辭招魂王逸注

五白博齒也

釋言 為我寫子詩書 按史言公舉進士投文公

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延譽由是知名蓋鄭相知

公在早歲非自江陵召還始受知也公登第之歲

鄭入翰林其後鄭相自以職親地近遂與公久不

相聞及貞元之季公始登朝而鄭相已遠謫再秉

國鈞特擢公幕據因悉徵其歷年詩文也 於後

之數月 按月南宋本作日為是洪譜同公始見

鄭相在元和元年六月而李翰林以次年正月入

相相去僅七月以下文再云累月語推之則前當

作數日明矣

張中丞傳後敘 愈嘗從事於汴徐 按雙廟在宋

州汴府支郡也又泗州亦徐府支郡從事二句蓋

貫下祭雙廟與過泗州兩事言之或本兩府作兩

州非也 汴州東西水門記 羅童噉嗜 按羅童謂李迺也

與送張道士詩中呼吳元濟為狂童同

藍田縣丞廳壁記 題下注貞元四年進士下脫六

年中博學宏辭科一句此條乃樊澤之語其說是

也又出於人三字亦見柳子厚誌文尤可證樊說

之有據 諺數慢必曰丞注 按公酬崔少府詩

云但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與此記慢字同義即

公論鹽法狀中所謂散慢官也諺數慢必曰丞者

蓋當時俗語歷數內外官職之慢莫丞若耳數讀

上聲方說得之虞山錢受之在萬歷末作送楊縣

丞序引韓記以慢字作慢侮解誤甚 雁鶩行以

進 按莊子外篇士成綺雁行 一躡故迹 按

漢書鄒陽傳人主必襲按劍相聘之迹師古注言

躡其故迹

科斗書後記 平劉展於淮西 按西當作南

鄆州谿堂詩序 且六十年注 按李納下當刪子

字補傳子師古師古傳師道十字

爭臣論 為祿仕者也 按詩君子陽陽序君子遭

亂相招為祿仕鄭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

行

改葬服議 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雖有其

文未著其人 按子思之說雖出孔叢子而自子

思以來未有行之者也惟南史張種值侯景亂奉

母東奔鄉里母卒又迫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

食恆若在喪王僧辯奏起為中從事并為具葬禮

葬訖種方即吉史傳中僅有此一事則其服仍以

二十七月為斷而未嘗不除也外此則未見其人

稀裕議 按時既勅旨令百寮集議公方官國子博

士亦百寮之一乃自言賤不及議者蓋唐代都省

集議惟朝官得與國子博士非朝官見公下年論

故曰賤不及議也朝官亦名常參官文官五品以

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

答楊子書 題注 按柳子厚與楊誨之第二書元

和六年也時誨之年未二十若當貞元十七年韓

子與敬之書時甫數齡耳其非敬之之兄易明矣

敬之從父憑誨之父也子厚有憑從子承之哀辭

作於貞元之季承之踰冠而夭所作辭賦書論甚

偉見於哀辭則謂遠其兄甚者乃指承之耳又哀

辭云有弟哀號弟即敬之也

上宰相第三書 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 按漢書

霍光傳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注屬耳

近耳也公語本此顏注之近謂近日也趙憬買靴

盧邁俱於貞元九年五月入相距公上書時已涉

三載似不得云近而公云然者蓋以三相在位歲

月較周公之輔相七年猶為近耳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題下或注巽字當作遜下以

巽同二人並見唐史遜以元和五年自常州除浙

東見舊史憲宗紀而遜傳云由衢州遷新史因之

並誤也柳子厚以元和四年與遜弟建書末有已

白常州煦僕語謂遜也明年即遷浙東無刺衢事

當以憲紀為正

上張僕射書 題注 按少陵在嚴鄭公墓府其遺

悶呈鄭公詩中有曉入昏歸之句詩以秋日作疑

使院從事之晨入夜出起九月訖二月乃當時幕府定制如此殆恐季秋後暑短事餘故限出入之制耶公雖論此事亦未聞見從蓋舊制難改也

與崔羣書 書言從一官於此者謂爲四門博士也洪氏年譜甚明題下注蓋本之是時公已去徐三年在徐幕注當削

與陸祠部書 按書末言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讌

娛樂爲事此謂王仲舒裴蔭諸人也王裴輩皆朝賢有清望者止以頻聚燕飲遂爲讒人所中斥官

此書在諸賢未譴之前年蓋所見卓矣

答陳商書 按商字述聖官終秘書監嘗預修武宗

實錄則大中間事

答呂鑿山人書 少安無踰 按左氏襄七年傳吾

子其少安注安徐也

送孟東野序 尸佼 按尸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

軼死逃入蜀見班史藝文志上脊到注亦據班志

但四十六篇六當作二

送許鄆州序 題注 按以權文公送鄆州序參證

蓋從水部郎出守又舉其字曰叔載則仲輿乃名

也又世系表仲輿作仲容鄆州作鄆州誤至或作

志雍之注亦非志雍乃鄆州子見世系表 雖恆

相求而喜不相遇 按喜一作苦爲是謝疊山文

章軌範中無此一字覺句法尤健

送竇從事序 鉅海敵其陽 敵南宋臨邛本作敵

爲長海敵其陽謂越地之南風氣宣洩太甚也上

句山隔其陰則謂越北風氣與中原否闕不通也

故下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蓋蒙上山海言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可濯可沿注 按本真文章正

宗引此作真本爲是 同時有兩李愿一隱盤谷

一爲西平王晟子南宋慶元中建安魏本此序後

附刊高從一記以證所送之非西平子按高跋即

汪季路與朱子書中所謂家藏盤谷碑本有後語

是也然但以韓序及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歲月考

之則兩李愿事跡自明無俟引高記也序作於貞

元十七年西平子時爲宿衛將至和盧詩則元和

七年也西平子方官節度使皆見唐史無栖隱事

送董邵南序 董生不得志於有司事在貞元中詳

見公詩時仕路壅滯兩河諸侯竟引豪傑爲謀主

由是藩鎮益強朝廷旰食此開成初宰相李石告

文宗云爾董生北游正幕府急才王室多事之日

文中立言尙欲招燕趙之士則驚驚適茲土者其

亦可以息駕矣送之所以留之其辭絞而婉矣

贈崔復州序 按詩碩鼠小序曰刺重斂也其首章

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此序專爲于頔重

斂而作與詩人所刺同發端先言小民不得其所

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蓋即用詩語而反之民

窮斂急惟仁人至庶有來蘇之望曰崔君之仁足

以蘇復人痛乎其言之矣

送張童子序 以及五都之長注 按序中言北過

大河之陽唐河陽軍治孟津非蒲州也蒲乃河中

節度使治所地在大河之東非河陽也方說誤

穀梁傳水北曰陽孟津在河南而軍有河陽號緣

節度使雖治孟津而領懷州刺史懷在河北故也  
送何堅序 道之守陽公注 按十九年當從柳集

陽司業遺愛碣作十五年

送王秀才序 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下脫於是  
託而逃焉者也一句當從諸本增入

送王墳秀才序 駢臂子弓 按論語微子篇朱張  
陸氏音義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公指子弓為孔門駢臂雖據弟子傳然王注似亦  
未可廢

送李端公序 貞元間劉禹錫在杜佑淮南幕府與  
僚友會飲聯句李端公益為坐客之首唐人稱御

史為端公蓋是時已為使府御史矣後佑入朝府  
罷端公宦久不調因游河朔入幽帥劉濟幕嘗作

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蓋中之驚鬱深矣及至東  
都而韓子送之歸府諷其效忠燕帥修開元時藩

臣之禮蓋深以乃心王室曷之觀舊史所載端公  
在幽州詩則知斯序立言之旨矣 十日十二子

相配 按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為母子丑寅卯等  
十二辰為子見周禮匠人疏 其將復乎 按兩

平字文粹與宋浙蜀二本並同朱子蓋暗與古合  
送區冊序 鳥言夷面 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

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  
鳥言本此

送楊少尹序 後世無工畫者 按晉顧愷之梁張  
僧繇並畫羣公祖二疏圖見舊史褚無量傳 白

以為其都少尹 按唐以河中府為中都設大尹

少尹如東西兩都制其都者中都也

送鄭尚書序 風魚 慶元閩本作風雨為是徐偃

王廟碑無怪風劇雨義同此也 家屬百人注

李訓當作鄭注朱子引通鑑偶誤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題注 按魏文帝  
及陳思王與吳質書中並有所治字正不必乙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皆集闕下注 按許康佐

歷官具見唐史本傳無刺洋尹京事則此使君必  
非康佐與以嚴謨為嚴武同

石鼎聯句序 龍頭一聯 按菌蠢見選南都賦又

易大有九四爻辭匪其彭于寶注彭亨驕滿狼見  
經典釋文 磨礪去圭角 按禮訓儒行篇毀方

而瓦合鄭注去己之大圭角與衆人小合磨礪句  
本此

祭田橫文 題注 按晁說非也首句明云貞元十

九年蓋作於未入沐幕之先公既抑於宏詞試光  
範上書復不見省錄薄游鳳翔亦無所遇故發憤

太息於橫激於時貴之不能得土耳至從裴相平  
淮西乃此後二十餘年事尤不足置辨

歐陽生哀辭 閩越人舉進士由詹始注李成公錡  
按錡當作椅獨孤及福州學碑銘閩中無儒家

流公至而俗易謂椅也新史宗室世系表蜀王湛

五世孫椅為福建觀察使 李翺既為之傳 按

李習之作詹傳歐公云已逸而新史所載事迹有

出於哀辭外者蓋宋子京好採摭小說故也  
祭穆員外文 題注 按篇首不載某年員外之父



秘書監寧以貞元十年歿又三年母裴太夫人繼亡故曰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也又注中宣州觀察使當作秘書監為宣使者乃秘書長子贊員外之兄也

祭郴州李使君文 按權文公李郴州志言時宰咸推其理行方圖陟明而韓子祭文則深惜其被讒欲為之雪謗於身後蓋嘗挂吏議志特徵其詞耳

賦揚雄方言透驚也 按驚透二字本左太沖吳都賦

祭虞部張員外文 存皆表白 按表當從宋本作

衰又內迫家之亦當從宋本作家私

祭河南張員外文 一又相語 又當從宋本作夕

七曰鹿魚注 鹿魚當作鹿角 首下尻高

尻當作尻注同 丞相南討注 十六年當作十二年 議兵大梁注 都統下使將二字有誤

祭裴太常文 題注 按文苑此篇乃元和九年作

舊史憲宗紀元和六年皇太子寧薨國典無太子薨禮司業裴蔭精禮學持勅於西內定儀又新史

藝文志蔭元和太常少卿蓋從司業遷太常以九年卒官也蔭所著有內外親族五服儀二卷書儀

二卷並詳新志則太常為蔭無疑舊注云其人無可考非也又蔭在貞元末為章執誼所讒斥官於

外亦見本集後順宗實錄末卷

祭侯主簿文 遣男殿中省進馬估 按進馬官各

屬殿中省見新史百官志又續通典云進馬侍衛

中資蔭官唐舊儀凡大陳設馬在樂懸之北與大

為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馬左隨馬進退祭馬僕射文 命公并侯 按方鎮表元和十三年

廢淮西節度使忠武軍增領蔡州時總方自蔡移許故曰并侯舊注未明 遂殿交州 謂為安南

都護也詩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鎮也公本此注誤祭鄭夫人文 百口偕行 按公謫潮州有過始興

感懷詩云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蓋追憶昔日始興北還後偕行避地之人也以詩證

文則他本作百日之誤益明矣 祭十二郎文 三世一身 語見北史王慧龍傳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 召公主書記 按公嘗記南陽公鎮徐州十一年中掌書記者凡三人許孟容

杜兼李博獨無復名當是復先以記室辟既至而更授他職耳公作記之明年南陽捐館觀此誌中

三遷句及在徐府勤而有勞諸語則復之從事於徐有年非其至在李博後故不獲挂名廳記也又

南陽薨時馮宿實主書記此則繼博為之者復之未嘗主記更明矣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 改度支郎中使注度支或作屯田 按使字當屬下句讀使侍郎者領度支使

之侍郎也今誤斷其句更以其下不禮其屬觀之則作改度支為是屯田非度支屬也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 不如屬之河東便 按此河東乃謂蒲州非晉陽也與韓弘妻誌公居河東

同蒲州古河東地以晉陽為河東自唐代始而蒲州則置河中府矣

河南府王屋尉畢君墓誌 繼數尹 按徐之從事

爲河南尹謂杜兼也兼以元和四年十一月卒繼

之者陝號觀察使房式五年冬式自河南徙宣歙

以鄂岳觀察使郝士美繼之詳見舊史憲宗紀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按文先述圓妻語曰妾夫

在嶺南其中人曰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

御史坐事貶嶺南正與李肇所記合圓之遠貶已

大書著明而注尙云未嘗略及貶謫意何也圓旣

遷掾河中其吏幹曰益有聞沐帥忌其向用修隙

因啗以甘言斃之逆旅此固情事所有此文詳書

其遇害之地亦不爲無意也

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 一歲再奏 按廬從史

以貞元二十年帥昭義至元和五年而敗首尾共

七載孔戡之去昭義卽從史流日南之前一年故

曰從史居五六歲益驕君爭云云則戡之留昭義

久矣留字若連一歲爲句殊與前文不相應留字

當屬上讀而一歲再奏四字絕句蓋從史初甚重

戡故一歲中奏遷其官者再也

河南尹杜君墓誌 字某 按兼字叔通見權文公

送杜少尹序而史云字處弘蓋有兩字

韓集點勘卷之四

東吳陳景雲

烏氏廟碑 盧從史始立議 按漢書鄒陽傳羊勝

公孫詭欲使梁王求為漢嗣袁盎等皆建以為不

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則立議猶言建議也或以立

字斷句非 至馬都山 按樊氏所謂或者之論

皆温公考異中語蓋温公所見韓集乃祥符杭本

其文作走可突干渤海海上至馬都山渤海下無擾

海二字與今本不同故公云爾至謂公未見許碑

樊說是也 唐平盧一鎮介契丹渤海之間契丹

在平盧西北而渤海在其東馬都山當是平盧東

境與渤海接壤之地又唐以平盧帥兼領海運事

自承玘既却渤海之兵於是東陞息警運道無虞

故歲罷運錢以千萬計也 石嶺軍使 按石嶺

軍在河東忻州秀容縣因屯軍邊地故有積粟厲

兵出入畊戰事若左領軍則職典禁旅不當有下

二語且左領軍止有將軍無軍使或本自誤也

河東節度使鄭公神道碑 自號白雲翁 按令狐

楚表奏十卷蓋集前後佐桂林太原二府事四帥

幕下所草非專為鄭儋從事時作也初桂帥王珙

奏辟楚楚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預帥府燕

樂滿歲謝歸太原諸帥皆高其行相繼引入幕府

及後表奏之編自佐桂林幕府始自號白雲孺子

蓋用狄梁公登太行遙望并州親舍事方氏媚儋

之諛恐承小說之失實也 田氏先廟碑銘 勿亟勿遲 按春秋桓公八年春

正月己卯烝公羊傳曰譏亟也注亟數也釋文音

去冀反勿亟義本此或讀居力反作急字解者非

職以承輔天子 按漢書淮南衡山王不務運蕃臣

劉統軍碑 以勢自憚 按劉除陳州由佐新帥上

官說却蔡兵之功元侯即謂新帥言劉之威各本

在節使上而能盡巡屬之禮以事大府故曰以勢

自憚也注引韓全義事殊誤 峻之大夫 按峻

猶陟也張說平貞脊碑銘云嚴嚴憲府公三峻之

與此同作浚非 及癸巳歲 按統軍以元和八

年五月許州水灾事徵還六月歸第至冬而卒秋

涌水出之秋字定傳錄誤况下文明云六月隆熱

則上不應言秋尤明矣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 字某 按啓字開士見劉夢

得集 人吏迎觀望見 按天寶末房太尉為扶

風郡守郡後改鳳翔府當其孫為此府參軍時乃

祖故吏民定尚有存者故云 太原郡公神道碑 興官耆事 按耆與嗜同王介

甫葛度支墓銘有樂職嗜事語正用韓文尤可證

明朱子之說 曹成王碑 救兵州東北屬鄉還 按兵州文章正

宗作其州為是蓋蒙上楷其州之文謂隨州也屬

鄉方本作厲鄉與唐史合舊史曹王皋令伊慎擊

李希烈兵於隨州厲鄉大破之按漢書地理志南

陽隨縣下注厲鄉故厲國隨縣在唐為隨州故九

域志云厲鄉隨州村名蓋本漢志朱子言當作厲

鄉蓋從嘉祐杭本又言屬鄉屬毫雖本史記老子苦縣屬鄉曲里人注然曹王戰處乃隨之屬鄉非毫境也又權德輿伊慎碑引兵攻隨走康叔於屬鄉康叔李希烈所遣將也蓋曹王遣慎擊走希烈兵之在屬鄉者故曰救耳權韓兩碑尤可互證又自踏隨光化以下五句皆叙取隨州事無及安州語朱子去安尚遠之說亦非

扶風郡夫人墓志 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 按

侍中二子少府其次也則盧夫人乃介婦今云冢婦未詳或疑少府是嫡子故云爾然以公少府兄行狀考之蓋同母無嫡庶之異也 長子後注

按繼祖乃德宗賜名事見李肇國史補則少監誌云諱繼祖非有誤也朱子之說誤

秘書少監獨孤府君墓誌 按誌言君生之年憲公

歿世則始生而孤明矣注二歲語誤 秘書兄朗舊史誤以為弟新史已正之蓋據公誌 誌言上

將有所相不可於衆謂裴均也不著其姓名蓋緣均帥江陵時公嘗在幕府以故吏爲府主諱耳與

秘監同諫之李約其斥均之辭甚醜見新史均傳但史誤以爲德宗時事亦當據公誌正之 秘監

妻權夫人以夫歿之歲十月卒其父文公作誌言子晦生十年卽此誌之天官也誌以四月作蓋其

時猶未命名故稱其小名耳本傳及世系表皆言名庠必又後來所改也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 孝權大父注 誌言大

父諱孝先注或作奉先按或本是也唐人重家諱

不應犯祖名

衛府君墓誌 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注 方氏增

考年譜云此誌今本皆作衛之乎及質之善本實中立非之乎中立字退之所謂善本卽汪彥章所

據王仲信本也方氏又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樂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孔毅

夫陳無己之徒皆指以爲公晚年感金石藥非也觀白氏所紀退之微之杜子崔君三四人皆非有

聞於時者適以中立之字偶同耳其說最辨而核詳見慶元魏本所刊韓文類譜中廖瑩中集諸家

之說採魏本爲多方氏此條獨在所削且於李博士誌後復引孔陳云云蓋反以爲篤論矣

河南令張府君墓誌 抑首使促注 按注上齷字

當作齷應劭漢書注啞齷急促貌齷卽齷也二字非特音同其義亦一 帥佗遷注李廓爲江東節

度使 江東當作河東 劉統軍墓誌 父訟注 父訟或作父誦朱子謂名

訟無理疑避諱而改然後漢有司徒尹訟見段頌傳是古人已有名訟者

鳳翔節度使李公墓誌 宿衛四十餘年 按李公

以建中四年扈蹕立功及元和六年自金吾出鎮其居宿衛二十餘年耳四字傳錄之誤

平淮西碑 題注 按羅隱記石烈士事此碑立於

蔡州及仆碑磨文後段文昌重撰其文云勒銘淮浦尤明證也後州人以裴晉公督師平蔡特立廟其地兼移段碑於廟庭至宋政和中州守陳珣因

謁晉公廟讀碑文大不平即磨去之重刻韓文事

見夷堅志先是祥符間吳興姚鉉輯唐文粹採文

昌作而置韓碑陳姚二事前後相反如此題下

注嫫妻唐安公主也按公主下脫女字稷莠

不薶按薶當從詩釋文讀呼毛反遂定易定

注義成節度使張茂昭按義成當作義武義成

乃鄭滑軍號非易定二州地今益以汝注徙隸

汝州按隸當作理河陽軍本治盟津今移軍駐

汝惟是朔方注按陝州屬陝號觀察使所轄

非東川地注誤元濟盡并其衆注騎軍按據

史騎當作驃其往撫師按漢書李廣傳司馬

法曰振旅撫師以征不服凡茲廷臣注按判

官書記下孫氏原注有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判

注仍史文之舊也廖本刪此二語是直以判官書

記之職皆行軍司馬一人兼爲之疎舛甚矣河

南附起注按汴當作鄆時鄆帥李師道方與蔡

寇相首尾與汴無涉又統諸軍討蔡者卽汴帥韓

弘也三方分攻注按三方分攻卽上所謂道

古攻其東南南通戰其東嫫入其西也三方中卽

已伏後西師之根矣至大軍北乘二句始詳敘顏

膺武合攻其北之事自常兵時曲至鄆城來降乃

擊前文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之要而言之

見矣

南海神廟碑題注觀察使當從方氏舉正使上

增支字支使之職與書記同公鄆州溪堂詩序作

於此碑後中有從事陳曾當卽是人蓋旋去桂慕

而從事於鄆也來享飲食注享或作慕按慕

當作慕揚子法言纂取也此纂字所本古本揚子

亦有誤作慕者蓋兩字相似易訛也

羅池廟碑侯之船今兩旗五句按舟中樹兩旗

設寓馬以迎神此嶺外祀神舊俗見南宋臨邛韓

本注蓋侯船及乘駒諸句皆紀其實也東坡書此

詩泊之作汨之然似從集爲長蓋因中流阻風停

橈故有待侯不來之悲耳北方之人今二句

此言中原士大夫方多騰口吹毛者也據唐史子

厚從永州召還復有嶺外之行蓋深爲言路所排

所謂爲侯是非者此也北一作此爲一作謂皆誤

宋邱崇重修羅池廟記略云柳侯祠羅池三百

餘年英靈猶存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

年賜爵曰文惠侯承糴踐躩袂嘗相屬所謂施利

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得

之以備營繕此記乃政和初作施利錢卽後代香

錢也至紹興末加封文惠昭靈侯致和元年又進

封文惠昭靈公見元史蓋柳侯著靈南土州人祀

之久而益虔碑文所謂欽於世世者信矣

江南西道觀察使王公神道碑公字弘中按法

言修身篇或問士如何斯可以裨身曰其爲中也



所擠同列者韋執誼也時雖在郎署方承恩用事  
故得逞其私與王叔文無預

許國公神道碑 恆無宿儲 祥符本無恆字為是

見舉正碑作於長慶中應避御名 京兆尹 時

韓方尹京監護喪事者即公也故公祭韓令公文

中有云錫秘物之必周余將命而臨視是也祭文

乃門人沈亞之代作亞之時為櫟陽尉京兆屬邑

也

柳子厚墓誌 勇於為人 按為當讀于偽反鄭康

成詩箋云為猶助也史言王叔文密結柳劉諸人

定為死交勇於為人即言子厚黨助叔文而微其

辭也 不自貴重顧藉 按顧藉之義與顧惜同

公上留守相公啓云無一分顧藉心是也或以二

字屬下非 八司馬初貶有永不量移之命後八

人中惟程异以大臣李異力薦復得進用位登宰

輔可謂有鉅力推挽矣然物望素輕歿於相位旋

即身名俱滅視子厚之以文章傳世百世不磨者

所得孰多耶异先子厚卒當韓誌柳墓時正兩人

蓋棺論定之日故誌中云云似專為异而發也太

史公有言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記惟個儻非

常之人稱焉韓子之軒輊柳程猶斯志也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 題注 按送竇從事序中稱

殿中侍御史者蓋先是司業佐留府之官也誌中

明言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則前此

使府所歷官具在其中矣注何以不載為疑耶

為郎官令守 按郎官虞部都官郎也令守洛陽

令澤州守也守字句絕又前鄭羣墓誌已有郎官  
郡守語正與此同考異欲乙令守二字則當屬下

慎法為句恐非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 不能進退郎官 按唐制郎

官有缺左右丞舉之亦有已在郎署而為丞所汰

且甫除而丞不放入省者是郎官進退丞皆得主

之故戮自以不能舉職為嘆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按公以貞元三年至京師是

夏平涼有吐蕃劫盟事公兄御史弁遇害始主和

戎之議者馬燧也公見燧殆在劫盟後燧念弁新

歿王事故撫卹公者特厚耳 玉雪可念注 王

丞相下當有夫人二字見世說注

幽州節度判官張君墓誌銘 自申於闇明 按張

平子靈憲中論日之明云由明瞻闇闇還自奪韓

子語似本此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司空之後注 後文當作孝

文 胥其出注 廉頗當作趙奢 年四十八注

按長慶三年歲在癸卯干以癸卯卒年四十八

則其生當在大歷十一年丙辰非元年也又誌既

載卒之歲月及得年若干則始生之年自見此注

尤贅 廣川書跋云李干誌李翺書誌云干字子

漸韓集無此按子漸之字當取鴻漸於干義其名

從干為是

毛穎傳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中山在溧水縣山

出兔毫為筆最精韓文毛穎傳中中山謂此按中

山兔毫亦見白樂天雞距筆賦白又有紫毫筆詩

則云貢自宣城以新史地理志參証宣州貢筆與詩語合而溧水則宣之屬縣也則宣城之貢即出自中山明矣但當秦始皇時楚郡壽春在江之北而溧水中山則江南地秦未克楚都其兵不得先渡江而南朱子所謂雖寓言而不能無失者殆謂此也

鱷魚文 將其醜類 按定四年傳將其醜類注醜衆也文末年傳注醜類惡物也

太傅董公行狀 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 按乃當從唐史作迺李萬榮子名也乃迺雖同而字有今古之異諸注家不注萬榮子名蓋皆誤以爲虛字而略之耳

薦侯喜狀 題注 鬱爲選首者蓋州家牒送舉進士之首如張籍舉進士由汴州牒送是其証也汝州刺史領防禦使不隸大府故亦得舉士 按盧虔終秘書監從史之父也

爲裴相公讓官表 又毗邦憲注 按元和十年晉公以中丞兼刑部侍郎故曰又毗邦憲非別除也注中爲字當作兼

舉錢徽自代狀 按集中舉人自代狀凡六篇此其一也餘五篇皆先具新除之官於前如國子監尚書兵部之類此狀乃除刑部侍郎時進首行狀字下當有尚書刑部四字蓋偶脫耳 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諸州刺史亦如之皆建中制也以韓子歷官言之如御史職方比部考功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及兩任吏部侍郎皆當有舉人自代

狀而集止有六狀蓋逸者已大半矣惟都官之除時方分司東都尙未入省不當輒舉自代人耳又刺袁潮二州止有袁州舉韓泰自代狀而潮州舉狀亦逸之當時雖左降官蒞州亦例舉人自代如柳子厚集中有柳州舉自代人狀即其証也

舉張正甫自代狀 按長慶中正甫爲尙書右丞駁于頔更諡事見頔傳中其剛直可知事在公舉自代後

論鹽法狀 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 按啻字句絕不啻猶言不止也左傳鮮不五稔杜注少尙當歷五年多則不啻又柳子厚序棊亦有相去千萬不啻語

海水 題注 公登第後未嘗還江南不知注說何據 贈崔立之 題注 按正集有酬崔少府詩乃別是一人非崔丞也又少府行十六與崔丞行二十六又不同注誤

上崔虞部書 儻焉而不終注白頭而新 按漢書鄒陽傳作如新董說蓋本新序非誤也 通解 必謂偏而不通者矣 按此句下脫其可不謂之大賢者哉一句當從宋閩本增

河南府同官記 題注 此記洪譜繫於元和四年朱子於本傳附注從之蓋記中既五年句乃合永貞元年言之上下文義甚明此注中元和五年當作四年又既五年注當削 開府漢陽注 按均入爲僕射後加同平章事出鎮襄陽記中兩稱宰

相以其新命言之也僕射不為正宰相自唐中葉後已為定制今注脫其加使相事似未明悉歲時出旌旗按東都留守其之官例賜旗甲見唐史呂元膺傳出旌旗城外衙之即謂出所賜旌麾也

潮州請置鄉校牒 無所從學爾 考異云爾或作耳非是按爾字若作語助句絕與耳字無異公佗文中亦有爾耳二字兩本互異者考異但並存而已今由朱子作耳非是語推之此爾字似當作爾汝之爾屬下句讀蓋此牒即授趙德秀才故云然也如公上張僕射書云受牒之明日亦是受署幕

職文牒耳又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刺史請攝軍事衙推有勿憚廉賢之牒此尤刺史衙推即牒其人之明証元積草陳諫除官制中有爾諫語與此牒中爾德類蓋當日自有此文體

順宗實錄卷一 太常卿許孟容議文 按議似當作諫

卷二 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 按陸相貶忠州別駕卒於貶所未嘗有刺史之授詳見實錄第四卷此刺史二字誤

卷三 五坊小兒 按南部新書五坊使者鵬鵠鷹

鷄狗謂之五坊置使分領之若小兒則又以小閣分隸五坊而給本坊役使者也 張薦卒於赤嶺

東紇迴辟 按舊史張薦使吐蕃至赤嶺東被病歿於紇壁驛吐蕃傳其柩以歸此迴紇辟乃傳錄

之誤

卷四 以尙書左丞韓臯 按新史方鎮表元和元年始升鄂岳觀察為武昌軍節度使當順宗世鄂岳未嘗為節鎮武昌軍節度使五字疑衍 六月

乙亥 按舊史順宗紀是年七月戊辰朔乙亥乃七月八日也六月無乙亥一本作己亥為是又一

月中前有乙亥後不當有癸丑以下文癸丑推之乙亥之誤益明 贈故忠州別駕陸贄 按追贈

陸贄陽城事不繫月日以舊史考之乃七月丙子蓋日月並脫也又潘孟陽除官之命乃戊寅非戊

午七月亦無戊午並當以史為正 議者言參死由贄注 按贄請令長舉屬吏狀長下脫官字

卷五 貶韋執誼崖州司馬 按新史宰相表執誼之貶在是冬十一月又司馬新舊史執誼傳並作

司戶而本紀及宰相表作司馬與實錄同當是自司馬再貶司戶猶劉柳諸人初貶刺史再貶司馬

耳又劉柳等七人但謫遠州無一過嶺者而崖州之貶獨再涉鯨波所竄之地視諸人為最惡宜降

秩尤卑紀表第舉其初貶之官故與本傳互異又執誼至崖州刺史李甲牒攝牙推事蓋緣司戶與

牙推皆州幕官故可牒之兼攝若司馬乃州之上佐刺史不得牒署矣此亦執誼再貶司戶之証

張萬福元和元年卒 按前書萬福卒繫六月己亥之後但未書日耳則其卒之年月已詳元和元

年四字乃衍文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注 按順宗之崩在正月甲申則此月之朔非景戌也戌

作寅為是

欽城南道邊 題注 按題中既不著中丞之姓又

無佗事可證何由知其爲晉公此注當削

本傳 終秘書郎注 已詳疑已誕之誤王性之有

博洽名然其雜著中往往語涉齊譜此說亦近之

調四門博士注 以公博士之除在十七年證

洪樊二譜之說最爲辨悉按公十七年與楊敬之

書有僕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語是必在已授博

士後益可證公爲博士非十八年也 權知國子

博士注在江陵有答張徹詩 按答張徹詩乃公

從江陵還朝官國子博士日作非在江陵時也

華陰令柳澗注 郎中當作郎官 轉考功注

竄走當作竄定 進中書舍人注去年冬 按洪

譜原文作九年爲是

書後

近代吳中徐氏東雅堂堂主人徐時泰萬歷中進士

已易主項官詹煜居之煜後以隆統賦名麗丹書里

人味而焚其宅堂遂燬于火今僅存池塘遺跡而已

刊韓集用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其注採建安魏仲

舉五百家注本為多間有引佗書者僅十之三復刪

節朱子單行考異散入各條下皆出瑩中手也瑩中

為賈似道館客事迹見宋史似道傳其人乃粗涉文

藝全無學識者其博採諸條不特遴擇失當即文義

亦多疎舛閱者但取魏本及考異全文互勘得失立

辨矣瑩中之敗在德祐元年則書出德祐前可知徐

氏刊此本不著其由來殆深鄙瑩中為人故削其氏

名并開板歲月耶今世綵堂韓集與瑩中所輯似道

悅生堂稷帖並為世所希有矣廖為閩中著姓世有

眉壽高曾多及見曾子故以世綵名堂朱子高第廖

子晦亦其裔也至於瑩中遂以相門狎客墮其家聲

而猶遵奉朱子之書蓋先世之緒言猶在不敢忘淵

源所自也

雍正丁未春日長洲陳景雲書

男黃中手錄

小門生全州蔣良駉書諱



柳河東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三徑藏

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唐柳河東集序

友人劉禹錫纂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瘳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黜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艸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爲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任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唐柳河東集序



讀柳集敘說

孫光憲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數君子之文  
凌轍荀孟糝糠顏謝所仰宗者惟梁浩補闕而  
已

唐庚曰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  
倣司馬遷與任安書以後劉原父作便有所倣  
歐陽修曰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  
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  
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  
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  
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  
之以力排釋氏爲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

蘇軾曰余嘗評書以爲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  
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發之極  
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  
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  
之資凌跨百代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  
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  
韻而才不逮意獨章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  
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

又曰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  
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清深不及也所貴乎枯  
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  
之流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

又曰詩須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

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  
淵明知詩病者也

黃庭堅曰余友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  
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  
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文章未能盡  
得其規模時所總攬籠絡但知玩其火龍黼黻  
成章後邪余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  
柳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  
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李朴曰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  
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  
毀如辨論語下篇尤爲害道

韓駒曰柳州詩不多亦備衆家體惟學陶是其本  
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司馬光曰古人規模閒架聲響節奏皆可學惟妙  
處不可學譬如偃師木偶耳目口鼻儼然似人  
而其中無精神魂魄不能活動豈人也哉子厚  
學韓昌黎論史書全學他辨諱去難倒他須是  
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功夫得他好處

洪邁曰韓退之自言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詰春  
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閱其中而肆  
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  
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  
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  
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皆韓柳爲  
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葉夢得曰東方朔作答客難雖楊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大玄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公釋譏應譴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摠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屋下架屋之病如進學解卽答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古作者之意古今文章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子厚晉問天對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張敦頤曰唐初文章尚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間始能粹然一反於正者韓柳之力也

朱熹曰韓文議論正規模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韓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文議論高古但不醇正

又曰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

又曰學詩須從陶柳入門庭也

葉世傑曰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韓柳二人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韓能詩者亦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一杜世之至寶非獨造物所恡惜而亦造物所難成

呂本中曰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以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讀韓文則功夫自見

趙善懋曰前輩謂子厚在中朝時所爲文尚有六朝規矩至永州始以三代爲師下筆高妙直一日千里退之亦云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而子厚自謂貶官來無事乃得馳騁文章此殆子厚天資素高學力超詣又有佳山水爲之助相與感發而至然邪

黃震曰柳以文與韓並稱焉韓文論事說理一一明白透徹無可指釋者所謂貫道之器非歟柳之達於上聽者皆諛辭致於公卿大臣者皆罪謫後差縮無聊之語碑碣等作亦老筆與俳語相半閒及經旨義理則是非多謬於聖人凡皆不根於道故也惟紀志人物以寄其嘲罵模寫山水以舒其抑鬱則峻潔精奇如明珠夜光見輒奪目此蓋子厚放浪之久自寫胸臆不事諛不求哀不關經義又皆晚年之作所謂大肆其力於文章者也故愚於韓文無擇於柳不能無擇焉而非徒曰並稱然此猶以文論也若以人品論則歐陽子謂如夷夏之不同矣歐陽子論文亦不屑稱韓柳而稱韓李李指李翱云

王十朋曰韓歐之文粹然一出於正柳與蘇好奇而失之駁至論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韓公欲推遜子厚歐陽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頭地也劉克莊曰柳子厚才高他文惟韓可對壘古律詩

精妙韓不及也當舉世爲元和體韓猶未免諧俗而柳子厚獨能爲一家之言豈非豪傑之士乎

蔡條曰柳詩雄深簡澹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

嚴羽曰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也

劉辰翁曰子厚古詩短調沉鬱清美閑勝長篇點綴清麗樂府托興飛動退之故當遠出其下並言韓柳亦不偶然

又曰柳子厚敘事議論無不善者取古人之菁華中當時之體製酌古準今自是一家比退之微方耳

又曰褚少孫學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成段不相似柳子厚學國語段段相似只是成篇不相似

又曰子厚文不如退之退之詩不如子厚元好問曰韓昌黎正大卓越凌厲百家唐宋以來莫之與京差可與鴈行者獨柳柳州而已

劉定之曰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差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淑李柳陰隱如冰炭異冷熱薰蕕殊芳臭矣子美當安史作難時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從永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棄宗社作猛虎行其辭意視祿山思明反噬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尚安知君臣之大倫歟退之懷忠事主闢

邪宗聖固有本原其稱子厚謂斥不久其文必不能傳於後如今無疑蓋惟稱其文而已其阿附伾文胡致堂謂忌憲宗在儲位有更易祕謀未及爲而敗後又托河間淫婦無卒者以詆憲宗得免於大戮爲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若斯過惡固非可滿滌者也朱文公楚辭載子厚謫居時懲咎諸賦取其有自悔之言噫既悔已又詆其主則非真悔也奚足錄哉

何孟春曰柳宗元撓節叔文竄斥永州貽書所善蕭俛言情又貽京兆許孟容書累千餘言所以望之者甚至而二人漠然無應史稱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用故無用力者春不知畏其才高之云畏忌其將壓己邪抑畏惡其恃才將復爲國害也蕭俛吾弗論若許孟容自爲給事中時已與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此其人於宗元之材當無所忌而亦不見其有所用力或者寡不勝衆抑或不能無所畏焉故耳噫宗元材矣而卒以竄斥死蓋不善自用有以致之非不幸也

廖道南曰三代之後無文人六經之後無文法非文之難也文載乎道之難也世之稱唐大家者必曰韓柳以今觀之高山大川雄峙奔洶雖不見其震盪湮塞而其秀挺迴紆不可盡藏韓之文也巍巖絕湍峭奇環曲使人遐眺留睨而其靈氣怪氣固克籠罩柳之文也又如平原曠埜大將指麾天衝地衝自有紀律其韓之變乎閒

道斜谷驚颺掣電不可方物其柳之變乎

楊慎曰李者卿評文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

又曰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代橫行闢視於著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王世貞曰柳子厚才秀於韓而氣不及金石之文亦峭麗與韓相爭長而大篇則瞠乎後矣封建論之勝原道非文勝也論事易長論理易短故耳其他駁辨之類尤更破的永州諸記峭拔緊潔其小語之冠乎獨所行諸書牘敘述艱苦酸鼻之詞似不勝楚搖尾之狀似不勝屈至於他篇非拮擊則夸毗雖復斐然終乖大雅似此氣質羅池之死終墮神趣有以也吾嘗謂柳之蚤歲多弃其日於六季之學而晚得幽僻遠地足以深造韓合下便超六季而上之而晚爲富貴功名所分且多酬應蓋於損益各中半耳又曰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閒焉其流也使入畏難而好易又曰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利他語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班又曰韋左司平澹爲元和之冠柳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凡卑尤不足道

茅坤曰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州相爲羽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噴嘯山谷一呼一應可謂盛已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揚雄者爲多而柳州則閒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沈寥抑亦千年以來曠音也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爲掩卷曩歎者久之再覽鉅鈿潭記杳然神遊沅湘之上若將凌空虛御風也已奇矣哉又曰子覽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鑿畫其記山水處多幽邃夷曠至於墓誌碑碣其爲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多沿六朝之遺不如昌黎多矣又曰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閱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雲擊韓愈之文也巉巖峭切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道麗逸宕若攜美人宴遊東山而風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歐陽子之文也行乎其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公也嗚呼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賈董相如揚雄諸君子可謂才問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鞏

王安石蘇洵轍至矣鞏尤爲折衷於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蘊而不能副焉吾聊次之如左俟知音者賞之

何良俊曰風人推柳儀曹去屈宋不遠然亦只是彷彿其體格耳及觀劉賓容諸賦雖不規模騷雅然議論超卓鋪寫詳贍而鑄詞亦自平典當出儀曹之上

胡應麟曰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爲清麗者得之柳儀曹清峭有餘閑婉全乏自是唐人古體大蘇謂之勝韋非也

又曰元和如劉禹錫大中如杜牧之才皆不在盛唐下而其詩迥別故知氣運使然雖韓之雄奇柳之古雅不能挽也

孫鑣曰韓柳一時並稱大家人謂唐時柳名重於韓然子厚不知因何每事皆讓退之而居其次如退之學左傳子厚則學國語退之學史記子厚則學漢書退之學莊子子厚則學荀豈性好所近固然邪

又曰古人作文多欲相角良然如韓有張中丞傳後敘柳有段太尉逸事狀韓有進學解柳有晉問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若相配者子厚有韓公毛穎傳後題云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然則前數篇當是有意力角者耶

又曰嘗語人之爲文其造意立格必專宗一家如子厚之國語歐陽之韓文斯爲要領其他書

則但以助談資

陳文燭曰柳子厚文章簡古有法深得左氏之遺至爲論六十七篇而命曰非國語病其文勝而不純於道斯持論之過也

陳仁錫曰劉禹錫與宗元書端而曼苦而腴倍然以生癯然以清已嚼出柳文佳處

唐柳河東集敘說





唐柳河東集目錄

第一卷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 一首

平淮夷雅 二章

鏡歌鼓吹曲 十二章

貞符 并序

貳民詩

第二卷

古賦

佩韋賦 并序

瓶賦

牛賦

解崇賦 并序

懲咎賦

閔生賦

夢歸賦

囚山賦

愈膏盲疾賦

第三卷

論

封建論

四維論

天爵論

守道論

時令論上

時令論下

斷刑論上 文闕

斷刑論下

辯侵伐論

六逆論

第四卷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駁復離議

桐葉封弟辯

辯列子

辯文子

論語辯 二篇

辯鬼谷子

辯晏子春秋

辯亢倉子

辯鬻冠子

第五卷

碑

箕子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終南山祠堂碑 并序

太白山祠堂碑 并序

碑陰文

湘源二妃廟碑

饒娥碑

南霽雲睢陽廟碑 并序

第六卷

碑

曹溪大鑿禪師碑

南嶽彌陀和尚碑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碑陰記

龍安海禪師碑

第七卷

碑銘

南嶽雲峯和尚碑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南嶽大明和尚碑

大明碑陰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第八卷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柳常侍行狀 謚議附

陳給事行狀

第九卷

表銘碣誄

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文通先生陸給事墓表

兵部郎中楊公墓碣

侍御史周公墓碣

衡州刺史呂公誄

戶部郎中魏公墓誌

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永州刺史崔公權厝誌

長安萬年裴府君墓碣

第十卷

誌

安南都護張公墓誌 并序

邕州刺史李公墓誌 并序

貴州刺史鄧君墓誌 并序

桂管防禦副使呂公墓誌

嶺南經略副使馬公君墓誌

柳州司馬孟公墓誌

連州司馬凌君權厝誌

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第十一卷

誌碣誄

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秘書郎姜君墓誌

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襄陽丞趙君墓誌

溫縣主簿韓君墓誌

張先生墓誌

虞鳴鶴誌 并序

裴處士墓誌

覃季子墓誌

續榮澤尉崔君墓誌

第十二卷

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石背先支記

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

叔父殿中侍御史符君墓版文

弘農令柳府君石表辭

從弟宗直墓誌

第十三卷

墓誌

先夫人歸祔誌

伯祖妣李夫人墓誌

叔妣陸夫人遷祔誌

亡姑陳君夫人墓誌

亡姊崔君夫人墓誌蓋石文

亡姊裴君夫人墓誌

亡室弘農楊氏墓誌

下塲女子墓埶銘

小姪女墓埶銘

王侍郎母劉氏墓誌

薛君妻崔氏墓誌

韋夫人墳記

馬室女雷五壘誌

第十四卷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愚溪對

對質者

杜兼對

天對楚辭天問附

第十五卷

問答

晉問

答問

起廢答

第十六卷

說

天說

鶻說

朝日說

捕蛇說

借說

乘桴說

說車

謫龍說

復吳子松說

羅說

觀八駿圖說

第十七卷

傳

宋清傳

種樹郭橐駝傳

童區寄傳

梓人傳

李赤傳

頸城傳

曹文治韋道安傳 文闕

第十八卷

騷

乞巧文

罵尸蟲文

斬曲几文

宥蝮蛇文 并序

憎王孫文

逐畢方文 并序

辯伏神文

翹竊文

哀溺文

招海賈文

第十九卷

弔贊箴戒

弔萇弘文

弔屈原文

弔樂毅文

伊尹五就桀贊

梁丘據贊

霹靂琴引贊

尊勝幢贊 并序

龍馬圖贊 并序

戒懼箴

憂箴

師友箴 并序

敵戒

三戒 并序

臨江之麋

黔之驢

永某氏之鼠

第二十卷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

劍門銘 并序

塗山銘 并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武岡銘 并序

井銘 并序

舜禹之事

謗譽

咸宜

鞭賈

吏商

東海若

第二十一卷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

柳宗直西漢文類

楊評事文集

濮陽吳君文集

王氏伯仲唱和詩

第二十二卷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沛宋詩

送崔羣

送邠寧獨孤書記

同吳武陵送杜留後詩

送寧國范明府詩

送辛南容聯詩句

送李判官住桂州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

送蕭鍊登第後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

送豆盧膺南遊詩

送趙大秀才住江陵謁趙尚書

第二十二卷

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

送薛存義之任

送薛判官量移

送李渭赴京師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觀省詩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

送崔子符罷舉詩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

送韋七下第求益友

送辛生下第序略

第二十四卷

序

送從兄僊罷選歸江淮詩

送從弟謀歸江陵

送瀨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

陪崔使君遊宴南池

憑溪詩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

序飲

序棋



第二十五卷

序

凌助教蓬屋題詩

送韓豐羣公詩

送婁秀才遊淮南將入道

送易師楊君

送徐從事北遊

送詩人廖有方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

送賈山人南遊

送方及師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

送僧浩初

送元嵩師

送琛上人南遊

送文郁師引

送玄舉歸幽泉寺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

第二十六卷

記

監祭使壁

四門助教壁

武功縣丞壁

鹽屋縣新食堂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

館驛使壁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

邠寧進奏院

興州江運

全義縣復北門

第二十七卷

記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

永州韋使君新堂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

零陵三亭

第二十八卷

記

零陵郡復乳穴

道州毀鼻亭神

永州龍興寺息壤

永州龍興寺東丘

永州法華寺西亭

永州龍興寺西軒

柳州復大雲寺

永州修淨土院

永州鐵爐步志 附

第二十九卷

記

游黃溪

始得西山宴游

鉅錕潭

鉅錕西小丘

至小丘西小石潭

袁家渴

石渠

石澗

小石城山

柳州東亭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

第三十卷  
書

寄許京兆孟容

與楊京兆憑

與裴埴

與蕭翰林

與李翰林建

與顧十郎

第三十一卷  
書

與韓愈論史官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

答劉禹錫天論

與劉禹錫論周易

答元饒州論春種

與呂道州論非國語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

與呂恭論墓中石

與友人論爲文

第三十二卷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

與李睦州論服氣

第三十三卷

書

與楊誨之

又與楊誨之

答沈起

與王參元

第三十四卷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

答韋中立論師道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

答嚴厚輿論師道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文墨事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

答蕭纂欲相師

報崔黯秀才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

復杜温夫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

第二十五卷

啓

上廣州趙宗儒

謝西川武相公

謝襄陽李尚書

賀趙江陵宗儒

與邕州李中丞

謝李中丞

上湖南李中丞

上桂州李中丞

第二十六卷

啓

上權補闕温卷

上崔大卿

上裴晉公獻唐雅詩

上襄陽李涼公獻唐雅詩

上揚州李趙公獻所著文

謝李趙公示手札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

上桂州裴中丞撰訾家洲記

上河陽烏尚書

第二十七卷

表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 二首

禮部賀冊尊號表

為京北府請復尊號表

為耆老等請復尊號表

禮部為文武百僚請聽政表 三首

賀踐祚表

禮部賀永貞改元表

禮部賀太上皇詔宣令皇帝即位表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

為王京北賀皇帝即位禮畢表

代章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表

賀皇太子牋

御史臺賀嘉禾表

禮部賀嘉禾及芝艸表

京北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

禮部賀甘露表

禮部賀白龍青蓮花合歡蓮子黃瓜表

禮部賀白鷓表

禮部賀嘉瓜表

第三十八卷

表

為王京北賀嘉蓮表

為王京北賀雨表 五首

代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柳州賀破東平表

代裴中丞分淄青為二道節度表

為韋侍郎賀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表

為樊左丞讓官表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

為王戶部陳情表

代裴中丞謝討賊表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

代節使謝遷鎮表

為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為崔中丞請朝覲表

為劉同州請上表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代韋永州謝上表

謝除柳州刺史表

柳州謝上表

代廣南節使舉人自代表

奏薦從事表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

為楊湖南謝設表

第三十九卷

奏狀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謝賜時服表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奏狀

為廣南鄭相公奏部內百姓產二男狀

為浙東薛中丞奏五色雲狀

為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

讓監察御史狀

為京北府奏旱狀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

進農書狀

代人進養器狀

柳州舉人自代狀

上戶部狀

柳州上本府狀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賀誅淄青李師道狀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

賀分淄青為二道節度狀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為裴中丞乞討黃賊狀

為桂州崔中丞乞朝覲狀

為南承嗣乞兩河效用狀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人自代狀

為長安耆壽乞復尊號狀

為京畿父老乞復尊號狀

第四十卷

祭文

祭楊憑詹事

祭穆質給事

祭呂衡州溫

祭李中丞

為章京北作祭杜河中

為章京北作祭崔太常

為李京北作祭楊郎中

為安南楊侍御作祭張都護

祭萬年裴令

祭呂敬叔

哭張後餘辭

祭段弘古

祭李中明

楊氏子承之哀辭 并序

第四十一卷

祭文

舜廟祈晴

雷塘禱雨

祭蠶

禰牙

祭井

祭門

祭六伯母

祭獨孤丈母

祭從兄

祭弟宗直

祭姊夫崔簡

又祭崔簡族禩

祭崔氏外甥

祭崔氏外甥女

祭外甥崔駢

第四十二卷

古今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寄澧州張使君八十韻

弘農公五十韻

酬韶州裴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二十韻 并序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

酬婁秀才病中見寄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贈江華長老

酬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

界圍巖水簾

古東門行

寄章珩

奉和楊尚書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



楊尚書寄柳筆因獻長韻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再至界圍巖遂宿巖下

詔追赴都迴寄零陵親故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汨羅遇風

朗州寶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

筆酬贈

至前驛却寄相送諸公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善謔驛和劉夢得醉淳于先生

詔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李西川薦琴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

御

奉酬楊侍郎送入叔拾遺戲贈南來諸賓二

首

六言

商山臨路孤松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

重別夢得

三贈劉員外

再上湘江

清水驛叢竹

長沙驛前南樓感昔與德公別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徑釣磯待徐咨州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柳州寄文人周韶州

登岷山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答劉連州邦字

嶺南江行

柳州峒氓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即事

酬賈鵬山人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種柳戲題

柳州二月榕葉盡落偶題

酬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

之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別舍弟宗一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

重贈劉夢得二首

疊前

疊後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韓漳州書報澈上人士因寄二絕

柳州城西種柑樹

聞澈上人士寄楊侍郎

殺秀才處見士友呂衡州書述

柳州寄京中親故

種木檉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第四十三卷

古今詩

法華寺石門三十韻

遊朝陽巖二十韻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登蒲洲石磯望江口潭島深迥對香零山

南澗中題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與崔策登西山

構法華寺西亭

夏夜苦熱登西樓

覺衰

遊南亭夜還七十韻

韋道安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日攜謝山人至愚池

獨覺

首春逢耕者

溪居

夏祈雨後尋愚溪

入黃溪聞猿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君從行至祠下口號

郊居歲暮

籬曉行南谷經荒村

雨後曉行獨至北池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零陵春望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

夏晝偶作

雨晴至江渡

江雪

冉溪

法華寺西亭夜飲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茆簷下始栽竹

種僂靈毗

種木

種白蘘荷

新植海石榴

戲題墻前芍藥

始見白髮題海石榴

植靈壽木

自衡陽移桂植零陵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

早梅

南中榮橘柚

紅蕉

巽公院五詠

梅雨

零陵早春

田家 三首

行路難 三首

聞籍田有感

歧鳥詞

籠鷹詞

放鷓鴣詞

龜背戲

聞黃鸝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

楊白花

漁翁

飲酒

讀書

感遇 二首

詠史

詠三良

詠荆軻

掩役夫張進

省試觀慶雲圖

春懷故園

第四十四卷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滅密

不藉

三川震

料民

神降于莘

聘魯

叔孫僑如

郟至

柯陵之會

晉孫周

穀洛鬪

大錢

無射

律

城成周

問戰

躋僖公

莒僕

仲孫它

躋羊

骨節專車

楛矢

輕幣

卜

郭偃

公子申生

狐突

號夢

童謠

宰周公

荀息

第四十五卷

非國語下三十六篇

狐偃

輿人誦

葬恭世子

殺里克

獲晉侯

慶鄭

乞食于塗人

懷贏

筮

董因

命官

倉葛

觀狀

救飢

趙宣子

伐宋

鉏麇

祈魘

長魚矯

戮僕

叔魚生

逐樂盈

新聲

射鷄

趙文子

醫和

黃熊

韓宣子憂貧

圍鼓

具敖

董安子

祝融

褻神

嗜芟

祀

左史倚相

伍員

唐柳河東集目錄





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并序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元和十二年七月侍

置使平吳元濟之亂董督也 幸相裴度為中書侍

皇者其武于潞于淮之聲與懸切又音支歐伊真切又

開封府鄆城縣源出少室山屬陳州今其地屬河南

月權本軍節度使詔刺史充忠軍當武一面光頭馬壁始水

與其年大破賊時曲又旣巾乃車環蔡其來徒其一作

與鳥重胤破賊小澗河 狡衆昏罷甚毒于醒狡切古

車之職左傳中車脂轄 狡衆昏罷甚毒于醒狡切古

也左傳中車脂轄 狡衆昏罷甚毒于醒狡切古

以干大刑 狡衆昏罷甚毒于醒狡切古

號載又載 皇吝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後汝

克韓平淮西碑李希烈鎮之蔡州至元和十二年滅吳

儀待也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釐

龜謂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

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禮禱于所征之地金節

煌煌周禮凡邦國之用龍節山國用虎節土錫盾雕戈

甲熊旂周官大威命是荷 荷亦平聲昭詩百年祿是

通用象伐也 威命是荷 荷亦平聲昭詩百年祿是

任注 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錢之疊學是崇

說文受六切是歲八月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

我商曰學周曰鼎鼎鼎鼎鼎鼎鼎鼎鼎鼎鼎鼎鼎鼎鼎

恣切大者至也又音五獻百箋注禮記祭羣小祀一獻其禮五獻略

祭社稷五祀三獻其神稍尊故有文凡百卿士班以

周旋 既涉于澹乃翼乃前 藍田關入關度出討淮

水以往孰圖厥猶其佐多賢 猶謂謀猶詩王猶允塞

宿李周宗閱備幕府皆朝廷之選也詩 宛宛周道于山

于川 我旆我旗于道于陌 詩然而垂旃旆田

感感惟 我旆我旗于道于陌 詩然而垂旃旆田

求鞠也 我旆我旗于道于陌 詩然而垂旃旆田

道南曰 阡訓于羣帥拳勇來格 詩然而垂旃旆田

也至公曰徐之無特維維用 額鄂格切額額額額額額

勇悼貌是 式和爾容惟義之宅 書宅居 進次于與彼

昏卒狂 州為鄰今屬開封府裴度傳郡有屯城縣勞諸

軍入鄆城守將鄧懷金大恐卒光頭傳來服開門四月

壞者五之版哀兇朝頑 哀蒲侯切諸將來服開門四月

媚斧蟻 而小爾毛刺是也 蟻也 詩如文媚如媚如媚

子匍匐厥父是亢 亢音高絕亢拒也 爾雅亢鳥籠前

謂頸 怒其萌芽以恃 太陽亢厥父恃取敗耳 王旅

渾渾是伏是怙 渾胡既獲敵師若饑得舖 舖音步

布與食也 又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

慮 擣音擣四曉拒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

直抵其城北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 愬從之遂

載關載袂丞相是臨 降被音弗 十月度虛建德衡將

也 不釋弛其武刑論我德心 牙兵或謀曰蔡州被除

既安有長如林 聲上 曾是謹譎化為謳吟 謹女 皇

日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 觀之作公若重復交切 皇

封於夏虛今山西太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

原府是也附報也 皇祐下人 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南庇心切當宜廟

宜郊以告德音 詩帝度其心歸牛休馬豐稼于埜牛

作刃於桃林之埜示天下弗服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右皇武十有一文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國方城

專以爲城一統志方城山名今在河南南裕州東北元

戰十有夜半至懸瓠城破其門取元濟以獻易獲其

方城臨臨王卒時之貌爾雅供切○臨臨大匪徵匪競

皇有正命徵古亮切正一作王○皇命于愬往舒余

仁踣彼艱頑柔惠是馴踣諸市踣匱介也斃也 愬

拜卽命于皇之訓于謂帝其訓也既殲既攻以後厥刃

彌乃鋒刃王師凝凝熊羆是式 魏魏然有詩別識

也史記其德 銜勇韜力日思子殛一作日思奮子殛又

冠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袒高驪首也 驪

戰會矛攻工記聲矛長有四尺 祭其綏章侯錫其綏

章注綏也所引以登車 右翦左屠幸禽其良月二

濟捉生虞候丁士良士良元濟驍將秀琳擄三千爲

衆據文士長感之言於愬官軍不致近者有陳光洽爲

之謀主也士良能擒光洽戊申果擒光洽以歸三月

秀琳以勞之 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

貢爾有維彼攸特乃偵乃誘偵丑秀琳與之二謀取蔡

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 秀琳與之二謀取蔡

誠生擒祐以歸釋不殺用其策戰有功偵候也問也

維彼攸宅乃發乃守 其特爰獲我功我多 祐此言李

將素所自恃者今乃爲愬獲矣 陰謀厥圖以究爾訛

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其兩雪

洋洋大風來加柴村會大雨十月朔天晦風偃旗裂膚

馬皆縮慄士抱于燠其寒于邇其退煨燬 汝陰之

芒懸瓠之峩 汝陰蔡州之境懸瓠今蔡州南汝陰形似

上蔡新蔡二縣蔡州本傳愬入蔡州取吳元濟道分輕

兵斷橋以絕涸道又以兵懸明山道行七十里夜

半以懸瓠賊特吳房明山皆驚驚然無知者 是震是

拔大穢厥家 穢切狡虜既縻輪于國都示之市人卽

社行誅外門癸酉以愬至懸瓠城壬申攻牙城毀其

下隘送京師十一月乃論乃止蔡有厚喜完其

元濟獻廟社斬獨柳下 乃論乃止蔡有厚喜完其

室家仰父俯子 右稱何如平淮夷雅仰父俯子又云

韓碑之便說用兵計我汝水沅沅既清而瀾云一作夷

在汝寧府由上蔡西平汝陽入淮 蔡人行歌我步透

遲危切 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甄爾居

類危對切 揚子音五計切切漢書注音五列切字當

謂之甄說文康瓠瓦破器也 前式慕以康爲愿有餘是

漢賈誼傳文康瓠瓦破器也 前式慕以康爲愿有餘是

究是咨皇德既舒 皇曰咨愬裕乃父功也 裕大昔我

文祖惟西平是庸 裕大也李愬父晟事德宗平朱泚

用也 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刑也孰是蔡人而不率

從 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 西

構有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于廟告

道節度使 唐復郾均房等州觀察使 于廟告

功以顧萬方 右方城十有一文章八句 而此篇十有一關

唐鏡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 鏡女交切吹尺

德風敵勸士者也周禮謂王大捷則令凱樂

漢鏡歌有黃門鼓吹之吹天子亦以宴樂羣臣也短

以依知者 按此篇十有一關

諸鏡如鈴無舌有稟軍法卒長執鏡○漢鏡歌  
 而正其意元氣雄奇淳古雅馴可解疑遂不其  
 先解不也郭賦文曰試曲史書以載疑宗厚元  
 歌如作何未嘗吹鏡意復其詞甚鼓動於然琴  
 文子厚列聖不得其意不得其詞甚鼓動於然琴  
 其猶在晉人下得乎其韻

負罪臣宗元言罪二無字臣幸以罪居永州改元即位

文黨貶永州司馬王叔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

治事時恐懼小閭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閑音

切元伏惟漢魏以來代有鏡歌鼓吹詞唯唐獨無有

臣為郎時以太常聯禮部謂與太常寺員外郎嘗聞鼓

吹署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效漢曲十二篇晉志短

離鏡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有所思

黃子班聖人出二上邪臨高臺遠如吹石序戰陣成雲

此漢第一曲朱轅何也本唐謝陽第載曲思沈約今賢首

道漢第三曲艾如張今抗祠漢第六曲思沈約今賢首

昏主漢第九曲將進山今抗祠漢第六曲思沈約今賢首

上邪漢第九曲將進山今抗祠漢第六曲思沈約今賢首

曲十四篇述晉志及魏代受漢曲改其為二曲魏

言曹思悲翁為戰淮陽呂言曹改也魏改也魏改也魏

公勝袁紹於官戰破還之誰收官死土葬也魏改也魏

山為高武柳言公破還之誰收官死土葬也魏改也魏

進柳城平也關改中上言曹破還之誰收官死土葬也魏

為應帝魏氏言中上言曹破還之誰收官死土葬也魏

並和言明氏言中上言曹破還之誰收官死土葬也魏

矣不同晉曲十六篇一晉志二及篇述武帝功德代魏

朱製為

朱製為

為靈之祥改思悲翁為宜受命改艾如張為征遼東  
 改平王衡改宣王統百發天序改進酒為山時  
 運改聖期改君馬黃為金靈運改高臺為班苗田  
 皇承聖人出為仲春振旅改高臺為班苗田  
 如黃為仲秋欄田改石留為順天道改務成為唐堯  
 猶十六篇意見上今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  
 具今臣竊取晉魏義用漢篇數為唐鏡歌鼓吹曲十

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

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

以為容時徐生善為容是也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

臣淪弃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

事不敢效怨對默已對直難對注左傳謹冒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豪為生人義主以

仁興武為晉陽武第一晉陽太原屬邑隋煬

高祖為太原留守時煬帝南下遊江雒元年盜

晉陽宮監裴寂晉陽八月高祖克長安武德元

年受隋禪

晉陽武奮義威揚之渝德焉歸揚音謙渝朱羊切一

謚法好內遠禮曰煬命有所歸也煬帝 坻畢屠綏者誰

屠也 綏皇烈烈專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之升九土

晞九州作熙○九詠田圻流洪輝 坻畢屠綏者誰

字也 晞九州作熙○九詠田圻流洪輝 坻畢屠綏者誰

字是 晞九州作熙○九詠田圻流洪輝 坻畢屠綏者誰

字內 晞九州作熙○九詠田圻流洪輝 坻畢屠綏者誰

定內 晞九州作熙○九詠田圻流洪輝 坻畢屠綏者誰

翼餘 晞九州作熙○九詠田圻流洪輝 坻畢屠綏者誰

用驚 晞九州作熙○九詠田圻流洪輝 坻畢屠綏者誰

以肉 晞九州作熙○九詠田圻流洪輝 坻畢屠綏者誰

以肉 晞九州作熙○九詠田圻流洪輝 坻畢屠綏者誰

以肉 晞九州作熙○九詠田圻流洪輝 坻畢屠綏者誰

合之育莽然施適莽蒼者莽杭又莫郎切惟德輔慶無  
期書皇天無親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

字句三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

獸之窮第二下皆貳伯王之業知天授在唐

遂歸平有隋末楊玄感為起兵黎陽密往從之

不見用玄感敗密歸以策干東都賊翟讓

讓推密為謀元號魏公密以策干東都賊翟讓

萬擊密唐武德元年密失利遂與其眾公後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禮人歸關中意既不平未幾高祖收封其國公

北河東平拔春秋虎牢即號之  
戰武牢動河朔德定都樂壽今河間之地按唐史建

之助圖倚角諸居倚切注繼其傳警曰捕獲其前角

三國志吳陸遜攻蜀曰怒擊麤抗喬嶽本鹿角

角義高山墜山喬嶽注喬高子生須哺者鹿角詩翹

萌芽傲霜電魏兩水也說文王謀內定申掌握鋪施芟

夷二主縛建德世充憚華戎廓封略命之普卑以斷

普畢巨切謂天命夢三音按卑字殊無文理義當歸

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其二十六句四字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果尤勇以暴師平之為涇

水黃第四隋末薛舉起兵隴西自號秦帝唐

月長安至高城仁果使宗羅喉將兵來拒

乃親率驍騎據之涇水臨之仁果遂降十二月

長安新市

涇水黃隴莖莖頭漢地理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

是也按今涇州在陝西平涼府隴山太白狼天狼

西在鞏昌府率書有地故云太白狼天狼名蓋

太白當星名天官書秦地候云太白狼名蓋

在秦中秦狼星而涇水秦地候云太白狼名蓋

羽翼張鈞詩躍怒飛鸞嘯不可當小飛鸞切音喧

距卑張鈞詩躍怒飛鸞嘯不可當小飛鸞切音喧

上諸句既通作鸞義與又同云飛鸞切音喧

小才必便字所通蓋極言其老雄死子復良

築岐飲渭肆翺翔近岐山渭水皆隴州頓地紘提

天綱綱以該之○頓入紘也設天列缺掉幟選云霹靂

里列缺掉幟言其經日旗幟飛動如列缺也千四招搖耀鉞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其四句四字

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

遂降充為戰武牢第三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

○牢即虎牢也唐亦諱虎字故改為武牢武牢

世充越王侗皇帝位世充鄭公二年

是年七月高祖詔秦王侗所封晉王侗與世充

大破建德之眾于武牢執之世充五月東都



超擢星名晉志招搖主胡兵禮記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招搖北斗第七星也北胡兵居禮記招搖在上急繕其軍行法云亦作此北斗四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正四方鬼神來助夢嘉祥腦塗原堊魄飛揚其首帥等及星辰復恢一方

右涇水黃二十四句其十五句句三字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為奔鯨沛第五

南伏威號總管公祐為長史唐武德二年伏威遣使歸國詔授公祐淮南道行臺封舒國公六年伏威入朝公祐居守八月遂封帝於

丹陽國號宋衛陳故宮室居之遣將侯海州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及李增黃君漢李州人執送孝恭孝恭斬之傳首京師

奔鯨沛盪海堰吐霓翳日暉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

溢謂之黥潮盪其大橫海吞舟穴處海底出穴則水搖盪岸也

書下民昏墊投以神柄推元臣手援天矛截脩鱗披

攘蒙霧開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又茂夢二音義和顯耀乘清氣赫炎溥暢融大鈞也漢書大鈞播物

注天也言造物猶陶之造瓦

右奔鯨沛十八句其八句句四字

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

為苞枿第六蕭銑後梁宣帝自稱梁王之二

年附屬勝兵西至三峽南盡武德元年徙居江水

恭李增統九月高祖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

安斬于都市南方郡

苞枿翳矣惟根之蟠擬牙對則作嚼從黑則作黠或

寫誤也音三枿茂也蟠亦音際黑雲盛彌巴被荆負

貌○漢書三枿之起注橋木之餘也

南極以安皆三峽荆之江陵曰我舊梁氏緝綴艱難本

又音越言詞也音稍義與不同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

完舊本作兒音完按兒完本貌字况諸本皆作完亦與貌同按諸字書未有兒完字况諸本皆作完亦與聖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跡死地謀猷縱化敵為家慮則中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定厥功縲力追切降胡江切○孟子係縲漫萬里宣唐風韻杜詩潭漫山東二切○潭漫大水蠻夷九譯咸來從譯音亦○說文傳四方之譯史記越僉稽首而來王重譯獻白雉衡賦重舌之人九譯語度九重之國乃至於此也凱旋金奏像形容作還荆州大王孝恭傳說破說狀以遷孝恭震赫萬國罔不龔義同

右苞枿二十八句句其十六句句四字其三字

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為河右

平第七句自稱河右大涼王盡有寧西五年郡

之地唐武德元年高祖與書招撫之冊拜為

梁州總管封梁王二年高祖率書稱皇始議討大

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軌高祖執軌以聞河西悉

五月軌將安脩仁兄與貴執軌以聞河西悉

平

河右澶漫頭為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頽崑崙山

一統志云今屬陝西肅州其嶺峻極上聳下聰鷲不

冬夏積雪不消穆王見王母於此說軌遣之興貴助讎

可迴至武威乘輿說軌令舉河西以歸唐不聽助讎

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

人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

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句其十一句句四字其五句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彊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廟為鐵山碎第八句厥九勿切○突厥古鉤可汗立其族彊盛高祖起義兵遣劉文靜聘始畢引以為援遣兵從平京城自後特功驕驍父兄之資尤有憑陵中國之意九年入寇承



橋太宗親與盟于渭上未幾復寇貞觀三年  
太宗親與盟于渭上未幾復寇貞觀三年  
太宗親與盟于渭上未幾復寇貞觀三年

鐵山碎大漠舒鐵山本無所據特借以喻其二虜勁  
連穹廬也漢書注穹廬帳也漢北方統沙漠也  
連穹廬也漢書注穹廬帳也漢北方統沙漠也

窮竟窟宅斥余吾名一作奔漢武帝紀馬生余吾水  
窮竟窟宅斥余吾名一作奔漢武帝紀馬生余吾水

祀功不可踰官臣拜手惟帝之謨後之注官臣臣守官  
祀功不可踰官臣拜手惟帝之謨後之注官臣臣守官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其句十四句其二字句其五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其句十四句其二字句其五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為靖本邦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為靖本邦

第九唐武德二年劉武周率兵侵并州又進  
第九唐武德二年劉武周率兵侵并州又進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枝葉攸病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枝葉攸病

以敬作往羣頑既夷庶績咸正皇謨載大惟人之慶  
以敬作往羣頑既夷庶績咸正皇謨載大惟人之慶

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為吐谷渾第十居甘松  
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為吐谷渾第十居甘松

吐谷渾盛疆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  
吐谷渾盛疆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

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施其旗熊虎雜龍蛇  
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施其旗熊虎雜龍蛇

山微張翼縱漠沙微音一舉刈殄腥尸骸積如麻除  
山微張翼縱漠沙微音一舉刈殄腥尸骸積如麻除

樂窮休嘉稿口到切○說登高望遠師竟焚如春華  
樂窮休嘉稿口到切○說登高望遠師竟焚如春華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其句十五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其句十五

李靖滅高昌為高昌第十一唐地理志高昌  
李靖滅高昌為高昌第十一唐地理志高昌

魏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也外區謂西突厥既特遠  
魏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也外區謂西突厥既特遠

且險縱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羆以為徒龍旂翻  
且險縱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羆以為徒龍旂翻

見黃雲驅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願受長纓必請  
見黃雲驅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願受長纓必請

南越王而致之關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羣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以覆我國都覆汗音寒

右高昌二十二句字五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為東蠻第十二唐東謝蠻在黔州西數百里貞觀

王卒如飛翰騰騫駭羣龍翰侯何是二切音軒

翰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鯢化而為鳥其轟然自天

墜乃信神武功越涉遠說曰將軍何不從此去走

藍田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繫

虜君臣人累累來自東追切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

崇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書永永傳無

窮唐叔康叔周公左太公望在右內臺四面而立

服女之應諸侯又文之是皆服於內者雖肝萬狀乖

規切野凶于蓋荒忽不可攷信之義也

重○咿音咿咿言不切也廣輪撫四海浩浩知皇風

融云東西九州廣南北為廣輪輸之數馬歌詩鏡鼓聞以壯

右東蠻二十二句字五

貞符尚書郎時嘗著貞符則子厚為尚書禮部

員外郎在永貞元年貞符蓋是時作然州冬子厚繼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則

吳蓋在永貞元年貞符蓋是時作然州冬子厚繼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則

序蓋在永貞元年貞符蓋是時作然州冬子厚繼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則

宋祁曰柳子厚貞符蓋是時作然州冬子厚繼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則

以然曰柳子厚貞符蓋是時作然州冬子厚繼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則

德文符蓋是時作然州冬子厚繼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則

百動天符蓋是時作然州冬子厚繼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則

韓選之遺此後不復見矣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罪一無字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

得今從之有吳武陵按武陵初流人元初擢進士第官禮

部侍郎嘗坐事流州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

之符誠然非邪董仲舒策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

而至書曰天下之人同力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

蓋受命也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爾司馬相如劉向揚

雄班彪彪子固皆訟囊蚩蚩推古瑞物以配天命

脂切笑貌當作出字音同詩氓之蚩蚩揚子六國蚩

命論班固典引皆言符瑞之應王其言類淫巫瞽史

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

甚失厥趣功古切工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

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

本末閱闕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皆有年字今按如

此而意以自足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

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

萬伐也少也表覈猶表正也臣不勝奮激即具為

書念終派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

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以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

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傲關

怒振動專肆為淫威辭古奪字一作擊諸本作振動

謂遂古之初也揚于天降生民空同顯蒙注無知貌

流謂末流訛謬也書攷據編度○只此數語其體氣

以與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雲

霜風兩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艸木取

皮革缺音控飢渴牝牡之欲敵與驅同噬音交焉而爭噬焉

獸咀果穀合偶而居音切而爭噬焉

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

者殺披披藉藉草塗塗血扶輓乙點切○搏手擊也

樹黨相磨軋謂勢相傾也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

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

什伍謂兵法也五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

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無

遊字或作造字一制度字量去然猶大公之道不克

建於是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

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

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太公乃克建無堯字

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此下諸本或以

皆非是當作然字而以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

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

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

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古聖賢

若史古雅事若經後之妖淫器昏好怪之徒乃始陳

大電見大電光切諸本作電非是○河圖少典妃附寶

黃丘於大虹約世紀舜母握星耀郊野附寶感而生

諸而女如虹流華玄鳥註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契夔紀遺卵而吞之而生

契之生也其母吞燕卵而吐之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神之高辛氏也契之生也故曰契

崇赤伏以玷厥德漢書光武在長安時同舍生不道四夷雲集龍關野四七之際火為主事臣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光武因此崇尚符議建武元年也魏晉而下危亂鈞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

久駭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炤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根音銀鑪音盧爨取亂切燎力照切煽音扇爾雅九天之際曰九垓於是大聖乃起不降霖雨濬滌盪沃熒為清氛疎為冷風謂高祖太宗大聖人皆溲然休然相踰以生相持以成相瀾以寧水清深也瞻望也

琢斯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琢丁角切字疑從木其從王者非是呂刑剗剔極說陰之刑焚坑抵捨奔走轉徙之害不作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祗于元德徒一作死今按上有流離字轉字徒為

是徒奮祖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麾者大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書重我民無盡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躡躡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直夷切躡除

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奠定也韓詩外下諸荒歲于百姓曰四穀不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祗敬用底于理屬

欲切理一作始非是唐諱也屬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不揚于後嗣用垂于帝謂憲式十聖濟厥理孝

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承永無窮理一作洽說見上逾一作愈十聖謂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

宗德宗順宗凡十是故受命不于天子其人休符不帝以至其仁篤結穴處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于祥于其仁篤結穴處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就把上意作抑揚讚嘆法而下又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特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

穀昌以雉雉大維古候切商太成時有桑穀共生成備德桑穀死至高宗時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維高宗書政行德殿道遂復興桑穀見書成三十七年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於音烏一作穆穆敬德也此惟貞厥符浩浩將之將助仁函于膚刃莫畢屠仁唐以民介胃使不得盡澤漢音罕又音濡炎以淋職於隋之鋒刃也澤漢音罕又音濡炎以淋矜厥凶德乃毆乃夷諷其休風是煦是吹煦所吁切吹所吸切父子熙熙相

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稊稊稊音張久切又丘微切十一異振韓文載稊為稊稊也五刑輕以清我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

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謹哉謹信也誠也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

與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于人事其詩曰

于人事其詩曰

于人事其詩曰

于人事其詩曰

于人事其詩曰



父易患于己理上一作治說見前拱之戴之神具爾宜

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嘏福也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

曷依宜仁之歸仁一作人濮松于北祝栗于南松一作松

樂志房中歌四極愛轉師古注四極四方極遠之處也爾雅曰東至于秦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松北至于祝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商頌幅員既長也謂之四極

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

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神協舊本作尸協今俾從唐史告姑沃切

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

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號音

眇民詩此詩專以美房元齡杜如晦意有微於大雅嵩高烝民等詩也按房字喬對臨

稱其於大亂之餘紀陵人太宗皆舉以為相史使號令典刑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宜于厚頌之乃爾

帝眇民情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眇時吏切視同○帝

謂上亦無動威亦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

民眇乃降明德明德謂明德之主乃生明翼書庶明明翼者

何迺房迺杜惟房與杜實為民路管子召民之路迺在上之所好惡迺

定天子迺開萬國萬國既分迺釋蠹民迺學與仕迺

播與食迺器與用迺貨與通播謂播種書效后有稷播時百數也

有遷無遷無作士實蕩蕩蕩農實董董工實蒙蒙賈賈

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遵以肆其風

既流品物載休肆疑作肆音曳習也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

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

令惟百辟穀乃二公之祿數善也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二公行矣

弗敢憂縱是獲憂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

既柔一德四夷是則四夷是則永懷不忒忒其儻不

唐柳河東集卷第一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古賦

佩韋賦并序據○子厚此賦當在貞元二十年後

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者皆元末友也

緩轡于西門豹性急急注韋韋皮也緩董安于性

法象以成也抵古玉人佩服之設非以為觀美蓋

佩取其解紛象環佩取以義己所不足時

觀其近者而思遠者亦庶乎其章義所與者柔

行也○枉道而失身之其計直章義所與者柔

○從句又取象於獸惡之情狀亦不更氏所

讀謂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則壯黃之常懼失中庸

柳子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即壯之蓋有激也作則

恆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

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慧醇○切苦日月迭而化

升兮滯遁初而枉神○滯胡切枉一注柱更也滯漸

浸也與雕大素而生華兮汨末流以喪真○音骨一作成汨

及注汨水蒙疾去之貌不睇往躅而周章兮惜倚伏其

無垠○楚辭汨子若將不睇往躅而周章兮惜倚伏其

焉世既奪予之大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

途今鬱縱與而不揚猶悉力而究陳兮獲貞則于典

章○見貞符嫉時以奮節兮憫己以抑志登嵩丘而垂

目兮瞰中區之疆理橫萬里而極海兮頽風浩其四

起○嵩中區之疆理橫萬里而極海兮頽風浩其四

雅暴風從上恟驚怛而躑躅兮惡浮詐之相詭思貢

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恟驚怛也恒當拔切○

后君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競強也詩探

先哲之與謨兮攀往列之洪休曰沈潛而剛克兮固

讜人之嘉猷○剛克注以剛克柔也○書洪範沈潛嗟行

行而躑躅兮信往古之所仇○行躑躅切○行行剛強

貌○躑躅也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交脩執中而

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愀然

於伐國○春秋繁露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

入此言何為○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

傳定魯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焉齊使使優

舞於魯魯人曰齊侯之欲誅魯也○魯人曰齊侯之欲

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孔子為魯司寇七蘭棟顏

以誅秦兮入降廉猶臣僕○秦趙音各降戶即河外澠池秦王

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相如頸血○秦大王在秦左

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秦王為一擊在趙王

之相如聞之曰顧吾念之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

此私讎也○國家之急也○吉優繇而布和兮殘荏蒲以屏

後私讎也○國家之急也○吉優繇而布和兮殘荏蒲以屏

匡于霸侯兮退劍固而畏服○左傳莊公十三年齊桓

公與魯會于柯而盟曹劌以匕首首齊桓公左齊境

敢動劌曰大國之盟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左齊境

雅云謙謙也○貌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德

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最○雅歸子玉切○詩大

其躬也○陽宅身以執剛兮率易師而蒙辜○年傳處父



者非澗字鉤深挹潔淡泊是師也挹酌和齊五味寧除渴  
飢齊才諧切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  
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是謂瓶綆絕身破何足怨  
吝功成事遂復于土泥綆音梗○說歸根反初無慮  
無思何必巧曲微觀一時微古竟切觀音冀子無我  
愚我智如斯

牛賦子厚之瓶賦牛賦其辭皆有所託當是謂  
厚人何也蘇文忠公嘗書此賦以遺梅州僧  
戒非別有所取而書之耳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  
牟然而鳴黃鍾滿脰脰音豆○說文牟牛鳴月令中  
也脰也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  
自斂服箱以走職音義種去聲○職日光詩晚彼率  
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蹙塊  
常在艸莖人不憚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  
或穿絨滕或實俎豆尻說文尻臍也脊梁處徒登切  
也莊子繩絨也繩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羸服逐  
駑馬羸倫切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羸救自與  
菽豆也騰踏康莊出入輕舉康莊大道爾雅五達喜  
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善識門戶終  
身不惕碎頻亦切○碎避也史記項羽此揚喜人牛  
雖有功於己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  
受多福

解崇賦并序

柳子既誦永貞元年宗元為禮部員外郎以附王叔  
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于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

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崇也崇音遼○升太玄經干  
赤舌謂九也兌為口舌木君子以解崇也故  
赤也赤舌所敗若火燒城詩曰婦人傾城之由  
由生矣無喜而為之賦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熇音呼各三  
炎氣也薰熇上殫飛而莫遁旁窮走而逾加殫音單  
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紛揮霍而要遮滲音滲  
胡故切又與注同要伊消歌○谷渾也風雷號號以  
為囊籥兮回祿煽怒而噉呀噉音交切噉虎聲  
二切呀虛牙切○老子天地之間其猶囊籥乎注囊  
籥中空虛故能有聲回祿火神煽噉也噉阿也噉有  
貌口噉堪輿為巖鐵兮蒸雲漢而成霞演音他昆切噉有  
貌音敷蒸輿劣切○巖輿天地也蒸雲漢也盛言三音鐵  
貌巖高屬無底巖也巖燒器也蒸雲漢也盛言三音鐵  
不足以充於燎兮倒扶桑落棠膠轄而相又轄音

葛又初加切○列子夸父逐日道死其杖化為桑林  
鄧林廣數千里焉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  
日所浴九日居下海經曰居上枝皆戴鳥淮南子銜且  
大丙之御執若搏桑日入落穀注山名魯靈光殿賦  
膠輿無垠注廣大貌東京賦穀載膠輿楚辭馳驅膠  
輿而雜亂又膏搖唇而增熾兮炤掉舌而彌葩葩音  
脂也掉舌守見史記蘇沃無瓶兮撲無等金流玉鏤  
今曾不自比於塵沙鏤音鏤

魂十日石出獨淒已而煥物愈騰沸而駭斷駭音  
流金鑠石牙切一本作駭也○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住搜  
骸脚腰顛大駭也

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  
邇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豁天淵而  
覆原燎夫何長喙之紛拏拏音加切○書若火之赫  
也杜詩世今汝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

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進違乎狂奔而西儼盛氣而  
 長嗟不亦遼乎儼一作素非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  
 濯熱以清源滌瑕莊子刻子御風而行冷然善履仁  
 之實去道之夸老子大謙能執其衷而民好以濯甚除田  
 盜貨有餘是謂夸毗也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  
 華鋪沖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劉乎以遊於萬物  
 者始劉力周切又音柳始彼狙雌倏施而以菓為利  
 者夫何為邪

懲咎賦唐史載此賦曰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梅  
 也○魁按子厚才實高處伍君心之非固非  
 小臣之事吾亦不敢望於其人但或經血廷  
 諫或抱石沉河兵有為也其大知時不可為  
 則飄然引去自全身於奸邪之間亦無可者  
 而乃有觀面目失身於奸邪之間亦無可者  
 無歸至此辭甚矣其懲退其意悲惋差堪解讀  
 功業可立就坐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籍謂  
 蟹章閑理厄感鬱一寓於文為離數十篇  
 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成齒之笑者讀而  
 之悲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汚以閱世  
 今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今怪今昔之異謀  
 惟聰明為可攷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  
 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為師  
 繫縻一本作擊摩○說文縻牛上睢盱而混茫兮下  
 鞠也繫縻猶縻縻不絕之義  
 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睢盱  
 一卷鏡歌東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  
 蟹駁或作駁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  
 志相迎不及則始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  
 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

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曰正言  
 之所宜也易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老子夫物芸芸各  
 歸其根注芸芸華葉茂盛也禮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登進也嬰加也○此段格法全學遠遊道可受奉許  
 今而不可傳數語理玄意妙子厚其進於道耶奉許  
 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信乎策書兮謂炯然  
 而不惑許慎烟一作謀定命愚者果於自用兮  
 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為服  
 經服與息叶是也譏謀也詩謀定命愚者果於自用兮  
 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謂王區叔文之  
 屬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宗有疾應宗監  
 際也欲圖退而保己今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  
 忠兮眾呀然而互嚇赫一作牙○赫怒而拒物聲切進  
 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鑊音鑊而拒物聲切進  
 之明者今曩郡印而南適曩力道切○此漢書印何  
 若若耶曩音耶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莊子無  
 月再貶焉曩音耶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莊子無  
 鬼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磨靡之不息或从困切  
 也說文靡壯鹿也以夏至解靡凌洞庭之洋洋兮沂  
 湘流之沅沔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還迴還  
 皆作迴迴亦或从人○洞庭在今岳州廣圓五百里  
 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有君山湘江在永州源出廣  
 西興安陽海山流經郡界迴還湘口與瀟日覆暄以味  
 水合水至清雖十丈見底迴還不進貌日覆暄以味  
 幽兮勸雲涌而上屯暮屑宰以淫雨兮聽噉噉之哀

猿象烏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音埋噉音醫  
 玄宰蘇骨切○爾雅風而雨土為霾釋名霾也詩  
 傳陰而風曰噉噉青黑色屯聚也屑宰兩聲萃集也詩  
 ○其情哀其景慘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  
 似屈原涉江之遺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  
 魂攢鬱奔以紆委兮東淘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  
 兮盪澗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繫勞以榮纏



遙字本作搖疑古文通汨越筆切○小山上哀吾生

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

而生為年子厚之母盧氏卒於永州九逾再歲之寒暑

兮猶質質而自持質質昏也○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

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

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

而賦軻音坎軻音可曩余志之脩審兮今何為此戾

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脩審一作脩儻

皆非是○楚辭汝何博聖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將

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

羣禍之際也羣禍之際猶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

之峨峨却驚棹以橫江兮沂凌天之騰波撓或从木

折峻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余齒之有

懲兮蹈前烈而不頽頽音坡○楚辭循繩死蠻夷固

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

謂何

閔生賦按賦云肆余目於湘流蓋在永州時作

愚而滅齒當是惟柳柳州前也其言獨擅六

情哀旨自怨自悔雖其人不足言其志大補

悼也故懲谷閔生足勝昌黎復志閱言晁補

宗元與邪雅善蕭儂在江嶺開志書言晁補

天子定邪正海內皆欣然居治平終身爲

子者論陷如此豈非命歟然居治平終身爲

頑爲罪人頽有少取未能盡志此蓋以文

極矣其曰閔吾生之不幸喪志而爲此云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沉鬱以杳眇兮

涕浪浪而嘗流浪音即○楚辭紛逢尤以離滌注之

浪浪注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

莫余白兮雖違遠欲馮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

盡爲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離披分騏驎之

棄辱兮駑駘以爲騁玄虬蹶泥兮畏避龜龍龜音奴

作蜃非是○楚辭乘騏驎而馳騁說文虬龍無角者

莊子馮泥則馮足滅跡行不容之崢嶸兮質魁壘而

無所隱鱗介槁以橫陸兮鴟鵂羣而厲吻心沉抑以

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慙崢嶸音力耕切樂音宏魁口踣切

怒音敏○前漢鮑宣傳朝廷上淮南介鱗生蛟龍蛟

龍生龜壘詩傳鴟鵂龍母也淮南介鱗生蛟龍蛟

惡鳥攫鳥子而食者○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

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飛音銀蜚古

山名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零陵永州也屬楚蒼梧屬

南越郭璞云其山九點皆相似或云九峯參差互相

隱映流會於南海五水北注會於洞庭各出一云九水並

注於洞庭賦所謂波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

真國語舜勤民而野死是爲零陵然楚野之說如所稱真

者蓋又主竹書再逐舜終蒼梧之野之說如所稱真

舜囚竟後偃塞丹朱使不得相見緣切○屈原仕楚

子之悄微兮抗危辭以赴淵規緣切○屈原仕楚

所讒賦離騷九辯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

一作音馳列往則以攷己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岳而

企踵兮瞻故邦之殷麟岳魚咸切殷音隱麟音麟○

麟而軍壯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蒼蒼劫以揚氛空虛頽

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翳烏計切塊窮老以淪放

兮匪魍魅吾誰隣魍魎五凶切魍音瘞○史記舜仲尼

之不惑兮有垂訓之暮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

希勇乎黜賁黜賁切賁音奔顧余質愚而齒滅兮宜

觸禍以隕身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余



茲今胡為故國之為慕此結束仲尼老首丘之仁類  
今斯君子之所譽死正丘首仁也禮記狐鳥獸之鳴號兮  
有動心而曲顧號時則必返尋過其故鄉翔鳴焉  
乃能去之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  
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囚山賦

永貞元年宗元謫居永州元稹山自昔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  
以離迥兮若重墉之相褒與踴字同紛下一無對  
音豪○濠也二音壕 放下類以就順兮曾不敵平而又

高無敵平言其所平 沓雲雨而漬厚土兮蒸鬱勃其  
腥臊沓達合切漬疾智切腥蘇曹切○沓合也陽不  
舒以擁隔兮羣陰淫而為曹俗體也側耕危穫苟

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斯民小人攢林麓以為叢棘兮  
虎豹咆闐代狴牢之吠嗥闐一作積麓音嗥咆音咆  
叢而禁之咆闐虎豹叢棘闐謂囚執之處以棘

大也守牢之胡井督以管視兮窮坎險其焉逃作頽音鴛一本  
胡字上於督字而督注視無虛廢井而廢井也左傳宜朔

傳以管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嗷嗷詩哀鳴  
窺天

匪兇吾為桀兮匪豕吾為牢論語虎兇出於積十年  
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厚承貞貞元乙酉貶

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甲午為十年矣柳州刺史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

愈膏肓疾賦左傳成十年夏景公疾病求醫於

為二聖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日居

育之上膏之下膏若我何醫至此論疾不可為也

○晏元獻嘗書此賦云膚淺不類柳文宜去

少或曰公

景公夢疾膏肓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俯伏于

堂下俯伏一作伏身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

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

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捨亦猶卜和

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

處挺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挺居連切○地有雖九

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外彊中乾營字一作腕

言外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竭精氣內傷神沮脈痺以

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為

讖果不得其所餐大厲公覺召桑田巫言如夢公

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若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公

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夙陷而卒讖驗也

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暗寒短不足悲脩不足歡晒

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為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

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

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

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廈將崩非一木

之能止斯言足以諭大子今察乎孰是擇切爰有忠

臣聞之憤怨忘廢寢食辨標感數辨音關標神小匹

則散漫莫辛切善養命者給背鶴髮成童兒善輔弼

者殷辛夏桀為周漢音合○鮒魚名也非藥曷以

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匡而

忠義之心豈膏育之所羈絆羈居宜切余能理亡國之刑弊愈膏育之患難刑五官切君謂之何以醫

曰夫八紘之外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

則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紊也患出於邪佞身之憊

也憊蒲切疾生於火風彼膏育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

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余今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關

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以信義為封殖拯厥

兆庶緩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義和匪旻

熒惑見一卷貞符淮南子魯陽子與韓戰酣日桑穀

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義和日御也桑穀

生庭而自滅野雉雖鼎而自息桑穀雉雖二事並

天地之無親曷膏育之能極極一作拯醫者遂口噤心醉

踟斂茫然投奔針石匍匐而前禁巨禁切踟音局匍

切蒲墨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治字一作活吾謂命

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

荒淫為聖主保天壽為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

之勉旃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

論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封建論

按唐史宗室傳贊唐與疏屬王至太

古與三代時隆與名臣力百藥州縣雖治而

不獨議建諸侯而名儒與古論今而反復焉

柳宗元深探其本以厚古之論而致太平

必有封者深探其本以厚古之論而致太平

失應對其意不窮前之厚又極論變焉

章若龍厚而真論之厚又極論變焉

所無唐順之曰論之厚又極論變焉

一不強詞順之曰論之厚又極論變焉

總不強詞順之曰論之厚又極論變焉

請立諸等言始皇齊荆地遠不置以無便

遠相攻武如所封諸侯同姓誅伐然後屬

子禁今海內稅重賞賜之靈甚易制郡縣

下共苦戰不國休下置諸侯求其寧息

哉又復議是國天休下置諸侯求其寧息

人蘇所不能為聖人不能為聖人不能為聖

可無罪此所謂奪不能為聖人不能為聖

并於七國皆稱王行餘天為三代之時

侯為立疆久矣世之長諸侯之事足矣

氏為立疆久矣世之長諸侯之事足矣

理固當然如之始皇既萬年天下所宜

之智獨見也欲所謂六國論與子房何

未敢非之者耳高斯之論然房何世

成敗是之非耳高斯之論然房何世

聖人獨意唐太宗時魏李百藥顏師古

柳河東集卷三

則廢秩杜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

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必以地利自書

大必封建之曰凡有血氣必爭必以地利自書

契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

諸侯元之論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

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

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

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

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四三二



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始教得錯縱反覆由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  
而其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

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  
離為守臣扞城瓜如字邦下一有君守非是履一作

旦履字如左傳賜先君履字同義揚雄賦而豆天星  
履履字如左傳賜先君履字同義揚雄賦而豆天星

言封禮之變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

觀者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于宣  
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

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  
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

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立諸侯而建其少是  
伯御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睦懿公即戲

侯御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睦懿公即戲  
伯御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睦懿公即戲

都王室遂卑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三年

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射王中肩者有之左傳宣三年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射王中肩者有之

左傳伯禦之祝融射王中肩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

三年劉氏春秋隱公七年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

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  
未大不掉之咎歟盤音辰掉徒耳切說文遂判為

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  
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侯一作吞○史記十二諸

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此原

之所由始以下遂次郡縣之所由壞於以上不數載  
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其字無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

其貨賄賈鋤挺誦戍之徒圖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  
從子容切○賈山過秦論陳涉並起而亡秦卒將數百

之衆轉攻之秦山東秦後遂並起而亡秦卒將數百  
成敗異變何也國視驚愕也國視而起亦見賈誼論

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  
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立論精鑿累千餘言矣莽在日怨四字便可折倒曹

之纒心刻畫與其洽辭鼓鑄不能至此漢有天下

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  
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

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  
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

矣因平城十二年擊黠布為流矢所中因病而崩武

帝時主父偃請分王國封其子弟而王國遂繼漢而  
弱○唐順之曰篇法縱橫然血脈自井井

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  
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

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  
也叛將謂藩鎮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

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  
已何能理乎理本作洽避諱也○以下余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躋貨事戎大凡亂國多  
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  
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音

事戎謂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  
用兵

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  
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  
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重復發揮周秦事斷制  
反覆極論透徹勢如駿馬不可遏已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  
峻拔高屋建瓴水不可遏已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  
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  
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  
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恬勢作威大刻  
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  
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田叔傳文帝立叔曰叔  
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叔曰叔  
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不能堅守士卒  
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入乎故死者數百人是乃  
孟舒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得魏尚於馮唐唐謂文  
帝曰魏尚為云中守坐用功帝悅令唐持節赦復  
吏陞下雖得頗故不能用上功帝悅令唐持節赦復  
以陞雲聞黃霸之明審漢書霸傳霸為潁川太守外  
中守微士詣北軍馬不逾石坐發民治道不先聞  
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逾石坐發民治道不先聞  
歸穎川太守官八百石治親汲黯之簡靖黯傳  
如其前治官好清靜不苛細為淮陽太守臥拜之可  
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不苛細為淮陽太守臥拜之可  
問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拜之可  
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  
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  
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  
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  
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  
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  
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  
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連矣上或有斯必二字歸  
○說文歸結不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  
解也職目巨也

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  
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  
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  
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  
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  
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  
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  
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  
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立論未安但  
不識堯舜禹之建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  
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  
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  
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始夫天下之道理  
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  
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  
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  
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  
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  
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  
也勢也非聖人曰封建古之良法錯出於傳記寧知  
欲固之審若耶哉今日堯舜三代以勢不可而  
難固之審若耶哉今日堯舜三代以勢不可而  
命微子以繼商封同姓以彭彭同姓去矣楚庚管蔡且  
以公天下為也柳子何如焉封若曰湯武之親蓋成  
力耶苟不私其力則何如焉封若曰湯武之親蓋成  
秦會然所賴者特不私其力則何如焉封若曰湯武之  
八枝國益倍於前聖人豈欲武公天下下也不可以  
大抵子厚徒見魏晉人與思欲有所德艾且弗治為  
以來羣議蜂起彼其殘中狹慮期有所德艾且弗治為



志論純粹則又指為爽達之明且證之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倦志之謂也自今觀之求之為之信皆入爾何乃反謂之天其理果安在而子厚至以此易彼邪夫以廉取黨執迷終身乎吾今而後知子厚之所以為意會猶以未盡而少之子厚亦費於言哉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俾為至靈大者

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俾健中正純大哉乾元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

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

無隱眈眈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

眈音渾○說明離為天之用恆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

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

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恆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

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

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也授之於庸夫則仲

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恆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獸志之謂也

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恆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

一本所字或有斯字或曰子所

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邪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左傳昭公二十二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

夫弓以屈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不

取進仲尼曰守道與官不相離守官即守道

也故作不守道云然柳子所論亦謂守官即守

非聖人之言且謂官震曰以行道未有守官而

謂守道我之失官也守官非我論正矣然愚猶

董狐為史官以死是官與道俱守也舍是而

不可而言曰守官守道未嘗不守也唐順之曰守

從國語中來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

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

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

之者誤也者下一無也字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

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

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

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一本作命是以行

分明疎明甚佳切只握以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

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

存也行戶即切○左傳會朝之言必闕于表則又示

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

道之所由也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殿置其輔注

者亦謂臣也出左傳陪臺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

懲扑普卜切遠鞭扑桎桎辜辜斬斬殺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去

撲撲小擊也桎桎者周禮上罪桎拳而桎桎手械拳兩



手共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

者之和之至也問切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

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

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

古之人不與也引經證事實繁紆委曲仍折到守是

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不為不仁函人

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一本

無也字下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作也

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

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一本失官

二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傳之者誤二句

應是三見一叫一篇中子厚章法

時令論上呂不韋集諸儒著月十二月紀名曰呂

禮家記事者抄合之禮名之曰禮記或言之

以政事必皆因時致宜所謂舉者舉之意大抵

則時舉可知戒者戒之時則時戒可知固

非必俟時而行亦與時而戒之者人子不

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此正論也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

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

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按曆書

候故十二月為七十二候迎數之也日月朔望

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步氣謂推步氣謂二氣也

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

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

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書洪範一五行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水二曰火

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凡政令之作有

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

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眾經古定切術去聲按禮

記作毋道曰徑術與遂同田之溝洫也審而端之使

險原隰以殖五穀之所謂也阪季春利堤防遂溝瀆

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禮記季春之

命野虞漬田蠶器具曲直蠶綱百工咸理毋出九門

軋于牧犧牲勸農舉書其數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

衆勸農勉人故民皆作人禮記作勞農勸民以避唐諱

故禁止之仲夏班馬政聚百藥按聚畜百藥發在禮

馬之政令周禮團人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禮記是

夏行水殺艸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禮記是

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薶行水利以殺艸孟秋納材葦

之屬記此一句在季夏非孟秋故曰材仲秋勸人種麥

種去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

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為炭按禮記合

積聚在仲秋今作季秋皆非是○五穀之要言租賦

所入之孟冬築城郭穿寶窖修困倉謹蓋藏勞農以

休息之收水澤之賦實音豆審音教困區倫切藏才

城郭穿寶窖修困倉三句在仲秋勞孟冬非是○寶

民飲酒師收水泉池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陰盛

則材成竹伐而取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糶

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禮記

雷射御在孟冬自合諸侯至之斯固俟時而行之所

謂敬授人時者也候授人時見虞書謂耕種之其餘

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孟春元日郊廟百祀如

上帝仲春玄鳥至之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

日以太牢祀高禘之類

日以太牢祀高禘之類



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  
省息井切囹音零圖音語○省察也審也囹圄也圖  
止也禮疏云周曰圖主殿曰美里夏曰鈞臺囹圄秦  
獄名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  
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傑禮記玩切○傑俊以  
才言贊則引而升之也賢良以德言遂謂使之得行  
其志也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舉謂選而用  
也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  
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勵禮記仲秋養衰  
老授几杖行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察阿黨易關  
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  
之無用者察諸本皆作舉字無理按此句呂覽作察  
阿上亂法者禮記作察阿黨其為察字甚  
明柳子蓋用禮記全文也大抵舉字形畫相近傳寫  
者誤耳今特正之披禮記易關市來商旅在仲秋非  
也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  
作已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  
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  
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  
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  
旱沉陰氛霧寒暖之氣飄風禮記作疾風○爾雅扶  
搖謂之疾風謂風之回轉也  
大疫風效勳噓瘧寒疥癘之疾效若代切勳音求噓  
說文勳病寒鼻塞也禮疏勳者氣窒於鼻噓蝗五  
者聲發于口皆肺疾也禮疏勳者氣窒於鼻噓蝗五  
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與之異莠音有○螟  
蟲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胎未生者寇戎來入相掠  
天方生者

時令論下

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  
流亡遷徙之變掠力灼切境禮記作竟堡作保字同  
而依以若是者特替史之語非出聖人者也然則夏  
為安也若是以夏后周公之典謂此也

時令論上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  
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上上忽  
先生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  
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  
也不為之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不為時字  
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  
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  
之使前人之奧祕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邪  
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  
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行字下一防昏  
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  
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  
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  
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  
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  
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焯  
焯明也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  
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袤其有豔然而不  
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奇居宜  
邪同歸魚中切○奇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  
表不正也字見周禮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  
有勁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  
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夫立大中去大惑捨  
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  
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斷刑論下

黃震曰斷刑論下謂賞務速不必春夏罰務速不必秋冬是矣而謂蒼蒼者焉能與吾事古之言天以愚蚩蚩者耳何言之無忌憚若是哉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

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左傳蔡子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使秋冬為善者必俟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冬無春夏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夏字無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音毆

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無一本刑下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一正

文勢如關河放溜一瞬千里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熟或作孰非是當取孟子

之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矣乎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詔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

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贊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史記魏其大將也衣赭關

三木後漢范滂傳皆三木囊頭三木謂項手足皆有械也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

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更平聲或作吏字屬上句痺足氣不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至病

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怨號並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辨論未為確當豈固圍之

也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艸木而殘之艸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感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疆名也曰當斯盡之矣泥乃計切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太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說文蚩蚩或者

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

德宗貞元十五年三月甲寅維西節

千餘人而去九月丙辰詔命諸道進兵討之時公為集賢院少監字伯康

論侵伐之前先自有一段工夫此正得其肯綮

蔡童宗說曰公此論意謂淮右一方負固似

不足動天下之兵誠有此理然自少誠死  
元濟繼立十有八年而兵不解迄憲宗元和  
十二年始克平之則前日之所以

申其惡於天下者亦所不免哉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說見左傳莊

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

服則侵之負固也固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

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

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賸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

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

動必克矣賸音賸一作賸一作賸然猶校德而後舉量

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用其人一日義有餘二曰

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

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詰誓徵令不過其隣

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

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

公之而鐘鼓作焉左傳注伐者鳴鐘擊夫所謂侵之

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墜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

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暴音致文告修文

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

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

鐘鼓或作鼓鐘○左傳注侵者周道既壞兵車之軌

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

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

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

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

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一束有力斃前面合是二

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

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左傳隱公三年公弗禁石碭諫曰愛子

夫賤妨貴少陵長遠謂公之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

弟敬所謂六逆也謂公之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

聽此謂石碭之言亦是有特其淺者耳陳仁錫曰

筆現現然古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

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

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

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閒親新閒舊雖為理之本可也

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

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

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

所謂遠閒親新閒舊者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

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閒之其為理本亦大

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

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二者擇君置臣

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一本之字為書者執斯言

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無

矣自中人而降守是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

焉敗一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

亂貴不足尚也晉世家厲公多嬖外嬖欲盡去羣大夫

公因之迎公子周而謂公之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

立桓叔之後使謂公之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

者七桓叔之後使謂公之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

立桓叔之後使謂公之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

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親不足與  
也宣胡光切○張祿苑雖也穰侯專秦攻取無慮日也秦昭王母  
知有十九年秦拔魏不聞有秦王曰廢太山東魏時謂秦  
侯田文為相楚起以成魏成也吳起專魏有功至武侯立  
是以魏之楚起以為相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與  
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晉史苻堅  
見如舊聖繼立遂論猛為中書侍郎日見親幸特進  
是羣臣見猛皆屏息堅曰熾矣史記李斯自始皇時  
已用於秦然胡亥嘗有私於趙高及即位高遂誣斯  
族二世乃以趙高為相三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  
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  
辭則競跪而不安甄倪結切跪五忽切甄疏一本作  
兆書甄兀即此字○易困于跪跪柱不安也謂之是  
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  
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  
而咻之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人  
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  
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義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

田陽樊去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

寺人教觀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之經蓋以

勿食故使觀曰朱泚賊故所以左右神策天

唐自德宗憲宗憲宗憲宗憲宗憲宗憲宗憲宗

威等軍德宗憲宗憲宗憲宗憲宗憲宗憲宗

提禁兵威人尤甚矣故在此官其視晉文公

原守於寺人尤甚矣故在此官其視晉文公

五年其意實憫當其時亂者則之禍速憲宗

意如夫○故篇看其亂者則之禍速憲宗

法無一句作綱領謝妨得此柳文得意經思句有

謹嚴釋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教觀以昇趙衰

也衰初危切○寺人內小臣也即今之宦者教觀寺

人名趙衰也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以承天子樹霸

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忝王命○集音薛○虞

因承接下分開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

鋪敘又極有力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

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

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之衰

賢一句回 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

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吝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

豎其可以為法乎 宋如晉告急先軫為晉謀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先軫佐下軍專見左傳 且晉君將

冀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

以與進豎刁以敗桓公一本鮑叔牙曰周莊王十一年齊

仲歷數其不可公卒用三子而三子專權則獲原啓

自是因內寵殺羣吏擅廢立無所不至矣則獲原啓

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與跡

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

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左傳

十八年周襄王命以綏侯伯曰王其後景監得

以相衛鞅鞅於亮切○史記景監秦孝公之龍臣也

王為其後去鞅公孫氏衛之諸庶擊孝公之龍臣也

監曰汝若可與語弘石得以殺望之石顯自宣帝時

矣鞅遂用於秦弘石得以殺望之石顯自宣帝時

久典政機元帝即位委以政事蕭望之等罷白書為

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誤之者晉文公也誤一閱

如霖曰說望刑人之義由誤之者晉文公也誤一閱

深論一節 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

問也問非失舉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

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

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盾徒本切○左傳宣公

國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穿其君以於

朝盾宣子名也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殺其君高

顧之藥曰卒驟嚴得韓之奇世一結筆力尤高○

駁復辭議 駁音剌○徐元慶復讞事見唐

慶然後旌其閭墓時韓之奇世一結筆力尤高○

立論元駁云其閭墓時韓之奇世一結筆力尤高○

固未可漫致優劣得句但韓之奇世一結筆力尤高○

也無一字懶散理精而文左氏國語之流

亦不可少謂子厚設大法以理順人情又不可

歸罪師韞所殺時為下却師韞卒能手亦父讎束身



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  
 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其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  
 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旌其閭墓臣聞禮之大  
 以褒其孝義可也議者以子昂為是是  
 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  
 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  
 理一作洽○唐順之曰以禮刑大本上說起是議論  
 大根源處且謂誅旌不得並破其首鼠兩端之說最  
 有意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作不  
 得也也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  
 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  
 所以向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可乎音贖  
 國者賞不僭刑亦不濫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  
 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語說得細二嚮使刺  
 識其誠偽攷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  
 判然離矣三反○讞讞罪也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  
 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  
 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元慶  
 或只作君字非是號音豪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  
 ○籲呼也書無辜籲天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  
 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  
 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  
 不暇而又何誅焉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  
 千萬世不朽之談足為元慶洩憤其或元慶之父  
 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  
 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  
 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我音牆悖音字驚音傲○樓助曰死于且其議曰人  
 吏死於法等語判精詳真辨折得倒

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  
 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讎  
 曲直暴寡脇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以甚哉一作不  
 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  
 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  
 地官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  
 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公羊傳見定公  
 謂罪不當誅也又一往一來曰推刃今若取此以斷  
 不除害謂取讎身而已不得兼其子且夫不忘讎孝也  
 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始見此且夫不忘讎孝也  
 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  
 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  
 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  
 錢穀曰慶而深抑旌誅不可並至此以達理閣請下臣  
 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  
 葉封弟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  
 伏因請擇曰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  
 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此則桐  
 葉封弟史佚成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  
 之見封弟史佚成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  
 絕無謂同之弊李性學曰維健風肆有懸崖  
 峭壁之勢唐順之曰此與守原讓封建論三  
 篇所謂大篇短章各極其妙孫鑠曰老吏手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  
 弟於唐小弱弟謂唐叔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  
 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  
 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  
 之主其得為聖乎中法辯○此且周公以王之言不  
 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

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一無折倒使凡王者之德在

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

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

教王遂過也二當字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

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

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邪從逢迎也

李性學曰觀其節節轉換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

辨難分明易見模樣次第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

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

智貌小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佚音逸史佚周武

不指定史佚又說一難在此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公時人

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鄭繆公名蘭立於周襄王二

靈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

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兩可之說而無抗者

史記鄭繆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

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鄭殺其相駟子陽是歲

周安王二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武侯二

公十年虛其切古文傳字不知向言魯繆公時遂

誤為鄭邪不然何乖錯至如是一字之誤乃爾校其

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

時湛字處度東晉人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

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渚子季咸等皆

出列子不可盡紀放方往棘狙子余切棘字子咸

湯大夫狙公好養復後者宋人紀姓渚雖不槩於孔

子道然其虛泊寥闕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

而其心不窳易之道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

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邪熹

曰孟子莊子事實俱好列子語佛氏多疑其楊子書

皆好高而少事實因言列子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

語溫純故柳子厚常稱之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

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

通知古之多異術也楊朱力命列子二篇公孫龍第

子仲尼篇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李暹注文子其傳曰文子姓莘名研文

師事之於本受業於九篇而已唐志錄暹注又

有徐靈府注與師古所以稱與文子並時而李

周平王問疑依托者然三代之書既經秦

高燼之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

厚為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又曰上學則

神明智者心之府言曰神者智又曰上學則

愛又曰觀其所齊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

害之此亦學之一端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

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考即其渾而

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

剽竊曉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

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眾為聚斂以成其書歟

堯或作堯又初加切牙朱加切○曉山高貌說文

手指相錯牙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周氏說文

文子一書識如法儒墨諸家皆以其說入之氣脈皆

不相應其稱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辯折明快末段稱孔子弟子雜記其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生於周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孔子曾子老而死是書記卒時七十二曾子年二十六

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

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

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孔子既歿諸弟子思

子相與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有所問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坐也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

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樂正子春子思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童宗說曰堯曰首章之言從來揖遜征伐之說皆萃於此若非聖人諷道之餘其何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

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問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

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也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覆敷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上之一作上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下之言禪音擅下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然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

辯鬼谷子

史記蘇秦張儀師之隨志有鬼谷子三卷序以謂此書即張儀三卷儀有樂陶弘景注今三章序又謂此書即張儀三卷儀有樂陶弘景注今三章序

經持樞中經三卷儀有樂陶弘景注今三章序云謂此書即張儀三卷儀有樂陶弘景注今三章序

至所以謂此書即張儀三卷儀有樂陶弘景注今三章序

要取者老短長厚以其怪謬異甚論鬼谷子

甚得崇正柳意厚云武公柳子皆論鬼谷子

而巳如柳檢飛之術實於今之常態是知漸滴之秦

後欲不讀是書觀二子之言事皆得自然符契

治吳端者當塞其源去惡木者當拔其根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能非一作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始有之列於縱橫家鬼谷子後出而險豔峭薄

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攷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法鸞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書七章是也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其行事齊晏嬰也嬰相景公此書著春秋崇文總目則謂晏子八篇今亡此書蓋後人採掇其事為之則晏子更別自有書也未知果否○儒墨之辨不可不悉昌黎乃謂也辨生於末學吾恐未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晏子對曰昔者泰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棗至東海而指其布彼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又公孫之田開疆古冶子計功而食之公孫無禮晏子言於公孫之田開疆古冶子計功而食之公孫無禮晏子持楯而再搏乳虎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杖兵而禦一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計功而食之公孫無禮晏子言於公孫之田開疆古冶子計功而食之公孫無禮晏子出可以食桃矣而殺之左率馬尾右擊龍頭逆流而步不讓是食也然而二死吾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取桃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之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一結大有一幹處

辯亢倉子

亢倉子亢音庚○庚列子有亢倉子史記作亢倉子唐來處語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世無其書開元紹號亢倉子為洞窟真君求之則謂天寶元庚紹號亢倉子為洞窟真君求之則謂天寶元士補元取諸子為洞窟真君求之則謂天寶元外飾可異也周俗以沙筆曰感天桑楚固寓切然撰亦可異也周俗以沙筆曰感天桑楚固寓切然用諱取政術精巧蓋未識庚桑楚者指唐事又補賦以廣引侯放率是獄案未識庚桑楚者指唐事又補道不煩一書可讀自合孤行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

無事實長於塊壘又烏罪切累音墨又力罪切畏累

虛篇名也史記莊子傳注按莊子畏累鄭氏

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篇首所載與莊蓋周

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

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

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亢倉子有

辯鶡冠子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子楚人

九號焉唐志亦有鶡冠子三卷今其為書因自

云其博選論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解

其詞而悲之即此書也可子厚所辨鶡冠子

自謂其非全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盡鄙俚言

柳說為長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鵬

似鴟不詳烏也誼在長沙三年有鴟飛入誼舍止於坐隅

為賦以自與鶡冠子世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

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

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鸞賦以  
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是確論太史公伯夷列傳  
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鸞冠  
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邪  
假令真有鸞冠子書亦必不取鸞賦以充入之者何  
以知其然邪曰不類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碑

箕子碑箕子名胥餘紂威也馬融王肅以為紂未  
 又知為淫但食於刑故子諫不聽人殺身以可  
 君之惡而自說知民不用而忍焉也殺身以可  
 然且為之不以祥莫大焉乃解衣披髮伴狂遂  
 隱而鼓琴以自悲及武王既克殷乃訪問箕  
 子為之陳其自悲及武王既克殷乃訪問箕  
 鮮子不臣也其自悲及武王既克殷乃訪問箕  
 震曰三仁起論明於箕子之道善矣但恐不當於  
 禮重人分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

及民正蒙難也易內難而能正其志殷有仁人曰

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懸

勲焉謂下易詩書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

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書今天進死以併命誠仁矣

無益吾祀故不為謂此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

國故不忍謂微音預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

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護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

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明夷正蒙難也蹟音類○詩

保其身書囚奴正士謂箕子也易及天命既改

注夷傷也取日入地中明夷之義也

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

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洪範

也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

彝倫攸敘彝倫常道也

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殿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鮮音

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相傷以

作樂治朝鮮民犯禁入之朝相殺以當時禮義相傷以

數饋相殺者男汲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辭是以其

人五十萬難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辭是以其

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  
 飲食以遺豆為可貴此仁賢之化也按朝鮮東夷地  
 屬武東外封為高麗王二十年仍更名朝鮮率是  
 大道素于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數紅切  
 俗體也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  
 正作叢也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  
 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  
 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先生隱忍而為  
 此其有志於斯乎語極淋漓感憤故唐某年作廟汲  
 郡歲時致祀汲郡謝枋得故都今為河嘉先生獨列於易  
 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護宗祀用繁夷民其蘇繁或作係  
 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為王憲憲大人顯  
 晦不渝與盛貌淪變也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  
 躬不陋為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俾不可  
 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誦而伸卒為世模音易  
 象是列文王為徒難易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  
 子以大明宣昭崇祀式孚謂唐始立古闕頌辭繼在  
 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此于厚在永州府吳營唐志道

此碑按論薛伯高評曰唐書科舉出後世而引

指元確宋非京贊唐是已失矣其厚碑反

氏下可乎人厚皆失門高第者顯顯其非類

其聖言品取不其所長序可以謂後世之

重難非名王未之論則薛得為賢守柳子得為通

於志乎嗟夫伯高論則薛得為賢守柳子得為通

矣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

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

王之廟薛伯高名景晦按集有斥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此云某

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即禮所稱先師

三日後甲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於庭禮

如服之服又祭羣小祀則玄冕而下惕焉深惟夫子之祀

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

展誠宿燎設懸鐘俎旂章粢穆布列周天之下燎力

轉音尊周禮司煇氏凡邦之大事共贊燭庭燎注

云樹也禮記月令以嗚呼夫子之道閱肆尊顯二帝

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庫陋椽棟毀墜曾不

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音輝

外說鬼神之類也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

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類宮之

制類與洋同○衍廣夷平也墉城垣也禮是日樹表

列位由禮致宜注立八尺之表夏至則景五寸冬至

尺則景丈三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逾年

而克有成儆即就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

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羸且不

竭禮羊至切毓與育同羸音盈○序廊也肆幣也周

乎母權子而行若不重則多作輕於是由是邑里

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

程更平聲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論本統父慶

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長上聲升堂兩

所謂安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開元

為坐像顏子等十哲余案月令則曰釋奠於先聖先師

國之故也則曰舍菜一本作則曰則曰入禮釋奠

樂告誠祀其師以示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

嘉筮鑪既成鐘名九年八月丁未公祭於新廟退致

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九年當作十年

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誓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晉

于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

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

探夫子之志攷有國之制光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

荒服移為闕里闕里孔子故居在兗在周則魯侯申

能修類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

其贊魯僖公名申詩魯頌泂水矣僖公也漢書文翁

難侔于蜀蓋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

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蒞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

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

陳器州邑攸同咸忻以敬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

之逢希音咄咄其原既夷且大鳴均勻二音○詩咄

壘田渙渙其流實環于外詩濼與濼方渙渙作廟有

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廩伊

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伊位或作女位新宮既成崇

報孔明千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冷體莫不充盈歸權于心父子弟兄千或作于欽惟聖王厥

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疾其多或音公斯致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作咸公錫于天眉壽來加詩

錫公純嘏公賚于王休命是荷荷音何師于辟雍眉壽保魯公賚于王休命是荷

大邦以和侑醕申申王道式訛訛音亂漢山傳此言景晦將入焉天子三老養於酒食已而頌祝億

意云諸儒作詩思繼類水不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此于厚刺柳州時作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然一坤曰惟柳州古為南夷

不能威雅音推擊音計○柳州在嶺南今屬廣西古

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

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

孔氏之道尊而明事以水切○周禮職方氏辨九服

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是歲

獻三官衣布泊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儻功完舊

安神棲乃正法度祇會羣吏卜日之吉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

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

若茲教以寧其神易聖人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

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謂于

也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祭之日

貞元十二年夏泊秋不雨稽于終南山漢表謂者掌實贊受事灌嬰

使中謁者禱于終南山為中謁者後常以闕人為之

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鑄租賦專奏遂命鑄

不實遂貶撫州觀此則十二年之旱可也

屋令裴均虔承聖謨創制祠宇屋縣名今亦屬西安

板榦藝柱礎陶甍甍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筵六音

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抃蹈布墊於是邑令

與雲雨致于祭法宜在祀典奠安惟終南據天之中

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

室華去聲○襄斜二谷名梁州記方石城漢上七

在漢中龍首隴山也今在隴州商顏即西嶽在華陰

潼關也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

載焉紀堂條枚秦風詠焉璆與球同音求璆音林紀

非是枚瑣本名玉名璆瑣石南棹物至于鳥負厥貢

惟球珠瑣玕球玉名璆瑣石南棹物至于鳥負厥貢

堂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今其神又能

對于禱祝化荒為穰易診為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禮

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祝一作祀診音辰○非我后

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

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明時若豐我公

田遂及我私詩雨我公田柔盛無虞儲時用充儲音

也爾雅供時具也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

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祭零

皆有準程祭音詠零音于○祭祭名周禮祭門祭用

顧惟終南祠位痺陋不稱顯名痺音卑爰降制詔充

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

災愆陽化為豐穰實我奏盛盛音成○左

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鑄京

鑄下老切○詩宅是鑄京鑄京武擁其嘉休眷祐于

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奕奕俊

新廟奕奕後祀承則絜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奮夫

刻堅石永世飛聲此詞用秦碑體○頌宣聖德篆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此碑與上篇同時皆禱

雍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恆寒水雪之積

未嘗已也雍於用切○雍州謂秦地雍梁皆禹貢九

不消六月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

禱之癘疾崇降則禱之咸若有答焉者鬼災曰禱崇

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

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令于旬邑尹謂

字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莖夫謹

謠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闕文

碑陰文韓臯裴均蓋有勞於二祠者也故

時尹韓府君諱臯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尹諱

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

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

到切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

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人

博愛之道洽于鰥寡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於

強禦鰥姑頑切切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

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

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傳株戀切易以破韓

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旬服最今茲設廟位神神

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

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永州縣四湘源其一也公時為

女英事見韓昌黎黃陵廟碑紀之甚詳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天火司功據

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中



丞清河崔公能唐有司功參軍守攝也以司祇栗厥

戒會羣吏泊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致羸羨

均節委積委於偽切積子智切○羨餘也周禮遺人

皆聚咸執牘幸至于祠下說文牘書版事所以書楚

之稽度既備備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迺

擇迺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音植也洛切埴

字見漢書猶言上流也十有一月庚辰陳寔薦辭立

埴埴也擇編竹以渡也

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

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

授受內若器瞽上承輝光克艱以又德罔不至義音

若順也書瞽帝既堯死神亦不返史記舜踐帝位三

子父頑母歸二妃從舜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歐殺戾

不及道死於沅湘之間

孽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大刑歐殺音區非奸音

有翼其恭有茲其馨切音也沉牲受告卽石是銘禮周

以禮沉祭山林川澤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嬌泖神位湘游嬌俱爲切

妻舜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下二女於嬌泖也泖水之

居瀟水之泖也揆茲有初克碩厥宇碩壯也唐命秩祀茲

邑攸主毛牲既醜椒馨爰糝胤于萬年期保伊祐音

全肅拍逼切音餅一本作肆精先呂切○周禮牧人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毛之取純毛

也說文牲胸也驅而醜之詩有椒斯馨糝祭米也

百物注牲胸也驅而醜之詩有椒斯馨糝祭米也

潛火煽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龔地他昆切

風而火盛貌左傳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龔給也注邑

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節梓木負

埴載流于江旣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閒左右率

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音神旣安止邦人載喜奉

其吉玉以對嘉祉王主一南風潛滑湘水如舞將子無

謹神聽鐘鼓音音晉謹一作護豐其交報邦邑是與

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鏡娥碑按史云鏡娥字瓊姬鏡州樂平人父名

其禮葬父及城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

事甚卓異而文未稱

鏡娥爲室女淵懿靖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

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卒七娥聞

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

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時娥年十四哭

死俄大驚震水蟲鄱旁下民悲感怨號以爲神奇怨

案號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墓今

平難東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詒一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念貞

好靖不游纖葛締紵克供以修纖思廉切締丑蒸蒸

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乎一作於匍匐

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

形枯號一作西沔匹候切又薄北切形枯父屍旣出孝

質已殂龜鱉鼉鼉有蛟泊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

怪異形適與我謀鄰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

槐罷誅劉向列女傳齊傷槐衍之女精齊景公有所

於是衍醉而傷槐使人守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

於晏子之門曰妾聞明君不爲六畜傷人民不爲塗

傷樹而毀人其君乎晏子明曰朝言於鄰國之皆謂君

犯槐之囚出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謳烏侯切亦音區

犯槐之囚出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謳烏侯切亦音區



能渡趙河津者女趙簡子南擊楚至河津吏醉臥不  
 且來恐風起波神願持禱而前江子渡用楫者  
 勝一發人烟願備父節許其醒而殺之簡子不施漢笑  
 簡子發人烟願備父節許其醒而殺之簡子不施漢笑  
 淳于史少漢文烈帝上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  
 肉刑法事見烈帝上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  
 漢刑法事見烈帝上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  
 能按節志烈帝上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  
 濟而節志烈帝上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  
 五日吟澤畔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時年十四號慕恩野  
 為傳恆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  
 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  
 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橫道上即謂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

君雖陽廟碑并序山南府君雲雲魏州頓丘

雲雲乞師於賀蘭進明不果如諸事詳碑中

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云○南公

固是偉人子厚乃以此靡靡之屬云○南公

生黃文震曰與子厚事始不類當對全似韓柳

然近世海翁書陳仁錫曰此乃其晚年所作殆

而翰文之意自一格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官當事不避難夷平也圖國

忘死貞之大左傳趙孟孫曰死貞也利合而動

乃市賈之相求古音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施去

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

代而特立者也州今為河南歸德府宋時惟南公天

與拳勇神資機智詩拳勇也無勇藝窮百中豪出千人

中去聲○史記養由基去步射之發無不應百不

遇興詞鬱眉之都尉郎武皓少問何時見百老

其老也武景帝姓老名顯尚少文陛下好而臣已好文

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數奇見惜挫援臂之將軍數  
 也又廣為人長援臂射亦以李廣數奇注奇隻不肩  
 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畫音天旋虧斗極之位  
 地屹積狐狸之穴圯音起○親賢在庭子駿陳漢以  
 佐命莽佐命官至國師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  
 晉王衍字夷甫嘗與東海王越共討荀晞越晞眾推  
 衍為帥衍辭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勸執衍等問以  
 勸稱尊號○勸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  
 懸合計謀大同許劭于切○許曰又誓鴻武旅以  
 遏橫潰橫音孟切裂裳而千里來應文選脫未為左  
 袒而一呼皆至漢書太尉以一節入北軍柱厲不知  
 而死難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日以為不知世之居  
 臣者不知其狼曠見黜而奔師傳文二式祗二切○左  
 遂以委右箕之役先軫之振驥失戈狼曠既陳以  
 師死焉秦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力志公以推讓且專  
 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疆謂賊囚張通  
 州張公巡率吏哭玄元祠入守而百雉齊固也城高  
 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也入守而百雉齊固也城高  
 檣城上為雉謂賊者千餘也入守而百雉齊固也城高  
 非要害至謂德元載三月真元令張巡起兵討雍丘謂  
 巡與之合有眾所殺黃元引軍進至雍丘將保江淮之臣  
 庶通南北之奏復黎書諸臣之傳後陽委事于王也昌  
 亡其誰天下之不拔我義類抗於睢陽雍十二江巡沮  
 許遠告急於巡巡引兵入睢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斬要遮凶氣連沮此謂巡至睢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尸于漢兵已絕守疏勤而彌堅在疎勤國而龜茲起  
 援數士單少拒守歲餘無虞騎雖彊頓肝胎而不進音  
 哈哈國將軍○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平三



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從無人道破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

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淨音惟公信以許其支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

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卓音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

矣其志不亦宜乎南公生平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後漢溫序字次房為西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寇翦荀

宇所執欲降之序不從伏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為鄉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

可繼漢書宣帝乃反舊瑩焉麒麟閣中即圖之詞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瑩焉麒麟閣中即圖之詞

等十人圖畫形貌于麒麟閣至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笑充國適召黃門侍郎揚雄即趙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難乃漢寵死事周崇死政並見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

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焚焚羣凶害氣彌盛含切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封大也左傳吳為封屹彼

睢陽制其要領屹魚乙切豕長蛇騰食上國高貌漢睢陽制其要領張壽傳注豕長蛇騰食上國高貌漢

領者則執要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在穴中衣者則執要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在穴中

偵偵丑正切又猪孟切○衝謂衝城車詩臨衝閑偵偵丑正切又猪孟切○衝謂衝城車詩臨衝閑

將至推之穴中欲令木末置鐵鉤之使不得退將至推之穴中欲令木末置鐵鉤之使不得退

也鈴馬非艱析骸猶競羊傳鉗馬而宣公十五年公也鈴馬非艱析骸猶競羊傳鉗馬而宣公十五年公

告噤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衝前序見寇力東盡兇威西恧孤城既拔渠魁受戮也渠魁謂安慶緒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勳烈孰與齊躅踴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性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游萬古英風大曆十二年四月

唐柳河東集卷第五

二月以南霽雲子為歙州別駕又貞元二年四月

唐柳河東集卷第六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六祖惠能也姓盧氏新州人化姓

于新州國恩寺禪宗時賜謚大鑒禪師碑元和中

靈異端外說之文縱有之亦只論以吾道子

厚南遷始究佛氏之法誤也伯溫曰東坡詩古

今此亦崇佛氏之美太白禪師碑之厚又欲寫南

華人但寫潤明子美禪師碑之厚又欲寫南

則辭之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元和八年十二月以桂管觀

風人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

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

祠部符到都府都府也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

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江切

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

感悼涕慕如師始亡愚民伎佛其因言曰自有生物

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詩乖淫流莫克返于初

勳○詩亂也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

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

所謂生而靜者禮記人生而性也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

譏之空術益顯摩當作磨莫本切○後魏大和十年

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付授達摩衣

鉢浮海而來至梁詰武帝問曰非為之乎曰朕造

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隨形雖有非實不悅乃並無功德

毒而卒少林寺祖六傳至大鑒達摩二祖惠能可

私忍是為三祖忍傳惠能是為四祖信傳大鑒始以能勞

傳能初見忍師忍試之曰汝從何來對曰嶺表來參

禮惟求作佛忍曰汝作何功德曰願竭心力抱石而春供衆

衣鉢道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

居曹溪志略○咸亨中未遇忍師嘗住韶州

後十六年居曹溪寺取乎道也何異却行統志云于遂去

香口上流必有勝地竺國僧自西來洗船曹溪口開異

法今大祖南華寺是也演為入師會學去來嘗數千

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

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

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

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高僧傳武帝降曆書

簡往詔復謝病不起薛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先癸丑

卒至元和十三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

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

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元和五年七

南都護安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船聽命咸

被公德身毒浮圖胡是也又西南夷漢注音篤一名

曰捐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音道又音毒○蕭羽

如斗或在巒頭或在衡茲南海按韓昌黎祭馬韓文

安南都護府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交州

唐史乃云總自安南都護遷桂管經略公此碑州

海非桂管也或以正唐史之誤南屬國如林不殺不

怒人畏無壘或云周禮壘當為驚愕之愕也允克光于

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

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說文乾上



摠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厓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  
 陳惟道之衰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  
 趣軼徒結切○說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鑿咸  
 護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  
 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遺盜越百有六祀  
 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諫  
 復奏復也注見前卷雖陽廟碑 光于南土其法再起  
 諫累前人之功德而述之也 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  
 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  
 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南嶽彌陀和尚碑子厚貞元十八年為藍田尉  
七月後作按南嶽即衡山也在今湖廣衡州府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嶽大長老

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

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度徒洛切○子厚嘗為般舟

舟和尚即此所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

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艸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

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植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

標以為僕役而爇之乃公也標音西標音薛○詩薪

說文爇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

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

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

不營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

施之餘則與餓疾者不尸其功施去公始學成都唐

公次資川說公說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

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

化者以萬計五祖忍公姓周黃梅人與四祖道信並  
忍惟唐公真東山寺故謂東山法法照智說皆學  
及衡山承遠未詳○金陵語錄定有出定入定之意非  
由字一本作中○金陵語錄定有出定入定之意非  
若士無所不定慧者見微而已不若止觀無所不見  
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  
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  
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  
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

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

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其中一作放服庇

艸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夫

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

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

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岡叶幼曰弘

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之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此子厚為永州司馬  
時作按岳州今為府

屬湖廣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

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

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

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邪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

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邪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

戒為之墉惠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

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

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

而止苦澁胡切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

而止苦澁胡切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



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般此未切若而也切○嗚呼

佛道逾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

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高僧傳昔佛

三世至龍樹始用文字廣第一義諦嗣其學者號法

師由是與三觀之學治智者大生物流動趨向混亂

惟極樂正師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

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

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閩

者五十祀徙居一作徙于楞音稜伽和音凡所嚴事

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

葬岳州南陽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

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嶽戒法歲來待師會

其終遂以某月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

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

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

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

師以顯示俾民惟新門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

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

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數數夷

葬從我師無志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益切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

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大曆四年八

史楊炎同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

閒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中建

二年十一月炎自左僕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為岳州

射取崖州司戶參軍北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

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

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

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弘農楊公某揚也將終命其

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

州刺史李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

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上

聲○刺史李某一本云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

李位子厚集有位墓誌揚元和四年為江西觀察

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以賊罪貶賀尉自臨

賀尉徙杭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子厚在永州時作○碑雖稱南

亦只淺淺者禪通明論數語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

歲佛地論佛名為佛姓釋一切種智尼能開覺有情如

大月氏東南以地理攻之安南者嶺南之極邊也而

之道自此而入則其道理之遠可知矣法顯記佛生

於股末道成於周初或云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

婆羅雙樹園入般涅槃年七十九歲故傳道益微而

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

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

于麗昏放于淫荒空愚一作空空愚夫云論語其異

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迦葉至師子二

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迦葉居於切葉書涉一切欽光

稱尊者師子亦稱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

則天聞其名道赴都秀同學僧惠能即六祖也往韶  
 州寶林寺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  
 南北相訾反戾鬪狠其道遂隱隱切嗚呼吾將合焉  
 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  
 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恩胡因切○摩訶摩耶  
 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切破滅佛法百歲已  
 曰馬鳴會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切破滅佛法百歲已  
 一此丘曰龍樹善說法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  
 要滅邪見切破滅佛法百歲已  
 素高僧傳釋玄素字道清俗姓馬氏厥後江西嗣成  
 黜其異以陷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  
 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  
 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  
 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  
 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  
 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而負大木真元  
 石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焉音尚書裴公某三年  
開五月以國子司業裴曹為李公某八年十二月以  
湖南觀察使七年從江西  
九月徙江西侍郎呂公某以禮部侍郎呂渭為楊公  
某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御史中丞房公某房公某咸  
某少卿楊憑為湖南  
 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某元  
 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立覺洎懷宜浩初等  
 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厚集有送皓初序曰師周姓如海名  
 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  
 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  
 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  
 岫巖山終龍安寺塋其原岫巖本拘纒二音岫又音  
山在衡州府城北銘曰  
有禹碑在其處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

浮游散遷莫徵旁行徒聽誣言空有互鬪南北相殘  
 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弁絕異  
 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彌叔而默  
 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迹邪匪追  
 至邪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  
 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嗚呼句一  
為

唐柳河東集卷第六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南嶽見前按塔銘和尚死

十月其年秋子厚方調藍田尉此碑及卷銘

皆同時作○黃震曰柳集浮屠家碑二卷銘

嶽大明而不可究詰其詞通取之愚謂惟南

者律而餘未盡瑩而理則近是蓋二碑所主

傳佛之書初無此說律以斷惡修善而釋者

苟謂惡不必斷善不必修惟問心之有無如

師瞿曇為乾矢擲為一棒打殺作死狗屎與

亦為無心故無罪者也律出於佛其徒悍而

而詰其罪者於佛則世之言佛者將何從乎

乾元元年某月日乾元肅宗年號皇帝曰予欲俾慈

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

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儀謂表其首曰雲峯

太師法證凡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

誼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

曰吾師軌行峻特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

以為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

道者吾師示之以為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

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踴躍執役故

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髮音說文鬚童子垂

男八月而齒生八歲而鬣吾師冬不煖裘饑不豐食

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

其件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象法益廣有以

見其用也煖乙六歲遇二切件音午象一作像○件偶

是之即今佛像也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

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未始來  
歿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二而下或有二知字願刻  
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  
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  
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

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于  
釋姓譜周武王封文王弟號叔於西魏平王東還奪

其地與鄭武公求號叔之裔孫序封於陽號曰郭  
公號謂之郭師之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不冒遺  
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  
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  
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

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為弟子者三千人為一無色厲  
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  
之北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

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  
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愴欣  
踴如獲肆宥敬音希○此即前碑所故時推人師則

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  
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  
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

塋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為茲塔壘石峻整  
植木蒨茂蒨鳥孔切又音翁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  
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

亟為余言故為其銘亟為為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

莊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茫度羣有兮耀

柔剛棟宇立兮象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闡切詔褒

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閱

靈室兮記崇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子厚嘗作南嶽彌陀和

其居曰般舟道場與此碑合按碑云于禮焉名

司馬員外置柳宗元撰并書元和三年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子厚承金仙

氏之道蓋本於孝教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數

演教戒於中國者難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

濁迷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

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

蔣姓也漢一統志永州秦屬長沙和尚心大而行密體

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為之室宇毗律

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凡歲

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厭此音鼻○同覺要覽梵

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

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身色云貞一儒者二遂至三

為之軌道佛書雜記道家云貞一即有二遂至三

即味之而已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

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

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洞開真源碑

源無長跪及不衡字○維摩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

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

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闡林莽剝

巖巒殿舍宏大廊廡修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

凡南方顛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碑

本作斬廡音武顛音專般如字○爾雅山小而銳曰

巒說文廡堂下周屋大戴有般舟三昧經云一心念

佛若一日晝夜若七日七夜又云經行不得休息不

得坐三月速得是三昧今釋氏亦有依此教修行者

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

而處壇場碑本處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

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

取於法故律為大乘李顛大乘賦序大乘者蓋如來

乘謂法駕之通馳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服役凡

如舟車之致遠也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服役凡

出於生物者攢而勿用不自知其慈切聚徒官攝取調

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

一性恆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

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

茲碑銘曰

象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

增睿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與毗尼微密是論

論平 八萬總結彰彰于一言聲聞照照遐邇邇來奔如木

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與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

化元同道祁祁功庸以敦祁祁如盛貌如水斯壅流之無垠

垠音銀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

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揭音竭又音

平聲也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斷層

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

非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恆寂縱而不傲在捨恆得洪

融混合執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住矣軌

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或本止作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

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

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五經會元法要有三

弘辨禪師曰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

云何對曰心不亂動曰六根不離曰心不離染名定帝曰云何

空照覽無惑名慧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

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

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

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

曠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尼無染韋氏女見

漢明帝時洛陽婦女阿潘出宗元今撥其大者言曰

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

浮圖也此言不序其宦族所以尊大浮凡浮圖之道

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

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與義

以修峻侃秀昱皆僧名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

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

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某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

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某年未詳或作乾元元年

之三載廣德代宗即位之史改之乾元肅宗即位

德之先也然此碑正謂南嶽大明寺律和尚則大明

寺始立於廣德為信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

行止皆為物軌執中區奉杖屨為侍者數百翦髮髦

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區音移又演爾切左傳也得衆

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無以加也灑音

儒以禮行覺以律與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

是定是慧不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

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州徽音勿替祝融西麓

洞庭南裔麓音鹿山足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竈穴其於用碑不宜竈音端切音

地也竈音端切音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

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秦皇始

巡行郡縣所至之地必立石頌秦德焉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

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

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

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

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

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

王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

大義為弟子史皆有大傳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

冠素為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

說文編解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眾咸見聞若是

類甚眾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未傳焉

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沒年一作末年既沒

二十七年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皆姓

晉有皆堅桓溫將凡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

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



嶽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丕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

相泌道未嘗屈親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公前與大明

相李公泌執經受大義今又謂親大律師而出世之

稽首尊之則師之出處蓋必與大明師同

士若石廩公瓚公衡山有石廩峯因名言未嘗形遇

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

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稜音浸○說文

黑之稜秋傳見赤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

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

蘭若真公若面也切○凡官賜額者荆州至公律公

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

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為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革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今志益

虔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

大仙龕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唐柳河東集卷第七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行狀

殺太尉逸事狀殺太尉秀實也字成公本姓臧

和九年在永州作集又有先史官韓愈殺太尉逸事狀可當昌黎書張中丞傳後曰文高然韓愈後逸柳作鎮密書見中丞傳後曰文高然韓愈後

曲盡其妙王世貞曰選之海神廟碑猶有相

如之意毛穎傳太尉之子長之厚晉問頗

得枚叔之精遠矣茅坤曰二纜刻情事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孝德薦秀實為涇州刺史按

西平涼府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陽王郭子儀為

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洽河王子晞為尚

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邠音希邠悲中切○晞

為尚書丞諛史傳子儀自行營入邠州古邠國之地

不法按唐諛與邠州皆隸關內道邠州古邠國之地

西今屬陝西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

於市不賺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

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味音機釜盎音切正作鬪鬪一

蔡與撒同讀如蔡蔡叔之蔡新史改作盈故或作盈

一本又作弃袒一作把非是推傳江切○噉足也鬪

益也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

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

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

○理一作分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

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為去聲已止也○孝德曰幸甚如

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剽

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釀女亮切太尉列卒取十

七人皆斷頭注槩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謀盡甲

音槩先切與槩同○槩長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

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

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

下說文結解不能行也○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

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邵伯温曰宋景文修新

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甲者愕因論曰尚書固負若

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

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

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

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

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

存者幾何語語皆頂門一鐵雖言未畢晞再拜曰公

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

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

艸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哺音哺○說命持

馬者去日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

太尉日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

一段已結汾陽王子晞擢軍事先是太尉在涇州為

然秀實固憐人晞亦非俗子營田官白秀實度支營田副使涇大將焦令謏謏音取

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

塗無艸農以告謏謏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

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

使人求諭謏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殺某邪何敢言

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  
 善藥日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  
 勿知衣於既切淮西寓軍師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  
 謹大罵曰汝誠人邪涇州楚如藉人且飢死而必得  
 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文音者○說段公仁信大人  
 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  
 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  
 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諒邪  
 諒切謹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  
 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殺別傳云大曆八年令  
 於傳聞其實令不死○故實馬代納令及太尉自  
 謹穀奇矣得尹少榮一番議論更痛快  
 涇州以司農徵建中元年二月秀實自涇戒其族過  
 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泚此岐山縣屬鳳翔周地  
 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婿韋晤堅拒不得命  
 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  
 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弟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  
 木上之一本無泚反太尉終姚令言率師救哥舒曜丁  
 未出京城至陸水倒戈謀反乃於晉昌里迎朱泚為  
 帥庚戌泚殺秀實與元元年二月贈秀實太尉諡忠  
 烈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視音志○未段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  
 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  
 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  
 出入岐周邠繁聞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郭堡戍竊  
 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聲本卻字侯蓄切郭音韋

真定唐中山今為府屬北直隸漢書十里一太尉為  
 亭十亭一鄉說文郭紀地堡障也戍邊守也  
 人拘拘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  
 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拘音  
 一作促○拘拘相樂也會州刺史崔公來永州言信  
 後漢書物色空錯愕  
 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  
 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茅坤曰史家顯微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

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會祖善才皇荆王侍讀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  
 書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維深柳渾字維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  
 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公實後之一作往

柳純位平陽太守純子卓避永嘉之亂自本郡遷於  
 襄陽官至汝南太守今云濟南恐誤永嘉懷帝年號  
 也柳氏自皇帝后稷降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  
 載在左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魯孝公子伯展展孫

字季為魯士師食邑柳下謚曰惠因以柳為氏魯為  
 楚滅柳氏入楚楚為秦滅乃還晉之解縣後秦置河  
 東郡故為河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為士林盛族著于  
 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單子恬西河太守恬子憑

鑄宋建威參軍叔宗子世隆字彥修南齊尚書令世  
 隆子善才善才尚素尚素子慶侯侯子映映子爽  
 至渾十一世也按柳元景弟叔宗已下南史皆有傳  
 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  
 曠放弛而應機能斷一作施非其居室奉養撫字

之誠儀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蒞政柔仁端直之德  
 洽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略章句之煩亂採摭  
 奧旨以知道為宗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

以適己為用說文據拾也○自始學至於大成就嗜文籍注意鑽礪倦不知游息威不待復楚儒言經旨夙有聞知雅○禮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一作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天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天汝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言也巫下字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縉紳者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文譎權詐也○說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為之冠冠音貫後同○前漢武紀徵業者縣文讀食令與計偕計與俱來也禮部侍郎章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天寶元年禮部侍郎章陟載後改調受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名聲至公府調去聲父音甫陟音璧○單父魯邑名是也至德中單父音江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靡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發暴鋪太和以惠綈發毆除物害消去人隱羅鄰知切重直隴切信州今為江西廣信府永豐信屬縣也羅鄰知切重直隴切刑亂國用重典人隱謂民隱也羅鄰知切重直隴切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彪茸之蠹音容切蠹音姁○漢刑法志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吏失招求也招求也長安富賈田甲之屬交私注宰制聽斷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沒龍茸亂貌字見左傳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富廉恥興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塾音執○塾門內之里閭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

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唐洪州今江西西南地衢州春秋為越西鄙夫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任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圭撮括切○量容六十四尋倍尋公遂滅跡藏用道隱於武寧山武寧山洪州尋常尋公遂滅跡藏用道隱於武寧山武寧山洪州尋常尋齊陶此云今羣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梁含德輝而輕絃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嘗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速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速一作非奸音干傳召拜監察御史臺條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除殿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推鐵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推音角任一作征○書記注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以均天下郡國輸餼平賦相準者也明年自左補闕除殿中侍御史知江院事西租庸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大曆三年使少游表渾少游為江西觀察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繆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使府觀察使之政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十二年渾拜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政諸理國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

家創之賦五曰邦畿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明其制

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攻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

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舍人崔祐甫以中書

外邦也建中元年二月命黜陟公則修虞書之政績

舉漢代之課第昭中京房奏宜令百官各試其功奏

史功課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

忌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江並海竟吳

越之域皆所蒞焉並進又音並上聲○並近也復

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

儲后修其宮政統理文籍紀于祕府拜尚書右丞直

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大

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

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于終南山卒字

七役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

名氏以給之捐家屬以委之南呼欺曰給賊遂執公

愛子榜筆訊問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公

拔艸逕踰秦嶺由褒駱朝于行宮榜音彭所以輔弓

張叔傳載賈高榜答勝木片也筆上蕊切亦作礎○

從行通絃南山谷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

嘗之搜索所在渾步至奉天扈從至涼州改左散騎

侍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

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

喋喋街玉而賈石者也喋音喋街音街切賈音古○

也賈賈王衍謨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

德往且見獲何寇之攘時人不知信也未幾盜襲汝

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襲音習○王衍字夷

所殺殷浩字惟深陳郡人仕至中書將軍俱平人俄

唐史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以

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三年正月以登翊

聖皇臣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

援下情于上以酌天心順嘉謨于外用彰君德故績

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

一二焉十一二焉猶言貞元初上以旬服長人天下

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帝嘗親擇吏

有狀召宰相語未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

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拊蹈稱慶

公俯伏不賀且曰旬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

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

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

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

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侯慙曲逆之

對政之前志我無負焉史記曹相國世家參子宙為

乃謂密曰若歸試問而父曰夫惠相國不洽事

何言也至朝帝望下之言是也且與蕭何上曰君

當言也至朝帝望下之言是也且與蕭何上曰君

上及朕安敢望下之言是也且與蕭何上曰君

法令既明今陛下高拱參等守職而勿失上下

乎惠帝曰善漢書高拱參等守職而勿失上下

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宰相者上平曰天子不亦

百四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四吏稱善勅大

百四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四吏稱善勅大

百四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四吏稱善勅大

百四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四吏稱善勅大

百四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四吏稱善勅大

百四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四吏稱善勅大

百四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四吏稱善勅大

百四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四吏稱善勅大

百四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四吏稱善勅大

百四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四吏稱善勅大

百四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四吏稱善勅大

百四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四吏稱善勅大

百四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四吏稱善勅大

百四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四吏稱善勅大



西戎乘閒入邑許以請盟待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  
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

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命上將蒞  
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歐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

歎者久之北平王馬燧也水滸軍城也五月以侍中  
是日視朝五月辛未燧與吐蕃尚結贊同盟于平涼

事臣竊憂之城果為蕃兵所劫狼狽而獲免漢衛以  
下將吏昭沒者六十餘人上使謂燧曰卿書生乃能

料敵如此其審邪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  
公從容候閒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謙正之

言詞旨切直意氣勤懇動合聖謨卒見納用聲去無

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罪于左右有司以盜易  
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

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懼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  
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

于天下論者難之玉工為帝作玉帶誤毀一鎗工不  
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傷帝識不

下殺入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  
器服杖六十請論如律詔從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腆不協候公休

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  
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

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勒之勤獻利屢中  
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為胥徒雜類

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勸音  
一作謀胥一作胥古文也○對疆也三年以果州刺  
史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渾妻志貞與小利縱嘉其  
才不當超擢職臣不敢奉命乞骸骨許不許即日當付外施行疾聞因乞骸骨許不許

忠憂勞庶務有耄忘之疾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  
罷知政事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

五日薨于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襄贈不及卒五十七  
諡曰貞

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  
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養之道表于朝端彌違釋

回朴忠之誠沃于帝念禮記注釋猶去內有敢言之  
也回邪僻也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

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厘之士以處其  
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備室而安

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  
恭父慈善行也俯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

拒疑獨斷明識也言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  
訶謨至忠也慈字下或有  
仁義二字有一如此尚宜旌褒矧茲

備禮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  
孤淪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隲舊行敷

贊遺風隲音質○說文  
騰定也升也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  
公懲勸之法徵於誅謚則有司存謹焉

謚議

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  
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

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禮記幼名冠字死謚周道  
也五經通義云謚者死後  
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

尚書攷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  
之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癉丁但切○謹按柳公  
諱疾也

累歷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爭  
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聲去刺舉必聞澄清可紀

言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聲更平遂踐鼎司

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圭璋  
聞望洽于人聽聞音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  
王者其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  
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攷行敢徵於故事謹具  
署其懿績布以懲詞定謚之制請如律令謹狀謹具  
謂具非是○如律  
令謂官遵行也下太常博士裴堪議宜謚曰貞奉  
救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文詞朴茂史陳京載  
藝文傳其事亦多用  
之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祖某  
皇晉陵郡司空參軍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  
秘書少監某州某縣某年某里陳京年若干狀本

無某州以  
下十四字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曾貴里諱京既冠  
字曰慶復舉進士大曆元年京  
中進士第為太子正字咸陽尉  
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攷功員外郎司封郎中  
給事中秘書少監自攷功以來凡四命為集賢學士  
德宗登遐公病痼與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  
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  
于安邑里妻黨之室京娶常  
衮兄女無子京無子  
子衮為嗣從伯兄  
前監察御史璿仲兄前大理評事萇萇娶柳氏即  
子厚之妹也以  
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  
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袁楊舍人炎讀其文驚  
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  
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饋厚以泉布  
獻焉泉布二錢名漢食貨志王莽天鳳元年罷大小  
錢改作貨泉其文左曰貨右曰布重二十五銖

直貨泉二十五直泉重五銖文右公曰非是為也某  
嘗為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  
山之富關閑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  
業之所興苟得聞而觀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  
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彷彿  
而歸賦成果傳天下彷彿音房祥音陽  
彷彿音陽為咸陽尉留  
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為博士舉疵禮修墜典  
合于大中者眾焉疵病也  
墜廢也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  
問官守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  
師戊申德宗幸奉天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天  
子蒙塵於外敢  
不奔問官守殺忠烈之死庚戌朱泚殺司  
農卿段秀實上議罷  
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  
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  
況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  
所賴者大況其新史巡狩告至上行罪己之道焉告  
作所○告至謂還宮也或云至即  
左傳歸而飲至以數軍實之至也曰凡我執事之臣  
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為相  
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為相  
者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  
於色在列者咸悔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  
而盡其辭焉不果復傳去聲  
宗還京凶○為左懼憂懼也  
元元年正月赦天下故宰相新州司馬盧杞量移吉  
州長盧景亮張薦為饒州刺史制出京與趙需時信宇  
文煊盧景亮張薦為饒州刺史制出京與趙需時信宇  
得對百官稟稟常若兵在頸今復用之則姦賊可唾  
掌而大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職曰趙需等勿退此  
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意稍解京職曰趙需等勿退此  
馬上迎訪太后闕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  
子感悅焉帝之初立迎訪沈太后不得意且怠京密  
白第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置  
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攷功莫不陰授其

旨意而為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退下無者字大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為博士

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為請殷祭之不墜繫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初玄宗既

相室遷獻懿二祖于西次室引太祖位東向禮儀使正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

向高宗玄宗神主以太祖神宗宗廟從世祖南建初代宗喪單當太祖未毀之主合博士上言春秋

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宜別廟二帝向貞元十九年則二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貞元十九年

孟夏禘祭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已下貞元十九年孟夏禘祭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已下貞元十九年

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也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

使如其請唐太宗陵在醴泉縣西輓引之也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

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

之貞元十四年昭陵寢殿為火所焚四月以宰相崔其附宰相不能抗京不可議者在集賢奏祕書官

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貲為晉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

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為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

殺其二殺所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

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為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感疾使

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

辨無狀猶自舍功員外崔弼御史中丞李汝訕士用鄭吏部高太常為相十九年十月以太常卿

平章而以祕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帝疑中人問賚

相繼後對廷英帝論遣京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相繼後對廷英帝論遣京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

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詰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

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鈞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

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說者邪穿去聲黃炎黃帝炎帝也仲尼駕說見揚子學夫

行篇駕傳也言仲尼乘行而贊述之駕說者也忠烈之衰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

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讀於成帝

曰願得上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頭上其孝類穎汝大慈命御史將雲下雲擊殿檻檻折

叔左傳闕三年鄭伯實美氏於城穎既而梅之穎汝叔左傳闕三年鄭伯實美氏於城穎既而梅之穎汝

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汝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陵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及

子純孝也廉類公儀休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叔純孝也廉類公儀休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

受大者不得取小其他辭魚鱗機事皆類是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知既得其道又得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銘表 碣 誄 誌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寶閣拜文部尚書同書門下平章事任天

應云二年附錄李華所撰序厚特為之唐史

陰云二年附錄李華所撰序厚特為之唐史

宗季年逆將兵天錫房公德銘之

人避秋西蜀受命監撫理兵北朔二登賢為

讓咸子以續公賈忠書亦捧瑞命帥中人謀

地滅不咸有言昏道行師歸宮不可守函谷

生炳入咸有言昏道行師歸宮不可守函谷

負而尚書正色昏道行師歸宮不可守函谷

入德不何負而色昏道行師歸宮不可守函

中德粹不我負而色昏道行師歸宮不可守

其德粹不我負而色昏道行師歸宮不可守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羊傳文諸侯之

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

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

謂年之長老曰公為一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

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公自陝而

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相則何以三公

者之後若宋公史記微子周開商承成王命誅武庚

殺管叔放宋微子命卒立其弟衍是為微子仲辛

申之叔於宋微子命卒立其弟衍是為微子仲辛

稽立為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詩淇澳美相

于周左傳宮之奇諫曰號仲號叔王季之子也為文

公楚之為縣者若葉公白公葉惠涉切○史記楚故

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葉公公子高也葉亦楚

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葉公公于高也葉亦楚

柳河東集 卷九

名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涪音浮○漢儒傳又

云於魯則申涪公涪字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

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

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

訓於岐人咸尊其道天寶十五載玄宗特蜀平章事

至德元載九月肅宗至順化郡瑋為惟正直慈愛以

相如故遂同至鳳翔鳳翔郡瑋為惟正直慈愛以

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

袁人袁人不勝其懷為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

故不克立二袁字一作遠非是○天寶五載殺括蒼

守李華字遐叔趙州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

贊皇人官監察御史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

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為之刻石王涯以左拾遺為

舍人元和初其甥皇甫湜以賢良對策忤宰相涯且

坐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為袁州刺史涯且

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為也人之思也乃增

飾棟宇即而立焉○統志亭今在袁州府治南州人

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

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德為國師年為元老嘗為

縣懸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濡音如○說凡我子

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

興起乃卒歸於王公刻一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于

禁中遵公之道刺於我邦承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

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

遵一作承承一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

承表于邦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

列之卓行傳公為集賢殿正字作此碣集又

有與太學諸生書論城事亦甚悉○古雅實

實不為浮華之詞故自佳唐順之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貞元四年六月以陝號觀察使李泌平章事後

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十一帝怒甚無敢言者城帥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

加城等罪長久乃解七月下遷城國子司業將旌直

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史補述約者嘗學於城坐史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

城之郊外帝聞以為黨罪人九月出城為道州刺史按

太學生魯郡季儻盧江何蕃等百六十人儻或作

舊籟音裕○書無辜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已詔翼日

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

罷遂不果獻生徒噉噉相舐徘徊噉音熱相一作

柔輒有立識音微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

字高逾嵩岱甚於作樂也嵩岱二嶽名及公當職

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儒夫去飾墮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切○說文醜酒醜也醜多

亦作璋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

字允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凝醇

醇疑魚力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薰襲里閭布聞天

下肯娶以為既娶則聞外姓雖共處而益疎守節

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

為司諫義震于周行為司業愛加于生徒宜乎立石

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箕基仁覆字救切

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周禮大司樂職掌成均之

業也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方機密照羣

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傲匪公之軌人

用奚蹈詩小雅君子麤厲貪凌待公順之欺偽譎詐

待公信之少年申咸適其宜榘榘廢弛尊嚴而威

既肥榮如袞衣禮音衡○韓非子于夏始禮而後肥

又榮之二者戰於胸臆故禮今見夫子之義勝故肥

也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既訟于內猶公之誨匪仁孰

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

閣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

南望慕踟躕上音馳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

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陸文通先生墓表

陸文通先生墓表

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漢書藝文

氏傳各三十卷公羊傳數梁傳鄉氏傳夾今用其三焉

左氏公羊乘舩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

矣爾買述之類注疏說如何休范攻訐狠怒以辭氣

相擊排冒沒者許相告謂切狠不聽從一曰豎也

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

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

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

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

嘗即帝時詔劉向受教梁春秋及云枯竹也嘗書見

左氏傳大奸之數以難向向不能答然猶自持其數

梁義後漢陳元疏曰陛下知丘明親受孔子而公數

玩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遂爲墨家所排有吳郡人

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助字叔佐趙

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爲台州臨海縣主簿上元二

年集三傳釋春秋至大曆五年而畢號集傳匡字伯

淳河東入雁淮南鄭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

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

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義公羊傳制春秋之

樂乎此也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

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

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

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旨三篇崇文總目載唐給事

其聲魄韻中音義於此不通今依封禪書作步角切

亦作旁磚膠一作膠韞音葛今膠韞驅馳也說文長

遠貌一曰韞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

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禮記于不遇乎物既成以

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

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

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禮記天子有爭臣七人貞元

一年自給事中爲太子侍讀二十刺二州守人知仁歷

州刺史二承貞元承貞元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

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宗師

師某月日墓于某郡某里已贊辛嗚呼先生道之存

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觀其理門

人世儒是以增慟將墓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

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

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碣字無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碣惟不載其以校書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

月日墓于奉先縣某原其子姪洎家老謀立石以表

于墓唐奉先縣隸同州馮翊郡今爲蒲城縣葬令曰

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跌圓首

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從碣

之制圓下方其說亦通一葬令唐時喪葬之令跌足

也竈無角似龍而黃此言足爲龜其世系則紀于大

墓疑生州弘農安溫祖越恭州刺史文偉生榮榮生恪恪

生元政司勳郎中元政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生疑君諱凝字懋功與

季弟凌生同日不周月而孤凌字恭履善屬伯兄憑

剪髮為童家居于吳以禮部尚書致仕太夫人母

道尊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

于其舊克有成德輯其休光音集五東薄海

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爲模準進修

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既舉進士以校書郎

爲書記大曆三年疑舉進士與元正月以樊澤

其府掌 毗贊元侯于漢之陰式徙荊州貞元三年

南節度使 由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

疑隨府選 元戎也詩元遂入王度爲起居郎書事不回著

其國典又爲尚書司封員外郎革正封邑申明嫡媵

事連權右斥退勿憚直聲彰聞補丁歷切媵以謹切

乃參選部以馭羣吏姦臣席勢威福自己他人求附

離而不得者公則却之私以胥吏求署一皆罷遣曰

吾不以三尺法爲己利害乃一作仍選去聲離音麗

爲吏部員外郎 居喪致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

有不得於心者服除爲右司郎中危言直己以致其

誠然卒中於諷辭不得朝請誠音貴諷辭以檢校

吏部郎中爲宣武軍節度判官貞元十二年八月宣

察判官 觀 亭人缺守往蒞其政孤老撫安強猾戮死

壑鑿崎嶇艾榛荒作爰田以贍人食濬決潢汙築

復堤防爲落渠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祀燒丘

齒音魯艾與刈同○燒山之多石者兩曷之地左傳傷  
十五年作爰田爰易也如周禮一易再曷之地田傷  
會朝復命次于汴郊帥喪卒亂不可以入遂西走闕  
下月十四年冬疑朝正京師十五年春還汴二重書迎  
門勞徠甚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朝家爲兵部郎

中遐邇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問逾三月不賜告幸

其愈而用之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爲之悲哀漢律有

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復賜其告 嗚呼君有深淳

之行有彊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

於朋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繫焉凡其

昆弟申明于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

之府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疑有文二十卷

云若某者以姻舊獲愛于厚乃疑兄憑之不賦之文

君實知之惟車馬幣玉無可以稱其德用君之所以

知者酬焉知上無以字

故御史周君碣周君未詳張唐英云御史必周

左丞相裴耀卿右丞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其

明年子諒以監察御史彈牛仙客非才引議

書爲復蘇仍杖又云在天寶年恐或誤也○

此云死於擗曰調不入史漢而氣韻亦勁焦瑛

詞簡而氣王似歌似哭雖千載下可以招魂

復起茅坤曰調不入史漢而氣韻亦勁焦瑛

然不凡論偉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謝枋

唐貞臣以諫死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

便見一生事業 在天寶年有以詔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

言以白其事得死于擗下釋文擗塗地也丹史臣書

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厚古之不得其死者  
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  
得其死者歟真可以壯忠臣義士之不朽公之德之才  
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  
以爲世軌者也二字有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  
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

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數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如此議論真然矣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

軌今字無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呂溫字化光一字

末擢進士第藻翰精富流筆推尚性奸利與

子厚王叔文黨而溫獨免進戶部員外郎

南陰事憲宗怒貶相李吉甫持之溫奏吉

徒衡州治有按周禮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讀

亦自精生時行述也○意致麗麗而麗子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

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埜藁音果○後漢卒不

唐江陵今為荊州府與衡州道州俱屬湖廣也嗚呼

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

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

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

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湖南社字下或無有

鄉字○元和六年八月戊子社禮肆師職曰

社之日蒞卜來歲之先祭神歲時記社曰共結絲會

後共享其胙湖南衡州也余居永州在二州中

聞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

于古而親于今也呱呱音孤孤一作覯○呱呱泣聲書

人之深如此筆亦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

寫得濃至極淋漓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

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

者之於君其末也唐諱也下做此嗚呼君之文章

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

之理行宜極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

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

其什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

居官為第三品宜得益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

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州吏一作刺史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春秋哀公十四濯濯夫子故絮

其儀言如麟之冠仁服義干櫓書詩禮義以為干櫓

忠貞繼佩智勇承棊棊渠之切○跨騰商周堯舜是

師道不勝福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孽咸疑何付之

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夔魚烈切以下纒入世系次第

平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昨爾國史記齊

尚其先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國語有曰

昨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昨國語有曰

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詩維師尚

元聖左傳僖公四年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嗣濟

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武步春秋之元

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中由我而得

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宣于事業

與古同極質此謂溫從陸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

司奮藻含章試禮決科聯中休問用張貞元十四年

少連知禮部署辭百氏錯綜逾光韓校也溫書左丞顧

都諫列溫善再遷左拾遺屢皂其囊皆皆皆皆皆皆皆

事乃用皂囊東方朔言文帝集書囊為殿帷翟翬又

言文飾惟帳於皂囊者指此其囊皆皆皆皆皆皆皆

皂囊封上或謂吐蕃命也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

欺邊求侍求侍者遣子入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

登御史贊命承事蕃帛祭使溫以工部郎中副之轉

侍御風動海壖皇威以致壖而宣切說來總征賦

甲茲郎吏元和九年使還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



臣之復周官匪易復諸一臣之後非是○周禮宰夫之職

也反漢課賤奏鮮云能備後漢左雄奏請自今

任羣儒革議其於一正郎司刑邦憲為貳溫自戶部員

員外郎溫為知雜故云邦憲為貳也左傳糾選理于

諛具畏逃一作糾安肅邪邪詭具畏也左傳糾選理于

道民服休嘉詳道州也思疎若昵惕邇如遐實閉其

閣而撫于家汲黜為東郡太守臥閣載其愉樂申以

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詳繇蠶

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藝

其麻馨鼓斯屏人喜其多作則○說文藝大鼓也始

富終教興良廢邪攷績既成王用興嗟溫自道州選衡州刺

語庶富教陟于嶽濱言進其律溫自道州選衡州刺

禮記王制諸侯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號呼南場

注律者爵命之等加地而進之以示勸也

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通租匿役歸誠自出

兼弁既息罷贏乃逸罷即惟昔舉善盜奔于鄰今我

與仁化為齊人左傳文公十六年晉士齊為大惟昔

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左傳文公十六

未及麥民病于皮以子產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

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懼咎俾民伊怙

而君不壽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呼哀哉作枯廩不

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烟外凋賓客恆是懸罄逮茲

易簣僮無凶服壘非舊陌嗚呼哀哉藏才運切凋之

病會元易禮記會子寢疾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

羣愚揭日月而行若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噉噉  
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  
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  
尚擁良圖故友吝懷累行陳謨是旌是告永承不渝  
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魏府君弘簡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興有聞士諱之湯者歷他

又音與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為儒家綿州涪城尉諱

全珪珪與寶同魏州臨黃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

緄緄音尚書膳部員外郎兼江陵少尹諱萬成凡五

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江陵府君益

之以閱達之才經緯之謀故豪士賢大夫痛慕加厚

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

德禮聞於鄉黨既任而法制立於官政溫柔發乎外

見而人莫不親直方存乎內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

策賢良連居科首建中元年弘簡中進士授太子校

書歷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為判官副使累授協

律郎大理評事三為御史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人

樂之諸本多無廉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惠

茲人乎貞元十一年八月衍自贛州刺史遂獻于天

子拜度支員外轉戶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

四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歿震悼之

聲遐邇一辭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為善之利中人其

怠乎一辭或作同辭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

堂無抱孤戰國策曰王孫賈母謂賈曰汝鞠出而晚



而望倚廬服舍有令兄弟以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  
倚木為之故名  
祀故哭于客位弔于殯東者咸加哀焉凡為部從事  
府喪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二皆得其理  
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薄衣食  
損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後  
者皆位於墓姊姪之無歸從者咸會于家由是處約  
以終其世既斂家宰庀其政之老成者切治也家其家視  
廩唯金鍾視藏唯束帛無餘積焉齊藏才浪切○左傳  
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是四升  
為區四區為釜釜六則四升也四釜為鍾鍾六則四  
也十有一月遣車歸于洛師某日附于墓○周禮中  
車云大喪飾遣車遣車送死者之車說文監察御史  
遺祖奠也書朝至于洛師洛師洛陽也  
柳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久居又同開故哀而銘  
之開居里門也○說其辭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温恭孝友郎中之文  
惟孝是宣溥暢周流炳蔚紛綸為周賢能為漢賢良  
周禮卿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攻其德行道藝而興  
賢者能者漢史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  
千石諸侯相舉賢良始任讎校篇籍有光仍授使檄  
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許謨用揚詩許謨定二居郎位征賦以理休聲載起  
顯命伊始生而不壽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笑  
有翻其旗爰舉裳帷行道遲遲望暮而歸  
物是宜卜筮孔時  
象物明器也塗里人作銘不愧于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崔刺史名  
又有祭崔使君文即敏也文謂某等咸以罪  
戾請茲南方法誌云以某年月日歸葬某縣則  
此誌于厚  
在永州作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墓于

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于路寢甲寅遷神于舟以某  
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附于皇攷吏部侍郎贈

戶部尚書府君之墓也注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高

三寢二寢一寢尚書諱漪玄宗南巡內禪聖嗣府君以謀

畫定命起一旅以服天下厥功載焉或謂宜切從水

檀平涼朔方節度判官崔宗特蜀留太子討賊方于

月甲子太子即皇帝位是為肅宗尚書之先曰貴鄉

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

丞府君諱道預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

世德之清源浚之以獨潔以端其志采羣言之枝葉

植之以茂實以修其能獨居淵切也說始由右千牛

備身佐環衛武德五年改隋左右備身府曰左右府

唐百官志左右千牛衛上將軍各一人掌千牛衛及供

御兵仗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又云千牛備身

二人掌執御刀更盤屋三原藍田尉藍屋三原藍

田三縣今皆屬仍有大故三徙同位為尉也三徙皆

陝西西安府

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唐臨潁

汝州今屬開封府龍興屬哥舒曜尹河南與元子

自東遷汝州寶豐縣屬哥舒曜尹河南與元子

度使遷河南尹餘寇猶驚黎人播越以避其鋒表公

尉河南糧糧芻芻茨戎備畢給糧無久切不逮時乃

無敢不多稜熟版圖田洳民事時又禮讓閭里以

米麥四尺籍圖地圖洳廣深倍於溝遷揚州錄事參

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江甯志揚州古今屬東南直隸州

都會者謂一政令煩率貢奉叢沓一日不普鑄鑪四

至公為之優游有裕轉寫作青耳諸觀文意當是草字

一作楚辭中有如此書者今從其音耳諸觀文意當是草字

長史司徒杜公與之揖讓異於賓僚元元年十二月

節度使為揚州長史參軍入為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唐歸州巴東郡今巖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

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戶為胥徒家有禳禳禳音梗〇俗鬼言其俗尚至之善未大者虐鰥孤以盜邦賦賦愚蒙以神訛言悖

于政經莫有禁禦詩民之訛言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人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牟取

擒戮妖師毀蕪蕪淫昏者千餘室以舉正羣枉而田閻克和蕪音薰〇禮記蕪蒿棲陰蕪蒿香臭寬以容之氣淫昏左傳所謂淫昏之鬼也

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縉紳猶鬱其望體魄遠降哀何有窮禮運體魄則降志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榮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

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泊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為德門清河濬源其流云云一作遠哉云云〇崔說文轉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

鮪與鯉舊史是尊鮪音防〇詩豈其食魚必河之鮪豈其食魚必河之鮪以崔氏清河

人故以鮪鯉喻之孰為茂功尚書清風藹其有融融為

尚書勃焉而興披草從龍左傳禹湯罪己其與也勃

宗之起於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陽克升于中靈武也

大遂其性黠吏是省妖風以正于邑于邦克揚休命點一下入施于邑邦孰為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瘳始

焉是賴今也何戴我海痲痲切〇詩使我孰莖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也我海痲痲切〇詩使我

故永州刺史流配羅州崔君權厝誌崔君名簡字子敬即

簡二文之婦之夫也集中又有祭簡二文之婦之夫也集中又有祭

博陵崔君崔氏出自齊丁公呂俊食邑於崔由進士

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貞元五年

第山南西道節度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使時為掌書記

刺連承兩州未至承而連之人懇君御史按章具獄連帥罷御史

坐流羅州唐羅州日南郡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連帥罷御史

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連帥罷御史

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洎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

月甲子藁葬于社壇之北四百步厚為永州司馬

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書南敗蜀虜西邊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

劉關後餌五石病瘡且亂故不承于初易非是〇五石丹砂石脂石莢之類傷創癰

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柳氏誌

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福力不克附三年將復故壘也徒志其一二者云

鮪為祖畢為父世文儒積彌厚簡五世祖太師子

平章事子鮪鮪簡其名子敬字敬子

增以二壘湘澧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文澧音澧〇說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裴瑾子厚和十三年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屬山西平陽府

公諱行儉實高祖守儉字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度

字連城玄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積實祖是〇積以陸

宗待中

時碣亦是

聞喜唐絳州

今太尉

光

度

陸

任累遷起居郎大理卿府君諱傲實父警非一作公由

進士上第中進士三年校書崇文館鈔館事修整左春

坊由是立署局乾元初以宰相為學士總館事貞元

八年秋後參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尹恆得以取直

北尹也為太常主簿搜巡疑互探抉遞隱缺音決遞

下者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

其績奏超以為丞從五品下掌判寺事凡享太廟則

修七祀于西門司空杜公聯奉崇陵禮儀再以為佐

之內者致也司空杜公聯奉崇陵禮儀再以為佐

貞元二年正月德宗崩七月以大常卿士杜黃

宗崩仍以杜黃裳再拜禮為使十月葬崇陵元和九年正月黃

葬豐陵黃裳再拜禮為使十月葬崇陵元和九年正月黃

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禮自開元制禮諱去

國恤章高宗顯慶三年正月長孫無忌等上所修新

益以禮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焚國恤一篇由

改累聖陵寢皆因事肇綴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

微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子厚集有裴君豐崇

禮後序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

成要期歲畢具會古外切費之此部員外郎掌勾會內

出入比其要會注要會計最刺金州決高弛隙去人

水福諸茨原茅闢成稻梁地實是切隙當作隙音丘

秋七月日病殆泄卒詩廉切泄音始公以唯諾聞

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

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奕知

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紉誦謠舞擊等纖屑促密皆

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入晝接人事夜讀書

致禮收括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閒亂卸斜字

後夫人柳氏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

十六年某月日卒附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御宿長安

湖御宿昆吾是也亦作御蓋冢子銑奉柩以明年月

日克塋于墓冢子銑一作御蓋冢子銑奉柩以明年月

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殯于墓左則涕為之銘其

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卿謹父敬為世服大僚仍耀烈名

謂世為大僚也封叔申之實惟其英也申重讎書宮闈

崇文館佐職于京府參軍京兆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

儀致禮大弁斯畢大弁與下注大十書率循鳩工展伎爰

備聲律主簿或圖或書藏之府室謂圖作坐立二部

也史于柱下室謂為殿中侍御史史記老子傳周守藏

又張陽傳老子因以為柱下史也注藏室史乃周藏室之史

藏室之柱下因以為柱下史也注藏室史乃周藏室之史

外即周禮司會成歲成以周知四國之以治徵循以

牧于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濟墊沃卒移增我歲食易

其芊魁游手閑民相顧聚來墊都念切漢漢水

漢故云書下民昏墊閑民無職事者漢本傳汝南有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威敏我豆食羹羊魁注以芋根為羹子徵為萬年治劇

于都百務敘成談宴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

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施余支切○施施無事而喜悅

貌更赦進資廬陵是遷唐吉州廬陵郡人曰世德宜慶于延

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

食頌在前還一作環非是○元和十二年十月平吳元濟十三年正月大赦而堦以十二年七月卒故云頌長原有墓高曾祖父淑靈是祔封叔爰

命在前也柳靈謂歸左右惟具柳氏孤銑磨石祈辭海陬遂升其跌

于道之周陳侯切

唐柳河東集卷第九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誌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

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

銘弁序○不厚○于厚○在州○作張舟事詳見本篇  
長而整六朝之變極矣然終不近自然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瑋布殊俗

之恩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反自

而任之在南方三十餘年威恩著于殊俗安南即古交

州也故舉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一作洽今皇帝載

新景命不冒海隅今皇帝憲宗也詩景命有僕注景

率俾不時惟公祇復厥績交趾之理續于前人唐安

都護府本交趾郡武德五年改曰交州治其地今

姓陳氏為權臣黎季犛所篡永樂初發兵進討使

季犛父子郡縣其地甫定而黎利復畔宣德間遣使

謝罪因封之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

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攷清

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

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

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史元和元年四月舟自安公自

為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之則夷

獠復亂復至而寇攘順化嶺南嶺南東道節度判官

夷名及受命專征得陳嘉謩誓拔禍本納於夷軌

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

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避唐諱也

方曲禮中國戎夷五儲侍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

里切羽獵賦委積以待施惠委積于智切○備待也周

禮門關之委積以待施惠委積于公孫葛之總名曰

吳登首山以呼曰庚癸呼曰庚癸呼曰庚癸呼曰

水主緝完板榦控帶兼戊己之位垣工輸切○榦

漢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二文單環王恬力背義單

校尉注戊己中央鎮覆四方為單氏文單即陸真公

臘一曰婆羅姓可單氏後改為單氏文單即陸真公

於是陸聯長轂海合燧燿燧燿燧燿音蒙衝○突敵戰車

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歸於我理折音折○



白黑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易以致切  
亦聊以固吾圉也周禮險野以人為奇琛良貨溢于  
主易野以車為主此言難易而險也○爾雅琛  
王府寶也周禮玉府掌王之金玉龜貝玩好兵器凡  
良貨賄殊俗異類盈于藁街漢書藁街傳到支縣頭  
在此邸若唐鴻臚客館三輔黃圖云優詔累旌其忠  
藁街在長安城門內漢時所立也

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  
三百戶凡再策勳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勳  
言書勳也策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  
紀有功也

有加贈辭謂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裳惟率其  
家老咨于叔父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家語曰  
其宅兆宅墓也唐潭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  
州今湖廣長沙府乃刻茲石著公之闕  
襲吉書龜筮協從卜不習吉注

以志于丘墓以告于幽明龜音龜也周禮大喪甫窆  
曰

周限荆衡荆衡之地在周非其所有秦開百粵  
○粵始置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平交州之治炎劉  
是設漢武帝元鼎元年定德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

南征漢威載烈宛陵北附晉政爰發伏波見上注孫  
璜歸順晉武帝我唐流澤光于有截詩海外有截整

齊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言舟為巡肅肅武城惟夫之哲  
詩哲夫更歷毗贊顯揚彰徹言舟為巡既受休命秉

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貊匪桀貊大

小類大桀小通商平貨有來肯悅胥字踐山跨海堅

其鶴列誰子必無盛鶴列兵也制器足兵潰茲蟻結  
如蟻聚也烏蠻屈服文單剪滅柔遠開疆會朝天

闕銅柱乃復環山以誓齊語環山於海無遺在寇罔

踰越音在珠囊之獻周于窮髮音在切切亦作  
比窮髮不帝嘉成德載旌茂閣增秩策勳土封斯裂  
位厄元侯年虧大臺音在八十日臺說文邦人號呼夷裔  
悽咽卜葬長沙連岡啓穴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唐故邕管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都督邕  
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

魚袋李公墓銘唐宗室李公諱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太宗初諡別子曰  
承乾為皇太子以藩愛逼奪危慄致禍後封恆山為

愍王贈荊州大都督別筆列切○別子注見後唐太  
王九年立為皇太子貞觀中魏王泰有龍於上潛有

奪嫡之意七月廢承乾為庶人天寶中復故封諡曰  
王繼別曰象斬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封郿國公

大宗曰玳太子詹事贈祕書監生虞尚書左丞玳音  
鮮色非是虞翼二音○禮記別子為公之子始來在此國者後

世以為祖繼別為宗者別子之子適也族人之適也兄弟  
之謂之小宗誌謂別子曰承乾繼別曰象大宗曰玳

可改矣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丞承之以率南  
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唐崇

學館如弘文館登有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  
衛唐同州馮翊郡秦內史地今屬陝西西安府貞元

大將軍奏進太僕主簿參引大駕府移為左右神策  
位佐之

行營兵馬節度以為推官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貞

元年五月以希朝奉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凡二使  
行營兵馬節度使鎮奉天復策位為府推官

其率皆范司空希朝率將帥也進殿中侍御史湖南  
都團練判官為湖南都團練使幸辟位為判官  
寬通簡大輔治得中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

貞元故事為請公恐懼抑留復徙浙東為都團練副使轉侍御史一作從下微此○元和三又徙浙西

如其職加著作郎仍位為副使凡三使其率皆薛大夫華李字上刺岳信二州得劉向祕書以能卒化黃

白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物上令典尚術向効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

方轉作事日召徒試術為仇家上變就翰無事勅答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為信州刺史好黃老道數

薛存誠洪州監軍高昌委位謀大逆詔捕位劫禁中治無反狀岳坐誣問表取付建州司馬陟刺泉州會

烏嶺夷刺殺郡吏歐縛農民牛字牛中二切楚辭猛犬黃洞蠻也又一本會烏嶺夷叛即無作鳥嶺

云即黃洞蠻也又一本會烏嶺夷叛即無作鳥嶺為府亦屬福建今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

紫金魚袋為經略招討使唐邕州即陵郡今既至則鞞弓臺甲去斥候禁部內無敢以賊名使得自斡濯

諸酋長咸頓首送款故虜獲輸稅奉貢願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人復耕稼無有威刑鞞與鞞同他刀

管切鞞弓衣囊也所以藏甲子吏都督居五月頃督所言曾蠻使其子為吏於都督所也有黑鬪鼓江流壞北岸城南門覆船殺人然後去

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癩音嘗合汞硫黃丹砂為紫丹能入火不動以為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

下赤黑數日薨實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汞胡貢切與頤同○說文條宰庀事有緹五兩無

金銀泉貝幾不克斂夷人號呼致幣歸以明年月日葬附其穆長安西南高陽原上緹音切又他禮切兩

州終貞元十三年六月使孤孟與愿且文亞曰仲權次曰季謀年自九歲以下有兩督博陵崔行儉勁峭有立志榮陽鄭師貞敏捷能羣皆聞名銘曰

文濬維祥實巨實延文謂太宗家讓不嗣宗以支傳鄒公克庸詹事繼賢湜湜左丞惟道之宣湜視力切

見詩說文公寬且惠以教則順五參戎政衛謂左右神策行營湖南浙二佩郡印謂典岳東浙西凡五府信二州師散民愛克懷以

信諒辭告訕卒白其訊訕一作訕烏嶺猖狂盜海剽山帝命于南逃彼羣蠻虎龍煌煌英蕩是將周禮山國用

龍節皆金為之象龍舟之金玉以為公服詩何國用帶以金玉謂公既蒞止告以文理推義赴仁戮弓服

矢理本作浴公既蒞止告以文理推義赴仁戮弓服也詩方叔浴灑灑是垣壘完其父子復我邦賦

弛予卒士弛解貌不功矜情不伐喜蠻人涕懷投刃以俟功矜功方底成績蟲孽告妖書單懷底績悍石

搆災升屋而號悍石丹砂之類升推髻冉裳來賻來觀推音槌髻音介冉詁里切○騰騰鮮原附之顯魂

度其鮮原注騰騰也厚也鮮美也松柏芊芊封域安安芊音千○芊代有高墳堯文之孫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司直兼貴州刺史鄧君墓誌銘并序○詳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鄧禹字仲華南陽今為府屬河南唐會祖倚皇連州普城令祖少

立皇滄州司馬改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惟君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洽於諸侯信謹之跡彰于所蒞蠱音古○易幹故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更職於劍南湖南江

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先總括以後於

南劍南節度使則亭擬閱實以循官刑實謂檢閱

其罪又難作官刑盡哀敬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之

適克合于中書陶淑問於湖南貞元十

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湖則外按屬城內專平準蒞

邛人錫石之地參冕氏鼓鑄之功尹人掌金玉錫石

之地而為之禁厲以守之說文尹銅鐵橫石也

同周禮冕氏為鍾兩鑿謂之銑銑謂之干干上謂

之溢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竝緣以巧法人無怨讟

以苦役凡處斯職莫能加焉並蒲浪切於江西

承貞元年十一月以楊憑為則旁緝傳置下繩支郡

俾無有異政以一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傳切

驛地無何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委署試大理評事

兼貴州刺史元和元年邕管經略參帷幕之任董龜

虎之威龜龜使路恕參帷幕之任董龜

面朝廷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

金為邕州元和二年以復以君兼招討判官錄其異

能奏加司直陞招討副使兼統橫廉貴三州事陞諸

昇龍茸之下直道有立龍茸如容切獷悍之內義威必

行獷音汗賦增而不擾法一而無憾然以憂慄聞

於多虞卒成耳目之塞道致齒牙之猾左傳聞於憂

銜晉語齒牙為猾齒牙為猾以象讒口之為害元和五

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

日返葬於潭州某原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之

女年二十三貞元十六年終於郴州潭州今見前湖廣

有子四人曰贄曰某贄十三年矣哀禮具焉京兆尹

弘農公始由湖南為江西再以君為從事知之最厚

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羣疑且以

誌授宗元使備其闕京兆尹揚古者觀其所使而知

在上之德今也觀其所使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

辭乎一作使字銘曰

曼姓之裔司徒隆漢左氏楚子夫人曼惟君是承

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議識西蜀平其狃狂

○讞語襄魚戰巨列三切狃狂音陞岸狃又邊迷切巡

視南楚總茲條貫揚雄賦各亦並時而得貨遷化居

貨殖伎贊書懋遷有無化居今作買買交易也化謂

近山者居林木之類也貨殖改煎鎔範貢輪增算

也既飭財賦亦專傳館飭化百財是也去牧荒陬肅

其聽斷謂為貴州敷數以息暴戾斯道攬攬古行非

選事進不避難始賴其寧終聞見憚疾與憂積志隨

鬼散年極中身葬茲高岸書文王受命惟中才邪命

邪君子與歎

呂侍御恭墓誌温厚嘗為衡州刺史東平呂君

如禮述二君詳矣○未路感嘆情思黯然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為浙東道

節度大使乾元二年六月以延之生渭為中書舍

人尚書禮部侍郎刺湖南十州渭字君載貞元十三

舉擢裴延齡子操居上第會入閣遺私生四子温恭

調之書于延九月罷為湖南觀察使初贈陝州太都

儉讓以温為尚書郎再贈至右僕射初贈陝州太都

渭尚書右僕射再贈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禮或以為字

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謹讀從橫書

從子容切○漢書從理陰符握機孫子之術周書陰

握機亦兵書名云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為曰我師

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孫子即十三篇也

尚父冑也詩維師尚父師尚大父洎先人咸統方岳

今天下將理平蔡充冀幽洎戎猶負命蚤夜呼憤以

為宜得任爪牙畢力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

盧龍軍也詩齊父子王之爪牙又曰由吾兄而上

三世世為進士吾為文不墜教戒獨武事未克續厥

緒鐵切因棄去從山南西道節度府掌書記西道節

入薦為長安主簿復出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都

團練軍事元和二年正月以韋丹為江南府表進殿

中待御史為桂管都防禦副使南西道元和八年去

桂州相國尚書鄭公遮留假嶺南道節度判官元和

三月以故相禮部尚書鄭絪為嶺南節度判官

瘡加瘳瘳舊本作瘳非是瘳音皆發六月二十八日

卒妻裴氏戶部尚書延齡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

瓌曰特女子二人曰環曰鸞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

又死遂以柩如洛陽附葬於大墓款志呂氏世仕至

大官皆有道宜興於世温洎恭名為豪傑知者以為

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温刺衡州年四十卒恭未

及理人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有其具而不及其用

若温恭者耶恭貌奇壯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壽攷碩

大而又不克呂氏之道惡乎興銘曰

濕濕之風乎不可追風音馮○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為之

風大聲也風有志之大乎今安歸呂君去我死乎吾誰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于守龜命占附于先

君食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食者以墨畫龜然後

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刪取其辭曰君凡受署

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往來一作往事

凡命官更佐軍衛錄王府事番畷令江陵戶曹錄府

事監察御史皆為顯官馬音愚○番凡佐治由巡官

判官至押番舶使經略副使皆所謂右職嶺南節度

之舟右職要職也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意即前鄧

君誌中御史中丞司徒祐與元年三月杜嗣曹王

為建中三年十月以事為江西觀察尚書貞元十

八月以戴貞元為江西觀察使尚書伯儀大曆十二年五

嶺南節度使荆南節度使三年尚書昌元和四年四月

南五府儲峙出卒致穀以謀叶平哥舒晃亦文里切

五府謂嶺南安南桂容邕也韓文有送鄭權尚書序

餘分四府各置帥大曆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

守州邑民以便安謂為番珍火訛殺吏威海鹽增算

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殺去年七十不肯仕曰吾

為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至慮耗終不能以

筋力為人贏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

七年卒至謂七十當致仕也君始以長者重許與聞

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祐嘗以國事徵顧謂君曰願

以老母為累受託奉視優崇至忘其子之去至一君

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

詳莫

出曰傲曰傲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婿曰宗一宗

第也其銘曰其字無

不懈于位不替于謀慮凝以平撫民以蘇穀口候切

儻火不孽悍吏不牟一本作孽火不孽○二牟即牟

也惟寶于鹽亦贏其籌公以忠施私以義濟既至于

年乃靜于懷衣柔膳甘子待孫攜侍一觀經攷古教

導斯齊克壽克樂嗚呼終哉于陰之原爰位其墓千

萬子孫來拜來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墓

誌銘孟名常謙專詳本注○敏事筆力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為善狀一篇善

行狀來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將葬于某敢請刻辭狀

也日或皆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桓王司馬太常少

卿為義成軍中軍兵馬使按唐史無桓王侯致貞元

軍節度使耽辟常其帥魏國公勳為宰相勳入為宰相

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將軍各二衛事德宗順宗今

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于趙趙上

起復居故官為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和牙趙

兵罷元和四年十月詔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

常謙為先鋒兵馬使不受祿去金革服喪終期命安

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

唐安州陸安郡今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大曆

為湖廣德安府今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大曆

三年十一月以耽為襄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建中

其府立義成軍耽鎮義成時滯蓄李納難去耽號外

不疑滯蓄李納難去耽號外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政是

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避患退

不敗禮安州迫寇壤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

故貶安州迫寇西之境明年用兵于蔡明年謂元和

九年朝廷諸公泊外諸侯咸以公為請未及徵氣乘

肺溢為水浮膺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于中貌嚴于

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寢

食謀度憤吐以故病不可治託切會租某官諱某租

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謙子遵慶弟曰

某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為孟孟氏世出魯桓公子仲孫之後

賁勇光武軻儒紹聖孟謂孟賁孟賁也周濟濟于朝

稽以庸咸致厥命禮聽師田以器稽是也周濟濟于朝

冕服以光墨非從利終役服喪謂墨其衰經忠孝

孔明君子攸彰孔甚昔者雲中六級下吏魏尚為雲

一入尚帥車騎擊之坐上功公刺于安法亦可議黜

幕府差六級文帝下之史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

伏南荒豪士獻款南荒指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

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仆

于京京字代山九九植柏與松九九一作兀兀○詩

高直其其名惟何忠孝孟孟公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和元厚與凌君附

集和元厚與凌君附又有哭連州員外司馬詩別集又有凌

年月日三年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

富春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桂陽即今廣先是六

月告于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脈視

病今余肝伏以瀆腎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黃帝



問靈樞也脈經浮陽也按指下浮之散來緊有力來

如弓弦去如吹毛重按不沉輕按有餘濇舉之不見

竹時一止有來往瀉細而遲去之不利往來之不見

再尋指下往來緩動不中代者死也代者一藏絕他

動主形容疲內所因凡得此必死臘歲終祭名左

傳虞不凡余之學孔氏為忠孝禮俗而事固大謬卒

不能立乎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

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謫徙醜地上之得罰于天

以降被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為累有示謀

又告為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寓乎戊辰戊衝

也吾命與脈叶其死矣乎歲在戊子吾罪大懼不克

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甚樂焉子其

以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則禮記檀弓子高曰我死

焉注謂不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

為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弟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

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為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

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有謀略尚氣節朋人

之急出貨力猶棄糶糶上音七下旁年二十以書干

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為崇文館校書郎

又以金吾兵曹為節度掌書記泚涇之亂以謀

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

六七乃以日日發喪癸巳德宗崩六師萬姓安其分

遂入為尚書郎官員外郎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

度支調發出納姦吏衰止姦史一作姦利又一誤作

鐵副使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王叔文黨自都官

員外郎貶和州刺史十一月再居母喪不得歸而二

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

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

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

天下離愍逢尤天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為志其辭

哀焉離去聲愍音敏也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楊芬郁好謀謨富天祿天祿

也離禁書謂準書為崇贊推轂謂為汾寧觀靈龜獲

貞卜徙東越翅明牧為浙東觀罷人蘇汚吏覆升侍

從躬啓沃巨危疑興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財

用足道之躡身則辱前蹟後蹟也韓文跋烏江陞睡諸

垂非是○一統志和州屬南直隸州城北九疑麓本

有烏江亭長鱧舟侍項羽即此陞遠也疑麓本

處麓山名舜葬仍禍凶邁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

泯死猶慘音何以葬南嶺曲魂有靈故鄉復封茲

壤歸骨肉為之銘志陵谷作誌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天寶中詔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皆得籍宗正昭武

命屬字玄盛唐高祖其七世孫也宋百官春秋周受

有五始建宗之長故沂州刺史五福以姑臧人附

而董正之謂之宗正故沂州刺史五福以姑臧人附

屬於寧岐為族唐涼州姑臧郡今為涼州衛屬陝西

會祖生樂壽令昱昱生號州司馬叶世以儒聞叶生

柳河東集 卷十

九

監察御史辭字濯纓明兩經仕歷永興臨晉尉會天

子方事誅伐南平蔡元和十二年北服趙服一作復

四月成德軍節度使承宗西走戎戎謂吐東討齊魯

使李師道五年閒兵征卒戎糴行千里凡進用唯財

賦為難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荆南兩稅使督天下諸

侯之半調食饒給車擊舟連擊一作運又守湖南

鹽鐵轉運院湖一作胡以能遷官移嶺南益積功勞以介

厲敦勤為率羣吏先率字無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月

日卒妻盧江何氏凡五世世鄭出父曰士諤季父曰

士幹諤一作鑄士幹永泰二有大名君之子二人

曰夔曰導女一人曰某夔導皆幼不能事何夫人哭

且戒柩行萬里人咸觀其禮焉葬伊闕用明年某月

日甲子統志河南府嵩縣古伊闕地銘曰

涼為帝基克顧厥胤涼即謂涼武昭王皇弘國牒四邑顯進

沂以屬尊世仕倚儒憲憲濯纓亦用學徒既毅既官

式憇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諸侯

于刑于交任荆南兩稅使關石是鈞書關石和鈞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邦有

休功惟吏之勤糞施于大以盡其有孰司壽夭君不

克久吉日來附伊闕之墓子嗣孫承有達宜與左傳昭公

七年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銘詔于神永永是徵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誌 碣 誌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裴之諱字攷之史表皆不詳元和十四年

卒誌亦是時作也

裴氏之昭曰贈戶部尚書諱某 昭音韶○尚書諱守真唐史有傳說文廟

昭穆父為昭南面坐穆曰起居郎諱某 諱倫生均州

刺史諱某 諱叔均州與其弟大理更為刑部郎名伯

言為刑部員外 用文史名於朝善杜禮書杜禮書長

子曰某之長子也 射進士策不中過去過汴韓司徒弘

迎取為從事以聞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理評事 弘

本作劼○弘為汴州當伐蔡及鄆汴蔡謂吳元濟鄆

之謀也常為軍首贊佐有勞既事將待太夫人于京

師道發疽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河南敦厚里年若

千字曰某弟某以其喪歸葬於某縣某里未果娶有

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曰某通兩經始杖且廬 本

有次曰某尚幼五字銘曰

世守不遷秀于士鄉不利有司爰客于梁梁委其躬

乃相戎政 沛大梁也此言宮臣理屬仍受國命官臣

太子通事舍人理南蔡北曹五載首兵道也亦李師

屬進大理評事 柔剛輔理平視太平 疑誤 馬牛

既寧 歸馬之意告養于京即上云將待太棧車艸艸

我來周道 周道機車役車也周道浴陽載飢載勞

神奪其孝形經于洛魂其焉如庶終爾誠陰侍里閭

膳飲不違有弟之恭既安且盈厥志斯從銘之故人

以慰爾衷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晉之亂柳氏始分曰耆為汝南守居河東 晉侍中

二子長曰耆為汝南太守又五世曰慶相魏 耆子恭後

守恭曾孫緝宋州別駕宋安郡守緝子僧習與豫州

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為揚州太中正僧習子僧 字

更與後魏侍 魏相之嗣曰旦任隋為黃門侍郎 旦字

其小宗曰楷至于唐刺濟房蘭廓四州 旦二子楷以

宗詳前李位誌 楷生夏縣令府君諱繹繹生司議郎

府君諱遺愛皆莖長安少陵原遺愛生御史府君諱

開莖南陽其嗣曰寬字存諒讀其世書揚于文辭南

方之人多諷其什頗學禮而善為容脩吏事 漢儒林

善為容容謂容始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

理評事為嶺南節度推官荆南永安軍判官府罷為

游士出桂陽下廣州 唐郴州桂陽郡今屬湖廣 中厲

氣嘔泄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

前娶琅琊王拱子拱國子祭酒後娶河東裴陵子陵

告成令裴氏之出曰裴七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過

零陵 零陵縣名 哭且告于宗元曰吾伯兄從事嶺南

其地多貨其民輕亂能以簡惠和柔匡弼所奉假守

支郡海隅以寧鬪狼仇怨敦諭克順從公于荆綏戎

永安仍專郡治政用休阜是時蜀寇始滅邦人瘡痍

懷君之澤咸忘其痛 蜀寇謂 其理也惠而不施之於

大其行也和而不至于年其言也文而不顯其聲 不

又不得令辭而誌焉是無以蓋前人之大痛敢固以

請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以為神羞余曷敢不諾 左傳

神銘曰 無作

柳族之分在北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自慶以下封中書之世寔曰蘭州夏縣政良司議德優營營御

史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克脩儲闡補吏謂為環衛分曹謂為左鏡南越之厖從事以寧謂嶺南永安

披攘薦仍于兵是董是經既柔且平浩浩呼革為和聲胡不使壽而奪之齡柩于海墻墮于鄧邦墻切

柩一作挺○攢斬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呱小子禮而不廬銀音孤充充令妻壘首而居莊華切禮

人壘壘也為獸號鳴助我踟躕禮月踟躕則必反過其故鄉鳴號焉刻此悲辭藏之與隅隅爾雅西南

故祕書郎姜君墓誌文小有致銘祕書郎姜萼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萼音謂或作萼

新平始楚國公皎與上游益貴幸姜皎與玄宗二年預誅寶懷貞等以皎為銀青光

祿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子慶初得尚某公主南為相即皎之甥從容奏之天寶十載詔慶初尚主

都尉馬生萼萼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即勅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

官七十某年終不徒然其閒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遊嗜音以生富

貴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奇音畸奇右可用言

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髀音陛髀音陛○髀股骨也寫出王

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壘不可以廉為具物祭以豚酒桂管觀察月日壘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為遂幼榮老窮在物為凶均之得喪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銀朱謂魚不翼翼於進取不施施於驕伉○翼居切施音曳也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己與夫拳拳恐悻蒙詔負義得之拘拘榮不益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亡友故祕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昌黎有獨痛特甚柳州此作亦復酸楚令讀者殆難為懷懷虞集曰以少年而死其行不聞于世特記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附于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

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出藍田谷北入渭今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

端而明內之為孝外之為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

為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

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乎知之者

其信於天下乎一本作今之世有知其然者乎知之者天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嗟乎甚邪作噫

○文甚跌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貞元年申叔

喪未練而沒禮記三日而食三月而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壘鄉曰某鄉原曰某

原嗚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

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于墓韓泰安平南陽人  
李行謹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  
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餘人皆有名字此獨韓愈退  
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溫和叔東平人崔羣  
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  
人嚴休復玄錫馮珣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劉辰  
子厚先友  
記亦此例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趙公矜之死自貞元十八  
年至元和十三年凡十七  
載來章乃能求於人所不知者而歸之故子  
厚時為誌其墓云○事奇文亦奇中兆詞尤  
奇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  
州官為斂葬于城北之塋四或作三○公矜元和十  
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墓不得徵書而

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塋凡十九日唯  
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謝兆之曰金

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臣冢  
土是守乙巳于塋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

日發之乃觀其神調直廉切一作利○秦謝卜人姓  
明日求諸塋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

邪吾為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荷去聲信一作  
信夷姓名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為子蒞焉切○禮

也夷平也記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迹也說文會辛亥啓土有

朝會東茅表位曰繩春秋置茅繩表坐辛亥啓土有

木焉發之緋衣緋衾凡自家之物皆在緋將侯切○

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  
塋於汝州龍興縣期城之原唐龍興縣今為寶夫人

河南源氏先歿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  
之鄆州司馬會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  
弘安弟弘智始矜由明經為舞陽主簿蔡師反犯難  
唐史有傳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為襄陽丞貞元十  
西歸使使其墓自會祖以下皆族以位周禮五年淮  
吳少誠反其墓自會祖以下皆族以位周禮五年淮  
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注時宗元刺柳用相  
令族塋各從其親位謂昭穆也

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挈之信也茲之有朱其絃神具列之挈音契○  
也懇懇來章神實恫汝恫音通○說錫之老叟告以  
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

綦綦羈鬼相望望音志○羈鬼謂屬族而有子而孝  
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故溫縣主簿韓君墓誌  
有唐故溫縣主簿韓慎字某漢弓高侯其先也乙本

類嘗封弓高侯故字○韓王信子徙于南陽傳世至今唐侍中諱瑗

克用貞亮奮于國難祖時為相侍中兄子鄂州刺

史諱某某生御史著作郎諱某某生尚書庫部郎中

萬州刺史諱某嗣以文行大其家業鄂州著作郎萬

詳其君萬州長子也慎豐泰三子以父任為建陵挽郎

名宗山陵累調授王府參軍襄州襄陽尉至于是邑

貞元十六年又調于天官署河陽丞未拜十有一日  
暴病卒于長安永崇里先人之廬又十有二日龜策  
襲吉祔于咸陽洪瀆原先人之墓禮也龜筮皆吉謂先  
三日外姻家老謀為之志左傳士輪季弟泰哀不能  
文故託于友焉泰字安平亦外姻至以其弟之恭  
知君之為友沒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為愛惟友愛



出于孝移于忠施於人事無往不達余故得受其辭  
書于石曰

友而愛而忠孝宜之貌稱其行行稱其詞賤而不壽  
為善是悼祔于祖攷初筮攸告易初筮告再三季也  
之純寘哀無垠終窶且貧控于仁人窶則羽切且貧窶亦  
也貧備物稱家其儀式陳禮記子曰稱家之有無爰相其悲  
載刻茲珉見前詳

東明張先生墓誌張因死於封州時子厚在永

甚高因舉以為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

詔許之因時乞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

異得衆真祕書訣錄錄籍聚經籍圖史伴於麟閣云

漢麟閣圖畫功臣未聞有麟書之名也麟字疑誤

又徐賢妃疏窮與秘于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

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

之慟遂病既函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乙酉歲

十月元乙酉當是貞今年死於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

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為誌而卒原畢

在長安文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為碑

以誌于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漢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為  
華光而不為名介潔而周流苞涵而清寧幽觀其形  
與化為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  
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支梯以道慈幼  
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邪吾曰道去支邪去慈邪從

容以求其得之邪盪莽狠悖道之非邪盪音蕩狠下  
是○悖亦狠也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顛頽聖圖壽  
離中就異歛然與神鬼為偶頑然以木石為類恹恹  
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如此也頽頽  
音樵悖顛頽規切歛許勿乃書于石以紀

虞鳴鶴誌并序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臯字鳴鶴終于長安親仁

里既克葬于高陽原二三支生皆至于墓哀其行之

不昭于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寔曰恭甫

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史記武王克殷封太伯之後為

蠻夷左傳僖五年晉侯圍上陽注上其後優游在越

為鄉虞氏世為會稽延詡輔漢恢定封疆詡況甫切

平三年虞延為大尉八年為司徒十四年自殺延字

子大陳留東昏入順帝時虞詡官尚書令詡字升卿

陳國武東徙之賢時維仲翔吳志虞翻字仲

喜在晉克彰虞喜字仲寧弟預義篤斯文有茲其芳

○說文菝馨香也秘書多能垂耀于唐虞世南字伯

少監洎于漢陽世德以昌漢陽沔州郡名九臯毗贊

尚父休徵用揚九臯父當為惟我先君並時期翔洽

主記室蔚其耀光實契伯仲永永不忘郭尚父居翔

為記室與當漢陽元子寔紹其美傳襲儒儒風禮炳文

同在幕府史克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于鄉論為秀士論秀士

致有德行道藝者百郡之選叢于京師味沒騰藉乘

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默以謙人悅而隨

然名卿是挈先進咸推方出羣類振耀于時禍丁舅

氏漂淪海沂捧訃號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

違執狗于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  
具申敬裳帷萬里來復祗附于墓遠不凌節儉而有  
度由其溫恭守以貞固行道咨嗟觀禮興慕復從鄉  
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聞于邦家倚閭千里歡詠斯  
多烟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歸其  
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閒壽觴方舉賀書在途委骨歸  
土哀歡易地弔慶交尸神胡不仁降此大苦嗚呼哀  
哉惟昔夏口羈貫相親實與非同○鎮岳鄂都團  
厚與九章相善夏口鄂州也羈貫○魏梁傳通  
于生羈貫成童不就御父之罪也詩總角非兮  
家修好講道為鄰既冠于作思致其身附音升于司  
徒及爾繼年王制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交歡二  
紀莫閱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為砥礪咸去韋  
致今則遽已吾其缺然也砥音紙礪音厲○砥礪磨石  
韋賦嗚呼哀哉諒行謀諡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有  
其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表記  
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故處士裴君墓誌裴君諱字不可致御史中  
河東聞喜裴君聞喜縣名在唐屬絳諱某字某好學

未仕年若干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京兆渭南墅墅

與切○渭南縣名今屬也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命其  
僚柳宗元以銘君之出行立為桂州都督桂州中丞裴

使公時為柳州刺史其管內也故云河間邢羣以狀來告曰曾祖諱  
某寧州刺史贈戶部尚書諱守祖諱某起居郎諱儵

父諱某尚書刑部員外郎諱伯議官及浮圖事獨出  
載在史冊以八使行天下當河北道疑危頑狼難處

分之地用天子命制斷得宜於時為第一分扶間切  
部員外郎裴伯言為幽東澤潞磁邢等道黜陟使  
下皆仰以為相會疾終再贈至大理卿長老咸曰裴  
氏世積德起居丞相弟也以文史用大理名世人也  
咸聞而不大君以友悌慈植承其休光幽而不揚豈  
天鍾美於中丞晉而不克並邪不然君無位以天其  
可問哉起居指僑卿丞相名耀卿字煥之事玄宗為  
部員外郎中丞指伯言伯言本以大理評事為刑  
傳昭公二十八年而天鍾美於是左君前娶韋氏成都  
少尹士讓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以文敏中丞公  
尤愛幸恒從不幸卒於桂林某舉明經後娶於薛氏  
無子父窆位卑是年月日葬渭南某里遷韋夫子之  
喪自萬年來有侯猶異室韋字諸銘曰

疇之沃沃宜其嘉穀有耕有耨同施異祿說文疇耕  
明昭次穆丞相之族尚書之孫大理之門有慶實延  
宜碩而繁不位不年晦于丘園懿懿大理惟德之元

摧佞抑釋太史是論摧佞一作權佞非是○此即上  
也黜陟冀幽邦命以尊神晉豐福不棄于君渭之洋

洋爰墓其南孝思是懷祖攷之依郡人作銘惟相其  
哀並一作不

單季子墓銘子厚在永州作○寥寥數言已敏

單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施音  
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鈞

貫又且數十家通為書號單子史纂堅音又取鬻老  
管莊子思晏孟子到今鬻音育○鬻子書名名熊為

世者為子纂漢志有鬻墨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

不以仕為事黜陟使其書以氏名聞建中元年二  
十一人分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  
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  
躓乎將溷而遂乎躓音致溷胡困切○用屈葬其鄉  
即所死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感其文不大於世  
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辱豐其獨

續熒澤尉崔君墓誌前誌贈太傅崔公祐甫為

子厚續誌以書其綴墓之  
故云○此亦墓誌之變體

太傅公既志熒澤君之墓明年為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以卒一本云卒贈太傅無以字○大曆

南同平章事明年建中榮澤君之嗣曰膺備物具貨

入于汴汴陷于戎四年十二月淮西節喪焉不果行

會世難不幸膺亦死膺之亞曰太素太素膺仕至雲

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九年移信中猶有

累不克如其鄉中一作州○唐雲陽縣名屬京北府

大懼緩慢茲久哭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啓君之喪至

于某墓用某月甲子志用太傅公之辭又命河東柳

某書緩故且志終事之年月日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一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二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子厚 永貞元年八月 訥  
元先夫人卒于永期年歸于侍御之墓表  
當于是時作其言詳而不繁大而弗誇榮  
紆委曲最為得體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 殿中君即子厚為  
其所謂叔父殿中侍御史者是也 墓表及墓版文  
御史故焉 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于

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繫其辭刻茲石表 繫  
正文之下猶易繫辭之義也 先君諱鎮字某六代

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 慶字更與河東解  
諱日周中書侍郎濟陰公 慶四子機私旦肅旦高

祖諱楷隋刺濟房蘭廓四州 則楷二子曾伯祖奭字子  
燕唐中書令 奭施雙切則則奭高宗永徽三年三

子厚高伯祖矣 新史于厚傳及韓文曾祖諱子夏徐  
州長史 子夏次子長曰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政諱

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 賜于河泚世之稱家風  
者歸焉 音陽又餘亮切○詩在河之先君之道得

詩之羣 詩可書之政史記書記先王易之直方大  
六三直方大春秋之懲勸 左傳春秋之稱微而不汚

勸善無不利 植于內而文于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  
高第遇亂亂奉德清君夫人 載家書隱王屋山閒行以

求食深處以脩業作避暑賦 君夫人鎮母也一統志  
王屋山在河南濟源 合羣從弟子姓講春秋左氏易

王氏行行無倦以忘其憂 早姓一作姪行空早切又  
早切 前漢田姬傳跪起

氏如子 姓注姓生也同于禮若己所生王德清君喜曰  
茲謂逐世無悶矣 名遜世無悶也

如吳無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冀  
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

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 卒音季王父  
六合君忤貴臣死於吏舍猶鞠其狀先君改服徒行

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貸其問既而以爲天子平大  
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罹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

太學勸耦耕 耕並二耦而作三老五更議禮記文王世  
設三老五更之位 注三老象三辰五更象五帝

禮記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躬耕藉田 藉田書  
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 天子親

文帝藉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齋沐以獻道不  
果用授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尚父汾陽王居朔方備

禮延望 朔方節度使 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爲節  
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刑法者軍旅之

楨幹斥埃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  
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世不能容表爲晉州錄事參

軍 書時乃楨幹左傳晉文公殺顛頤禘禘舟  
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

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錐拒不受命守大怒  
投几折箠而無以奪焉以爲自下繩上其勢將始作

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恥調長安主簿居德清  
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爲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

部命爲太常博士 常吏部 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  
吳願爲宣城令 三辭而後獲徙爲宣城宜隸縣屬南

四年作閩鄉令 閩音聞又音珉字或作閩 政績皆

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為鄂岳沔都  
團練判官元戎大攘校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

進律已後數年登朝為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  
正士以校私讎有擊登聞鼓以聞于上上命先君總

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貞元一作諂非是反音番  
岳卒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妻訴之御史中丞盧仝欲

重妾罪侍御史穆贊不聽仝與贊參共誣贊受金捕  
送獄郎李觀大理卿楊瑒為殿中侍御史詔鎮與刑部

州刺史按唐制文武臣僚通進文治無之出贊為  
先經登聞鼓院進狀注施于朝曰登聞鼓為相者不

敢恃威以濟欲參謂贊為長者不敢懷私以請聞謂盧  
御史羣冤獲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

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鷹鷄詩中  
逾年參卒中以他居三年醜類就極拜侍御史貞元

以流涕此本太史公自敘選俯首流涕曰吾唯一子愛  
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

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  
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

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姦臣寶參者邪吾  
知其不為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于親仁里

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後十  
一年宗元由御史為尚書郎天子行慶于下申命崇

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尚書郎  
書禮部員外郎得罪以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

女實有全德為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  
圖史箴誠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為表式二

女長適崔簡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  
女適裴瑾

皇后于興慶宮永貞元年八月辛未命婦會憲宗既  
乃宗元貶秩為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嘗見憂乃及

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  
鳴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於死既

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  
荐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

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  
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

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子厚先友記或點或事實

疎冷筆致翻妙蘇軾曰柳子厚記其先友  
名者蓋二十人邵伯溫曰子厚記其先友

父墓碑意欲著其姓名官爵因附見其所長者  
可矣反從而譏病之何也貶永州尚如此為

此劉辰翁詩曰此記選之云孔子貴十蓋其傳如  
袁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無與比

爭去聲○高字公願恕己子滄州東光人貞元  
年德宗欲用吉州長史盧杞為尚書

不書不從杞命舍人改杞豐州別駕之能使所居  
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憲宗朝宰相李吉甫書

姜公輔為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為翰林學士朱泚  
叛從帝幸奉天獻奇策建中十

四年十月自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好諫諱免山南  
唐安公主必歸葬今行道所宜從儉其葬公輔諫曰

怒與元元左庶子後以罪貶為復州刺史卒貞元  
十一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史有傳

齊映南陽人作南陽高陽史有傳為相以文敏顯用貞  
為同年正月事  
嚴鄂河南人州華陰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為京北



河南尹御史大夫陸贄十四年三月自河南尹水  
七月擢炎罷相盧善舉職為邪險搆扇以貶死是  
元全柔後魏孝文河南人氣象其偉好以德報怨恢  
然者也為大官有土地建中二年九月自杭州刺  
南觀察使入為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為相黃裳字遵  
陵一寶應二年中進士第貞元二有牆仞不佞以  
謀克蜀劉闢作亂憲者以劍南險固不宜加司空  
出為河中節度四字○元和二年正月罷相為河  
中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寬厚碩大與物無忤為渭北節度貞  
元十八年十一月自同州刺入為工部尚書卒年正  
史拜渭北坊節度使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 憑一宇虛受  
史有由江西南西道入為散騎常侍貞元元年十  
使移鎮江西自江西 疑字恕以兵部郎中卒貞  
召為左散騎常侍 凌厲字恭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郎中附楊憑傳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懷州河 皆強毅仁孝 贊為御  
史中丞捍仗倖得貶觀察使以忤宰相實參貶州  
州刺史事 後至宣池歛處置使卒自常州刺史拜  
宣歙池觀察處 質為尚書郎以侍御史內供奉  
卒最善文 附穆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為太子賓客貞  
二年正月政自宣州刺史為浙東觀  
察使十三年三月乃入為太子賓客

裴樞同郡人為御史入蜀擢殿中侍御史史附裴遵

為尚書郎  
李舟隴西人字公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  
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為刺  
命廢痼卒 慶一作發○建中元年四月涇原別駕  
月文喜將劉海賓殺文喜降二年梁崇義欲為變  
舟時為金部員外郎遣諸襄州諭旨以安之諸道  
跋扈之謂舟能覆城殺將及至襄州崇  
義惡之請舟能覆城殺將及至襄州崇

李鄴江夏人字建侯揚州人果檢自負毅然喜為官為御  
史中丞京兆尹鳳翔節度順宗登極拜御史中丞  
尹元和元年二月召檢校禮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  
節度使

梁肅安定人字敬之一字寬平隋刑部尚書最能為  
文能為文最號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諸王侍讀  
贈禮部郎中

陳京泗上人始為諫官數諫諍 京字慶復陳宜都王  
年中進士第德宗自奉天還京京有內行文多詰訓為  
京師擢京左補闕屢有諫諍有內行文多詰訓為  
給事中上方以為相會惑疾自刃廢痼卒 感廢一作  
在易自刺弗移再還給事中卒見宰相表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  
起居郎貶官卒 貶韶州刺史卒見宰相年表  
弟愈文益奇 傳有

許孟容吳人 字公範京兆長安人 大讀書為文口辯  
為給事中嘗論事由太常少卿為刑部侍郎中貞元  
元和初遷刑部侍郎史有傳

李觀隴西人 舉進士第 觀行義甚脩至刑部郎中卒  
故與先君為三司者也 貞元四年觀為刑部員外

柳河東集 卷十一

殿中侍御史履穆贊其大理者曰楊瑀大曆九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為御史

宇文邈大曆二河南人有文謹愨人也為御史中丞文邈見宰相觀邈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為刺史卒

表慎觀

袁滋陳郡人字德深蔡山入善篆書文敏不競不競不為相出使辱命貶刺史永貞元年七月同平章事

闕為給事中滋畏闕不敢進復為義成軍節度卒十一和元年七月觀察使卒是時未卒也史有傳

盧羣范陽人字范初系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為任事

崔損清河人字至無系本博陵大畏慎為相無所發明趙懷元十二歲以病在告議者謂還德及用損

獨愛幸以損為長者史有傳

鄭餘慶滎陽人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再為相十四元年八月同平章事元和九年五月罷始天下皆

以為長者及為大官名益少今為尚書河南尹無恙慶為河南尹有傳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許州長史二子諒慈明諒為冠氏子舍人生餘慶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為御史

中丞復由中丞為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益字君虞宰相族子大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益少歌詩而多

為苛酷而有散交扇戶之譚聞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為尚書郎

王紆其弟紹太原人徙京北之萬年紹得幸德宗為尚書在宰相之右貞元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

自寶參陸贄斥罷中書取充位惟紹密嘗待殊厚于今為徐泗節度書左僕射徐州刺史進士第

鄧度使後以濠紆有學術娶子厚伯祖臨叩令某女魯直為尚書郎魯也魯之義同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十餘既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為言者泌字安期

尚結贊同盟于平涼為蕃兵所劫泌等六十餘人三陷中十九年吐蕃請和其子隋

虞當會稽人為郭尚父從事終河州刺史以信聞當厚有誅焉子

賈弇長樂人善士也為校書郎卒弇古函切○弇大

弟全至御史中丞全大曆四年自常州刺史為浙東使觀察

趙需天水人需大曆六年需名詩文王常服黼毳禮記檀弓下篇段太尉事狀

祭於趙需儒士無意義今按本集段太尉事狀呂氏春秋云咆咆然相樂也今云趙需咆咆字出

也宜當作咆咆樂易之義也有名至兵部郎中卒貞元元年正月以吉州長史盧祀為

饒式南陽人式大曆七年饒式南陽人式大曆七年

張莒常山人莒大曆九年張莒常山人莒大曆九年

張惟儉宣城當塗人儉大曆六年張惟儉宣城當塗人儉大曆六年

尹貞元十六年九月式陸轉運使尹貞元十六年九月式陸轉運使

皆善言謹式至河南

莒鄧州刺史惟儉

和州刺史

奚陟江都人字殿卿其先自誰毫徙為京北柔敏至

吏部侍郎貞元中至五年卒世謂陟善官然其智足

以自處也

盧景亮涿人字長晦幽州范陽人有大曆有志義多所

激發為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棄甚久初建中

右補闕朱泚反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則

亮同深帝然之景亮志意然多激發與穆贊

亮編上所謂言引舍己帝怒貶州司馬廢景

年二十至順宗時為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憲宗時

別駕召還再遷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字達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為中書舍人京

兆尹貞元末為中書舍人

張因某人安北長舉詔策為長安尉願去官為道士

甚有名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

而行遂死封州厚集有因銘

高鄂渤海人字公楚本渤海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

于貴幸以太常為相罷居尚書貞元十九年十二月

章事永貞元年正月罷

相守刑部尚書有傳

唐次北海人字文編并州晉陽人有文章學行義甚

高以尚書郎出為刺史屏棄之為禮部員外郎入

年參取官次坐出為開州刺史永貞中召以為中

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死傳舍貞元八年

史李吉甫為政功郎中夔州刺史唐文為吏部郎

中並知制誥正拜次中書舍人卒傳舍驛館也

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

學至御史病醫遂廢

次中庸中行公入世祖

子喜喜子升中庸中行慶子日且子範子齊子物

子鎮子厚子從裕從裕子察躬察躬皆名有文咸為

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登字成伯冕字敬叔蒲自其父

芳數字仲與冕並居集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

吏部郎中出為刺史貞元六年十一月上親行郊

冕為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司封郎中徐岳

部郎中陸贄工部侍郎張薦皆攝禮官司修郊祀

儀注時上甚嘉之久之久以議論至福建廉使卒

十二年三月自委州除餘御史中丞登晚仕至尚

書郎祕書少監

薛丹同郡人至尚書郎

呂牧中進士第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積清河人至檢校郎官魏字實方為檢子羣為右

補闕贈給事中史有傳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為容州經略貞元十

萬年除容管經略使

于申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為諫議大夫仲孺丞相表之

蘇弁武功人字武容京人好聚書至三萬卷弁聚書至

手自刊校當時與先君通書以戶部侍郎貶貞元

戶部侍郎判度支坐給長武城復為刺史數年起

軍糧朽敗貶汀州司戶參軍

蘇世長附

崔茂博陵人紅切善言名理為御史尚書郎元和初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為文

困不得任仕位

辛憚隴西人有史學憚紆慎切○建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為長者後至尚書卒見宰相表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為宣自元均

至宣力皆沒沒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

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為端敢悉書

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于背如右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自注為會葬人父○

銘先侍御之墓者以其名諱不可致但本注云為會葬人作豈以其備書本道節度張公

乃遣殿中監李輔忠致贈侍御史章重規等

近禮而乏厚實之氣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

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萬年今為咸寧公諱某字某

邑居於虞鄉虞鄉縣名唐屬西平府今其曾王父某

官名子夏徐王父某官名從裕滄皇致某官名察躬

清奕世餘慶叢而未稔濟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

實為善者感嗚呼哀哉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莊進

止威儀動有恆常英風超倫孤厲貞方居室孝悌與

人信讓當職疆殺游刃立斷刃而振切○莊子曰施丁

刃十九年矣而若新發于剛自少耽學頗工為文既

窮日力又繼以夜鄉里推擇敦迫上道乃與計偕來

游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

有令問羣士羨慕計偕注已見前靈臺居數年授河

南府文學教勵生徒撰擇貢士儒黨相賀庶人觀禮

撰見轉切一作選○周禮大秩滿渭北節度使延為

參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大常寺協律郎貞元二

期為渭北節度使既喪主帥罷歸私室十三年

卒於官方將脫遺紛埃退與道俱冲漠保神優柔隸

儒四方聞風交馳鵠書載筆乘輅乃作參謀○古

以徵書為懸針書垂露書雁書虎爪書鶴頭書後又

士載言輒使者出入朔方陪佐戎車四年七月以

所乘車為朔方節度使大理評事又加章綬朱裳銀

印宗黨有耀權略密勿潛機埋照完彼亭堡時其講

教實從我謀隣國是傲詩密勿改度支判官轉大理

司直出納府庫頒給軍食下無讎斂黔首休息斂力

禮祭義以為為音鉗○月校歲會莫不如畫○會古外切

詳禮已庫豐財羨制成計得羨英面切庫一又遷殿

中侍御史度支營田副使分闔之寄參制其半闔苦

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臣坐牖公堂無事後漢書成

守任功曹私慶成瑯但坐牖太朝端延首方待以位既

而祿不及伐冰政不獲專達禮記注伐冰之家卿大

也周禮天官其屬六十大以其年正月九日遇疾終

於私館享年五十嗚呼痛哉奔驥驛力中途踣足高

鴻輕舉在雲墜翼凡我所知哀慟無極踣鳥臥於阮

踣也本道節度尚書朗寧王張公震悼涕慕不任于

懷臨遣牙將試殿中監李輔忠監備凶禮贈賻甚厚

贈撫奉切贈符遇切○張公獻行軍司馬侍御史章

重規等年登進士第五匍匐救助事用無闕詩凡民有

之丹旆素車歸于上京撰期定宅莫有慙素切慙音

不愆於素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號慟會葬哀禮咸申  
克寔玄堂掩坎廣輪變音礙悲勵切○變葬下棺也  
穴之廣輪掩攬其高可隱而顧眄無依徘徊增哀願  
勒休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周公巢等相與琢石書  
德用圖不朽公巢貞元一年中進士文曰

抱元淳稟粹和既強毅又柔嘉登儀曹耀文章謂試  
進士司學徒儒風揚謂為河南自渭北佐朔方一作來  
戎政閑黔首康開習冠惠文垂朱裳才不施天茫茫  
史記秦獄法吏冠柱後刊樂石篆遺德德一作芳  
惠文冠此謂為御史也樂石泗濱之  
馨者可為延休烈垂憲則於萬年長無極

故叔父殿中待御史府君墓版文文甚有條貫  
能并井茅坤曰敘事  
處整則敘情處悲再

柳氏之先自黃帝歷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為展氏  
魯孝公之子字子展諱曰夷伯禽以食采為柳姓無  
子展孫無駭以王父字為氏無駭  
惠食采於柳下遂姓柳氏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

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某遺貞  
白之操表儀宗門謂子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令

諱某垂博裕之道啓祐後胤謂從皇致湖州德清令  
諱某弘孝悌之德振揚家聲謂察惟公端莊無詔徽

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謂恭其在閨門也動  
合大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閑言故宗黨歌之

無稅政故官府誦之謂音七同增美實也謂用冲退徑盡  
之志以弘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

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進士  
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

辟為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卽世罷職家食不  
吉家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  
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  
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事俱詳前

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會計明白謂禮匪頒  
會計字見孟子鳴呼分闔委政繫公而成務朝右  
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烟黨仰公而振  
耀貞元十二年歲在景子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

於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唐諱丙字故夫人吳郡陸氏  
子厚有陸氏誌洎仲弟綜季弟續家姪某等察躬子鎮某編  
也抱孤卽位牽率備禮祇奉裳帷歸于京師以某年  
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

某年一作其公有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孝呱呱  
涕洟凡我宗戚撫視增慟謂音理嗚呼小兒垂髮一  
哭聲嗚呼哀哉初公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  
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元兄卽子厚持斧登朝憲

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正席不甘味及  
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貞元九公實敬承  
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  
痛恨其有既乎既盡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  
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公之  
祖謂曾事後魏封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為理  
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祠頌以為述德之道不忘於  
祖作始祖碑以為紀廣大之志敘正直之節不嫌於  
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於諷詠比興皆合于  
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與許膺切南史柳惔



工篇什有亭草木葉下隴首秋當官貞固確乎不拔  
 雲飛之句仕宋為吳興太守禮下  
 持議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禮下  
 衛有太史曰莊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  
 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  
 釋服而往遂以禭之不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嗣家風之  
 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士師  
 柳下惠也已上四事皆柳氏之先文兼備四德具  
 行之著者故借宗人之詞以比類之  
 體而徵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  
 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  
 痛仍集焉朴魯甚駭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  
 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敘而終焉

駭切語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  
 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附于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  
 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某之墓又東若干  
 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  
 某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  
 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皆如律令殺所介切○禮  
 也者藏也反壤樹之義府君諱某某由父任為太  
 壤謂封壤樹謂種樹府君諱某某由父任為太  
 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為  
 弘農二年推其誠心裕于其人關土生穀若有天相  
 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天教厲明具故俗不爭奪  
 遂以洽于大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禮褒旌致績  
 絕尤推君之政風于下邑命為吏部尚書郎祀字子  
 未為邠州刺史庚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  
 弘農縣屬號州庚或作更○建中元年二月命趙  
 升天朝帝有歎焉贊衛晏洪經繪等十一人分巡天

下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  
 卒于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于是  
 邑仍會危難至于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為黔州錄事  
 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敢緩初公娶司農少卿京北  
 韋山之孫涇陽主簿迴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  
 某月日卒于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  
 喪至于號舉弘農君之喪咸至于墓寔焉悲酸切既  
 窆立石表于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有  
 難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  
 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黜食寒妻子飢僕御  
 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為旅人徒踣萬里以厄困終  
 事孝之難者歟殺所介切五十而慕者舜也祿千鍾  
 而悲者曾子也莊子曾子後仕三千聖且賢難之若  
 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志從父第宗直殯

從父第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  
 為己師聞惡若己讎見佞色詔笑者不忍與坐語善  
 操觚牘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  
 為工觚音孤作文辭淡泊尚古謹聲律切事類謹漢  
 書文章為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  
 文者以為工宗直撰西漢文類四十卷于讀書不廢  
 蚤夜以專故得上氣病臚脹奔逆每作害寢食難俯  
 仰時少閒又執業以興呻痛咏言雜莫能知讀讀如

脹知亮切○臚皮也一日傳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  
也廣韻臚前曰臚脹臚大也  
累兄弟為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二十三不舉藝益  
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為柳州刺史七月  
南來從余道加瘧寒數日良久又從謁兩雷塘神所  
雷塘柳州地名州有雷山兩崖夾東西雷水出焉  
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  
豆麋修形精餘還戲靈泉上洋洋而歸臥至日呼之  
陰酒虔則應  
無聞就視形神離矣而一作也嗚呼天寶析余之形殘余  
之生使是子也能無成能一作既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  
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二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誌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附誌公諱永州司馬

承明年歸附于京兆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公尚留永州不得奉喪事以歸作此誌○子厚

人百死其贖矣翹時校注此文會亦有母之

恨者較多於子厚不啻萬萬云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涿音順天府有涿州

是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

弃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附于京兆萬

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

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

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僂徒

播孺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

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適音天

地有窮此窶無窮既舉葬糾猶以不肖之辭擬述先

德且志其酷焉翻直忍切肖一作孝○翻嘗逮事伯

舅聞其稱大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

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

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

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

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

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

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皆十一作比○大

歲四以詩禮圖史及翦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為名婦

先君之任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皆遠在數千里

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如

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

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

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蒞事事既具

而大故及焉貞元九年五月不得成禮既得命於朝

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家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

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若有日吾其行也家謂居長及

命為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貞

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羣臣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

卽位二月大赦加恩羣臣

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

禮無違者注詳前卷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

愆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以蓋前惡敬懼而已

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

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婦七歲而不果

娶貞元十五年卒竄窮微人多疾殃炎暑熇蒸其下

卑濕非所以養也微吉弔切熇呼木黑各虛屬診視

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資蒼黃叫呼遂遭大

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為禍為逆又

頑狠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

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囚窮繫魄逝心壞繫陟

蒼天蒼天有如是邪有如是邪而猶言猶食者何如

人邪已矣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

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

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辯族姓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贊皇趙

六國時武安君李牧事趙遂為趙人晉司農丞楷徙居常山有五子軒見芬芬則徽徽子景兄弟居巷東

弟勁共稱西祖軒與弟景共稱南祖祖某為某官父

冲為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巖然殊異及笄德充於

容行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和特

善女工翦製之事又能為雅琴奏聲操縵之具婦道

既備宜為君子之配偶焉綴音疑笄音稽操七刀切

說文笄簪也女十五曰笄為雅琴擊琴也揚揮書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叩擊而歌之也禮記不學操縵不

能安絃也操我伯祖臨叩令府君諱某受夫人於李氏

之廟而歸于正室臨叩府君諱未詳臨叩府君之先曰

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某諱從清池之先曰徐州府

君諱某諱于又其先曰常侍府君諱楷常侍之兄曰

中書令諱爽自中書以上為宰相四世爽父則則父

四世相噫我伯祖以宗冑碩大而濟其德厚夫人以族

屬清顯而修其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為士者榮之

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用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

于臨叩而窆焉夫人從子而返于淮濟諱音虎○諱

家揚州淮鳴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

必誠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將

嫁己子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

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

不幸終於宣州旌德尉此誌不載其名而曰旌德

德令史諱女三人皆得良婿隴西李伯和為揚子

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婿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

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平康里自

小斂至于大斂比及葬則二婿實參主之有孫二人

長曰曹郎奉之以纓而正于位八月二十四日葬于

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二

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夭臨叩萬里以

歲之不易未克合祔哀孰甚焉左傳不易諸姑合以

為斯志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且又葬于我故

敘柳氏為備銘曰

蕩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沈幽光大梁鶉火二星名

六月日月會於鶉火夙淪夫子嗣又喪喪平轄帷不

復岷之陽輔此見切或作荷○轄喪車轄喪車轄靈趾棲鳳

里良之山兌之水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靈趾

誰之言者青烏子風俗通漢有青烏子三卷又相冢

書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陸氏子厚叔父殿中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

宗子在他國家牒逸墜故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

究知而闕其文父覃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笄

而禮會伯舅為河南尹撰擇條案謂我文學掾仲父

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歸于我撰息充切○時

文學左傳元年之文故仲父人之志也温順以承

子歸于我姓婦人謂嫁曰歸夫人之志也温順以承

者不致失於下不敢踰於家婦不敢侮於臣妾治家

淑享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於長



安太平里第嗚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孺在抱  
委綴就位續音女一人曰喜子匍匐纏緜寄婦人之  
手哀哉蘇音保蓋衰門薄祐神道不相顧仲父違  
背於歲首而夫人捐弃於是日正月九日遺孤眇藐  
未克承紹凡我族屬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  
三日庚午合祔于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  
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今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以長曆推之前渭南

縣尉穎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于平康里穎川  
名襄京之兄也夫人柳氏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  
十有四年為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于此命

也出禮記內則既成婦矣宜祔于皇姑從兆于三原  
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  
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期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

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  
願殺禮以成吾私邇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

之不諱而歸復于正其可也禮所介切周陳君乃

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棲鳳如夫人之

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于家移于

我之長睦于族施于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

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慤而

文願以為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為也甚無恨矣

嗚呼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  
五代祖諱日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為濟州刺史曾

祖諱某為徐州長史諱子祖諱某為清池令諱從政  
諱某為臨邛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  
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為之誌崔蘭字凡歸于

夫家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  
而自笄而上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

可以已今之制凡誌于墓者琢密石加蓋于其上用  
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

固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  
長之多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于

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兩下先公自鄂如京師其時  
事會世難告教罕至鎮為鄂岳都團練判官夫人

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給以疾  
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給音息上善隸書為雅琴以

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為異言足  
以發揚於禮而不為辨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

配君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孰謂之天有  
知者邪天上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

之懿幼適裴理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  
昏愚而獨存孰謂天可問邪問下嗚呼痛其甚歟

遂濡血而書以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而書一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裴理字封

詞極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  
徐州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諱子清池府君

諱某繼之以茂實諱從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

諱察以至於侍御史府君諱某用貞信勁正達于邦

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諱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禮

部尚書諱行儉行儉字守約禮部尚書禮部之子曰

待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于國史光庭字連城開祠

部府君諱積業之以真直光庭字連城開祠

金吾府君諱傲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

配夫人傲四子聖璿璿璿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以

禮順倍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穆如也其為子

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太

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弊

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于

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頓踊叫號哀徹天地  
外除髮不勝笄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  
食朝夕論誨僅而濟焉音音其為妻道也貞順之  
宜恆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懷之色不  
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正德音致  
其為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仁恤之行甚備常以  
不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為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跡  
滌濯羞蓋簪勞以待日每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  
孝於裴氏之門而以睦于家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  
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恤非移任  
孝于裴氏之門一本作移其孝于兄公女公周禮  
幸夫事祭祀之戒具與其薦差從太宰而既繼繼國  
諱修其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  
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  
我之大謹歎裴氏之大不幸歎以夫人之德行宜貴  
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為參

軍事不及偕其貴諱時為京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

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

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族視之如己其家老長妾

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

相及也已下既病太夫人在側尚慮積憂傷于尊

懷猶持形立氣給以少閒故二稚未亂良人在遠不

及有緒言遺念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

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亂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

其報施獨何咎歎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

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

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殞魂氣無不之也次曰

崔六後夫人五旬而夭因附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

無恙託于乳媪以虞水火哀哉媪烏皓切禮記季  
闕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  
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  
火父母之罪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于長安縣  
之神禾原從于先塋附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為  
之志毒痛憑塞略不能具敢告無愧辭無溢美庶用  
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諱元司  
勳生殿中侍御史諱某諱志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  
諱成醴泉生今禮部郎中疑楊疑之兄曰憑嘗為禮  
名又有祭揚詹事文可見疑字當作憑字憑其女集  
成名三子憑字虛受疑字憑字憑字憑字憑字代濟仁孝  
號為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  
而皇妣卽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諱元司

勳生殿中侍御史諱某諱志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

諱成醴泉生今禮部郎中疑楊疑之兄曰憑嘗為禮

名又有祭揚詹事文可見疑字當作憑字憑其女集

成名三子憑字虛受疑字憑字憑字憑字憑字代濟仁孝

號為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

而皇妣卽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

建中四年以兼為鄂岳觀察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  
 使貞元元年遷江西觀察使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  
 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五歲屬先妣之忌  
 飯僧於仁祠就問其故蘇傳以告遂號泣不食後每  
 及是日必違違涕慕抱終身之戚焉夫人五歲時  
 建中二及許嫁于我柔日既卜乃歸于柳氏禮記外  
 乙丁己辛癸是也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  
 最深髻雅好言始於善謔雖聞在他國終無異辭凡  
 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去聲夫人既歸  
 事太夫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  
 饋佐蒸嘗怵惕之義表于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  
 新婦增一孝女况又通家愛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  
 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于他門然以素被足疾  
 不能良行左傳昭七年孟獻之未三歲孕而不育厥  
 疾增甚婦孕不育凶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  
 氏承寧里之私第八月十日甲子至于大疾年始二  
 十有三夫人卒于貞元十五年八月嗚呼痛哉以夫  
 人之柔順淑茂宜延于上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  
 生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  
 問乎莊子人上壽百歲中衰門多豐上天無祐豐切  
 豐音豐故自辛未逮于茲歲累服齊斬繼纏哀酷  
 其間冠衣純采期月者三而已矣齊音吝辛未貞  
 九年五月公父鎮卒十二年正月叔父卒按貞元  
 一月叔父陸氏卒禮孤子嘗正冠衣不純采無乃以  
 是累夫人之壽歟悼慟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  
 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萬年懸棲鳳原從先塋禮也  
 是歲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為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雅惟若人兮禮儀執婦道以婉婉  
 淑姿鏘翔令容委窮塵兮婉音宛婉音晚婉音晚  
 婉言語婉佳城鬱鬱閉白日兮博物志漢縣公夏侯  
 容脫也容脫也佳城鬱鬱閉白日兮博物志漢縣公夏侯  
 鬱鬱門外馬不行踏地悲鳴得石棺有銘曰佳城之死  
 同穴歸此室兮詩之死矣靡他又曰死則同穴  
 下塲女子墓塲記禮儀未成人而死也禮八歲至  
 十九為上塲  
 下塲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孃既得病乃曰  
 佛我依也願以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為尼號  
 之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  
 微也故為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為成人者然卒天  
 斂用緇褐銘用埴甃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崗之西  
 隅雙蒲歷切銘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  
 無不之也骨肉歸復如此此用延陵季子語  
 小姪女子墓磚記  
 字為雅氏為柳生甲申死己丑甲申貞元十二年日  
 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崗首生而惠命則天始也無  
 今何有質之微當速朽禮記喪欲速朽銘茲瓦期永久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  
 文夫入王叔文母也子厚附叔文故此銘極  
 宗立嗣後與許孟容書謂是時年少氣銳  
 未悟邪其後與許孟容書謂是時年少氣銳  
 不識幾微不知當否及欲韓昌黎言曰子厚  
 法意子厚亦悔所不及矣韓昌黎言曰子厚  
 前時就故年勇於為人所不當於重厚藉謂功  
 可立就故年勇於為人所不當於重厚藉謂功  
 何物老福生事擊兒以誤天文蒼生功業且  
 謂知如此黃震曰誌盛解叔文文武功業且  
 宗元其自謂知道者乎噫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漢景帝長子王有明德世

紹顯懿至于唐有文昭者為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

其嗣慎言為仙居令光州長史克荷于前人光州夫

人之父也一作光州君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王

府君諱某王越州山陰人叔文府君舉明經授任城

尉左金吾衛兵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

推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人生

二子長曰彙倫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明直亮有

文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

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叔文善棋貞元初

子詭譎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先帝弃萬姓嗣皇承

大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公居禁中許謨定命

有扶翼經緯之績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伍以叔文意

稱詔天下外無知者由蘇州司功參軍為起居舍人

翰林學士二月叔文以前蘇州司功參將明出納肅

山甫明之又出納三月王之喉舌有彌綸通變之勞

副經邦阜財之職支鹽鐵轉運使加戶部侍郎賜

紫金魚袋五月以叔文為戶部重輕開塞有和鈞肅

給之效鈞謂均平也內贊謨畫不廢其位謀畫一

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

卒于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也知道之

士為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賻以布帛

嗚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貞順以自處孝謹以有奉其

在夫族也祗敬以承上嚴肅以蒞下事良人四十有

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五十有三年而教戒無闕

年寶曆二年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于天下為大

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卿侯王咸造于門既壽而昌

世用羨慕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於論次

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附于兵曹君之

墓銘曰

夫人之德溫柔敬直承于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子

用揚懿笑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

望平若若紫綬榮于高堂漢書若何若垂綬何惟昔

孟氏號為母師孟軻之母三從在漢稱賢有戒不疑

戒或作惑字誤漢書雋不疑為京兆尹每錄囚徒

其母問以平反喜而食否則怒不食故不疑為史職

而不懿懿夫人維其似之也魯山北之中神禾之原

問于靈龜閱此顯魂音勒石垂休永承萬年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崔簡子厚之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為朗州員外司戶

河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

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韻詩騷以為娛始簡

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惑得罪投羅州元和

簡卒於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歸于薛

自謂也厚惟恭柔專勤以為婦妻恩其故他姬子雜

己子造次莫能辨無忮忌之行無犯逆之氣一畝之

宅言笑不聞于鄰音黃忤音午元和十二年五

月二十八日既乳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

已也乳產期月之日潔服飭容而終音飾一年若干某月

日遷柩于洛某月日附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統

志北邙山在河南府城北接偃師鞏孟津三縣界東

漢諸陵及唐宋名臣墓在此洛水在府城南經偃師

宜陽永寧界禹洽

巽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

錄會其長以罪聞因從貶元和初討成德節度使王元北行營既罷兵卒等坐職數千緡救貸其死六年給供饒既罷兵卒等坐職數千緡救貸其死六年  
五月元稹等從坐皆逐行表更方北遷而  
其室已福平淮西大赦天下以巽之攷曰大理司直  
仲卿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  
祖曰工部尚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畢祖曰某  
官饒唐與中書令仁師議刑不孥其二世大父也師仁  
盜賊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左僕射  
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等議請從  
重民部尚書唐儉禮部江夏王道宗工部尚書楚客  
等請依舊不改時議者以漢及魏晉謀反皆三族欲  
依士廉等議仁師為給事中駁議以為不可太宗從  
之巽之他姪子丈夫子曰老女子曰張婆妻之子女  
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子銘曰

翼翼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綿載二百其慶中缺  
曾玄不續簡之温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  
仍禍六稔數存如沒宜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  
德良才全隣無言聞臧獲以虔推仁撫庶孩不異憐  
兄公是怙夫屬忻然公一髮髭峨峨蔓豆維嘉蒸嘗  
賓燕其羞孔多髮音被髭也髭結髮也有苾有嚴神警斯  
何奚仲仲虺胡祐不遐苾音必切○奚仲為夏車正  
居薛為湯左高曾祖及胡叡之訛報音淑人不居誰  
相後以為氏古任于家書銘告哀以寘巖阿

韋夫人墳記

韋夫人終成都殯萬年遷柩渭南附而不合大葬未  
利以俟禮也其族系如某人之誌一語極簡盡朔用  
元和十四年月日朔而朔不毀則日中而朔說文朔  
舉葬下子某為石刻而納諸擴

馬室女雷五葬誌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  
事終續文繡不類人所為者余觀之甚駭家貧歲不  
易衣而天姿潔清修嚴恆若簪珠璣衣紈縠寥然不  
易為塵垢雜音曠統音九穀胡谷切○年十五病  
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為妓於余也  
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慧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  
之文志我於墓一作我姨非是慧一作惠志我於墓  
得誌故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閔  
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為砂書玄塋追而納諸墓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三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四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對

設漁者對智伯按史記世家及通鑑諸書所載

厚設為漁者對之云云步步雋警茅坤曰諷食得

亦極力摹寫而文

智伯既滅范中行志益大行音杭○智襄子名瑤文

一年帥韓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共分其地以

范范昭子吉射中行謂中行文子荀寅晉之二

字為一篇張本三合韓魏圍趙水晉陽貞定王十

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灌之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

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

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若漁一作若曰臣始漁

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此一本河字讀

增句而今日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

於河有鯊鱣鱣鱣者鯊音沙鱣音微鱣音禮鱣音

鮪也郭璞曰今吹沙也詩其魚鱣似鱣而鱣云

鮪也郭璞曰今吹沙也詩其魚鱣似鱣而鱣云

小魚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

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鮪音消○龍門山在陝

南關黑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鮪大魚也形似鱣

尺周禮春獻王鮪夫鮪之來也從鮪鯉數萬垂涎流

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

流而上慕為鱣龍鮪音房從一作其鱣數之切○詩

細鱣龍之無角者辛氏三秦記魚身廣而薄少力

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

抵音輝嫩音故○鱣魚脊上一骨禮記羞魚洙者夏石

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任平聲○莊子任

公子釣巨鱣

大魚食之率巨鉤鉤而投竿東海且而釣已而

海龍之自浙河以東蒼梧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難於

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碣音揭鯨石

山在北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有石特出山頂如柱疑

即禹貢冀州之碣石也鯨大魚也說文常以五月生

噴沫成雨是以水族莫不畏之臣之具未及施見

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

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鮫屈過切掉徒了切發絲

悅切○鮫鱣屬皮有文可以飾刀出南海渤海海之

別名揚雄賦江湖之崖渤海之尾說文水中之山曰

島聚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嚮之

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

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

來史記太公望呂尚者以漁釣奸周西伯出獵

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

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

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晉靖侯之祁氏祁奚為

祁奚姬姓欒公時為大夫羊舌氏華祁奚舉以為中

軍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

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鯊鱣鱣鱣也腦

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五卿

中法誅趙鞅祁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

大夫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

之勢

力慕

為諸

侯而

不見

其害

主與

三卿

又裂

而食

之矣

三卿

韓魏

趙也

定公

十一年

范中行

反晉

君擊

韓魏

共分

范中行

脫其

鱗鱣

其肉

剗其



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水曰食詩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適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二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蟻之與居螺蟻切者日駸駸以遊汝闔闔以守汝關馬出門貌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邪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翰音寒切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綌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灼切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南懷慶府天下山名在河稱此九衢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莊子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電舟懸魚鼈之所不能遊也呂梁今在直隸徐州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行汝可乎音易一作行蜩今之人胡為也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噫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承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貶

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喑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喑矣敢更以為賀喑宜箭切更平聲○穀梁傳有生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邪姑以戚戚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恥遇修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偃然者哉此謂羣黨德相切責也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詩似續祖妣又似似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墳乎若乘海而無所住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音昌音笑之怒甚乎裂皆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皆疾智才諸二切哀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皆疾智才諸二切哀笑長歌四語今古遂為名言然亦未嘗無本樂府云悲歌一發浮誇乎裂皆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皆疾智才諸二切哀被直子嚴父詔又耕子寬開之險語韓退之云婦順夫宗說曰古人所甚惡惡於不情怒者可知笑者不可感之悲寄於浩浩蓋有齊人之風乎

杜兼對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曰何哉曰杜兼為

濠州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徐四節度使張建封濠州刺史兼性浮險錄事參軍章置其府擢為皆以守職論專忤兼密奏二人通謀煽動判官陸楚





對鳥復繫維乃塵身位儀戶禮切樂恐作塵○儀待  
斗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通之維注四角為維東南為無極  
常羊之維西北為通之維注四角為維東南為無極  
之極滌瀾非垠衡靈應八極之極切又莫爾二萬千  
三貌里瀾瀾水或形之加執取大焉天之極謂南北極  
加則物孰有大於此者正謂無極之極有故耳  
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對皇熙豐壘胡棟胡宇完離不屬焉恃夫八柱禮壘切  
完問一作宏焉於虔切○易成天下之原壘形屬西北  
素問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中原地高下可知  
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有八柱柱廣十萬里  
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放上  
對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則即  
九所謂圖則

問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句切  
對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懣厥列隈鳥同  
巨切○隅角也淮南至天何方何隅九千九百九十九  
隅故對言之焉為天地至天何方何隅不可以數窮也

問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對折筭刻筵午施旁豎折食刻一作拆非是筵音  
楚人名結草折竹以下曰筵刻一作拆非是筵音  
筵筭兮命靈氣為余占卜注筵刻也離騷索茅以  
傳挺筭折竹注挺入朝明究曠自取十二光耀一歲日  
月凡十二會非余之為焉以告汝

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古  
對規燧冕淵大虛是屬魄謂日月也碁布萬煖咸是  
焉託碁布置也列星如碁形  
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湯音  
似上聲

對輻旋南畫軸奠于北旋音平○難于北而南法天地  
如車輪不沒南極常不見轉孰彼有出次惟汝方  
之側也舍平施旁運惡有谷汜陽谷湯谷宅爾夷西  
至日所入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  
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九扶桑浴于蒙谷  
萬七千三百九十里曆家以為周天赤道各一七萬四  
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  
又各長其什之一焉

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惟何而顧菟在腹苑  
對燉炎莫儺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儺音麗  
也燉炎謂日月魄則去漸遠故魄死而朔則又見楚辭注  
書說云月朔則去漸遠故魄死而朔則又見楚辭注  
復生所謂魄死而復育也朱子已辨又遠日而朔玄陰  
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陰謂月中有兔崔

對陽健陰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為女岐神  
而生九子漢書成帝紀甲觀書亦有九子母堂  
畫九子母漢書成帝紀甲觀書亦有九子母堂

問伯彊何處惠氣安在  
對怪淞冥更伯彊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屆時  
縮何有處鄉淞與淞同徒與切又音戾諸本作瀾或  
意前漢五行志氣相傷謂之淞猶瀦瀦不知

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對明焉非闔晦焉非藏

問角宿未日曜靈安滅宿音秀滅

對孰日孰曲繆矐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繆音

相繼給也廷具往切于虛賦繆繞一玉綬注繆音蓼繆繞

注辰角大辰蒼龍之角宿未日出者指東方蒼龍之位

度充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

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

之汨音骨師有一做字曰非是或上

對惟較饒饒隣聖而孽集韻字韻父名尚書作鯀按

無功沉世以玄字合志呼也恆師厖蒙乃尚其圮

之也此謂四岳舉鯀堯曰吁嗟

問鷓鴣曳銜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

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與音條切

對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而投弃于羽方陟

元子以胤功定地堙與堙同音因詔音翹漢書以詔

令祝融殺鯀於羽郊經鯀竊餘聖洪以堰其五行

自三乃震怒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淮南子凡鳩有九淵

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以爲名山注息土不耗胡離厥

攷而鳴龜肆喙也鳴龜事無攷舊說謂鮫死爲鳴龜

所食

問伯禹腹鮫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攷功何

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腹一作復何管下一

對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汗塗而藥夫固不可以類

築音渠中○芙蕖荷之總名謂荷也生

泥切賦必益切也泥切賦必益切也

川謂氏故治行水也涉山橋楫勤踣

乘四載注泥同乘正紀義引前漢溝玉反楫勤踣

泥行所乘者未之知也泥行所乘者未之知也

長半切又音曳泥行所乘者未之知也

九噓受是玄寶載一無儀刑記禹傷父鯀功之作不成乃

死再乃嗣居外乃錫禹過家門不敢入類也一五則行

疑八庶徵九五福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昏成厥

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

問洪泉極深何以寘之泉疑當作淵唐本避諱

對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夷于土隤切

問地方九則何以墳之周少隱曰子厚對亦非是

對從民之宜乃九于塗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九州則

厥貢藝又似有區別之義焉墳

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龍何畫何歷

對胡聖爲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敷畫厥尾音畚

本鍤音插○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山海經云禹

畚注畚以艸索爲之宮屬鍤也

問鮫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

碩馮皮冰切墜古

對圓蕪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

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爲此而以恩天極與圓



注音巽魚方朔○山海經狂山無草木冬夏有雲狂  
水出焉東方朔十州記南方有炎洲在南海中其地  
之極有千里寒積冰雪霰委露火炎潤羣水之北瑩

問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對石胡不林往視西極左思吳都賦雖有石林之  
石九首辨抗足而跳之厚云石胡不林住西極極  
城金室其說未之知是獸言嚶嚶人名是達切通火  
咬垂地名曰猩猩語也山海經鶴山有獸類人獼猴  
髮垂地名曰猩猩語也山海經鶴山有獸類人獼猴

問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對有虬蛟龜不角不鱗蝮夫玄熊相待以神切又渠  
幽如切諸韻並作虬字無蝮夫玄熊相待以神切又渠  
能厚之對互無所據如朱傳亦以未詳然之古化文  
子熊二物故是龍也兩雅又作黃龍釋以熊屬非為  
水使物形名尺先龍無尺木陽雜能升天龍頭上天  
如博山形名尺先龍無尺木陽雜能升天龍頭上天  
已見駮直注糾繆耳

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對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儵忽之居帝南北海  
忽疾首大如擘文義兩處正同王逸乃以儵忽為電  
光既失其首而子厚之對又直取莊子在莊子甚明  
焉虺一為電非也則不第繆特甚而又使  
雄虺一句為無所問豈亦原之老意乎

問何所不死長人是守

對負丘之國身民後死在交經國東其海經不  
之乃壽丘赤有飲不死不食封嶠之守其橫九里  
封嶠二山在吳越之閒汪芒氏之國魯國語於會  
稽守巨骨焉問之仲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會  
誰守神風氏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會稽守神  
封嶠之客曰風氏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會稽守  
之極也注為大湖州武康縣幾東何有防風山者不  
長翟也注為大湖州武康縣幾東何有防風山者不

公有馬山防風氏廟在封狄于二鹹山之闕春秋穀梁傳文  
九十年叔孫得得臣敗狄于二鹹山之闕春秋穀梁傳文

問靡萍九衢泉華安居

對有萍九歧厥圖以詭說山海經無根浮水上而生者  
四衢注枝交錯相重互出少室山有象山路故柳自注其枝  
衢注樹交錯相重互出少室山有象山路故柳自注其枝  
以爲生九浮山孰產赤華伊泉其山業如麻赤華即泉  
華也爾雅釋麻一名泉麻

問靈蛇吞象厥骨何如

對巴蛇腹象足觀厥大三歲遺骨具脩已號觀○山  
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疾  
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疾

問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對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尚書禹  
山南流至文單國謂之扶南江至奔陀國入于南海  
山南流至文單國謂之扶南江至奔陀國入于南海  
未詳趾

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對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  
漫汗而僊謂不死漫莫下切汗何下切○黃帝素問  
體中不傲精神不益其壽亦可而強者也淮南子吾與漫汗  
漫汗不可知也注

問鯨魚何所魃堆焉處

對鯨魚人貌邈列姑射射音亦四鏡魚似也而短云陵  
手南方見則風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鯨魚人面  
角魃雀時北號惟人是食難而白首鼠足有鳥狀如  
為雀王逸以爲奇獸非也  
問昇焉驪日烏焉解羽  
對焉有十日其火百物昇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

山海經黑齒之北日湯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  
皆射十日中其九日也大澤千里羣鳥自解  
柳自注山海經原大澤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又舊  
中為鳥後人不知因配二字於句義亦通如柳說則別是一  
事詳其者並存之非

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兪山女而通  
之于台桑功叶音按土下或蓋用商詞或語無四字之  
行明甚然若并無二字則無韻矣焉閔妃匹合  
作安一之字在山字下論一作塗音塗閔妃匹合  
厥身是繼胡為嗜慾不同味而快鼂飽匹一作配  
鼂有欲字一作快下有一字飽與繼叶疑有備音

對禹懲于續兪婦亟合亟許力切塗山急也書益稷  
嗚嗚而泣禹弗于惟荒度于四日復往治水塗山在  
濠州也版離厥膚三門以不砥同版膚切砥與視  
莊子於外水殿無版孟于禹嗚嗚之不盡而執圖厥  
味盡傷力切卒燥中整民攸字攸暨燥先到切中  
作重其勤勞不顧其家非徒欲飽快氏之朝女雖念繼嗣  
民安其既平民得所字養而安息也攸暨

問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蠶蠶並魚列切  
對彼呱克臧俾奴作夏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復  
為叟耆曷臧曷孽帝詳里切○奴馬姓也史記舜紀  
于天見孟子問離蠶謂遺憂也舊說書甘  
誓啓作后有愿不服啓遂與之大戰於甘

問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狀籍而無害厥躬  
狀一作射食亦反  
對呱勤于德民以乳活屨仇厥正帝授柄以撻兇窮  
聖庸夫孰克害害叶音曷○屨  
問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對益革民艱成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  
踐培休居以康食土也康食安食也培堅姑不失聖天胡  
往不道天一無聖字

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對啓達厥聲堪輿以呻呻音申○辨同容之序帝以  
賀嬪朱子以爲棘當未詳嬪音賓也問言棘賓商未詳  
誤也蓋其意本謂啓夢王秦穆公于趙簡子夢樂之帝所而  
聞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九歌類耳下沉又山海經云夏后辨  
與九歌夏康娛以自縱是也子厚之誤嬪所對亦似知商  
爲天子之意而夢之誤棘賓之誤嬪所對亦似知商

問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地古地字作墜  
對禹母產聖何驅厥旅音驅判字同普過切當春當作  
帝王世紀禹驅刺母背而有所問則此勤子屠母詳其文  
勢上句方言啓事刺母背而有所問則此勤子屠母詳其文  
以通轅轅之道朱子引淮南所謂禹治水時自化為熊  
竟地即歸我子也此皆怪妄不處獲切或從耳○嚼口古  
耳彼淫言亂嚼聽誠以不處獲切或從耳○嚼口古

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狀夫河伯而妻彼維嬪  
狀胡下一有羿字非是  
對夷羿泓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傳左  
昔有夏之衰羿絃鉏遷于窮因夏民以代夏政震晴  
脣鱗集矢于皖肆叫帝不謹失位滋慢有洛之嫗焉

妻子狡矚古老切皖華板切焉胡故切完說文大  
龍游於水旁羿見射也漫海易地曰河伯也河伯化爲  
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射汝今爲蟲獸當爲  
人所射珙其宜也神靈羿何從得射汝今爲蟲獸當爲

問馮珙利決封豨是孰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  
若虛豈反蒸一作豨



對夸夫快殺鼎稀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  
台舌喉而濫厥福奪音詩夫音扶台音怡○問言拜  
猶不順拜之所為也射封稀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

問涎娶純狐眩妻爰謀何拜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涎無革字

對寒讓婦謀后夷卒戕傳音牆○寒寒涎夷拜也左  
寒涎伯明氏之讓子第也信之使為己相涎行淫于  
內施路于外虞拜于田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拜田  
將歸家臣蒙逢殺而烹之涎用拜室生澆及矜特其  
讒惡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夏遺臣靡自有過后氏收滅之澆于澆有窮由是遂亡荒  
棄于桀俾姦民是滅舉土作仇徒怙身孤

問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化有

對絃殛羽巖化黃而淵絃化黃熊事已見前但羽山  
曉字而

問咸播秬黍蒲萑是營何由并投而絃疾修盈音租  
黃蒲音九一作萑

對子宜播種穉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不徹  
以圖民以謹以都子一作子種微力切又時力切莞  
也先種曰種一曰長稼也種音孤○種音禹鉉之子  
稼也詩闕宮種稱殺麥莞草也蒲水草也曰種曰幼  
也難菰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激  
作徽非是○左傳絃化為黃熊  
入于深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問白蛻嬰蕪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  
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蕪音拂  
夫喪息浪反容

對王子怪駭蛻形蕪裳衣禡操戈猶愴夫藥良終鳥  
號以遊奮厥篚筐智漠莫謀形胡在胡亡禡丑爾切

對幽陽潛爨陰蒸而雨苾馮以興厥號爰所切馮取亂  
兩○苾苾馨

問撰體脇鹿何以膺之撰難免切脇虛業切體下  
又無字一作  
何鹿以膺之

對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也臨兩勝  
也鹿神鹿一身八足兩頭

問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鼇音敖戴一作載抃  
對宅靈之丘掉焉不危鼇厥首而恆以恬夷列子湯

對要釋而陵殆或謫之惡音烏作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盈數步而暨五山之約而連大鼇合負而趨歸  
伯其國灼其骨以數焉帝憑怒使滅龍

問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女歧縫裳而館舍奚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縫殆  
澆五刑反嫂叶音叟易字上一有殆字  
字殆叶當以力兄鹿聚之康假于田肆克宇之既裳既

舍宜咸墜厥首繆音勞也又繆音幽一無既裳二字○繆  
故父子聚麀澆泥之子也繆說澆少康因田獵故大逐  
至其戶伴有所求因與澆亂夏少康因田獵故大逐  
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墜類墜也女歧澆嫂也言女  
歧與澆淫澆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  
故言易首然亦無所據之

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湯與上句過澆下句斟尋  
事不相涉疑本康字之誤

對子宜播種穉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不徹  
以圖民以謹以都子一作子種微力切又時力切莞  
也先種曰種一曰長稼也種音孤○種音禹鉉之子  
稼也詩闕宮種稱殺麥莞草也蒲水草也曰種曰幼  
也難菰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激  
作徽非是○左傳絃化為黃熊  
入于深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蕪音拂  
夫喪息浪反容

對王子怪駭蛻形蕪裳衣禡操戈猶愴夫藥良終鳥  
號以遊奮厥篚筐智漠莫謀形胡在胡亡禡丑爾切

對夸夫快殺鼎稀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  
台舌喉而濫厥福奪音詩夫音扶台音怡○問言拜  
猶不順拜之所為也射封稀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

對寒讓婦謀后夷卒戕傳音牆○寒寒涎夷拜也左  
寒涎伯明氏之讓子第也信之使為己相涎行淫于  
內施路于外虞拜于田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拜田  
將歸家臣蒙逢殺而烹之涎用拜室生澆及矜特其  
讒惡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夏遺臣靡自有過后氏收滅之澆于澆有窮由是遂亡荒  
棄于桀俾姦民是滅舉土作仇徒怙身孤

實以湯事對之厚乃

對湯奮突旅爰以偃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發切

名區羽切稱拊楚南掩切詰去古尚切餉與榮切○癸夏榮

相慶曰饒我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厥惟舊哉

問覆舟對尋何道取之謝反

對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焉於

尋二國名杜澆曰滅其對少夏同姓諸侯后相失國依

衆一放逐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妹音

作喜極音喜一作極

對惟桀嗜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戾以大啓厥伐國語

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嬉女焉

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饒堯不姚告二女何親饒音

對瞽父仇舜饒以不麗堯專以女茲俾胤厥世胤音

厥刑于二女董妻人二女尚書女子于虞惟蒸蒸翼

翼于嬌之汭居危切汭如銳切○尚書堯典父頑

舜之所居也

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意古

亦作璜

對紂臺于璜箕克兆之璜美玉也問言賢者預見萌

也紂作象箸而箕子嘆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

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禮

至於亡

問登立爲帝孰道尚之

對惟德登帝師以首之師一作帥○登帝謂匹夫而

注以爲伏羲無據特

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古華反匠

對媧軀鳩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詭之媧

風姓天子也山海經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塗

爲此神列于女媧氏蛇身人面牛首

問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犬豕一作得肆其

對舜弟貶厥仇華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

禍貶與視同○屠水史記廩犬斷于德終不克以噬

斷魚斤切疑聲也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集韻有庠

國名象所封通作鼻前漢鄒陽傳作有卑同音○僮

遊錄道州永州之闕有地名鼻亭去兩州各二百里

象祠也

問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迄許

去失一

對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遜季

家吳太伯謂太伯季謂季歷雍謂仲雍也史記吳世

太伯介雍乃奔荆蠻以避季歷自號勾吳荆蠻義之

仲雍立問言迄古謂至于古公也

問緣鵲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無

去聲

對空桑鼎殷詔羹厥鵲列于伊尹生于空桑詳見後

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即所問烹鵲鳥之羹修玉鼎

也進惟軻知言瞞焉以爲不同不與否同○辨伊尹

見孟子詳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虛后以劉

劉殺也方音秦音宋衛之問謂殺曰劉也

問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乃一作力一作

對降厥觀于下匪摯執承擊伊尹名此謂相湯以成

條伐巢放鳴條之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民用潰厥  
疣以夷于膚夫曷不謠條之伐南巢之放如民之靡  
之民室家相慶曰僕我後者來其蘇

問簡狄在臺響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喜帝臺下響苦

篤反胎一作詒喜叶音嬌  
一作嘉音基一作會非是

對響狄禱禱契形于胞胡乙獻之食而怪焉以嘉謀  
丘候二契私說文鳥字與高胡同胞音包乙通作亂居  
非觀也高燕乙燕也史記殷本紀簡狄所吞者燕卵  
契詩玄鳥篇天命玄鳥墮其卵吞之因孕生

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屬牧夫牛羊

對該德胤孝募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慝  
○柳自注該修為壽受王德莊誤左傳少皞氏有收  
不重自注該修為壽受王德莊誤左傳少皞氏有收  
毒蛇乘兩龍面有毛虎爪鉞西阿國語號公夢在廟  
有神史曰曰毛虎爪鉞立於西阿國語號公夢在廟  
正矜矜澆尾爰陪遠以爲湯切也天國語號公夢在廟  
契善之子以契爲湯收者亦與有屬事不相傳所云少  
以爲善之子以契爲湯收者亦與有屬事不相傳所云少  
獨與子德而禹啓之疑啓者亦與有屬事不相傳所云少  
文勢乃似啓反啓爲有屬所無而牧遂爲以堯也但賢  
正說下章又云有屬牧豎亦不屬拜豈以少康嘗爲其  
當聞之耳

問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對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狂厥賊久切  
○尚書大禹謨篇三旬苗民逆命桀相狎也  
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逆命桀相狎也

問平脇曼膚何以肥之

對辛后駮狂無憂以肥肆蕩施厥厭而克膏于肌  
脇曼膚未詳舊說指紂亦無所說豈昏也則平膏寶被  
字當是辛字之誤矣

躬焚以旗之衣其寶玉之衣赴紂火而死武王遂以黃  
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

問有屬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作命何所

對屬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啓牀以斷  
而爲諸侯啓攻之親擊于牀上而殺之也斷斬也

問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又朴四角反

對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惟陋民是言而不號以  
之卒營而班民心是市之朴大也舊說湯幣能秉持契  
不但馳驅往來而已還輒以

問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一作循有

對解父狄淫遭愆以報胡買切父方武切報乃板  
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其情欲  
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與之淫泆其情欲  
有夷狄淫泆之行遭愆也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

問該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

長一在嗣字下

對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蓋龔居容切集韻與恭同奮  
威我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

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莘所

對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  
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  
氏媿臣

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騰有莘之婦無

彼字選

對胡木化于母以蠋厥聖喙鳴不良謾以詭正盡邑

以墊孰譯彼夢中蠋蠹譯傳言也切譯夷益切○蠋木

身夢神生告之去東走顧生視其邑盡焉大水母因溺

之死化爲空桑有木才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

春也既按傳記皆謂孔子母顏氏微空桑孔子出生于空

感生丘請于己桑首類丘曰汝乳必名干寶云顏氏生

當祭于空桑之地今清泉自石門出山空寶云顏氏生

泉祭于空桑之地今清泉自石門出山空寶云顏氏生

問湯出重泉夫何臯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挑徒丁罪字

對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重傳容切○前漢志左馮湯

囚之夏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辟法也切師憑怒以

割突挑而離實有以啓之非湯之所忍爲

問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一鼂爭一作蒼

一作蒼

對膠鬲比滌雨行踐期捧盜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

咸同得使萃之鬲音隔又音歷比毗至切近也劉音

益於浪切○舊說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也劉音

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膠鬲還

報苦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許膠鬲以甲子日兩至軍

今報紂矣吾甲子也遂以不到紂曰朝誅之吾故不期也

能鳥聚之詩曰惟雉鳴父時惟鷹揚是也

問列擊紂射叔日不嘉何親發發定周之命以咨

嗟列一作足屬上一句射皆非一無之二何字

對頸紂黃錢日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且武王

也釐說三發以黃錢斬其頸懸之太白之旗是也然

所射之文也福也斬其頸懸之太白之旗是也然

未見周公不喜與其咨嗟之事王逸注武王始至孟

對位庸庇民仁克蒞之紂淫以害師殛圮之坳○坳

問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對咸宿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顛禦謹舞靡之○道胡

也並驅擊翼爭徂器之翼鼓顛禦謹舞靡之○道胡

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

對水濱旣昭荆陷弑之四年齊侯伐楚管仲曰昭王

諸水濱注昭襄王成王是問楚子曰昭王楚楚人以膠鬲

載重譯而滿謬迓越裳疇肯雉之後漢書交趾之南有

問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芒梅

王皆非是周上一無爲字

對穆惜祈招猖洋以游輪行九墊惟怪之謀胡給娛

載勝之獸鷓浮池以迭謠禮母巨切給徒體切載音

明公祈父周之司馬世掌其甲周行之天招其必也左傳

於祗宮王母狀如九尾蓬頭戴勝善嘯前中央以獲車

八駿之注乘馳驅千首里至也列于瑤池之上西王之阿鸞

其詞哀焉之

問妖夫曳銜何號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奴蔡

切韻

對孺賊厥詭爰壓其孤幽禍孽以夸憚裹以漁淫嗜

獲殺諫尸謗屠執鱗療以微而化龍是辜

孤木居切囊即幽字莫結反也說致言也

史褒周二君也昔夏帝卜請其二神龍止於夏庭而曰

觀之褒流而去庭之傳無夫龍入王宮後宮童妾既發而

童女謠曰既孕服實夫周國於是聞奔之有夫婦賣時

奔是妖者哀而收之戮之選於道而人見者請後宮童妾所

下驪山 伯服女子慶申后以褒賈如罪為後西夷王犬戎而遂殺幽王子

問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對天邈以蒙人公以離倉韻說文姦邪公通作私

也一或云公當作公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允違

問齊桓九會卒然身殺九糾通用作一

對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齊桓

管仲不得合諸侯一巨按天下合之說國易牙諸子相攻

衣裳之會三史記出范南莊公三年會於葵丘

十五年會陽穀五年會首陽七年會陶丘八年會葵丘

九微云桓公不取北杏及陽穀七年會陶丘八年會葵丘

孔會止言其九會者蓋十五年會杜丘杏桓始會伯也

丘會淮皆有兵車也故止言其會之盛者九焉

問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讓詔是服

對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讓以儆寵

非是之下

對千異召死雷濟克后對向新序紂作炮烙之刑比

諫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而殺之史記則本忠也

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以死其心乃雷開紂怒臣

問何聖人之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

海詳即伴字

對文德邁以被芮鞠順道虞芮如銳切鞠居六切

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謂曰讓伯仁人讓路入其邑乃

女異路班白感不持挈入謂曰我朝等小人為大夫讓

而退天下聞以歸者四十餘國田醢梅奴箕忠咸喪

以醢厚醢鬼侯紂諸侯也淮南子該史記紂生為人辜諫者

按子諫不聖人及被髮祥狂為奴遂醢而致難耳子厚翹

以文王實成虞芮事對之荒

問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水上焉何煥之

是一無句下二之作懷非

對弃靈而功篤胡爽焉翼冰以炎盍崇長焉

心所然說欲帥氏曰姜嫄為帝嚳妃出莖見巨生

詩生民誕實之寒水鳥覆翼之

問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馮皮冰切挾一作功

對既岐既稷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尚焉

對伯鞭于西化江漢游易岐社以太國之命以祚武



辭策者○問伯昌謂周文王始為西伯而名昌也乘  
伐詩漢廣以紂文王伯壽三公為美武行乎江漢之  
城所岐周社太王之所岐周太社猶也漢初令民立漢國  
羣姓之社曰太王為

問遷藏就岐何能依

對論梁囊羶仁蟻幸  
莊王之仁而歸之如蟻之慕羶也  
此言民以

問殷有惑婦何所識

對如滅淫商痛民以亟去  
切亟訖切痛音敷又普吳  
辛感之毒痛四海故民皆亟去

不救帝下

對內梅以頌烏不合訴孰盈癸惡兵躬診祀烏恐作  
也怡癸與珍當作紂按此正言紂事而云癸惡恐傳寫誤  
以親諸侯西伯受之命祭告于上帝此天所

問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對牙伏牛漁積內以外萌岐目厥心瞭眦顯光  
姓與視同○史記齊世家太公呂尚者東海上人  
周姜姓姜名牙戰國策太公望老婦人逐於朝歌之  
廢屠淮南子太公之鼓刀注河內汲人屠釣之困

問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對發殺昌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攷而虔子以徂征  
果為王也史記武王東觀救民于唐解之中栗謂以  
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也

問伯林維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無  
文何字聖古

對中譜不列恭君以維

欲祭其子使太子居曲沃歸謂太子曰君齊美必  
速祭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盜于新城國語  
維經由新城之廟注維經二月戊申盜于新城國語  
以拜稽首乃卒是胡蚩訟蟻賊而以變天地音胤與引  
側行音曉腹中蟲以譬驅姪

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對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弃天又祐之  
之師作

問初湯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對湯摯之合作以久食味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尹名

問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對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而勇益德邁  
卒音皇○闔吳王闔廬名光夢闔廬祖父壽夢壽  
夷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  
少離散亡故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為吳王子孫  
世盛

問彭鏗對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

對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亮饗羹之而錫以壽致至八百歲莊子以壽進維羹于  
虞下及五伯是也但此本謂上帝已

問中央共牧后何怒蠡蛾微命力何固

對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亮饗羹之而錫以壽致至八百歲莊子以壽進維羹于  
虞下及五伯是也但此本謂上帝已

音峯一作蠡古蠡字一作蠡皆

對媿齧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夫何足病切胡對  
 地字獨悅結切螫口亦食相說文螭蠶也韓非子  
 螭行毒也博物志細腰螭蠶也螭蠶也螭蠶也  
 蟲之毒也博物志細腰螭蠶也螭蠶也螭蠶也  
 草也中央之洲有岐首為蛇爭共中央共中央  
 使中國共政爭其無所戰國則使何者共九州  
 微命而奸政九其力無甚固諸蓋有爭而不可  
 喻上失事耳厚不  
 知乃亦承述之謨

問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同水萃何喜忘反叶于  
 對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披廣博驚志無所攻齊  
 逃首陽奔薇不食自鹿乳之其說與問詞稍合但  
 於女字未安北至同水或恐又是其事侯詞稍合但

對鐵欲兄愛以快修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切音廉  
 自注兩車蓋謂車也王述以為兩金銀也君泰景  
 子之兩車數也左傳秦伯納車以子乘書曰秦伯  
 其母曰弗去懼選罪秦伯納車以子乘書曰秦伯  
 第鐵欲請之秦伯不肯鐵以百兩金易之伯又  
 聽因逐鐵而奪其祿其事與左傳不同未知是否

問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  
 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政更我又何言  
 長字下此有先字非是自此至篇中皆隔句叶韻  
 悟一作逸音庚一無我字非是○此問義皆不  
 附會柳誤承之亦

對吝吟于楚胡若之狠狠尸懸切嚴墜菹殄丁厥任  
 潤原當此禮義合行違匿固若所伊憂忿毒意誰與  
 得七字句伊音伊嘖音憂○此謂原伏匿州楚已醜齊  
 得其所尚與詞致嘆而不勝悲憤欲何為也  
 徂秦昭厥詐讓與噉同切登校庸喘以施連甘恬

禍凶亟鋤夷復不可化徒若罷慎慎楚力切音疲○  
 齊願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絕  
 六百里懷王怒受地張儀詐大欺於丹陽王明年秦割  
 齊願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絕

對闔綽厥武滋以侈顏吳闔廬吳光也楚昭王吳十年  
 問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勝平  
 諫之地與楚以和時秦昭王欲與懷王會王欲行屈原  
 用原當行遂死於秦不聽以至於死所云爾言

問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社一作何丘陵環穿  
 淫是蕩爰  
 出子文

對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注音烏菟音徒○柳自  
 無此入但任子蘭也從其母畜於公四淫於初若菟於  
 體而生焉夫入告遂使收之楚中虎乳之菟子見音  
 菟以謂虎為菟伯比實為令尹子文於

問吾告堵敖以不長  
 對欸吾敖之闕以旅尸闕胡葛切而○柳自注楚人謂  
 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曰欸堵楚文  
 注以爲堵敖為楚賢人堵敖不長而死曰欸堵楚文  
 子滅息以息姬歸歸生堵敖及成王立焉楚子文也莊  
 公堵敖乃成王之兄子厚武關以爲文王之要兄亦割地懷王  
 王爲秦昭王所詐令會武關以爲文王之要兄亦割地懷王  
 尸也闕于塞此所謂旅

對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往不道○食如不作子一  
 尚極其辭如此天問  
 試與彰試子一  
 此謂屈原苟無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四

齊願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絕  
 六百里懷王怒受地張儀詐大欺於丹陽王明年秦割  
 齊願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絕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問答

晉問之子厚晉人實以堯之名物對之美材以武川  
 蓋山矣川儘足以所言之兵器良言文公翹業  
 利之盛不物言矣不足言矣無終唐取此文以續  
 業又曰故乘七發蓋以微君諷吳王役毋反道實  
 亦辭七蓋效乘七發蓋以微君諷吳王役毋反道實  
 以○所見賦之域則洪具覽更乘七發創為可  
 端麗皆賦不遠上薄經蓋文章乘七發創為可  
 七麗其後繼七之廣書植七之七張衡七辨崔七  
 又命陸機七微七之類規七之七張衡七辨崔七  
 九格柳子厚晉問之乃用諸士而超然於別立機  
 是洗夫劉辰翁手固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

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吳故下陵也子厚河東人

故云晉之故封太行掎之掎舉切也太行山在澤  
 晉二州之界也按今澤州屬山西懷州則此山在  
 州為懷慶府屬河南南掎謂掎角也西懷首陽起之  
 禹貢雷首山也在蒲州黃河迤之適移爾自崑峩  
 雍州北微達華陰至德州而行也于大陸靡之陸  
 雍州北微達華陰至德州而行也于大陸靡之陸  
 趙深三州其地也今屬直隸山阜曠然平地形既  
 魏而高或呀而淵文呀張口也說景霍汾澮以經其  
 壩汾河切澮古為外澮大如霍山晉語澮霍為中  
 鎮汾河澮澮四水若化若遷鈞嬰蟬聯然後融為平  
 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韓魏趙也其高壯  
 則騰突撐拒聲呀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  
 而不去同熙音皮咆音巨聲五交切呀許加切與舒

擊語不入也豁呀山深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喘

怯若卵就壓振振振振振振振振振振振振振振振

如切壓卵一作輒觀七慮切蹀連協切○攫持也其按

行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載之翔舞網水之容

與○釋文逆流而上曰泗泗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

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碩大阜

其河則濬源崑崙入於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

匈奴而南以界西鄙匈奴單于衝奔太華運肘東指

混潰后土潰濁糜沸華去聲泥音渾潰胡對切潰音

陰在晉之西陝西華又房吻切○太華山即西嶽

委泊涯涘呀呷呷欲納摧雜失墜○電音元魁徒河切汨

侯呷迄甲切欲呼合切○電似電而大電水蟲力至

飲能攻陷河岸駭馬疾疾貌涘水涯呀張口呷吸也

飲也其所蕩激則連山參差廣壑裂裂裂裂裂裂裂

鷓于嶮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瀟泮洞踏者

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轟呼宏切斃音考斃戶感

作頤云頤下也音憾呀音戛瀾披朋切○王世貞曰詞甚

并通踏音沓○瀾泮水激有聲也○王世貞曰詞甚

鏗而其軸轆之所負撞檣之所御鱗川林壑隳雲道

兩瞬目而下者榛榛沅沅百舍一赴若是何如音軸

盧字當從舟撞傳江切檣音牆擢音舜撻音撻撻本

作溱音從舟撞傳江切檣音牆擢音舜撻音撻撻本

又漢律名船方長為吳子曰刺生之言豐厚險固誠

軸轆撞檣船柁也吳子曰刺生之言豐厚險固誠

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

為榮觀顯大也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吳起所

謂在德不在險此晉人之籍也○此史記魏晉侯作藉

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也魏願聞其他

先生曰太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鹵

魯淬曰內切前漢作倅字通原榆次傳晉有大鹵之地

注地不生物曰鹵今山西太原榆次傳晉有大鹵之地

平定州俱產鐵所謂大齒之金也業路在河南汝寧  
 西平縣唐蔡州史記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卒之  
 劍戰皆出於冥山棠漢徐廣曰汝南吳房也為棘為  
 棠路亭淬謂刀亦棠漢納之水曰汝南吳房也為棘為  
 矛為鐵為鈞為鏑為鏃為鏃為鏃為鏃為鏃為鏃為鏃  
 或無為鏃為鏃為鏃為鏃為鏃為鏃為鏃為鏃為鏃  
 安增姑為鏃為鏃為鏃為鏃為鏃為鏃為鏃為鏃  
 接五之矛前矛也建於廣寸長半寸長矛曰鏃四曲  
 失鋒也引金鏃箭羽曰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  
 之象也大將徵募收該為少吳氏之子曰召招搖北  
 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  
 即招搖又名胡兵伏蚩尤漢武帝建元六年蚩尤  
 晉志招搖主胡兵伏蚩尤漢武帝建元六年蚩尤  
 見則王者征伐四方肅肅從從合眾靈而成之  
 宜切或從衣從麗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  
 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  
 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灑灑也灑也灑  
 如唐順之曰此篇文字翻空處全在數個若字觀者  
 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  
 盡白日規為小鑲雲破霄踞墜飛鳥亦切鑲式灼切  
 點點墜水中釋文點點墜書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  
 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屬材必以周禮弓人為弓取  
 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漆也者以為深也膠也  
 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  
 五屬注屬者甲之札葉相鑲也乃使跟超掖夾之  
 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誓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  
 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  
 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跟音根夾音挾嚼苦  
 足腫也武失氣言也荀子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  
 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左傳卻至見  
 再拜稽首肉袒割牲敬之至也吳子曰夫兵之用由

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  
 為壯曲為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左傳僖二  
 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拆谷裂草  
 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屈晉地名生良馬師師  
 號號溶溶紘紘輻輳麟麟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  
 或醜駢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旗旗幟之煌煌號  
 音雷麟音麟駢莫江切麟音掉師衆號進也號音  
 擊也漢書輻輳不絕麟麟衆車聲號也號音號  
 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躑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  
 擊山盪壑雲沸而不上切音號也浪羣飲源槁迴  
 食墊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  
 來下音者噴普問切灑音灑潰或作潰非是觀其  
 四散尚悅開合萬狀喜者鵠厲怒者人搏決然全躍  
 千里相角風驟霧鬣斷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捎眾木  
 寂寥遠遊不夕而復燭齒兩切燭音往切至蒲悶切  
 交切○愉悅狂貌至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  
 壘也斷所也摧掠也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  
 關目相刺聚波更噓昂首張斷相鬪經一切斷音銀○  
 出謂之關筋玄中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鬪經一切  
 莊子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鬪經一切  
 齒根肉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齧蟻雜蠱集  
 歌歌漢漢旅走叢立繳七立切繳爾沼切齧下沒切  
 林賦漢漢旅走叢立繳七立切繳爾沼切齧下沒切  
 注謂水激也  
 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道梁僖信公二年魯  
 馬操壁御以王良左傳哀公二十三年范鞅逆軒以鑿  
 超以范鞅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范鞅逆軒以鑿  
 御音厲音鈔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范鞅逆軒以鑿  
 敵摧若是何如也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

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左傳昭公四年  
與馬而虞麟國之難是三殆也九州之馬不一  
冀州之北即請置此而新其說唐順之曰子厚論馬  
神駿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落筆自天然  
謂用意下馬生如破竹看來此山亦無絲毫走作可  
趙像杜撰生非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  
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澗內貞藩  
液不行潘音審液音亦○周禮仲冬斬陽木左乃堅  
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軟傾攔壑之紆  
榮凌巒坑之杪頭漱泉源之溢澗續九切坑古南  
標末也即枝上端澗沈也澗水回貌木根絞怪石不  
上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  
亦披虹霓聲振連巒梯填層巖丁丁登登碩碩稜稜  
若兵車之乘凌唐切稜登切一作梯削木札也陳  
楚謂櫛為櫛詩伐木聲一曰碩碩堅也四方木也其響之所應則潰潰  
瀾瀾洶洶蕩蕩若霧若崩若崩若蟻龍之鬪風霆相騰許  
切○濤呼也其殊而下者札嘎稍殺摧碎塊塊霞披

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騷音二切坤為剛切  
無垠列于共山峻貌峽壘也北山曲也賈誼賦塊塊  
折天柱絕地維注不躡鶴驚鶴號鳴飛翔狂狃虎兇  
周山在西北之極

奔觸警慄伏無所入遜無所脫鶴音昆鷲音秋鶴音  
說文鷲秃爾雅鷲三尺為鷲鷲似鶴好水陰雨則鳴  
鷲似狸能捕獸然後斷度收羅指危顛芟繁柯乘  
水潦之波以入於河而流焉頌音短○詩魯盪突碑  
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兀危石也○三齊

略記秦始皇作石塘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  
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巖巖傾狀有似相  
盡流而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之抵曲鱗蹙匯流雷  
解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摺拉類踏  
猝首軒尾頰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匯音會汨音  
流各切亦通作摺摺持頭髮也漢貢禹持土合  
今夫舉水濤頭也推也按淮南子道應訓此舉重助力之  
歌也近代王維嶺南天試錄序云頃者呼與譯後皆  
而渡于孟津見有轉大木于河濱者呼與譯後皆  
應之木翻然如馳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停既平彌  
焉二說可以互參

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崒穿  
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  
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  
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房音旁樂音洛○六國  
中連聚非一故名叢臺史記秦始皇三十五年營作  
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秦王殿阿房張衡東京賦云  
趙建叢臺於後宮注趙武靈王起又秦政利蜀長距  
乃構阿房漢宮闕名長安有長樂宮未央宮皆高  
祖初年所起建章宮在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  
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

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  
虎祁既成諸侯叛之左傳昭公八年晉侯方築虎祁  
之宮至十三地名晉成虎祁注西四十里臨汾水○孫樓曰  
杜預注晉閭凡所引吳起先軫魏絳虎祁之  
類皆不脫晉事此篇全憑此數處轉捩精神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雷馳重  
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也秦始皇八年河魚  
陳大上輕車重馬失魚于矢大罟斷流脩網巨山單醫  
里麗織衽其閒單音都教切胡切里麗音獨鹿望  
單又魚麗于罟注罟曲梁也張巨舟軒昂屹屹迴環  
衛西京賦設罟麗注魚網也顏商山名在商州顏額也商於是  
水師更呼聲裂商顏顏商山名在商州顏額也商於是



鼓譟查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鱗戮白龍逐毒螭叱

馮夷立水涓吭戶郎切鱗音者螭音癡馮皮水切

潼鄉蹀首人也服八搜攬流離掬縮推移梁會網蹙

騰天彌圍掉躡擁踴以登夫歷山之陲如川之歸如

山之摧如雲之披攬古巧切躡音壁踴音勇摧一作

耕處也歷山在蒲州非是說文躡人不能行也踴

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雷雷於龍門者猶仰

綸飛繳頓踏而取之連音連繳音灼亦作繫踏一作

龍籍具糅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加切

已詳前辯音赫辯力克切狹女救切具一作沮沮遠

須切又音敘說文赫口拒人怒也糅雜也沮敗也

若夫鯨鱗鮪鯉鯉鯉魴鱖之瑣屑蔑裂者鯨音沙鱗

涓鯉音里鯉音偃鯉音禮魴音防鱖音敘上夫固不

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

饜飲腥膏寫鹵聞餽炙之美則掩鼻蹙頰賤甚糞土

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類阿葛切按里華之告君

於是乎講風習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

人助宣氣也于厚此論不馮導欲以縱觀然文字俊

偉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

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者也人之賴之與穀同

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猗於宜切猗氏縣名屬

解州按安邑界周之鹽四十餘里在但至其所則見溝

塋哇曉之交錯輪困若稼若圃敵兮勻勻渙兮鱗鱗

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嬰瀛需濊偃然成淵濬

然成川觀之者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灑山宜切又

樹二音五一作牙俗體也屈一作曲灑入切灑音

滑庫與卑通漫平聲灑伊屈切灑呼括切灑音

遠貌灑水聲或曰灑流也及神液陰灑甘鹵密起孕

靈富媼不愛其美灑音鹿媼音老稱也坤為母故稱媼

禮記地不無聲無形標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

晶晶暴暴奮奮離析鍛圭椎壁燦卑遙切晶胡

熒火飛也晶明也價價也鍛小冷圭璧也眩轉的礫

乍似殞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電碎龍嵒增益大者

印彙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瑩駭

電走巨步盈車方尺數斗射音石滅一作激龍格孔

交切晶音精摺羊孔切煜音育龍嵒山貌宇見揚

雄上林賦漢書印何彙彙抵水者也孫鑣曰描寫

麗壯於是哀斂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

皦乎漾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

推也袁薄侯切皦在切漾戈沿切漓一作灑西武

功隄山常積雪冬夏不然後驪贏牛馬之運西出秦

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

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

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贏與驪同隴屬西武

與海分功言其地所出與海等也吳子曰魏絳之

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邪雖然此可以利民

矣而未為民利也左傳成公七年晉人謀去故絳諸

而近鹽轉獻于曰山澤林鹽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  
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貨通行而  
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  
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趙秦論襄  
也結囊曹衛解裂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  
得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魯鄭震怒  
齊公三十二年晉侯圍定周于温僖公二十四年周襄  
鄭以其無禮於晉侯圍定周于温僖公二十四年周襄  
于顯城迎王于鄭四月取昭叔于温昭叔之難居于  
輔糾邀以爲侯伯尹氏策命晉侯爲侯二十八年王命  
之服戎轄之服彤弓彤弓一形矢百發王命以綬四國糾  
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綬四國糾一幽  
王齊盟踐土低昂玉帛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  
惠齊盟于踐土踐土鄭地萬國天子恃焉以有諸侯  
台諸侯於踐山執玉鄭者萬國天子恃焉以有諸侯  
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  
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  
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  
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春秋之事謂朝聘之事也左  
乘贖華元于鄭注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  
文馬畫馬爲文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  
位左右有秩筵室中几尺也上度以禽牢饋饋  
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周禮掌客諸侯之禮  
饗饗九牢諸侯乘禽五牢曰七几雙饗饗七牢曰十雙  
曰五十雙饗饗五牢曰七几雙饗饗七牢曰十雙  
不整合注嘉樂鐘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  
音又庭實旅百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  
禮無失尊飾以犧牛象象尊以象骨爲之釋文賞勳  
勳功曰勞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  
賄貨賄也左傳宣公四年伯嚭射王車埒萬乘卒半  
戎兵車也左傳宣公四年伯嚭射王車埒萬乘卒半  
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埒音參去聲○左傳昭  
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以恐之其號令之動  
畏之注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其號令之動  
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離娛  
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  
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

民利也乎洪邁曰柳子厚極力褒稱晉文之勳業終  
不道桓文之事者是晉文千古罪案子厚即千萬言救  
大之理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  
引大利以自嚮而據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  
焉樓音費○取諸侯之意也非不知而化不令而  
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三河河東河南河北  
所都夏商周所都河南之陳郡伏義所都東都蒲坂  
伏義又都曲阜黃帝都於鄭州而少昊都於窮桑即  
今之兗州曲阜縣則唐又漢書隸河南道也而河北之  
涿鹿山則黃帝之都耳又漢書隸河南道也而河北之  
南三河王者所更居也而平陽堯之所理也平陽唐  
爲平陽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音  
刑堯舜采椽不到茅茨不翦飯土摺爨有温恭克  
土型土摺飯器土型羹器皆以瓦爲之有師錫僉曰  
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恭克與允有師錫僉曰  
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訪問也疇誰咨  
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於  
今和而不怒鳥音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於今  
憂思而畏禍鳥音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  
至于今恬以愉一本去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

何如唐順之曰按朱晦翁謂唐地土瘠民貧勤儉實  
讓憂思畏禍遠思無亮之遺風則子厚所稱儉嗇實  
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軒氏則謂堯之遺  
焉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哉善矣其蔑有加矣  
此固吾之所欲聞也此上一字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  
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鬪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  
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  
也至于乎哉分扶闕切○遵守一詞守分也○今主上方  
致太平動以堯爲准先生之言道之與者若果有貢

於上則吾知其易焉也易以破切○禮記吾觀舉晉於卿知王道之易易也黃震  
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曰黃震  
地險兵強及文公之霸皆不

答問子厚貞元元年九月自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黜為邵州刺史十一月改永州司馬  
當是到永後作○雖強詞文過原其情實可憫而詞亦騷雅篇終用歌亦屈原漁父法也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差與為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

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謫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艸塗不知何適獨何劣邪觀今之賢智

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度魁壘恢張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局一言

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邪魁口賄切壘音磊張一作壘之土壘壘壯貌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

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擯僂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狼音郎僂音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

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情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

無耕織居版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禮母且切去聲下如字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吾縲

囚也逃山陵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論切字見論語倫客曰何

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

息挺而行躡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窞不知顛踣愚恣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

厚德哉莊初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茫洋深閔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

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嘖嘖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越起批振而追其跡嘖多言韻胡陌切大嘖也又嘖

則嘖子夜切嘖聲也又側伯切切大嘖也越千各切起千危貌恤憂患也言其學則皆總攬羅絡橫豎雜博

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萃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顛囂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

與之俱聾音樹撇匹蔑切正作聾音數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膠轕三光陶鎔帝皇而僕乃

朴鄙艱澁培塿築給毫聯縷緝塵出塊入固不足以據摘踊躍而涉其級陞丑入切塊於切切陞一作輪輻輳音交葛培薄口

培塿也而字不從今軋今注釋味貌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繫客

從而齊之不亦忍乎穢居宜切繫陟立切且夫白羲

隸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

史記作穆天子傳如此一命駕八駿之乘左服驂騮

達謂之莊康莊大道也左白圖錄流星天使自上而

星也梁吳均詩馬頸照落日劍尾擊流星黃鍾元閒

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鳴鳴咬哇不入里耳

閉南呂六閉應鍾注六閉六呂在陽律之閉也史記  
李斯曰擊磬叩缶彈箏搏琴而歌呼嗚嗚真秦之聲  
也嗚嗚當是秦曲名咬哇邪西子毛嬙之陷後宮也  
聲莊子大聲不入於耳西子毛嬙麗姬人之  
傲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遂於鄉里西子西施越女莊  
所美也注越王雙姬列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  
女傳無鹽齊女貌最醜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  
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蛭音質○卓危個儻之  
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麼眇連蹇頓頓披  
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個他歷切儻他黨切麼不自  
羈也麼細也連果切連盧蹇切○個儻不  
寒字見揚雄傳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  
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  
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  
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蹇蹇蓬藿樂吾囚兮文墨之  
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蹇音仙藿  
○蹇蹇相得貌藿蓬草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子厚在永州未召時作○此皆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  
聚鷺老壯齒十有一人謾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  
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  
知之歟鷺音莊謾山六切○鷺黑而行也謾答曰誰  
也曰東祠楚浮圖中廐病額之駒額楚益切亦作  
圖僧不能行也浮圖楚益切亦作○說文  
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戒戒始學者與女釋者  
甚尊嚴且優游楚浮圖有師道少而病楚日愈以劇  
居東祠十年扶服與曳未嘗及人及匿愧恐殊甚無  
一殊字○前漢霍光傳扶服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  
叩頭注扶服與匍匐同張丑良切○俱俱  
去始學者與女釋者俛俛無所師無見貌一云獨立  
也遂相與出楚浮圖以為師監濯之扶持之壯者執

與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

之○詩以引以翼楚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

饋飲食時獻巾悅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百生一作

始銳切中廐病額之駒額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厯

無異技碎然大耳宋二切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

食斥奔異卑恆少食屏立擯辱擊頓異甚垂首披耳

懸涎屬地凡廐之馬無肯為伍擊尺制尺列二會今

刺史中丞來蒞吾邦貞元九年御史中丞來蒞屏奔羣駟舟

以沂江將至無以為乘廐人咸曰病額駒大而不厯

可秣飾焉他馬巴襲瘁狹無可當吾刺史者樊蒲

東俗從東誤○巴襲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廐下

地名禮記西方曰巴襲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廐下

下周薦之席廐之絲浴剔蚤鬻刮惡除湊蚤音瓜

鬻謂鬻鬻也莊子為天子之諸御不瓜鬻也莖以雕

胡秣以香其胡音莖秣音末其音基莖斬芻也

而為其也或云菜之似藜者曲禮錯貝鱗縷鑿金文

凡宗廟之禮梁曰藜其藜古香字錯貝鱗縷鑿金文

羈腹帶曰縷絡以和鈴縷以朱綵綵音佳切○左

其詳也注和或膏其鬻或廟其雕雕音微○雕平

也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涯音

旗前羅杠蓋後隨隨音江切旗音與杠音江說文

也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遊嬉遊音

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

將何以教我鷺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元貞

十一月子厚自邵州刺史改永州司馬明年即改足

元元和留永既久至元和十年正月方召至京

軼疾風鼻知腫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

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楚足涎額之猶有遭

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軼徒結切又音

軼車相過也 涎口涎 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  
 額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  
 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譚角智列坐爭英披  
 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外角羈貫排  
 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逞古  
患切駢滿眠切逞五郎切 不若是州之乏釋師犬馬也而吾以德  
 病伏焉豈覺足涎額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  
 重吾罪於是鰲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論之矣拱  
 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五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說

天說子厚作天說以折退之之言劉禹錫論之極其辯然子厚繼與禹錫書云凡子論去○兩家之說俱于理未精而文極奇肆王世貞曰此非正論故篇中下有微二字借人自解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

夫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

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

是者舉不能知天辰一本無夫果贏飲食既壞蟲生之

蘇魯果切○按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蕪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蕪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蕪又或

曰蘇未知孰是無穀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

瘰癧蟲生之瘰音邕瘰癧文里切○說文瘰癧朱傷頭瘡贅

謂贅肉瘰癧腫也瘰音邕木朽而蠅中艸腐而螢飛是豈不

以壞而後出邪蠅音曷木中蟲物壞蟲由之生元氣

陰陽之壞人由之生結穴處蟲之生而物益壞食蠶

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

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立論愈出愈人之壞

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壅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窳

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偃洩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

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

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

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壑

總發音款偃一作區渡音蒐燔音煩燧音遂甄音

居延切悴情醉切○窳空也偃偃也謂謂之漉吾意

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

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蕃一作繁今

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

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

子以吾言為何如人下一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

邪則信辯且美哉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

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

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贏瘰癧痔艸木

也纂要天地元氣之所生天謂之乾地謂之坤假而

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

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贏也元氣大瘰癧也陰陽大

艸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

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

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

士得喪於果贏瘰癧痔艸木邪其意只從前進一步爾

二句其義大有歸宿但以天為無

知論諸果贏元亦怨天甚矣

鵲說鵲音切○子厚疾世之獲其利而復擠

誌其墓謂子厚既退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

推挽故卒厄於窮商今觀此說必有當途者

書資子厚末意昭然而不

有驚曰鵲者宄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

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薦福寺在西安

煬帝謚唐建為寺自神龍後翻譯佛經並藏于此曰冬日之夕是鵲也必取

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日

則執而上浮圖之歧焉縱之煠乙六切歧丘去智

之之殿塔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

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爾而奇嗚呼孰

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邪吻下革反是固

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卵而和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為其他有候切攫下生而須哺曰穀凡食類之飢唯日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邪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立意全在此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煦吁遇况羽今夫梟鶻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邪梟堅堯切鶻音休梟不孝為鶻博雅云丘山左傳臧武仲曰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今畏人故也又正攷父鼎銘曰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夫鶻其立遷然其動若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邪鶻音逆妻呼號切○善皮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邪翻邪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語又另是一格

朝日說一本上有祀字○子厚時為監察御史東門之外朝日說作禮記玉藻天子黑冕玄端而朝日於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朝音潮下同○唐二各用方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色續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

者則朝日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朝音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

也古者日見曰朝暮見曰夕見並音現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見詩兩無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

見左傳成公十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

不廢夕見卿飲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向夕上公辭○國不死使豎襄搏之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以諫平公乃趣赦之注豎內豎襄名也聞之夕謂夕至楚地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鄭丹夕見之注乾谿齊之亂子我夕年名初簡成與父陽生之在魯也關止有龍及帥位使君止子我弗聽于御言諸簡公曰田闕不可並也聞止子我弗聽于御言諸簡公曰田闕不可並也江切○國語趙文子為室其智襄子為室美士苗而襄之張老趙文子為室其智襄子為室美士苗女苗尺滑切○國語襄子為室美士苗皆暮見也現見漢儀儀故事黃門郎每日常暮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拜故謂之夕郎蓋即今之給事中云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周禮王潘大主執鎮圭樂藉五采五就月以三采可知魯語天則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之祖識地德小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見前漢若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類字無其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子厚謫永州時作謂當時賦斂毒民

論大抵其厚○是○州○此○小○文○耳○却○有○此○樓○句  
然後死捕蛇之意得者唐宋人往往如虎一  
辛此豈死捕蛇之情乃以為幸更役復得反以為此  
態抑轉起伏宛轉旋之無限悲傷悽惋之  
如揚雄流也豈可以非漢文而少之

永州之埜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艸木盡死以醫人

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孽踰痲

癘去死肌殺三蟲質音一宛無而漏音積擊間緣切氣也○本艸白花蛇一名養鼻生南地及蜀郡諸山

中九十月取捕之火乾也白文也臘腫一肉曰餌

創也癘惡創豫讓漆身為癘死肌如癘疽之腐爛者

捕之者當其租入承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

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也若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

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揚緇曰此句一賦而逃服雜役者深有味焉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

而鄉隣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碑音單踏音匍匐音剝說見前藉是一

今其室十無一二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一東有節悍

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悍音早囂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

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弛氏切謹食字音嗣○摹擬自得光景真情真語大有筆

趣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日百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

已後矣又安敢毒邪犯死者二謂犯蛇毒而幾死者毒而不爲此也○林希元曰緣此所以請願捕余聞

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

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犬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焉不去也曰無苛

政焉政猛於虎也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

乎自一歲犯死至此文勢凡三四轉愈轉愈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借說大蜡八先記作蜡○借祭名禮記疏天子者索也六防七水庸八昆蟲伊而索饗之傳曰

實典曰嘉平殿二月清祀周曰蜡漢曰臘玉燭

子以文武雜曰張之遺蠟數而國之言若可已而

不可是豈知孔子厚蠟說謂名存實亡蠟蠟去

夜欲歸風去神暴耗吞食罷弱可以責人又要其

致雨反風去神暴耗吞食罷弱可以責人又要其

旱非人之罪處蝗人與虎於不可信又偶然不委於

天事邪人與虎於不可信又偶然不委於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借進有司以問借之說則曰

合百神之祠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

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唐制借祭凡一百八十七

祀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借乃通

之為邪故其罰在人十一本無再見旱乎以下今夫在  
 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  
 名則存其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數而云  
 也其教一作而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  
 是非人之為則何以金滕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  
 劉昆為弘農守歸屯多虎災昆為政三年虎皆負子  
 渡相與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余曰子欲知其以乎  
 其飛至水江界者輒東西散去余曰子欲知其以乎  
 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  
 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本莊子到切○十年二句  
 湯也堯與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  
 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者桴芳無切○韓退之說論語與世之學  
 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而曰何敢  
 雅言之類皆自出新意不同諸子而每求異  
 亦失之鑿柳子於論語意其語不多異而乘桴  
 一說蓋出於諸儒言意之外非聖心之決然  
 者不免知韓柳二家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曰彼小者曰桴  
 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  
 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  
 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  
 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  
 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  
 而遊息焉極一作極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  
 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  
 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  
 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桴而遊息於

海其聖人乎一作桴無其字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  
 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歟者當是數也回死矣夫  
 道一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  
 聞且使逐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  
 已矣捷居偃切一

說車贈楊誨之誨之楊憑之子也憑自京兆尹  
 子厚時在永誨之道柔外剛中未必不為深致  
 之然誨復論辯有二書見於集而不詳詳而  
 其厚法俱得之攻工記所以博而不雜詳而  
 能與洪邁曰唐方頊元風傲甚矣其相毀約曰  
 君欲求權頊方頊元風傲甚矣其相毀約曰  
 轉圖之器以贈楊生者盡矣其末圖為公卿  
 子說車以贈楊生者盡矣其末圖為公卿  
 其中懼圓其外者未至愚謂楊生誠能方其  
 得也希然則柳子之學或見笑於次山之家唐  
 順之曰子厚理之時多峻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  
 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  
 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  
 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  
 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  
 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車箱大車之箱也詩疏  
 行於塗謂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  
 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工記凡為輪行  
 澤欲杼行山欲侔注杼謂上下等而輕下而軒且曳  
 制薄其地者侔注杼謂上下等而輕下而軒且曳  
 詩戎車既安如軒如輕輪也祥而曠左禮記祥車  
 軒仰也且曳字本易曳其輪也祥而曠左禮記祥車  
 之乘革而長轂以載傳長謂車周禮車車或車也  
 巢焉而以望巢本作巢字通○左傳成公十六年楚



釋文兵車高如安以愛老而安安車也禮記大夫七十

以安車迎杖乘轎以蔽內衣轎音蓋也轎說文轎車前

皆蔽垂綏而收車尚威故舒散其旌若垂綏然武載

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旒音流○周官巾車

太常十有二旒以祀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

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章一東應前文是故任而

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恆中者軸軸音逐○莊子

里揭而固者蚤也攷音局拘玉切蚤當爲爪○揭也持

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工記袁車之

轅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却暑與兩者蓋工

記輸入爲蓋注敬而可伏者軾軾音式○軾車前服

而制者馬若牛句然後衆車之用具矣今楊氏仁

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沖然而有

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

大中以動乎外而不學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

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

禮若軾險而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

之言曰四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

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

且恆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

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

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

焉耳矣左傳定公十年孔丘會齊侯于夾谷若丘相

以兵劫之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兵退曰士

之兩君合好而齊侯之伴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

神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佯失禮君必不與齊

聞之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之中矣吾固欲其任

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請龍說此說當在貶謫後作○子厚好譚怪故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

上唐曰蓋州山西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睍然被緞裘

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緞將侯切又劍鴻言行步常

搖自漢時有之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頽爾怒曰

不可頽普名切又普冷切或云普徑切矣貌楚辭玉

瓶色也又劍于廣雅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

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

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麗也吾復且

害若麗即計切○淮南子中央曰鈞天山海經蓬萊

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

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

因取表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

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

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謂壽夭貴賤皆寓也○黃震曰子厚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貧賤果氣

之寓歟爲物者裁而爲之歟余固以爲寓也子不見

夫雲之始作乎教怒衝涌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

然爲人拳然爲禽數舒爲林木竭曠爲宮室誰其搏

而斲之者魚列牙萬二切斲音卓○竭曠山高貌風

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水經注此屋

如輪風氣蕭森常不止在朔州與夫草木之儷偶



紛羅雕葩刻芒莫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  
 無裁而為之者葩披巴切刻以冉切為又何獨疑茲  
 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  
 委切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褻貶  
 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  
 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  
 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督禍賊僻邪罔人  
 以自利者晉音務又莫候切其所降率恆多清明冲  
 淳不為害者恆字無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  
 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  
 者儻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為物  
 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罷說罷音被○此必于  
 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

甚害人焉羆救俱切○羆似虎而五爪郭璞云似羆  
 文長頭高脚羆多力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  
 獸之音昔云持弓矢鬻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  
 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  
 因為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  
 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摔搏挽裂而食之昨  
 ○鬻瓦缶也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  
 食也

觀八駿圖說按穆天子傳八駿一曰赤驥二曰白  
 子左史列子諸書皆同乃嘉拾遺記則一見  
 於絕大日超光七羽三曰騰霧八曰扶翼皆無所  
 其言固不誣也况此說中亦曰驊騮白義山傳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列子周  
 穆王不

子之類又可證其非  
 矣○茅坤曰俊逸

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螳螂  
 之踰嶺三河之間謂之螳螂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  
 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  
 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  
 如俱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  
 人同耳媧公姓切俱音敷○帝王世紀伏羲女媧蛇  
 之頭俱方相也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  
 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  
 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說切今  
 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  
 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締而  
 清裘而煖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引證極明快  
 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驪騮白  
 義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  
 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義音犧一然  
 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  
 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  
 俱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問一誠使天下  
 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傳

宋清傳

子厚此文在讀永州後作蓋謂當時之清之為者因記是以引附炎弄寒有愧於好但子厚作文每只以此局法孫鑣曰以市深風刺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

歸宋清氏清優主之居猶也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

輒易離咸譽清音難也疾痲疔瘍者亦皆樂就

清求藥冀速已本連上讀作咸譽清信能療病故病者○死頭瘡瘍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身瘡也已止也

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

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

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

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

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

州受俸博其魄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

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一作賒清之取利遠

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

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音

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弃沉廢親與交視之

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日復柄

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唐順之曰吾觀今之極力摹寫

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

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

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

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邪文勢至此已抑而不振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

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

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蓄有含

種樹郭橐臚傳

橐音托臚徒何切○姓郭號橐臚  
不謂規諷教事略無痕瑕文字兼以詳確明快即  
開解方童宗說曰天下事有可為類而長者  
宜其有為而牧民之道以牧羊而知橐臚傳  
著滑文家都不甚忘更說得痛切更覺精神  
此須傳

郭橐臚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臚者故

鄉人號之臚臚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臚云也橐臚主切○釋文僂僂疾其鄉曰豐樂

鄉在長安西馳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遊及賣

果者皆爭迎取養視臚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

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橐下

有問之對曰橐臚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

以致其性焉爾且下一有以字孳音字又津之切○

意已盡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

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

其置也若弃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

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

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既然已三字疑行去一

故舊也密實也顧視也時種也○王鑿曰此數語只

淺淺就植木上說道理亦說得十分痛快李廷機曰

似從孟子養氣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  
 工夫體貼出來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  
 不及焉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  
 日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  
 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  
 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  
 能為哉哉一作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  
 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理一本亦然吾居鄉  
 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日暮吏來  
 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織而緒蚤織  
 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  
 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  
 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  
 乎歸呼玉切縷蘇曹切或作縷○歸勉也縷謂縷  
 疾苦讀之令人凄然可與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  
 韓文公贈崔復州序參觀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  
 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王慎中

曰歸結處似冷澹然一篇  
 精神命脈全賴此句收拾  
 童區寄傳童區子也區姓奇名其文曰桂部從  
 矣蘇子瞻恨我非柳子擊節為爾區區謂此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作以自毀齒  
 已上父兄鬻賣以觀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梏  
 之鬻音育鉗其廉切梏姑沃切○說文男八月齒生  
 以鐵束之至有鬻鬻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  
 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以為己  
 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  
 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鬻音獨因以為  
 長小也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周士貞元十七

中從事 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蕘擇二豪  
 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虛  
 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  
 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  
 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  
 邪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  
 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  
 專焉然字非是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  
 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  
 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  
 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  
 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  
 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  
 鄉証果卿之孫元初察使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  
 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  
 邪武陽史記作舞陽○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  
 荆刺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敢  
 荆刺副而往

梓人傳下進子退人託物以寓意端為佐天子相天  
 子厚創語也唐太宗嘗謂魏徵曰金在鑪何  
 足貴為良匠匠為器而似黃農曰文自於鑪何  
 以辨曰王承福者善為木也其能事木也曰梓人  
 宗說曰梓人者善為木也其能事木也曰梓人  
 梓人者善為木也其能事木也曰梓人  
 莊子曰室之使工無為于木也曰梓人  
 為巨室之使工無為于木也曰梓人  
 文為梓人者善為木也其能事木也曰梓人  
 記皆得梓人者善為木也其能事木也曰梓人  
 功傳柳之然於形容梓人有可處已妙居一語結東

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沉而易厭奚其文奚其文茅坤曰文序幕寫井井入構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處焉說文隙隙塞也裴作隙寫轉作隙去逆切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壟斷之器八尺引十丈尋引所短也長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唐順之曰以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劉辰文章布景處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圖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易上棟下宇以避風雨賈誼傳天下流雲湧而起故予賞此文不在議論縱橫處而在敘述之妙於點綴處王應麟曰既成數語尤極含蓄為下文張本乃一篇精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神命脈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唐順之曰連下三歟入海河之流九折而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

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率與帥同徒隸給衛役里之長胥謂其有才智為什長者禮小者制齊夫設方伯又十國以為連連有帥漢制鄉小者制齊夫一人版尹掌戶版者自林希元曰自此下闡相彼佐道之合梓人處凡五段文勢層層指詞有法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桎視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續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銜街行且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譚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王應麟曰有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所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所魚隱切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



亦謬歟又用一反作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

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

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詩曰彼樂室

人君任相一篇意思何等端暢夫繩墨誠陳規矩誠

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

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

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

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

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虞集曰此又

示以合則留亦不合則去不可取道亦余謂梓人之道

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

之都料匠云審曲面勢見政工記注審察余所遇者

楊氏潛其名茅坤曰此篇規模從呂氏春秋來但

耳按呂氏春秋無御相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

乘之召客者酒酣歌舞吹笙而功名不拜樂已者而

拜主之也善夫國若為物也必召巧匠之巧巧則

能與衆賢功若為物也必召巧匠之巧巧則

使室之善夫國若為物也必召巧匠之巧巧則

為室之善夫國若為物也必召巧匠之巧巧則

不知已就不知規矩準繩此其巧匠之巧巧則

地察

李赤傳蘇軾曰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

李赤詩無此赤見子厚集自此李赤故名赤卒為中

白則其人心疾已久非特爾鬼之罪也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故自號

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館之二人無州其友與俱遊者

有烟焉閱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

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其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

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邪取絳雪餌

之赤不肯元之乞延生之藥元之與絳雪丹一粒後

果再有閱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脛赤兩手

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

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經音豆○經赤乃

就隔闥為書鞭而圓封之又為書博封之左展女箭

地博○輾轉訖如廁久有下字一其友從之見赤軒廁

抱囊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

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

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

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

哉○中天王實以為清都紫府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

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

出洗其行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

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

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

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

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

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

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

妻訣其言辭猶人也覺音教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

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邪抑固有廁鬼邪赤之名聞

江湖聞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

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

世皆知笑赤之感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



者幾何人邪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  
返則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作矣

蝻蝻者蝻音負又扶切蝻音板蝻爾雅作  
蝻仁錫曰公所調託宜其持一着邪

蝻蝻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仰其首負之背  
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

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  
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切音昂亦作仰因音

趙又音匄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  
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愈而躓也黜弃之遷徙之亦

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  
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

大者也其名入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會一不知

作悲哀一

曹文洽韋道安傳元關貞曹文洽李義成軍

珍遺小吏程務知表於中自表遂自殺明

洽亦奏專長安知表於中自表遂自殺明

寃且首專殺之罪亦於中自表遂自殺明

上聞而不容又排是入得表於中自表遂自殺明

張建封辛壬王亂章道安鄭通州節度使

惜知軍專以抗子軍命道安鄭通州節度使

詩本所關然集故刺史者道安鄭通州節度使

者史之也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七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騷

乞巧文周處風土記七月七日其夜灑掃於庭  
 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河鼓  
 織女乞富言無子乞子推得乞荆楚歲時  
 求三年乃得言無子乞子推得乞荆楚歲時  
 銀鑰石為劍人女子結綵樓穿七孔巧或喜  
 氣有光五色以爲得成見天以乞巧巧之  
 己耳也然厚麗耳其氣骨理昌黎送窮  
 之曰與沈下賢亦使吃其指先乎以見其  
 少不可為也故子貢教抱羞者為桔槔用  
 比巧源誠傷世乃鴻鵠之過焉巧意昔之  
 佛巧源誠傷世乃鴻鵠之過焉巧意昔之  
 時奔驚要歸諸厚然宗元拙矣孫鑣亦  
 自無一處不中地步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簞餌馨香蔬果交羅插  
 竹垂綵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饗同餞仍切與  
 切綵而追與綵同○饗厚粥也饗餞風七月七日  
 米與狼膺膏為之至今吳中尚存其遺風七月七日  
 巧餅山林供則稱之為熟煎作餅比之寒具少謂名曰  
 竹餅山冠之義楚辭所謂筵筍也禮內則綵結綵下  
 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綵大牙言其瓜之  
 形似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  
 鼓漢天文志織女天孫諸牽牛爾雅河鼓謂之牽牛  
 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維縫  
 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去聲○組維縫也維機  
 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  
 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再拜  
 稽首稱臣而進○促委羽切僂主切曰下土之臣竊  
 聞天孫專巧于天鵲轉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

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  
 玉衡璣正天文器璇璣美玉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  
 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儼于神夫于漢之濱  
 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  
 星橫天河亦主之而河鼓居左旗九星在河鼓幸而弭  
 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  
 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  
 含海嶽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  
 龍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  
 佯為狂局束為詔吁吁為詐坦坦為忝  
 也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  
 呢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熾中心甚憎為彼所  
 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  
 己曾不惕疑取名絕命不負所知  
 貌揄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  
 匐言語譎詭令臣縮瑟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  
 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  
 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寘遁神叛欣欣巧夫  
 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  
 亦謂之獸者耳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鬪冒  
 其為犬所守耳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鬪冒  
 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淚焉直透所至如一  
 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啻於臣恆使  
 玷黜作卑一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怒哀測憎憐  
 搖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  
 踊躍拘牽彼雖伴退胡可得旗獨結臣舌暗抑銜冤  
 孽皆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  
 其廉切

或作銛來音甲暗音陰皆音劑○詩嘒嘒背背惜吝吝

疾也膠加銛來謂巧言膠固者施詭詞皆瞋目貌

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呀飛走駢四儷六

錦心繡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譚雷吼

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器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

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鸞傲帚晚呈豪傑投奔不有

眉贖頰蹙喙唾胸歐大報而歸填恨低首音弄聾音

便平聲聾音銀帚止酒切曠音賓目恨張也音類與

聾同類音曠呼惠切曠即曠字曠音賓目恨張也音類與

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輕其所短語曰家

有傲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說文慶類曰曠類

也鼻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異獨何酷歟敢

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

心規以大圓拔去啞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

便齒牙饒笑眉睫增妍突梯卷鬪為世所賢公侯卿

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卷音拳鬪音拳又

券勉力轉二莊子楚卷倦而亂天卷滑稽以潔楹乎

突梯隨俗貌二莊子楚卷倦而亂天卷滑稽以潔楹乎

貌禮記五國以為屬屬有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

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裏朱裳手持絳

節而來告衷音袖○說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

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

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取詔貌淫詞寧辱

尸彭橋其說不一但于厚之作此文當必有

所寓耳貞元中子厚以黨累貶永州司馬宰

相惜其才不可用遂罷當時之議子厚其後

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當時之議子厚其後

穆矣假此以嫉其惡也當是時子厚其後

不如避暑錄載道士程紫霄上皇已自知行

道正得爾三彭彭說是非之意近

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讓於帝以求饗以是

人多謫過嫉癘天死柳子特不信特字無曰吾聞聰明

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者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

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

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尤下無者吾意斯

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

類俾夫人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

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詭側而寓乎人以賊

厥靈自形一作自膏盲是處今不擇穢卑音荒○

上局下也事詳二潛窺默聽今導人為非此居一切又

卷愈膏盲疾職二潛窺默聽今導人為非此居一切又

如冥持扎牘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走

俟切○莊子卑陬失色注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

愧懼貌顏色不自得也

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詔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

亦

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鬪為安佚音

諧下讓上恆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

旁晚竊出走讓于帝遽入自屈暴然無聲其意乃畢

求味己口胡人之恤讓音曉切彼脩蛭恙心蛭音回

同一本作蟻○短短蟻穴胃蟻如消切○蟻外搜疥

癩疥癩也下索瘰痔瘻切○瘰頸腫也

侵人肌膚

為己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楚辭九關關害下人言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募收震怒將救雷霆擊汝都糜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神豐孟秋之月其刑山名即北帝鬼都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慮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此亦子厚取諷後作當與前篇相先集曰子厚急於祿仕曲几而有神其能無絕諫多矣而反斬絕曲几而等聖人未嘗絕諫也子厚自稱其性剛直故以此得世謗嫉而斬乎文情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主一作王楚辭后皇嘉樹橘徕服兮巨為棟楹齊為閭闕外隅平端中室謹飭閩音個度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禮室中庭以几几三尺周未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採木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偏側支不得舒脇不違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偏一作僻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境垤反時燠寒鬱悶結澀癘寒艱難不可以遂遂虧其端垤口交切注塘塹不生五穀曰不毛垤也離奇詰屈縮瑟曠圻含蝎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夫

甘焉制器以安音攢五官切胡葛切乾音干輸困離奇而為萬乘音者者以左右先實也彼風毒敗形陰涉遷魄禍氣侵骨淫神化厥體及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昭禍癖文相備謂之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僂在膝為攀戚施踣跂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詩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注其人不能仰也踣曲也踣也問誰其類惡木盜泉管子士懷取介之不陸惡木之枝惡木尚猶矣而不飲泉水熱不陸惡木陸機猛虎行朝歌迴車簡牘載焉朝歌迴車簡牘載王市骨樂殺歸燕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古之入君其骨而返君王大怒消人求且買況生者乎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焉今王致士先從郭隗始況賢是士爭趨燕樂殺自魏樂宮以為亞於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詔諫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乾音虔易君

宥蝮蛇文并序○晁補之曰雜駭以虬龍鸞鳳蝮蛇小人之意也蓋離騷備此義而宗元放而嚴之也投甲有北之意也蓋離騷備此義而宗元放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名色如綴文鼻上有一針大者長七犯於人死不洽又善伺人聞人咳嗽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嫌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攀腕瘡足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音時焉切一作腫○惟恨也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



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僅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即汝而汝即彼犯而鬪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彘矣彼耕穫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未操鞭持及朴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不凌與不步聞是惡能得而害汝

也密汝居易汝庭不凌與不步聞是惡能得而害汝也密汝居易汝庭不凌與不步聞是惡能得而害汝也密汝居易汝庭不凌與不步聞是惡能得而害汝也

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若是叩其脊論而省之其辭曰吾悲夫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

屈脇惟行之紆目兼蜂蠶色渾泥塗其頸蹙而其腹次且蹇鼻鈎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斬

害物陰妬潛狙夫一作乎蠶丑邁切頸一作頸次七私切且七余切狙子余切此謂密伺

之義字本作觀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蠹為螭焉可得已音電

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艸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呬舌搖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己世皆寒心我獨

悲爾音冉○說吾將薙吾庭葺吾楹審吾垣嚴吾肩俾與草不植而穴隙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

汝之惡焉得而行難替又丈凡切審一作嘻造物室際當作隙○難除草也

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為辰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

是拱宥汝于塾自求終吉扶數栗切○彼樵豎持及說文拱擊也

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

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認其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資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賈一作輒

憎王孫文漢王延壽嘗為王孫賦意似有所謂文而與入司馬同取吾恐其自但于孫而黨逐于援多矣乃覽曉然反謂王孫之逐援而受其意詞又述之問丘鍾謂柳于晚年學佛書

援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援與沐猴相類其性仁不貪食多羣足如人其聲嗚嗚若啖其性躁見物輒關好殘毀物器之異有法出援與王援之德靜以恆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

句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衍衍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援之居山恆鬱然難乃旦切下同行音看○衍衍樂也

王孫之德躁以蠶勃諍號啾啾音看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

柔弱者以免號音豪啾尼交切啾音責又子夜切鵲之好踐稼所過狼籍披攘木實未熟輒齧投注

竊取人食皆實其嚙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

率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恆蒿然齧下汲切齧五枚切

辭援援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惜莫王孫若也鮮鋤草切余弃山閒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激激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激微一作悠○水經注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惡者王孫兮善者

援環行遂植兮止桑殘王孫兮甚可惜噫山之靈兮

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

胡不賊旗賊害跳踉叫囂今衝目宣斷外以敗物兮

內以爭羣排鬪善類今譁駭披紛跳徒調切踉呂唐

驕傲驩放果如字又苦火切莊子三嘉華美木兮

頌而繁羣披競鬻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

民怨苦兮號穹昊吳音豪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

今胡獨不聞凡三見應前獲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

游兮惟德是做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

逐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小字下一有人字

謂用文王囚於羑里凶誅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

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否備鄙

疑作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并序神異經漢武帝時有獻獨足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

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

晨不爨夜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蓋類

物爲之者罷取亂切夜一作與訛言相驚云有怪鳥

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

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與訛同五戈

海經之文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

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讓而磔之爲之文而逐

之磔陟格切禮祀除厲也磔謂磔牲以讓於四方

怪戾今日十蒸而窮災朝儲清以聯遼兮夕蕩覆而

爲灰燕如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躡突兮戶駭

人哀袒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混合恢哀

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類休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費

晦黑兮啓伺茲回北音刺哀音台僵音美路匹候蒲

令行不訛兮國恐盡已問之禹書畢方是祟墜書字

其志皇皇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慘死無貳

懲兮衆懇咸至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

禍兮同祿屏氣大陰施滅兮玄冥行事屏必鄂切

知急去兮愚乃止此點入切高飛兮翺翔遠伏兮無傷

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

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資暇錄令宜讀爲

辨伏神文并序

余病瘡且悸瘡部鄙切于厚書與李建書自去

年來病氣尤甚又云每人大言則止謁醫視之曰惟伏

神爲宜伏本神作不祥瘵風眩風虛五勞口乾止驚悸

多恙怒生泰山山谷大松下明日買諸市烹而餌

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辛

也彼齋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惜也而反尤於余不

以過乎脾壯士切余戚然慙愾然憂推是類也以往

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焉檢切  
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竟平志康歐開  
滯結兮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恆常休嘉訢合

兮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歐音區訢虛其  
合禮天地訢余始於理兮榮衛蹇極伏孟積塊兮悻

不得息史記倉公傳陽虛侯病痺有醫導余兮求是  
以食往沽之市兮欣然有得沽買滌濯饜烹兮專恃

爾力反增余疾兮昏潰馮塞潰胡對反余駭其狀兮  
往尤于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

謂蹲鴟蹲音存鴟處之切○史記岷山下沃塹處  
身猥大兮善植汗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敵危累積星

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蟻蟻汗一作好敬  
卑飲錄余專切蟻音蟻又直基切○汗不幸充腹兮惟

瘡之宜禁夫伎害兮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  
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

無以追兮後慎觀之痲音固枝音嗚呼物固多偽兮  
知者蓋寡放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

來者

懇蠲文 并序

零陵城西有蠲室于江蠲丑支切○零陵永州郡名  
若龍而黃或云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蠲率以入一夕

浮水上滄音沂夕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  
邪於是作懇蠲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為兮堆山灑江  
司者誰兮灑山宜切又所綺切○莊子天其運突然

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祗兮父母孔愛妻子  
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激激湘流清且微兮陰幽

洞石蓄怪蠲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  
思兮竟其安游觀湘壘兮壘力道切○揚雄反離騷

之湘壘注不以犯罪死曰嗟爾怪蠲害江涓兮涎泳  
重淵物莫威兮膠形決目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

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  
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復流透迤兮涓音眉涎徐連

胡縱斯兮蔑弃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  
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牲玉帛

人是依兮匪神之懇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  
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文中指事寓

永之坻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坻乘小船絕湘  
水中濟船破皆游永一作零陵二字皆游一作其

坻盡力而不能尋常倍尋曰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  
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

搖其首有頃益急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  
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

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坻者乎於是作哀溺  
哀溺文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坻之為憂泄濤鼓以風湧  
兮浩泥蕩而無舟灑切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

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頭而滅  
誓兮不忍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

沈流○楚辭進不入以離尤注離尤禮禱也髮披髮以舞瀾兮霓儀儀而焉遊龜龜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羞豕首縱目張丑長只注鬚髮亂也儀儀大粗見禮古今注鮪之大者始貪贏以畜厚兮終負禍而懷離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己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尉而蒙鉤音尉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令卒以道天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善游難最一本推今而鑿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詳見前國語周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豺狼死而猶室其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蓄聚積實如鐵豺狼死而猶腹猶未滿民既質質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諡為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之為余再更噫贊音茂一平聲

○禮記賀寶然而來注目不明貌而

招海賈文賈音古○晁補之曰昔屈原不遇於極以從己志而不可猶然乘雲騎龍遊八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之蓋取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魂變其義言皆諸此也宗元以謂崎嶇冒利遠而不復儂不己故鄉滯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儂不俾以俟命云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易音大海盪泊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亦一本作涖如蛟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滄渤君不返兮逝恍惚卒子忽切猶鳥孔切恹恹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越峽嶼兮萬里一觀楚音亮切蛟切嶼危高也峯入泓劫兮視天若故萃音亮切風烏宏切蛟

○說文六尺為步二百為畝同奔竄出扑兮翔騰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是為水伯其為獸也入首入尾背青黃入面此黑齒齶齶文肌○木華海賦或反泛悠悠於黑齒之邦注黑齒海三角駢列耳離披經外國名獸齒不正露齒也三角駢列耳離披經魚背腹齒有反斷又牙踔嶽崖尺約數角切嶽教又刺如三角菱肉踔踔也蛇首豨鬣虎豹皮異物志虎鬣長也嶽蓋山高險也百里霧雨瀾君不返兮以充飢音弱水蓄縮其下似虎形或變乃成虎豨豨也羣沒互出謹遠嬉臭腥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疑疑君不返兮卒自賊弱一作弱疑魚力魚其二切○山海經毛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迥置瀕危顛崩濤搜疏刻戈鋌君不返兮若沈顛迥呂結切鋌時連切善呼臭也

也其外大泊浮齋淪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評音平○論於倫切垠音銀○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舻罪解稍若木君不返兮冤焉薄屬音獨切湯音陽舳音舳舻音盧○淮南子曰出于湯谷注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楚辭注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注在東南云建木海若畜貨號風雷巨鼇領

首丘山類猖狂震虢類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推音音音今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恟音上黨易楚恬以舒蹈蹊厚土堅無虞岐路脈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易以政切驟忍久如又二切鮮音仙○周禮又州也言天下平陸之地足以為買而無虞也

聖捐鹽魚孟于膠高舉中范子去相安陶朱會稽之陶既聖  
 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逐言富者皆稱陶朱呂氏  
 為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言富者皆稱陶朱  
 行賈南面孤家累千章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  
 信弘羊心計登謀桑洪羊洛陽買人子以心計言  
 侯下鹽鐵作平準天下法盡籠天下之貨於長煮鹽大冶九  
 是民不益賦而天用鏡賜爵左庶長祿秩山委收  
 御居東郭咸陽齊之大袁鹽孔僅南陽祿秩山委收  
 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道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今  
 諡為愚咨海賈今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  
 鬼今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八



明精李蔣之翹輯注

騷贊 箴 戒

弔莫弘文之屬弘字叔周靈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

城合諸侯于秋秦衛虢于益政悅其長弘而與

之詩周人殺莫弘之所城不可支也死藏其血中

年而化焉碧蓋語其忠臣怨夫懼宗元哀至之故

弔王世貞曰李獻吉有詞申徒狄文哀怨似之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今王易為侯威疆

逆制兮鬱命轉幽疹盡膠密兮肝膽為仇茲權蒙貨

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贏力迫切轉切

音軫字當作疾盡音古仇一作尤嗚呼危哉河濱潰

溢兮橫軀以抑嵩高圻陔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

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險地治二

也山崩也壞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

快於剽狡兮恒就制乎疆國范中行之難與之

人殺其弘松栢之斬刈兮蒼茸欣植盜羈折足兮

罷驚抗臆驚鳥之高翔兮夔狐惴而不食竊畏忌以

羣朋兮天孰病百而伸一翁馬孔麗茸如皮而龍二

注竹盛貌穆天子傳八駿其一曰盜驪鳥之驚者曰

羣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劔援羸以威傲兮

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

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魯昭王二十三年亂於

之王朝入於王城敬王如劉秋敬王居於翟泉成周

出居周十月晉人救之於周子朝奔楚其師敗

黨僮扁之徒多在王城敬王長之於是晉衛諸侯成

欲城成周以保周也嫉慮子之肆誕今彌皇覽以為

謾始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攷古而登賢謾平聲

覽也覽觀也皇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頹幽而不列版

上帝以飛精兮躡寥廓而珍絕竭馮雲以扛翹兮終

冥冥以鬱結音紅不切辭今愈洋洋以超忽心沔沔其

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音鶴又胡故切圖始而慮

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

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

為友臣下比干之以仁義兮緬遠絕以不羣伯夷

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兮一本作比干之仁義

誰珍音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

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一作敬弔子忠甫一

弔屈原原文志大焉落大近騷體但其人已無漢短歌

行尚說文王過湘初為賦以弔屈原至揚雄亦

為文而類時不祥以比鸞山鳳周鼎以厲亦各

則以義責原何必沉身二人誰去國以自見

志公所謂補之論非窮愁元之弔原始者困而自

於世者故謂之論非窮愁元之弔原始者困而自

聞者其辭幾許乃徒慕其曰文子厚天對匪三

之深矣又投文弔誼所足弔屈原流之古賦而詞亦儻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厚初貶元九年州刺史

十一司馬再貶求先生之汨羅兮肇蘅若以薦芳厚初

大敢切蘅音衡王史記屈原為楚懷王左徒被髮行吟

澤畔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名

在長沙湘陰縣羅杜衡與芳芷擊持也光杜衡

香杜也並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詞而有光作明先

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千  
 羊切攘如羊切疚音究○賈誼傳國華蟲薦環兮進  
 制搶攘孔甚也疚病也詩我孔疚華蟲薦環兮進  
 御羔裘山龍華蟲作會宗彝注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  
 彝樽伊州蟲等為飾環石羊裘曰羊小者曰羔羊衣  
 袂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石羊裘曰羊小者曰羔羊衣  
 雞伊憂兮孤雄束味切○音伊憂音憂味與蜀同陟救  
 也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咬哇鳥瓜切咬哇交切○哇  
 聲則蒙耳而不聽也大呂大呂之一黃鐘大呂之董喙  
 以為羞兮焚弃稷黍皆董音觀○董者董鑄也董喙  
 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繡黼籍切接折火烈兮娛嬉笑舞○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謂之接齊巧之嘒嘒兮感以為咸池○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魯謂之接齊巧之嘒嘒兮感以為咸池○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曉施之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美施之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於耳其又以規為瑱也○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不可為也○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而從之○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識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  
 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  
 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  
 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悃兮滔大故而不貳悃  
 本切悃迫逼切○賈誼平屈原有云歷九州沈瑣瘞  
 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故于厚辨之  
 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注荃蕙香艸而先生之貌不可  
 得兮猶鬻鬻其文章託遺編而數喟兮渙余涕之盈  
 眶○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眶音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

夫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茫○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廟圖畫天地山川神靈譎詭及古聖賢憤悶物行霍  
 其壁間而問之作天問假以稽疑而深憤悶也揮霍  
 雷電如驅經所謂雷師告子以耀燁辭之燦朗兮世  
 果以是之為狂○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  
 人又何望○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楚姓屈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  
 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  
 言之不行○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弔樂毅文毅一作生○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  
 之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往委質焉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  
 聖賢之君功立而後不廢故著於春秋○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士名成而不見知而以讒廢也○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刻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弃之嗚呼  
 夫子兮不幸類之○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顧傍徨復為齊兮東海洋  
 洋○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齊謂趙封殺於觀津號望諸君尊龍毅以驚動燕  
 北至河上盡復齊地○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  
 就今俾愚昧之周章○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違○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忍其故邦○音董者董鑄也董喙

子之容與今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諒一作亮一跟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滅楚辭九切言一信今霜余澗之浪浪馳數袖以陳辭

伊尹五就桀贊并序○伊尹謂其去湯者皆信其說蘇氏曰不然湯之當王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湯計可庶幾也

元意欲以此自解釋其從二王之罪也披宗厚以附王叔文見逐嘗與許以共立仁義禪與負罪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此今又作此自志化與堯舜孔子之道勸惟以元正信義為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今又作此陰自解說以言其居勢自便可以速得志耳以叔文為桀而以德宗為湯是果于厚之意云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亟去吏切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成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于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茅坤曰尹之五就桀處尹知之吾不處不然湯桀之辨一恆人盡之矣又奚以懂懂聖人之足觀乎懂懂往來○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殿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陬黜桀尊湯遺民以完陬音而○書聖罔極地在惟狂克念南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恆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諫

梁丘據贊梁丘據字子猶齊景公之嬖臣也時無一蓋有感乎己之竄逐過方左右近臣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曰唯據與我和夫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則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從而泣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己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寔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晏子春秋相齊三年政平民悅梁丘據見晏子中食後之嬖君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曰日割地將封晏子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蠹國圯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率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雷之甚始枯桐生石上說者有蛟龍伏其窟一夕暴震為火之焚至日乃已其餘碎然倒臥道上○音切○厥空也磬石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

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  
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  
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焉載一作再○不可載言  
美之至不得復見也  
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  
禮記朱絃而疏越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為他傳辭  
注越琴底孔也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  
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也既  
尊而勝矣其拔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  
州於是誠焉不疑睦州謂李睦州也以李鑄之叛得  
罪貶循州元和三年正月以赦量  
移永 龔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為福馬孺  
人之墓觚音孤○漢書破觚為圓新瑞為樓觚謂方  
也馬孺人睦州外婦元和五年五月卒于永  
因塋焉子厚有太府李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忘  
御外婦馬淑志見外集

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  
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為寶拔大苦兮升至  
真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為友兮上

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

公之勤麟音麟更維玄律重樞注指道家也

龍馬圖贊 并序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

形靈昌唐滑州郡名今為大名府滑縣開元二十九  
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鬣鱗臆嘶不類馬  
日行三 好事者逐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  
百里

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邪虺許尾切毛  
厚之內錄也居帝閑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藉  
鳴和鑿者數十事鑿音鑿○開闢校也開元十三年  
月耕田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  
去不知所終天寶十五年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  
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保尾童鬣疏紫鱗兮保即果切  
也童鬣鬣

無毛也百一作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

今世瓏道悖還吾真兮瓏如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  
有騰光吐圖鳴德瑞聖之符焉

焉潛泳旋齋淪兮齋居海逝靈無鄰兮齋淪水深廣  
貌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眾類孰是倫兮進昏死

亂陷厥身兮音墮又都念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

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或謂子厚憂懼二箴當王叔文將敗時  
作恐未必然觀其辭意亦貶謫後作也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

昧昧勿思禍至後懼是誠不知惡平聲後君子之懼

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

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取非道之愆

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

常則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咸敢問憂方吾將告子

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

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

內不自得甚素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

常則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咸敢問憂方吾將告子



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師友箴併序○童宗說曰子厚師友箴云吾欲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

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奔嗚呼生於

是病矣歌以爲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

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

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

可作懼吾不似鮑叔牙與管仲爲友後中焉可師取

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巧爲偶道

之反是公侯以走內政諸古外政諸物師乎友乎敬

爾毋忽

敵戒此與孟子生於憂

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疆六國既除詭詭乃亡

諷音怡又湯何切○詭詭自晉敗楚鄆范文爲患厲

之不圖舉國造怨敵楚于鄆左傳成公十六年晉師

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後多孟孫

惡滅孟死滅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左傳襄公二十

孫季孫愛之孟孫卒滅我藥石也疾疾不如藥石孟

孫日矣亡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

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爲瘡

瘡音庚病說文瘡病

也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

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

咎耆謂老而無知也

三戒併序○子厚三戒臨江之麋則序所稱依

亦似之作河豚魚鳥賊魚二說非

吾恆惡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

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

客譚麋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臨江在江西

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

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麋稍大志

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支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

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麋上或無麋字啖音淡

自縮其舌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

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

悟

黔之驢黔音庚○黔地名今有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

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閒窺之稍出近之

怒怒然莫相知怒怒魚謹切也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

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

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言

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



嚙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嚙虎噫形之危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林希元曰形類有德數語收拾精神殿浩敗于桑山房瑨敗于陳濤亦此也類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犬一作又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櫬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櫬音移累倫追切○方言榻前几趙魏之數歲謂之櫬一曰衣架禮記男女不同櫬架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弃之隱處梟數月乃已梟尺救切與臭同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恆也哉迥冷語作結然實大有警醒韓柳俱好用此法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九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銘 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并序漢書惠帝即位詔有司

廟令更立之故曰重也至唐尚存載在祀典

今徐州城東南亦有高祖廟班固高祖贊

意發揮氣亦沈膏故于厚全偶爾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則舜禹稷高佐命

垂統股肱天下高辛氏之子書元音明股肱良哉

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禮音四姓承休

迭有中邦舜禹之臣其後復有契于五神環運

炎德復起五神五德也虞土德夏金德周道削滅秦德

暴戾皇天嗜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

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又俾九臣之後翊而

登之稷契為司徒皋陶為士垂為共工益為虞伯夷

樂龍為純言所以紹復不績不墜厥祀故曲逆起為

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胃也曲逆

遇氏至漢陳平佐高祖封曲逆侯汝陰脫帝密網

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汝陰脫帝密網

之先出自妣姓祀簡公為楚所滅弟陀奔魯悼公以

其夏禹之後給以采地高祖侯後以為夏侯氏嬰

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

答掠數百終脫高祖繫戴鄼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

廓度以大帝業高之裔也鄼音贊戴公裔孫先大出心

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後因以為氏及項羽立沛

公為漢王都南鄭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東定三秦

封為鄼侯淮陰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

封高祖至漢中以參為將軍還絳侯定楚地固劉氏

定三秦與韓信攻魏獲魏王豹還絳侯定楚地固劉氏

周勃東守峽關轉擊項籍攻曲陽最遠得二十二縣

封為絳侯高帝崩太后稱制王陵以爲不可絳侯周

勃唯唯王陵讓之對曰亦不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

全社稷定劉氏之對曰亦不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

傳刑先曹國周武王以其弟振鐔封之子萬食采於韓

亦以國為氏故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

德者必唐帝之胃故漢氏與焉馬翼炎運者必唐臣之

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吳

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

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蛇所斬

之建赤旂於沛邑以昭其神高祖為沛公旗幟皆赤

故上赤假手于贏以混諸侯秦嬴姓謂秦併六憑力

于項以離關東謂項羽割悍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

之後咸獻其用續作管切得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

盛不保其位周以木德王漢以火德王此謂火既建

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咸陽縣名今屬

皆都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

之德乃奠舊都以壯王業之基奠一作尊沛宮今

二年擊黔布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生為湯

沐之邑弟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祖

謂沛父兄曰遊于悲故鄉吾萬歲之下魂遊于此

歲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為朕湯沐邑惟茲原廟

沛宮之舊也詳題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

於是邦而羣雄至

沛庭而擊鼓於是少年豪吏如蕭

曹樊噲等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繼其緒化環

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

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

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宅安之神也神高祖故高帝定位建茲闕宮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闕音祕詩闕宮有恤建茲闕宮即云沛宮也惠皇惠帝也詳見題注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睇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化大祐於下土歟睇與眷同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然則展慶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勳揖讓而退祚于後昆書曰若稽古帝堯勳羣蛇輔龍以珥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珥音貢子推入綿也左傳晉文公即位賞從亡者未至介子推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以乘雲所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踏躍中壘史記秦失其鹿者先得焉左傳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封豕大猪也天復堯緒鍾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廷約從諸侯豪暴震疊威聲布流從將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霸楚遂荒神州勦于小切○詩矯矯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虎臣又從荒大東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漢書古之帝王在豐鎬文王都豐上游注居水穆如周漢書古之帝王在豐鎬文王都豐上游注居水穆穆惠皇宗種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豐鼓遂據天位魂遊故都承介丕址豐許釐切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勒

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

并序○一統志大劍山在四川劍州一以爲外戶即此又名劍門山○莊雅園是金石之文與班固封燕然山銘上下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虎俗剽嗜爲寇亂也切○龍雜皇帝元年八月師喪衆暴永貞南西年八月陷他部北包劍門憑負丘陵以張驚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己加也夔魚列切亦作夔鏑左傳阻兵傲施唐史卓既卒度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西川節度使闕意帝若節度東川即以兵語求統三川關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即以兵取梓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爲私讎以天討爲己任蜀爲古梁州之地故謂嚴彌爲梁守臣唐可用元和中年正月以崇文爲行營節度使將步騎五千爲前鋒率西兵馬使李元奕東川節度使李使嚴彌同討關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孟子魯穆公曰吾有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喋大類師古漢文紀今已誅諸呂新喋悉師出次孟死○師師古漢文紀今已誅諸呂新喋悉師出次孤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此是儲備饗資取其豐穰音時○備具也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劍門大攘頑嚚諭引劫脇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頌王師十一按史當作十二命嚴秦自漢原至神泉凡數十合下劍門覆口收劍州破契丹命神將可提彌珠斬虜之特將文昭德封劍賢腸振拔根抵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擊鼓一振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爲大戮音帝擊音墳同戮○封刺也劍刺也抵帝也周禮以鼓擊鼓軍注大戮八尺月崇文克由公忠勇憤排授任堅明謀猷成都樞關送長安

弘長用能啓闢險阨夷爲大塗消沮害氣對乎天意  
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爲大藩宅是南服  
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十月以彌爲東川節  
度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垣時惟外區界山爲門環于蜀郡蜀在星分

在卦爲坤維河圖括地象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張載

劍閣銘別茲陝監土之外區注謂在區域之外也又

里有小劍門連山絕壁相對如門戶也叢險積貨混

并羌擊擊音矛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南蜀擊微

蜀在巴狂猥窺隙信信嘯呼信魚中切折同憑據勢勝

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訓害及巴渝

巴渝在唐屬劍南道乃出王旅乃咨列嶽牧臣司梁當其要束

屬劍南道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書時

糧注糗噤血誓土玄機在握分命魏魏陳爲犄角音魏

乾飯音魏噤血誓土玄機在握分命魏魏陳爲犄角

晉人拊之諸戎角之說文拊偏引也右逾岷山左

直劍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孫武之下善攻者動乎九

上天攀天踏空夷視阻難破裂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

固圍外臨平原左傳亦聊以天兵徐驅卒乘嘽嘽嘽

嘽嘽嘽嘽衆也大憖囚戮戎夏咸歡憖徒對切○大

憖大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

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鑿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并序○塗山在鳳陽懷遠縣禹取於塗

地侯之山即此山西南有禹會村相傳禹會諸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

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注儀刑文王當乎洪流方割

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書湯湯洪水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此虞帝耄期承順天曆自南河

而受四海大位定焉書舜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

於南河之南此以爲禹避堯之子萬國既同宜省風教自

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山傳禹會諸侯於塗功莫

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禮記能禦大災則

水之功也書禹錫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

皇極音集○老子執大象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

玉帛以混經制注見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

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漢志禹治洪

而陳之洪範是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世崇

德而賞功右尊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

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

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

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

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

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

吳伐越越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

致羣神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曰山川之守

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者也

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旄一作毛

折羽爲旄梁傳莊公二十七年衣裳之會十有

未嘗有敢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

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

德始衰昇距太康而帝業不守啓禹之子太康啓之

戰于甘之塗作甘誓五子之歌注法太康盤皇祖之訓

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

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

安得獨光于後歟書皇祖有訓皇祖謂馬車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德厚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侯衛五等之諸侯所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

遺骨專車則一本明刑作明戮克明克威嚆敢以渝宣昭黎憲者定泥區傳祚後胤不承帝圖憲一作音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

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李興亦有志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云云全載于傳按壽州今為縣屬鳳陽府之開之昌黎有言父母疾烹藥

聖賢先淡而為之是不幸因而且苟不傷毀則

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爲序至此文蓋以忠此孝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

部編戶吐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

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宿而死亡毗與珉同就

音淡啜殊悅切與獸同以唐陳藏器本神拾遺謂與

盧蒙以苦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號平聲

涌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

其心而克致斯事聲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

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為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

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匹一作毗業一

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其仁如天其智如

神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

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

二云銘云三字

懿厥孝思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詩承言孝

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泣待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

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

創巨痛仍號于穹昊捧土濡涕頓首成墳創即瘡字

在上禮記創鉅者其陷膺腐皆寒暑在廬艸木悴死

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脚音馳肇有二



佳○銘語高古序亦無屬對故自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擾盜弄庫兵賊脅

守帥黔中今常德府巫峽亦作黔黔州地秦曰

元和六年辰渝蠻酋張伯璠黔州地秦曰

九月以蜀州刺史崔能為黔中觀諸州連九洞以自固

察使殿前使寶羣為開州刺史南鈞牂牁外誘西

原黔州地秦曰置魁立帥殺性盟

普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

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遁逃不即

誅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遣至郡合符符

與之庸即上庸縣也蜀謂劍南其西南留置荆師左

節度漢謂山南東道節度南越謂廣州節度東甌謂

福建觀察時惟潭部戎師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

卒五百屯于武岡湖南觀察不震不壽如山如林告

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

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

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

生督繼來于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時觀

察使崔能荆南節度使嚴綬及公綽討之三歲不能

定綬上言曰臣今謹以便宜先遣所部將李烈齊

書諭旨俟其懷心以歸亦上表請歸荆南乃降乃齊

詔綬往伯璠伯璠果以隸歸六州之地乞降綬命志

烈復往伯璠將以撫之伯璠為右威衛副府中郎

州平兌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

為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越許偉切城

京切鯢五兮切○魑螻蟲也城短狐也似鯢而封之

傳宣公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

以喻不義之人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

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

如公之勤類一作隣儲上一無彌其辭曰

黔山之嶮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音盤音攢

高也磻曲也巫水五溪源出武山志謂雄戶恐谷竄

披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彼來一作谷未公明

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

其性援一作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

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死螿賊

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螿音牙○詩注食根

蝥食節山吹澤獻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禮

復陶穴書隨山刊木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撰著以

占公宜百祿撰著一作折等皇慈公功陟于大邦

遠哉去我誰嗣其良陟大邦謂有穴之丹有犀之顛

匪曰余固公不可賂辰州出丹砂老瑞井者為上祝

隣之德恆遵公則曷余之世永謹邦制一作以南夷

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 并序

始州之人各以嬰甌負江水莫克井飲嬰音鸚甌五

州也甌瓶類大腹小口爾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

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恆為咨嗟怨感訛言終

不能就為一作惟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

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培其利悠

久培巨至切堅培一作堅壯○隍城池也其相者浮

圖譚康諸軍事牙將米景擊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甄千七百其深入尋有二尺周禮

之泉鐵行之曰布藏之曰泉尋八尺也者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曠肯似于政其來日新一作盈以神

舜禹之事晏元獻曰此文與下謗書咸宜等篇恐俱是博士章簿所作○果不類柳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禪音擅○魏氏春秋魏黃初元年羣臣云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

嚮者不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不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

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

爭於朝大爭於堊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

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況在堊者乎猶一作獨○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堯知其道不可退而

自志舜知堯之志己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入與

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其人一作其仁○事俱詳虞書積十餘

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曠然聾其聰昏其明愚

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在哉或曰堯矣曰匿

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虞書

祖堯始祖之廟也○議論亦快但舜之與禹也亦然大聖人心胸竟看做是個奸雄了

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謂宦官董卓袁紹袁術兄弟及

陶謙不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邪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志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志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汝妣四海過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已死矣其功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結意不能振近似兒童婦女之見不信經而自信其說然歟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

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

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

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

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于上上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

謗譽黎原毀當選一格然亦自多雋詞

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立論已纏纏又連宕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唯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邪郵謂如置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貴顯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載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敢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敢榮焉知我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跖之盜跖姓柳專詳莊子

**咸宜**童宗說曰遭興運而爵位遇亂世而誅戮而皆不肖胡爲不宜然世亦有如劉文靜裴寂之徒當李唐之興非有卓絕之姿而尸

天之功卒之被驟妄誅被妖言斥有愧於蕭曹之輔漢遭興運而爵位皆漢之宜可乎世又有如陳蕃王甫諂諛得幸陳仲舉以名賢參朝爲黃門所困卒死於羅織曹孟德以鬼域之姦謀遷漢鼎孔文舉直論乖忤終以積嫌迫戮而奔市選亂世而誅

興王之臣多起汗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祖光武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飢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飢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爲禍也卓曜謂後漢董卓也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儻其進晚爾而人猶幸之也儻向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技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儻其死後爾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爾耳

**鞭賈**賈音古○此子厚有感之言也吾每見國其一家食肉者多鄙在平居則皆經濟侃侃如之敗事者于鞭賈良可深慨云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以五萬而後可賈即價字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指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黜然若揮虛焉文指一治切爪按曰指翻飛也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賈音古余乃召僮爨湯以

濯之則澹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梳也澤者蠟也音論  
溫也梳木實可以染黃音支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  
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礙因大擊鞭折而為五  
六馬蹶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  
糞壤無所賴者音板礙徒計切一統志長樂坂  
漢長樂宮在西北音安礙城東北一十里灤水西岸  
也莊子怒則分背相礙音今之梳其貌蠟其言以求  
賈技於朝者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  
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  
矣無者下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  
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責  
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平  
聲患下

吏商錢重曰讀柳文至吏商篇首句曰吏而商  
也汗吏之為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為吏也

博常疑其造端無含蓄必有脫句後得善本  
乃云吏非商也吏而商汗吏之為商不如廉  
吏之商其為利也且使子厚不首言吏非商也  
四字則不足見此文之作出於不得已欲  
誘為利而仕者之意故古文或有脫字已欲  
外虞能便一篇文意不貫精神索然者信矣  
陳仁錫曰即宋清傳意而變言之已極痛快

吏而商也汗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  
如此句法極奇極渾然俱未經汗吏以貨商資同  
端摩所致後人不知漢書同惡相大率多減耗役傭  
惡與之為曹助同好相留曹伍也  
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斃  
焚溺之為患與與奪同其苦良幸而得利不能什一  
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汗吏惡  
能商矣哉者一作名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  
舟車無資同惡滅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  
殺斃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

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字並同孟切下其行苟脩  
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  
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  
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  
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  
其為得也夫可量哉廉察也如今被雖赭山以為章  
涸海以為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補赤也章猶枝也  
史記山居十章之然而舉世爭為貨商以故貶吏相  
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適富而近禍如此  
悲夫語醒一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  
宋經乎何以利為也聲切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  
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  
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  
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  
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  
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  
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  
也

東海若此以二瓠喻學佛者其

東海若陸遊登子孟諸之阿得二瓠焉瓠胡故切  
孟諸澤名按書導荷澤被孟諸注在河東北漢地名  
志孟諸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作望諸今在河南  
歸德府虞城縣瓠也劍而振其犀以燻取海水雜糞壤蟻虻  
而實之臭不可當也窵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  
而過之曰是故弃糞邪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  
劍丘胡切蟻如消切虻音尤又音回犀東海若呀  
爪蟻詩齒如瓠犀是也蟻虻人腹中蟲  
然笑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

北其南無南且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  
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塵靈之雜不處也必泊  
之西滋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呀切  
靈音埋澁音誓○呀然笑今汝海之奔滴也而與糞  
貌太陰月也澁水涯也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蟻虻之與居其狹咫尺也又冥暗  
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  
汝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  
陳者可乎呀八寸也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  
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  
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  
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  
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韓文子于  
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為是固  
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  
弃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室旋吾波不  
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  
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  
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盪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  
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乃抉石一作扶石今有為佛者二  
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  
三有之瓠而室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蟻虻  
道院集見濁劫盧濁煩惱華言是種種光明照遍彌陀經五  
濁劫盧見濁煩惱衆生濁命濁變受經欲有色有  
無色有者何為一切有漏法是佛言若業能令後  
生相續是有又云生滅故名有墮苦集諦中是有無  
明即釋氏云無明火也十二類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  
類謂子為鼠丑為牛之類也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  
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脩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

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大患者至矣其人  
曰子去矣無亂我有則字其一一人曰噫吾毒之久矣  
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  
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  
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  
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  
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  
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者也三昧注見  
般舟碑極樂境見二  
十八卷淨土院記夫二人之相遠也不若二瓠之  
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遠一作違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題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元和五年十一月

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

之今作數百言如前聖不必罪佛也按毛穎

傳見韓集三十六卷○鍾璽是韓昌黎之妙文

滑稽耳譏論反覆不見重疊是其遲筆妙處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州司馬有來南者時言

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

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

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

也諱之楊憑之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媿白肥皮厚肉

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讀切

爾雅醜配也○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

聖人之所弃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

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俳音排滑音滑

字稽音計○俳戲也詩見衛風淇澳篇史記滑稽傳

載淳于髡優孟優施三人滑稽也稽同也言辨捷之

非言能亂同異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

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縱也拘

葡萄力救切罷音疲應蒲拜切操七刀切縵木旦切

故一作絃○游焉息焉不學不能俱出禮記操縵

也弄大羹玄酒禮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

蟲水草櫛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澁齒

而咸有篤好之者櫛音查和音哲物肉無汁切○禮記

梅玄酒在室注玄酒明水蓋陰鹽所取之水也文王

之縮頭而食三年然後勝之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

宗老屬曰祭我必以芰芰菱也兩角為菱四角為芰

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遊焉而有

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

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

也國語防民之口甚於防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

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上言退之之辨

可其意已了此又補出毛穎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

功更見得傳之作自不容己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

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

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喙彼亦甚勞矣乎咕他

涉二切啞呼楚切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子厚嘗為瑾誌其墓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執一無禮自開元制禮

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

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

陵皆推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禮

唐初從凶禮軍嘉比左傳開公元年許敬忠李義府上

所修新禮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編自

是天子凶禮遂闕國有大故則臨時探擇附比以從

傳故後世無效永貞元和開天禍仍遵自崇陵至

於豐陵不能周歲貞元二十一年德宗崩永貞元年

葬豐陵貞元二十年杜黃裳相空於是河東裴

僚以備損益貞元二十年裴相空於是河東裴

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裴瑾河東聞喜

擢明經第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郵為內之則攢塗秘

崇廣四尺象物謂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漢文  
 塗車芻鹽之屬武為復土復土謂穿擗下棺已而實之卸以爲  
 墳故以開斥言之漢文贊治霸陵因也開土地爲冢  
 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國命臨終之命顧  
 遺詔下之則制服飾文頌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  
 禮無不備飾文也且苞弁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  
 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  
 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爲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  
 且一作具漢書霍光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  
 傳莊一縱一橫爲旁午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  
 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者或  
 近字或無者字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  
 正於玄成至賢五世賢子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  
 元帝時奏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集于小  
 同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  
 魏高貴鄉公崇三老五更以小賈誼以經術起而嘉  
 同爲五更車駕躬行古禮焉以經術起而嘉  
 最好學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爲博士後  
 能世其家盧植以儒學用而謹爲祭法植字子幹  
 後漢爲北中郎將禮尚書章句禮注莊子行世世  
 字子諒晉中郎將作尚書章句禮注莊子行世  
 舊史咸以爲榮謂以爲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巨義  
 嗣禮之高祖行儉守侍中公以禮議封禪禮之會  
 光遠城開元十三年玄宗將封泰山說云云說奏入寇  
 部公以禮承大事禮以禮王瑒昭母禮欲立開元未玄  
 陳申生吳國之禍以禮大理公以禮輔東宮禮父九思  
 上謝之還同部員外郎大理公以禮輔東宮禮父九思  
 官大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爲  
 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四守應前瑾字封叔其伯

仲咸以文學顯於世裴傲有四子聖瑾大理之兄正  
 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鎮子備字季  
 爲度支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  
 于家邦三年九月同平章專封郇國公和遊其門若  
 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  
 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成書也其本於忠  
 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和正夫子厚之從父  
 柳卒故嘗誌其殯謂其撰漢書好文章四十  
 爲工此序蓋子厚在永未召時作也按西漢  
 文類唐藝文志有之其書不傳宋有陶叔獻  
 者重編纂成梅堯臣爲之序○西漢文實  
 嚴而工篤于厚之序雖能言之○然其門戶  
 而不可窺唐順之曰覽見王世貞曰文○西京  
 左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剌音  
 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事自左丘  
 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記迄于今交  
 錯相亂莫能離其說史下一無記左氏爲春秋傳也  
 史記司馬遷自序曰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  
 帝始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凡五百字爲太史公書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  
 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  
 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數出  
 樂記托莫報切龍一作襲○晉孔衍字舒元以戰國  
 策所書爲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同異刪後  
 號春秋後語錄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  
 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攻其變欲采  
 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字勝平無  
 紀○後漢尚書郎扶風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  
 著二百八十餘萬字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

詩傑裂擗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

咸得從其條貫○說文據撫拾也博雅云取也森然

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

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璋天子傳孫已切○

書策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注云言往古帝王以藏

明莫敢注視周禮大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

圭半圭為璋半璧大八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

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

策成敗與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

之端邪無之字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

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

其說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

而野魏晉以降則盡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

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

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

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賈生名

人漢文帝聞其名召為博士至太中大夫後以讒為

長沙王太傅公孫弘為博川人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

餘乃擊春秋雜說武帝初舉賢良對策第一拜博士

侍詔金馬門董仲舒以修春秋為博士後為中大夫

卿焉武騎常侍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

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

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

則二百三十年閒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

志業黔黎之風習列焉辟音璧○若乃合其英精離

其變通論次其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精菁唐興

用文理貞元閒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

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楊評事名凌先友記云楊氏

道入為散騎常侍疑以兵農中卒凌以

理評事卒用知評事之為凌也審矣唐書云

凌終侍御史恐誤于厚詩過昌黎其文特讓

實茅坤曰子嘗謂子厚詩過昌黎其文特讓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

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

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

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術於才故曰文文之妙

全在有所根據韓愈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又曰根之茂

者其實遂柳宗元亦曰抱其根源而必由是以假道

所以其文終五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

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

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

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

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

美謂宜流於謠誦也揚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謂靡麗

而有法則也禮記其聲清越而

長茲二者攷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

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

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遠而

不作者梓潼陳拾遺陳子昂梓潼射洪人嘗為右拾

輒罷去唐與文章承徐庾餘風數下問尚子昂始變

正風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

封燕國公諡文貞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其文屬思

張曲江以比興之際窮著述而不克備本與字下有一

感遇陶洗六朝鉛華已盡詩工矣而文有所不迫燕  
 國曲江其制冊與烟春容大篇文工矣而詩終遜之  
 則子厚所讓並肩者乎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  
 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盈滿于江湖達于  
 京師晚節偏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  
 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  
 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錢  
 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太  
 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  
 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  
 其可謂具體者歟符一作何○貞元十八年裴泰為  
 州刺史故凌為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  
 序送之餘未詳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  
 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  
 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  
 元兄命論文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元  
 凌之兄

濮陽吳君文集序

據本傳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不書其父之名與爵雖載初柳宗元論永州而武陵亦坐他事流永州宗元賢其才與序所言皆合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  
 吳君弱齡長鬣而廣額好學而善文後居信州春秋  
 傳使長鬣者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  
 謂長鬣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亢禮余  
 嘗聞而志乎心志一本會其子僖更名武陵升進士  
 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  
 冠其首余得徧觀焉武陵元和二年早切與佩同○吳  
 流永其為詞賦有戒苟言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

王公大人之義其為諫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  
 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諫非是  
 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  
 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禮  
 王制司徒命辨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論選士之  
 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  
 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  
 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王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  
 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一作武陵又論  
 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終認  
 刺史無子  
 女史湘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  
 有獲焉作今一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天  
 以來策名聞達秉毫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  
 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咸不得攀而倫  
 之一本無毫字掉徒弔切鞅音養○先天唐睿宗年  
 左傳御史武后光宅元年九月以尚書省為文昌臺  
 鞅而還注掉正也乙亥歲某自南徐來執文既予貞  
 置南徐州今為鎮江府宋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  
 不能讀父兄之書而乃微狂疾之功以為名吾知其  
 奉儒素之道專矣固弟少有大志家貧儲書養母嘗  
 投筆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  
 筆硯間乎明章兩朝出征西域安集五十餘國封定  
 遠閒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璩在魏璩音  
 徒郎切集韻仗梗切又丑亮切○後漢應奉字世叔  
 有子均為司空掾璩子璩字休璩璩字璩璩字璩  
 書應璩第璩璩入洛璩字休璩璩字璩璩字璩  
 或以文章顯璩璩入洛璩字休璩璩字璩璩字璩  
 洛造司晉顯璩璩入洛璩字休璩璩字璩璩字璩  
 引更和播填麓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發



在簡素文章之曹曷能及茲音喧陳之切○詩  
吉甫作頌况宗兄握炳然之文以贊關石鷹冠銀章  
穆如清風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譚必復其始一無然字唐宅  
貞元十年十一月以浙西觀察使王緯為諸道鹽鐵  
轉運使書關石和鈞漢書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  
傳必復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敘于首章操  
斧於班郢之門斯強顏耳卜巧者詩序公輸班古  
成風漢書司馬遷傳言詩凡若干首  
不辱者所謂強顏耳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一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楊凝字茂功

十三年進士初以吏部郎中為宣武軍判官  
貞元十二年自汴京還汴子厚為作此序  
星行以送其往云○王自貞曰此子厚為作此序  
故其蹊無近方而

譚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而未嘗底寧控

制之術難乎中道非是○唐汴州宣武軍古大梁之

地宋曰汴京元曰汴梁今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

至非所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

所以扞城而固圍也將字並去聲又音義扞音汗○

聊以固吾圍也是宜慰薦煦諭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

道備○說文煦吹也又曰笑貌聖上於是撫以表臣

贊以藝入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慙

遂安有衆○藝徒對切○書大都小伯藝入表臣注表

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軍節度是撫以表臣也八月

以楊凝檢校吏部郎中汴宋毫穎觀察判官是贊以

藝入也書元惡大故楊公以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

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諸侯○與貞元十四年

冬凝朝正京師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僚屬皆錢

焉容受童孺使在末位○厚時年禮部郎中許公以

宏才與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

部郎中崔公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

餘歷俾撰後序編以繼之○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崔

有大兄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

簡欲默不敢故書譚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

之表和氣之發也○貞正也荀子松栢經隆冬而不凋

曰仞尺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其有心勁

質用固其本禦攘水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儀法

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

物議歸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體落下二段句詞是

不能化腐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杓

直南陽韓安平洎予交友○杓直姚切○李杓直杓直

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

朗振邁說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

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致其忠焉○爽差忘言相視

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且錢于墊或命

為之序○錢音踐○東周謂洛陽今為河南府策馬筆

租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

之睦然吾不以為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蔽于

王庭甲俊造之選首離校之列然吾不以為是視之○蔽

科十年羣舉賢良方正授秘書省校書郎於其序

也載之其末云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文章自有聲色

僕閒歲驟遊邠疆今戎帥楊大夫時為候奄○邠音彬

同奄音掩○聞近也邠疆邠州之界楊朝晟字叔明

為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都虞候左傳張老為候奄注

斥候之官主盡護羣校用笞法箠令不吐疆禦下莫

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校者以木為欄格軍部用之

不茹剛亦不吐不沈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

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韓游懷御士寬軍驍張獻甫來

代軍遂亂眾脇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朝服斬首惡首者百餘人獻甫遂入朝服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

年獻甫卒以勳晟驕冠者胡而榮之驕音曷○驕冠為邪寧節度使驕冠者胡而榮之驕音曷○驕冠

勇雄也其鬪必死乃止胡趙武靈王以表今又能武秦施之焉徐廣云驕似黑雉出上黨

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譚者之口蓋朝廷

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齊莊公為勇爵值綽郭最欲與

獨孤生與仲兄實連舉進士貞元十七年實舉進士

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實為山南西道節

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平郡即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虞縣道告

所以奮力賈音古○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關取河西隴右之地左傳注賈入言大震關

有餘欲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壩故疆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

腹甚未可也壩而宜切○壩除地江河邊也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揚子離處小

技壯夫不為史記日者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傳季主捧腹而大笑

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箸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譚笑樽俎

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脇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前箸為世家王臣請藉

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家語榘折衡魏建安二十年曹公西征張魯降之王粲作詩笑其事略云從

問所從誰借住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列于漢史真可慕也燕中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實

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不然是瓊瑣者惡足置齒牙閒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時吳武陵亦坐事流永此序云同吳武陵當作于承也杜名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士第時為桂管觀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隅謙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

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總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

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義府溢為高文愨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邪詩書

義之府也詩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大雅抑之文也

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

吳也故於是乎序焉送寧國范明府詩序明府范傳真也唐宣州寧國縣今屬南直隸寧國府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吏部則必參其為官箴而文亦典足

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泊門下下吏部非一作

通典中書省自魏晉始唐武德三年復龍朔二年改為西臺光宅元年改為鳳閣開元元年改為紫微省

五年復舊令二人侍郎二人其餘二年改為東臺光宅下省後漢謂之侍中省龍朔二年改為東臺光宅初

改為鸞臺開元二年改為黃門省五年復舊有每大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其餘大小吏各有差

選置大政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眾選音先去聲○選置官也周制三載

功也小政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政有功也大政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成謂成事式也

是吏得為姦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窺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慙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

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諸古委切  
選也益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  
聞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  
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  
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  
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  
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  
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邪今吾將致其慈愛禮  
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  
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為殿中侍御  
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咸悅而尚之故為詩以重其  
去而使余為序舊史范傳正傳言自涇南尉拜監察  
御史與傳正為僚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南容高安人貞元九  
年同子厚中進士第九  
序云膺郡縣之召豈嘗又佐諸藩幕邪後累  
遷國子祭酒死有異述民為祠之○昌黎送  
特榮其趣舍惜其離曠爾此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石渠  
金門上玉堂注金馬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  
諸書也史記金馬門宦者署門旁有銅馬故曰金馬門  
漢時賢良待詔於此三輔故事石渠閣在大司馬門  
閣秘書蕭何所造班固作西都賦云內設金馬石渠  
署之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相如遊  
于梁如景帝時以賞為郎梁孝王來朝從游司馬相  
如鄒陽枚乘嚴忌之徒相如梁孝王來朝從游司馬相  
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  
節之大者也乘奏書諫遊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  
者也謂相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又膺郡縣之  
召登籍謂中第也太常禮部也北會元戎直道自達

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  
於易于之閒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禮記  
之來辱敵邑者易則易于則于難冬十有二月  
者未之有也注易謂君禮于諸臣將入轅門注軍行  
朝右禮備復于轅門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  
門我同聲之友是用榮其趣舍惜其離曠舍音捨○  
南容與子厚同第故云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  
韻奇藻逸發爛若編貝粲如貫珠琅琅清響交動左  
右項音郎○漢書東方朔傳齒若編貝注編列次也  
珠羣公以待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李判官未詳一統志桂林  
州始安郡今為廣西桂林

士之習為吏者恆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  
嘗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  
咏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  
事而亂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邪州謂永  
以府喪罷去擇而之乎有禮之邦崔君敏刺吏推是  
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苑音苑何忌○姓譜齊大  
苑有苑何忌○大是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于京師八年貞元八  
年也苑論字  
言自時而後車必挂轆席必交衽轆音衛又音挂○  
揚言車軸相挂也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辨其勝  
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  
之閒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懈交同列  
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  
奪在兄而已行去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



權擇士之柄禮部侍郎知貢舉明年春同趨權衡

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

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于簡牘左右圖視

朋儕拱手甚可壯也掉徒切○左傳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

掉正也執鞅也莊子恢恢乎游刃有餘地買誼言二

動一親戚天下圖視而起圖視謂圖瞻正視也

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擢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

焉漢儒林傳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余不厚顏

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

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書荆及衡陽惟荆州秦

方將高堂稱慶里閨更賀曳裾義冠榮南諸侯之邦

閨音閨也說假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董卓作

文閉閨也依劉表送登江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晉書

如說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說曰對自以為何

片玉之是宜砥商維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譚笑

顧眄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維與洛同○詩周道如

泰山名即商州商山漢史黃河如帶然而景熾氣燠

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

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煥乙羣公追餞于

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

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邪陵一無得字○

送行者多至此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

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擬

也並貴戚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

中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不能移也禮記二十

者所以擇士也注澤宮名自是戰藝三北左次陋

巷余亟會于其居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

能屈也北鮑叔不以為怯北敗走也三逾時而名擢

太常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眄有耀余獲賀於蔡通

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貞元

年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試日君子志正而氣一誠

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為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

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分去吾兄先覺而守道獨

立而全和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確克亦

既升名天官告余東遊是將乘商於浮漢池歷鄂城

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天官吏部也商於即今之

城張儀獻商於之地即此漢池漢江也源出龍西府

又有武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

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羣之思行益少矣禮記離羣

僕不腆見邀為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

而已也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班孝廉名肅貞

隴西辛殆庶復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練素以班孝廉

之行為請殆庶與班肅同年進士且曰夫人殆所謂

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驢慢行不進越其先兩

漢聞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

士往往出於其門音讀初舉茂才拜徐令所著

有王命論重於時古光武初舉茂才拜徐令所著

班特亦皆以儒學聞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勤屬者舉鄉里

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切劬音渠勸羊至家于蜀之東道

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為大夫良今將拜慶

寧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書諸侯朝于方岳此言

之父道出于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為

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去

易反從七容反○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貞元中

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周禮太宗伯云九命作伯韓詩

外傳將封諸侯各取其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

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

宜之行敏字子重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

其立言彼生彪固之曹殿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

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

嚴氏之出歟馮翊下王字宜去子下一有第字○德

宗幸奉天進封嚴震馮翊郡王中書門

下貞元十三年卒見震本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

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

辛氏之譚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

珠玉將至得無修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申叔貞元十三年

如話疎疎散散讀之但見神氣飛

揚耳孫鑣曰真一言九鼎之文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閒有大河

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彷彿臨望坐得勝概焉仿

山仲條山也俱在蒲州彷彿河也條山固翹翹

塞塞奮懷舊都日以滋其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

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力挾是

而東夫豈徒往乎長上溫清奉引之際必有美製儻

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音增禮與際

人子之禮冬溫而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

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

有評我大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豆姓不詳其始但漢有

膺疑其高也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

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筭也禍孰大焉有乎內

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話孰甚焉弄音淨話

於是無切磋琢磨鏤礪括羽之道聖人以為重何切

鑲作木直括音括與筭同○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

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甲如此言之何學之有

孔子曰括而羽之鏤而礪之其豆盧生內之有者也

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恆以幼孤羸餒為懼恤

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

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

屨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瓊乎璆璜衝牙之

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

廟朝廷斯可也璆渠幽切○璆美玉名出崑崙璆璜半

衡牙華蟲雜也禮記凡帶必有佩玉佩玉必有

也巳詳見前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

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此子厚在承

唐江陵郡今為荊州府○士固有志之不可奪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

者咸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庶乎哉一來謂余曰宗

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荊州仁我若子姓恩

禮重厚有賢子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

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甚不辭也宗和初檢校禮部

尚書東都留守三遷為吏部尚書荆南節度使或云  
 為趙昌字洪祚天水人貞元二十年四月自國子司  
 業為安南都護安南節度使三年四月遷荆南節度使未  
 尚書為嶺南節度使三年四月遷荆南節度使未  
 孰不幸遭重瘡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  
 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  
 于是未嘗不盡然內傷若受鋒刃文盡許力切說自  
 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  
 和膂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為人舒幹抗首文翰端  
 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於戲下其言云爾文上  
其字戲音義亦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三年  
作磨說見前視其狀恭謹愿懇觀其跡温密簡靜聞其言徑直端  
誠恭一自尚書之為荊州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抃  
 起立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為之者誠宜有報知  
 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之為一本止作  
理字喜一作震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翻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  
 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二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睦州名幼清初為睦州刺史以李蔣為

潤之盜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

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

杭湖二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二月五世孫州刺史蔣遷

觀察兵額二十一年三月於潤州置鎮海軍以鎮

節度使稍入朝元和二年鎮三表請贖上許之實

後王澹等留視部中良守不為己用者誣陷去之睦

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

遂作而庭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

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既上道盜以徒百人

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

左官無幾盜就擒斬之于社垣之外

師神策兵自長樂護至闕下帝御與安門問罪

日與子師回腰斬於城西西南獨柳樹書不用命

社主殺陰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

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

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

聲出而為之詩然後嫌於丙

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激

於心若鐘鼓之攷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焉一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涪音浮子承嗣也傳載

亦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越語王令軍中有能助

官任也任其疾疫貧病者納官其子漢有羽林之制

以威四夷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

國家寵先中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子常第

四

也

人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郡尉以不勝任陷

匈奴而子單侯于鮮

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

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胤

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

此屬湖廣涪州漢涪陵縣隋改作州今屬四川重慶

府承貞元年八月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劉闢反

得取歌贊眉猶張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討羸縮

可謂妙于形容書使刀筆之吏凡二歲朝廷建大

受讓茲郡其文墨茲郡即永州也

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况涪州家聲之大

裕盡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

閏三月立鄧王寧為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

王太子易裕父之盡

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

後命

歡愉異於他部

適離於文其往也獨

也文詔令也謂台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於詔令當量移也  
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排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  
既則拱壁大鼎烏可以言重乎太史公史記作世壁以先駟馬春  
秋取部大鼎

送薛存義之任序一本無之任二字○存義令

而送之○簡潔圓暢恐他人有此切實無此痛快謝枋得曰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

關鎖緊唐順之曰厚此序雖不及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

之江之游飲食之飲音陸音嗣○俎以機盛牲體

許水涯也詩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也若

盜若並同義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

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

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

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

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

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

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役使也什一稅也傭僱也此

之治平於己也盜喻取民之財勢謂貴賤之勢也

此只言民之供賦于吏當治以報之語意亦淺淺

爾一經于厚手筆竟不言吏之役民乃謂吏為存義

民之役彼得何等鄭重何等婉轉何等深入

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

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心的矣其

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攻績幽明之說

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與去聲三○書三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列於

上懸於下此恆狀也異於恆者其道宜顯音隱

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

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

於放不感於貌不排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

其有異於恆矣哉翼始佐河北軍有勞未及錄會其

太行山名在河南懷慶府首始于河內北至朝廷施

于幽州凡百嶺連亘十三州之界有入陝

恩澤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

而吏於朗是其漸於顯思上一有大君子學以植

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恆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

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渭唐宗室于此序于厚在柳

州作○作小點染亦佳茅坤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洞庭湖在岳州

北入江又況踰臨源嶺下澗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

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澗水出切荔音吳○澗水

皆高山峻嶺漢討南粵戈船將軍出零前余逐居永

陵下澗水即此荔浦縣名今屬平樂府

州李君至固怪其弃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

瘴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

何自苦如是邪元和十年于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

連與丞相接承又明文

經塗故于厚送以序云

悲風

曰文似

悲風

悲風

悲風

悲風

悲風

悲風

悲風

悲風

悲風

悲風

悲風

悲風

悲風

悲風

悲風

悲風

悲風

悲風



送嚴公既下第歸與元觀省詩序嚴震字遐聞建中二年十月

二月拜梁州刺史山西南道節度使封馮翊郡王有四子城公既也按一統志梁州唐開元元年改名興元今為陝西漢中府

嚴氏之子有公既者退自有司睡門而告柳子曰吾

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

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賈音古○儀曹禮部也詩賈用不售余

論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修

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激揚洪

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趣七屬音倅礪音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勳力盈于旂常

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隔柄是文武貞元

年震知平章事周禮凡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太常

旗名也日月為常交龍為旂詩殿天子之邦殿鎮也

故謂中在若子者生而有黼黻梁肉之美不知耕農

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侯其

門有亞夫之榮戰焉中人處之不能無傲續卽繪字

○黼黻命服也左傳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及其鐘磬女樂二八晉侯以半賜魏絳絳始

器以木為之王公以下通用以前驅也梁形如戰而

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韋帶

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

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訟慝

謙如此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貞元五年公

第書負罪引慝注慝惡也易揭謙不建則也於是文行之達若高陽齊據

者偕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

于右簡竊褒貶之義以贈達下一有者字編一作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元秀才疑卽元公瑾也

亦謂其有文行而不能薦於有司皆與序不合

周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

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

子不患矣躓音致操去聲○周元氏之子其殆庶周

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

師寓居側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

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

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

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

氣則曷能如此哉平倉忽切○側陋字見尚書注微

當世之務遺諸先聖之業者令與計儲注計上最簿使

鄧國每歲遺諸京師所徵之人與俱來也儒林傳說

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余聞其欲退家殷墟修

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

左傳定公四年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殷墟朝歌今河南淇縣也夫有湛虛豪曹之

器者患不得犀兕而刺之不患其不利也刺音充之

越絕書勾踐有寶劍五純鉤湛盧鑽劍豪曹巨闕吳

越春秋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三魚腸豪曹湛盧

刺也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

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辛殆庶已見前卷班

貴遠不貴近貴澹不貴濃若此文全從論詩

者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

者僅半孔徒之數計儲注見前孔門有三千之春官

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

春秋上大夫謂禮部侍郎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

之司徒曰選士孔門高第七十有二再倍謂倍其數

也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閒得意者二百有六十

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

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貞元六年于厚至京師九年始中進士第

王制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司徒曰進士方

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釣喙甚直懷有美餌而缺望獲

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一本嘴字無釣字又

添一者字文理似物始從舊本缺音決今辛生固窮

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衰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

乏焉一作蓋不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為文無

謬悠迂誣之談鍛鍊翦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

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貞元二年正月

至是蓋已死矣謝惠連雪賦相如未至居客遂笈典

墳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

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譽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

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鉤而釣懷

美餌而羨魚者邪笈極擘切又音及躑直撫切躑屬

也北敗也漢書臨淵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

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急中應前一句有今

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

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數其若心胸何左傳孝齊

室如懸磬使嚴農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謂

今也然吾聞焚舟而克手劍而盟者皆敗北之餘

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發於是行乎左傳文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公羊傳德公十三年公成拜賜

之信刷壓境之恥無乃果於是舉乎左傳德公三十

人曰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往慎所履如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崔九名策字子符卿于厚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

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

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

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尚文

學移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

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又學一曰然則宜

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攷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

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攷者下之俗其以厚國

其以理科不俟易也易音亦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

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

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冤連伏闕下者

累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

歲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

科其可厚而理乎解音懈孝一作仁非是按崔簡

人想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二州未至承而連之

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

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

乎用夫字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

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鐵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

易麗澤見前卷豆盧廌序崔子幸來而親余讀其

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

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

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敘之親一作敘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未親隱而未見曠乎遠而有榮者也切望而一作望之曠他曠光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壽星屬辰酉與辰合故至九年癸酉遂登第僕時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實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漠漠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悒音邑漢漢一作莫莫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始未及歟左傳隱公十年穎考叔取鄭伯之旗以先登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易以岐切一無樂天不憂者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焉於虔切○後漢書邊孝先書臥弟子朝曰五經笥但欲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起其說已誕慢不可知必如此結纒挽得轉

送章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錢錢者贈送序尤不及昌黎遠甚 本無求益友三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雖士亦然下本用之非是○漢書廣武君說韓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信曰兵有先聲而後實字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作心耳本京兆章中立其文懿且高其

行愿以恆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章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昭公十九年子既生不先乎水火母之罪也不責成童不能解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今章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章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歸長沙序

本無歸長沙三字而序下有略字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命鄉論士見禮記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沈沒厄困之士闔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咥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也世莫知也首一作是嗚呼忍切高郵貞元中選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知貢舉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狗名上實即忠之乃謝絕請謁專取行舊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辱華流競之俗為衰禮儀行儒有華門主寶之穴也說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文畛井田間陌也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遊又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祥也

有是夫甲乙科已詳見前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  
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唐潭州長沙孟  
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下關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三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序

送從兄備罷選歸江淮詩序傳一作稱○披史

備無見焉其曰從姪立為後序  
立貞元十一年中進士第者也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討不至攝祚

而退唐淮陽郡今為陳州屬開封顧謂宗元曰昔吾

祖士師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

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

贊之今吾違違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

所不敢折其志感其心遵祖訓也吾祖士師謂然而

闕滄漚之養乏庾釜之畜逼送無成東轅淮湖雖欲

脫細故於胸中味道腴於舌端勉修厥志懼不恆久

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傳之以文發於

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謂切○滄漚謂米湖也

禮內則棗栗飴蜜以甘之董道粉榆兔藿藜藿以滑

之注秦人澆曰滄漚子味道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

斗曰庚見論語荀子味道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

之腴說文腴腹下肥也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罷瘖同

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

量敢不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

觀微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

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

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五十七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子厚高祖諱子夏徐州長

祖王父而異其別蓋自此然謀之父祖年表

譜系皆闕無所稽焉○一篇文勢似跌宕不

住得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住時在長安

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

異之其後吾為京北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

謀盛為文詞通外家書子厚時為一再不勝懼祿養

之緩弃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

環之以桑有僅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

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

寒煖之宜其際則讀書講古入所謂求其道之至者

以相勵也謂與陳同○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具道其

所為者左傳莊公三年凡餉一宿凡士人居家孝悌

恭儉為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

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和安而

益壽兄弟衍衍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

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

是焉和安一作安和衍空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

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瘁吾宗不振久矣

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

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

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於瘁音抑又聞聖人之道學

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

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其可度哉

為志字一吾不智觸罪擯越楚聞六年築室茨艸為

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



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奸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邪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欲羨之豈復可得嗜味得毒見國語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寔疾顯厚味寔謂壽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邪振吾宗者其為望乎爾

送渚序渚音趨也渚子厚之族屬也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竝居尚書省二十二人永徽二年柳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與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一無武氏州刺史登武后所惡取愛永貞年吾與族兄登竝為禮部屬登字伯成芳之子厚為禮部郎中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起刑下溫之一有吏字以史公綽字官復入為吏部郎中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興乎其字一無自吾為修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渚渚即渚中史脫穎而出非特末已見而渚質厚不詔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隆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渚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

子終老於夷矣說文麓山足也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昌黎銘子厚墓云舅弟盧遵孫人性謹慎學問

不願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其死不去觀于厚此序信然矣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盧植孫人後漢時為尚書植子毓魏司空毓子珣魏司空從事中即四代有傳子厚志中書監志子珣魏司空從事中即四皆為帝者師魏志中書監志子珣魏司空從事中即四皆為帝者師魏志中書監志子珣魏司空從事中即四侍中辨作大匠尚書令周武帝時光西魏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廣而不肆巽而不憚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蓋以文采以余弃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弃也適累斯人焉一本第下有字非是悖音佩又有蒲沒切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適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集又有上桂州李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游乎無倪住哉其漸乎是行也字一無則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呂渭字君載河中人貞元中為湖南觀察使四

和十年倫讓元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贏寒難抵暴猝抑無告以呼而憐者皆飽窮厄恆孤危謹誦仲仲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辨作沒切呼一作吁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梁稻歎執穀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罔望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毗坐而言未嘗不至

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邪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  
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因  
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  
屬毗與同繼式灼切○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呂  
謂之牧牧外謂之塗塗外謂之林林外謂之鄉鄉外呂  
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

左程右準以為直道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  
不丐買而有也作其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  
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  
其辭于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不可於子何如  
余曰志存焉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  
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  
文之又當主上與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

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  
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  
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  
決子其行焉志存焉一作志好焉且學而文  
之一作且學而且文之皆非是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崔使君名敏刺永  
州府城東一名瑞蓮池云○有詩賦氣似  
王維李白之文茅坤曰文瀟灑  
跌宕惜也篇末猶多抑鬱之思

季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  
然為池潏然為溪其上多楓楠竹箭哀鳴之禽其下  
多芡芰蒲藻鴈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灑里閭誠游觀  
之佳麗者已和鳥法切袖印楠字芡音倫芰音伎菓  
音渠豐音飽○委會水聚處風下深貌  
音渠豐音飽○委會水聚處風下深貌

已佳以下敏登臨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  
備仲如同日而語臨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  
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烟登舟于  
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  
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鶴飛翔翹竹激越  
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僂不知日之  
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體直中諳二切  
中丞崔敏為永州刺史羽鶴酒器為生羽鶴直視也  
尾羽與也飽氣也可以為坐婆然舞貌體直視也

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嘗歡而悲者  
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左  
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越超湘中為顛顛  
客耶左官或作左謀越千資切起千余切顛音余既  
委廢於世恆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

故為文志之  
憑溪詩序子厚書與揚謫之書云方築憑溪東  
皆具序當作於書之後所謂入憑詩今逸之  
爾○于厚南池憑溪二序與諸遊記之餘技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  
故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  
之染溪為一作曰○羅含湘中記 余以憑觸罪謫瀟  
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憑公  
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  
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憑溪斷魚斤切更平聲○說苑  
一老公問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憑公之谷桓公曰何  
故對曰以臣名之史記孔子世家沫泗之閒斷斷如  
爭也 憑溪之上買小丘為憑丘自憑丘東北行六十  
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憑泉憑泉凡六穴皆出山下  
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憑溝遂負土累石

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出入愚亦極錯指點如畫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抵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與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樂教切說音聖城音運與垣同○爾雅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階小階曰坻○茅坤曰翻案好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是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激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于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婁秀才名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詩有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詩有送圖南遊淮南將入道序今此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排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是下形一作故形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

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為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下無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為字

閒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聞於金石于路聞風也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寺在永州于厚有西亭記及詩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顛氣之始顛氣一作清英注曰固賦鮮聞歲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請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周藏書室史之柱老聃嘗為柱下史周秦皆有柱下史在殿昔趙孟至柱之下因以為名此云由柱下史御史也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克己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龍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序飲晏元獻本題云序飲序基二篇古本或有或無文只平平敘說其中淺深轉摺得披圖畫好讀之如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

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小丘即愚溪序所謂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突怒偃蹇爭為奇怪厚結鏗勝數其飲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禮記離坐離立同離當音麗離屬也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狀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洞胡雷切狀房六切過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注云立監以視之又助既以史使督酒說文逆流而上曰汜洞狀伏流也

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  
衆皆據石注視權杼以助其勢突然而遊乃得無事  
於是或一飲或再飲賦獎緇切石下有一位守非是突陁一作留  
種○點景寫意自別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洞一止

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劉辰翁曰妻生未必抽  
飲者漢流不必而人幸不幸也士有操名官  
之簿以角勝負於世途之風波者其為幸不幸又可  
勝計余病瘡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

日夜而不知歸子厚病瘡已見十八卷辨伏神文漢  
謂能多飲費盡其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  
酒猶云食言焉

拜以為為禮者楊子賓主百拜而有號屢舞如沸如  
羹以為極者詩或不知號屢舞如沸如

殿商如蠅如我籬豆屬舞又賓既醉王曰號載載  
馳如沸如蠅如有裸程袒裼以為達者深魯果切程音

楊曼桓晉光遠字孟祖胡毋輔之與謝靈運放舉戶  
入守者不聽使于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大  
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呼入與飲

入時人呼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紉  
遊而為密者數音朔樂記音速○王今則舉異是焉  
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

和去紉遊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  
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某西京雜記漢元帝好擊鞠為勞求相類而  
不勞唐人為其局方二尺中為之有譜  
孟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李商隱詩云玉  
作彈某局中心最不平謂其高也白樂天  
詩云彈某局上事最妙是長斜今譜中具天  
此法于厚序某用二  
十四某者即此戲也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子厚二弟宗予病其  
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

方以直置某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

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  
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  
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  
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懽焉亦鮮克以中標

標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  
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  
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

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賤焉而賤其易  
彼而敬此遂以遠焉易切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

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某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  
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心作止

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  
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

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  
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

一者歟志蕩一作余墨者徒也觀其始末有似某者  
故敘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四







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子承貞元年

部員外郎既承州司馬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

親戚今則插羽翻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朝

切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賀為資相易

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堅一作贊同

財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恆人之前

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販而狗媮偷一日之

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媮音俞○莊子車販又吁句媮

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

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

盡其術故往且求之豫章今江西南昌南海今廣

聞而愈疑住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

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

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

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

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

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少能一作不能夫君子之出以

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

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

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

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邪則甚少且銳贏而自養邪

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

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士非吾能

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得行

行之而慊雖天其誰悲慊苦切○說文今將以呼

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

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咀子與切

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以處則

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

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言下一無而字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

物表爭仇乎理外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其原

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言混亂人罕由而通焉

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仇苦浪

能鮮上一御史中丞崔公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

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之侯食饋能一作饋以○日

命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揮散而咸同幽

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

不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

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馬遷貫穿上下數千載開

揚子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諸儒乎如將復駕其宗元

以為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

為胃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書命慶典今天下

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而楊

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舍其美

以自窮歟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

面三槐三公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以貽有位者蓋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

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徐從事一本作徐生○前後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其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子厚嘗有答貢士廖有方論相似茅坤曰此序與昌黎送廖生益見廖生可貴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是已焦故曰磊落而多奇

交州多南金珠璣瑋瑋象犀皆可怪至於艸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瓌音幾璣音代瑋音味瓌姑回切與瑰同安交州人今為安南國在廣西雲南界濱海唐時隸安南道天竺道南海番禺合浦交趾皆其所屬郡也金出於南者為良故稱南金珠璣不圓者異物志瓊瑋如龜生南海大者如鐘條背上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將作器則貴其鱗如柔皮象有牙犀有角皆可貴者紛葩謂艸木瓌麗謂南金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一作內今之世恆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賞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邪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恆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恆人也一作恆人矣唐順之曰三罕字似相呼應而一字一義又各不同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昌黎集有贈元十八協律詩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于時已覽贈于篇子厚嘗有送浩初序云退之寓書弄余見送元生序

不斥浮圖皆謂此序也元十八未詳其名唯白樂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虛者疑即其人云一有態王世貞曰疏宥成實有致有態王世貞曰疏宥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老子傳世之學老子者道不同不相為謀者則黜儒學儒學則黜老子者豈謂是邪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邪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禮部牘說故切○楊墨申商言揚朱墨翟申不害商今有缺也漢藝文志有刑名縱橫家牘觸牘逆也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躡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袤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悉上一有而字頭音致奇音羈表與邪知其樂守其辱為天下谷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論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離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離力支切字○營道漢縣名唐屬零陵郡其地今為道州屬永州府○營道志營道南有九疑山其地今為道州屬永州府○營道志營道南有九疑山其地今為道州屬永州府點皆相似故曰九疑也漢武紀將黃鵠一去青冥無軍出零陵下瀾水注瀾水出零陵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烈黃廉以寄聲於寥廓邪馮音憑豐音隆雷師楚辭吾使豐隆乘雲兮是也呂氏春雷師楚辭吾使豐隆乘雲兮是也呂氏春雷師楚辭吾使豐隆乘雲兮是也呂氏春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祕書出

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

所謂學而為己者子厚生於代宗大曆八年至德宗

第十四年中博學宏詞科為集賢正字十七年調監

田尉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二十一年順宗立遷禮部

員外郎是為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

者益稀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憲宗即位文出

為邵州刺史十一月貶永州司馬在永元十載元和

十年正月始召還至京師三月復出為柳州刺史

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

羣子昔之為文章者畢貫統言未嘗諛行未嘗怪其

居室惘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快然

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

姑為道而已爾景一作宜畢一作必諛彼義切情於

貌若然者其實為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

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固異夫假託為者也為上一

下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

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歟薛道州伯高也劉連州

宣王廟碑云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

州禹錫亦有送僧方及南高柳員外詩序云子為

富留一歲觀其行結矩如教益多之此序所以館焉

致其詞蓋謂此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

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遊河朔序昌黎集有送

云文暢善為文章其詞歌賦天下凡有行必

請於暢紳先生以君宗元為之詩然宗元與此

春無傳矣韓又有送文暢師北遊詩當與此

州同作按五臺山在今山西五臺縣唐與此

所居曰清涼山有五峰高出雲漢文魏趙師利

徒贈浮屠之說者如此

昔之桑門上音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有道林道安

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

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

並用而人知嚮桑門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居道字

道林晉史王羲之傳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

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與同安集於會稽冠世

之並築室習鑿齒與羲之同好書與同安集於會稽冠世

北至荆洲習鑿齒與羲之同好書與同安集於會稽冠世

也往廬山每送客不過虎溪道遠法師東晉釋安惠遠

笑山見門惠休姓湯氏宋書謝靈運孫綽同陶元亮

南元嘉末得還與惠休道入來往又文選有休上人

明遠亦當時與之遊從者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

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為

高其學浮屠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

以故為文章浮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

有方及師者獨不然游民開民處其伍介然不踰節

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

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

代之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求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錫朔陞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竺張六

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論之劉一本無人而襲其道風竹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

有焉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蕙衣

志耳德一作迴志耳德一作迴志耳德一作迴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

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作幼佛且佛之言吾

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駁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論一作論析一作拊謂多為駁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

得得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

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

者乎書泰誓昧昧我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

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羣螿之有雷

不可止也和胡臥切竟一作競土一作土唱而土

承叔父召序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在柳州

上人贈新茶詩又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重巽居永州龍巽寺子厚嘗有酬巽

送僧浩初序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在柳州

雷乃發聲始電擊蟲滅動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

承叔父召序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在柳州

論語而乃樂之淺淺者矣然其文特澹宕可



誦陳長方曰子厚作序皆曰平惟送僧浩初  
王道不嚴生暴秦之後者言仁政不得  
不切貞元元和間此何等時邪以人生不得  
于異端大臣且和之則昌黎之辨不薪火  
已甚也子厚反因其徒而深之其如抱薪火  
何王世貞曰妙  
文勢離合之妙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

遊紫音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

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礎為湖南從事元和六

元生序謂送元十八山人序也浮圖誠不可斥者往

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

道作畫一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

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

邪而廢禮申韓臉而無化然揚子又不嘗取之矣曰以

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支惡來盜跖而

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史記飛廉生

書注跖秦之大盜也季札吳王闔廬之少子漢書鄒

陽傳曰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由余晉人也亡入

吾能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

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縴無夫婦父子

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

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

嗜浮圖之言以此音與其人遊者未必能通其言

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

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軌也則

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愛一作愛細音

切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

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

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

印組為務以相軌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

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嵩師序嵩古老切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

不離元嵩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暱持其

詩與引而來暱音匿○鑄猶中也武陵唐屬鼎州劉

劉鼎州柳永州元嵩時自鼎來永余視之申申其言

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申申字見離騷余觀

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

虛今元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墓

未返其土無他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

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世上一

無他字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

世之蕩誕慢誕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嵩師

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十篇一作七篇論音怡

元嵩陶氏子其上為通侯為高士為儒先資其儒故

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先

爵一有生字一有賢字○劉引云元嵩丹陽人世有人

爵通侯本徵侯漢避武帝諱改為通侯陶侃事晉封

長沙郡公是為通侯也侃曾孫潛東其來而從吾也

觀其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敘其事

無為字

送琛上人南遊序琛丑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

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

然而其道則備矣流謂流入法之至莫尚乎般若道

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

乎經論則恃矣般波木切若而也切道一作經若海之慈航昏衛之巨燭也廣弘明集德無不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觀古玩切○圓覺經即空觀三摩提以幻化為相即奢摩他寂靜為相假觀禪那以離前二相即中觀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修而行者之為空蕩而無者之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

序一本作引○文郁師子厚之族屬序云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蓋公時在永州而師來也○言不厭而猶有可感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閒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作事又遁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備備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登高遠望懷愴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披緇艾茹蒿芹志終其身吾誠怪而譏焉笈及業切餘音響與除同○笈負書箱也牘書版也除陌塞程法也緇艾細衣如艾色也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拏女加女居二切○楚辭注拏擾亂也吾思當

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媚黜黜推伏不得守其士者十恆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邪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界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有一下或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求求余夫豈恥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邪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為邪既曰為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南觀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于空無其敷演戒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本行經忍辱修行三號曰清淨自然覺王如來教諸菩薩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詩顧我復我顧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旋視復反復

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興通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  
 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既之  
 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此與前送楊郎中使還因繫  
 沐州序孺童孺之意同  
 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恆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  
 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觀于高堂視遠  
 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  
 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  
 之槁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錢詩之重皆衆吳  
 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  
 焉鄭商一作後○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人伐晉及滑  
 鄭商入救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楛  
 師注左傳魯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督揚晉人執鄭  
 悼公以歸我故馬先吳夢壽之鼎注壽夢于蒲圖贈  
 荷偃東錦加璧乘馬先吳夢壽之鼎注壽夢于蒲圖贈  
 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鼎之獻物  
 者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五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記

監祭使壁記貫穿經史壘壘愈

禮禮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

禮謂俎豆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牲牛之屬

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

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

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

是禮與敬無不足者周禮祭僕掌受命于王以詆祭

戒其既祭物也漢百官志待御史凡郊廟之祠及大

朝會大封拜則一慶禮在前後不同加折衷以爲

唐禮乃詔蕭嵩等撰皆號大唐開元禮舊史職官志

監察御史監祭則閱牲牢省器服不敬則劾祭官

如儀者以聞肅宗上元二年改元寶應與元元祠視不

使祭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

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

正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

肅則無以勸善禮記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能擇大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

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

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

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攷閱焉

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漢書太常秦官掌宗

一入凡祭祀省牲灌灑左傳南史故其乘盛牲牢

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簡謂簡策也

酒醴菜果之饌必實於庖廚鐘鼓笙琴瑟戛擊之

樂篋簞綴兆之數必具於庭內樽彝壘洗俎豆醜

之器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

師泊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桑音吝盛音成戛訖

數一作列若○書戛擊鳴球注戛擊即祝敵所以止

樂釋文所以綴謂舞者行列相連綴兆謂位外之管

樂之文也綴謂舞者行列相連綴兆謂位外之管

不備物羅委贖于凡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

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

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

以敬也筆止藟切朴音木切燔音煩瘞音了居常則

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

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

焉貢勳鑿也周禮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之

也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方之唯具滌牛中所獲餘

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

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

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舊史貞元十九年十

入臺近不練故事連式流崖州十二明年中山劉禹

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

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

簿書得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唐六典北齊國子寺有四門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

設四學蓋其制也禮記祭義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

因置三人掌同國子

東膠養麻老於虞庠書命夔典樂易傳太初篇曰天

教育子育子國子也今云祭統誤

子且入東學畫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

之以定明堂之位焉東漢志蔡邕明堂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配上帝者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明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壽稱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太戴云云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

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信入西

學以貴德入北學以貴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

焉尚戴禮保傳篇帝入東學尚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貴而尊爵漢書賈誼曰太子長少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云云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化轉於下矣

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四學一作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

魏太和而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

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員

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北史劉芳傳發教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古之四門四門學之本在四郊至是以其遠故始置於四門

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

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

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致正焉舊史志三

人助教三人四門博士掌教文武七品以上及侯伯

子男教之為生者若庶人之子為俊士生者教如

太學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

史部試登第者加階放選也

鼓篋覆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

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顧古雅切杪

入學對簡發篋其業也覆楚二物收其威也注數篋擊者以扑撻犯禮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資祕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

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舊史初賀知章舉

四門博士遷太常博士改太子賓客授秘書監歸崇

敬天寶中舉博學鴻詞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

遺德宗時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拾貞元中王化

既成經籍少閒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

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

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

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國史補進士

進余與立同祖於方與公一本無於方與公四子為

揚州大中正尚書右丞方與武公同升於禮部公君

與○貞元九年進士厚與歐陽生同志於文生一四門助

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

始焉一有

武功縣丞廳壁記武功縣唐屬京兆尹今屬陝西西安府序言貞元十五年

是官乃因時為記皆速後三年陳南仲居

監祭使四門助教二記同文莊雅與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

寰內諸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制商頌玄鳥曰甸文

里之外曰采曰流穀梁傳闕公元年祭伯來寰內諸

侯非有天子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

也朝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

古也唐屬關中雍州之地秦之咸陽在漢之長安長安新豐南鄭華陰藍田鄠華原富平萬年高陵醴泉涇陽雲陽初改為雍州而縣之廢置亦不縣吏之長一詩商頌幅員既長注幅廣也員均也日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丞六職以輔其令也丞謂佐也唐制畿縣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小大其旨同也漢表丞相後更名相國



唐嗣尚書省令一員左右丞各一員通典九卿諸武  
太常宗正大理衛尉其圖古后稷封有藪之地同音哈  
功爲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藪之地同音哈  
○藪后稷所封之地周秦作四十一縣藪美陽武功  
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爲稷州已而復縣漢志右扶風  
功三縣至是合焉蓋嘗爲稷州已而復縣漢志右扶風  
所封爲名貞觀元年州廢縣皆屬京兆其土疆沃美  
天授中復置稷州大尺元年又廢如初其土疆沃美  
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丘禮大司徒辨其山陵川澤  
高曰墳下平曰衍水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菽  
之宜秬音巨秠音丕藿胡各切詩載之在菽在藿  
黍稷三米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  
烈焉毛詩生民大雅之文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  
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  
後三年而頴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爲簡靖  
因其族子存特地圖以來謁余爲記夫以武功疆理  
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  
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令丞  
與抗禮故爲吏蓋難七諸本作士非是○漢高三年  
也異日秦民爵五大夫以上令丞與充禮七大夫今  
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公乘爵第八  
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  
爲多陳生爲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爲理無敗事吾  
庸可度哉爲之記云一作吾庸可度

鹽屋縣新食堂記鹽音舟屋音望○水曲曰鹽

鳳翔府今西安府○故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

食也用左傳紀事體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爲軍

壘二十有六年羣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

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兵部鄒切○唐自天寶亂後  
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畿內皆特  
勢凌暴至德宗建中四年爲西郊捍戎者是歲李希烈  
反十月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德宗如奉天烈  
西郊之屯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凡其官僚罕  
或覲見周禮祭祀之聯事賓客及是主簿某病之於  
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財以  
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  
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  
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  
以宴樂易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數語畫斯堂既成  
得羨財可以爲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  
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敘禮儀  
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樽俎靜嘉  
燔炮烹鉶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  
欣焉燔炮與鉶同鉶與鉶同音曰惟禮食之來古也  
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旬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  
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  
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行焉而和羣疑以士嘉言以  
彰晉語悼公使魏絳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  
醉飽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  
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唐初諸使未嘗加御史

使之制愈重故有兼御史中丞爲之建中開元東都

爲使中丞一員自開元初攻之至貞元二十

令孤彰其有宗正卿元初攻之至貞元二十

定置使者曰蕭華有爲節度觀察使者曰張

恭有為觀察使者曰杜亞曰衛晏曰楊頊有  
為郡國練使者曰吳希光曰張愔有為經略  
使者曰戴叔倫曰張正元曰田悅明皇幸蜀  
曰袁滋有為節度使者曰章諤曰宋若思是皆  
有為置頓道使者自為中丞出為使者或  
兼中丞者或賑恤水旱或為節度使者或  
御史大夫而使或為節度使者或為轉運度支  
防禦諸使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  
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  
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  
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  
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略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  
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  
假是名以蒞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總憲度於朝端  
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  
也戡音鑿也書關石和鈞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  
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  
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  
貞元二十年武元衛憲御史中丞時以且曰由其號  
詳整無重子厚為監察御史故云其屬

館驛使壁記新史百官志駕部掌驛驛有長

三十九今記所載驛凡四十七蓋僅言邦畿  
之內者也○雖紀驛驛密而縱橫用意  
甚嚴非大有筆力者處若掌郭正城曰中條  
實廳雜而文所點次處若掌郭正城曰中條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  
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  
轍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  
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  
里之內尤重入于近關一作入觀于關重平驛行戶  
切于漢書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之

重足而立錯交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  
州其關曰潼關萬年今咸寧縣也與渭南皆屬西安  
在華陰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  
其關曰蒲津櫟陽唐屬華州今省入咸寧縣唐同州  
東黃自灊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  
曰武關灊水出藍田谷西為關屬西安武關在焉  
自長安至于整屋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  
華陽川安縣屬西安唐京兆整屋已詳前洋州唐洋  
里自武功而西至于好時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  
關曰隴關隴關在鳳翔府隴州西北自渭而  
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華原京兆府縣今  
中部縣屬延安府今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  
其蔽曰邠州咸陽奉天皆京兆府縣奉天今省入由  
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率而會之  
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周  
司里不授館旁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  
其物猶縱橫也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  
其物古者出入關皆合符而去告至告去之役不絕  
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周禮置有寓望之舍  
候望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飲餼饋咸出  
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按諸韻字當作饜列  
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出納奇  
贏之數句會攷校之政奇音獨句音會古大曆十  
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攷其成以質于尚書十四  
年兩京以御史一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  
人知驛號館驛使一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  
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

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政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周禮天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受藏之府頒其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貞元二十二年與子厚同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為監察御史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森嚴鉅麗無一浮語唐順貞曰闕非茅坤曰嶺南節度使所領者重鎮所建饗軍之堂制亦弘敞而文亦雅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南桂管邕管容管地節州安小戎後收五梁梁轉元戎所乘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船使焉○流求東夷詞陵南蠻地大夏康居西域內之幅員萬里以執二國名嶺南節度兼押蕃船使

秩拱稽時聽教命左傳信公二有就字拱下有王字○其官執秩主爵秩之稱計兵名籍也○外之屬屬數萬里鐔拱稽注拱執也稽計兵名籍也○外之屬屬數萬里以譯言寶寶歲師貢職屬謂所管屬州也○屬合一

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合下一有外字○音邕鎮音詩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注牛羊禮為牲饗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饗食也饗饋餉也詩疏出車

杜以勤歸於是治也閉閣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開音汗上大梁一作末屋○開門也爾今御史大武雅術門謂之開東西牆謂之序夷大也

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元和八年十二月以馬總為嶺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陝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庫側庭廡下陋日未及哺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候如庫音婢陋一作漏哺音通一作辰○陋隅也爾公於雅室西南隅謂之奧庫下也日加申時曰哺

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觀也○王世貞曰規制宏麗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燾金節析羽旂旛旛成飾于下鼓以養晉金以鐔鏡幢音黃○幢旛而容切燾音道幢音遂旂一作旂龍節皆以金為之羽旂旛又軍史載禮山國用旛又熊虎為旗鳥軍鼓為旗全羽旂旛折羽旂旛又諸侯執黃鼓軍將執晉鼓卒長執長金素以金鏡尺六寸鏡如鈴無舌大鼓謂之黃長尺六寸鏡如鈴無舌注大

秉執而為之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舟裳獨衣胡夷蠻雖肝就列者千人以上劉音計蓋音誕唯火佳切○并獨皆蠻夷所服書若今賦及駢之類南方夷目肝張目也○銅鼎禮節燔炮戴

炙羽鱗狸互之物沈沈醒益之齊均飫于卒士側史切炙之夜禮切狸音理互一作牙以互字俗體作手而說也醒之禮切狸音理互一作牙以互字俗體作禮之器禮謂全體節謂支節也節大樽也節肉也周禮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麋鹿凡禮物柱互謂

武雅術門謂之開東西牆謂之序夷大也爾今御史大

有甲介者經自經伏于泥中者又酒正辨五齊之名  
一泛然益猶翁也成而翁然醜與王之舞服夷之伎  
者色紅赤沈者成而沈沈也

楔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切亦作  
類吹去聲唐有西涼伎天竺伎龜茲伎安國伎疎勒  
伎康國伎之類怪禮成樂遍以敘而賀且曰是邦  
如魚龍曼延之戲

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  
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  
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五入謂嶺南節度華

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公二年宋華  
羊食士其御羊則不與及戰曰噉昔之羊霍去病良  
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霍去病不省

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漢霍去病為侍中賞不省  
數十乘既還重車餘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  
其道不廢願刻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  
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云一本無

邠寧進奏院記貞元四年張獻甫代韓游瓌領  
邠寧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為帥都將  
楊晟朝誅首亂者獻甫得入後為斯院故子  
云厚記之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  
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

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  
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即一本作邸同

沐謂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邸朝宿皇帝宅位十一  
之舍在京師者漢律春日朝秋日諸皇帝宅位十一  
載悼邊氓之未又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朗寧  
王張公為能張獻甫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  
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制高

其閉閤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

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舊制一  
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  
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

上謁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  
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

焉賁音奔唐史獻甫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  
馬河中節度使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德宗西幸又從  
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成咸陽累年兵農

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閭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  
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聞轅門十舍而如近斯

乃軍府之要樞邠寧之能政也樞一作會邠一作明  
開關今倚閭闔而望予注閭闔天門也廣雅輕清者  
上為天故天為太清九關言天門九重也字見招魂

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  
險西陲而戎虜伏息茂功益于太常盛烈動於人聽

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設險一作博敵茂一  
鎮嶺山峻詔選職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  
原鎮屯兵堅可獻甫遣兵馬使魏光逐吐蕃築鹽夏

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  
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江嘉陵江也一統志在漢中府鳳  
縣與川江合始通舟楫而縣東之斜谷兩紫  
金水縣西之小峪河紅崖河縣南之東溝河  
梁羊河俱流注之梁羊河俱流注之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貞元十五年為山南西道  
節度使曠本梓州鹽亭縣人書御史大夫為山南西道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即山南道五年嗣天子舉周漢  
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與一作用〇五年自貞元  
十一年順宗即位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

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嚴彌加漢書百官表新舊  
者掌賓贊受事漢書為中謁者後掌以聞人賓僚吏  
為之春秋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屬將校卒士驚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  
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追進如不飲  
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公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  
西一作四密一作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  
私以下或無公字  
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  
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無患曰吾嘗為  
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一無自長舉北至於  
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  
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  
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  
蕘墳谷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饑夫畢力守卒延  
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  
舉之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  
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盛秋窮冬二句  
兩雪于冬踏音匱又匹候切藉慈夜切下同相藉各  
作相枕鍾音運之西一作西○長舉興州屬藉各  
成州同谷郡今為鞏昌府成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  
縣臨也說文野饋曰饋  
用卽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  
醢摧其堅剛化為灰燼奮錘之下易其朽壤乃闢乃  
壑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  
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徹卽又切醢擊今切  
切湍悍一作水恣○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  
中節度使嚴礪自礪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  
沃醢以碎之通溝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  
抆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澹為安  
流蒸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音焜

淡○詩黍徒惟我公之功嘯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  
其大願又不可得命一作至剗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  
庾甚虛器備甚殫饑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  
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  
志注天死曰札小疫曰瘧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公命  
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  
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躄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  
凶災家有積倉傳箠是飾旅忘其歸杠梁已成人不  
履危切音瀆音直若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  
不出四方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  
能具舉方一作人且惟公和恆直方廉毅信讓敦尚  
儒學捐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其有可以安利  
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如此其大  
也如此上一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  
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矣一作焉○左傳昭公元年  
之封諸汾川禮記西門遺利史起與歎為鄴令發民  
冥勤其官而水死魏文侯時西門為鄴令天下澤流後  
世漢書渠引河魏文侯時西門為鄴令天下澤流後  
侯會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曰吾臣皆如西  
門獨二為臣也史起進曰魏之行田也以百畝  
豹不知用是不智也於是起為鄴令白圭壅隣  
孟子不與見孟子于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  
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諷工勤而存之用永  
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全義本名臨源大曆四年更  
縣記云盧順之曰自作議論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  
非恆人猶且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



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無一本賢者愚者  
廢而雷而四字○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恠且誣  
茅坤曰起亦自奇恠音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  
恠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  
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  
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饋饋者欲迴其途故塞之許  
斯切迴柳自遵曰是非恠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  
音去聲未詳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思下詢于羣吏吏叶厥謀  
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閭居者思正  
其家行者樂出其途由道廢邪用賢弃愚推以革物  
宜民之蘇羣吏下一又有羣字由道若是不列殆  
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六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記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一本無楊中丞

今長沙也承貞元年于厚誦永州潭州

揚揚公又與景載氏布置最爲得法唐順

之曰周匝曲折潭成此柳文之佳者王世貞

極密而疎矣

弘農公刺潭三年八年九月自太常少農爲潭州刺

史湖南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

島渚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

之勝於是爲最九里一作三里坻音連俗體一作坻

者又林屬於山則爲麓爾雅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故

外謂之陸也水則爲洲釋名小洲曰洲公曰是非

曰渚矣如環而決○以映形水極新麗

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

曰簡爲堂而居之而下一有令字○晉史戴堂成而

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

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櫛被之菱芡芙蓉鬱然而陰

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音檻音盧

諸○雖在船後持權處艦船屋版也載船四方施版

以禦矢杉櫛皆木名櫛似棹葉冬不落上四賦沙棠

櫛似采桑云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

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

以自大其離世歟率與帥同○連率賓禮謂爲方鎮

習射於澤澤者所以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

志文子九篇注云老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

之子第子易謙受益

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矣與音煥○與大也說文與明

以雲物爲朋徒據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

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

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抽居切○周禮保章君

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

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

以不記之一有

桂州裴中丞作警家洲亭記一本無裴中丞作

警姓也○子厚刺柳時爲桂州裴中丞行立

之勝固奇峻文亦稱之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

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

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偏行天下者唯是得之馳

也也○起處便措意新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壁林立四

壁署之左曰灘水水之中曰警氏之洲凡嶠南之山

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灘音離嶠渠

署也灘水一名桂江兩岸皆高元和十二年御史中

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

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

于諸侯元和十二年裴行立從桂州刺史桂管觀察

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悠長悼前

之遺怨一作怨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閑壤伐惡木荆與艸

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然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

山西向重江東臨聯嵐含輝旋視具宜常所未覩倏



永州章使君新堂記或無章使君三字○子厚

於集者六元和元年見修淨土院記五年以前

刺史崔君敏以罪去見簡集序及墓誌後又有

公蓋能見湘源二妃廟碑萬石亭記所謂章

及黃溪祈雨詩

將為穹谷巖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瀾

壑陵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

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

難今於是乎在地五男五成二切○一起連作幾轉

大類莊子賦篇有文同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

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輿艸有泉焉伏于土塗

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

而爭植號為穢墟疑山在零陵今屬寧遠縣麓山尼

也書惟荒章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

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獨之瀏如既焚既

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

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

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

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

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閒厠隱顯邇延堊綠遠混天碧

咸會於譙門之內內獨音潤劉柳瀟三音屬山宜切

與譙譙門中譙門樓上為高樓以望也樓亦名之

為譙故譙門美麗之樓為麗譙也許應元曰樓荒蕪處

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茅坤曰贊

亦經緯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

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以為二千石措法屋漏

壁編○爾雅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

宣帝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政平

二千石乎注我共此者其惟良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一本無崔中丞三字○

在永州府城北山多怪石下瞰碧沼歐陽修

題萬石亭詩云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深淵故

其遠近全在筆墨濃淡得之此作畫之法實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閱日登城北墉臨

于荒塹叢翳之隙闕一作百叢一本從俗體作叢見

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

竹披輿軟側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

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扶其穴則鼻口相呀

搜其根則蹄股交時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扶古穴切

○其形容偏得於此而於石尤近於是劔闢朽壤

翦焚榛蕪決滄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

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音

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斗與陡同攢當作

披臂下也攢玩小山貌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

吾儕生是州藝是堊眉彪齒覩未嘗知此豈天墜地

十日童龍黑白雜也詩黃髮觀童老又言曰熟夫公

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

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

休聲祝于明神漢一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

宜受茲錫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漢有禮臣惟萬石

君我公之化始于閩門孝景時以石奮為諸侯相奮

嗣行孝謹官至二千石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

二千石人臣尊龍乃舉集其門且號奮為萬石君

道合于古祐之自天堃夫獻辭公壽萬年易吉无祜

然而頌若昭若舞宗元嘗以賤妻隸尚書敢專筆削

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五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本是常情但文字宛轉綿密汪洋

出有一番見解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

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

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叢峯瓏瓏蕭條

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

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畜而富物於交切龜音龜

下地地風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

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

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

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去聲在

昔神謹謀壘而獲謀音枕左傳襄公十一年神謹

鄭大夫也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必子彈琴而理

必使乘車以適壘謀作盟會之辭則必子彈琴而理

治巫馬期為單父戴星而入以身觀之單父亦治于

任力者勞任人者逸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

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

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

民之福其可既乎虞集曰既以游觀為余愛其始而

刻之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七

也辨音辨首音辨音舉一作藝藝聲非是藝丘也

米也釀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如搜剔山麓萬石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據地理志零陵郡乃永州郡名今言石鍾乳連之入告

五年而題以零陵唐亦載其出連州

山郡貢石鍾乳本唐注亦載其出連州

未嘗言永州出以年崔君敏元和四年刺史

同故題亦從也誤耳後于厚有與乳穴

於文為合言皆在樹而論此唐順之

東處更奇而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

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

他部精安五藏通百節利九竅久服延年益壽

山中皆有之生山崑崙處瀾山液而成空中相通

長六寸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

是祥也雜然謠曰吐之照照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

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與現穴人笑之曰是

惡知所謂祥也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

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

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徒給

亥切○說文給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

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

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

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下

一有令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

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

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

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士聞之一作吾聞之

道州毀鼻亭神記一作鼻亭與庫同○道州

地前漢書注有鼻在零陵今零陵有鼻墟是

底二月用姓幣于廟而此云九年來刺道州

其○王世貞曰鼻亭必將然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恆新

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

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

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刺字同

公乃攷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

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

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君上一於是

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

難論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

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

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

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

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

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一本無於江至論也十

居宜切肅一作肅荀下一無非類民不祀非族注

無福○正義稟稟似昌黎祭名曰淫祀州民既

論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煥其肌我有病瘥公起其

贏髮童之髻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

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誓千歲之冥公關其

戶我子泊孫延世有慕音構煥於六切聲音隆羨生色宗元時請永州適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

山石俾知教之首上下一無明字連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龍興寺今改名太平內○事甚神亦透

異而解

永州龍興寺東北陳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墀巒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錫者盡死瓚滿歷切錫側洽切○爾雅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日穢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氏春秋荆人鬼越人穢穢鬼俗也列子史記天官書及楚人鬼越人穢注信鬼神與穢祥也

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長驪兩切茂一作戊○史記天官書載水灌史記秦王迎甘茂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紘藉帝於息壤因與之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紘藉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紘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邪紘與

息壤同○山海經啓筮云賦離南子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錫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子厚諱永州十年兄為記序其年月有不可得而致

者此其一也○豪逸二字為案亦奇撰

遊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灌木叢生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

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蒼蒼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蒼翁孔切○王世貞曰其敞其今所謂東丘者與之邃未委不識更有佳字可易否

宜者也其始龕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睡凡如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龕音盪合一作發切坻邊也窪清水也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柱檜松杉檉栢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

縵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小亭陋室曲有與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

輒音駢栢與楠同音穢音畏迕阮古切櫟式灼切醫胡來切小一作水○詩蒼兮蔚兮注草木盛多之貌迕過也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關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王世貞曰提得前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

宵宵可以觀妙海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曾伊為切通一作頓下協音召伯所茨序云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東觀語述致翻翻唐順之曰臨了更健率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寺名光孝今名高東宋改集中有西山宴遊記云因坐法華西亭時元

和四年九月則此記當在前作○此老陶中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簞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篠音小既數篠小竹篠大竹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蓉

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莊

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茅坤曰詞亦曠達夫其地之奇必

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亭且廣蓋方丈者一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外字下

字○承貞元年取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邪今之闢之者爲果闢邪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挾邪下塞

一有乎字○用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右

本邑語翻得奇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元時○出佛道處甚滯泥

承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爲郢州道貶

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

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徒

席不運几而得大觀無一本無所字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邪因悟夫

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羣迷爲正覺捨大闢爲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

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巽上人

柳州復大雲寺記武后天授元年七月有東魏國寺僧法明等十人僞撰大

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下生當代唐爲國浮提主制柳州天下令諸州各置大府城南仙奕山下記元和十二年作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餽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餽音面○祥謂祥怪也餽背也漢武帝元封二

著卜年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番禺雜編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則殺小牲不

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已字以故尸易耗田易荒而畜事不辜董之禮則頑束之刑

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一無而字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

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

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三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

大達達橫術北屬之江術音遂○九達謂之達邑中南一名潭水江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

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

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爨下一無其字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

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圖百畦田若干勝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

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菜畦也承貞年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今刺史馮公作大門馮刺承貞年某日寺皆復就

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  
 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  
 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  
 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  
 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身音捐毒音  
 篤難乃旦切  
 ○身毒即天竺也釋迦牟尼者迦維衛國淨飯王晉  
 太子姓刹利三惡八難見淨名疏十纏見垂裕篇王晉  
 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微妙迷者  
 顛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  
 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慧遠也智顛眼有  
 重瞳俊朗通達諸金  
 陵瓦棺寺創弘禪法 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陞及  
 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  
 十年廉隅毀頽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  
 理焉切音職 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  
 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  
 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不捨禪有  
 深淺  
 等級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  
 自具足此心即佛依此而修者爲最上乘弘明集真  
 諦曰第一義諦 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  
 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  
 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繒蓋幢幡以成  
 就之繒音譯切 嗚呼方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  
 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後音伐○金剛經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  
 况非法華經若乘戒舟鼓以慈棹而不能橫截風  
 濤達登彼岸  
 者無此理也

永州鐵爐步志附○志云余乘舟來居九年此  
 當於元和八年作○風刺華賈

亦毒

江之滌凡舟可廢而上下者曰步際音靡○吳人呼  
 水際爲步

池應碑云步有新船 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  
 若瓜步之類是也  
 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  
 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  
 有其號冒而存或無鐵字 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  
 存而冒焉若是邪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  
 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  
 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  
 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  
 號而不足釜鑄錢鑄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  
 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  
 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  
 彼而獨怪於是奇音端二音錢音鞠鑄音博鈇音甫  
 澠鐵氏爲鑄器也鑄鑄田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  
 器刀鈇兵器也鈇莖所刀 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  
 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  
 至於敗爲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  
 得釜鑄錢鑄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  
 於是末矣僂與同 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  
 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王制命太師  
 陳詩以觀民  
 風命甫納賈以觀民之  
 所好惡漢時亦  
 分八使周適四方巡行  
 風俗觀采方言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八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記

游黃溪記自游黃溪至小石城山為記凡九皆應次第而作耳○其言扶疏其字錯落綴景處自有雅人深致孫鑛曰柳之胸中富於丘壑故其記亭池山水更奇

北之晉西適齋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

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數書西南夷傳南夷大侯都夷君以十

都再賦最大子厚文勢本此即伯溫曰子厚此記云

何言之不同也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

于湘之源南至于瀟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

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語音吾瀧音雙瀧泉東

屯上一無黃溪二字○浯溪在祁陽縣黃溪拒州治

湘水南元結愛其山水居之瀧奔湍也黃溪拒州治

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是無神祠二

字屬下祠之上兩山牆立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

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有如字

華葉乃實景自然着如字不得黃神之上揭水八十

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

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

尾方來會石下揭音懸積一作即來一作聲沈沈以衣

涉焉屬揭揭衣也魚畫眉墨也停水止也柳中佳句

越之入數魚以尾不以頭○俊絕似水經注中佳句

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

斷齧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者鳥翼大如

鵝方東嚮立類胡來古海二切頽戶威切又音含斷

斷齧根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

鳴皆鏘然羊切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

土田逐段點綴詳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

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

峭者潛焉漢書王莽自謂黃虞之後號焉陳田王氏

名籍于秩宗諸此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

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其所以傳

言者益驗莽號其女定安公主太后神既居是民咸

安焉以為有道死乃粗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

今祠在山陰溪水上人之聞粗豆謂禮之為主也

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茅坤曰子按子厚所論永州柳州大較五嶺以南多

名山久之搜羅謂公與山兩相造非子厚之困且

久不能以搜羅謂公與山兩相造非子厚之困且

欺而且恨子厚之困且欺而且恨子厚之困且

且不得試嘗併有名山絕壑而不得自炫其奇於

者人墨客之文起得浩蕩感激言外不可知

始得西山宴游記

真不得不得不遷之山水者轉入妙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惴其慄也則施施而行漫

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

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

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

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

之怪特僇與戮同隳與隳同施如字又音怡漫莫半

一挑剔始得二字與末二句相應今年九月二十八

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作抵遂命僕人

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僕人

一作荻音跋○說文荻草葉盛貌攀援而登箕踞



而遠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  
 呀然窪然若坳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遜隱  
 縈青綠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一語音據野火加切  
 租九切縈音外似其恰野山深之狀漢書注謂仲其  
 兩足而坐其形似其恰野山深之狀漢書注謂仲其  
 陵望嶽詩有齊魯青未了一語何等氣稟子厚此然  
 記實可與爭雄然讀者必登高豁目自見其趣  
 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瀨氣俱  
 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培塿  
 謂之培塿謂之培塿而東小方謂之樓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  
 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  
 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冥一作俱一又作與物不  
 願氣俱不如真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  
 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鉅澗潭記鉅音古鉅諸韻無從母字集韻作鉅  
 鉅乃鼎具據小丘記云得西山後八日又得  
 鉅澗潭則此記在西山記後作亦元和四年

清麗如盤石疎林清溪短棹

鉅澗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  
 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鬪其涯故旁廣而中  
 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  
 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  
 也日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  
 更居願以潭上田贖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亟丘  
 也贖音淺○款叩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  
 之潭有聲凜然者一本作而又一本者而字並存  
 也贖交易也者一本作而又一本者而字並存  
 水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  
 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鉅澗潭西小丘記尋常事尋常意他立名造語  
 變化得別蘇子美滄浪亭記

夫大略本此虞集曰公文之好奇如食  
 夫之籠百貨而其文亦變幻百出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澗潭  
 西二十五步常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  
 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  
 可數之狀而一作壯其欻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  
 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  
 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嶽音欻嶽音吟累力問其  
 主曰唐氏之弃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錢  
 而售之唐順之曰問其主問其價曰止四百余錢者李  
 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  
 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矣竹露奇  
 石顯剷音產字與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  
 之流鳥獸之遊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  
 下一本獸下有魚龜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  
 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  
 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  
 能至焉澹音營悠然一作悠然噫以茲丘之勝  
 致之澹澹郭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  
 不可得鑄戶老切郭音戶一本無之士二字○澹水  
 都依此水在韓京漢曰鑄池郭漢縣上林苑在其地  
 杜杜曲也水在韓京漢曰鑄池郭漢縣上林苑在其地  
 曰忽遇感懷一轉更新今弃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  
 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  
 之是其果有遺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遺也賈與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無多景却寫得奇真冥  
 結得開雅曰

字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  
樂之竹田也一作閩絕句○篁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  
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  
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感三切○岷嶼  
皆小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  
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俛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  
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潭中至所依  
連大切○斗北史中下視游魚類若乘空激音微  
悠然有濠濮閒想至斗折蛇行字尤奇揚慎曰厚  
空遊魚類若乘空激音微○潭水清冽澄澈深俯  
魚似鏡中懸亦用詩語也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  
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  
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荒寒  
之楓楓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諱而從者崔

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龔小生即崔簡之子也  
袁家渴記渴音四記皆同○自袁家渴至小石  
七年十月十九日云云以徑之奇怪推則畫  
不如此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  
耳及觀此記則奇怪精妙吾直以為兩相當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鉅  
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  
巖東南水行至燕江可取者二莫若袁家渴皆永中  
幽麗其處也瀟江之流非是其一作奇○鬱陽巖在  
香流洞鑿石大曆元年元結因維舟巖下以其高楚  
而東南遂名朝陽巖元未詳或因維舟巖下以其高楚  
越之閩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反

作支○入方言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  
二句極奇古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  
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闌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

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一作西○綴景有小山  
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  
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楠石楠榿樟柚草則蘭  
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膠轄水石出石下一  
歷如占切榿連切轄音諸袖余教切轄音交轄  
音葛轄音石也榿石楠木名似轄音交轄  
詳前轄音石也榿石楠木名似轄音交轄  
五月花紅白也榿石楠木名似轄音交轄  
此段類于虛賦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  
草紛紅駭綠蒼蒼香氣衝薄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蕨  
蕨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蕨音烏功鳥孔二切蕨音勃  
草茂貌蕨蕨草木華盛貌○蕨蕨音無以窮其狀永  
曰子厚善造語若此殆入妙矣  
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  
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子厚諸記每狀一水一石處亦各極其  
清冽曰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  
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  
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漢書注八踰石而往有  
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薛也又折西行旁陷巖石  
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儵音條又  
爾雅儵黑儵音注云又北曲行紆餘晚若無窮然卒  
入于渴也又繁也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  
坐而床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遠一作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  
焚既醜而盈宜切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  
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  
和七年正月八日獨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

柳河東集 卷二十九

一一三五

一一三五

一一三五

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永中山水子厚已搜抉無遺使子厚不

點綴如明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一本無巨石為底達于兩

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闢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一本無巨字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

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揭音聽又丘列切

古之人其有樂乎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意無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

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

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結得恍物似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

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切曉五計

計切二字皆宜從土杜頂注左傳或作僻倪音義同

麗屋棟麗與麗同其旁出怪瑤有若門焉窺之正黑

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

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堡音保瑤鳥古切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季不得一

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

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元和十年正月子厚自永州召至

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與有崖谷傾

凸缺圯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傳音轉

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徇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

人闌斯亦奇矣刺音弗獨音竭疏音疎陸正真切易

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

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

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

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

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前半似水經杜後半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澗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

里南北東西皆水匯潯水匯合也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京兆尹子厚諱承

籍耳○五年與京兆書望其與之為地一除罪

不能自喻者每讀書由賦詠永亦以加矣

茅坤曰子覽子厚書由賦詠永亦以加矣

並從司馬遷答任少卿及楊惲報孫會宗書

中來故其為書多悲愴嗚咽之旨而其辭氣

也陳仁錫曰此雖如宗元所云博如莊周哀

相如屈原與如孟軻如揚雄如李斯如馬遷屠如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

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足伏念得罪來五

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

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

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

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瘍為也忽捧教命乃知

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為人夫何素

望敢以及此恍與恍同悻音季痞部鄱切骨一作肉

也子厚病瘡已見前辨伏神文障痛山川之氣疾疲

也膏謂連心之脂膏病伏神文障痛山川之氣疾疲

順之曰述愁中病魔極中情惻○唐宗元早歲與負罪

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

料勲勉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

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

也末路孤危阨塞號凡事壅隔恨忤貴近狂疎繆

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

構煽盡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

事此皆丈人所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

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無一本

危字龜倪結切郭音兀凡事一作事既讞音讀盡為

一作便為○龜郭不安貌○茅坤曰此人字恐并自

其亦在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坐

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廢錮以希望

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

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無分毫

公事俟上一無更字錮一作竊取下一無得之二字

○以年少氣銳為解亦是若曰共立仁義云云我不

信○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

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元和

五月十七日子然亦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

厚母盧氏卒然亦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

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

恐一日填委溝壑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腸沸

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

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

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惇惇然欲

獻惴惴恐此事便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

所共憫惜也據音僚腸一作骨陬一作隅一無女子

作慄慄一作粟粟○選魏都賦蠻荒先墓在城南

落注陬落蠻夷居處也又聚居為陬荒先墓在城南

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

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

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

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

女遍滿阜隸傭巧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

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先墓

有所字哇音備之荆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  
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列子路過乞兒馬醫弗敢辱  
也必下車而揖之夏月治哇之人見孟予〇寫  
得慘楚語語有淚可見士人一失身便喪名譽先  
於此悲悼何益言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  
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  
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土  
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之冊命也然無可  
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慘復何  
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  
不知辛酸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  
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音管又古玩

切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  
以百數一本作被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揭婦翁  
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揭陽瓜切籍  
書人或與直不疑曰我乃無兄終不能自明後漢第  
盜嫂何也疑曰我乃無兄終不能自明後漢第  
五倫建武二十九年從懷陽王朝京師帝戲謂倫曰  
聞卿為吏第婦翁寧有之邪倫曰臣三娶妻皆無父  
所自痛切處厚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  
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而有其話欲望世人

之明己不可得也一本實下有為字而語上無其字  
二入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遊辭也可人直不疑買  
也敬子管仲之證匡章事見孟子下篇

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  
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漢書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  
後去歸者至而歸金土意不疑不疑謝劉寬之買金償  
書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鄭詹東縛  
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反國叔向囚虜自期  
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

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

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  
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環偉博辯奇壯之士能  
自解脫文才切騎音奇翻苦怪切鎮音質〇國語  
人將左之倉據鼎耳而疾號公乃命弗殺厚曰禮而  
歸所獻楚囚也與之琴探南音晉侯重為禮使來  
谷叔向樂左傳襄公九年晉侯重為禮使來  
使叔向樂左傳襄公九年晉侯重為禮使來  
不與王用則奈何帝召之生座因有屋驛信非  
日主云云相請通為之據鼎耳言將烹也至齊悼惠王  
時當相解衣伏罪通為之據鼎耳言將烹也至齊悼惠王  
陽公奇其言釋衣伏罪通為之據鼎耳言將烹也至齊悼惠王  
勝公奇其言釋衣伏罪通為之據鼎耳言將烹也至齊悼惠王  
獄中上書奏王錄之賈誼洛陽人入見宣室從梁孝王遊羊  
北地文畜其後史以儒生不習事不署大夫董仲舒廣史之  
意未是遠父高廟長陵書奏焉於是下仲舒居家推說其  
成令典尚方鑄作事宣帝不驗下吏當大夫獻言黃金可得  
滅冬論今以惟怯泮忍下才未伎又嬰恐懼痼病雖  
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音恒音恒音恒

獨也楚辭惟泮忍下才未伎又嬰恐懼痼病雖  
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  
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  
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抵滯今皆頑然無復  
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  
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  
堪當世用矣才俗從爾非是抵一作賦士列一作上

〇茅坤曰此則子厚末路一着也伏惟與哀於無用  
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有可

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瑩域退託先人之  
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  
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通字上一  
唐順之曰此數事是眼前事不見莊子○書辭繁委  
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  
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一本總

與楊京兆憑書憑一作凌李夷簡素有一本楊憑拜京兆尹西

森賊憲宗貶為書賀云今日有北人來也子厚

之寃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元和大恩澤丈人

○人旦夕歸朝英復為大僚必復元和大恩澤丈人

特能以氣驅事不如此前書子則謂疎疎莽莽

如沾沾論句字工拙則亦昔人之見也唐順

長篇未加洗澤然才氣勃湧去秦漢較近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子淵曰丈人字俗

則遠矣大抵亦尊者之稱吳越春秋載人胡要返

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

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瘁無以守

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舊故是與

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其忠誠者是用踊躍敬

懼類鸞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

左右是與復一作忠乃為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

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

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

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

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

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書畢陶曰在知人

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  
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切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世祖即位論功當封且  
將召見之為令狐略等讒之竟不獲用焉晉史載記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先為秦吏堅部令史後事姚萇  
佐命元功景亮既死水人遣尹堅部令史堅部令史  
略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部令史堅部令史  
略之傷而朕不知其亡也不亦宜乎王景略名猛

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

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

必能辨之者亦妄矣類者亦妄矣類者亦妄矣類者亦妄矣

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

王曰括代頗括之母諫王括能讀父書而父子異

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謂亮曰汝言過其實不可

大用亮謂不然以器異先主謂亮曰汝言過其實不可

令統大衆戰于街亭為張郃所敗又無之而不言者土

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三

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西漢周仁其

帝立以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蜀

志先主圍成都許靖踰城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法

正曰靖公為賢也於是增為司徒天下夫言朴愚

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

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

事無用之朴哉拆他各切漢書蕭何無害為

擊擊之木也左傳沛主吏據注無害謂不刻也拆夜所

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

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絨冕翼以徒隸而趨走其左

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盡益於世

利歟二閒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慕我哉茲嘯吾事三  
閒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  
信之難恭集記切○唯明者為能得其所所以薦得其

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及然而君子不以言  
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切此文之活發士理之本也苟  
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

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日操用人之柄  
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

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  
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以上已畢  
道○士理之本一句極說得鄭今之世言士者先文

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  
可十七八未易忽也須臾變出幾轉筆如游龍自古

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  
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

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  
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

異者乃見此耳累力迫切代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  
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

馬者之一也唐登科記大曆九年中進士十二  
年號三楊敬之字茂孝凌子元和二年中進士皆有各時

中進士嘗為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天下方理平今  
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

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  
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爾之道一宗元自小

學為文章中閒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  
章委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

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

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  
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

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武陵元和二年  
中凡人  
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

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譚音單而貴遠親見揚子  
雲諫位容貌不能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與如孟

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  
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

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  
丈人無以知之今之重耳輕目張率先以詩示虞訥頗  
為所詆更作以示託名沈約遂為稱嗟率以此吾作

也訥乃大慙由來自具隻眼者蓋至少矣所以子厚  
亦極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

雅之道以為一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  
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

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謫逐繼以大故荒亂耗  
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文章以為  
神志為

主此是語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能  
眊眊然騷擾內生靈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

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臆不  
能自止眊音冒體音埋怖音布○眊又永州多火災

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  
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

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危傷敗  
之魂哉一無又字大一作天意一作志丘以切聖

意然其上下連屬中心之惘惘鬱結具載所獻許京

北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  
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  
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為幸敢有他志口本切

○說文細誠也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  
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

何以堪此韓退之誌于厚墓云皇政諱鎮以事母棄  
權貴失御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宗元即位拜禮

登朝至六品也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  
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

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  
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

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意  
息矣身世予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

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  
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

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惟  
懼此而已矣貞元十五年八月一日卒年二十三有

一子孕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  
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

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厭一作祀丈人且  
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

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右下

與裴墳書裴墳字應叔墳之弟也○其事其詞  
賦賦可念劉辰翁曰悲甚此語不可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  
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弃惟應叔輩一

二公獨未耳一作獨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  
止傳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

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譁張排恨僕可出而  
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

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  
愆尤若此而已善切書講音轉恨呼樹恩切音耳字○

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  
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與太平之理

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  
人邪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

邪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  
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四五人自指

同輩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  
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

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五穀生今  
名黍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

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  
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

物死不恨矣河北之師謂吐突丞確討鎮冀王承宗  
先武俊亦本契丹部落故曰金州政績已久獨蔑然

不遷者何邪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  
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無嘗得二北

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  
疾氣力益劣味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愈而  
睡耳偶書如此不宣○禮記月令冬其日壬癸其帝顛



少韓氏之子曰修

與蕭翰林侁書

按侁本傳貞元中及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左拾遺元

和六年召為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元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

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

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

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當官守見管子立政篇德不

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閒其求進而

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

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閒哉魏說見

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

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貞元年也媚妬也凡人皆

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

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

蠶蠶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離人

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

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

乃以致此名一本作聲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

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

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

已抵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

習炎毒昏耗重墮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

體則肌革慘凜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

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啞諫今聽

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嘒嘒晝

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

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與自料

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

非笑哉重直龍切馳騰切中聲七感切一作

又足履也楚辭懷增敬因薄寒之中人鵝不輕聽也

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

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

陰說文瘖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

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

道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

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

邪果矜之又非道也蔽切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

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

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腐敗不能

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辨牙割牙結二切一

賊吐突承璣討王承宗子厚有望於釋廢錮移數

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

廬為耕吐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採取獻之

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

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文一作

也一家之居也木鐸者金鉞木舌武事振金鐸宗元

文事振木鐸以徇於道路法宮路寢正殿也

也宗元

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按建本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

豈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杓卑遙切傳音蒙藿徒切是披莊子音義巨恭曲恭曲勇三切棟也又苦江社局二切喜貌

又音禹錫字莊子逃虛空杓直璣之弟也傳驛也夢得劉禹錫字莊子逃虛空杓直璣之弟也傳驛也夢位其空聞人足僕自去年八月來瘡疾稍已往時聞音寔然而喜矣

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日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顛坐則脚痺

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倍至益善隔一利切音戰脚痺禮切

生南海味甘苦澀得扶留藤與瓦屋子友同咀嚼之則柔滑不食此無以祛瘴瘴左思賦其實有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注餘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味苦後更甘橄欖之屬也痺足氣不生也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

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瘡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

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願尋丈終不得出

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嫂芳六切媳許備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出

南方越色如土俗呼土應詩為鬼為城在水旁能含沙射人影甚者至死輕者肌膚如疥亦謂之短狐土國土有獄城也○自此極苦却是實情實事

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瘡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亮人不必立事程功

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己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陸音

世下一無越字為三十一作為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十數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贏餒亦甘如

飴矣飴音移○列子樂啓期曰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邪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

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煦吁句沉羽二切吹也裴應叔蕭思謙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省罪戾不悉

勉一作免非是○宗元白教詩崔羣字也

與顧十郎書十郎一本作十一郎○觀集中送歲小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權之試顧公蓋少連也今以門下具官致書於顧子師意者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字一本無四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

就宗元謹再拜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

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

一作音穆

大抵當

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起起便辟匍匐以非乎

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日勢異則電滅麟逝不為門

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己也則矯於中

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

守蓄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登

焉起千餘切便毗連切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

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貞元九年十月顧少連以禮

部侍郎知貢舉取進士六十

中閱招衆口飛語譁然譁張者豈他人邪夫固出自

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違違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

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增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

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璫璫者復以病執事此

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璫音璫○晉書璫

璫凡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

卒就廢逐居窮阨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

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

之大今抱得厚蓄憤排思有以效於前者則既乖謬

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

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

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

為大恨固嘗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

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土下古之人恥躬之不

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閒則斯言幾乎踐

矣因言感激淚然出涕書不能既戴一作幾凡利一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韓昌黎集卷中不見與子厚論

為史非淺陋者所就言不才其言必有天刑又言幸就功後又言不才其言

謀聖取信而可謂之史者其言必不欺也

聖唐而可謂之史者其言必不欺也

之所撰者必其言必不欺也

力也按元和八年六月退之為史官

秀才論正其外故巧為其說必勝於

有之極得肯綮以取禍反覆其說必勝於

而此篇尤卓犖成文直處但太露氣岸不

昌黎厚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待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

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

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

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

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

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固一本作故志上一有

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

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

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

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

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

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衢而已邪何以異不為史而

榮其號利其祿者也一無者字○顧充曰退之亦是

不可逃而步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

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

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同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

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

遇而死不由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

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

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

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

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

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

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則有天刑時下一作必

暗字○史佚周太史也范曄字蔚宗則衆家後漢書

後漢書范曄成史班固前漢書固漢書固漢書固漢書

直筆衆語於魏太武帝以為暴揚國惡帝怒遂族誅

禮記禮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國凡言二百年文武

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

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

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

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

沈沒且亂雜無可攷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

嘗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邪唐文事據韓書云  
聖君賢相文武之士則事當作士誠  
沈君本因作決必不沈君被朱子注韓書引柳  
此文又作決必沈君今從之  
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  
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  
慊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  
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  
又不果甚可痛哉  
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  
感己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子厚自狀  
事甚悉又有上逸事於元和九年也  
黎書使書之勿墜時元和九年也  
所上史館狀中語曰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  
邪其益於名節多矣曰文自鏗鏘鼓舞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  
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  
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  
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  
事又具得大尉實跡參按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  
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  
史中丞崔能 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  
其拉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  
以一時取笏為諒也  
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  
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

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  
史遷死一作 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  
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  
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且即錄切○史記荆軻  
夏無且游具知其將軍為余道之如是衛將軍傳蘇建  
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短女春秋傳所謂傳信  
傳者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  
狀者以傳者疑以傳疑

答劉禹錫天論書子厚嘗作天說禹錫以為未  
覆以書問辨觀禹錫天論參以書意則其意  
自昭然餘詳天說下劉禹錫論見唐文粹○  
未能盡之然其發越亦俊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  
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吾志慮及詳讀五六  
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  
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  
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  
以為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  
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也為天邪為  
人邪抑自生而植乎  
不識也若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  
異夫果蔬之自為果麻癘痔之自為癘痔草木之自  
為草木邪是非為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  
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之邪  
交勝者若天恆為惡人恆為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  
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  
天與人交相勝耳 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





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元鏡州論春秋書

政新舊史元姓不見其洪

者嘗為鏡州刺史而時不可致元有元洪  
元復而傳其不載其為鏡州子厚此書所答元  
理書劉禹錫集亦有答元鏡州書又皆元不書  
其名無從核也○平鋪  
去麗整有法而詞極腴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衡州書言春秋此誠世

所希聞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

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一義嘗

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

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一本亡友字在韓宣英上

秦師于殺事見傳公三十二年殺秦地今即函谷關

在河南永寧縣北韓宣英名暉元和十年自鏡州司

馬召回與子厚刺出為汀州刺史呂和京中於韓安

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恆願歸於陸先生

之門歸一作掃○韓泰字安平陸質一名淳嘗著及

春秋微指二篇集注二篇春秋辨疑七篇

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

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

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

大乖謬不克卒業貞元二十年二月以質為給事中

文通先生子復於士友凌生處盡得微指辨疑集注

厚為作墓表一本作宗元卒子厚守誌伏而讀之於紀侯

等一通微元和三年卒子厚守誌伏而讀之於紀侯

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

志獨取其法耳紀侯大去其國事見莊公四年大去

不可免故齊兵未加即先棄去有季存辭非於夫

滅也故不書滅未因逐出則非奔也故不書奔於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

其分也禚音灼○姜氏事見莊公二年姜氏出奔之

地名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

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

瑜不掩也舒諸本作書非是○夏徵舒事見宣公十

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故云楚子公孫寧儀行父春秋

也禮記環不掩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

瑜瑜不掩瑕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

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則亦字一兄書

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

之意也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

義弃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為之

辭今凡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

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

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左

傳公十年經書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先是

晉獻公寵驪姬殺太子申生逐夷吾重耳而立奚齊

前年獻公卒里克殺夷齊荀息又立重耳至是里克

又弑而荀息死之桓公二年經書宋萬弑其君微指

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經書宋萬弑其君微指

捷及其大夫仇牧與前書里克專書法皆同

中明鄭人來渝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

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

疑此一義理其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鄭

來渝平見傳公六年傳曰更成也隱公為世子時為

鄭所執逃歸怨鄭至是宋公失辭成即平之訓而來

謂變其前日曰不平之心以為平而相為成結也往年

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雖啖趙陸氏皆所未

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

及至之日勒為一卷以垂將來文公元年楚世子商

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稱君以見其有君之尊聖

人書此使天下後世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

九卷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

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

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一本此書在吳武曠

字和叔元和三年十月為道州刺史六年八月卒此書於六年所作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

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

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

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

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學者之至

少也峭七肖切覈下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

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

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僂於世身編夷人名

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

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漸將嘗讀國語病其文

勝而言尤好詭以及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

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

實是聖人之道賢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

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

國語一作究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

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

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邪故

思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

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類盧對

無別字令一作今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章詞者告

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

為書者豈若是撫前人邪撫之右切○李景倫字致

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

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為是書非左氏尤

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况不及

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

恃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

百世滋不憾而而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

外想不思而得也余為是書書女六切宗元白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

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為取名譽意

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

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

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

邪泥乃計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

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明目舒炯若深井之下

仰視白日之正中元和三年吳武陵謫永州足下

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為一

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

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

而書之恆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

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

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

取乎軼者逸也古溫切猶去聲夫為一書務富文采

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闕誕以炳然誘後

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筭也不明而出之

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

著書之病全在詭奇驚怪即太史遷亦僕無聞而甚

不免之子厚之所謂中道恐未然也

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蟻蛭然雖鳴其聲音誰為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為準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那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與蝸同蛭音質之無其前一通如來言以汗篋讀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一本此書在論九六書前字敬叔一名宗禮○語無沾惹翻直下略不可禦詰唐順之曰善辨學左氏外傳

宗元白元生至得第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部中謂恭為桂管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

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亦望而識其時也一本無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第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

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

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擢一作摧○永嘉晉懷帝年號王氏謂義之獻也且古之言墓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議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

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為利乎辭音闕奸音干○禮記檀弓國子高曰葬者藏也乎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反壤樹之哉辟罪也奸

犯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擽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擽陟聲切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

東郭政市鄜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培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情竇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條畜貨均賦之政起

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北市營見退之誌荆墓竇亦情也惡也史記以故南注歸竇苟且懶惰之謂詩蠶月條桑注條桑披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

秋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妻子眇然視之不若無者之快也一收極有冷宗元白趣又覺痛至

與友人論為文書一作答友人求文章書○議論亦確自奕奕有風骨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與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

為難知之愈難耳頗善和切後倣此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蹟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明一作明蹟士革切○易聖人有且以見天下蹟蹟者謂幽深難見也

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矧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閒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輿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同五官切繼子勇切與音勇賦與

候星氣者日夜縱與王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  
謀反專注縱與飽強也  
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  
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閒者合乎否乎是  
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  
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  
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  
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  
愈難虐一作陋底一作抵才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  
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閒遇事蠶起  
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奔而其  
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所以難也決二決古兕二切微與儁同  
閒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  
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  
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  
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  
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其一本視字下有漢書楊  
暉傳仰天拊缶而呼而聲嗚嗚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一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書

答元鏡州論政理書劉禹錫集中亦有答元鏡州論政理書大率其意與

此書同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  
 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己而已獨  
 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  
 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論乃得悅服  
 用是尚有一疑焉長展兩切○易兄所言免貧病者  
 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  
 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邪夫弊政之大莫若賄  
 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  
 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  
 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  
 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  
 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  
 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  
 哉免貧病者一無貧字一無病字當也一作當是所  
謂下一有則字橫去聲○元鏡州意在仍舊籍而  
不必撓民而子厚意在必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  
顯貧富之實定之故云 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  
 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  
 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  
 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  
 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為不均大矣謂俱運  
切○說  
 文據然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

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  
 苦或滅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  
 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  
 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  
 作其可理乎非上一無然字思人下一無之夫富室  
字勞一作勤告上一無所字 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  
 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  
 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  
 其堵雖驅之不敢易也窳音 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  
 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  
 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  
 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  
 制遞以信相攷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  
 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  
 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社二字無下一永  
 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邪理斂弊斂理  
 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  
 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  
 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  
 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  
 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  
 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以  
 所以開後學也笑下一無弄字 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  
 英以代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  
 今負罪屏奔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  
 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

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  
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  
舉下走之大過矣一本作過大矣○永貞元年十一叔  
文之黨擘字宜英左傳韓擘為饒州司馬亦坐王叔  
大夫以言於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  
免焉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連州本皆誤作饒字今  
卒於元和七年元厚嘗作權厝誌又有祭饒  
也此書悍石是解元厚之前作○辨論錯雜只若  
信筆出者然結構固多機軸全自李斯運客  
更無得說氣健而語工機軸全自李斯運客  
非書來唐順之曰博喻文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  
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麤  
礦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  
也類下一有異字憤古對切礦古猛切燥先到切舊  
本作修七感切或云當作感字未詳○礦金銀銅  
又強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  
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  
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艸木之生  
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  
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疎密  
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  
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  
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  
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  
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  
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頤  
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閉不

愔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  
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  
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炳戶茗切賴音  
痺同開諸本皆作關○論鍾乳極其必若土之出無  
詳密一縱一橫一開一闔俱有法度  
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  
爾雅賈穿之犀革以犀為甲也北山之木雖離奇液  
箭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  
力切奇音屬喘莫管切或從木毋奔切觀去聲○漢  
書繕木根抵輪困離奇注委曲盤戾也莊子以為門  
戶則液喘注液津也糞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  
短脰拘攣踈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  
脰音豆腕於遠切跌徒結切○左傳昭公四年晉大  
夫司馬侯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焉冀北在  
今宣府大同等處其地產馬脰項也踈曲脚也跌踢  
也介也易坎於馬也為薄蹄書黑水西河惟雍州厥  
鈞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真球珠環玕注球珠王  
名環玕石也禹貢荆州砥礪即砥礪丹非雍州也徐之  
礪皆磨石也禹貢荆州砥礪即砥礪丹非雍州也徐之  
糞壤皆可以封大社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土社建諸  
侯則各割其方色荆之茅皆可以縮酒禹貢荆及衛  
土與之使立社○江納錫大龜泗濱之  
石皆可以擊致禹貢徐州若是不大謬者少矣  
作響○以上言物證鍾乳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  
之不可以土之所出為信  
羊關戴而驟輪者皆可以為師儒標音禍○家語魯  
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禮記叔孫武穆作輪之人以  
其杖關戴而驟輪關穿也輓回轉也謂作輪之人以  
扶病之杖關穿車轂中而回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  
轉其輪孔子魯人也故言之○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  
太醫扁鵲盧人也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  
王曠音實○莊子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  
見而笑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  
閉門而不出走曠處類也山西之旨沒輕儻吝貪而  
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山東之稚駮樸鄙力農

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謀於廟堂之上儀音議駭語

趙元國贊秦漢以來山西出將山東出相淮南子國

以其地之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

所以繞故云云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

可以上土之譜鍾乳之不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

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

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

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數所

如經謂本草唐注云光明照徹在龜中石臺上經云當歸有二種

用又人名如頭人形者有神陶尾居當歸頭者世不復

本破者宿本樹腸意未詳但亦以其形似耳又附子

以八月月上旬採八角者良又甘遂出中山赤皮者最

者下皮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

為始興也州○茅贊曰此引經以明之乃正意故以

服此藥下始興二字是借字說言其不必今再三為言

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

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勝務人而夸辯博素不

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簡始以文雅精

石藥易且亂故不承于初自連移承得宗元再拜

罪貶羅州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書月一日而年然辭其書辭字○書

其言甚倨王世貞曰中有平鋪敘時韻之古

然皆

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

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

音墨墨索一作徽墨音質枯古毒切行丑石切

行音觸音擊居切○易繫注步止也掛伐木之

股也臞瘠也司馬相如以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

甚臞非帝王賦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

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作人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

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

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

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

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

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

能動其肺肝焉味味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

艸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獨以

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為高明之

圖哉屯舊之問切讀當如屯徒昆切○楚辭中宗元

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

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

羣己不能明而況人乎諸古候切○楚辭邑然苟守

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奔不更乎其內大

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

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

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愚讀來元和之五年吳武

今書云愚漢之遊閑李睦州名幼清事詳二十

三卷同武陵後送李睦州序○文情馳騁勢不

可遏其號左右祖情景各至妙處黃震曰此

子厚達理之言也文更精妙茅坤曰文最工然篇末推牛一段似漫瀾子厚每文到縱橫此便露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眇眇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眇莫覓切疎潑代斜視也閒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僂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觀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晚和糝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糝女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擐音患又音貫周禮負固不服也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善多美言以為得恆久大利則又安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呐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己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呐與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諱諱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颯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嚶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已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

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嚶火苞切諱馨公切年已長一作工能莊子無碩師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邪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大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事出列子說符篇注遺棄也齒謂刻處似齒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一作號於姻婭則皆左袒矣左袒者謂止偏脫其一耳爾雅解之曰父袒而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注袒脫衣袖而內袒也左袒者謂止偏脫其一耳爾雅解之曰父袒而內袒父曰獲又男而婿謂為婿方言燕齊之閒曰獲風俗通賦曰獲也○茅坤曰文自國語變來然則利害之源不



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  
姪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  
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  
去其害不可知也一無不守○劉辰翁曰文勢機軸  
從戰國策鄒忌謂其妻妾與客我孰與城北  
徐公美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  
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巳則是背親而與讎夫  
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  
固小子之所懷懷也懷音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  
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椎肥牛擊大  
豕封羣羊以爲兄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  
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醢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  
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  
謳歌愉懌訥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  
旨哉更平聲到傾睡切餼許既切醢呼啼切一孰與  
作醢字同藏才浪切胖蒲潘切訥與欣同孰與  
去味以卽淡去樂以卽愁悴悴焉膚日皴肌日虛守  
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  
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轉  
篇首強大諸侯  
一段最精緊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二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書

與楊誨之書一作與誨之再說車教勉用和書

妻集亦有與誨之書云元和四年作臨賀五年有詔籍田今書云元和五年作實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

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

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爲信窳音庚○貞元十八年九

史湖南觀察使永貞元年九月子厚娶憑之女爲

一月再貶永州司馬譚州見誨之史記舜紀陶河

濱器又器空中然而舜之德可以及上泥而不化其

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

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

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切吁自今者再見足下

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

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

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爲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

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

其外今爲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

行於世也子厚說車見十六卷

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

也俳音排○子厚有題毛穎也傳後見二十一卷

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

傳焉吾望之至也元和四年七月憑自京兆尹貶臨賀尉

來示將藉田敕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

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

其吻矣甚賀甚賀按憲宗紀元和五年十月詔以御

史中丞李夷簡彈憑爲江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

西觀察使時賊罪以是貶

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

平之路果辟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然

一無其字減下一無之字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耕塋

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吾字足下過今年

當侍從北下僕得歸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

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道下

矣福來辭行急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福來誨某

頓首

與楊誨之第二書一作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

固自沛然不免詞擊而意寡亦覺太弛使稍

節之精神尤鬱勃耳唐順之曰按說事詞義

不皆粹然大旨不外是矣書詞類汗漫以其

聞多各故取之王世貞曰疏宕類太史公茅

坤曰首尾二千言如

一線然強合乎道者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

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

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其勤

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

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

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

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

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

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

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

一二敢怠於言乎而乃克也一無而字上僕之言車

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

中子何取於車之疏邪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恆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恆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弊一作敗○相事相魯定公與齊侯會于申句須樂頌勸士乘下伐之易王臣蹇蹇匪躬之臺命下氣怡聲禮記祭義子之言祭濟濟漆然今子之祭皆無濟濟漆然帝哀社庶幾之不朋友切切濟濟切號名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作聖一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温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與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句詩大明之文翼翼恭謹貌書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此非武王事也疑誤

毛羽蠶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邪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續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邪吾之憂且疑者以此異乎聖者一作異乎聖人者抑即仰字一音昂無益於世一作無異於世闡重一作道○縱目謂非橫目鼻向上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未有一焉狂奔擗頓踣弊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度徒洛切製尺裂切踣滿北切絕下惟狂克念作聖書多方一本無下我不能三字○之辭非傳說之言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為聖道邪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敢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同波工為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己固迷吾

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

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

偏側擾攘欲奔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

不克爲車之說邪克一無忍字忍汚雜囂譁尚可恭其體貌

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

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

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

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

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恆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

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頰人皆心

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媿邪

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以上一有生字志一

支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

險邪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

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

以及物行道爲是邪非邪伊尹以生人爲己任管仲

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

古辭尤然而指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

羅終軍以爲慕弃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

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

過矣而已耳一書字一作而已耳國語魯莊公東門子下

比至三豐三浴之注以香塗身豐亦或爲彼甘羅

薰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甘羅終軍詳見下彼甘羅

者左右反覆得利奔信使秦背燕之親己而反與趙

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

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

歟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時燕王

共伐趙以廣河關之地甘羅使趙說趙王曰聞之燕

太子入質秦張唐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數日聞之燕

太子與趙危矣秦王不如齊臣五城以廣河關請歸燕

歸燕太子與趙危矣秦王不如齊臣五城以廣河關請歸燕

終軍者誕謠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

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威人之死於胡越者

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己則決起奮怒掉強

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

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

者之從何無己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古穴

更呀初南越文王遣其太子嬰齊入宿衛取邯鄲諫

氏女生子與文王卒嬰齊立嬰齊與立魯其少子

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時嘗與魯人安國少季

通令終軍等宜其辭勇士魏臣等輔令入朝少季諸侯

復與太后私通國人多不附太后五年南越相呂嘉

遂攻殺與太后及終軍等盧田夫詩有盧令是也真

傳宣二年公矇夫矇左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

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

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子下

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邪出邪主上以明聖進有

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

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

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

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處上聲橫去聲

義與入繼情肆慾州里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謂父

老曰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處曰何也答曰南

山曰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處曰何也答曰南

晉阮咸字仲子密康字叔夜與阮吾意足下所以云

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為竹林遊

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於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

者而吹壘吾子其類是歟音齋○楚辭九章懲熱

志也壘凡醴醢所和細切為之或曰搗薑蒜辛物為

之益羹熱而壘冷而人飲羹而太熱其心懲艾後見

熱而吹之也

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

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

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

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之所宜甚

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作千然吾所謂圓者不如

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

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

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

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突吐忽切又音脫○  
注突梯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  
士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常人為羣輩數十百  
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  
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  
已得號為狂疎人矣淳年一作恆年中貞元第五十二  
年得集賢正字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日暮走謁於  
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  
商算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

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一無老

及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

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

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

罪至而無所明之子厚之貶豈以狂疎到永州七年

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

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嚮

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

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

足下如吾更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

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

熱之無徒為煩言往復幸甚自是忠告故其又所言

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為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

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道固公

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

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可

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

益者之為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

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

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暴下道一無揚字皆下○無  
傳師曠曰史為書誓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  
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又襄公三十一年鄭  
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則以讓執政之善否其所  
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  
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  
正其辭與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捐駃  
騁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  
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搢所交切

音題○史記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號蒲梢漢書鄒陽傳注駢騷駢馬生七日而超其母○茅坤曰凡為古人舊語憂閑廢錮悼藉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戚邪但當把鋤荷甬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己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爭側洽切春也此當作編鑿也音同史漢字亦通用際與際同○元和五年十一月九日敕罷來歲朝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巖道大吉如此年正月以李吉甫為相也疏也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沈不詳其何許人所謂見於與化里嘗是貞元末年在京時作似未了語王世貞曰風華籍籍

似未了語王世貞曰風華籍籍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曠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駸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深自慙也音下一有甚厚二字駢謂駢切入從蒼頭盧兒注官府給職役者也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列子伯牙鼓琴意在山水鍾子期曰巍巍乎意在山水期曰湯湯乎子期死又覽所著文宏博中伯牙遂絕絃以世無知音也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虫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魏志曹植字子建武帝第之子蕭統嘗集文選三十為可取識者歡笑以為知卷蓋昭明太子皆論論文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為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賜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為報也作于嗟乎僕嘗病與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禮記天下有道行有枝葉閒歲

興化里蕭氏之盧觀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為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拜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王參元元和二年中進士當四年後永州作矣○辭儘在元意亦宛轉

云吳武陵來則武陵之謫永在元和四年此書當四年後永州作矣○辭儘在元意亦宛轉但其柳雖遷海外亦以二集自隨嘗指一世厚喜陶柳雖遷海外亦以二集自隨嘗指一世厚賀失火書謂山谷曰此人奇奇怪怪亦三端中得一好處也茅坤曰昔晉奇藏寶臺燒公弔更賀且曰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兩事均可為駭見然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左傳其可吊道也而又賀之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無混焉二字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燭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滂滂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下望一無也字場因濼切震下一無駭字滂息有切滂息委切○秦人渡曰滂齊人滑曰滂禮滂滂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謂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釋文衣服歌謠州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蛇謂之孽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

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一作無他故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著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私身或作私一己○孟簡字幾道○王世貞曰讀實失火書極有意致極有力量然負公道○王世貞曰讀實失能果足錄如裴君引拔友材惟求不負所舉而已章之不私故人可也參元果賢且將內不避親外不避仇而獨避一人己邪胡為結舌寧負公道不為世嫌所加也八司馬之黨宜其及矣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爾是以終乃大喜也一作赫可下○有以字一無相字

融許穢切於爾又讓火於玄○左傳○頭有子黎為祝融是為火正又讓火於玄○左傳○頭有子黎為祝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而隨之故云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質也更下一無以字○左傳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陳不救火許不吊災君

許是忘也如陳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有朝夕未慰之方方照上養字樂字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一本文章二字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近下一宗元白無亦字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三

此處為多個空欄，用於書寫或印刷留白。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城字元宗

夫遷國子司業以事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之子厚遺諸生書以勉勵其志

時公作集賢正字書云二十六日時貞元十四年九月也○意氣激昂故其發越甚俊元王

世貞曰簡潔茅坤曰厚此書意在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

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

然太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

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悵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

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贖書版也長一

書陽城傳德宗召城為諫議大夫及裴延齡誣逐陸

贛張滂李充等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

極論延齡罪且顯語曰延齡為相吾嘗取白麻纒之

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論連州城送之郊外帝惡城

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通籍者故漢書注為二尺竹

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官既而署吏有傳致詔

門按省相應乃得入是為通籍

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

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

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

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

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一無既字翌

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

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

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

親聞乃今日聞而親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李元禮李

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李元禮

唐陳蕃王暢更相愛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

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不許於戲始僕少時

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

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

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誅罵

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

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嗜嗜也

音烏希與嗚呼義同窳音庚許蘇內切恟虛容許勇

二切但當割切轉其季切皆徒合切與杏同○左傳

與信慶忠崇飾惡言漢書立而誹語許責讓也嗜嗜

則相遂退託鄉閭家塾致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

敢踴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

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

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邪其無乃陽公之漸漬

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

可無愧矣切音局刺盧達切漸子廉於戲陽公有博

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

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惡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

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字○無并

惑小生謂薛約也事詳見前飛仲尼吾黨狂狷南郭

文字見漢書左傳川澤納奸

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

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

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城之出太學諸生何蕃李

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關下僕嘗讀李元禮愁叔夜傳

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

柳河東集 卷第二十四

一六七

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  
 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  
 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單化一州其  
 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於國體  
 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  
 曷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無得字  
 力古切 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按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  
 云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

對位觀其求師好學之志必當厚以書答之不肯  
 盡其平生為文自得之語必當厚以書答之不肯  
 中謂余居南中九年此序言中立八年行作  
 而不錄於中者則其論書後作中立於元  
 十四年第一○其論書後作中立於元  
 謹辨拒一以○其論書後作中立於元  
 文三節論師道則子厚自示然皆春容詳當與  
 一可改韓退之及蘇老泉陳后山凡文字處  
 處耳茅坤曰子厚自示然皆春容詳當與  
 後之為文如所云要之富者之金而心研詩者而  
 下曰吾且猶頓矣何其不自量之甚也子故  
 奮袂曰志文須曰此論後世之文也文章一  
 小道其庶焉耳汪道昆曰此論後世之文也文章一  
 道之器氣不如此如巧女也刺繡雖精妙方得  
 世之文耳焦姪曰名實鑿鑿則後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  
 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為文章甚不  
 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  
 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  
 敢況敢為吾子師乎茅坤曰以李孟子稱人之患在  
 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  
 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

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界羣怪聚  
 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  
 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宗元色角切○抗  
 顏為師因是得狂名然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何云  
 為狂也洪興祖曰子厚與韋中立書云云報嚴厚與  
 書又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退之故不為人師余觀退  
 之師說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于厚歸退之故  
 此說耳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  
 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

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  
 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  
 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  
 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  
 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  
 而誰敢街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屈子賦謂九章  
 曰退之為蜀之日子厚為越之雪夫狗至二子可無  
 憾也然尚以怪取敗是知漸道固難矣樓助曰此子  
 厚薄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  
 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啾啾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  
 固僵仆煩憤逾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  
 欠為人師耳古對切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  
 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

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  
 至外廷薦笏言於鄉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  
 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  
 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  
 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冠去聲撫音武○禮曰冠者  
 冠又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其筮曰筮者聖王重  
 禮於客位諸禮亦詳見冠義篇中薦摺也撫改容也  
 貞元初鄭叔則為京兆尹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



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  
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  
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  
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  
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詞亦婉曲且占  
步地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  
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  
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耀明  
也詩耀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  
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  
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  
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煩音  
作輝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  
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  
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歿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  
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  
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  
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掉徒切  
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  
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  
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  
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  
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  
為之文也劉編  
下周莊馬遷之史所錄云唐韓柳為後世詞宗未嘗極  
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  
參之太史以著其潔亦以其辭配莊老太史與韓愈

同凡若此者果是邪非邪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  
幸觀焉擇焉有徐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  
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寶而去其名  
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白一作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子厚嘗有送元秀才  
也按其書似當在序之前貞元十  
七十八年尉藍田時作下第東歸序即公瑾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讀累日辱致來  
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  
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嘆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  
僕尚何為者哉和胡臥切  
至清則無魚人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  
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  
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頴客又  
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  
不久矣又何戚焉達一作達掖與腋同  
袂禪古之道上延乎下下信乎上上下下洽通而薦能  
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  
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  
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  
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  
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  
猶難之而況今乎說苑子貢問孔子今之人臣執賢  
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獨不  
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閒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己乃  
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為足下抗手  
而進以取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切史記作握齷注

急促曰前漢作握注局歷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長上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公達退而與其其祿於己者必尊之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必以此稱慕之賦固至他皆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僮○詩子曰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與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浪乃俛俛於下列咄咄於末位偃仰驕矜道入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俛音張又丑良切咄他涉切勢下一無使字○俛俛無見貌禮記洽國而無禮猶瞽者之無目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蓋舉知揚善聖人不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穀梁子語見宗元白

答嚴厚與論師道書集有送嚴公暇下第序厚所作師友箴與答章中立書按章書在元和八年作則此書又在後矣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章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屈己為弟子屈上一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眾口雖懸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有乎上字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

易邪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邪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于泓月卒傷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計有千數鄭玄字康成北海人西入關事融三年盡學其學後所著書有百餘萬言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瞋稱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一本無不字而言字下吾子文其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攷諸古師不乏矣策舊作策字同○詩六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亟切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袁君集不他見以書後云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住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說文蒸敬也○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

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久無師弟子  
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答  
章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  
始觀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  
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邪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僕  
之心固虛矣又何鯁鵬互鄉於尺牘哉畢一作必何  
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吝僕有  
諸內者不敢愛惜惜一無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  
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  
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  
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  
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懷懷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  
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  
爾久則蔚然爾采下一無取字討下一有可字  
尉源而流者歲早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  
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之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  
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不具本無

答韋珩六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珩音行○退

集而其略已見於此韋珩夏第正卿之  
貞元二十一年珩中進士第夏第正卿之  
正卿亦附見焉珩載于年表集又有寄珩詩  
在別卷據書云封不退之書短棹急歸而  
相後先元和中九年間也○雖短棹急歸而  
骨力自遺緊茅坤曰歐陽似子厚此書者多  
曰翰勁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  
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  
實可知固相假借為之詞耳知二字無可退之所敬者司  
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

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使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  
揚雄遠甚使作之諸本作決作之○揚雄以為經莫  
莫麗於相如作四賦謂甘泉河東雄之遺言措意頗  
羽擲長揚賦後人妄加愁字也  
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肆肆意有所作若然者  
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邪雄之一作雄文恣七  
各切唯肆一作肆寓  
○恣唯自得貌 彼好獎人善以為不屈己善不可  
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無也音敷一且足下  
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  
能和而僕稚駉卒無所為但越起文墨筆硯淺事今  
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  
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  
出此和胡臥切一作加駉語駉切越千各切  
起千余切當丁浪切固上一無以字吾子年  
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  
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宜者一字無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廖生致書欲求子厚為

送詩時廖有方於是也具見二十五卷書在  
承州時作後有方於元和十一年中進士第  
改名游卿○虞集曰中  
多自稱語而亦自悲愴

三日宗元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  
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  
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  
為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  
污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  
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  
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累去聲○易墜見系  
負塗塗謂泥墜也  
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須刻私利欲以就文  
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

之世視不為流俗所煽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求為師書 求為一作欲相○蕭生不詳其何許人書云始

選跡墊廬必未尉監田時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草廬塊守蒙陋坐自壅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既以高文開其知思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壅一作擁非是前時知思字並去聲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賦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村一作計一作討度徒洛切○禮記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升於學升不征於司徒曰選士宗元白報崔黯秀才書黯一作翦俟攻○崔黯新史有傳厚之子也後擢進士第此書在永州作○于厚以好辭攻書皆為病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道謂字書之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道密以為能不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

及物之道愈以遠乎音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奔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云爾一作云爾云一凡人好辭攻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斲鍼攻斲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痂中子之內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癖音辟切悲廉彼驗二切鍼與針同斲聲藏才很切○斲以石刺病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也斲以火斲也腹中病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嚼土炭嗜酸醜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嚼嚼徒濫切與嚼同○東坡醉墨堂詩云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此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醜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嚼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吳秀才嘗是武陵族子

子厚自語其族父柳公綽耳吳生隨公綽在湖南時其時元和七年邪並府之以俟政某日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辱遠甚多賀多賀多無複出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聞不奉對苟文益日新

則若亟見夫一無在叔父處五字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

錄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說文錄十二分也十

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

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

茲甚秀才其愁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

何聞疎之患乎伏與服同無膺字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温夫書馬也入字書○温夫集不他見按

韓愈以元和十四年諫潮州書中及之此書必十四年春作○言太促而氣岸甚峻大非

樊進後學之意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

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

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望怨文多而書類吾不對答而

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傲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

無辭乎肯一作日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駸

滯多所去甚論安敢懸斷是且非邪書抵吾必曰周

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

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

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

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

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

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

厚自謂也元和十年自永州召至京尋復請柳州子

史連謂韓愈也○謝昌國曰子厚之論正矣然以史

復出之方子厚與劉夢得附王叔文也譽之以爲伊周

可也子厚以叔文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

爲伊周其可乎

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

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

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邪哉夫者疑辭也矣耳

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攷前聞人所使用與

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蠶蠟鵲卵

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音蜀一作蠟

鵲胡活切○莊子庚桑子曰奔蠶不能化蠟越雞

不能伏鵲卵蠶蠟豆蠶中大青蠶越雞水雞也然

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即務住京師

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

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

其志果有異乎途下一又狀貌疑然類丈夫視端形

直心無岐徑其實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

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

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

已矣疑魚力切生勿怨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新史夷簡傳元和十三年召爲御史

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書當

在柳州時作○他每自寫一段不必有其

事而寓言之意已發見此局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

拜獻書于相公閣下拜字無再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

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

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

深曠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

而不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

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

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

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



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觀下有難字號平聲左傳昭  
公四年晉司馬侯曰四鄰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  
九州之險也杜氏注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張目  
也○根視也烏獲秦武王時有力人入硬汲井繩宗元曩  
也○此樣語痛至讀自有省本不須着一字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  
躓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  
去與顧而深曠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  
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  
者邪顯職利切頤羽敏切吮下浪居浪切○子厚自  
元貞元年論丞至是元和十三年為十四年吮  
咽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拊心自  
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  
不顧則知沉埋陪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踏補宗  
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  
言蔓詞祗益為躓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  
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  
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  
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  
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四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陳情啓陳一情字○宗儒字無

乘文鄧天爵深重謂元和元年五月子厚母

盧氏卒于永也其四月以安南都護趙昌為

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則此啓當由交廣為刺

史又必有其辭意辭然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沈竄俟罪朝不圖夕伏

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

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

惕貞元十九年閏十二月為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

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哀荒窮毒入理所極親

故遺忘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鍾粥難繼宗祀所重不

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鍾古雅切亦作鑿伏以

尚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

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

叩顙南望樓音妻○說文樓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

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

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高義

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

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夙夜忖

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匍音扶又音蒲匍

匍匐救之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唐憲宗即位

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元

伏匿嶺下于今七年元和六年作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

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

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

求心於萬一者哉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相公以含

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汙先賜榮示捧

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屏步丁切○

坤卦之辭屏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

折脅臙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

誠大君子并容廣覽弃瑕錄用之道也沫莫佩切臙

切○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使孟明視將兵伐

鄭至滑孟明日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晉人與師敗孟

孟明敗績繆公循用孟明師伐晉報殺之役戰于彭衙

公遂伯西戎史記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

公十三年與齊桓公盟于柯沫執匕首劫桓公曰齊

強魯弱大國使魯亦以甚矣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

地鄒陽書司馬喜臙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

齒於魏卒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

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

戰汗交深屬古山切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元和六年四

郎李夷簡檢校禮部尚書為山南東道戶部侍

節度使啓云襄州即此時也在永州作

某啓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

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淚然涕流慶幸之深出自望

外浪音郎○當州謂永州也李幼清伏惟尚書鸞立

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

南服羽游猶言重地也見漢書項凡海內奔走之士

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譬之涉蓬

藏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謹傳江切閬音浪○禮記

季孫之母死曾子與子貢

弔焉聞人弗納曾子與子貢入於其處而修容焉注  
 修容更莊飾也轅門以車為門也陸地海中三山  
 曰方丈蓬萊瀛洲皆神山所居崑崙閩風二角正西  
 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閩風一角正西  
 正東名崑崙臺一角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  
 所弃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獻  
 歛晝永宵與願為厮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然無  
 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  
 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贖威嚴倍增  
 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宗儒履歷已具注前  
 啓作之時日當先後  
 也符載字厚之蜀都人有奇才以王霸自許  
 韋臯鎮蜀以載為支使劉闢時為倉曹參軍  
 長觀麟閣之中及臯卒闢擅權載亦在  
 幕中闢敗載素服請罪而崇文以其贊有行  
 義輔仁之語禮而釋之故其啓云中闢因緣  
 陷在危邦也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  
 相顧繼以數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閒  
 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  
 矣幸甚幸甚左傳闢以聞執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  
 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閒因緣陷在危邦  
 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為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  
 事以高節特立明之于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  
 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吻武粉切○漢書劉  
 並交戟之內注交戟謂守衛者與此意同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  
 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  
 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  
 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廣雅有大珠徑寸幾圍二寸已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

氣則何望焉書負一作謗○司馬遷答任少卿瞻望清  
 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贖陳賀不勝戰  
 越不宣謹啓啓二字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李域未詳于厚集  
 中有邕州李中丞  
 誌非也陸卓  
 事亦不之見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為功  
 所以振宣幽光激厲頽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司馬  
 遷書  
 其素所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曹參軍陸卓生  
 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任所至必獲休聲再舉府曹績  
 用茂著至一作隸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留後擅樹  
 兇徒構災煽禍期在旦夕一夫見亦莫為己用而卓  
 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強暴以寧師人既而不幸嬰  
 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  
 錄伏承閣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  
 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  
 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  
 以勸獎三軍豈止光榮一族諸葛孔明出師表獎師三軍伏惟不  
 弃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  
 愚真以期至公輕贖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一啟字在中丞下  
 而無戚屬二字也  
 此非前邕州李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也  
 集凡有湖南李中丞三此卷有其二後卷  
 巡屬為其所部明矣子厚作崔簡墓誌云兄在  
 元和七年正月書又嘗在前作按坐流驩州  
 幼第訟于朝天子馳連帥罷御史云云連帥  
 與此中丞也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勅刺史崔簡以前任賊罪決一  
 百長流驩州簡字子敬子厚之姊夫元和初為連州  
 刺史徙永州未至承而連之人戀簡御

史按章具獄 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

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

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

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並

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

闔境知嗷咻之德凡在巡屬慶懼交深音韻略切又

切又音賧左傳作懷休○嗷咻痛伏見崔簡兒女十

念之聲繩愆糾繆書罔命之辭

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

漸成狂易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名為賊賄卒無儲蓄

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

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易音亦號平

石病瘍 某幸被縲囚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

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祗承人沈澹奉啓陳謝下

情輕贖縲倫道切贖一本作贖

上湖南李中丞于廩食啓此即前啓李中丞也

子厚諱永州故以廩食告之又當在前書之前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于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

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君不好士使之然乎子

陽於是君命輪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嘗高其志

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

之賙之亦可受也君不好士君一作若賙音周○列子見說符篇又怪子孟子

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

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惟

己一毛之爲愛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愛之士唯利萬

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

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不慙

則固爲貪凌苟冒人矣不慙一作無慙○穀梁傳求

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請道董生曰明明求財利

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

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逸無伎不可以

爲工無貨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以當惡歲而

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閭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

徵音叫○待一作待又轉作示○明伏惟覽子陽孟

明求財利云云見董仲舒答武帝策

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爲董生

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詩控于大邦注控引也箋云

侯諸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盧遵子厚之內弟也

在元和四年開當與此啓同時作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

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

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概奉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

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

以遺其細則功業先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

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

皆背去顛頽曠楚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

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

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贖閣下之嚴威然而

亦欲出其感概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

擇幸甚幸甚感概感其節槩也見漢書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

家風周齊之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孝仁之譽高

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爲文士所紀

述注在二十四卷送內第盧序相國彭城公嘗號于天下名其孝

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乃  
 今凋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邪老子  
無親常與善人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  
 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忤於  
 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弃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  
 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  
 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子厚送遵  
奔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  
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  
大出其中之有即此意也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  
 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  
 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務其巨者乎天官謂  
 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謹吏部  
無實罪其敢逃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啓一本止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五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啓唐史德輿字載

能賦詩未冠以文稱諸儒聞德宗聞其才召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中知禮部貢舉其拜侍郎凡三歲甄詳詳所相繼為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故士多歸之子厚上此啓年十八初作康海曰句法駭快氣厚精工最為啓中高作康海曰句法駭快氣

梁開適可見于厚少年文字便灑然出塵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適賤視貴聽所由古矣

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

是以筮俊造之末跡廁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聞無

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攜撫相示

談笑見昵嗟嗟逡巡為達者嗤無乃親其樸者鄙其

成狎其幼者薄其長邪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

該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邪今驚驚充朝而獨干

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

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楚辭音畫長上聲行去聲○楚就也齊也俊士造

越無惡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為也復欲

俛默惕息疊足榻翼拜祈公侯之闈跪邀賢達之車

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

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

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漢書以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晉書瑣瑣

常人碌碌凡士論恐汗達者之聽第二段俱詞采翻翻第

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

鼓踴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

進退無倚宵不違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曰此處

尤佳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為人高言為人

信力學拔文朋儕稱雄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衷

燕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游漲海砥取諸耳曷予補

乎披以冉切朋一作時齊床皆切○荀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相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觀

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

常執中之道斯可也建音審韻音零觀研突切○漢地執便利其瓶說文銳刺魚也郭璞云似鱸四足

能是以有今茲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

嘗為大理少卿崔銳嘗為大理卿然皆不見於傳子厚此啓蓋未中博學宏詞時作○流麗暢開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闊千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學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施逢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掖音亦○達大也掖袂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自之容雖振身泥塵仰瞻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類首絕望甘以沒沒也類與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改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鯁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宋玉對楚王問鯁魚朝發於崑崙夫尺澤之鯁豈能與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之量江海之大哉

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左傳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會朝外列常處謂之表著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注著定朝內者整會設表以為位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為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雖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選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楚味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刺力葛切○付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切冒大遇刺乖刺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切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荷榮如實出己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晉書左傳成公三年魯欲殺之鄭買人有將實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買人如晉荀孫魯視之如實出己史記豫讓事智伯

趙與子滅智伯豫讓欲刺襄子曰伏候門屏敢侯招  
智伯國士遇我故我國士報之  
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  
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子厚所作唐雅詩見  
在蠻夷也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於史  
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邠謀漢辛趙  
致罕羌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及甫維周詩維申  
謂申伯甫謂甫侯方謂方叔召謂召公虎也詩江漢  
篇尹吉甫美宣王也其能與衰撥亂相召公平淮夷又  
曰方叔克其猷魏邠謂魏相召公也辛趙謂  
辛武賢趙充國同為破羌將軍有平先零之功漢書  
平丹類氏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一德

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邠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  
東取淮右北服恆陽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  
士皆願秉筆贖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謂平右  
吳元濟也恆陽謂成德節度使王宗元雖敗辱斥逐  
承宗德隸二州遣子入侍也

守在蠻裔時子厚為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馨效  
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  
私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  
言惶戰交積無任踊躍屏營之至不宣漢音黃二篇  
淮夷雅二篇

一曰皇武為晉李愬宗元謹啓

上襄陽李愬僕射獻唐雅詩啓愬字元直既平  
年十一月有詔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  
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襄陽府觀察使兼襄陽南  
鎮察使賜姓曰盧集曰自是佳什

漢之篇召虎穆公名世本云康公十今天子中興而  
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  
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  
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唐史李愬封西宗元身  
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

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不憾謹撰平  
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  
庶繼代洪烈裨官里人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  
神旁卦切漢藝文志小說家流出于神官注神官  
小官也切漢語道聽塗說所造也如淳曰王者欲  
知閭巷風俗故立神官使無說之術古曰神輕蹟威  
音神神之神國語為里人所命次注里宰也

重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吉甫罷相為  
時子厚在永州上此  
啓揚州即謂淮南也

宗元啓始閣下為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闥  
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廡役貞元初吉甫為  
尚書屯田部  
二員外郎漢書灌夫及閣下遭讒姪在外十餘年又  
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貞元七年四月  
南明州刺史歷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為贊書訓辭  
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  
受放逐之罰荐仍囚錮視日請命吉甫為政八月即中  
理制詰十月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表著見前大  
理崔大卿至十一月再貶永州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  
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明  
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  
昧巖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憤怨也言  
莫能見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  
明也

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報謂報本反始元和三年九月吉甫罷為淮南節度使故云以臨東諸侯也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儻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為有聞而死不為無聞而生去就乖墊不勝大懼謹啓

謝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時元和五年作○意寡而詞濫是四六本色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性質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筆醫門掬溜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行去聲操著刀切鑿音遂○鄭玄別傳在城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有起廢疾云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莊子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國有廖乎及良醫之門不棄衆疾昨者踊躍殘魂奮揚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昨者踊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黨之辭致之煙霄分絕流眄安國云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灑書韓子建書云家有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衰弊簪享之千金於緒衣龍門俯收於培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旁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覲清明換競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音者培坎陷梁序一字之褒龍踰華袞之贈緒衣罪人之衣御古云罪犯之衣緒衣賈人傳緒衣三秦記曰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山西河津縣辛氏三秦記曰龍門河水所下門水險不通魚鱉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

下數千不得上則為龍也又陝西韓縣亦有龍門山云亦與河津相接沼井壞井也莊子培井之蛙伏於穀碑之崖藻謂文藻也寒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谷生輝借鄒子吹律之義

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鸞魅之羣何以報恩唯當結艸音抽支切維音維子何謂九天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北方曰昊天南方曰炎天西南曰暘天西方曰暵天北方曰幽天西北曰幽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暘天西方曰暵天北方曰幽天西北曰幽天西南曰朱天

地與鸞魅為羣給紳詳見左氏傳魏顆事之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趙相公宗鑑已見前注

宗元啓住者嘗侍坐於崔比部聞其言曰今之為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崔比部名鵬字元翰宗鑑貞元中自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自是恆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墊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味味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儻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魍魅游所不辭也輕贖威重伏增戰惶謹啓戰惶一作惶惶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啓嚴字元明震之從祖書左僕射節度使東川子厚作銘以紀其事詳

注二十卷 劍門銘中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用兵之士最為天下倡首取其險固為我要衝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仿佯布濩遂無留滯是閣下之勳力宜著於萬祀而不已也仿故切○彌與高崇文同征劉闢拔劍州斬其刺史文昭德宗元負罪俟命因分守險阻潰其腹心希獲赦也

辱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



以累受顧念踊躍盛德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閣下是以晝夜恟恟不克自寧今身雖敗弄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慙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嚴華州華陰人

六年三月以授檢校司空出為荆南節度觀察度支等使兼江陵尹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宗元獲於天長專用候謁伏蒙敘以世舊許造門關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貞元中授自司空員外郎為又加行軍司馬累遷尚書右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

南霄漢益高泥塵永弃瞻仰遼絕陳露無由湘南謂司空統臨舊荆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憐孤賤特賜撫存則縲

繼之辱有望蠲除鳴吠之能猶希效用謹獻雜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縲音涓

輕蹟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啓憲宗初以鄭綱詞

南鄭度使廣州刺史啓云一年自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章使君書猥賜存問驚忤悼懼

交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章使君承今競愧弔影追咎既自以終身沈廢無跡自明不意相國垂恩特記名姓守突奧者忽仰晞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與到切

時音希從日一作從目者非是○爾雅西南隅謂之亦隱奧也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祗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厲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昧上黷無任踊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此即湖南李中丞也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惴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初章而編略

成數卷說文初結也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

露其所為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為陋劣而自弃也在湖南管內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艸者凡三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為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墊服用競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警家洲記啓警即移切又音

右伏奉處分令撰警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為之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

然汗流累奉游宴竊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謀空

薄又見疎蕪之累愆期廢事尤有戰慄謹修撰訖上獻退自踴踏不知所裁音局踴音音音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重胤欲獻文啓一本止作啓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重胤承

功軍有兩河定亂三城建功鼎彝竹帛未足云紀兩河

胤少為路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

五年四月重胤總從史以獻帳下士斂手還部無敢動

此日天子有命從者賞擢河陽蔡詔重胤以兵

河三城謂憲宗嘉重胤功擢海帝討淮蔡詔重胤以兵

河陽進臨汝上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堂倚賴九年

河陽八月以重胤為汝州刺史充宗元雖屏弃遐壤而

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踊躍

不克寧居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曰左執

為再綴骨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績重復

增崇元濟也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

專當具筆札拂縑緗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細音襄瞻

望霄漢戀慕交深冒躡威嚴伏增戰越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六

明精李蔣之翹韓注

表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尊號昔者所無有益自  
稱應天至明皇遂有開元聖文神武之號自  
是以為法肅宗即位次年正月遂加冊號代  
宗即位元年七月禮部百官復建此表然宗立  
於承貞元八年八月禮部百官復建此表然宗立  
九月尚為禮部刺史外郎故預作此表然宗立  
九月尚為禮部刺史外郎故預作此表然宗立  
乞哀之辭表多世俗稱頌之語氣索理短末  
見柳之能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  
 尊號安敢為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  
 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夏蠻貊巍大稱其可  
 廢乎臣等誠懼誠望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協周  
 文之孝德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齊大禹之約  
身孔子言禹菲飲食惡衣弘帝堯之法天論語惟天  
則過殷湯之解網史記湯出見桀張網四面祝曰自  
矣乃去未踰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書黎民於  
其三面未踰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書黎民於  
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詩率土  
情有所不安率謂未盡善者以為帝德廣運而尊號  
猶闕書帝德廣運  
郊廟備禮而祝嘏無詞○受福曰  
頌凡百競懷華夷屬望臣謹按昔臯陶之頌舜伊尹  
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敷於當代以播於  
無窮夫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尊號蓋漸於此皇家  
光被四表祖宗列文時當大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  
簡牘斯存稽之於前典則如彼攷之於聖朝則又如  
此今龜筮習吉元正戒期書龜筮協從卜不當品物

惟新之時乃皇王大禮之日陛下郊天地享宗祧祀他  
祀遠祖廟也陰陽協和動植交暢不建至尊之稱恐  
違列聖之心所以臣等言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  
下小謙讓之節安延企之情特詔名儒禮官百僚庶  
尹詳明故實議崇聖德則人望永厭神心獲安山川  
效靈光贊無疆之壽祝史陳信永彰不朽之功信或  
誤臣等蒙國寵榮備位班列無任懇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悃謹獻鴻名天意未從隕越  
 無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堯曰咨爾舜舜  
 曰格爾禹此皆書湯曰吾自甚武自號曰武王出史  
紀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故皇帝之故實  
徵住聖之憲章允協禮經煥乎圖謀伏惟皇帝陛下  
允恭克讓約己謙尊參天兩地之功為而不有易參  
地而倚安上理人之德置而不論孝經安上理至哉  
數焉  
王言非羣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為尊號者所以  
類上帝饗祖宗書肆類于上  
聖德於率土播天聲於無疆臣下請之之謂禮帝王  
承之之謂孝孝大於讓禮先於謙百王不刊之典安  
可得而廢也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始五始者謂元  
公即位是也王褒傳又記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  
之首王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禮者  
立極之首今天地交泰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  
運陛下確違羣願固守謙沖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圖  
惘惶無措上言嚴憲敢逃厚責伏乞俯垂天聽察納  
微誠詔禮官議臣所請揆日推禮詩揆之以日作虔

奉鴻休盡敬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無徵仿徨闕  
庭伏待斧鑕日切無任聳望之至

禮部賀冊尊號表諸本皆題為禮部賀冊尊號表非是憲宗元和三年初加

尊號奉聖文武皇帝至元和十四年七月再上元奉聖文武皇帝至元和十四年七月再  
已為柳州刺史表疏可見非禮部表也當題云柳州賀冊尊號表

臣某伏奉月日制元十四年七月陛下膺受尊號

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

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唯有徽號是彰中興

所以上探天心下極人欲中謝伏惟元和聖文神武

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蠱賊盡除

福應皆集蠱音矛賊一作蠱有首有趾咸識太平

勳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善必錄微功

盡陞獨惟聖謨事絕酬答萬國缺望百功怨思穴

睡二切功宜作工是以啓元和之盛典延穹昊之景

祚理歷凝命實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

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

禮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匝於九圍滲漉音鹿周於八

裔慶超邃古美冠將來滲所禁所錦二切漉音鹿

滲漉謂漚臣獲守蠻荒遠承大典潢汙比陋河清幸

遂於千年文選運命論黃河清則聖塵壤均微山呼

願同於萬歲漢武帝元封元年有華山無任慶賀

屏營之至

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此表為德宗所作

復尊號表二首皆同蓋

子厚為藍田尉時作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狀辭

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鬱

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

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

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盛德愈大而謙光益

深玄化已成而徽號未復建中元年正月丁卯朔皇

帝興元元年正月癸亥朔詔中遂使神祇缺望人庶

怨思沐浴鴻澤者敢懷辱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

寢食之適負媿懷憤萬方一心日月以冀遂淹星歲

思一況今地不愛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衷呈衆

瑞而繁秀汚萊瘠鹵之地混成大田艸木蟲獸之微

化為神貺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惑

齊秦亦切鹵即古切禮地不愛其寶書惟皇上矧

帝降衷下民衷善也瘠薄也鹵鹹也詩大田多稼矧

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懷昭然長春樂以終日夷秋咸

作煦一作只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踴躍不寧上

奉天恩踴躍知懼頓顙闕下願復鴻名不謀而同無

期而至屬音此皆上玄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

以悟其意臣以為陛下賞敬于斯旨不可忽也臣又

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

豈可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

稱凡在覆載不勝懇禱恐懼之至不勝上一有執一

作恐陳謹封耆老等狀奉表昧死陳請以聞謹言

第二表或以下為耆老等請復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並皆發丹誠將貫白日復請

徽號以光聖謨皆字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

抗表陳請備述微誠伏奉墨詔批答未蒙允誠者衆

心尚阻天意未從懇迫逾深兢惶無措臣某伏惟皇

帝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每應朝宗之心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而

親人誠若然辭之理有不可老子江海所以能為百宗于海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

百靈效職此聖之至也書宅心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極一本道德純備禮樂與行宸翰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此文之備也詩序故詩

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周禮司兵掌五兵用也左傳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黃龍皓兔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

道路此人之至誠也楚切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矣抑非臣心之所安也

伏以賤志難明微誠莫達戴天彌懼履地益慙不任懇迫屏營之至伏願早建大號以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請以聞再字無

為者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一本無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靈一作靈臣伏以陛下尊號未復一十九年貞元十八年盛德光大玄化益

被光一作盛德益一作益加以休徵咸集福應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生長以時五稼盡登萬方皆稔

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不可違人不可弃臣等誠懇誠迫頓首頓首臣聞恩深必報德盛必崇以陛下九重之尊推崇無上以陛下四海之大報效何施唯有

尊名用光聖理闕然未復誰所敢安臣心則微天意

甚重伏惟皇帝陛下體昊穹以施化度上帝以致誠今即千祥應期百神奉職飛走之物皆已效靈艸木

之類咸能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中此而可辭孰云有奉況堊多滯穗或有餘糧詩此有滯穗足食之慶充溢於京坻宋開城舉聖風之揚謂云坻揚也梁

孫之庚如坻如阜財之謠歡呼於道路詩可以阜吾財今盡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望既勤遐邇之心又迫況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玄化而益深望鴻名而未覩懇倒之至夙夜不寧謹詣光順門昧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內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倒迫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第二表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伏奉墨詔批臣所請復尊號未蒙允許者捧對惶遽不知所裁天實命

之於臣何有批臣所請復尊號七字臣等誠懇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以奉天為心不以謙沖為德以

順人為大不以崇讓為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懷謙讓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歸且百祥薦臻特表

吳穹之瞻五穀蕃熟用彰后土之勤億兆嗷嗷籲天請命上下交應幽明同心舉而違之臣所未識音

書無辜天況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達上玄以豐臣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沐浴

皇風二十餘載兒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歡呼遍堊閭里勉臣以不進不止妻孥誓臣以不遂不歸唯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隕首闕下終不徒

還伏惟陛下照臣懇迫之情哀臣羸老之命精一臣作誠等不勝嗚咽慙恨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禮部為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一作四首

宗而作也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順宗即位百寮請聽政子厚是時為禮部郎中官作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善繼上觀列聖旁攷前王罔不俯就禮文仰承大事嚴奉宗廟慰安元元然後德教惟新邦家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苦泣血號慕無時苦詩廉切○苦艸也居喪以為履席貫于神明動于天地未臨庶政猶狗至誠凡在人臣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旨俾陛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乏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懼死輒布懇詞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蹈履成規恢王者華夷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誠懇之至

第二表此晏元獻本據文苑英華所載子厚第二表也謂舊表乃林逢請聽政第三表

今附篇末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捨己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喪猶以事奪達喪猶通喪也伏以大行皇帝道成鑄鼎仙等御龍萬姓長號九有願望號平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鬣下迎黃帝帝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因名其處曰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尚輟乃雍之言庶政未釐頗闕如絲之命書王宅憂諒陰三祀宅居也詩永言孝思又欲雍禮王言如臣等嘗覽載籍竊知喪紀若成周顧命絲其出如給臣等嘗覽載籍竊知喪紀若成周顧命歷代猶遵西漢詔音前王所奉詔音一作遺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

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漢文帝將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上用此法胥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禮記禮臣從宜等是以上陳愚懇輕贖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報喪逾切聽理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為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蒸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蔑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為念奪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附舊第二表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過毀上惟九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遺詔丁寧俾遵舊典今百辟卿士願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庚子固陳誠請猶未允從內外憂惶莫知所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為難酌禮之情得中為貴是以哀迷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聖人所重禮記賢者可使俯而就禮之不肖者可使企而後難繼也禮記君子不為禮後難繼也禮記伏願少抑哀懷仰遵理命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心光祖業於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不悲戴

第二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旒宸精誠徒竭天意未迴內外遑遑人神企望旒謂冕旒臣聞王者之孝異於匹夫禮不相沿道資適變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衆殷帝謂高宗周王謂武王也況今戎車猶駕邊候多虞兩河



之寇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思理危者求安  
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羣心成先  
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豈可寢苦嘔泣庶政闕然  
詩嘸其泣矣九廟之靈何報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  
參樞近誠切邦家若陛下未忍臨軒尚持前志臣等  
有死而已不敢奉詔不勝哀迫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此表順宗節鎮作也

臣某言太子中舍嚴公弼至嚴公弼山南西道節度

第奉某月日敕書慰諭伏承陛下以某月日虔奉典

冊允昇寶位貞元二十年正月癸巳凡在羣生孰不

慶幸臣某誠懼誠忤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

出雷雨解而品物榮解下是以五行法用木火更其

位十葉重光宗廟輔其德殷宗龔默再開成湯之業

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

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左傳行曰撫

奉遺訓永保鴻業奉一作承過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

邇之地親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入極之表人神

胥悅艸木皆春煦嫗生成不失覆載煦切呵切切嫗切

况以體况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泊乎領

鎮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獲親闕庭之禮展臣庶之

分戴天賀聖倍萬恆情

禮部賀政永貞元年表此乃憲宗即位改元之

表也貞元二十一年正月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詔今月九日冊皇帝改貞元二

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永貞二十一年八月日昧爽  
以前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者貞元

一年八月庚子順宗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寶命方  
稱太上皇制敕稱諸辛丑詔改元永貞元年朕寶命方  
始聖曆用彰載宣臨照之明遂施澆汗之澤臣某等  
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祖  
推奉教之尊文王遂無憂之志史記漢高帝六年五  
下傳歸於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朕披堅執銳平正  
暴亂立諸侯皆太公教誨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  
名紀曆表運行於萬方作明一宥過輕刑流汪濊於四  
海藏音歡呼忭蹈遐邇攸同臣某等親奉聖謨仰承  
大化踴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蹈舞欣慶之至

禮部太上皇詔宜令皇帝即位賀表順宗立皇

帝自稱曰太上皇皇帝即憲宗

臣等言伏奉今日順宗立嗣永貞太上皇制命陛下

即皇帝位光奉寶圖不承鴻業溥天率土慶躍難勝

訓帝出于震著在易經大訓謂繼明以照于四方重

熙以臨於萬國于一作乎易曰大人動植品彙永賴

昭蘇山川鬼神咸用欣戴臣某等獲備班列親仰聖

明踴躍之誠倍萬恆品無任忭躍喜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子厚為禮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冊為

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順宗貞

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立子廣陵天序有奉皇圖載寧

王淳為太子改名純即憲宗也天序有奉皇圖載寧

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聞尚書載以貞之文

書邦人以貞漢史傳早建之義司請蚤建元年有不唯

立愛期在繼明易一作其繼明照于四方陛下奉率

前規敷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位易守

莫若長子承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

光典命一作豎左發于教之以義方弗納于此  
 謂改名也以長而立符於慎擇必子之選遂合于至  
 公春秋傳立嫡邦本不搖王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社  
 啓祐皇心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  
 洽大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  
 蹈舞周行踊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慶忭感悅之至  
 謹奉表陳賀以聞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此表為禮部  
官時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冊禮云畢思與萬方  
 同其惠澤者貞元二十一年四月戊申詔曰冊禮云  
大辟降從流流盛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繫囚  
已下減一等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  
 忭躍臣某等誠喜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克  
 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  
 貞兆人攸賴典冊既被慶澤載流既廣愛而推恩亦  
 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囚圜知感進勳而嗣續增榮詔  
 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藹父後者賜勳兩轉  
 諭之方忠良是舉嚴贊師之禮賜與有加裏一作相  
古  
 行其典禮左右前後選師傳以翼輔之法於訓辭而  
成德也  
 給事中陸贄中書舍人崔暉禮學太子侍講旌孝悌  
德古風夜講書麻叶于中暉充皇太子侍講  
 以厚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詔曰天下孝子順  
孫先施表門閭者  
 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況行禮之日則屏翳收蹟太陽宣精屏  
也  
 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  
 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臣等謬參著定倍百恆情  
 著定位無任歡慶踊躍之至

為王京北皇帝即位禮畢賀表王京北謂王權  
貞元二十一年  
二月自鴻臚卿為京北尹憲宗即位  
厚為代作賀表下有代作賀表凡六首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子有道  
 萬國由是承風左傳天子有伏以皇帝陛下續聖垂  
道守在四夷  
 休順時御極負展而外朝夷夏踐祚而統和天人履  
豈切明堂位天子負斧展南面而幽明感通遐邇  
 立注負背也光戶闢開也踐履也  
 昭泰遂使祥光下燭嘉氣旁通周王謝流火之符武書  
有火復于王屋流而為烏魯史愧書雲之典左傳傷  
凡分至啓閉必書食毛含齒歡忭無窮土之毛也臣  
雲物為備故也  
 某等幸親昌時獲奉大慶踊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  
 蹈舞欣躍之至

代章中丞賀元和大赦表此表憲宗即位之明  
年改元大赦子厚到  
承之初與刺史韋君作也子厚在承元十年  
歷刺史者大人韋其姓者二而其名不可攷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承貞二年宜改  
 元和元年太陽既昇煦育資始霽澤斯降膏潤無遺  
 蓋切霽普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仁化  
 旁流孝理弘闡紀元示布和之令和禮正月之吉始  
和布政于邦國節  
節肆青見恤人之心書青災肆赦春秋莊公曠然滌  
瑕得以遷善渙發大號申明舊章農有薄征禮薄征  
緩刑施  
舍以市無強價買也勳勤是錄爵秩以班寵寧閭  
 於幽明澤必周於夷夏近甸輕推醜之入遠人忘水  
 旱之災既行慶於官僚亦推恩於天屬諸生喜鬻塾  
 之廣庶老加絮帛之優量入所以備凶與廉期於變  
 俗爰褒有客尊賢之典惟新詩周頌有客謂二載奉  
王之後為客也  
 素王宗予之道斯在禮檀弓孔子曰給言一降庶政  
天下執其能宗子給言一降庶政  
 畢行懷生之倫感悅無量臣某等守在遐遠親奉詔  
 條踊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感恩忭舞屏營之至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表承貞元年八月順宗崩  
立其皇太子為皇帝自

稱曰太上皇立良婦王氏為太上皇后今表  
所賀即此也董氏冊太上德妃本紀不載于  
厚時尚在  
禮部郎云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日誥良婦王氏冊太上皇后良

媛董氏冊太上皇德妃宜令所司備禮冊命者永貞

八月辛丑太上皇誥曰良婦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

宮雅修範益彰母儀斯備正長秋之訓自服勤蕪祇奉

宗雅令範益彰母儀斯備正長秋之訓自服勤蕪祇奉

之尊良媛董氏備立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

宜上皇德妃仍為太上皇德妃宜冊命者永貞

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克和於六宮作克

禮記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臣某等誠

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對若天休奉揚睿

旨長秋既登其正位長秋皇禮亦被於恩光搖

服刻維飾服也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季養見三

朝之安服至之為麻子朝於王季日三黜初鳴而衣

何如內暨曰安文乃喜及日中周旋有四星之輔

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日中周旋有四星之輔

史記天官書後宮四星末大豈獨配乾稱大助日為

明所以表王化之源知孝悌之本冠映千古儀刑四

方臣某等捧戴施行踴躍無地無任蹈舞欣喜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畢賀表

臣某等言今日日太上皇后冊禮云畢率土臣妾慶

忭無窮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太上皇后

著虞嬪之至德厥慶降二女于媯嗣周母之徽音

如嗣徽音表率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

化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禮器因天

專豈惟婦順期備陰禮用修禮成婦禮明婦順又申

順焉足以及播正始於王風致時雍於帝典詩周南

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臣某等謬塵榮位獲觀盛儀

踊躍之誠倍百恆品百一萬

賀皇太子踐皇太子者憲宗也時子厚尚在南宮代藩臣所作

某言伏奉日月制書貞元二十一年四月癸巳下祗

膺茂典位副青宮青宮東宮也神異經東方有宮青

碧鐘題曰天温文光三善之名禮記行一物而三善

其齒於學之謂也其一知父子之禮禮記行一物而三善

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禮記行一物而三善

慶易明兩照于四方萬葉固本羣方宅心含生之徒

孰不欣載況某夙蒙期獎職在藩方懼忤之誠倍萬

恆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嘉禾圖貞元中幽州節度使劉濟所進按子厚於貞元十

臣某言今日日宰臣以幽州所進嘉禾圖各一軸示

百僚者伏以嘉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遐邇同

風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

運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圖應聖靈岳不愆於贊祐

靈岳謂燕谷用遂於生成鄉衍在燕燕有谷地矣而

北岳也燕谷用遂於生成豐稔既均知朔南之被澤休嘉克

生今名為黍谷豐稔既均知朔南之被澤休嘉克

協見天地之同和六穗慙稱於漢臣司馬相如封禪

異啟恥書於周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自中

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謬職憲司獲觀休瑞無任忭躍

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艸表子厚時為禮部員外郎作

臣某等言伏見今日某日內出劍南所進嘉禾圖及

陝州所進紫芝艸示百寮者劍南謂劍南相州節度

使宗珍圖煥開瑞彩交映遐邇偕至福應攸同臣某

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

合大和易首出麻物天惟發祥地不愛寶詩澹哲推

祥嘉禾擢質靈艸抽英獻于王庭唐叔歎同穎之異

薦諸郊廟班史謝連葉之奇漢書武帝紀甘泉宮生

房之歌以既呈蕤蕤之祥更觀煌煌之秀芝九莖連葉乃作芝

萬郊廟詩黍稷薿薿豐年斯著聖壽用彰欽和之人懼忤無

極臣某某優游至化披翫殊姿慶忭之誠倍百恆品

京北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厚為藍

臣某言今日月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所進

嘉瓜圖及白兔兒一併出陳許等州觀察使上官說

所進許州連理棠樹圖示百察者貞元十六年大月

張封建之子惜為徐州刺史節度觀察使惟天

元十五年八月以上宮說為陳許等州觀察使惟天

眷命是降百祥惟聖欽承用膺多福臣某某誠慶誠賀

頓首頓首臣伏以大和所蒸至德斯應圖物獻瑞周

於遠方神瓜合形式表綿綿之慶詩綿綿瓜瓞異棠連質

用彰燁燁之榮榮一作休沉金風發祥白兔來擾擾則告

有秋之嘉應著成歲於神功雜還紛紛如山斯委選

沓人盡登於壽域物咸暢於薰風況臣特感深恩欣

逢衆瑞踊躍之至倍萬恆情

禮部賀甘露表自此已下四表皆于厚貞元二

書牋表時作李東陽曰讀唐宋表大都詞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

香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令明日

示百察甘露見降未止者玄化升聞靈貺昭答必呈

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按淮南子君政治則軒轅

云臣某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均煦育之

功敷滲漉之澤大和潛達闕瑞克彰發於天霄特降

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畏景轉炎更瀼瀼而

未已湛文減切○詩湛湛露斯匪陽綴葉而珠璣積

耀盈器而冰玉呈姿芳襲淑蘭味兼飴醴怡音然則

零其庭而著異紀於年以標奇徒矜往辰孰並茲日

甘露揚雄云昔二帝三王國家殿富上下交足故大

救於是以況樹有丁香之珍殿即延和之號所以著

紀其年芳風之遠播期聖壽於無疆按漢武帝作承露盤以

以長生故此因甘事絕古今慶傳遐邇臣謬承渥澤

獲觀殊祥忭躍之誠倍萬恆品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懽蓮子黃瓜等表本

下注京北二

臣某言伏見今日月內出滄州所進白龍見圖又出

西內定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前合歡蓮子示百

察二十三日又出鹽州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

泰萬國同和動植思協於殊祥遐邇畢呈其嘉應披

圖按牒聖理彰明臣誠懼誠慶頓首頓首伏以天地

非遠睿感必通疊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表異靈化

非常敷彼青光徵佛書而尤絕成其嘉實驗祥經而

甚稀積慶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龍騰白質乘秋果應

於金行瓜合黃中表聖更彰於土德遠通邊徼近出

苑園邊徼謂滄州也苑合慶同歡周於億兆況復邦

畿之內雨霽必時宿麥大穰嘉穀滋茂和風孕秀靈

氣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此歲

功惠彼羣生自為嘉瑞臣某某深惟多幸獲遇斯時觀

靈貺之備臻知人之溥洽無任慶忭躍躍之至

禮部賀白鵠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鵠者霜毛皎潔玉羽鮮明色實殊常性惟馴狎臣聞聖王之德無所不至有感則應無幽不通伏惟陛下恩霑動植仁洽飛翔故得茲禽呈休效質伏以白者正色實表金方鵠以知來式彰寇服金方西方也淮南子用符歸化之兆克耀太平之階臣職參禁垣獲親嘉瑞無任慶忭之至

禮部賀嘉瓜表

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全所進越州山陰縣移風鄉百姓王獻朝園內產嘉瓜二實同蒂圖示百察者貞元十八年正月以常州寶祚維新嘉瑞來應式彰聖德更表天心貞元二十一年正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緝熙庶類德馨上達神化旁行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嘉瓜發祥來自候服質惟同蒂見車書之永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爾土歌王業之難詩七月王業也周公禮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又大戴禮五月治瓜七月五色稱珍東陵詠嘉賓之會漢郎平故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號東陵瓜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未聞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聖運親仰珍圖忭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慶悅之至

為王京兆賀嘉蓮表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神龍寺前水渠內合權蓮花圖一軸示百察者祥圖煥開異彩交映贊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權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慶傳種德重書

華協于帝臯陶邁種德陶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華擢秀連帶垂芳香激大王之風影耀天泉之水賦此獨大王之風也文帝永嘉煥開宮沼旁映給園謂給園十一年天泉池地蓮同幹神龍寺也靈貺應期天龍獲聖寶曆復超於小劫神功永洽於大千臣某獲親昇平濫居榮寵聞瑞應而稱慶仰績事而增歡續或無任忭躍喜躍之至

為王京兆賀雨表一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內無雨即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且不違而密雲與論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北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澍恩變化亦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易時乘六聖謨既宣遂洽漏泉之澤漢書吾丘壽王曰德霽雲周布霏微四施靈徒感切雲音隊黍稷盡成公私皆及我公田遂楚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感悅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溥降降伏以聖心積念天意遽迴移造化之玄功革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忭頓首頓首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愆貶食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宸衷將令貶貸將一審謨潛運甘雨遂周布漢垂陰隨聖澤而俱遠相如云潤澤



之匪惟編之汎布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深詩月離  
漢之布漫布過也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深于畢俾  
矣滂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成必資於帝力進  
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大和慙荷無極無任慶躍屏營  
之至

王京北賀兩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即  
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  
雲陰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為  
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早暵之虞已積憂勤之慮衆靈  
受職蒼蔚且躋於南山詩蒼蔚今躋今百穀仰榮滂霈  
遂沾於東作左傳猶百穀審謀朝降膏澤夕周知天  
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社  
作岳○詩以我齊朔與我犧羊以社殷帝虛美於桑  
以方我田既誠謂有事於山川也殷帝虛美於桑  
林呂氏春秋昔殷湯克夏五年不用禱乃於上帝豈  
若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玄徧  
楚向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恆情

王京北賀兩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跡處祈  
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  
發令而祥風已興致誠而玄液旋被後漢書班固傳  
甘臣某誠歡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側身防  
患道邁周王詩雲漢仍叔矣宣王也宣王遇盡力勤  
人功超夏后禹卑宮室而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  
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數也五油雲四合膏雨溥  
周詩苑苑黍苗農壤遂一於肥磽滲漉盡霑於遐邇  
與堯同切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艸木欣榮如有

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無能謬領京邑  
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一本或亦以作代王京  
報必代外州刺史作也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  
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羣翔自成行列如  
隨威鳳以翼龍舟其日降雨者中謝○漢宣帝神爵  
日威鳳鳳之有威儀者伏以時或愆陽歲之常候式  
當聖日無害豐年左傳冬無愆陽陛下教本務農憂人  
閔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鳥迎舟掩商羊之  
舞家語齊有一足之鳥舒翅而跳齊侯遣使訪孔子  
舞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童謠云天將大雨商羊鼓  
舞其應至矣仙雲覆水協從龍之徵風從虎龍初泛  
灑於上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徂外皆荷生成雨公  
及私靡不碩茂殿后徒勤於自翦周公空媿於舞雩  
周禮春官巫巫職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惟  
歲旱暵則舞雩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七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七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表

為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裴中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也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節度使兵馬使劉悟斬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齊充海十二州皆平詔天下繫囚死罪降從流流已下並放故為表云云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蕩平褒功宥罪布告遐邇者臣聞肅殺之後每致陽和雷震既施必聞膏澤中謝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協坤元之翕闢至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百靈受職六合從風百

也神阻兵怙亂者必就梟擒懷忠抱義者無不甄錄也甄居延切○左傳州吁阻兵而安激其效順特加旌節之榮是月以悟為義寵以元功遂兼鼎鉉之任胡

大切○謂田弘正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正亦討師道者故有是命易鼎玉鉉鉉鼎耳也戎行窮賞賚之重死事極褒卹之優行戶劫脇之役

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痍受煦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賜種更盈於種桂種音重陸音陸○詩黍稷種後種先熟曰種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周王推忠厚之化漢帝慙愷悌之風太

平之德斯為至盛一作太平之業既至然則虞巡可復告成將慶於岱宗書藏二月東巡守于岱宗柴岱

復故漢典方行講禮再榮於闕里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淄青

和竹蹈之誠倍萬恆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

不動地歡呼若醉千鍾之酒鍾與建武書亮非千

無以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周禮鍾師注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

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夏公出入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是為九奏無任慶賀踴躍之至

柳河東破東平表

臣某言即日被觀察使牒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此謂桂管觀察使帝德廣運大禹謨唐命惟新詩周雖

新惟靈壇廓清靈音理又莫拜切噓音翳○詩終風天地貞觀貞觀者也率土臣庶慶忭無涯中謝伏

惟睿文聖武皇帝陛下威使百神德消六沙沙徒與切俗作相○漢書五行傳凡六沙之沙天降寶運時

歸太平自克夏擒吳翦蜀平蔡殊類稽顙羣疑革心蜀謂西川節度留後劉闢蔡謂淮西節度吳元濟也

唯此兇妖尚聞悖慢庭議既得廟謨必臧謀一旌旗燭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嶽靈山鄆城自潰寧同

苦魯之爭左傳昭公元年十月齊魯爭鄆初日久矣二十

陳之戰漢光武初與劉長安政亂張步起琅邪五年

降五步餘黨齊地悉平琅邪臨沂青州海二州之屬

也五兵永戢七德無虧周禮司兵掌五德五舍生比

堯舜之仁率土陋成康之俗勤焉思受益無疆惟辟既聞致理之方靡不有介丘霧息已望翠華之來馬

之統實在於斯司馬遷自序曰今天子接千歲臣守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

裴中丞亦元宣撫使令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

陵按圖籍視土地遠近計士馬眾寡校倉庫  
虛實使之適均也野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  
萊為一道充海沂密為一  
道此三道之所分也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都  
團練觀察等使者地豕之穴忽為樂郊氛沴之餘盡  
成和氣國詩遊將去放適地藥食上伏惟皇帝陛下  
天付昌期神開寶曆復昇平之土宇拔妖孽之根源  
自西自東不違於指顧我疆我理咸得其區分疆我

其政東南山川備臨制之形道途適征徭之使俾侯既  
定賜履以寧詩俾侯于魯大啓爾宇左傳太公四年  
侯九伯女實征之以來輔周室賜我先君太公四年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注履所踐履  
界之異青兗之封爰從古制解曹衛之地寶契雅謀  
文公分曹衛之地以界宋人車甲永藏馬牛勿用

載盛於耨芟儒風重興於俎豆連九豆切一作柳足  
使季札觀魯更陳南籥之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  
舞象制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按注云南籥以籥山  
舞也文王之樂此言魯地自有禮之可觀也

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賦詩黍民王徂齊式備其歸注  
東方齊也蓋去薄姑而遷臣總戎遠地不獲陪賀闕  
於臨淄臨淄已見上注

為韋侍郎賀布衣寶羣除右拾遺表右拾遺表  
作左拾遺未可知孰是陵蘇州刺史京兆金  
城入以處士隱於毗陵蘇州刺史京兆金  
年十朝并表其所為書數十篇不召貞元十六  
年召羣為左拾遺按羣傳云陛下即位二十  
年始自羣為左拾遺臣為拾遺蓋自大曆十四年  
己未至貞元二十四年戊寅

臣某伏見今日制除布衣寶羣右拾遺者臣聞直  
道之行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中謝臣伏以

寶羣肥遯居貞苞蒙養正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讚詠  
道真以求其志也易肥遯無不利又蒙以養正聖功也  
臣頃守藩服特所委知及歸朝廷輒有聞薦謂在蘇  
州庶逃竊位之責以塞曠官之尤官曠廢也豈謂天  
聽曲從警言無廢況諫諍之職政化是參擢於布衣  
久無其比周行慶竹林敷震驚周行周行列位也晦  
迹寧慮於遺賢懷才盡思於展效遺賢野無臣以性本  
庸疎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區懇誠實貫

金石言而不廢微臣敢竊於薦雄揚雄傳贊雄年四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奇其文德必有鄰聖代式光  
雅召以為門下吏薦雄待詔德必有鄰聖代式光  
於尊隗謂郭隗曰誠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生之  
恥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從隗自羣受命冀復面陳迫  
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蓄念寤寐兢兢無任喜躍屏  
營之至

為樊左丞讓官表樊左丞或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  
俯臨慙顛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搖戴巨鼉之山  
未如恩重中謝有列子渤海之東波無底之谷流於  
西極乃命番疆使巨鼉十五舉臣聞尚書百揆翊亮  
首而戴之五山始時而不動

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宮左轄李固策  
喉舌尚書猶天上有北斗也北斗為天晉昇孔坦諒  
之臣尚書亦為陛下喉舌左丞晉昇孔坦諒  
直當時漢拜楊喬閑練故事庶得百僚有憚於會府

諸侯取法於京師孔坦字方平咸和初為尚書左丞  
諡曰簡諒後漢楊喬桓帝時為尚書後以黨錮坐獄  
賈彪等上疏曰尚書楊喬等文質彬彬建明國典  
陛下乃委任近臣專於是帝意稍解臣實諫才謬登清  
賈也禮記足切以讓聞握蘭起艸昔素朝經書郎主作

賈也禮記足切以讓聞握蘭起艸昔素朝經書郎主作

文書起草直於建禮門內剖竹頌條近貽人瘼瘼音

漢文帝初與郡守為符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鑄

刺史掌奉詔六條察訪部備歷中外無聞聲彩版圖

再緝貢賦未均於九州謂為戶部銅印更操成儀不檢

於三署蔡質漢儀尚書郎初從三署試初上臺稱次

謂旁求俊又側訪瓌奇求俊又啓迪後人必使德合

準繩言成綱紀興化致理時無閒言況安上必在於

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儻蒙垂收紫渙俯矜丹誠紫渙

一作紫綴非是○紫渙謂詔書也舊傳武都紫泥用

封璽故詔有紫泥之名童宗說曰今階州故武都山

水皆赤為泥正紫色然泥安能作封當是愚臣保陳

力之言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颯冒惶悚之極颯他

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王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大方擇善而居明主

之要道居一本况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

寤寐深切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

羽儀弘輔治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見新授

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彊以有禮敏而甚文

求之後來略無其比貞元二十一年三月以王

為巡官未及薦聞貞元二十一年三月以王至某月

日荆南奏官敕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朝行臣之

所知尤惜其去行切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

冀他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

臣緩蔽賢之罰漢書武帝詔進賢受無任誠懇屏營

為戶部王叔文陳情表叔文本傳言叔文母死

稱親疾病今當請急左右竊語曰母死已窮

十一月十三日庚戌云二

臣某言臣母劉氏今月十三日忽患瘖風發動狀候

非常今雖似退猶甚虛憒驚惶憂苦不知所圖暗

活切臣唯一身更無兄弟侍疾嘗藥難闕須臾伏乞

聖恩停臣所職今臣見在家扶持其官吏等並已發

遣詔臣以庸微特承顧遇拔自卑品委以劇司夙夜

競惶唯思答效至誠至懇天聽所知豈慮未效涓塵

遽迫方寸蜀先主南奔諸葛亮徐庶並從為曹公所

將軍共圖伯業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

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以開塞重輕之務加焦

勞憂灼之懷此謂為度支鹽雖欲狗公無由枉志况

忠孝同道臣子之心許國誠切於死生報親忍志於

顧復詩顧我進退窮蹙昧死上陳候母劉氏疾疢小

瘳冀微臣驚蹇再效此一本無無任惶懼懇倒嗚咽之

至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按史貞元十五年

攻邕管等州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討

之德宗不許以後黃承慶黃少卿與容管經略

使陽長爭欲管觀察使裴元和中十四年詔許之

行立傳謂黃家洞竟無功其狀平之而資治

通鑑曰日厚代裴中丞表賊不其工特

善于張大聲勢最得謝討表之體

臣某云云即日奉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云云者臣

揚蠢爾腥膻尚聞凌暴秦 靈旗斜指漢 武帝為 伐

泰一以 杜荆畫 幡日月北 斗登 龍以 象天 指一 三星為 國

獸俯 臨漢 武帝發 兵遣 使者至 郡合 符符 乃第

受三 軍知 必勝 之方 萬姓 喜永 清之 路書 永清 微臣

忝司 戎律 親列 顏行 行戶 即切 幸以 逆戰 助傳 如使 越

注顏 行猶 厲行 在躡 伏波 之舊 規年 漢武 建武 十八

援擊 交趾 乘下 瀨之 故事 瀨音 賴○ 漢武 建武 十八

甲之 號下 瀨將 軍下 蒼桓 注甲 故越 人歸 漢者 下瀨 水

南吳 謂黃 賊之 瀨桂 陽著 梧南 耳盡 瘁事 國期 畢命

於戈 矛或 盡瘁 事國 期畢 命禮

士為 君注 急君 使言 不即 以今 日某 時出 師就 道便 披

榛蹶 石摩 壘陷 堅致 師者 御靡 旌摩 壘而 還注 摩近

也蕩 清海 隅永 息邊 微微 居竊 以材 非充 國敢 自贊

於無 踰老 神元 年西 光犯 塞時 充國 年七 十餘 日

無論 於老 志慕 孟公 庶追 蹤於 不伐 孟論 語注 魯大 夫

軍大 敗不 自伐 其謬 承重 委寤 寐競 惶無 任感 恩隕

越之 至

為裴 中丞 舉人 自代 伐黃 賊表

伏以 某官 器宇 端方 風姿 詳雅 謙虛 內敏 籌略 共推

前佐 湖南 悉心 臣佐 後歷 郡據 深負 政聲 惠愛 在人

據荒 陬大 巢未 覆儻 以某 代某 之任 必能 掃蕩 氛侵

廓清 海濱 氣稔 妖切 竊惟 斯人 雅堪 厥職 云云

為崔 中丞 請朝 覲表 代管 桂觀 察崔 詠作 或以

臣歷 刺三 州詠 累遷 鄧連 總二 府舊 史德 宗元 和五

一詠 為復 管經 略使 八年 十外 任逾 紀入 觀無 階就 日

望雲 魂飛 心注 伏惟 睿聖 文武 皇帝 陛下 覆載 無私

適遐 同致 復昇 平之 故事 繼前 聖之 高蹤 中外 踐更

出入 迭用 臣以 虛薄 叨受 恩榮 徒竭 竭夙 夜之 心未 申

朝夕 之敬 朝暮 不廢 天威 咫尺誠 寤寐 而無 違傳

當公 九年 王使 宰孔 賜齊 侯肱 孔曰 天子 以伯 舅董

老無 拜對 曰天 威不 連顏 咫尺小 白余 敢食 天子

下拜 雲漢 昭回 固瞻 仰而 何及 昭回 于天 雲漢 是以

前在 朗寧 封章 累上 朗寧 邕及 移臨 桂星 紀屢 周柱

桂州 頃下 卷有 代上 中書 門下 狀云 理戎 典郡 十有

周周 卽謂 此也 蓋自 裴行 立代 詠為 桂管 觀察 使微

周矣 十一 年方 以裴 行立 代詠 為桂 管觀 察使 微

衷尚 隔於 戴益 司馬 遷書 僕以 為積 望徒 懸於 窺管

莊子 用管 窺天 用錐 指地 東葵 藿之 誠彌 切犬 馬之

方翔 傳以 管窺 天用 錐指 地東 葵藿 之誠 彌切 犬馬 之

戀逾 深人 欲天 從於 茲未 驗下 情上 達終 冀不 誣書

必從 之天 敢黷 宸嚴 警陳 丹懇 伏乞 賜臣 除替 許至

闕庭 廁蹈 舞於 羣僚 備班 行於 散地 足趨 中禁 目覩

大明 俾成 九族 之榮 以盡 百生 之幸 非敢 竊國 寶五

獻之 禮希 康侯 三接 之恩 官賓 謂諸 侯事 見周 禮秋

畫日 三一 觀龍 顏萬 死為 足無 任懇 迫激 切之 至

代柳 公綽 謝上 任表 公綽 字起 之京 北華 原人

公綽 自御 史中 丞為 潭州 刺史 云云

御史 中丞 充湖 南觀 察使 故表 云云

肅恭 休命 晨夜 趨程 祗荷 寵私 不違 寢食 以月 日到

所部 上訖 云云 臣聞 古之 制爵 祿者 爵以 居有 德祿

以養 有功 臣本 書生 宦不 期達 再中 賢良 方正 直言

極諫 值某 皇帝 睿聖 文明 撫運 大闡 玄猷 文明 者

搜采 衆材 幸忝 甄錄 延居 歷踐 中外 星霜 屢移 曾無

無疑

使初 不為 臨桂 而長 慶初 則公 已死 矣當 是

六年為 黔中 觀察 使長 慶四 年為 黔南 節度

為崔 中丞 請朝 覲表 代管 桂觀 察崔 詠作 或以

氣稔 妖切 竊惟 斯人 雅堪 厥職 云云

據荒 陬大 巢未 覆儻 以某 代某 之任 必能 掃蕩 氛侵

前佐 湖南 悉心 臣佐 後歷 郡據 深負 政聲 惠愛 在人

伏以 某官 器宇 端方 風姿 詳雅 謙虛 內敏 籌略 共推

為裴 中丞 舉人 自代 伐黃 賊表

越之 至

軍大 敗不 自伐 其謬 承重 委寤 寐競 惶無 任感 恩隕

也蕩 清海 隅永 息邊 微微 居竊 以材 非充 國敢 自贊

於無 踰老 神元 年西 光犯 塞時 充國 年七 十餘 日

無論 於老 志慕 孟公 庶追 蹤於 不伐 孟論 語注 魯大 夫

士為 君注 急君 使言 不即 以今 日某 時出 師就 道便 披



涓塵上答鴻造忘其薄陋委以雄藩顧無綏馭之能  
謬忝澄清之寄公綽先為西川節度判官召兼中丞  
為觀察故云後漢范滂傳滂登將何以敷宣皇澤普  
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登將何以敷宣皇澤普  
論天慈唯當察慝以為防視俗而為教獨除細故務  
安黎獻庶幾清靜無擾以慰遠人臣不勝忝冒荷恩  
之至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李愬隴右臨洮人元和十二年夜入蔡州擒吳元

元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尚書右僕射為襄  
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尚書右僕射為襄  
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尚書右僕射為襄  
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尚書右僕射為襄

捧對絲綸懣悻無地拜命競悚不知所裁禮記其出

臣凡賤瑣材智略無取幸賴先臣緒業累忝國恩

征顧無將領之才謬處衆人之上豈謂宸私軫念仁

育為心霽澤無涯德音屢降士衆感悅咸思竭忠遂

得潛師暗入賊境不意兇渠就戮此皆聖謨豈敢叨

天以為己力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曰羈人之

仰荷殊造重於丘山臣以月日上訪謹當敷宣皇化

普諭聖慈綏撫三軍又安百姓冀以塵露上答鴻私

臣云云  
代節使謝遷鎮表  
鴻私曲臨獨越夷等祗荷明命寤寐不違臣才非器  
能謬膺仕進雖竭盡駑劣力效忠勤冀寡愆尤敢望  
宦達某宗皇帝指德宗不以臣儒術淺薄超授禮官尋  
遷正郎遂忝符郡某皇帝指順宗不遺臣小善擢處諫  
曹叨承厚恩備職藩翰顧惟瑣劣多慙負恩伏遇陞

下指憲宗德紹唐虞無私庶政臣尸素歲久謹誦宜加  
豈冀襄昇更遷重鎮再忝澄清之寄仍同獻替之榮  
將何以上答天慈下安氓庶臣當務修農稼率勵遠  
人鋤其姦慝以副勤恤無任云云

為劉同州謝上表劉同州未詳德宗貞元十八年劉同州刺史劉公濟為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

營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訖臣初奉綸言震

扑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

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恆懦之質無區處之能惟奴臣

懼切也託跡儒門乏仲弓南面之德委身郎署闕馮

唐論將之對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文帝曰

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

也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唐頗李牧之為將也

嘗懼叨冒清列蕪穢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荐及

八命作牧一麾出守周禮春官一命受職再命受服

賜之五命賜國入命作牧九命作伯十命作子拔自下位寄  
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況馮翊密邇王都古稱  
三輔爰自近代命秩逾崇漢世左馮翊右扶風同京北  
名有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守相出入由之  
同州防禦長春宮使仰徵甲令俯窺圖記踟躕無地以  
競以惶謂踟躕不伸也恩重命輕不知所效庶當  
刻精運力夙夜祗勤一作畢上奉雍熙旁流愷悌  
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庶幾之心懷懷增惕徒望雲而  
就日喜近帝鄉史記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  
親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堯時有擊壤謠天威咫尺敢布  
丹誠無任悃懇屏營之至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厚宗時此行表為他人在作

無疑今

代韋永州謝上表子厚謫永州刺史元初見

韋公見賀改元表二年前刺史崔簡未見南池

士院記元後詩又有刺史崔簡未見南池

見簡墓誌集文等篇又有刺史崔簡未見南池

再秋正言簡以罪去後無其人耳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

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

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每深兢惕史記騶衍傳中

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也神赤

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神赤

皆美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漢志中蓋二千石輜

言也

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與襦袴之謠

東觀漢記康范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偏側

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掩燒者曰廉叔况此州地

創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為便歌曰廉叔况此州地

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

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惟髻之半賈傳南越

王尉侘結箕佷見賈繼可墾乃石田之餘左傳哀

即推結即警古字通用耳

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重平分災本出於一時積

弊遂逾於十稔左傳凡侯伯救患撫安未易知法出

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董仲舒策法出而

夙夜憂切不敢違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

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答生成之造無任

感恩隕越之至

謝除柳州刺史表諸本表首云伏奉三月十三

事守柳州刺史六月乙酉除命而長曆已到酉為十四

通鑑云三月乙酉除命而長曆已到酉為十四

日此云十三

日字誤也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貞元

年為監陛下嗣登寶位微臣官在禮司憲宗即位時

察御史陛下嗣登寶位微臣官在禮司憲宗即位時

百寮稱賀皆臣艸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禍訕容切

誣一作聖恩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違離

十年一見宮闕親受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宥之辜

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

盡竭驚蹇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聞於華夷庶答

鴻私以塞餘罪云云

柳州謝上表貞元中人作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

上訖中謝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蒙聖恩除替便

欲裂裳裹足趨赴京師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逮及

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與臣早歲同官見

臣當暑在道懇留在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

願頔徒歷切○貞元十四年九月伏惟陛下光被之德

願頔以于頔為襄陽節度使

道以洽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徧於天下常以萬邦

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遺尚延於愚藐魏莫角假

臣寵渥重領方州駑駘復效於奔馳枯朽更同於華

秀中謝臣聞潢汚易竭抑有朝宗之願犬馬無識猶

知戀主之誠揣分則然惟天知鑒漢汗小水也左傳

况臣昔因左官一紀于外淮南諸侯王表武有衡山

因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子牟馳心於魏闕汲

黯積思於漢庭豈非夫人獨無斯戀莊子曰身在山公

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魏闕象魏觀闕人君門

也漢武帝以汲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今病力不能

任即事願為中郎出入禁去就者榮辱之主朝廷者

闡補過拾遺臣之願也

仕進之源臣子之宜忠貞所志臣心雖同犬馬而分

比潢汚幸躡康衢意非往蹇易往則蹇來則得臣位也臣之此誠口不能論意欲悉達文非盡言此臣

所以自咎自恨復乖志願猶冀苦心勵節上奉詔條莫音惠寡郵貧下除人瘼莫音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

恍放之至雅音荒也

代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自代表此表當是長庚使率桂中丞仲武自代非裴中丞也亦他人作誤錄于此今刪去

奏薦從事表

某績茂戎軒才優管記操刀必割豈謝刺犀買諱傳

鏘操刀必割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巧冶鑄干荆之機日中必

清水碎其鋒越砥礪其鏗水斷蛟龍陸刺犀革王黎說桓宣武北征袁虎從行時被責免會草露布文喚

說桓宣武北征袁虎從行時被責免會草露布文喚萬荆州書請日試况早登科選風洽時譚匪惟詞藝

萬荆州書請日試况早登科選風洽時譚匪惟詞藝雙笑抑亦器能多適比於流輩頗為滯淹輒敢薦陳

伏希獎錄

代廣南節度使謝出鎮表鄭細傳初拜中書侍郎下侍郎憲宗初賜勳求建議與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細觀使廣州刺史

鴻霈曲臨惶駭交集捧對綸綍不知所圖禮記音辨

如如綍臣謝臣聞蕭曹佐漢六合為家東望巨周

萬方同軌臣幸以芻蕘累忝殊榮天德荐臨遂加台

政不能翊宣明聖增日月之光俾兇渠勤絕人用康

寧勳子勳切書實由臣不稱職使此艱患使役

檀與議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耳負乘招議且乘

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斯奪之君子常懷履餗

之虞錄音速錄鼎實也敢望奪征之寄元和四年

之虞錄音速錄鼎實也敢望奪征之寄元和四年

之虞錄音速錄鼎實也敢望奪征之寄元和四年

之虞錄音速錄鼎實也敢望奪征之寄元和四年

之虞錄音速錄鼎實也敢望奪征之寄元和四年

為大子賓客五獻俘未遠展效有期希此微功上答年二月除嶺南殊造無任云云

為揚湖南謝設表德宗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南觀察使癸亥宴羣臣于馬玉山池上賦九日賜宴詩六韻羣臣之數設豈亦此時邪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者恩

榮特殊宴飲斯及顧茲厚禮猥集微躬臣某誠懼誠

慶頓首頓首臣以多幸屬此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

武甘受素餐之刺詩彼君子兮知無肉食之謀左傳

十年齊師伐我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以

憂以惶寤寐無措豈謂鴻恩繼至豐膳爰來陸海兼

陳陸海即餽醴皆設給音怡一作酒說文庶當奉

揚聖澤覃布遠人流愷悌於皇風均乳哺於赤子少

陳微效上答殊私無任感恩放躍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武元貞元二十年遷使兼御史中丞壁記曰武中丞于厚德在位甚宜其官云云見二十六卷

臣某言中夜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

睽特深時珍薦降寵驚里巷思溢圓方圓方謂臣某

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含桃之羞時令攸貴禮記

仲夏之月天子羞况今探因御苑分自天廚使發九

以含桃先薦履願况今探因御苑分自天廚使發九

霄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詩湛湛

賜乾也盈皆而外被恩光適口而中含渥澤皆疾智

切顧慙素食彌切自公詩委地委地豈圖君子所先

遂厭小人之腹左傳顧以小人之心屬厭而已無任云云

謝賜時服表代

祗荷寵私啓處無地詩不違臣中謝臣久忝朝行歷

職無效即切荏苒星紀偷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以

職無效即切荏苒星紀偷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以

職無效即切荏苒星紀偷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以

職無效即切荏苒星紀偷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以

副深寄致使賊遺君父艱難未息合處嚴憲以正國  
章東漢耿弇征張步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  
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日到臣于當擊牛伏以陛下  
灑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  
 恢天覆之恩廣地載之厚不循彝典俾同冕絃重劇  
 丘山捧戴以入閨門空知夕惕易夕惕若裁縫而為  
 衣服固可畫行史記項羽曰富貴不內省疲驚將何  
 答效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子厚在柳州代人作

綸言曲臨寵服荐至跪捧殊錫慶躍交并臣中謝臣  
 謬典方州效微涓滴叨承大貺榮重丘山非才忝恩  
 俯伏慙荷朱明啓節御府賜衣爾雅夏沐聖澤而溟  
 海方深被仙衣而鶴龜齊壽馳心向闕踟影望天蹕  
 足慙分五嶺之憂莫副九重之詔裴氏廣州記大庚  
賜是為五嶺五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臣無任云  
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八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奏狀

為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鄭相公名錡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宗即位拜  
時杜黃裳方為帝夷削節度置王室建議裁  
可杜黃裳方為帝夷削節度置王室建議裁  
賓客久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為嶺南節度使

右臣所部貞節坊百姓某妻產三男者臣詳究往例

實謂休徵已量事給絹三十疋充其乳養者洪範曰

谷微徵伏以陛下勤郵黎元感通天地靈心昭答景

福已興詩介爾景福景大也方使億兆繁滋區夏无初初音切

有億兆夷人難心難德風俗通故表祥於字育是啓

運於昇平事香化源慶延邦本麟羽之瑞曾何足云

幸列藩維嘗切樞近私賀之至

為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元和三年正月以

浙東觀察元和十二年薛戎拜越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未詳

右臣得管内台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浙東管越睦

州七州官吏僧道耆老悉皆瞻覩已具奏聞并寫圖

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王者社符煥彰彰之在天知

聖德之昭感瑞應圖景雲者太平伏惟陛下化孚有

截道洽無垠詩相土烈烈海外承天地之貞明導陰

陽之和氣貞明者也紛紛郁郁自東而徂西若煙

非煙一句而再至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鬱鬱徵諸

古牒事罕前聞伏乞宜付史官以昭簡冊

為裴中丞奏管黃家賊事宜狀裴中丞桂管

立也前卷有代裴  
中丞謝封黃賊表

右今月四日管管奏事官嚴訓過稱柙衙譚叔向等

與黃家賊五千餘人謀為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

當時差本道同十將某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

事宜兼為聲援昨得十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其黃

家賊並已退散各歸洞穴伏以鼠竊狗偷非足為

患鼠竊狗偷字見陛下威靈遠被神化旁行遂使姦

猾之謀先期而自露回邪之黨不戮而盡夷猾一伏

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尚軫天心猶煩廟算臣謬居

方鎮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讓監察御史狀宗元拜監察御史裏行諸本於

後人妄創耳此狀首尾或載名銜無裏行字

厚祖名察躬可為監察御史胡獨李賀父名

為進士邪

右臣伏準名例律諸官與父祖諱同者不合冒榮居

之官律十二篇名例律其第一也節文諸府號臣祖名

察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禮律之

制所不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奉

狀以聞伏聽勅旨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承議郎新

除監察御史臣柳宗元奏奉勅新除監察御史柳宗

元祖名察躬准禮二名不偏諱不合辭讓年月日檢

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佑宣

為京兆府昭應等九縣詠夏苗早損狀貞元十

月不雨至七月時京兆尹李實也然史傳謂

意其說恐未必然按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以

鴻臚卿王權為京兆尹此狀詠夏苗早損而以

首云詠領京畿已逾

右臣謬領京畿已逾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申遂使

兩澤愆時田苗微損夙夜兢懼寢食靡遑今長安一

十四縣當作二並準常年例全徵並其昭應等九







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使指勢甚易也之蹶張之技  
 盡出於山林蹶張項羽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踰路  
 之弩以手張之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拔距之  
 材為徵於川洞漢古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  
 夷皆居洞穴故曰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記芳石公  
 賞之下必有懸魚莫不鼓舞行虔恭師律以師否  
 法也律投軀不愆於羽檄下兵未有至者注檄微天  
 長二尺用徵召急則跂足惟俟於牙璋周禮典瑞牙  
 插以鳥羽示急也跂足惟俟於牙璋周禮典瑞牙  
 牙璋以起軍故以牙璋發兵也跂足惟俟於牙璋周禮典瑞牙  
 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蹈也  
 詩足之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入履  
 且及於寢門左傳宣公十四年楚使申舟聘于齊及  
 望皇劍及於寢門之外皇寢門闕也家事勿聞  
 土已填於左闔後內政無出入命夫人有辱是日  
 也外有辱是我也王出夫入送即以月日全軍出次  
 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左傳莊公三年凡師  
 為文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  
 公兵精食浮為日固久孔大夫謂御史大夫嶺南節  
 格來也物猶容府楊中丞以義烈為己任勳襲太常  
 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使陽旻安南李中丞以襲武為  
 本誤作楊耳太常以紀成績安南李中丞以襲武為  
 家風業傳彝器曹史中丞安南李中丞以襲武為  
 寄克達皇威充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  
 勿擊堂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孫子見勝不  
 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孫子見勝不  
 知非善之善者也詩緇衣以期有國善善之以此鼓  
 功焉子厚此語義取孫子而句取緇衣也  
 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之勇冠一方  
 竟就伏波之戮是聖書拜授伏波將軍南擊之軍至

浪泊上與賊戰遂大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  
 破之斬其首傳洛陽大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  
 師漢武於是命路博德為伏將軍共討之嘉遂與其  
 屬數百人入海尋復進降之南粵乃平見南粵傳  
 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勳雖荒微之  
 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  
 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隣管以成犄角○左傳警  
 人擒之注接引也戎舉牒者  
 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賀中書門下狀稱今  
 右今月三日得知進奏官某報前件賊以前月九日  
 克就梟戮者伏以天啓聖期神資良弼必有懲討以  
 致昇平書夢帝賚蠢爾兇渠敢行悖亂詩蠢爾蠻荆  
 貌締交於雷霆之下效逆於化育之辰締音逞豺聲  
 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左傳蠲目而豺聲忍嘉謀克  
 協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發機走丸未喻於乘勝預  
 之吳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濁河清濟曾無  
 溝洫之虞濁河黃大峴琅邪不聞崖岸之阻胡  
 從遂敗河濟容超公孫五樓諸嶺大山水絕不天兵四  
 合賊衆屢摧然後救劫脇之辜許其歸復寬註誤之  
 典期以撫循註古實切○前漢文帝外恒皇威中感  
 聖德雖在臬鏡豈不知歸臬鏡坐亮切鏡當作鏡○前  
 帝用一臬破鏡臬鳥名食母是以未極誅鋤遠聞內  
 破鏡名食父如龜而虎眼是以未極誅鋤遠聞內  
 潰鏡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氣滄盡消仰太陽之普  
 照音功格于天地化合于陰陽一德方繼於商書  
 降神自同於周雅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遂使垂  
 白遺老再逢天寶之安縉紳諸生遠期貞觀之理天

一作大寶以貞 某特承朝獎謬列藩臣常以突刃觸

鋒未為效節膏原潤艸豈足酬恩寤寐撫心不進寧

處今則削平之際懸無尺寸之功開泰方初徒受丘

山之寵無任憤激屏營之至忤舞歡慶倍百恆情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賀中書

右伏奉二月日德音以淄青削平慶賜太洽率土之

內忭躍無窮二月下三有伏以周滅三豎但明誅放

之罰書武王崩三豎及淮夷叛漢書地理志周既滅

尹之以監殷民謂之衛叔 漢平七國更嚴斬殺之

科景帝紀七國反太尉周亞夫將軍坐譴等及擊破

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藝等與譴等未有翦覆兇

渠撫存疑類威暫行而德洽誅纒及而思加操兵者

悉獲歸休秉耒耜者更聞優復與之種食分以貨財疾

苦盡除鰥孤咸育壑戰死之骨增以賞延憐刃傷之

肌存其廩給滌山川之舊汚申節義之餘冤功多受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都團

練觀察等使者害氣盡除和風溥暢溥遠一裂壤既分

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禮禮國經野注河濟異

宜書濟州海岱殊服惟青州八命作牧無聞威福之

源九命作伯十國為連已肅澄清之政見前鼠無

夜動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夫鼠也鴉變好音彼飛

鴉集于洋林食我惠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

代論語必世遂使琅邪即墨田生無慮其異謀漢高

年田肯賀上曰齊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聊攝

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非親王子弟莫可王齊者聊攝

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祝

姑尤以西為人也多矣雖有益也祝豈能勝聊攝以祝

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攝縣東北有攝城姑尤齊東

出城陽郡南入海皆恭以相公謨參禹績畫為九州

制出蕭規揚子蕭也光輔聖神永康黎獻左傳楚康

賀中書

門下也

為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裴中丞行立

賀裴相度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

訖某忝居末屬特受深恩踊躍不寧輒復披露

與行立

云未屬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

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召成宣王復古之勳

伯尹吉

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

吳鄧寇耿

致光武配天之業

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

氣邁越常流獨契聖謨以昌鴻業廟略初定異議紛

然詆訕盈朝萋斐成市

萋音妻斐音非

詩閣下秉

是具錦閣下秉

是具錦閣下秉

是具錦閣下秉

是具錦閣下秉

是具錦閣下秉

是具錦閣下秉

是具錦閣下秉

是具錦閣下秉

是具錦閣下秉

是具錦閣下秉

是具錦閣下秉

是具錦閣下秉







人力之粟守無事之官拳拳血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與師討伐恆冀蔑爾小醜尚欲逋誅元和四年十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某材非古人尉吐突承權為詔討處置使往征之志慕前烈願得身當一隊效死戎行書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場平生之忠懇申幽明之才劍客願得自當一隊諸侯不得擁遏又況丞相總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謀固當弘獎無所弃捐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

與前舉監察御史柳漢自

代表

右伏准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便具所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者今奏請前件官自代謹連狀

為長安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具三

十七卷請復尊號表

長安縣耆壽某乙若干人一本無右某等伏以生長

明時游泳皇澤鼓腹且知於帝力食毛敢忘於君恩

左傳食土之毛謹非君臣竊見近者祥瑞所陳周於百郡豐稔之

報均于四方有以知上玄降靈誕告嘉應彰我君文

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既行鴻名未舉是以殷勤昭

著如斯而不可已者也某皆陶煦純仁成此耆老生既

無補死而何求唯願上聞帝閣復建尊號用彰聖德

以報皇慈披露血誠伏守天闕糜軀碎骨猶生之年

謹以今日詣光順門輒進表表一作奏伏惟相公贊堦

明主共致太平而使名號尚鬱天人失望艸莖愚鄙

竊有感焉伏望敷奏之際開陳其要俾下情允達大願克從退就泉壤樂而無恨輕贖相國伏待典刑謹狀

為京兆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貞元十六

夏卿侍郎章夏卿為京兆尹

長安縣耆老某乙等若干人一本無此右某等幸以

羸老獲覩昇平蹈舞薰風謳謠壽域譬之艸木何以

報天寤寐焦勞不知所措伏見聖君臨御玄化升聞

書玄德瑞應匝於萬方豐報窮於四海與作答切神

祇注意天地傾心覺悟生人必有為者將有為蓋以

挹損徽號近二十年與元元年盛德益光大名未復

致遠邇積慮幽明憤懷故自古以來嘉瑞之至未有

如今歲之盛也斯乃上玄深旨下人懇誠勤勤相符

正在於此某等眷戀明時朝夕是切唯願早復大號

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鴻化彌遠少遂踴躍之甚

今請詣光順門進表昧死上陳伏以待郎道合君臣

惠敷黎庶儻遂收採愚慮致貢天庭俾艸萊微誠得

達萬乘非所敢望惶懼伏深謹狀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九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祭文

祭楊憑詹事文

憑字虛受一子嗣仁弘農人公娶楊凝女為憑從子婿據楊氏誌父禮部郎中凝未嘗為子厚凝字又然憑為禮部郎中而凝墓碣曰若宗元者以姻舊獲愛若疑婿又不應曰姻舊矣此文元和十二年柳州

年月子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靈下

一有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某一十五字

然物外寧雜塵埃于天昭回明也公稟閒氣心靈

洞開期翔自得誰屑羣猜正氣為帝開氣為臣願

也孝友忠信聞于九垓與母弟疑凌相友愛垓重也

天有摘華發藻其動如雷音捕抽切又世榮甲科亦

務顯處公之俊德有而不顧年憑舉進士甲科九御

史之選朝之所注公勤于養投効引去憑累事節度

御史不樂檢時任方隅威刑是務公施其惠亦莫有

避少卿出為湖南觀察使永貞元八年九月遷自太常

京兆尹李實貶通州長史市道獲免公捍其疆仁及

皆袖瓦礫避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公捍其疆仁及

童孺左遷而出擁道牽慕元和十四年遷自道峻多

謗德優見憎煩言既詆倚法斯繩左傳實有煩言書

憑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是歲七月夷簡劾憑

江西參議時憑治第詔李夷簡功書李夷簡趙昌

承寧參合議議頗疑故夷簡藉之痛誣發欲以死

既置對李得狀即捕故官屬推攝憑家資輸林

憑治京兆有績丁卯南過九疑州界謂尉臨賀東逾

株陵賀徒杭州長史顛沛三載天書乃徵入傅王

國嘉聲聿興自杭州入詹事東宮致政是膺自王傳

詹年唯始至道則彌勵頡頏今古優游德藝切頡頏

杭又音剛○飛而上實期濬發再光文陛誰謂吳天

遠茲降厲厲此大厲嗚呼哀哉某以通家承德夙奉

良姻莫成子姪早喪淑人恩禮斯重春撫惟新綢繆

其志實敬實勤史記外戚世家或不能成于姓此謂

八月二十日楊氏迨今挈然十有八祀自貞元十五年

卒年二十二家缺主婦身遷萬里謗言未明黜伏逾紀

為十八年德輝聞絕音塵莫俟歲首發函視遠如邇雖

日紀沉痾心術猶治撫膺頓首流泣瞪視說文證直視

貌既斂而還莫傳音旨鄉風長慟於茲已矣作今嗚

呼哀哉承訃之始卜北既逾載馳斯文出拜路隅哀

從海滋禮致皇都商切寸誠相續終歲不渝天道悠

遠人世多虞寄心雙表長恨囚拘表謂墓嗚呼哀哉

祭穆贊給事文相一作祭穆撫州文○唐書贊字

自給事口出為開州卒然此文謂黜留南荒

義言盈口又云王命南下耶符東割留南荒

論職此還壽必是自開穆撫未及行而卒耳

此文柳州作豈贊元和十二年開方自開

昭祭于給事五丈之靈自古直道鮮不顛危禍之重

輕則繫盛衰矯矯明靈克丁聖時丁生形軀獲宥三

黜無虧賢良發策始振其儀天子動容敬我直辭貞

元年九月德宗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問以天

早贊言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洪羊可烹德

宗深喜之載之冊府命以諫司尉擢左補闕抗姦

替否與正為期奏書百上知無不為誰謂劉賈英風

莫追向賈誼也給事黃門奉職樞機封還付外動獲

轉運諸院擅繫囚答掠嚴楚人多死贊奏請與州縣參決自是不寃王承宗反用內官吐突承璀為都尉

使四年十月贊與度支使李元素極言其不可庶子創承權四道兵馬使帝頗不悅以贊為太子左庶子

達道之行實惟交友患難相死其廢自久公實毅然

誓均悔吝挺身立氣不改其守黜刺南荒義言盈口

元和四年七月京兆尹楊憑貶臨封章致命志期隕

首邈矣高標誰嗣于後王命南下郡符東部注題留

滯湮淪殲此遐壽先鳴呼哀哉公之伯仲信惟先

執記曲禮見父之執執友也穆賀穆員感激之風道

同義立中司守直姦權是襲致之微繆誣以賄入瑣

瑣其徒榜訊愈急經音墨榜音彭御史分司鞠都御史

御觀察使盧岳妻分財不及妾于妾訴之贊鞠其事

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待御詔下三司議于洛邑噫

我先君邦憲是輯平反羣枉大忤三揖危法旋加譖

言俄及左官夔國義夫掩泣注羣罪人辭使從輕也

左傳襄公三年三揖在下注御大夫士也贊弟贊詰

闕攝登聞鼓訟冤詔三司使柳鎮李觀楊瑀覆給無

之然猶出為刑州刺史鎮亦坐取夔州刺史邪臣既黜

史前漢設左官之律注任于諸侯曰左官邪臣既黜

乃進其級端于庶僚直聲允集虔虔小子夙奉遺則

貞元八年實參取公在郎位再罹擯抑時忝憲司竊

分枉直抗詞犯長有志無力惟韓洎劉同憤露臆道

之不行銜媿罔極韓劉謂監察御史公在左掖議登

美願遡海風以窮洛涘清明如在神鑒何已嗚呼格思以慰勤止

祭呂衡州温文温字和叔一字化光河東人温

道蓋不獨見之此文也作之年月具見本籍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

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

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曹

人名為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

實讎之厲惡也○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

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

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

甚故復呼天以云云莫莫與漢漢同○莊子天乎痛

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

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

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

備斯為全德温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為而官止刺一

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

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邪修一作循誤○元和三年

不厭再取道州刺史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

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為道

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

必諸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為大甚

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素志所蓄

蕤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一作勤理行本作治有善狀所勸者志不得行

功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  
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  
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  
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  
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  
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入下無徒守○  
衡州十二月十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  
四日藁葬江陵○乎明乎豈蕩為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為光耀以助  
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  
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  
為金為錫為主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  
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  
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  
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臨絕嗚呼化光庶  
或聽之

祭李中丞文中丞名字未詳作之年月具見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朔二十二日某字  
甲戌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將仕郎守殿中侍  
御史穆贄穆贄字奉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馮邈承奉  
御史監察御史韓泰泰字宣德郎行監察御史范傳  
正傳正字西老貞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  
郎監察御史裏行柳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李  
程等程字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中丞贈刑部侍郎  
李公之靈惟公堅貞守道潔廉成德當官秉彝卓  
爾孤直高節外峻純誠內植臨事不同執心無惑惑  
慝慝作矯矯勁質擢於天枝式是邦族粲其羽儀節○中作

故云天枝發跡內史參其軍事古內史今自下廟上  
直詞屢至廟音磨漢書贊賈山自下也于後受邑歷  
撫疲人公去逾久人滋咏呻咏呻歌復從京邑辟署  
司錄振其綱條端我旬服旬服謂黠吏屏氣貪官窒  
慾屏必耶切○易君赫赫有命登于王庭邦賦以修  
國用是經實抗其長以奉准程准程法校其簿書無失  
奇贏奇音羈與崎同贏音盈進為正郎勾會是專勾  
切古候○奇音羈與崎同贏音盈乃刺于商虎節登山中丞嘗出  
國用禮節化靖為沃致夷於艱道途謳歌有詔徵還  
靖音香○地曉確為丞我御史執其憲矩自商史召  
糾盜之志直清是舉慎擇察史必薪之楚楚薪言  
劉其楚楚楚維薪終始七載不忘祇勤事無觀瞻道  
有屈伸阜囊密啓忠懇屢陳陳用卑囊已見九卷呂溫  
誄令望逾重名卿是屬拖紳遠聞卷衣已復拖紳  
語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復招魂也禮喪大記  
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  
加命服馬曰贈貨財一贈注皆助生送死之禮  
窆有時歲月逾蹙蹙左傳窆切窆音夕○窆厚也窆夜  
播等猥備官屬況當薦延承其規模奉以周旋近或  
逾月遠則累年咸承至公官守獲全故事盡在遺風  
藹然俯仰庭除顧慕潺湲致誠一觴拜訣堂筵潺湲  
爰音嗚呼哀哉

為章京北祭杜河中文貞元十五年十二月以  
使章京北夏卿也河州刺史杜確為河中

維年月日甲子京北尹章夏卿謹以清酌之奠敬祭  
于故河中節度贈禮部尚書杜公之靈自古謀帥恆



在諸儒晉登郤穀亦以詩書左傳儲公二十七年晉御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教詩書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鉞之臣

率由武夫時惟明靈道冠學徒天子有命總其戎車

何以邦之維絳及蒲絳蒲今屬山西平陽府有山有河

殿此大都殿都練切煇耀昌時振宣後學命服之

盛光于列岳謂保豐福永縻王爵壽如何期神不可

度洛徒嗚呼哀哉大曆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道俱

起草萊道一作科懷策既陳論言煥開考第居甲自天昭

回大曆二年夏卿賢良方正高第分命邦畿步武獲陪同

志為友星霜屢迴夏卿為高第長我十年禮宜兄事周

游歡洽莫不如志長則禮十年以于後多幸謬列周

行周之列位箋謂朝廷臣也實使襄公十五年注置

編也言編又同制書立命文昌及余稍遷吏部為郎

公屬中兵此焉分行唯為兵部員外郎再獲聯事

東西相望望音出處同道樂惟其常作謹後余出刺

九載南服蘇州刺史前出為常公自左輔遂膺推

轂轂也史記馮唐曰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我勤魏闕

爰總九流勤為吏部侍郎貞元十六年夏卿誰謂河廣

顯言莫由詩誰謂河廣九流謂九品也

住復相隣經魚呼烹密從南中來遺我雙魚好斯厚

惟以綢繆綢繆魚呼切余弟宗卿獲庇仁宇命佐廉問

忘其愚魯韋宗卿為河假以羽翼俾之騫翥音軒

與嗟況此故人循念平昔徘徊悲辛卜墓斯及禮儀

畢陳敬薦行潦洩哀茲辰左傳潢汚行潦之鳴呼哀

哉

為章京北祭太常崔少卿文崔少卿汝之史傳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敬祭于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率是良志

蹈其吉德左傳孝敬忠炳蔚文彩周流學殖見左傳

生殖也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乎幽蹟蹟

格六書奧秘是究是索叩爾玄關保其真宅周禮五

意四曰假借五曰諧聲六曰指事三曰會藝成行備披雲

聘跡康莊未窮濛汜已極濛音蒙汜音似康莊大

達謂之莊史記有康莊之衢濛汜已極濛汜將死也楚辭南

出湯谷之中暮入西極濛汜之涯言出東嗚呼哀哉夙

歲同道從容洛師接袂交襟以遺以嬉書洛誥勸至

都策駕嵩少嵩高少室二山名汜舟灑伊書伊瀍二

洛陽嵩縣地笑咏周星其樂熙熙丹霄可望青雲

可期可望一作何望周星謂洛中十友談者榮之

據夏卿傳始在東轍懷一星終矣謂惟鄭洎齊各登

鼎司鄭餘慶齊相或喪或存山川是違繫我夫子宜

相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悽悲繫鳥今鳥帝嗚呼哀哉

往佐居守及爾同寮謂佐東笑遞相交歡匪夕則朝

歌且謠見詩字及我為郎優游吏部夏卿自長安令

即公為御史持憲天路文陞徐趨眷戀相顧歡愛之

分有加于素持一自我于邁歷刺東吳公于邁夏卿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

自給事出離憂十年復會名都離憂謂離別之憂

刺常蘇二州蘇州在二州凡九年

余為侍郎銓總攸居夏卿即銓謂銓次也實得茂

彥奉其規模聯事合情又倍其初合非一作我尹京兆

貞元十七年十月公亞奉常謂為少卿步武相望佩玉

以鏘謂係愉樂長此翔翔抱疾幾何忽焉其亡鏘佩

也嗚呼痛哉原念往昔愛均骨肉我有書笥盈君尺

牘寤言在耳今古何速失涕與哀匍匐往哭撫筵一

呼心焉摧剝剝普木切○詩凡日月逾邁佳城遽卜

素車千里逶迤山谷遠若於危切○書曰月逾

勳三友善張死范彌千里夢張告之苑素車伯馬往

臨喪次逶迤爾爾精靈藏之斧屋禮記孔子曰吾見封

馬鬣封之謂也注斧行旁殺刃上而長嗚呼哀哉丹

旌即路祖奠在庭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泐酌以

告明靈臨觴永慟庶寫哀誠詩泐酌彼行潦注泐遠

取酌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為李京北祭楊凝郎中文貞元十五年三月以

疑墓碣此文時為藍田尉代作

維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四月辛未朔某日檢校工

部尚書京兆尹司農卿李實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故兵部郎中楊公之靈惟靈清標霜潔馨德蘭

法云水轉嗚呼哀哉唯是伯仲並為士則疑兄憑弟

流之貌實碑云則連擢首科迭居顯職中進士第九年

為世純行碑云則連擢首科迭居顯職中進士第九年

十三年疑公之懿美發自朋僚播于四方令聞克昭

炯然獨識卓爾孤標翼翼其容羽儀清朝獨一作燭

載筆東掖動無不紀禮記史載筆士載言東掖謂為

動則右史書之疑云起艸南宮時論增美疑遷尚書

即革正封邑申明矯矯事連大梁有艱天子是使貞

軍節度判官是時宣武帥李萬榮榮其子迺擅領軍

梁有艱密勿之謀唯道是履詩密勿從事復歸郎

署職茲中兵復歸一作歸復○十八簡稽無撓以攷

其成周禮以八式經其兵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遊人

猶聞也稽猶計也合也合其士英風未攄沉疴遽

嬰孰云積善降以促齡居切昔歲江表獲同宴語謬

為好仁不我遐阻觀曹王臯為江官公之元兄復惠

德音疑之優游多暇卷昝逾深音清言盈耳尺素

相尋冀茲競爽焜耀儒林及此凋落砥摧我心左傳

可又與一個焉惠其危哉嗚呼哀哉遺車就引哀挽

先路迅風淒悲頽景幽暮喪語禮切○禮記遺車視

少各如遺奠所包牲體之數也又見集戶部郎中禮

府吾墓誌注挽引也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

聲之傾都殄瘁揮涕相顧矧茲故人誰任痛慕詩亡邦

國殄潢污一觴詎寫平素尚饗

為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張都護安南都護

子厚嘗為之誌銘見第十卷所

載與此文皆合楊侍御未詳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于故都護御史中丞

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無施秦強莫制

再續謂禹治或賓或叛越自漢世漢武帝元鼎六年

水之功也

聖唐宣風初鮮寧歲稍臣丹服漸化惟髻卒為華人

流我愷梯俱已見士燮之理惟公克繼勤勞遠圖

敷贊嘉惠吳志士燮字彥威漢末為交趾銅柱南表太守在郡一十餘年疆場無事空與孔同

前功載修基誌空道北出式遏蠻貊漢書張騫傳

樓蘭姑師小國當空梯航連連旌旆悠悠輻湊都會

皇威以流輻音福湊方荷天寵宜公宜侯聲馳帝鄉

魄降炎州禮記魄則嗚呼哀哉公昔試吏時推清

能謂舟初為斬州斬公昔乘輕人知準繩輻音搖

也謂舟以左領軍衛兵官也經略巡官也經略

柱史稍遷謂舟三郎曹繼升謂舟員外郎程功佐

理海裔斯澄謂轉禮部郎中為安南乃紀南方專任

是憑謂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兼御禮分

五玉書修五禮圭玉五玉謂圭執圭侯執信恩錫

百朋詩錫我百朋箋古者貨貝五開府辟掾羣英攸

屬顧茲陋微敢廁甄錄甄稽之既受筐篚載加命服賜

有楚冠用慙豸角胡廣曰左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

文冠辨法直楚王纘獲志云冠身神星言赴命注望

帷幄視險如夷瞻程非逸伯氏左宦爰滯中途

伯氏謂侍流連隱憂言念涕濡子姪莫在使命頓殊

御之兄也作命競魂弔影敢廢斯須情留江徽夢結天隅微音

恩切有裕義乖從役顧慕長慟展轉增惕膂力猶在

中腸屢激方俟銷憂永期投跡膂音呂宜骨也字或

旅力方剛謙德不福法星降災易鬼神害盈而福謙

福也法星庭懸遠徹計爰來無故不徹禮記大

莫及報德何階精車北轅申奠克諧載此見切○轄

夫以布士望拜徒至音塵永乖南州斗酒庶寫幽懷

後漢橋玄傳曹操相沃醢

文曰斗酒隻雞過相沃醢

祭萬年裴令文萬年令裴瑾子厚嘗為瑾墓碣元和十二年七月卒文必是

惟靈孝友之性實惟天與飾以儒書洽其譽處詩是

譽處兮注遠國於天子也枵然其量廓爾其宇許

嗚然大地注焉然虛大貌人以義來我以身許裴

裳赴急不避寒暑交半域中多容鮮拒誌云瑾以唯

財力危急輕出賢於博奕媚茲讖語或泛或沈兩得

其所誌云瑾喜博致禮成文墜章克舉唐自開元制

聯奉崇陵豐陵皆因事肇裴瑾佐司空杜黃裳展樂

承職音官式序裴瑾為太常主簿既聯奏復集禮

亦圖節籥籥思承切鐘磬者橫曰荀植曰籥播在奉

常永傳儀矩奉常脫略細微忽煩言坦然自居

無顧仇怨怨於元切○文卒成官謗莫究禍源坐黜

中徒再期騰鸞執云蓄憤遽此歸魂瑾以此部員外

陟萬年令會金州獨史來揚言恐喝以類事曰不

得三十萬吾能為獨瑾大怒召屬之恣所為事巧以

為鮮據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卒州嗚呼哀哉世稱姻

室瑾後夫人柳上順尊卑下歡傳匹致其孝敬式是

仁邱爰友童孩處心勿失恤音君之仲季茂於文術

堅瑾兄弟四人游藝相從操觚散帙撰平聲或操觚而

之簡或以為觚木也古人用之以為筆誤矣顧余養劣

廁迹奔逸二紀于今交情若一逸絕而回瞻乎在

勤苦也俗音傳普丁切行不正方期末路稍追曩

日時不我謀於焉斯畢營營衛尉獨守邦秩想其永  
哀淮海蕭索衛尉也之嗚呼哀哉聞疾馳簡其命未  
返翻其計書來自番禺番禺音番禺音魚又魚容切  
與循塊守窮荒山夔與居山夔獸名如龍而一尺國  
為近謂之山操人面有眉不申有志不舒況逢零悴當此  
猴身能言獨匠有眉不申有志不舒況逢零悴當此  
囚拘拊膺長慟長慟何如一作天菲禮無取沉哀有  
餘嗚呼哀哉

祭呂敬叔文呂敬叔名恭子厚嘗為呂侍御恭

十有七此子厚所以重

維年月日朔當是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員外置

同正員柳宗元謹以酒肉之奠致祭于亡友呂敬叔

之魂嗚呼鞠躬歷聘或以不答屠漁乖離夫何克合

謂太公也楚辭呂望之鼓刀吟禮文王而得舉姓太

漢文王舉以為師大或不小或見遺往來逢迎

今古參差參初金反惟子之中忠勇充之以誠與物

退受其疵智謀宏長辯論恢奇嚴義博大與世異姿

何付之器而躓於時職一作獲嘗曰余武王功是期

誓者其力以達皇威者渠伊切又音旨邊鄙不靖俾

供與師左傳無令與師諸侯順道戎貊咸宜恭為

山南西道學書記興師諸侯順道戎貊咸宜恭為

軍桂管防禦使嶺南節度判官今其沒矣哀志之

達知之無補世又罕知哀風腸斷嗚呼哀哉昔與

子游尚疑其志及觀其長誠任其事日異其能歲增

其智進如川行浩浩而遂天乎有亡中道是弃余慎

取友惟心之虔周遊人閒餘二十年擯辱非恥升揚

非賢一貫于道無四五焉子之我知不以事遷言而

見信貌阻心傳我黜終世子天於前徒稱子志誰信

我言與子俱已孰云我先惟子之兄志同義比官刺  
一州四十而死此必二切卒恭兄温字化光元和子  
仕方初百年有幾如何默默去我道已說文道往來  
數有穉之妻有弱之子見墓海墻東周號哭萬里而  
宜切○海墻謂循州東周謂洛陽於大墓也葬紉之行獲  
死其妻子以柩如洛陽附葬於大墓也葬紉之行獲  
出於此紉直刃道曰引通此謂路出于垺注在楮  
爰陳酒肉式嘉且旨讀茲哀辭以奠而誄嗚呼敬叔  
吾道已矣尚饗

祭崔君敏文崔君敏即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

月亦是時作

夫產崑崙者難為玉爾雅西方之美者有崑崙植鄧林

者難為木列子夸父道渴而死生鄧公以令望顯于

華族詩如圭如璋藝邃六書崔少卿文祭學該七錄

梁參校官簿更宗博采宋齊以興錄公六藝二日書

記參校官簿更宗博采宋齊以興錄公六藝二日書

詩賦五曰伎術錄紀子數術六日佛錄七日文錄紀

此黃老恬於寵辱賦切入補黑衣佐環衛也戰國策

最少不自顯於趙補黑衣以衛官出參旬服

邑皆屬原藍田尉三紀綱淮海政令惟肅事具

即謂錄事參軍也綱宰制岳濱周於仁育謂敏為許

興龍儲闡典議直清攸屬敏自揚州入為太子司議

久次推能二州繼牧謂為州刺至于是邦率由舊

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少吏勤於庶獄妖誣珍

除淫祠翦覆事詳出令三歲人無怨讟谷切進律未

行歸神何速禮記王制有功德於民某咸以罪戾誦

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威也鳴鑿適楚鑿鈴也

鑿鳴而泛鷓浚湘鷓悅益切亦作鷓公鷓順流也廣



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終以無荒詩屢舞無傲紛慮斯併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奈何顧慕感傷嗚呼室有送去川無息流追懷曩辰恍若夢遊奠徹中寢魂遷乘舟微去也中寢路寢也乘舟謂遷神于舟歸壑故里也邦人永思匍匐隱憂况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祭段弘古文于厚嘗作段弘古墓誌載之外集來承時作必

世病乎直人悅其和行而不容雖聖奈何提其信義誰與同波經經以終堅不可磨耕切游得其仁友擇其益始如可進終會于厄精誠介然將貫金石追恩懷舊與詞憤激懷感君昔來辱備聞嘉言宵會北堂晝宴南軒謂弘去適于越不日其旋載除我居望爾北轅今者之來丹旆有翩閱茲英志

限此中年音嗚呼哀哉居實斯貧有子而幼孰云履信惟天所祐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道途之資敢廢于舊志君之行銘石斯授所見子厚有潔其觴有楚其豆庶鑒于誠臨茲饗侑

哭張後餘辭此篇一本在祭李中明文後作之當在京師時附次貞元十八年文周之說以致讀之惻傷懷黃震曰中引莊周之說以爲人之君子天隨寓而發也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爲經術甚邃而文少余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冲然忘其友人與之言鏗爾而厲辯而歸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無則道而得乎世然猶不顯則曰命然猶一命之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作然而

餘之性可謂良矣其貌可謂肅矣一無可博實弘裕宜爲大官者老求其所以天賤無可得焉既得進士明年疽發辭卒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祐善人而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恆在善人而祐不肖莊周之說以爲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邪是二者又非論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天與壽貴與賤異道而出者也無取喜怒於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道之出者多一作道後餘母老而喪良子東西行者助之哭焉况其知者邪一行字餘不與詔冒者同貴不與悖亂者同壽歸潔乎身聞道而死雖勿哭焉可也嗚呼向更死既聞道而且貴且壽則其顯庸也遠矣又烏能勿痛乎一本無遂哭之以辭

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爲老人皆反是百稔猶幼百稔百子之優游是亦黃耆詩內尊事黃者黃耆老者無之嗟嗟張君寵不必貴尊嚴爲仁早服高位淫諛肆慾銀艾淪弃子之崇高無愧三事銀銀印艾艾綬言奔也書六府三事詩三卿也吾見皤皤而童赫赫而辱進孺袴於几杖負泥塗於冤服己雖有餘人視不足皤博人白皤老子之跡不混乎其闕者幸也宜賀而弔宜歌而哭吾其過乎與其寵而加貴善而加壽道施於人慶及其母從容邦家樂我朋友豈不光裕顯大歟而不克也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其母一

祭李中明文李行敏字中明趙郡贊皇人子厚年冬大雪文謂水之綿綿山萬屬今又淫以雨雪此必在承時作也



致祭于亡友中明之靈夫子之道邈以恆兮夫子之

志勵以競兮求中慊末如履冰兮敦仁以孝實烝烝

兮書克諧以孝烝烝唯毀死虧禮其他莫懲兮惟一本作

虧禮又烝烝孝貌唯毀死虧禮其他莫懲兮惟一本作

十一年公薨立公子瑩為嗣九月癸巳卒毀也注

以致滅秉端守一信厥明兮作員一月逾歲長行若登

兮外溫其顏內類直繩兮謾言來加不遽陵兮舉世

羣非自視弘兮庶優游於道大賚是承兮掩寬舒抑

與類升兮胡茫茫其不信卒以禍仍兮豈韜忠哀信

鬼所憎兮哀一作裏哀信又將教言吾欺終不可徵

兮徵政也吾方期于暮冀有與兮今而弃余志若

崩兮若將援而上喪厥眩兮恒其隕心交背膺兮水

之綿綿山萬層兮又淫以雨雲紆委礪礪兮礪礪

登切石貌鴟鵂夜啼羣暝疑兮備音休○莊子鴟鵂夜

見丘山鴟鵂鳥也魂鬼以行中道殘殘兮殘一作思

又魯登切殘殘鬼出殘殘鬼出殘殘鬼出殘殘鬼出

憑兮精物呵與詞同責也聊致吾慎斯言孰稱兮

慎當

楊氏子承之哀辭攻之表系楊憑子姓皆以之

之是也獨未詳承之所出然必憑諸族耳辭

謂世父孔湘水滔滔據水經馮水出臨

賀下注湘水此必元和四五年憑臨賀時作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

天其外姻解人柳宗元為之慟且出涕左傳天子七

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親戚亦將有不克知其  
美者紛瑣一作瑋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賢咸得知  
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為也用  
是為之辭以相其哀焉相去  
葆醇熙兮承貞則懿文章兮好循直誠耿介兮又綽  
寬學之勤兮行彌專質主璋兮文虎豹超凌厲兮馳  
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嗷嗷  
兮有弟哀號世父孔悲兮湘水滔滔嗷音叫號平聲  
孔甚也世父當是楊憑去昭曠兮沈幽冥魂冥冥兮  
竟難託作誰死者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憂志  
甚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  
誰使子兮淑且仁吾耳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苦  
兮徒何為徒獨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祭文

舜廟祈晴文

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堯

九疑山志云舜廟在舜源峰下按舊志在

陽溪蓋三秦漢以來立祠于西德宗朝長

呼為大廟奏漢以來立祠于西德宗朝長

胡曾權延唐廟碑今始亦廢于朝復立是子厚

年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

入大麓雷雨不迷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帝在

璣七政以齊衡玉者正天文之器七政日月五星

九澤既陂錫禹玄圭又禹錫玄圭厥厥成功注禹

加于四海故堯錫之至德神化後誰與稽勤事南巡祀

典以躋此焉告終宜福遺黎見題注廟貌如在精誠

不聯建也今陽德德候有滄淒淒田有滄淒淒注淒

貌與降是水潦混為塗泥岸有善崩流或斷堤河渠

岸善崩注善崩喜崩也泛濫疇隴陂陁圍哇與

同恆雨獲戾循咎增悽忍茲嘉生均彼蓬藜楚語神

生注嘉生敢望誅黑螟黑螟音戾一本作蠶居南

雨則扶陰蛻扶音軼句春秋元命包虹蛇陰陽見有

畫見於日衡扶擊也式乾后土以廓天倪皇宋玉九辨

得乾天倪字出莊子何時兮柔盛不害餘糧可棲公

不害或以告日潔黍豐也棲猶委也或籛或溲為酒

盃或籛或溲釋之豐生雙籛以浮或或或或或或

笙鏞坎坎鼓擊鼓擊以則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心不攜世祀攜貳也必百豈獨蘋藻徵諸澗溪漢左

薦之毛蘋蘩藻之菜可帝其聽之無作神羞

雷塘禮雨文子厚集有第宗直續志謂元和十

惟神之居為坎為雷即震也震東方雷專此二象宅

于巖隈象狀一風馬雲車肅焉徘徊焉一作耕能澤地

產以祛人災澤也周禮以地產作扶陰德神惟智知

我以誠往致敬我一作敬為欽茲有靈爰以廟饗

知享一在本神惟智苟失其應人將安仰神一歲既早

曠害茲生長嘆音罕又音漢長丁敢用昭告期于盼

嚮盼黑乙切又許訖詩嚮其乾矣某自朝受命臨茲

裔瓌蒞政方初庶無淫枉朝一作從廉潔自持忠信

是仗是一苟有獲戾神其可罔罔一作誣也罔擢擢

嘉生惟天之養嘉生見豈使柔盛夷於艸莽盛平聲

騰波通氣出地奮響雷出地奮響又欽若成功惟神

是獎作神祭

祭燾文燾音道又音壽馬首軍祭燾用白馬

為牲此文元和十四年裴中丞行立詩黃賦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燾神惟昔禮有大

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茸頭是為兵生用以行

師本音豐廣史記秦襄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

樹公時有梓從木中出後見於豐中又列異傳秦

文牛畏不之入化故為牛以騎擊之不勝或墮地

起於此為謂鹿鬣先驅漢宗蚩尤亦作靈旗高史記

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邵曰蚩尤古

子好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邵曰蚩尤古

一以鋒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象漢武帝星為南

類既禡指于有罪禡音罵○詩皇矣曰是類是禡是

上帝禡于所征之地北面詔盟抗侯以射○抗苦浪切

類祭天禡秋官司盟之文詩實之初鑿大雖有古典

侯既抗注抗率也率鶴而棲之於侯也

今弃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古故有蠢黃孽保固

虐人俾茲太平猶用戒律天子有命威施于下也蠢動

謂黃少卿事已見前惟守臣某桂管觀察使董衆撫

師秉羽元刃董督也莊子叔孫敖甘寢乘出用茲日

敢修外事禮記外事以剛日爰薦求牛祀供其享牛

求牛求牛者禱庶無留行以珍有罪國有祀典屬于

神明傷夷大命無敢私顧謂死也○惟克勝敵以全

天兵去茲蠢蠻達我涵育○收厥隸圉役于校人奴隸

苗心曰螟食葉曰膳食節曰收厥隸圉役于校人奴隸

隸左氏傳馬有圍牛有故圍養馬者也○禮海隅黎

獻承底于理無或頓刃以為神恥○頓徒困切通作鈍

甲兵不頓急急如律令

禡牙文禡祭也周官典瑞掌牙璋以起軍旅

象故以牙璋起兵又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

精凡始豎牙必以剛日剛日者謂土剋也兵

之徵此當與前篇同作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禡于軍牙之神

秦定百越漢開九郡自茲編列同于諸華史記秦始

年取百越之地以為南海桂林象郡漢書武帝元鼎

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

南朱崖天寶北亂北方薦役惟是南方久稽討伐方

詹耳郡天寶北亂北方薦役惟是南方久稽討伐方

作藩蠻怙險乳字生聚恃傲威命虐夷齊人

諱黃姓陋襲實盜盜暴僅壯殺老掠敢使臣梟視洞

窟以逃大戮○古毒字使去聲今皇帝受天景命敷

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命有饒明命也○齊魯

誼珍乃一作青齊既珍一作齊青誼珍○書我趙魏顯

化顯或作亦司魏謂魏博節度使王承宗以節權六

州歸于有司溥天之下咸順帝理唯是瓊眇尚恣昏

頑致天震怒命底于罰○書底商之官臣某○左傳裏

公十八年官之臣也實裴後之姓云欽率邦典統戎于

征于往惟爾有神懋揚迺職敢告無縱詭類無劉我

徒○詩無縱詭類謂鏃刃鋒鏑畢集于兇躬○木切

末○鏃劍端也○鏃甲于盾咸完於義○鏃亦甲也○盾

也亦干焚揚蕩沃往如行虛○鏃俾人懷于安以靖離

之隅之離南方在是舉也任欽哉無作神羞急急如律

令

祭井文元和十一年刺柳州作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演為人用○玄幽也

國語夫水土氣通而民用不窮之養功齊乳湮○湮親勇

也注水土氣通而民用不窮之養功齊乳湮○湮親勇

貢不窮也○乳汁也○惟古有制八家所共是邦闕焉

官守斯恐入家共之○又詳見孟孟子○蘊利茲久閱靈

則深爰告有神惟測我心○食為我井井不卜茲利北

于彼城陰神斯有仁是鑿是鑿是臨作靈○惟昔善崩今則

堅好○善崩見惟昔遶石今則順道○遶一本終古所無

幸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焉○發自玄冥成于

富媪克長厥靈不愛其實○媪烏皓切○左傳水神號

富媪張晏注媪老母媪烏皓切○左傳水神號

稱也坤為母故稱媪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祭門文祭謂營營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

之禮記零祭祭水旱也

祭于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闢能收水滲

以祐成績○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天作雲雨○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案盛雲亦害也○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休徵未獲○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雨反是謂○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齊災詞切○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注謂取其氣○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禮國索魂神○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澤惟神是依○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祭六伯母文

清河令從裕子二人察躬為清德  
妻李氏也按李氏此元子厚代叔父  
九日卒年八十一此元子厚代叔父

維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五日丁  
巳姪男華州華陰縣主簿纁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六伯母之靈○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神資淑德高明而和柔惠且直敬長慈幼宗姻仰則  
不倍貴位孰不懷惻○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閔凶夫移○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遭閔主器繼天莫承于宗○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彼賢女孝誠自中温温良人竟揚德風承順必敬滑  
甘則豐致養有榮其道克終○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和謂南尉貞元十六年王紆為右補闕頴川陳襄為校書  
郎渭南尉貞元十六年王紆為右補闕頴川陳襄為校書  
于京師道路過疾遂館于陳志焉○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諸婦之良諸女之養無不陳志焉○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訃纏牽官事奔哭無路○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師以號以呼祇拜堂帷子姓彫落宗門日衰託于外  
姻陳此靈儀○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至于大斂○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人謂陳其仁賢見容曲遂其私○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之謂陳其仁賢見容曲遂其私○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推悲誠愧于人豈曰得宜○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參士林主其簿書于華之陰受祿雖微莫遂囊心○說文診叔也  
去聲○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望是違哀懷豈任嗚呼哀哉

祭獨孤氏文

獨孤氏文  
維年月日某以清酌之奠祭于獨孤氏丈母之靈惟  
靈育德涵仁克生賢子生而不淑未壯而死○說文診叔也  
重貞元十八年四月名播九圍望高羣士雖微祿位  
人羨其美○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女良婿適遵燕喜○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心為貴實在斯人奉養宜繼將致其勤竟罹禍謫逾  
紀漂淪○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微哀莫申冀榮末路私願獲陳遠此承計天乎不仁  
遇切嗚呼哀哉昔也高堂世悲其獨今茲玄室孝道  
當復○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承歡載穆式致其安寧實其壽願言有知以慰幽獨

玉切除

祭從兄文

從兄名寬字存諒子厚五從族兄也  
夏縣令按柳氏有濟房蘭肅四州刺史楷生  
開莖鄧州生寬子厚嘗作大理評事柳君墓

嗚呼我姓輝媽由古而蕃鍾鼎世紹圭茅並分○說文診叔也  
於虔切○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氏之輝媽○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書十有八人中擅諸武抑遏讎冤陪弊不振數逾百  
年○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期復于前○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從事諸侯假乎郡藩○說文診叔也切淫雨斯降害于楚麥左  
威服咸宣神乎我救命返不延興起之望是越是愆



寬中厲氣嘔泄 歲首去我將濱海埭留遊歡娛涉月

卒年四十七 彌旬宣切而夜焚膏炬晝凌風烟理策嘔嘔糜舟潺湲

于權切○嘔嘔音斂一作欹潺湲山切澗將辭又醉就住

而旋作還今者之來徒御淒然垂帷襜褕飛旆翻翻

襜褕古切○說文升拜無形合哭誰關作洽逝歸從

附于鄧之原銘墓有辭發我狂言子厚嘗為寬祗陳

其悲匪暇于文觴有旨酒豆有純肩純與豚同○豚

于豚肩伊奠之菲而誠孔繁靈邪罔邪有涕漣漣

祭弟宗直文宗厚同祖異父弟字正夫卒祭文

亦同是時作宗直厚同祖異父弟字正夫卒祭文

維年月日維元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

第十郎之靈吾門彫喪歲月已久但見福謫未聞昌

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作自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

為單子一作各慄慄早天汝又繼終兩房祭祀今已

無主吾又未有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

絕如綫錢卽線字係仁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極道乖

無所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

病年纔二十不祿命盡十一本不掛命書蒼天蒼天豈

有真宰如汝德業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

負才自奔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為媿

汝墨法絕代知者尚稀知一本及所著文不令沈沒

吾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於世

人以慰汝靈宗直撰西漢文類四知在永州私有孕

婦吾專優恤以俟其期男為小宗女亦當愛延子長

大必使有歸撫育教視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

焉炎荒萬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

日自云小差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為古

人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

紉寄於高原紉索也見前死生同歸誓不相弃庶

幾有靈知我哀懇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簡字仁海五世孫娶柳氏

其英爰曜于初譽動京邑施于方隅密勿書奏元侯

是俞詩密勿從事崔簡貞元五年中進士第為掌書

允也蜀寇內侮禍聯羌髻夷名羌在西蜀影在巴蜀

君出顯畫披攘其徒南平劍門西獲戎俘說文俘軍

起受刑曹留總南都簡在南山南凡五徙職大增官移

刺連部下民其蘇南一作西道府還連州刺史山道不可

常病或中途悍石是餌元精以渝病瘡且亂雷謗

爰興接驗增誣簡自連州徙章具獄坐流離州人始

雖進律終以論辜禮記王制有功德于民溟海浩浩

而君是踰嵩山茫茫而君是居嵩山疑當于崇山崇山書

在驪厥弟抗憤叫于康衢爾雅四達為衢五天子憫

焉訊以文書御史既斥連帥是除簡弟第莊嗣訟冤

罷御期復中壤遽淪別區元和七年正月二喪還大

浸又溺二孤莊子大浸稽天而不沒大浸謂漲潦也

風二孤痛毒薦仍振古所無何謫于天降此翦屠匪詩

茲注振極也極也今振古如極不及歸寓葦荒墟將就誓還

里閭簡葬于北甲子步嗚呼哀哉君之子姓

惟自我出母儀先虧父訓又失簡妻柳氏燒斃相祖

先簡妻柳氏燒斃相祖

撫悼增恤咸冀其才以大家室與樂體切憂也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晝客夕計期正文律實契師友豈伊親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永訣作訣一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紼以出斧屋爰封禮記檀弓封有若覆夏神非久留息駕于中書石為置者矣有若斧者矣誌世德斯崇手斟以酌涕出焉窮音拘酌魯外切也

又祭崔簡旅觀歸上都文字一本無旅觀歸上都字年將復故崔簡自七年至十年業于承子厚謂三十年正月已召至京而此文謂我生而留則當是九年作已召至京而此文謂我生而留則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上不可以室或坊而頽或碩而萃切符物切碩音懸萃昨反也詩杜萃陰流泄漏濺沒滄溢一見一否為濺郭璞者崔鬼貌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疎脆薄久乃自室不如有貌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疎脆薄久乃自室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碩鼠字見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睽睽欺苟佛音超職音閃神書

視暫視貌又驚佛音超職音閃神書視貌神張目也佛音超職音閃神書勝賤暗賀輕罷妄走佛音超職音閃神書碎無大略也佛音超職音閃神書不思己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也佛音超職音閃神書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輦寧君之神

且欣佛音超職音閃神書安少陵北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遊酌觴于座與涕俱流

祭崔氏外甥文崔氏外甥即簡之子處道守前也奉簡喪逾海水遇暴風溺死已詳見上文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章六小卿

柳河東集 卷四十一

之魂此一無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今謂吉其終道克就今胡典而喪離厥咎兮典主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踏道字見穀梁傳豈汝之昧不能究兮將奪之鑿使昏霧兮與霧同反復攬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魂焉觀兮庶幾來歸銜以侑兮銜音俊禮記注食餘也二甥酒實于觴肉盈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邪否邪歎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崔氏即簡之女名媛嫁明州司戶河東薛巽元泰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卒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孀子之靈舅一作維年月日叔與祭于薛氏孀崔氏二十六孀之靈凡我諸甥惟爾為首甥於我氏恩顧彌厚甥生於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馨自久芬一作秦惟伯姊道茂行高上承下訓克敬能勞夙有儀則刑于汝曹雖云惟性抑自良陶此崔氏之母汝之先君以文誨我周流辯論有疑必果恆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禍謂崔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獲我依以慰困窮歸之令族有蔚其容方冀榮壽遽罹災凶嗚呼哀哉汝自艱酷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駢也英文數

暢浩通賞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天闕神聖何蒙音過莊子逍遙賞儒莫之天闕此謂崔氏弟處道守訥余其飄蓬渡海遇風溺死豐非一作前歲詔追延授遠牧元和十年三月十三日柳州武陵便道往來信宿武陵明州幸茲再見緩我心曲猶且輕別瞻程務速孰知自此遂聞幽獨去臨視無路遡風慟哭恒焉自中如刃之觸刃非一作

柳河東集 卷四十一 三二五

阜有位青鳥載卜崔氏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相冢  
花山墓出道途尚艱歲月逾慶方俟歸紉再期奠沃

二千石 寄哀斯文心焉住復嗚呼哀哉

祭外甥崔駢文駢疑是處道守訥之昆弟

祭于卿郎之魂嗚呼天恠靈奇取不可貪既睿又力

神誰以堪悽即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籥塞其

篋匱抽深扶密擔重揭貴揭丘榮切舉也又巨列切

駢之守吏失職訴帝行事果殄爾躬以寧其位豈不

信邪與切不然無鬼誅之行而中道夭死有拔類之

才而三見廢委仁充其軀毒中骨髓其何以爲累也

莊子焉不善兄弟逾十我出惟八既孤數祀中分存

沒左傳成公十四年我之自出我爲汝舅汝爲我甥

求仁具得爲藝繼成天下莫倫古罕竝行人而思之

幾不欲生嗚呼哀哉一本無既致其愛砥極其哀秦

越萬里心魂徘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顧余猶壯視

爾如孩戲抽佛笑笑即策字前次淹隈淹徒何切與

別流隈水曲也笑領卽路嗚翰不迴翰精笑二音

鳴翰中豈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爲鬼神忍是陰誅

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問巫卒以幽昧壅之東塗

誰贈誰會贈撫鳳切誰送誰死會會車馬既虞以奠誰主

誰酌酌魯外切誰祭祭名禮記莫若速反而虞祭以安

神孤魂冥冥何託何逝嗚呼哀哉一本無刑曹繼之

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裹藥操書雖驚狀劇猶恃神扶

豈知所積終以誤吾我自得罪無望還都想爾新墓

少陵之隅何時歸附圯土下呼圯毀也瀆淚徹擴

以沾以塗此心未慊益摧紆累見于夢寧知有無

寄之哀辭惟俎及壺嗚呼哀哉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一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二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

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

八十通贈二君子厚同十為八再錫也初與子

長張員外署也貞元十為九與韓退之後至方

叔所議元十為九與韓退之後至方

對州極工而詞不窒故無痲重之弊此長律所

弱歲遊玄圃先容幸弃瑕

正西北名玄圃按玄圃出美玉以喻京邑也禮記

披隼蓬心類倚麻

披隼蓬心類倚麻

天祿署俱尉甸侯家

名張署貞元中舉進士博學宏詞為校書郎

子厚亦為京兆武尉

是為青臺又御史所居之臺也漢魏志

京賦青臺又御史所居之臺也漢魏志

也執簡寧循枉持書每去邪

沈約為御史中丞覆蓋御史劾奏以謹奉也

又轉書侍御史後漢書蔡邕高第補侍御史

魏嗣熊武負崇牙

字亦鄭鮮祭牙文崇牙既建義錄增屬辨色宜相顧

傾心自不諱金爐及流月紫殿啓晨報

柳河東集 卷四十二

曉起日如射殿宇也漢紀神光降紫殿此乃言

張歷仕及同為御史之意與未竟遷喬樂俄成失路

嗟九未竟自終也詩御史自幽谷遷于喬武貞令十

渡遼水更似瀟沙

害之瀟瀟馮敬之屬姑別怨秦城暮途窮越嶺斜

安越嶺謂認庭閑枳棘候吏逐麋鹿音君一加後漢

鸞鳳所棲主簿縣令王渙謂曰枳棘非三載皇恩暢

千年聖曆遐

延駕海師役罷梁

軍臨楚梁

北府司錄參軍

書刑部員外郎

賦歛神化而從

地輟自名屬外

禮容垂理瑤

下韻音韻

守加張

鸞鳥里建

如先奉使

六珈

代子

厚張

馬融

不審

前授



在郡貪衰德符新換懷仁道併遮初與郡守二年九月  
 濁免官使符師古曰與郡守符符謂各分其半署自留  
 符師左以與之今郡守符符謂各分其半署自留  
 京師後車駕擊刺史故符川百姓寇恂嘗為穎川寇  
 守後車駕擊刺史故符川百姓寇恂嘗為穎川寇  
 度人懷其仁惠遺留之州俗嫌龍節晚朝訝介主  
 除周澤學節龍節皆國之使節也詩曰觀介主晚禹貢輸  
 觀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也詩曰觀介主晚禹貢輸  
 苞圃周官賦乘耗地禮禮十斗斛也斛斗十筥十  
 米車三秬注引聘禮禮十斗斛也斛斗十筥十  
 乘車三秬注引聘禮禮十斗斛也斛斗十筥十  
 耗則三十每車雄風吞七澤異產控三巴宋賦雄風  
 志也司馬相如賦楚有七澤異產控三巴宋賦雄風  
 以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至巴故漢末益州牧劉璋  
 魚腹為江固陵郡巴郡江州復改永寧為巴郡以固  
 陵為巴郡江州復改永寧為巴郡以固  
 懷宇記於渝州義興巴郡西水守流為三曲如樂史  
 是為三巴劉璋說不同然詩意則謂張所治州屬山  
 南東道劍南巴道也即事觀農稼因時展物華秋原  
 被蘭葉春渚漲桃花令肅軍無擾程懸市禁黃音  
 程法也不應虞竭澤蛟龍不合陰陽避魚則寧復  
 黃法也不應虞竭澤蛟龍不合陰陽避魚則寧復  
 歎棲苴苴如彼棲苴如彼注苴字○詩如彼歲旱草不  
 早歲如之草皆枯槁無注苴字○詩如彼歲旱草不  
 潤澤如樹上之樓無注苴字○詩如彼歲旱草不  
 文音鶴○御籠銅鼓行貌說染毫東國素濡印錦溪砂  
 非執草丹不筆素帛洞錦丹砂貨積舟難泊人歸山  
 倍畚畚而種田曰吳楚燒吳飲工折柳楚舞舊傳芭  
 俞蔡謳秦大呂古樂府有折楊柳曲桓伊魯笛奏  
 舞後漢傳奇舞賦云宋玉賦楚舞舊傳芭  
 今之鼓傳天下之舞至藝楚辭香草禮隱几松為  
 曲傾鐫石作汗唐李泌取切松枝以隱背其名曰養

和後得如龍形者以獻帝禮記汗饋也杯寒初榮橘  
 傲鑿地曰汗石饋者以獻帝禮記汗饋也杯寒初榮橘  
 柚夏首薦杷杷橘小者祀變荆巫禱風移魯婦壘側  
 屬蓋荆史記封禪書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靡而  
 臧紇救鄒侵臺始敗也蓋魯襄公四年左傳魯伐  
 臧紇救鄒侵臺始敗也蓋魯襄公四年左傳魯伐  
 長各掌其比之喬治現此皆罪叙裴則相及注袁劫也  
 二州慕友漸連璧言姻喜附裴才而美容觀與潘岳  
 友傳今率行止非有葭接茵京謂之連璧漢書中  
 王傳今率行止非有葭接茵京謂之連璧漢書中  
 其箭見前中皮關至盛六池張注沈埋全死地流落半生  
 涯入郡腰恆折逢人手盡義陶潛傳吾不能為五斗  
 人馬援傳豈有知其無成而敢辭親恥汗唯恐長疵  
 但萎膝昨舌又手從俗乎善幻迷冰火齊諧笑柏塗  
 痲長切二聲疵才支切痲古善幻迷冰火齊諧笑柏塗  
 又冬起雷夏方朔傳時有幸偶郭舍人問朔語有  
 非諧之書東朔傳時有幸偶郭舍人問朔語有  
 漸也東門牛屨飯中散融空爬威修德不用退而商  
 買齊東門牛屨飯中散融空爬威修德不用退而商  
 交書曰性復多自代康遺瀉絕逸戲看猿鬪殊音辦  
 馬揭繞朝贈士會以策瓜切馬揭馬鬪也左傳  
 狐作孽林宿鳥為蹇妖雙魚列切聲音壁本作蹇○雙  
 妻祥陸病也為同病憂能老新聲厲似娉娉說文瓜切  
 貌豈知千仞墜抵為一毫差守道甘長絕明心欲自  
 到到於加切○自到貯愁聽夜雨隔淚數殘葩臬族  
 音常聒豺羣喙競呀呀○虛牙切一本喙作岸蘆翻毒  
 蜃蟻竹鬪狂摩牛名重千斤麻○中野鷺行看弋江  
 魚或共我魚某卜切刺泥官取以時藉瘴氣恆積潤訛  
 火亟生煨野煨火也煨火氣耳靜煩喧蟻魂驚怯怒



蛙  
晉  
韓  
非  
仲  
世  
傳  
父  
師  
嘗  
患  
耳  
聰  
聞  
床  
下  
蟻  
動  
謂  
之  
乃  
牛

此  
王  
之  
式  
從  
者  
曰  
吳  
故  
也  
風  
枝  
散  
陳  
葉  
霜  
蔓  
挺  
寒  
瓜  
一

本  
作  
三  
音  
延  
霧  
密  
前  
山  
桂  
冰  
枯  
曲  
沼  
蘆  
葉  
爾  
雅  
美  
○  
菓  
荷

業  
思  
鄉  
比  
莊  
烏  
遜  
世  
遇  
哇  
夸  
史  
記  
一  
作  
菓  
爾  
雅  
美  
○  
菓  
荷

富  
貴  
矣  
亦  
思  
越  
不  
中  
謝  
對  
王  
曰  
凡  
鳥  
之  
越  
人  
思  
故  
今  
在  
其  
病  
也  
主

隱  
逸  
越  
則  
越  
肆  
使  
人  
往  
鳥  
之  
高  
尚  
不  
尚  
北  
史  
漁  
舍

茨  
荒  
艸  
村  
橋  
臥  
古  
槎  
也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挹  
水  
勺  
仍  
柳  
蓋  
韻  
音  
計  
柳  
也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面  
相  
似  
出  
其  
上  
實  
如  
高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後  
子  
從  
取  
之  
可  
為  
爵  
器  
如  
州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則  
全  
失  
用  
柳  
子  
之  
以  
意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樹  
怪  
花  
因  
柳  
蟲  
麟  
目  
待  
蝦  
所  
有  
多  
生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之  
蛇  
蟻  
異  
海  
鏡  
蟹  
如  
覆  
腹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取  
之  
則  
歛  
然  
食  
其  
涎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鼻  
成  
嚴  
號  
而  
易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老  
也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誰  
采  
中  
原  
菽  
徒  
巾  
下  
澤  
車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傳  
吾  
第  
少  
游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則  
利  
短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人  
也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酒  
茶  
道  
流  
徵  
短  
褶  
禪  
客  
會  
架  
裝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飯  
春  
菽  
米  
珍  
蔬  
折  
五  
茄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右  
言  
對  
左  
假  
菽  
為  
對  
至  
之  
香  
飯  
對  
菽  
米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露  
更  
欲  
吸  
流  
霞  
朱  
錄  
曰  
新  
安  
王  
子  
鸞  
預  
章  
王  
子  
尚  
諸

呼  
為  
斤  
屋  
窟  
從  
穿  
穴  
林  
狙  
任  
攫  
拳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仙  
人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朝  
帽  
掛  
烏  
紗  
屢  
數  
恢  
恢  
網  
頗  
搖  
蕭  
蕭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兔  
耳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是  
占  
層  
名  
一  
笑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五  
經  
通  
義  
月  
中  
有  
兔  
與  
路  
識  
溝  
邊  
柳  
城  
開  
籠  
上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吹  
卷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設  
中  
遠  
去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弘  
農  
公  
以  
碩  
德  
偉  
材  
屈  
於  
誣  
枉  
左  
官  
三  
歲  
復  
為

大  
僚  
天  
監  
昭  
明  
人  
心  
感  
悅  
宗  
元  
竄  
伏  
湘  
浦  
拜

賀  
末  
由  
謹  
獻  
詩  
五  
十  
韻  
以  
畢  
微  
志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知  
命  
儒  
為  
貴  
時  
中  
聖  
所  
藏  
處  
心  
齊  
寵  
辱  
遇  
物  
任  
行  
藏

關  
識  
新  
安  
地  
封  
傳  
臨  
晉  
鄉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樓  
船  
將  
軍  
揚  
其  
用  
度  
大  
功  
亦  
好  
廣  
關  
外  
民  
是  
從  
關  
於  
新

將  
有  
功  
封  
臨  
晉  
鄉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退  
步  
仰  
龍  
驤  
今  
將  
軍  
龍  
驤  
虎  
步  
高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有  
千  
尋  
棟  
精  
聞  
百  
鍊  
鋼  
文  
化  
選  
知  
指  
柔  
茂  
功  
期  
舜  
禹

高  
韻  
狀  
義  
黃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搖  
翰  
墨  
場  
雅  
歌  
張  
仲  
德  
頌  
祝  
魯  
侯  
昌  
詩  
小  
雅  
侯  
誰  
在

騰  
價  
神  
州  
轉  
耀  
銜  
元  
中  
○  
槎  
水  
加  
切  
○  
茨  
覆  
御  
寒  
食  
用  
芻

三  
二  
九

言神州謂右言盈簡策左韞備條綱右起居即禮人記所曰  
 京師也子正殿之則唐居舍人正言省內書有錄居命天子居  
 法度天子御正殿之則唐居舍人正言省內書有錄居命天子居  
 聽又唐制左季冬管轄諸司糾正省內書有錄居命天子居  
 也又唐制左季冬管轄諸司糾正省內書有錄居命天子居  
 亦稱司左掌司謂憑丞所管諸司員外郎者也故響切長趨  
 佩煙濃近侍香司儀六禮洽論將七兵揚修周禮司徒  
 憑嘗為禮部郎中又周禮三祭四舞五相五至見魏中此謂  
 尚書兵部郎中兵部郎中兵部郎中兵部郎中兵部郎中兵部郎中  
 分兵部郎中兵部郎中兵部郎中兵部郎中兵部郎中兵部郎中  
 此來儀四也鎮羊見論語卿材優柱石公器擅嚴  
 廊左賢公卿材也漢書注嚴卿不嚴如楚之鄭大夫峻節臨  
 衡嶠和風滿豫章為湖元南觀一使九使月橋衡山太常少  
 衡嶠和風滿豫章為湖元南觀一使九使月橋衡山太常少  
 歸父母育郡得股肱良股漢書一使九使月橋衡山太常少  
 留念煩言肯過防左頰言壁非盜客金有誤持郎  
 曰儀張儀嘗從楚相欒已而楚相亡儀掠答數百張不儀  
 同舍郎又直不疑此盜相欒已而楚相亡儀掠答數百張不儀  
 傲接後脫略者至而金主事之疑亡金大疑不疑不疑不疑不疑  
 虎休亦寄貂蟬冠舊行相印帝黃宏漢書後列侯云  
 符石亦寄貂蟬冠舊行相印帝黃宏漢書後列侯云  
 西觀漢記召還憑左散騎將軍直漢書後列侯云  
 張此謂憑左散騎將軍直漢書後列侯云  
 直用明銷惡還將道勝剛敬逾齊國社恩比召南棠  
 社詩漢棠為齊相齊國萬其家行大治為立石相  
 而愛其樹人希怨猶逢怒多容競忤疆子詩怨字見孟  
 不怨過人希怨猶逢怒多容競忤疆子詩怨字見孟

宛琰音換○書火炎披嵩玉石俱其  
 句李書李書李書李書李書李書李書李書李書李書李書李書  
 部簡書簡書簡書簡書簡書簡書簡書簡書簡書簡書簡書簡書  
 夷齒及下獄置里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之及下獄置里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刻木為司馬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真實又司馬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不子慮山為失還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中徒滯餘杭謂廣南道桂賀山名臨賀縣  
 史唐杭州顧士雖懷趙知天詎畏巨楚將康頌  
 為趙州人康願論嫌齊物誕騷愛遠遊傷莊子有  
 本趙州人康願論嫌齊物誕騷愛遠遊傷莊子有  
 章乃屈原所遠遊麗澤周羣品重明照萬方  
 猶首題云澤三歲復為又重明照萬方  
 至七年故長此為又重明照萬方  
 氣臺上掛清光看書吳平之未滅也斗牛之  
 曰此寶城令攝精中微平之未滅也斗牛之  
 集妖從盛德禳秦民啼映畝周士舞康莊思之  
 五音方○晉灼注漢書蓋草名出項平昌縣  
 以艾可染練因灼注漢書蓋草名出項平昌縣  
 艾白如截艾華管與鍾截艾華管與鍾截艾華  
 邑遙傳好書王左傳洛陽王克商還九龍于梁  
 漢書景帝好寫與之獻少子修而好古實故令  
 淮南王安亦好寫與之獻少子修而好古實故令  
 入洛陽國嘉聲事與之獻少子修而好古實故令  
 晉書石崇別墅在河陽之留歡唱容與要醉對清  
 涼要醉與之為好也故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淵龍  
 過許劭冰鯉弔王祥業分司注東都王舍人居南許洛



不鬢草鳥夷卉服注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并泥沙潛

知懼安排抵自憫音韻是○說文憫非食貧甘莽鹵被

裼讖爛編音韻是○說文憫非食貧甘莽鹵被

是○說文憫非食貧甘莽鹵被

未賜大夫環楚客環梁見前說文環璧也肉好者一謂

則去待放於境三年以映反紀以環注亦云古者臣有

與之環則還與三年不取去異政徒云仰高蹤不可攀

空勞慰顛頰妍唱劇妖嬈音韻雅也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婁秀才淮南也

遠弃甘幽獨誰言值故人子厚自言得好音憐綴羽

濡沫慰窮鱗綴羽所介切○詩載好其音又懷我好音

新因樂莫樂今楚辭九浪遊輕費日醉舞詎傷春風

月歡寧閒星霜分益親閉字分字已將名是患還用

道為隣一作自機事齊飄瓦嫌猜比拾塵莊子必有機心

又雖有伎心不怨飄瓦家語孔子勸於陳蔡之飯熱

信者目入中曰今夢不見君食潔而食之孔子數曰所

長鍊子志貧餘古切○楚辭高冠之冠余肯賦

長答曰歸之孟嘗置傳舍十一劍耳聞傳舍長曰客何為

來乎食無魚晚晚驚移律睽攜忽此辰晚於既切也

選老及晚開顏時不再絆足去何因絳良半之足絆

瀾水上銷魂別天邊弔影身江淹賦雖已銷抵應西

瀾水寂寞但垂綸西瀾水名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最清

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容謂秀才圖南也瀟湘依

居士室夢繞羽人丘仍居士室謂維摩居士文室楚辭

人得道身生羽毛也丹丘不夜之常明或味道憐知止

遺名得自求厚知止不殆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

則張文潛嘗論子厚此聯為集中第一洪駒父謬委雙

金重難徵雜珮酬何選張載擬四愁美人遺我綠綺琴

雜珮以報之牙雜珮以贈之雙南金詩之子之好路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武陵永州施人來永州在

稍稍雨侵竹翻翻鶻驚叢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風

積霧杳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席莫與同

若人抱奇音朱絃絳枯桐絃古切亦作絃○禮記

絃謂以朱絲為絃也楚辭絃瑟清商激西顛泛灑凌

長空韻音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闕大樞韻

俗何由聰老子希聲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此詩亦爾爾詩眼乃極稱

妙可乎獨二句亦是常景常語玄澹妙妙劉辰翁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闋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

西域有貝多樹國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

可冥繕性何由熟性一作俗繕洽也道人庭宇靜苔

色連深竹詩於屢謂翠色連深竹翠色詩好而苔色

是義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誰適為容澹然離言



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江華道州縣名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  
泚流此投跡道州即古之春陵云室空無待者  
巾屨唯掛壁一飯不願餘  
跡跡便終夕屈尺坐也風聽疎竹響露井寒  
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艸積

巽上人以竹園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巽上人重

芳叢翳湘竹零露凝清華巽也時居永州龍興寺此詩子厚在永州作復此雪山客晨朝

掇靈芽活切蒸烟俯石瀨咫尺凌丹崖瀨水流圓方

麗奇色圭璧無纖瑕作璧玉呼兒爨金鼎餘馥延幽遐

滌慮發真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露餽佛事薰毗邪

維摩詰經時化菩薩以端鉢香與維摩詰語舍利佛等

大悲所熏無以限意食如來甘露味飯出此蓬瀛侶無

乃貴流霞蓬萊方丈瀛州海中

零陵贈李卿元待御簡吳武陵零陵永州郡名

詩贈之矣集文有小丘記云李深源克己同

遊深源克己李卿元待御也時在元和四年

九月此詩有翔雲窮秋之語意亦是時作矣

理世固輕士弄捐湘之涓陽光竟四溟敲石安所施

竟一作競敲口交切也潘安仁詩敲如敲石火警若

也敲石擊石出火也選陽安仁詩敲如敲石火警若

鐵道鐵羽集枯榦低昂互鳴悲翔雲吐風寒寂歷窮

秋時君子尚容與小人守競危慘悽日相視離憂坐

自滋樽酒聊可酌放歌詠徒為惜無協律者窈眇絃

吾詩窈眇聲

柳河東集 卷四十一

界圍匯湘曲青壁環澄流匯胡對切又上聲萬尋  
懸泉乘成簾羅注無時休韻馨叩凝碧鏘鏘徹巖幽  
丹霞冠其巔想像凌虛游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  
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如冕旒之狀楚臣昔南逐  
有意仍丹丘丹丘已見前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縲囚左傳  
綏囚此謂元和十年采真誠眷戀許國無淹留莊子  
謂之遊再采再來寄幽夢遺貯催行舟

古東門行東門謂長安城東門也古樂府有東  
特傷離別而已言貧士別家之情事至飽照  
十年六月元衡將朝出里東門見有賊自暗中語  
亦壯而氣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陣雲漢景帝三年七  
尉周亞夫承宗拒完雲界以故地及元衡此去承宗怒與李  
先道謀請殺元衡也史記天官書謂元衡之雞鳴  
函谷客如霧貌同心異不可數函谷關謂君夜半而  
出函孟泰關也此謂李師道王承宗密遣人入關刺得  
宰相赤九夜語飛電光微巡司隸眠如羊一作眠  
殺吏受賊報相與長安中森羅得赤九者研武軍  
微遮研文吏請白司隸校尉漢百官表中尉司隸  
羊職而眠蓋稱不能不知有變四皓謂邪太子當街一叱百  
獨射殺元衡而夜漏未盡賊暗呼邪太子當街一叱百  
吏走馮敬胸中函七首馮敬傳名也雖有悍如  
其胸中矣如淳云馮敬無屬此謂賊始一呼而徒御  
格鬪不勝皆駭兇徒側耳潛恹心悍臣破膽皆杜口  
走避害元衡也兇徒側耳潛恹心悍臣破膽皆杜口  
元衡既死朝臣爭勸帝魏王臥內藏兵符子西掩袂



真無辜史記兩端安王第信陵君無忌客侯生曰趙  
 子誠一開口請如姬王以內而如姬則最力能奪晉公  
 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必秦之左傳哀公十六年白  
 可與俱死此謂盜殺于朝而劫惠朝堂子西也袂掩  
 面而殺之西謂盜殺于朝而劫惠朝堂子西也袂掩  
 下一朝起敵國舟中非所擬好馬相阻射猛獸曰陸下  
 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是胡越阻射猛獸曰陸下  
 為敵也國策吳起諫武侯曰君不修德於中而外盡  
 國也安陵誰辨削礪功韓園盜明深井里功當人盡  
 盜列傳梁孝王欲求為闕外刺者置其後語塞以  
 其劍新治間長安陵郭闕外刺者置其後語塞以  
 此劍新治間長安陵郭闕外刺者置其後語塞以  
 井里仇政刺殺子安陵郭闕外刺者置其後語塞以  
 之報仇於市而殺之安陵郭闕外刺者置其後語塞以  
 軼深於市而殺之安陵郭闕外刺者置其後語塞以  
 身之誅殺初滅賢弟之名遂死於刑以絕斷骨那下補萬金寵  
 則東西市平始以賊聞也王亡絕腰斷骨那下補萬金寵  
 贈不如土唐橫作相項也下音穰或作騰騰  
 寄韋珩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示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以子厚為柳州  
 刺迴眸炫晃別羣玉獨赴異域穿蓬蒿羣玉羣炎煙  
 六月咽口鼻胸鳴肩舉不可逃六月子桂州西南又  
 千里灘水鬪石麻蘭高也灘水名出陽海山卸桂江  
 麻蘭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尾如蒲菊作葡到官  
 悉誤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尾如蒲菊作葡到官  
 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鐵行夜坐設方略籠  
 銅抱鼓手所操聲抱音孚○籠銅鼓奇瘡釘骨狀如箭  
 鬼手脫命爭纖毫釘書訂釘音今年噬毒得霍疾支  
 心攪腹戟與刀霍疾謂邇來氣少筋骨露蒼白涕汨  
 盈頭毛班序顛毛以為民統紀注顛頭毛流貌國語君  
 今屹屹又竄逐辭賦已復窮詩騷又屹口骨切○爾雅

石堅也神兵廟略頻破虜四溟不日清風濤詩淮蔡兵  
 故聖恩儻忽念行葦十年踐蹈久已勞詩羊勿踐履屢  
 注行道也子厚得幸因解網入鳥獸畢命江海終遊  
 罪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  
 遺噶盡之矣乃去其三網四面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  
 行願言未果身益老起望東北心滔滔所誦處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  
 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郴州音○尚書名  
 十一年四月自戶部侍郎判度支貶郴州刺史  
 州刺史和之厚亦和焉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南金辰金也境以道情得  
 人期幽夢尋層軒隔炎暑迴野恣窺臨鳳去徽音續  
 芝焚芳意深農詩太如銅徽音徽美也芝焚見上獻弘  
 尚書游鱗出陷浦嘆鶴繞仙岑風起三湘浪雲生萬  
 里陰宏規齊德宇麗藻競詞林靜契分憂術閑同遲  
 客心○遲待也○騁騁當遠步鷓鴣莫相侵鷓鴣鳴則  
 夫百草為之不芳鷓鴣一曰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  
 皆歌今日登高處還聞梁父吟蜀志諸葛亮躬耕  
 名府曲  
 楊尚書寄郴州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推使盡  
 其功輒獻長句  
 截玉鉞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鉞音鐵○截玉  
 截玉者錐利也南尚書舊用裁天詔漢以尚書曰作  
 溟南海謂郴州也尚書舊用裁天詔漢以尚書曰作  
 尚直五日於建禮門內草夜內史新將寫道經音書曰  
 會稽內史山陰有道士好養鸚鵡之往觀意甚悅因  
 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經德經尚率羣相贈意之欣然  
 寫畢籠鸚鵡而歸內曲藝豈能裨損益曲藝小學也微辭  
 抵欲播芳馨尚書治行桂陽卿月光輝徧毫末應傳

顧免靈桂陽郴州書對士惟月楚辭夜光何德死則  
顧免之毫也謂此筆當是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江本

聖代提封盡海疆狼狽猶得紀山川書而錄切○漢

海墾江提邊地舉荒荒遠之內地華夷圖上應初錄風

土記中殊未傳晉書周處有推髻老人難借問黃茆

深洞敢留連直道切○此皆推髻注謂警如推之

蓋形州之民多有居南宮南宮有意求遺俗

試檢周書王會篇周史集其事為王會篇見今汲冢

周書第五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浩初潭州人

弟自臨賀至柳州浩初序○蘇軾曰退

尖山似劍鋒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

公當時不討會好成對子瞻為之對

若劍鋒子厚詩知海山多奇峯也焦故曰

海畔尖山似劍鋒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

億散作峯頭望故鄉謂于厚南遷不為無聊之詞議者

死而已在刀山矣可為禽籠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子厚元和十年春

巖下故云發春念長建是年三月出刺柳州

發春念長遠中夏欣再觀是時植物秀香若臨玄圃

玄圃已敲陽訝垂水白日驚雷兩賦許矯切○說笙

黃潭際起鸛鶴雲間舞鸛鶴二鳥名俱色白此言水

之鳥舞雲間耳如古苔凝青枝陰艸濕翠羽蔽空素彩

列激浪寒光聚的皪沈珠淵鏘鳴指珮浦的丁歷○切

倚新月玉鈞吐夜涼屋滿川忽疑眠洞府一本洞府

道中

每憶織鱗遊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青岸傍古埃應無

數次第行看別路遙猴音后○說文猴里皆也拾遺

記使玄龜印其上此封侯之始又山海經黃帝幸

昌黎有路傍襟詩

過衡山見新花開卻寄弟後二語瀟若亦有恨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大東嶺上開南

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前迴鴈時孔安國尚書注

而南正月而北一統志衡山有迴鴈

汨羅遇風汨羅原所自沈處江在長沙湘陰

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楚臣謂屈原云

不作楚臣悲楚辭招魂兮來為報春風汨羅道莫

將波淚枉明時

朗州寶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

酬贈寶常字中行元和七年冬自水部員外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荆扉厚自承貞元十年謫永州

紀十二年云垂一疑比莊周夢莊周夢蝶也自喻適與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蝶之夢然周也與不知情如蘇武歸

不遠至昭帝匈奴留十九年賜環留逸譽昭帝匈奴

馬助征騏或云詩曰子墨客揮犀云世謂太守為五

御五馬故云鄭注謂周禮州長車建旌漢太守出則增一

馬見漢官職也又古今則控之故王永逸少五馬坊嘉慶  
列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脚關五馬言常不羨衡陽鴈  
也駢駢旁馬也助征駢駢謂促其行騎

離觴不醉至驛卻寄相送諸公

無限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  
楚辭屈原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庚信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五  
荆州不獨高陽  
侶一夜春寒滿下廳漢書鄒食其曰吾高陽酒徒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驅車方向關迴首一臨川多壘非余恥無謀終自憐  
禮記四郊多壘卿大夫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惆  
悵樵漁事今還又落然成句疑字不

善謔驛和劉夢得醉淳于先生驛在襄陽宜城

獻鶴于楚至此放之徒揭空籠往見楚王曰  
齊王使臣來獻鶴而欲死恐不信而救吾見也  
故令士自倒飛而若此是厚賜而歸事見也  
楚王曰齊有信士若此是厚賜而歸事見也

水上鶴已去亭中鳥又鳴

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楚重名爲救齊成威王趙大發兵加齊齊使  
之衣引兵而去荒墟遽千古羽觴難再傾宋玉招魂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子厚將入京師作  
東唐京城之左此詩

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石  
元和八年正月以山南東道節

遠師騶忌鼓鳴琴去和南風愜舜心  
琴見威王家語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文中心  
乎從此他山千古重殷勤曾是奉徽音  
太似爾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

冷長雖解縲繼無由得見東周東周洛陽此言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所以為明好事者憐之

編竹成樓遂其生植感而賦詩厚赴柳州道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為明所誤

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劉夢得集詩引云衡陽

十年顛顛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元和十年

柳州刺史伏波故道風煙在漢武帝紀南越相呂嘉

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

濯纓

重別夢得此下二詩別本并劉夢得再受連州

二十年來萬事同貞元九年子厚與馬錫同舉進士

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隣舍

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岐別何年待汝歸

再上湘江湘水出零陵陽海

好在湘江水平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迴

清水驛叢竹天水趙云余手種一十二莖別本

簷下疎篁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襄陽從事即祗

應更使伶倫見寫盡雌雄雙鳳鳴漢書律曆志黃帝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柳公別於此

海鶴一為別存亡三十秋秋謂貞元初至此也今來

數行淚獨上驛南樓杭音

幽徑為誰開美人城北來後漢光武名其釣處為嚴於富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貞元九年子厚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山海經大荒之

遠驚風亂接芙蓉水芙蓉蓮花也本集韻風動物也

荷其花未發為菡密雨斜侵薜荔牆薛荔一名薜荔

迴腸九迴腸迴腸九迴腸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越絕孤城千萬峯空齋不語坐高春  
 絕言越之絕  
 石是謂小春高春損于連  
 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  
 留塵盡日封梅嶺寒煙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鵲音  
 賦短孤王應驚只說文狀如擊牛  
 楚辭大招編文人  
 本自忘機事為想年來惟悴容者必有機事  
 登柳州峽山  
 厚柳一作岷非是  
 峽山志名見子  
 至讀自有省本西山須看一字如鶴辰翁曰漸近

然自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以故鄉按子厚家河東以望乃故鄉不可見而見融  
 州里志融州融水郡武德四年  
 置在柳州北三十里故詩云云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為報秋來鴈幾行  
 臨蒸衡州縣名  
 後改為衡陽

林邑東迴山似戟  
 林邑漢象林縣  
 牂柯南下水如湯

王時遣騎  
 夜即史記  
 伴秋霧  
 含秋霧

瓊透夕陽  
 將遠意問

將遠意問  
 答劉連州邦字

連璧本難雙  
 符刺小邦

出零  
 陵如傳

杖獵名似  
 大也

嶺江南行

嶺江南行

嶺江南行

嶺江南行

嶺江南行

漳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

跡潭心日暖長蛟涎

去遂射工巧伺遊人影

將治則先以瓦石為城

公十八年有城

表志南海秋風雲物有暈如虹者謂之颶發日午至必有颶

風嶺南錄異記嶺南有暈如虹者謂之颶發日午至必有颶

髮待流年

柳州峴峴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峴

客日箸而灼切楚人謂竹皮也綠荷包飯趁虛人

則虛而呼南村市補時少虛時多故謂之虛無

禦臘縫山頭木錦音計○管漢不產絲織民多以

月至十月擊取雞骨占年拜水神

更如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

章甫文身注見前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即事見寄

秦驛詩徐容州是也按地理志容州是後也然

防禦經略而徐俊為容管經略當是後也然

鵝鴻念舊行虛館對芳塘

朱檻繁花照羽觴泉歸滄海近樹入楚山長榮賤俱

為累相期在故鄉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芳朽自為別無心乃玄功

功天天日放花榮耀將安窮

也

也



蒔茲庭中蒔上史切○選詩離離山上積雪表明秀

寒花助蒼龍蒔音忽龍音龍貞幽夙有慕持以延清

風易幽人貞吉顏延年詩幼壯困孤介

無能常閉閣偶以靜見名奇姿來遠山忽似人家生

所裁松勁色不改舊芳心與誰榮喧卑豈所安任物

非我情清韻動竿瑟譜此風中聲

種柳戲題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為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

左傳定公九年思其人猶愛其樹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榕音容○閩廣有木

官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思去山城過雨

百花盡榕葉滿庭鸞亂啼落句悠然自不可堪劉辰翁曰

景蓋柳州風氣之異如此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山海經珠樹在

水上其為樹如柏葉皆珠此言珠樹亦止言木之美

者耳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方外注見前

莊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圖經舒州潛

子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

居梁武帝以二人悉其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

為記已而鶴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誌公處

卓錫先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即前買

寒江夜雨聲潺潺曉雲遮盡仙人山澗壑遙知玄豹

在深處下笑羈絆泥塗閒列女傳陶吳子妻曰下食

在深處下笑羈絆泥塗閒列女傳陶吳子妻曰下食

莊子楚聘莊子曰楚有神龜死三年矣王乃藏之

別舍弟宗一安能見耳不然當改烟云似此後

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魂唯賦然銷

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西自承元初年一

相思夢長在荆門鄂樹煙荆遊之宗一

州書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騏驎非音夢喜三刀近書嫌五

載達晉書王濬為廣漢太守夢懸三刀於其屋梁上

徒府還邀周掾歸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柳自

有右軍書每紙背庚翼題云王會稽六紙二

錄云柳軍會稽內史庚翼為安西將軍於章

草為時所賣湖湘以南童稚悉學其書頗有

能者以此觀之蓋有南童稚悉學其書頗有

劉家子弟亦有學其書者孟崙二童必夢得

亦必夢得家子弟也

書成欲寄庚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

第臨池尋已厭家雞王羲之盡無使人書云張芝臨池

必後之也王僧虔論不云在荆門鄂樹煙

齊名右軍後進庚猶分在荆門鄂樹煙

少書頃吾還此之

重贈二首此篇子厚答馬錫所酬云日前臨池弄小

此篇子厚答馬錫所酬云日前臨池弄小

此篇子厚答馬錫所酬云日前臨池弄小

此篇子厚答馬錫所酬云日前臨池弄小

此篇子厚答馬錫所酬云日前臨池弄小

此篇子厚答馬錫所酬云日前臨池弄小

此篇子厚答馬錫所酬云日前臨池弄小

離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女名義之樂且論  
書賜官奴時子厚未有子故云柳  
家新樣謂柳家權有異同詞俱好古博見強

志過絕於人歎以為左丘明親見夫子而散數以難  
非向也 如今試遣隈牆問已道世人那得知謝晉史  
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蓋曰君家尊答曰固  
世七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莊子西施病心  
醜之富人見而笑之閉門而不出曠履顧也其苦道柳家  
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 選西都賦云此謂劉家就

西子厚求賦也  
夢得詩云小兒弄筆不能慎 宛壁書聽且按  
賞勳聞破夢猶未兆女中誰苦為西京人其  
二云昔日備工記姓名遠勞辛苦為西京人其  
來漸有臨池與為報王右軍師之元衛夫鍾人  
樂字茂倫隸書尤善王右軍師之元衛夫鍾人  
當抗行比張芝猶獨行也 鍾繇

小學新翻墨沼波羨君瓊樹散枝柯 瓊樹枝柯意以  
在家弄土唯嬌女空覺庭前鳥跡多 左思嬌女詩姁  
頰白皙握筆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執書愛綉素誦習  
矜所獲事物原始蒼頡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  
詩意謂小女學書其紙散 落庭中覽鳥跡之多也

疊後  
事業無成恥藝成南宮起草舊連名 禮記德成而上  
與夢得嘗同為禮部勸君火急添功用趁取當時二  
真外郎故云連名 晉書衛瓘為尚書令與尚書  
妙聲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

行盡關山萬里餘到時聞井是荒墟附庸唯有銅魚  
使此後無因寄遠書 使去聲 禮記王制附庸小  
唐武德初改太守為刺史加號為  
使持節而實無節但頒銅魚而已

韓漳州書報徹上入亡因寄二絕 韓漳州名秦  
靈徹字澄源

會稽人貞元中遊京師名動輦下楚蘭諸侯  
造飛語因貶汀州會赦歸東越吳楚蘭諸侯  
招英禮

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江海分逾深 分去聲 夢得  
嘗為靈徹文集序云好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  
篇什從越客維摩為詩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  
支道林 居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會稽有佳山人名士多  
並築山陰縣蘭亭修禊與馮故後人寫也按蘭亭在  
會稽山陰縣蘭亭修禊與馮故後人寫也按蘭亭在  
亦在

頻把瓊書出袖中獨吟遺句立秋風 選詩置之懷袖  
遺句謂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何時到甬東 甬東今  
靈徹詩 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何時到甬東 甬東今  
為寧波府秦置鄞 句章三縣屬會稽

柳州城西西北隅種甘樹  
手種黃甘二百株春來新葉徧城隅 方同楚客憐皇  
樹楚辭橘頌后皇嘉樹橘來不學荊州利木奴 襄陽  
種甘橘千株臨死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然吾  
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止一匹絹亦可足  
用爾爾吾甘橘成幾歲開花聞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  
歲得絹數千疋

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聞徹上入亡寄侍郎楊丈 徹上人已見上揚侍  
巧洽特先有故 實而後合題者  
東越高僧還姓湯幾時瓊珮觸鳴璫 惠休上人俗姓  
姓湯故云 還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英與侍郎 休有  
湯故云 還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英與侍郎 休有  
贈鮑昭侍即詩玳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不令芳意  
重無使 盛年傾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 一無九字  
集有呂衡州詩云元和六年八月卒段九秀才詩柳  
才弘古也呂衡州集亦有贈段九秀才詩柳  
墓誌亦云與呂溫游

交侶平生意最親 衡陽往事似分身 袖中忽見三行

字拭淚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

林邑山聯瘴海秋狎柯水向郡前流林邑詳柯勞君並見前

遠問龍城地正北三千到錦州龍城柳州郡名錦州屬江南西道至長安

三千五百里

種木榭花

榭音解○榭木名唐則天赦日置金雞於大榭樹號金雞樹

上苑年年古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抵應長作龍城

守剩種庭前木榭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

同處

海上朱櫻贈所思樓居況是望仙時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曰仙人好

居蓬萊羽客如相訪不是偷桃一小兒蓬萊方丈瀛洲海中三山

仙人居之東方朔偷王母桃事詳漢武帝內傳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象縣柳州縣名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一統志四祖山在黃州府黃梅

縣西北四十里一名破額述征記七里洲中有春風

魯班刻木為舟至今在洲詩家云木蘭舟出此

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憚詩汀洲採白蘋詳

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二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三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詩

法華寺石門精舍三十韻集有永州法華寺新清麗子厚於五言古尤所擅揚

州地最高○開遠漸近點綴故有

始興雲雨霽尤悅艸木長道同有愛弟披拂恣心賞

愛弟子厚○詩深遠松谿篔簹入石棧黃緣上○詩胡了切

貌詩作窈窕○詩深遠羅葛綿層蕞莓苔侵標榜○詩胡了切

也○與屋棟○詩深遠是密林互對聳絕壁儼雙敞○詩胡了切

籠墟嶮臨湜湜○詩深遠古文漾字○嶮高峻貌○詩胡了切

疑地脉斷悠若天梯往結構單羣崖迴環驅萬象○詩胡了切

衆小劫不逾瞬○詩深遠維摩經或有衆生樂久住世而可度

世界名大莊嚴劫曰大千若在掌○詩深遠維摩經苦薩斷取

陶家輪著右掌中擲○詩深遠體空得化元觀有遺細想喧煩

困蟻環跼踏疲翹○詩深遠躡躡音蔑躡音蒙躡小蟲也寸進

諒何營尋直非所枉探奇極遙矚窮妙閱清響理會

方在今神開庶殊曩茲游苟不嗣浩氣竟誰養道異

誠所希名賓匪余仗○詩深遠莊子名者超據藉外獎俛默有

內朗鑑爾揖古風終焉乃吾黨○詩深遠鑿一潛軀委韞鎖韞

美○班固自敘貫仁義之屬高步謝塵埃○詩深遠塊烏朗切

絳繫名利之韞○詩深遠鐵馬驅也○詩深遠說文塊

亦塵蓄志徒爲勞追蹤將焉做淹留值頽暮眷戀睇

遐壤映日鴈聯軒翻雲波泱泱○詩深遠泱泱大水貌

風紛已萃鄉路悠且廣羈木畏漂浮離旌倦搖蕩昔

人歎違志出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像幽

蹊不盈尺虛室有函丈○詩深遠禮記廟閤函微言信可傳申

日稽吾額申旦謂旦暮也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朝陽巖在永州注

亭即法華寺西亭按始得西山宴遊記云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登法華西亭詩是時

長楸欄字凡二叶然韓柳俱不避重韻無多

也疑

謫弃殊隱淪登陟非遠郊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五

懷緩伊鬱詎欲肩夷巢伯夷巢父高巖瞰清江幽窟

潛神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攢林梢影古西亭構其巔

反宇臨呀庠呀虛加切庠虛交切他本或作背瞻星

辰輿下見雲雨交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茆詩苞豳

著非謂爲羈貫去江介賈與非同○穀梁傳羈貫以爲

飾西亭也賦與江介之世仕尚函暗西都賦左據函谷

澗瀉注江之左也○詩深遠世仕尚函暗

澗瀉注江之左也○詩深遠世仕尚函暗

澗瀉注江之左也○詩深遠世仕尚函暗

澗瀉注江之左也○詩深遠世仕尚函暗

澗瀉注江之左也○詩深遠世仕尚函暗

澗瀉注江之左也○詩深遠世仕尚函暗

澗瀉注江之左也○詩深遠世仕尚函暗

澗瀉注江之左也○詩深遠世仕尚函暗

澗瀉注江之左也○詩深遠世仕尚函暗

澗瀉注江之左也○詩深遠世仕尚函暗

澗瀉注江之左也○詩深遠世仕尚函暗

澗瀉注江之左也○詩深遠世仕尚函暗

澗瀉注江之左也○詩深遠世仕尚函暗

澗瀉注江之左也○詩深遠世仕尚函暗



臨山隈一作軒起一茲辰始激霽纖雲盡塞開音同天秋日  
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音甫境  
勝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  
流駛且廣汎舟絕泓迴音駛

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迥斜對香零山

香零山在永州○不特  
開靜氣概又開可觀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猿鳴稍已疎登石娛清淪

日出洲渚靜澄明晶無垠音晶非是諸本浮暉翻高禽

沈景照文鱗影古雙江雁西奔詭怪潛坤珍孤山乃

北時森爽棲靈神時當作時孤迴潭或動容島嶼

疑搖振振叶平聲陶植茲擇土蒲魚相與鄰切承職

謂土黏可作瓦器信美非所安羈心屢逡巡樓賦登

周禮其利蒲魚信美非所安羈心屢逡巡樓賦登

信美而非吾土兮亂結良可解紆鬱亦已伸紆鬱

歌返故室自謂非所欣音門說文謂

南嶠中題嶠與湖同○按至袁家渴自渴西南

南集不百步得石梁石梁所窮為石澗○柳州南

南嶠詩意致已似恬雅而中實孤憤○柳州南

南嶠詩會非一時湊泊而可成先正○柳州南

南嶠詩會非一時湊泊而可成先正○柳州南

南嶠詩會非一時湊泊而可成先正○柳州南

南嶠詩會非一時湊泊而可成先正○柳州南

南嶠詩會非一時湊泊而可成先正○柳州南

南嶠詩會非一時湊泊而可成先正○柳州南

南嶠詩會非一時湊泊而可成先正○柳州南

南嶠詩會非一時湊泊而可成先正○柳州南

南嶠詩會非一時湊泊而可成先正○柳州南

南嶠詩會非一時湊泊而可成先正○柳州南

狀瀾然也爾雅大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  
波為瀾小波為淪音淪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  
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自知誰為後  
來者當與此心期劉辰翁曰結得平澹不可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詩以爲通真韋左司

遊覽諸子深不然而之子厚意志感憤已不  
如韋之恬淡句調工緻已不如韋之蕭散是

本同道而異至  
鳥可漫論云乎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復笑昇天行

漢光武紀謂百寮並上封事宣帝始令羣臣得竄逐  
奏封事以知下情古樂府有昇天行謂學仙也

官相捕搖心劇懸旌史記蘇秦懸心始驚陷世議終  
搖搖然如懸旌

欲逃天刑歲月殺憂慄慵疎寡將迎殺色界切  
○將送也

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鳥遂遐征磴迴

茂樹斷景宴寒川明磴不鄧切○說文磴石梯  
也○二句荒寒之景如畫曠望

少行人時聞田鶴鳴詩鶴鳴于埜注  
風篁冒水遠霜

稻侵山平謝惠連賦  
稍與人事閒益知身世輕

爲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喬木餘故國願言果丹誠

四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釋一作澤○隋末王勣字  
無功至唐貞觀中爲大樂

丞掛冠歸田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著  
書自稱東臯子見呂才東臯集序

與崔策登西山策字子符集有送崔九序即此  
人地序云廢居八年崔子幸與

觀策詩蓋是一時起○結殊無意味已大不如  
南嶠並稱然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繁迴出林杪

劉辰翁曰參差隱西岑極遠目豪末皆可了重疊九  
約可盡不可盡

疑高微茫洞庭小九疑洞庭  
迥窮兩儀際高出萬象

表極繁辭太馳景泛頽波遙風遞寒篠文篠竹小○說  
以爲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等彭

鏗天莊子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也注胥靡城旦  
春之入也彭祖姓鑿名鏗壽八百歲莊子莫壽

鏗天

鏗天

鏗天

鏗天

彭子而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連切展切踣不  
進非令親愛疎誰使心神悄悄茲遁山水得以觀魚  
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云余時請為永州司馬外常員  
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閑曠清  
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疎頑  
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斗與陡反如在幽谷榛翳

不可攀命童姿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

升雲閒遠岫攢衆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樓鳥

當我還夕照二句自是偶然景 蒹葭溢嘉色爾雅荷

華蓋苗其實蓮其根 貧管遺清班 箕音云蓄音當清

藕其竹名異物志實筓生於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

寸節相去六七尺或一丈零陵界有之始一尺以南

又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屨屏上聲屨山切諸本

離念來相關北望閒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

且寄須臾閑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寒衣山澤凝暑氣星漢湛光輝

火晶燥露滋坐靜停風威探湯汲陰井場竈開重扉

○莊子切切錫於亮切 憑欄久傍徨流汗不可揮莫辨

亭毒意仰訴瘳與璣璣音注音璣音璣音璣音璣

謂成其質書在璣璣以象天璣以齊七璣謂之璣璣

機或厚意似感然亦以可諒非姑射子靜勝安能

無射音亦○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大浸稽

希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火山焦而不熱列子姑射

山在海河洲中安能希謂不可望也

覺衰厚詩乃有意學皆增節者讀之覺神氣索然反

失却子厚本色劉辰翁  
曰怨之又怨而疑於達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

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音種音種音種音種音種

孔亦已沈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

友常共酌陶潛詩春秫作美酒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

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

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莊子曾子與蹠而歌商

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詩云賦說既元年擒西川劉元

風抱丘壑尚率性恣遊遨率循也中為吏役牽十祀

空惜勞謂情恣也憂悒也說外曲徇塵轍私心寄英

髦進乏廊廟器退非鄉曲豪天命斯不易鬼責將安

逃易去屯難果見凌剝喪宜所遭屯字並去聲神

明固浩浩衆口徒嗷嗷明一作期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

騷山水地謂永州離騷屈原所作注離再懷曩歲期

容與馳輕舫舫音刀○誰謂河廣虛館背山郭前軒

面江臯重疊閒浦漱邈邈音重音聲閒音諫

○諫字見楚辭水滙積翠浮澹灩始疑負靈鼈

注詳本集天對叢林留衝颺石磔迎飛濤曠朗天景

響樵蘇遠相號號音蘇後舉不取薪也蘇取草也漢書

而無忌澄潭湧沈鷗半壁跳懸孫孫音升力切○詩丹

鹿鳴驗食莖魚樂知觀濠野之莘莊子與惠子游於

出遊從容是魚樂也孤賞誠所悼暫欣良足衰

感悼之意留連俯標檻注我壺中醪醪音陶也采頤

進芟實握手持蟹螯也芟音駟○易觀我朵頤左手持

大蟹也炊稻視鬻鼎餽鮮聞操刀詩采芣耳不盈筐

頗雜池沼莖莖音毛又去聲○詩采芣耳不盈筐

草覆緬慕鼓柝翁牖咏哺其糟詩漁父章與袖原曰楚

人皆醉惟我獨醒爾父曰衆人皆醉何不一醉也

嗚也退想於陵子三咽資李蟠曹事見孟孟子斯道難

為借沈憂安所韜曲渚怨鴻鵠環洲彫蘭草草音卑

鳴也暮景迴西岑北流遊滔滔徘徊遂昏黑遠火

明連艘艘音羅○說木落寒山靜江空秋月高斂袂

戒還徒善游矜所操列子吾嘗濟乎鵠深之淵津學

邪曰善游者趣淺戢長柁乘深屏輕篙輕音屏上

數能忘水也哀歌叩鳴槽音曹中川恣超忽漫若

曠望援深竿哀歌叩鳴槽音曹中川恣超忽漫若

翔且翔淹泊遂所止楚風自厲音瀾急驚鱗奔

重九譯再返西旅葵書西旅左右抗槐棘周禮左九

夫位焉右九棘三公侯伯子縱橫羅鴈羔周軼鴈執羔

五辟咸肆宥衆生均覆燾覆去聲燾徒刀切○左傳

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安得奉

皇靈在宥解天殺治音切○莊子化而解其天下不聞

歸誠慰松梓陳力開蓬蒿卜室有鄂杜宣帝尤樂杜

長安之關杜名田占澧澧水出鄂北子澧水出鄂南

有數頃田豈即此邪西磻谿近餘基磻谿在鳳翔界阿

城連故濠濠二濠字二濠重韻也餘基磻谿在鳳翔界阿

我田其螟螟及其乘異炎茶莖甘自蓀○詩周原

董草名薄除草如給也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繰

胥足為温温下患切○甯威歌短布單衣滿腹寧復

饗河不遇滿腹寧復

謝干旄詩干旄美方託麋鹿羣敢同騏驎槽音食器

重九譯再返西旅葵書西旅左右抗槐棘周禮左九

夫位焉右九棘三公侯伯子縱橫羅鴈羔周軼鴈執羔

五辟咸肆宥衆生均覆燾覆去聲燾徒刀切○左傳

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安得奉

皇靈在宥解天殺治音切○莊子化而解其天下不聞

歸誠慰松梓陳力開蓬蒿卜室有鄂杜宣帝尤樂杜

長安之關杜名田占澧澧水出鄂北子澧水出鄂南

有數頃田豈即此邪西磻谿近餘基磻谿在鳳翔界阿

城連故濠濠二濠字二濠重韻也餘基磻谿在鳳翔界阿

我田其螟螟及其乘異炎茶莖甘自蓀○詩周原

董草名薄除草如給也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繰

胥足為温温下患切○甯威歌短布單衣滿腹寧復

饗河不遇滿腹寧復

謝干旄詩干旄美方託麋鹿羣敢同騏驎槽音食器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屏上聲○禮記野迥樵唱  
來庭空燒燼落燒音少燼徐刃切○世紛因事遠心  
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為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楚辭觀杪秋之黃葉覆溪  
橋荒村唯古木寒花疎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  
忘何事驚麋鹿唐汝詢曰此乃

雨後曉行獨至懸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  
此二句與韋左司微雨夜來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  
過不知春草生同一機趣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其神意尤覺惘然  
去寒月上東嶺冷於疎  
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日寂寞將  
何言

零陵春望

平野春草綠曉鷺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响樓岑  
响古右切樓古后切又音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  
任平○响樓衡山別名

聲○凝情空景慕萬里蒼梧陰史記舜葬蒼梧之野  
也○此以處末世而思聖君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難嬰每自珍崔中丞即永州刺史  
選我身選世網蒔藥閑  
庭延國老蒔時史切○本草甘草名國開罇虛室值  
賢人魏志徐邈傳鮮于輔云醉客泉迴淺石依高柳

逕轉垂藤閒綠筠寫景極婉聞道偏為五禽戲出門  
鷗鳥更相親後漢華佗言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

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以嘗導引列于海上之至往而不止  
好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之其語意亦當獨

夏晝偶作

南州海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薄如六切魏孟  
夏之月土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去  
潤海暑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古人給茶皆搗末作餅必用并白子厚云山童隔  
竹敲茶臼是也至國朝特尚芽茶而此器遂廢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懸溪渡頭水落村逕  
成撩亂浮槎在高樹槎鈕加切○說文槎水中

江雪

此詩特落句五字寫得悠然故小江有致耳  
來聖畫處漁人披得一笠獨釣寒江雪信是有格  
辨胡應麟曰萬運二句飛絕二十字骨力豪上復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風波一跌逝萬  
里壯心瓦解空縲囚跌徒結切失足也○漢書徐樂

解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却學壽張焚  
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後漢樊重字君雲嘗欲作器

封壽張侯諡曰敬重

法華寺西亭夜飲

祇樹夕陽亭共傾三昧酒釋典佛在祇樹給孤獨園  
洗霧暗水連塔月明花覆牖曉鶯啼遠林日晴草綠

暗水連塔月明花覆牖其句律之法全似謝朓臨川莫  
厭鐘前醉相看未白首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前有法華寺石門精室詩

曰覺照堂即此長老邪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楠當作楠木也  
楞嚴經佛告阿難汝與此栴檀坐來念念非昔人焉  
然于一株四十里內同時開香坐來念念非昔人焉  
偏蓮花為誰用蓮華經也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  
都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坐望花開日出雉皆飛古樂  
府有雉雞飛相續因援琴而歌以自傷長老亦年  
出望見雉雞相續因援琴而歌以自傷長老亦年  
七十歲之邪

茆簷下始栽竹精幽與遠鮮淨有規矩但末路自沉感慨意太露

瘴茆葺為宇海暑恆侵肌適有重隄疾蒸鬱寧所宜

有沉瀾重隄左傳臧公六年東鄰幸導我樹竹遼涼

颺欣然愜吾志荷鋤西巖陞楚壤多怪石壑壑

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與曳還相追蕭瑟過極浦旖旎

附幽輝旖旎音倚旖女綺反又云即詩阿難字特古貞

根期永固貽爾寒泉滋夜聽遂不掩羽扇寧復持諸葛

亮乘素輿葛清泠集濃露枕簟淒已知網蟲依密葉

曉禽棲迥枝網一作細豈伊紛囂閒重以心慮怡嘉爾亭

亭質自遠弃幽期不見楚蔓草蒼蔚有華姿詩楚有蔓草

諒無凌寒色豈與青山辭寒一作雲

種仙靈毗毗圖經作脾也仙靈毗藥名本州所製淫羊霍者是也葉似小豆而圓薄

窮陋闕自養孺氣劇囂煩隆冬乏霜霰日夕南風温

杖藜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埜田吏慰我飄零魂

及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湘西原謂永州原服之不盈

旬筴躡皆騰躡也說文旋行貌字出莊子云躡躡

騰躡也說文旋行貌字出莊子云躡躡笑怵前即吏為我擢其根

蔚蔚遂充庭英翹忽已繁英華也高貌晨起自探曝杵白

通夜喧靈和理內藏攻疾貴自源壅覆逃積霧神舒

委餘眩奇功苟可徵寧復資蘭蓀蓀香艸也陳正敏

中今謂謂我聞崎人術一氣中夜存崎居宜切〇莊

曰敢問崎人曰崎人者略於人而詳於天能令深深

息呼吸還歸跟跟音根〇莊子其息深深疎放固難

效且以藥餌論論平痿者不忘起窮者寧復言韓書

信傳如瘦瘦風痺病也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守閑事服餌採木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茶煩經過

靈根封植闕天和切斷陟玉違爾澗底石徹我庭中莎

土膏滋玄液松露墜繁柯國語土膏其潤澤氣南東自成畝

繚繞紛相羅繚音了〇詩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氣多

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他音拖一爨竹茹芳葉寧

慮察與瘞瘞側介切瘞木何留連樹蕙辭楚辭余既

曉兮又樹婉婉採薇歌婉免賦二音〇伯夷叔齊

今探其薇矣以暴易悟拙甘自足激清愧同波與道

同單豹且理內高門復如何單音善〇莊子魯有單

無十而有嬰孩之色虎殺而食之有張殺者高門魯有單

食其外穀養其內食其外穀養其內

種白囊荷囊似甘蔗根似薑而肥其根莖生

皿蟲化為癘夷俗多所神左傳皿蟲為蠱注皿器也

珠云蠱毒中州他省所無蠱廣演貴者為蠱事物也

吐逆十指俱黑皆發十年近發挑生蠱食而中沈腹變

不腥合瘞不苦皆發物也又有挑生蠱食而中沈腹變

生魚食雞則腹孕活雞瀆音盡甚衆不害人其神多  
蛇蟠馬之狀取死兒墳土灑狀下置蠱神於上其  
土或化銜猜每腊毒謀富不爲仁嗜味厚腊毒國語  
錢貝  
肉蔬果自遠至盃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  
真者其中必苦華潔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  
害飢至益凌巡賈音古○左傳其以買害也漢書食  
利於民以其竄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逾一庶氏有嘉  
艸攻禱事久泯氏一作民非是檜古外切又音會說  
禱之嘉炎帝垂靈編言此殊足珍本草炎帝所撰云  
蟲即呼蠱主姓名其崎嶇乃有得託以全余身紛敷  
碧樹陰野疎心所親野音麴疎洛代切○蘘荷性好  
荷依陰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蓬萊瀛洲海中山名月寒  
空塔曙幽夢綵雲生糞壤擢珠樹珠樹見前已莓苔插瓊  
英瓊赤玉英猶言芳根閱顏色徂歲爲誰榮爲去  
戲題塔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欽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  
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聽藹芳氣幽臥知相親  
願致溱洧贈悠悠南國人與女伊其相贈贈之以芍  
藥

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樹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艷朱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春  
事看成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

漢書孔光明帝時爲太師期靈壽杖  
九尺圍三四寸自  
合杖制不須削治

白華鑿寒水恰我適坐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

楚辭擊錫蹇連易衰朽易往蹇來連蹇難也方剛謝  
余以嘉名經營四方剛敢期齒杖賜聊且移孤莖王之齒  
杖注王所以賜叢藟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  
植勁節常對生循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翦  
伐持用資徒行

白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

興寺也子厚至永時即居此寺後四五年  
則居愚溪矣釋迦諸息心所據曰精舍  
請官去南裔清湘繞靈岳高遠也靈岳晨登兼葭岸  
霜景霽紛濁離披得幽桂苦本欣盈握火耕困煙燼  
薪採久摧刺火耕轉注燒中地漢武帝紀江南之地火  
高七八寸因芟去復下水灌道旁且不願岑嶺況悠  
邈傾筐壅故壤棲息期鸞鷲屬屬路遠清涼宮一  
雨悟無學兩句不可解舊注云謂月中有仙桂路遠  
而人不可見今此桂樹得一意而釋澤之則亦彰南  
樂矣何不用學月中邪然其語一尚未明快姑存之南  
人始珍重微我誰先覺芳意不可傳丹心徒自渥  
丹如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

芙蓉荷花也木芙蓉  
芙蓉又在八九月開  
詩一名謂龍一名相如一名文官花退之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  
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芙蓉荷詠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梅

此詩後四句全憑陸凱詩江南無所有  
吹去聲○朔吹羌笛也律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繁霜滋曉日  
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欲爲萬里贈香山水隔  
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用卽以字義

南中榮橘柚

謝朓詩南中榮橘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楚辭后皇嘉樹橘徂服兮

國謂江南也。福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密林，耀北地則化而為木。永州在唐屬山南道，故云。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殊風限清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數，北望燕與湘。燕與湘二山名。

紅蕉蕉白者水蕉又鐵蕉鳳尾蕉蕉笑入蕉似同類而稍異種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窈窕臨清霜。陰非一本作遠，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回暉眺林際，城闕無遺芳。城山實切城闕諸本作

巽公院五詠巽公重巽也居永州龍興寺集有送會吉甫曰巽之號州非復繼肆而作隨其題觀之其工可知也

淨土堂土音杜○釋典佛土名淨土常清淨自然無一切雜穢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法俱也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清冷焚衆香，微妙歌法言。稽首媿導師，超遙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方在斯。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剌必趣中，卽空假名相。與誰期相去聲，願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

禪堂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謂包圍菁茆此云結菁茆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謂忘機客名篇如是禪室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宵然，喧中寂音音。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海彩寒露濃。

蕭灑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造物誰爲工。多心經色卽是色留連秋月晏，迢遞來山鐘。

苦竹橋

危橋屬幽徑，綠繞穿疎林。迸篔分苦節，輕筠抱虚心。迸此對切○晉江連竹賦含俯瞰涓涓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煙日嘲啞鳴。山禽差初宜，切嘲啞交切。諒無要津用，棲息有餘陰。要津用謂

梅雨

梅雨風俗通夏至霖霖至前爲黃梅先時爲迎服皆翻○此詩頗有氣格可駕中唐論者乃以爲不減老杜又太過也梅實迎時雨，蒼蒼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莊子越雞不能伏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陸士衡詩京落多風塵素衣化爲縞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田家三首清真語是田園本色柴桑立法千古多以求逼真境成惡道矣會吉甫曰田家詩難等句絕有開明風味

蓐食狗所務，驅牛向東阡。蓐音辱○左傳晨炊蓐食阡東西曰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未耕聲，飛飛來鳥鶩。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已長，世世還復然。得味永似

諸王

籬落隔煙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疎麻方寂。歷蠶絲盡，輪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

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家春甫曰魏史胥來說便



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怨鞭扑恣狼籍  
努力慎經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睡前跡  
似一結說  
古道饒羨藜藜迥古城曲藜藜田藜藜花被堤岸陂

水寒更綠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澹自得然三作  
中近淵明者風高榆柳疎霜重黎藿熟行人迷去住  
楚馬競樓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

無厭鐘與粥鐘粥厚切○廣

行路難三首古樂別悲傷之意難備言世路艱難

首按陳武別傳云武帝牧羊於野亦遠矣此子  
如所擬三作其意亦皆有所謂北上篇謂志大  
厚所擬三作其意亦皆有所謂北上篇謂志大  
國家不能愛養速天蓋自謂也中篇謂人亦多  
下篇謂物盡言其則無有不貴及時異事遷  
則貴者反賤之意言其前日居州後作

君不見見夸父逐日窺虞淵跳踉北海超崑崙

唐切○列子夸父不量其力欲追日景逐披霄決漢出  
之於隅谷之際隅谷虞淵力欲追日景逐披霄決漢出  
沈濤警裂左右遺星辰切管裂疑與批擬字同又作  
通用如杜賦轉騰激又用管裂也蓋皆同字須與力

盡道渴死狐鼠蜂蟻爭噬吞奇父渴欲飲走飲河潤  
澤未至道渴而死奔其杖尸齊謂父渴欲飲走飲河潤  
肉所侵生齧林齧其杖尸齊謂父渴欲飲走飲河潤  
口抵掌更笑喧外疾小兒國長九寸名曰海經東海之

遇而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死亦足終天年睢盱大志

小成遂坐使兒女相悲憐唯許規切

虞衡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代與椽虞衡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代與椽

川林注虞衡掌山林之官也掌山澤者是謂之虞衡掌  
巡林麓之禁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連鞅推雙轅牛

也萬圍千尋妨道路東西蹶倒山火焚遺餘毫末不  
見保躡蹠蹠壑何當存或云蹠蹠同恐通作躡蹠  
見保躡蹠蹠壑何當存或云蹠蹠同恐通作躡蹠  
羽獵賦徒車之所轡轡羣材未成質已天突兀崢嶸  
空岳鬱許交切諸韻無從山旁者唯集嶺有切栢  
梁天災武庫火匠石狼顧相愁冤漢武帝初元年  
晉惠帝元康五年火匠石狼顧相愁冤漢武帝初元年  
盡人火元康五年火匠石狼顧相愁冤漢武帝初元年  
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材養育誰復論

飛雪斷道水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雕玉房以雕蟠  
龍吐耀虎張熊蹲豹躑躅爭低昂古者履炭和作  
獸形龍虎熊豹躑躅爭低昂古者履炭和作  
各切五美人四向迴明璫雪山水谷晞太陽璫耳星躔

奔走不得止奄忽雙鸞棲虹梁風臺露樹生光飾死  
灰弃置參與商莊子心若死灰韓安國曰死灰獨不  
征討后帝不滅還關伯實沈日尋干戈大盛  
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當謂方言笙或曰籥條

亦曰行唐桃笙以桃竹為之梁簡文答湘南王獻  
桃笙出巴渝關杜子美有桃笙四枝沈約奏彈劾  
仲文秀恣橫云卿出簡安傳安卿得詩有蒲葦扇五尾  
月露濡桃笙象羣扇出簡安傳安卿得詩有蒲葦扇五尾

聞藉田有感藉田夜切子為藉田本籍非是  
藉田夜切子為藉田本籍非是  
藉田夜切子為藉田本籍非是  
藉田夜切子為藉田本籍非是

天田不日降皇輿張衡東京賦躬三推於天田修留  
滯長沙歲又除此用祝也  
買論既後上因問鬼神至入見上方受周南何



處託成書司馬遷自欲太史公留滯周南執遷手泣  
夫汝為論著矣吾所欲論著矣

歧鳥詞龍鷹放鷓鴣皆以自況

城上日出羣鳥飛鷓鴣爭赴朝陽枝鷓鴣一本亞亞  
白詩歸飛亞亞枝上啼初出處刷毛伸翼和且樂爾獨落魄  
詩疏朝陽日初出處又各得志貌無乃慕高近白日三

今何為魄不檢也又各得志貌無乃慕高近白日三  
足妬爾令爾疾春秋元命包曰無乃飢啼走道旁食  
鮮攫肉人所傷漢書黃霸為潁川太守嘗欲有所伺

食於路旁翹肖獨足下叢薄口銜低枝始能躍肖思  
爾雅聚木曰叢深草曰薄也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  
棟梁防鷲雀備一作長左右六翻利如刀踊身失勢不得

高揚子鷓鴣乎天支離無趾猶自免努力低飛逃後  
患患叶免韻音穩莊子支離疏者上有大役則支  
患離叶免韻音穩莊子支離疏者上有大役則支  
患離叶免韻音穩莊子支離疏者上有大役則支  
患離叶免韻音穩莊子支離疏者上有大役則支

籠鷹詞博雅鷹鳥

淒風浙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秋風曰淒風月  
淒風浙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秋風曰淒風月  
淒風浙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秋風曰淒風月  
淒風浙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秋風曰淒風月

放鷓鴣詞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為鷓鴣鷓鴣鳥如雞黑  
自呼南狗煤得食不復慮機械潛發罹習音字

○鷓鴣謂所以致鷓鴣羽毛摧折觸籠籠煙火煽赫驚庖  
廚以繩挂連使人不得往來也鼎前芍藥調五味膳  
夫攫腕左右視氣故合之於蘭桂主味以助諸食因  
為五味之和齊王不忍殺鯨牛簡子亦放邯鄲鳩音  
寒又胡甘切戰多寒切○列子元日邯鄲之民獻鳩  
於簡子簡子厚賞之而放其鳩客問其故曰正旦放  
邯鄲趙地也二子得意猶念此況我萬里為孤囚  
或又作二君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  
南曰此子厚借以自況其欲遠傳類意也

龜背戲博雅龜背戲其製不可詳觀詩意乃亦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徧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  
錢皎如文龜麗秋天麗著也易日八方定位開神卦  
六甲離離齊上下投變轉動玄機卑星流霞破相參

差四分五裂勢未已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  
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  
如勝負負音父○楚辭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又魏宮柱  
本作循非是○楚辭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又魏宮柱  
籠蔽象棋非是○楚辭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又魏宮柱

之廟堂中笥非余慕莊子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  
刀兒女徒紛紛刀錢見上  
聞黃鸝黃鸝一名博黍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子規即鷓鴣一  
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春意生○胡仔曰感物  
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目極千里無山河麥芒際天  
搖青波故園非是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  
過過音此時晴煙最深處舍南巷北遙相語翻日道

度昆明飛凌風邪看細柳蒼昆明池名細柳營名或  
切屬耳不我今誤落千萬山身同僉人不思還切切  
種曰僉人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桑梓  
教止必恭閉聲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槿行當熟切切  
食我桑實也詩魯頌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白紵古歌詞名起於吳  
之體一也

翠帷雙卷出傾城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  
國龍劍破匣霜月明晉雷煥得寶劍名龍泉朱脣掩  
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宮中生呂氏春秋堯命夔拊石  
擊石象上帝玉磬下沈秋火激太清天高地迥凝日

晶詩七月流火羽觴蕩漾何事傾楚辭招魂瑤瑤  
楊白花南史魏揚白花容貌瑤瑤  
楊白花南史魏揚白花容貌瑤瑤

楊白花南史魏揚白花容貌瑤瑤  
楊白花南史魏揚白花容貌瑤瑤  
楊白花南史魏揚白花容貌瑤瑤

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鴉起  
漁翁此詩急節簡奏氣已太峻削矣自是中晚  
蘇軾曰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

煙銷日出不見人效乃一聲山水綠  
煙銷日出不見人效乃一聲山水綠  
煙銷日出不見人效乃一聲山水綠

唐人詩欸乃皆此字則欸之音獨無疑但乃讀迴看  
如漢者無改更俟詳焉○欸乃湘中棹歌聲無  
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陶潛辭雲無  
飲酒子厚集有在永州與楊諱之書云吾待子  
首州不知如何陶詩人信不可學子厚飲酒當書自  
家詩耳論者遂以通真矣

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  
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緲各舒散前後互相逾

也皆古人倦極更倒臥熟寐乃一蘇欠伸展肢體吟  
厥心自愉禮記君子欠得意適其適非願為世儒讀

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  
感遇二首在永州作○詞音幽遠音節豪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而藏平聲○左傳曰在北  
陸棲息豈殊性集枯安可任語暇一作榮任平聲○音



至秦王見燕使者於咸陽宮發圖窮而  
七首見荆轲因起拔劍逐秦王無且  
以秦提自秦起秦王拔劍逐秦王無且  
子丹獻信追丹匿燕水○燕明乃使三良荆  
荆軻取意皆托古以自見三良取其與主特為  
論斷耳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為虞千金奉短計七首荆卿趨  
窮年狗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

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  
炯然耀電光掌握罔正夫作匹一造端何其銳臨事竟

越起越千吞切長虹吐白日倉卒反受誅漢書鄉陽  
燕丹之義白如按劍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

首狂走無容軀夷城芟七族臺觀皆焚汚荆軻遂七  
族要難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止也秦皇本詐

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憑擊荆軻王  
不成人創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

也曹沫劫齊桓公盡反侵地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且  
且子余切○太史公贊世言荆軻傷秦王非也始公

得○劉辰曰結  
掩殺夫張進骸明臣實曰哭呂衡州詩足以足

盡凌準平生掩殺夫張進骸既盡殺夫外詩足  
又反覆自明劉辰翁曰拳篤筆力規模不減莊

近亦事題偶足以發爾故知理貴自然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

為役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曠息定枯朽無妍媸  
蠟元之切○喪大記屬蠟以俟絕續今之新生平勤

早樞劉秣不告疲馬在廐臥切○詩乘之既死給椁植塋  
之東山墓士卒從軍者為椁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

楨奈何值崩湍蕩析障路陴饒然暴百骸散亂不復  
支體虛弱切暴音曝饒從者幸告余睇之消然悲涓  
作齋也迎大馬有蓋帷禮記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  
而祭之也○大馬有蓋帷禮記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  
不奔為埋狗也○蓋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為官牛畜錡  
戴埋瘞溝瀆護其危側洽切○我心得所安不謂爾  
有知掩骼著春令茲焉適其時春之月掩骼埋骨  
及物非吾事聊且顧爾私事一

省試觀慶雲圖詩此○于厚貞元五年舉進士  
登第此詩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慶雲一曰卿雲九天開秘  
祉百辟贊嘉謨抱日依龍袞非煙近御爐書若煙非  
蕭索輪困是謂慶雲高標連汗漫向望接虛無裂

素榮光發舒華瑞色敷恆將配堯德垂慶代河圖  
日堯曰如雲之如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晚楚鄉農事春左傳昭公十七年鄉于曰

說文九扈農桑候扈民不蠶也春扈頌為九農正  
玄秋扈農桑候扈民不蠶也春扈頌為九農正

夏扈農桑候扈民不蠶也春扈頌為九農正  
掌民百藥行扈畫為民驅禽收斂冬扈民蓋藏耕種

國夜為扈除穢秋扈民驅禽收斂冬扈民蓋藏耕種  
國人免穢除穢秋扈民驅禽收斂冬扈民蓋藏耕種

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范  
丹學通三經常自賃灌園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三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非國語上并序○國語左丘明所作皆採錄前世

嘉言善語穆王以下經緯曰天時人事遺順火至漢建

安黃序武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乃人名在因籍以道

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乃人名在因籍以道

之說其病之所傳焉又與吳世俗今因云爾也

和書三四年伏厚不出者累月方視足下書當元

截不詳者輒附益之庶其理易見焉非何孟春

東坡見之日久有意此書不謂君先之說也元

非也於是著非非國語為樂作而禮禮有書故邪

寧知不復有可非者乎

左氏國語其文深闕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

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楊子參差不齊樂諸聖注

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

庸以入堯舜之道有知字本諸理作非國語共計六

滅密此以下

恭王遊於涇上恭王諸本皆作昭王以國語攻之

子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從茲居三女同姓奔

不由媒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

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也醜類康公不獻一年王滅

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

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

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

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云云將何以求福用

人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

之戎藉借夜切用民力以爲之天子藉田千畝此

侯百畝自厲王流于彘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

戎西戎別種名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

耘爾有一本耕下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

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爲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

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

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有難字一啓蟄也得其耕傳

整建寅之月啓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

種無不猥大猥盛也實之堅好也得其穫詩既堅

京高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存

乎亡乎皆可以爲國矣推禮回切○推進彼之不圖

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禮教孝順曰三老五更之

之意也藉田之舉其爲勸率之意深矣于厚獨曰土是

亦足以爲國愚恐無逸之書人主乎今爲書者曰將

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

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德一本福敗于戎而

引是以合焉夫向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

益羞之一字無

料民謂本料民一篇皆在三川

宣王料民于太原原地名太仲山父諫曰民不可

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農于藉藉

於千菟于農隙春田耨穫亦於藉獮於既蒸秋田

蒸升也月令孟秋乃狩於畢時曰狩是皆習民數

也又何料焉之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

而惡事也惡鳥路切下同言又厭惡政事不能

修之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

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後

嗣乎一本作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

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

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作

相不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

政之危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况

為大妄以諉乎後嗣諉女誼切賈誼傳尚有可諉

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

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者以禍之也老史斷獄如

仲山氏其至于是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

乎爾也

三川震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年諸皆作二年非是

渭泗皆出于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夫天地

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

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

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塞必竭

山崩川竭土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

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弃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

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

閒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鬪自

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

者不塞則惑夫釜鬲而覆者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

哇汲而灌者必衝盪潰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

為也猶足動乎物爾雅鼎款足者謂之馬款足

曲脚也又况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窮以傾洞輻輳

乎其中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

頤音頤洞音同一本頤胡洞切音禾云水銀也非是

按淮南子頤濛濛同莫知其門唐人乃略而用之為

輻音膠葛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

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

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

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之所弃不過其紀

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魏按伯陽父之言雖謂山

崩於乎陽陰失序然

所以致其失序者意實謂為川事也子厚非之云云

則十月之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舉崩者亦不足信

乎中庸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豈聖人亦好為是以誣人也

神降于莘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莘地王問於內史過

曰今是何神也過古禾切其內史對曰昔昭王娶

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

之生穆王焉馮皮水切昭王康王之子名瑗房

也饑匹也詩實維我儀此協房侯之行有實臨周

似丹朱丹朱馮其身而匹偁以生穆王也

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壹謂一也

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

在號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

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福今號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黍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神所律切○太宰玉帛之事祝太祝掌祈福祥史太史掌祭祀之式位狸姓丹朱之後神不敵非類故帥以往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巡狩今其曹見也曹後神之見也不過其物也物數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況其徵乎彼鳴乎莘者以煮蒿懷愴妖之淺者也煮音薰○說文禮記天子以是問卿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莽淚無狀而寓之丹朱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號以臨周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今其曹見號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為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劉鐵內之國發幣於康公王卿士  
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行父子也孟獻子仲孫也  
也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修宣子皆魯大夫叔孫歸父也  
歸父也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也必亡謂家必亡也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邪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邪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而准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僑音先聘使告使僑如先修聘禮且見王孫說與之語說古同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觀之幣薄而言詔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懼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陵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與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謂其不度於禮而刑之則太強又恐其蔑卿而與怨則太論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凌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郟至

晉既克楚于鄆使郟至告慶于周郟音偃郟亦作至晉卿溫季也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相說也王叔簡公周大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郟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桓公也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單音善○單襄公王卿也

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云云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

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與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郤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為姦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

以國語召公述郤至之言曰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能獲鄭伯而救之仁也若是則知晉國之政楚越必

勳襄公曰且郤至何仁也若是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仁義死國謂之禮義順則謂之禮義豐則謂之禮義

德政矣左氏在晉語言免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晉語郤至三逐楚平王卒見

聽命君子曰勇而知禮而郤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後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

之淫暴讒嬖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吾嘗憐焉語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

婦而重斂大其私嘔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人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

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邪其終曰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 柯陵鄭西地名春秋魯成公十七年書伯郤人伐鄭六月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厲

乙酉同盟于柯陵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厲公景公也晉郤錡見其語犯錡音奇錡晉卿郤

子州蒲也晉郤錡見其語犯錡音奇錡晉卿郤犯也郤擊見其語透錡音周切錡一短二切

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其君在會步言

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晉侯爽二吾是以云舊注云爽當為喪非是爽差也爽二視與步也今郤伯之語犯叔透季

伐犯則陵人透則誣人伐則掩人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

人過怨之本也招音簡王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

史矣視遠步高犯透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透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透之大者

獨無謫邪也諱諱也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必善晉

周將得晉國頃公之子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

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興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

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成公之歸也

吾聞晉之筮之也成公晉文公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二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

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驪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單襄公

曰驪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誰必早善晉

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邪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關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關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關者兩水激有似於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古之長民者不

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寶澤云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晉之弟貴也寵人謂子鞅及臣賓孟之屬

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頃王千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

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

饒饒者又足記邪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

之關而徵之也張敦頤曰人君所畏者天惟天命可以警之今言三川之震付之不知穀洛之憚可壅而不害則天自天自人自人靡所敬忌人主何憚而不為獨不見姚崇不信災異卒開明皇恨

大錢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備

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穆公之曾孫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錢者金幣之名古是不

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

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

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

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買則害矣今夫病大

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

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左傳昭公二十其

為書皆類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穆公曰不可射音亦○王景王也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無所用則王妾作矣單

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內諧答聲味生氣氣在口為

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

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

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而有狂悖之言

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隱之度出令不信刑

政放紛紛一作非而伶州鳩又曰樂以殖財又曰離人

怒神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鳴呼是何取於鐘之備也吾以是

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

風俗和恆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

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

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

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

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彝物也律呂不變易其

神無奸行物和乎則久久固則純純明以終終復則



樂所以成政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龍大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杼月在農祥后稷之所

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前為誣聖人亦大矣結切又直質切木國語王閏七律者何州鴻曰我姬

出自天龍大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杼月在農祥后稷之所

有周之分杼也王欲合是五辰三祥農也我天祖后稷

之禮星齊也分杼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大姜者逢伯

陵之後齊女馬房故言出自天龍歲正而農事起故謂

之農祥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也所憑神周分杼所合

是五位稷月日星辰三所達公所憑神周分杼所合

緯而用之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大簇布令

無射布憲施舍於百姓吾知其來之自矣國語故以

而未畢而兩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

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是大武之聲也

州鳩之憑信其傳而以爲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

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

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

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則是大武

之象也樂記注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始

克殿而反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也崇充

也來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振旅也爲武致右憲左

也嗣當作四每奏四伐一舞振旅也爲武致右憲左

久立於綴皆大武之形也右憲左又久立於綴以侍

諸侯之至也注夷則黃鍾太簇無射大武之律變也

致謂陸至地也

城成周

劉文公與襄弘欲城成周告晉長音魏獻子爲政

將合諸侯衛彪偃見單穆公曰襄弘其不沒乎周

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襄弘及定王劉氏亡事在敬王十年劉文

也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

非曰彪侯天所壞之說吾支化光銘城周呂溫字化

周滅銘略云大夫襄弘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廟崇其

後牛思黯作頌忠頌字也嘗作頌忠篇以美襄弘襄弘

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恆

者之言也追爲之耳

問戰此以下

長勺之役年齊與師代魯戰於長勺曹劌問所以

戰於嚴公云云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

可以一戰劌始爲嚴先儒因而不改可以一戰國語

作是則可矣曹劌魯士

莊公魯桓公之子名同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

夫神求優裕於饜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鬪二

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

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

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

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

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

者幾何人且切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

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

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吳語楚申包胥

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越王曰鱉酒豆肉未嘗不分

也包胥曰舍則舍矣未可以爲戰也夫戰者爲本仁次

子焉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于羔入足衛亂

時也蓋何足謂則者曰吾親則子之足此乃臣報我之不樂見於顏色也臣又知之獄決罪定臨刑也君然一國之必以情之意之報之豈子比邪宗元乃曰以宗元之言皆所謂職而非歷以戰將也士形之屬足以藥則華元必然治人而求於下於神而矣穆修斷欲為不者足以救道宣子事以一端起則言亦泰穆之使治者取由公道無如羊樹之類乎

躋僖公

夏父弗忌為宗蒸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葬也焚煙徹其上弗忌魯大夫宗伯祭也躋升也僖聞之兄繼聞而立故弗忌欲升僖曰非昭穆而不聽故柳下惠云云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它既立僕而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而予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宣公文公之子名僕季文子克以太子殺父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寶者為究用究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姦臣

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何切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仲孫它孟獻子之子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專乎己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饒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羶羊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季桓子子斯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惡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聖人博物洽聞所云木石之怪而乃曰羶羊此特據實而論之也史之記地圻犬出者有之矣晉五行志大輿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皆死後無一雞焉唯取而養之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于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楛矢

吳伐越隱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好來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治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魯國語作墮者同會稽山名墮壞也而壞之在魯哀元年專擅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也墮一節其長專車也

侯之度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蕭慎氏之隼也楷音若弩音奴○蕭慎北夷之國楷木名弩矢鏃也八寸

聖曰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為魯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弩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恥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 齊語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費幣禮酬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音疲縷綦以為奉綦國語作纂○奉藉也所以藉玉也易供鹿皮四個箇本諸侯之使垂囊而入稱載也而歸使去聲囊古刀切稱苦本切○囊毀也垂言空而來也稱養也言重而歸也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邪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己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名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謂桓公之伯

不如是之弊也謂一本作為○沈晦曰威公之不一耳政管子之書若通魚鹽也欲傾魯梁則服錢幣若殺商賈欲實困京則式壁也欲下伐王之眾則貴買市諸侯之實則多貝利為謀也其下厚禮以交諸侯蓋市白也朝夕汲汲惟利為謀也四隣之權心亦為而不誠也子厚乃以為公之仁義必無利交之事于厚固誠齊人乎

卜此以下音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獻公晉武之別在驪山者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駭陋民也非恆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恆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翹按史蘇論卜末言喪無可攷然號石彼人猶可言也若夫伊尹比妹喜膠鬲比姬己不經殊甚不知子厚何以不非之

郭偃與前伐驪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郭偃晉大夫宣五行故謂之是以讓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君門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奔命不敬作令不孝聞父之愛而嘉其既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申生晉獻公子之申生曰云云吾其止也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申生賢矣但拘拘於臣子之小節而古有遺悲焉子厚乃以為子之辭也略豈申生真無可議乎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事在獻公十七年太子申生也之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狐突晉同姓唐叔之後狐偃突聞之國君好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

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

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好並呼報切適音約○艾當為外聲相似誤也好外

也多變臣也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惠順也

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

子曰善深謀突下一有遂字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己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

今狐突以位則戎御也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觀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深謀

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翹按狐突為太子謀曰惠父而遠死惠來而利社稷未嘗

不納君於道也所厚但以其杜門而讒不鄭曰君為

我心晉語不鄭曰我無心是故事里克曰中立李晉語

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我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號夢

號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云

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號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適晉號公文王弟號仲之後名

號舟之僑六年號乃亡

非曰號小國也而泰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土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

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謠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號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

丙之辰云云

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公九年秋齊桓遇宰

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采於曰君

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而暇晉

是皇公乃還如出責望其報也暇宰孔曰晉侯將

死矣景霍以為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狄之民

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練音速○

非曰凡諸侯之會霍晉山名汾河涑澮四者皆晉是歲獻公卒

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

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

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

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

出而以必其死為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微語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晉獻公寵姬既死太子申生而

至是獻公卒里克欲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

臣於我我對以忠貞齊傳既殺奚齊荀息將死

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

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

者有是夫聞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

遠矣或曰夫己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

而子非之邪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歟

或曰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然則為信可乎本

復出四不食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  
 其言四不食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  
 為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邪曰不類曰不類則如  
 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春秋桓公  
 智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仇牧至德公十年書宋萬  
 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至德公十年書里克弑其  
 君卓及其大夫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  
 荀息其法皆同夫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  
 罪許止也隱忍焉耳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  
 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其類荀息也亦  
 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君其類荀息也亦  
 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  
 以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  
 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  
 哉子厚集中有與元鏡州論春秋書亦及春秋書荀  
 息之事云某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荀  
 也書意皆與此篇同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四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非國語下

狐偃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舅

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況其

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

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

何以導民屠岸夷晉大夫也秦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曰

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人以爲親是

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

有之我以微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何以長利秦繫

非曰狐偃之爲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

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爲多言無足采者夷吾

獻公庶子重耳弟也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

使告公子夷吾于梁重耳以舅犯之言不入夷吾以

冀芮之言而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

味也弟而味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作怯

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爲豺狼以

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偃偃焉遊

諸侯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偃丑良切○

道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偶然耳非計之得也備失

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

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以

爲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下哉是下一有足字○

其兩不可之言皆以仁義自處不務微俸以得國實

可與孟夫子行仁政之言相表裏者子厚乃譏其迂

而又重罪之此己之律得之念勝故

與人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與人誦之曰云云得之而

狂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與背音佩扭女九

歌曰誦得之而狂謂惠既里卒死不音不既已

公喪田不懲謂不鄭惠既里卒死不音不既已

里克秋殺卒死春殺公隕於韓秦伐晉戰於韓獲惠

魯傳公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謂與

非曰惠公里卒之爲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

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郭偃又曰是以君

而謀謀度而行則其爲戒亦深矣子厚乃過爲非之何爲也哉

莖共世子

惠公出共世子而改莖之寘達於外共音恭寘與

申生死惠公謚爲共君獻公時申生莖不如禮故

外不欲爲無國人頌之曰云云歲之二十七其靡有

徵兮也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安撫國家

爲王妃兮妃滂佩切○言重耳當郭偃曰十四年

君之家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替滅也數公子

重耳其入乎其寘兆於人矣兆見也若人必霸於

諸侯其耿光於民矣耿猶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

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霸是好事者追

而爲之未必偃能徵之也況以是故發邪是一

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

之鎮芮冀芮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

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

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

天之禍無後文公殺懷公子高梁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晉惠公五年秦師師侵晉合獲晉侯以歸王城秦地

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

利公子繫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枝子子繫曰

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

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

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謂難立有

實貽利切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

以臨汝何故不可繫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

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

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

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

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王命黜夷吾而立

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

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長有德

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莫不字本周室雖

卑猶是王命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

秦之所恥者亦大夫一作集奔至公之道而不知求姑

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路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

也甚矣公下一有大中字○秦取河東霸之不能也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初慶鄭勸公子秦繹弗聽秦

遂我于秦秦既歸惠公惠公歸故斬之止獲也君

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

待刑而能舍之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

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惠公未至城晉謂慶鄭

君將來于何侯慶伯曰君若來將待刑以

快君志及惠公入城暫欲舍之惠公不可

乞食於楚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五鹿邑楚人舉

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

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

云乎人國語作民○塊塊也日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

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涓人嗜枕楚子以塊後

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

申之云尤足怪乎吳語昔楚畔靈王猶徬徨於山林

股以壞於地王寐時

枕王以塊而去之

懷贏

秦伯歸女五人懷贏與焉與音頤○晉文公重耳

於秦逃歸而立為懷公故曰懷贏

非曰重耳之受懷贏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仁豈習西戎之遺風歟黃曰秦之歸固非矣重耳之受

之可也穆修曰國之命在禮人倫之教化尤嚴於人倫不期教化不立矣難取  
威定伯何益於久遠哉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入屯張  
○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  
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  
皆八謂爻無為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司空季子  
曰吉云云○季子晉大夫  
晉臣白季也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況夷吾死圍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未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是謂大辰因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  
史大梁實沈大火皆星名  
此言公以辰出而參入也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沈之說贅矣

命官

晉籍狐箕欒郟栢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  
姓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異姓之能  
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異姓之能  
掌其遠官也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邪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邪必

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奔之邪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周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池汜汜音凡○周惠  
太子又娶於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之未及  
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襄王之后翟懼王  
廢陳氏翟入伐周故襄王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  
定之于鄭成周周東都王賜公南陽樊温原州  
鄭王城也  
經絺鉏攢茅之田經美經切鉏仕魚切攢才陽人  
官切○八邑周南城地  
不服公園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倉葛陽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邪其無乎則耆者乎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弄禮違親云云○初晉文公  
不禮焉鄭復其研脊欲觀其狀則觀狀是曹非鄭也  
而注云鄭復故曹觀公研脊之狀故伐之是又從  
謂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此文公所以乞詹也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為誣者且耆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救飢

晉飢公問於箕鄭曰救飢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箕鄭晉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飢邪其言

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鄭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致之言若是遠焉何而不懼藏出如入何置之有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邪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恆也恆固在久若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為救飢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以是觀汝汝勉之宣子趙襄之子宜孟盾也韓獻子韓厥也靈文十二年秦伐晉戰也趙孟即宣子河曲晉地魯河曲干行犯其軍列也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為死曰雖就為辱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地而逆天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則法也修行也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邪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攻侯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

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音倪○鉏麇力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麇退而數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死楚外朝之廷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  
非曰麇之死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邪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歟下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麇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

祈死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范文子范變也宗宗人祝祝史也鄆之役晉伐鄭楚救之大夫欲戰文子不欲樂武不聽遂與鄆歸大勝而祈其死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祀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脇欒中行云云公曰一日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內為究在外為姦御究以德御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姦而避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究故至臣脆弱不能忍侯也乃奔狄三月厲公殺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為悼公三郤郤至郤錡郤犇也樂樂書中行中行偃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蟠亂臣也。假如殺樂書中行。便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爲文亂。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蟠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下二十七日一本在入組。麋之行。氏欲殺之。及不獲。命曰長。魚。既死。三御復。樂書中行。氏欲殺之。及不獲。命曰長。可爲異人。左氏未可盡非。

戮僕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

子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魯襄三。年。曲梁晉地。魏絳魏擊之子。莊子也。揚于。魏公第也。行行列也。僕。御也。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公子貴三字。無。使後世多爲。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

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執也。一作正。非是。○止者。牛童。馬圍。是賞下。流也。不責。宣子。而戮其使。不於。揚于。而戮其僕。已爲有禮。又安得謂之殺。無辜乎。若子。厚必請其命。則又不然。投機之會。不答。息方。欲作。失氣以決。必戰。而後。每稟命。是非。

逐樂盈舊本此篇在叔魚之後。今依國語正文。

平公六年。平公。名。驪。公。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云。云。陽。畢。曰。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送。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使祈午陽畢適曲沃逐樂盈掄。擇。其。孫。也。樂。書。厲。公。七。年。殺。厲。公。即。立。悼。公。故。陽。畢。晉。大。夫。祁。午。中。軍。尉。曲。沃。去。之。也。陽。畢。名。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弑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晉。謂。樂。盈。出。奔。楚。後。三。年。畫。入。爲。賊。於。絳。

且君將懼禍懲亂邪。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况其胤之無罪乎。

叔魚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鵞肩而牛腹。鬻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叔。魚。晉。大。夫。叔。向。母。羊。舌。獻。也。後。爲。鬻。理。受。鬻。于。女。揚。食。我。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音。俄。○。揚。叔。向。邑。也。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邪。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說。古。悅。字。○。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於。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爲。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曰。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射鵷射。食。亦。切。鵷。音。晏。國。語。作。鵷。同。

平公射鵷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小。鳥。也。豎。內。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豎。襄。名。也。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

一發而死。曰。噎。今君嗣吾先君射鵷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于顏。乃趣舍之。忸。女。六。切。怩。音。尼。趣。音。娶。又。音。促。○。忸。怩。愧。顏。也。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論胡乃反徵先君以取之邪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己也

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名鍼趙文子曰公子來奔在魯昭元年

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咎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昭元年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和醫趙文子曰醫之名

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職官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

非曰和妄人也非診視攻燬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所取在榮衛合脈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脈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脈理平以延其年邪和之謂諸侯不過三年云云蓋以國之庸君出無敵

黃能

晉侯夢黃能入于寢門能奴來切亦作熊晉子侯平公也產來聘曰鮒殛于羽山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實

為夏郊云云

非曰鮒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能也能之說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鬼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云云云行刑不疚以免於難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武子為之難君及桓子驕泰奢侈云云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懷子桓子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邪謂欒書殺前之言曰欒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曰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晉書陽畢曰且國也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且人之善咸繫厚其家公使陽畢適曲沃逐欒盈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中行穆子帥師伐翟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翟別邑事在魯昭十五年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寡之大者也非曰城之畔而歸己者有二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力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

嚮之二者邪

具敖

范獻子聘於魯范獻子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

對曰不為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伯禽之曾

孫武之子名敖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

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

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

莫罪而更也又何鄙莖之不云具敖公孫敖之子

董安于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日一

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

出乃釋之下邑晉邑多功多也戰功曰多安于趙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

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恥受賞者

恥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

固不說董子之潔也其言若懟焉則滋不可對切徒

祝融

史伯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敷大天明地

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史伯周太

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禹舜

其後杞宋及秦後陳侯也祝融亦能昭顯天地

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入姓於周未有侯

伯彭姓祝融之後己董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

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第一子名樊為己姓

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大彭陸第三子曰陸為彭

其在豕姓乎豕姓生六子其季曰季連為豕姓陸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於荆蠻是為楚王其曾

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稟能聽協風以成樂

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者也姓樂周武王時帝舜之

其神明之後而封之於陳其後為楚所滅堯之時祝

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世伯夏商今史

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反不足祐

邪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於必弊者也今王

弃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

童窮固云云其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

人之神化為二龍以伺于王庭夏后卜請其釁而

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釁流

於庭化為玄龜入王府府之童女遭之既笄而孕

云云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

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強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

必求之申申人弗昇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

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秦龍所吐珠童女之所孕者

也申姜姓宜白之舅繒如也太子繒王之于宜白

非曰史伯以幽王弃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

器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以取其必弊焉

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是好怪者之為焉非君子之  
所宜言也

嗜芟楚語以下

屈到嗜芟屈到楚師屈蕩子將死戒其宗老曰苟

祭我必以芟宗老曰老宗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

命去之去差呂子木也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

饋士有豚大夫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

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修夫子其以私欲干

國之典遂不用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芟之薦不

為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

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芟於籩是固不為非禮

之言蘆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會無思乎且曰違而道

吾以為為逆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楚師之子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況於將死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有死於路寢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之末不於路寢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乎言可以恩掩義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之言言於社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之其言言於社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同然皆為賢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憂其後為世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謂思其後為世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而羊不食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耳命豈能今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愛元豈能今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中而會元豈能今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如事主猶魂樂懷子日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  
此齊之美成夫子憂國之矣其為忠則大夫古人不愛惡  
是觀之柳子父命藥石也哉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

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

振生乃不殖也此言無祭則民無所長也無所

長生則物殖長也此言無祭則民無所長也無所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

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于晉楚大夫圍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

相定公晉頃公之子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

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珩佩玉對曰未嘗為寶所

寶者曰觀射父云云音甫觀古觀射父楚大夫又有

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

無有怨痛於楚國左史官名

非曰留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

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

現之妾者女巫又何以為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

伍員伏劍而死魯哀公十一年死伍員伍奢之子

師以伐越王句踐夫差乃大戒師伐齊申胥許越

不聽天以越殺吳齊而王弗受今伐齊申胥許越

越釋劍而對曰員請先死遂自殺其後越見申胥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

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

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孥累於人左傳哀公十一年子

胥使至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注私而又入以

即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狠人也歟書

均從作懷古詩結云豈惜宗臣難去國空令千古泣

忠魂之子是即子厚之見也孰知子胥於闔閭不可

不謂之知遇行成之諫特因事效忠以一死報先君

耳彼固知其無濟也尚

何謂非吾之所知哉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弃不錄

其語其謬邪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盡之而

反分爲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背理

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

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雜蓋字一本作反整

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

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

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邪嗚呼余黜其

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國語鄙意不然之

但未暇著論耳于厚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

人為不不知云云雖多皆此類也至於時令斷刑真

符皆非是子謂

學者不可不知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五





唐柳河東外集目錄

卷第一

賦

披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卷第二

傳 誌

吾子

劉叟傳

河閒傳

箏郭師墓誌

趙羣秀才墓誌

卷第三

誌

太府寺李卿外婦馬淑誌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

處士段弘古墓誌

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

永州司功參軍譚隨上母毛氏誌文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墓後誌

卷第四

表

百官請復尊號表 六首

卷第五

表 啓

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

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後表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

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

賀平李懷光表

舉裴冕表

謝賜新茶表

賀破東平表

賀赦

賀太子牋

賀裴桂州啓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答鄭員外賀啓

諸州賀啓

唐柳河東外集目錄



明橋李蔣之題輯注

賦

披沙揀金賦柳自注以求寶之道周乎選才為

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見鍾璣詩品此與三賦皆用經史成語更顯其甚

沙之為物兮視汚若洋金之為寶兮恥居下流沉其

質兮五才或闕耀其光兮六府以修然則抱成器之

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

豈泥滓而為儻辨壯仕切○左傳天生五才民並用

修又水火金披而擇之斯焉見寶盪浸淫而顧躬指

炫燿而探討動而愈出幽以即明涅而不淄既堅且

好燿燿切切提戶廣切探音會○動潛雖伏矣獲則

取之翻混泥之濁質見熠燿之殊姿久暗未彰固亦

將若是望先迷後得孰謂弃予如遺熠燿入切○詩

亦孔之昭左傳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稱首易坤文其

信先迷後得主刺詩谷風將安將樂不稱首易坤文其

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姿今自保和光同塵兮

合于至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

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弃諒致美于無

窮欲蓋而彰將爛爾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

蒙烟俱承切○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杜預左傳序或

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彰左傳魯昭公二十七年

曰不索何獲觀其振拔汗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

出耀真質而特殊錐處囊而織光乍比劍拭土而異

彩相符用之則行斯為美矣夫求而必得不亦說乎戰

趙平原君曰賢者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

獨媚旭日以晶熒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

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

岐昌即詠陸文可侔而昭明是選晶音精熒惠屬切

太子蕭統集文選錄機文焉多如曉事見賦文賦辨上

珠之類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

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軍謝滿籛之學汰之

愈明詎慙擲地之才客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

文之在哉漢書車賢曰遺于黃金滿籛不如教子一

期必為金寶期必為金寶

迎長日賦柳自注以三王迎日禮用夏郊為調

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肇建侯啓蟄以

展儀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送烈烈之凝氣導遲

遲之陽律猶分可愛之輝式佇寅賓之質稽之虞典

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時契惟精而惟一史五帝紀

策數也迎敷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

又春日運運左傳買季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

職在馮相事傳小正符上春以備儀必修其始先仲

春而有事故謂之迎禮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秋冬

視天文以辨四時禮運注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

正時也淑景初延幽陽潛啓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

之達禮探賾索隱得郊祀之元辰極往知來正邦家

之大體音事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土圭之

影猶積泰壇既罷玉漏之聲漸長變熙熙之純曜流

杲杲之晴光壁影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尚疾

斜暉未駐於康莊禮報示民尊上之禮也周禮土方氏掌祭  
 景丈之法以俛日景注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  
 轉其天儀制以銅壇祭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  
 雨其雨果吳日出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其是  
 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陽事  
 之所用作皇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交動浮

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流金石暉照陶匏異乎  
 天紀不修秦伯尚矜其秦時日官失職晉侯徒繼乎  
 夏郊時音止○包裏東茅著茅日天子祭禮必用菁茅  
 謂時器用陶匏以象地也五帝時祀白帝至文公紀注  
 宣公作密時靈公作吳陽時祭黃帝時祭炎帝  
 始立秦時祠祀一則秦時乃漢立時至漢武元鼎中  
 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夢黃熊入于闕門韓宣七年  
 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黃熊以祀也乎  
 晉侯有聞郊于以迎之則無為者委照將久豈三舍

之足憑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自然應以繁社錫  
 之純嘏禮儀允洽于人神正朔克周于戎夏魯陽南與  
 韓戰酣日暮援戈揮之日反三舍漢書文帝時新垣  
 平言臣侯通曰成帝問劉向復說文帝及徵後期  
 為元風俗通曰帝少即位不容再中詩天  
 不得立日為再中向曰文帝少即位不容再中詩天  
 純嘏今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哉穀之宜受  
 之千億奉郊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

並虞夏而何慙載音鞠○詩俾爾載載  
 記里鼓賦柳自注以聖人立制智者研精為韻  
 如司南車章見所出所集里也起崔崔京古  
 今注曰大車章見所出所集里也起崔崔京古  
 層擊鼓行車十里有層振鐻尚方故事有作車

異哉音怡發嘆一曰已也韻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  
 佐大禮于時行即行贊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  
 以守威儀之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配和  
 鸞以入用拉司南而為急若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  
 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  
 施五擊於華山之埜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  
 陽識雷聲所及禮記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漢書師行

蚩尤戰于涿鹿之埜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  
 指南軍以四方指南又名司南五擊句未詳如謂  
 鹿與埜南相屬者應山相屬者後漢書張楷好道術  
 居華陰能作五里霧其事又與題不洽恐非是先聖  
 今並存之侯知者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有作後王式遵啓玄機以求舊運智巧而攸新相彼  
 良工自殊味道之士眷茲木偶應異迷途之人齊步

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典聽希  
 聲克正于時巡木偶專見題注古者天雖道有環迴  
 地分險易固善應而莫實諒知己而有為載攷載擊  
 所辨于長亭短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易以

為于偽切○六帖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說魏  
 武帝過曹娥碑背十里方悟數日觀其妙矣孰測其  
 修便解魏碑有智無智較三十里觀其妙矣孰測其  
 我才不知卿有智無智較三十里觀其妙矣孰測其  
 微細觀其微矣詎知其啓閉音不衰而得度響其鏗  
 而有制微吉切鐘音湯○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  
 再衰三鐘鏗鏘擊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旋異銅渾  
 之儀亦可敘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步黃道  
 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機是研鄙繁音之坎

法  
 層擊鼓行車十里有層振鐻尚方故事有作車  
 日擊鼓行車十里有層振鐻尚方故事有作車  
 層擊鼓行車十里有層振鐻尚方故事有作車

坎陌促節之闐闐闐音田○渾天儀制蓋上鑄金為  
 以別天時道晚餘詳見前賦紫微垣在太微天萬物  
 坎其擊鼓宛丘所以極深而振旅闐闐也詩妙出人謀思由

神假時然後擊贊賞典于今茲動惟其常契同文于  
古者假音格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  
膺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聲明不愆于素  
庶將開萬國之頌聲易帝出乎震江淹賦淵  
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一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傳 誌

吾子關文○揚雄法言有吾子篇云降周之孔子成于王道然後誕章垂繼諸子圖徽課五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感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晷雷孚上下雷孚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內音

河閒傳

河閒傳文小有致耳其事屬貞理兩截灼灼如觀此正為士之不終其守者戒也子厚乃特以明正之難持則亦謂

河閒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有賢操自未嫁固已惡羣戚之亂虐羞與為類獨深居為翦製縷結操七到切○前漢高石君傳注於為戚里操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為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

謀曰若河閒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邀之遺孀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閒戚里之人日夜為飭厲一有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為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閒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為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為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謹闈以飲食觀遊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遊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聞男子教者河閒驚跳足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戚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閒之遠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邪向之教者為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何邪羣戚聞且退期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禮

禮州西浮圖兩閒禮口既切又何閒切云江南人呼又魚開切修長也前漢相如傳臨曲江之禮州今注曲岸頭也巨衣切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閒為一笑衆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閒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為秦聲佞坐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笑陰大者主河閒乃便抱持河閒河閒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閒竊顧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嘖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閒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及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且暮駕車相戒歸河閒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

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太泣鬻臂相與盟而後就車  
 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  
 以釜藥揮去心怛怛恆若危柱之絃怛披耕切夫來  
 輒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  
 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  
 夜其夫自河閒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  
 為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既張具河閒命邑臣告  
 其夫召鬼祝詛張音上下吏訊驗答殺之將死猶曰  
 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閒大喜不為服闋門召所與  
 淫者保逐為荒淫保切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  
 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嫌又為酒壚  
 西南隅己居樓上微觀之擊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  
 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  
 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惜惜以為  
 不足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為邪行者  
 聞河閒之名則掩鼻蹙頰皆不欲道也蹙與蹙同類  
 類也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為修潔者有如河閒之始  
 為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閒與其  
 夫之切密者乎河閒一自敗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  
 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  
 與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猜其  
 中邪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君臣之際  
 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固非一作

箏郭師墓誌郭師時之善箏者故以其稱誌云

始蓋元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也子厚時在  
 柳州作劉夢得集有與子厚書云發使等  
 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如

繁休伯之言薛訪于車不能出盡如此能令  
 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絃柱久而不能平夔夫郭  
 者至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為郭師發邪想足  
 下實可傳書重再錫書亦極疑楚茅坤曰若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一統志山西大雁  
 門曰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風俗通箏秦聲也制  
 代郡薄父子爭瑟而分之因以為名按禮樂記等五  
 絃阮瑤箏賦箏長六尺以應六律絃十有二百絃  
 時絃高三寸象三才隋史雅樂志樂之屬有十二絃  
 他樂者蓋十有三絃郭師其為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  
 十五調切密邃靡布爪指運掌擊使木聲絲聲均其  
 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擊書作繁沈晦調當  
 日鉤中指結于擊掌後節中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  
 也又音牽音怪擊也牽也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  
 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弃去兄弟自髡縵入代清涼  
 山代謂代州今屬太原府一統志清涼山文殊又南  
 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或  
 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拈蹈以為神奇太宗  
 子恪恪子琬琬子祇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  
 不能己因縱髮為黃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  
 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  
 為擊節教閣管謹視出入薛伯高名景濤詳見碑  
 仄栢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神之依叢  
 叢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响  
 嘯山求道錄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响古右切嘯九后  
 名張誠副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  
 隨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為歌死  
 三日葬州北岡西志其詞曰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誌一本無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并序○萬年丞貞元十二年卒是年葬是時作

維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三月日景本作丙前萬年

縣丞柳君終于長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長子

弘禮承家當位次日傳禮幼曰好禮奉夫人洎仲父

之命政時定制動合古道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粵五

月十九日甲子克開長安縣高陽原祔於先塋禮也

禮記王制大夫士庶人先時撰辰酌禮稱義備物外

姻畢至宗人來會撰擇也左傳士從第宗元受族屬

之教泣涕濡翰書辭紀行曰君諱元方字某解人也

系自周魯後得柳姓魯世家孝公子展之孫以王父

氏魯為楚滅柳氏入楚楚為秦滅柳氏七代祖虬後魏

中書令封美陽公虬字仲盤魏後周中書侍郎美

陽孝公與此稍四葉至曾祖攸悼皇朝朝散大夫資

陽令祖延州司馬攸頤宣州寧國丞濟德克紹厥

類藏聰晦明粹為淑和少孤季父建撫字訓道建撫

郎通左氏春秋實歷代史指畫羅列接在視聽嗜為

文章辭富理精以門廢出身調補宣州漂水尉網簿

貢賦入于天府特授同州馮翊尉政京兆府雲陽主

簿轉長安主簿遷萬年丞端靖守貞處劇不撓秩滿

居養素食貧常好竺乾之道自攝塵昏之外泊如也

攝音展外一作表○竺既而嬰被沈疾不克承壽姻

戚動懷朋友道傷僉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君前

娶河南獨孤氏左司郎中緬之女無子早世繼室以

裴夫人諫議大夫虬之女陰教內則著於閭闈有女

三人焉此河東入代宗時嗚呼銘誌之來古矣是不

可闕遂勒玄石措于陰堂陰堂謂銘也曰

振振吾宗德之宅邪惟君之德至其蹟邪德而不壽

今既厄邪松柏蒼邪不朽石邪

處士段弘古墓誌并序○正集有祭弘古文元

是時也

段處士弘古讀縱橫書剛峭少合尤漢落不事產漢

有縱橫十二家蓋戰國蘇秦張儀之書人或交之度

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家言抵御史

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死漢志有法

言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于以兵畫一見

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頔之字曰

十四年九月以頔為襄州隴西李景儉東平呂溫高

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懼留門下或一歲或半

歲夜與言不知日出溫卒景儉逐呂字化光卒于元

元和三年十月貶前右拾遺張宿與然諾宿一作道南見

山中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

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徵其去徵音邀通也

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寶羣是時元和八年四月途

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為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

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

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為埋道邊耳漢順帝

鄉縣黃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八月十六日後

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章皆未冠銘曰

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通者不以困者子厚謂己皆窮困不用也言不懲其蹟卒以亢死觀游非類有賤非鄙何以葬之黃山南趾

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誌云貞元二年七月十二葬誌當是時作

柳氏子某為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于外貞元二十一年始葬于號之闕鄉空墨遇食闕音闕切字正作闕

辰太子傳以湖闕鄉邪里為辰國說文空墓下棺也乃貽書其族尚書禮部員外郎宗元使為其誌且曰吾之先自魏已來為宰相

者累世慶為魏之侍中後四世為宰相我高祖諱萬齒為伊闕令襲其先河閒郡公會祖諱某浙州刺史咸有懿德泊

于兵曹府君諱某勤身惠志好義能讓而同故交者固直而敬故親者睦凡舉明經者四皆獲美仕初為

陸渾主簿次吳縣尉次上黨丞次潞州兵曹參軍其勾稽摘發毗贊關決無不勝職加朝散大夫某年月

日終于官次殯于州若干里會世多難家又貧窶故不及夫事窶音巨○說文窶嗚呼我曾祖王父葬于

潞陽我伯祖叔祖洎伯父皆葬闕鄉皇天原望壽里頽陽北臨閒其地陰狹岸又數潰大懼不克久安神

居是以從他兆于茲卜用十月六日甲子將以具于玄堂之下固故有望乎爾也於是刪其書為文置于

郵中俾移於石上

永州司功參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年月誌皆不載舊云

永州時作此因題有永州而誤承之耳

毛氏夫人父曰儀禹豐州別駕祖弘義濟州戶曹夫

人歸譚氏曰損為鄧州司倉參軍損父昌為常州錄事參軍祖曰元愛為左羽軍大將軍弘農男惟譚洎

毛氏於周咸為諸侯周文王第九子封毛稱毛伯譚子爵國在齊平陰縣詩碩人譚公惟私譚入于莒手及魏為后族千歲復合夫人生

丈夫子曰隨隨謹愿好禮始克於裴柳為姻隨娶裴氏今中書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嫁柳氏曰從肇

曰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教聞夫人之德且曰隨之所以能立洎吾嫂之所以令皆夫人之訓則宜有

以文其聲詩刻而措諸墓夫人諱某壽若干某年月日終某月日祔于此誌曰

周之列國譚子毛伯合是二姓從其匹敵夫人有訓乃策厥族惟時善良不享豐福懿厥子姓追號憲德

內言不出孰表貞節願垂休銘永誌幽谷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墓後誌一本在正集十卷凌準墓誌後

元和某年月日立太子赦下元和四年立太子寧王

德王德王侑為皇太子降德音二說未詳孰是嘗有非其罪極得返葬凌氏孤夷仲求仲自連桂陽舉其先人之柩龜筮吉利某年

月歸于杭之新城祔于其墓刻前志志其行益以後志志其時立碣於墳東南隅申志于外噫亦勤矣以

其先人之行宜克大于後以其孤之志宜克承于初艱其躬以延于無窮承而大宜哉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三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表

為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子厚正集中有為京北府請復尊號表二首在貞元十九年

號表三又有為老請復尊號表二首在貞元十九年

元十九年

也其事已詳於正集之注今又有表六蓋在諫辭也子厚內集已多有之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也辟音璧○司馬相如封禪文歷選列辟書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烈耿光光明也

也其有黯然不耀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羣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於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振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隲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正月

羣臣上尊號云云其後雖逢阨運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掃清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己之義明愛人之仁興元元年正月

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于茲若墜冰谷自興元元年甲子至貞元五年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書卑陶謨之人用咸和俗惟丕變威和皆和也萬民陳詞疑成也

師鞠旅無犯塞之虞畫界封疆無專地之患千五百

賦蒙勿收之惠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西成有穰歲之報

南極見壽星之祥禮典瑞志禮秋分靈貺屢加天恩

允答豈宜固為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

貞元五年十月百况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蒙諸復尊號不允况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恩恥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羣情誠天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惓惓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未遂懇誠拳拳顙顙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為上儀以至千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決即協切而乃久為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為不私與己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既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曜而誣質而不華則朴略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帝者務於恢崇左傳昭公十二年思我王度式將以法日月之昭崇如玉配如金玉度王之法度式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軌模軌作規○易繫辭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廣大配天地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庭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既無以光昭眾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恥於今獲罪於後實為大懼敢志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下俯迺宸睠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鑒未迴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與火食之和伏義正五始祝融續三皇始白虎通作行○白虎通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始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道而行之故謂之祝融也人為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咸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謠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為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易聖人刑罰而陛下思成湯之罪己念周宣之側身故刑民服而陛下思成湯之罪己念周宣之側身故刑美宣王也宣王遇災而去徽號而不稱垂烟戒而自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徽號而不稱垂烟戒而自微切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周得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一方之內也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既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哉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乎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大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為大謬臣下一無伏以常久等誠二字

之德貞夫一也易天下之道元始之義善之長也元者善之并包覆露天之大大也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長也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攷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却戎狄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俾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屏營惓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某字無

第四表表云去年九月元四年九月也

臣等言去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請復上尊號惓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親文明繼跡聖俊亦嘗攷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為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不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光膺聖神文武之號聞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為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為懼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于羣臣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



咸和以叶心盡瘁而畢力弼成神造康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彊擾順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爲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愆必惟思而內省皇情微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數見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悅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懷不足以要天地祖宗雖有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燧人神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史記商紀武自號迨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爲辭讓以守謙冲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辯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爲爛誠以示敬恭誠謙德也爛古適切一本作鑑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大有者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竊所不取輒敢徵之國典酌於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冒萬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迴慮俯狗羣情然後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鑑至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詣闕固請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表云臣願體于願也

臣願等言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伏奉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冰炭交集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爲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略禮不如文明而化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真爲一王之法固以遵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爲弘遠陛下嗣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始臣等以爲去鴻名而取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恭敬而無或陷于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哉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僞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或從扈牧圍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閒書之攜僕攜僕者謂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甯武子曰不有行者誰扞牧圍注牛曰牧馬曰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蒼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



不用獄頌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  
 庶政之康也國語注鑽服則也鑿鑿刑也誠由教  
 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  
 號以表成功作碑一本陛下雖以為辭臣等未知其說  
 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  
 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  
 之典以□陛下之詔謹昧冒萬死伏請復上尊號如  
 前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

臣頌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  
 加辭讓愈固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隱廢  
 之憂懼煩躓于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  
 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  
 以事貴舉其中名惡浮於實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  
 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為恭况於祖宗之矩儀國家  
 之典制陛下教導道備德博化光辭取於貶損而自  
 卑朴略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亦  
 自有制度見漢元帝紀諸葛孔明誠其主曰不宜妄自菲  
 薄見蜀志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以為執  
 小讓之賢不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  
 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  
 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  
 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姿合  
 至神之化有哉禍亂制夷狄之武修禮樂垂憲度之  
 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化下一無有字比年以來俗化斯厚  
 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梏拏不用可謂人皆

遷善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寤也犴音岸樞  
音拱○史記吏况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  
士舞文弄法即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徒示其罰不旌其功  
 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復□似非陛下  
 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議耳內之臣庶跋履山  
 川思報主恩誓雪國恥亦欲據其宿憤表其成勞陛  
 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為勸  
勸一作儻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羣臣不能  
 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猶舍垢臣以偷榮羣下之情  
 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  
 圖且乖大體臣等懷此數者恨恨而不能自安謹昧  
 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  
 帝陛下思幸修無忝之言願屈己從人之義詩無忝爾祖  
修厥再膺大典俯徇羣心因來月謁太清宮太廟郊  
 祀上帝遂以告祠貞元六年十月百寮請復尊號上  
禱獲降甘雨既致豐饗告謝郊廟儻因裡祀而受實  
尊號是有為為之勿煩固請十一月庚午祀南郊實  
 臣等之至誠實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  
 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四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表 賤 啓

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

奉道字故其文如後表宏衛州汲人貞元五年二月戶部侍郎遷

本部尚書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政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俾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奉道皇帝

此系改第三表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

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貞元七年以禱洄為國子祭酒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早備之請纔愆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帥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滂滂思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艸布葩英之重白聲疑彩而雪暉蒼鳥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懷光謀反貞元元年其部將牛名俊斬

首以獻則此表當是時作也然于厚時年十  
三不盡疑非于厚所作但新舊史俱稱其少  
而精敏絕倫則時年十三亦可以成文矣或  
姑為存以俟改焉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逆賊李懷光與臺末人奚虜

遺醜懷光渤海靺鞨屬庸隸曰臺備聞兇險之行頗有

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符節盡委朔方之地

猶分禁衛之兵使中元五月詔懷光率神策及朔方

軍討李不感殊私乃懷異望聞者饋貢不入王師問

罪尋令舉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魏城未拔真罔討

武俊連兵救田悅詔懷光統朔方兵一萬泊駕幸近

三千同討悅懷光勇而無謀為酒等所敗泊駕幸近

郊敕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因解奉天之圍建中四

月未車駕至咸陽戊申奉天十一月懷光引兵敗朱

泚兵于醴泉泚聞之懼引兵歸長安由是奉天之圍

解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

列為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寇滑汭頓軍咸陽關

為裴令公舉柳冕表裴令公名遵慶按柳冕傳

宗曰冕首往先帝時駐靈武有社稷勳程元

振忌其賢遂加誣罔海內寃之與此表合然

此表當為郭令公作其云甄甄裴令公非也又

傳云時冕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專不踰月卒據元載之時在憲而此表又

而柳生於大曆八年是時方五歲而此表又

當在載未誅之前時于厚生或謂于厚集

先望恣此表乃其先人作然亦不可得而攷

也此決非于厚去之文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武元衡字伯蒼貞元二

時為監察御史乃其屬也正集有為

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此當次其後

臣某言中使寶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聽

忽臨時珍俯及捧戴驚忭以喜以惶中謝臣以無能

謬司邦憲大明首出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

霑於艸木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廟宗即位故

況茲靈味成自遐方照臨而甲拆惟新煦燠而芬芳

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庸此

殊錫銜恩敢同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莊子朝受命而夕飲

冰我其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忭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元和十二年二月李師道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某月日

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忭無涯中謝臣聞負恩干紀

者鬼得而誅莊子為不善乎幽闇犯順窮凶者天奪

其魄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

伯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不和十二月鄭大夫產舉

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不自妖孽曷彰聖功

伏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

漢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覩

易有嘉折首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封封禪書

雲亭皆泰山下小山也風俗通封泰山封廣二丈高

九尺下有遼海無虞見石磐之已至武王克商通語

蕭謹氏貢楷矢石磐長尺有咫磐矢鏃也以石為之

此皆陛下神籌獨得廟略無遺作算授任推盡力之

誠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必從克成不戰

之功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

艸之功漢書終軍當發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

艸坐見覆盂之泰東方朔客難連四海之忭蹈歡慶

倍萬恆情

賀赦表表云况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此謂順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

新戴天履土罔不欣忭中謝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

而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曜羣品資始萬方文

明伏惟陛下嗣守鴻業先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

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

恭儉以垂休恩覃溪洞事冠千古況乃順時布政乘

春導和敷作解之澤宣在宥之典易解卦雷雨作解

禮王制王三九族既睦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繫雷

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移敘貶黜覆載之

仁也獨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

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

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勞周存歿廣直言之

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顛軒顛軒顛必

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繆當

聖垂德會未悛心悛心悛改也

州青州東北至岱南西淮距岱也又海岱及淮為徐州

東至海北海為封祀之山隔成異域也

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覩盛禮感悅歡忭  
倍萬恆情

賀皇太子踐元和十四年皇帝受尊號皇太子  
皇太子和七年所立遂王睿也

皇太子和七年所立遂王睿也

宗元皇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  
應道皇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忭無涯伏惟皇太

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珍孽贊揚輝光鴻

名永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

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樂人作四經贊德其曰太子

重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瀾海經無德其曰太子

卒子比大海太宗元忝守遐方獲聞盛禮州其年十月  
踊躍之至倍萬恆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

罪

賀裴桂州啓裴桂州即前中丞公行立也行立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忭慶罔極某

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於後世以顯父母大孝

所尊曾子以之垂訓禮記曾子曰雨露敷澤日月垂

光盛德果驗於達人左傳昭公七年聖人有明德積

善必徵於餘慶易積善之家天下人子羨慕無階某

特承恩眷倍百恆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

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衛淮南次公也檢校工

元顯和十二年淮蔡平後傳云次公本魯琴之方  
法次公拒絕因故身不復鼓琴而子厚此文  
在柳州時作則衛時尚鼓琴也史傳之載  
夾乎實

疊石琴薦一柳州自注出當州龍壁山下按龍壁山在

當州則柳實當道路相去尚遠唐地理志柳屬淮南

以當屬劍南沉子厚亦未嘗至其明矣右件琴薦躬往

探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

日之至德蘊牙曠之玄蹤曠伯牙師曠也牙人文合

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曠伯牙師曠也牙人文合

攫醴將成玉燭之調擢厥紳切醴音釋○史記田完

者君政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擢之深燭之思叶歌

謠足助薰風之化風之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願

以頑璞上奉徵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沉

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敢效彌堅之用禮

士無故不

答鄭員外賀啓以下二啓

李師道三代受恩代宗永泰元年七月以李正己為

七月卒子納領軍務貞元八年五月卒師道領留務是為三

務憲宗元和元年閏六月卒師道領留務是為三

代受四兇負德納師道正己聖朝含育務在安人

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悍蠹王師一發兇首

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答諸州賀啓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更肆猖狂魚

平之功自此而畢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五





唐柳河東集遺文目錄

雜著

揚子新注 五則

龍城錄 四十四則

唐柳河東集遺文目錄

唐柳河東集遺文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雜著

揚子新注五則○揚子漢揚雄所著法言也序  
經故入時有問論語號曰法言則按法言之  
以爲十三卷象論語其略曰法言則按法言之  
晉而亦已爲之補其略曰法言則按法言之  
二李軌疏之補其略曰法言則按法言之  
易決者反疏之補其略曰法言則按法言之  
能正論者反疏之補其略曰法言則按法言之  
議本所存又果爲子厚之筆姑存之也  
謂昌黎舊有論語諸解而集略亦見韓集遺  
可以已矣乎蓋論語諸解而集略亦見韓集遺  
不答侯生書中故

學行篇

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注云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

鐸所以宣教令者也文事木鐸武事金

修身篇

熒魂曠枯糟萃曠沈槁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注云熒明也熒魂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爲精萃如葭

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

行而已矣司馬光曰修身而不由聖人則爲弃

孝至篇

勤勞則過於阿衡

注云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謂王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注云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珠

龍城錄

○陳氏書四十四則非子厚所撰今刪去  
州也羅浮花錄曰柳文後龍城錄無此書蓋  
此託也朱子語錄曰柳文後龍城錄無此書蓋  
似底於其中

唐柳河東集遺文

唐柳河東集附錄目

唐史本傳附韓愈墓誌  
舊唐書傳

宋宋 祁

祭柳柳州文

唐皇甫湜

祭柳員外文

唐劉禹錫

重祭柳員外文

前 人

為李鄂州祭柳州文

前 人

題柳柳州集後

唐司空圖

舊本柳集後序

宋穆 脩

四明本柳集後序

宋沈 晦

柳文序

宋嚴有翼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宋汪 藻

題羅池廟碑陰文

宋田 錫

讀柳文

元顧長卿

讀柳子厚文

宋王安石

唐柳河東集附錄目



唐柳河東集附錄

明精李蔣之翹校輯

新史本傳

宋宋 祁

按朱元晦錄韓愈新史本傳取其行狀墓誌神道碑舊史傳諸史附注之類於柳集亦仿其例今以退之別集凡有可明子厚之通鑑所載及他文別集其異同以明其詳而併著焉至於其則年有某詩其異同有某文此向有文安禮所撰柳年譜及黃大輿柳略之諸皆不傳況其說已皆散見集中茲特略之贊云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

宗元作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墓版云柳氏之先自

黃帝及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為展氏禽以食采

為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

從曾祖爽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朝

墓誌云七世祖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會伯祖

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罪武后死高宗朝爽

字子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為皇后選中書侍郎進中書令皇太后挾纈道覺罷為史部尚書

后廢爽與褚遂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

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閉行求養後徙

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寶參貶

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

墓誌云皇改諱鎮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為縣令

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

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鎮履歷

元作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又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

墓誌云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

舊史云宗元少聰警絕眾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

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緻燦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

之

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

宗元先侍御碑云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

又與楊誨之書云吾年十七進士乃得舉二十四

求博學宏詞二年乃得仕乃為藍田尉

墓誌云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其

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按新舊史皆作授

有太學諸生留陽城書可攷

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

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

郎欲大進用

墓誌云儻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

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

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

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

員外郎

通鑑云初翰林侍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棋

俱出入東宮嬖待太子與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

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

士章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

溫李景儉韓擘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

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

跡詭秘莫知其端者順宗即位章執誼為尚書左



丞同平章事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內與李忠言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章執誼承而行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

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

舊史云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

通鑑云永貞元年秋七月王叔文既有母喪章執誼益不用其語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句當

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壬寅貶王伾開州司戶王

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九月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

郎中韓曄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十一月

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章執誼為崖州司馬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

輕己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又貶河

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昇為郴州司馬

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聞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

墓誌云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滄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

宗元遊山水諸記見集二十九

集二卷及八卷見

集二卷及八卷見

集二卷及八卷見

集二卷及八卷見

集二卷及八卷見

集二卷及八卷見

集二卷及八卷見

集二卷及八卷見

集二卷及八卷見

卷按與李建書云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聞即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嶺越大峰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長射工沙虱動成瘡瘡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此所謂自肆於山水也云云雅善蕭儂詒書言情云云又詒京兆尹許孟容云云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集三十卷

國朝周思兼八司馬論云元和之盛君子莫不以

其才自顯於世而伾文之黨獨憂愁抑鬱於遐荒

之域雖欲發憤以白其志而竟以貶死者其素行

不足以取信於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夫

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

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

是以天下皆惜其材坐視而莫為之言而其故人

僚友雖貴顯於朝廷黜陟天下之士而獨斬於一

薦如宗元於蕭翰林許京兆楊京兆諸人雖致書

累累數千言亦終不能少為之助蓋疑而忌之者

盈朝廷而一人之力無所容其閒故寧屈其材使

之負怨以終其身而不敢強人之忌以起天下之

謗入司之黨惟鄭昇之材為下而元和之末猶得

以自進於朝廷者忌之者寡也夫然後知劉柳之

名愈甚天下而貶斥之禍愈不得以自伸也惜哉

宗元久汨振其為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曰貞符

云云見集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各作賦自

傲曰懲咎云云見集

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

墓誌云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為刺史而

子厚得柳州

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

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住便爲子母  
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州會大臣  
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

舊史云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  
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南絕  
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  
訣吾于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卽艸章奏以  
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  
易連州

墓誌云嗚呼士窮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  
酒食遊戲相徵逐詎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  
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  
信一日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  
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擣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  
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  
子厚之風亦可少媿矣

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  
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傭視直足相當還其  
質已沒者具己錢助贖

墓誌云旣至數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  
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  
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  
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  
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詳見羅  
池廟碑

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遊經指授者爲文

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

墓誌云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以十  
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其歸葬也費  
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立然諾  
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塋子厚於  
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逐人性謹順學問不厭  
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旣往塋子  
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新史吳武陵傳云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  
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北還  
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  
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  
江湖又遣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  
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矍矍電射天怒也不  
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  
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爲  
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  
元死

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旣廢遂不振然其才實  
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崔蔡不足多也

司馬遷崔  
駟蔡邕

墓誌云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  
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  
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  
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  
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

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  
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  
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  
失是必有能辨之者矣

舊史云貞元元和之間以文學聳動縉紳之伍者  
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該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  
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手揖前賢  
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隳  
素業故君子羣而不黨戒懼慎獨正為此也

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  
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羅池廟碑載韓

贊曰王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

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微幸一時貪帝  
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  
儂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明  
卿才大夫惜哉

祭柳柳州文

唐皇甫湜

昔韓昌黎有祭子厚文自宜錄著此文之上  
特以韓柳二集並列故不復錄然此文舊本  
皆略止載嗚呼柳州至王章稟  
稟八句今特前補以舉其全云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遊學聲華藉甚肆意文章  
秋濤瑞錦改迴蟲濫王風凜凜連收甲科驟閱班品  
青衿縉紳屬目斂衽分卿之祿若在倉廩至駿難馭  
太白易慘華鐘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望桂水愁飲  
鬱鬱羣議悠悠積稔竟奄荒瘴遂絕羈枕嗚呼柳州  
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  
自古已然相視咨嗟歸葬秦原即路江臯聲容蔑然

相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日高式薦誠辭以佐羞醪  
尚饗

祭柳員外文

唐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  
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萇具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  
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  
乃形質耳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哀哉嗟余不天  
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二使來弔憂我衰病論以苦言  
情深禮至歎密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  
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  
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  
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  
末言歸轉從附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韓音齒載  
按子厚遺書不傳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  
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  
當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  
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安平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  
形於具書韓泰字安平  
韓曄字宣英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  
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為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  
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艸恭辭舊府志氣相  
感必踰常倫顧余負釁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  
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  
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艸此慟何  
極禮記朋友之哭  
有宿艸則不哭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無  
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

天厚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  
心不理含酸執筆輒復中止誓使周六同於己子周  
曰厚之子墓誌云子厚有子男二人長魂今來思知  
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始生

重祭柳員外文

唐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  
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既不可贖翻哀  
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為爛爛之氣戢于一木  
形與人等今既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官  
沒為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  
來與君言不言成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  
乃相知耳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笑  
其事多便桂林舊府感激主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  
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桂府謂裴行立  
內弟盧遵也旅魂克歸崔生  
實主劫穉甬上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崔羣  
字遵之安平來贈禮成而歸其他赴告咸復于素一  
以誠告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為已矣余為苟生何  
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異日庶我哀誠嗚呼痛哉尚  
饗

為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唐劉禹錫

敬李大夫名程元和中為  
鄂岳觀察使唐史有傳

嗚呼至人以在生為傳舍以軒冕為儻來達於理者  
未嘗感此昔余與君論之詳熟孔子四科罕能相備  
惟公特立秀出幾見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  
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縉紳之倫孰不  
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傳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

日下驚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  
藍曲程與宗元同擢進士宏  
詞科亦調藍田尉故云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  
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轍旬服載期同升憲府察視之  
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待內闈出處雖閒音塵不  
虧勢變時移遭離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  
月君又卽路遠持郡符柳水之壩居陋行道疲人歌  
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既屢傳篋盈艸  
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揚差肩鍾繇索靖善書  
班固揚雄善文賈  
誼賦騰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  
志莫宣運迴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蚤謝穉  
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旆來自遐裔聞  
君旅櫬既及岳陽出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  
疆路阻故人奠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  
生密懷願君遺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己子之相  
許嗚呼哀哉尚饗

舊本柳集後序

宋穆 脩

序柳集者多矣而止錄此三者以其前功  
於茲集也他或議論可採則已收之敘說故  
不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閒稱得李杜其  
才始用為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  
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  
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  
偉製述如經能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  
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  
不全見於世出人閒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  
全至所缺墮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得其

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通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費韓以自隨或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踣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攷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刪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元年秋九月河南穆脩伯長後序

四明本柳集後序

宋沈晦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為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閒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為讎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與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為鈔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閒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

元獻家本文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為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為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攷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擊中當作和鮑勛當作鮑信攷規當作投規疥瘡宜為疥瘡狼倖宜為狼倖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曄時猶未死咎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讎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贏又蠶革京北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省試慶雲圖詩總六百七十四篇鈔木流行購逸拾遺猶俟後日攷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序

柳文序

宋嚴有翼

唐之文章無慮三變武德以來泓江左餘風則以飾章繪句為尚開元好經術則以崇雅黜浮為工至於法度森嚴抵轍晉魏上軌周漢渾然為一王法者獨推大曆正元閒是時雖曰美才輩出其能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者不過韓退之而止耳柳子厚而止耳退之之文史臣謂其與孟軻揚雄相表裏故後之學者不復敢置議論子厚不幸其進於朝適當王叔文用事之時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迨其踐祚方欲有所施為然與文珍章臯等相忤內外讒譖交口詆誣一時在朝側遭竄逐而入司馬之號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第以一時成敗



論人故黨人之名不可瀟洗嗚呼子厚亦可謂重不幸矣尚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體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悟阻文珍輩又絕章臯私請欲斬夫劉關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無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嗚呼如文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死者有知子厚豈不伸眉於地下余嘗嗜子厚之文苦其難讀既稽之史傳以校其僞緣又攷之字書以證其音釋編成一帙名曰柳文切正雖懸金於市曾無呂氏之精然置筆于落姑效左思之篤後之君子無或誦焉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春二月十一日建安嚴有翼序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宋汪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爲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閒坐法華西亭

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雜榛蕪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爲臺榭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其謂之鈇鉞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蕪江百家漚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爲先生杖屨徜徉之地唯黃溪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邪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鈇鉞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入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溪則爲峒獠侵耕燈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今太平西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羈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許公蘇頌固不爲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二百年所以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

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題羅池廟陰碑文

宋田 錫

柳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強爲羅池之神昌黎韓退之叙其事而銘之于碑矣其有遺意錫幸得而紀焉古人或有其言而無其行或有其質而無其文故周勃持重而詞則寡焉子夏美才而行或缺焉猶能安漢皇之祚游仲尼之門惟公之文緯地經天惟公之行希聖齊賢彬彬然若黼黻之華袞鏘鏘然若咸韶之在懸古人或有其才而無其時必避害以巽令人以隨顏子之賢當周德之衰微孟軻之仁值王道之陵遲亦能服膺於聖人之道偃蹇爲霸者之師惟公策名於貞元之閒通籍於元和之時闢步高視飛聲流輝謂佐王之才得以施謂當朝大臣不我遺古人或雖得其時而無知己設有知己一人而已故國僑出涕以子皮之死夷吾之慟以鮑君亡矣唯公有劉公禹錫之交有韓侯退之在朝有呂衡州以儻儻與公爲游處有皇甫湜以文章與公相遊遨而公位不過爲南宮外郎命不過爲柳州之牧以謫而出至死不暇如明堂之材朽於谿谷如千里之馬斃於輦轂時邪命邪以是知爲仁者未必獲祐脩德者或虧多福子聞四瀆視諸侯五獄視三公爲靈神甚貴在

祀典尤崇所職者以明以晦所主者爲雷爲風助天以總萬靈助國以濟三農所以籩豆有加蘋蘩用豐其疏爵也有袞冕劍寫其用樂也有簫笳笙鏞安得公之生也惠惟及於一州公之亡也神猶介於遐陬唯裔夷感慕而靈祠潔修迺神之威有荃橈兮桂舟饋神之奠有椒漿兮蘭羞無金策追封之贈無袞衣加寵之優使公與沈湘之魂爲偶而配濤之神作傳以公之齊聖廣淵聰明正直宏深之量昭明之識而不爲星爲辰韓運陰陽拱於北辰不爲嶽爲瀆含吐風雲康於黎民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羅池之神是知天命難諶今命靡常因紀爲碑陰之文

題柳柳州集後

唐司空圖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篇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挾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道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瓊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福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

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讀柳文

元顧長卿

大德壬寅夏余以事趣福唐寓所卑濕鬱蒸悒悒如墮甑閒既簡出入又倦應酬益無事搜故篋得柳文數帙與客味誦以酬日客曰河東文刻削多微詞閒未脫駢儷習閒又好爲浮屠代作慧語去韓迥甚子曰二公生相好文筆相糾輒然柳非抑膝韓者毋輕訾讀朱清傳客曰予謂刻削多微詞非邪至李赤傳曰甚矣又讀謫龍說曰爲尚書郎劄貶後對筆也累累讀螻蟻傳麀驪鼠戒愀然曰子厚以謫怪妄尊而儕人類於是蠢蠢者抑又甚矣最後讀河閒傳曰嘻君臣之際尚忍言之是不可以訓撫卷喑喑若不能平者予曰是惡足爲之慙念而喑喑者邪夫始貞而終凶倏忽而乍奔飽食厚貨狎非其類以是非好惡遷其神卒歛愧死以取訾於世世或有之或子厚之飾說籛語峻文醜詆則適足以爲己之訾而烏足以訾人子厚踵世業躡高等躋臚仕廉悍自表襮其禮節猶未改也一日勢利擻於前意不能無動徑文陰詭險敲鬼域之雄其並緣以爲名高者羣惡少無賴男子爾頑器吝貪權賄重輕會溷廁不若顧乃詭笑側視以爲是我良友過矣又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安元元豈狂易病惑邪利帝之昏抑太子之明睢盱澳忍盜暴萬狀以爲真飽食無禍也重離繼天陰類惡物奔騰處而子厚亦頓踣鬱於越楚之郊晚坐夢得玄都語又側徙卒躓仆不能起悲夫子厚異時不自顧賴遂厄窮以斥其才高其負託重又不自緘

默顧欲以文墨語言之技戕襲隔角懸懸然取勝於人至死不悟噫失身撓節貽笑千祀文雖文無益也然則畢之爲溷濁極之爲荒淫下之爲市人反之爲異類是皆不足以訾人而適足以爲己之訾也果矣客曰唯唯是足以爲戒

讀柳子厚傳

宋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旣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唐柳河東集附錄



